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一一七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太函集一百二十卷目錄六卷（一）

〔明〕汪道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太函集自序

人亦有言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言則人人文也非無法也文則言言法也蓋當夏后殷周之盛斯道大行迄于孔孟老莊率以明聖而任述作斯道大明美哉洋洋乎文在茲矣秦漢而下則其人人晉宋而下則其法法天有意乎斯文世不相襲藉藉作法自己則亦不廢其人窮則變變則通通于法而法也宋儒以道自任志三代

而身六經猥云質有其文貴其質而已矣夫蕢桴土鼓不比于韶如必任質而后宜夔其窮矣即其人可知也於法云何

大明揭日月以開天廓然再造人文滋盛無若弘正嘉隆東越

勃然而興秉良知以繼絕學直將房皇三代糟粕六經則其師心非法即法頤先王法言具在殆有徑庭北地以清廟遺音一洗里耳濟南白雪江左鈞天其一先登其一高踦其一張廣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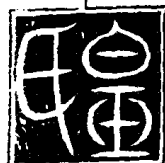
集大成三者皆人傑也北地往矣余幸從兩君子游彼其彝視百家雄視千古取法于左國蒙莊屈宋蘇李司馬曹劉李杜取材于先秦兩漢建安開元于鱗謹嚴元美閎博高門相望無忝

大方之家概諸三代六經將避三舍余少而好古長受民事蒞戎行用志既分卒鮮專一之效壯而遊方之內乃始有聞彊而為方外遊乃始有覺要之聞則任耳覺則攖心什五而離什五

而合章而家食將成一家之言
命曰太函甕為三卷上之則道
術之繇性命之原中則經國之
程下則經世之業比年善病竟
謝未遑昔仲氏發副墨之藏徒
纍吾短文將焉用寧詎不懸往

弇州四部藁成則余序矣元美
相視莫逆亟索余藁序之自惟
平生之言逝將取衷古始日暮
塗遠雖夸父其如之何乃令取
法取材猶之拾瀋天喪元美誰
其定吾文哉于時二仲若謔生

則以其私裒益成籍且謂弇山
有盟言矣不可自我而失諸侯
令之代興其惟雲土遂質成于
舊史氏條之季孟之間余將以
未具辭老奄奄至矣行百里者
半五十余則非夫夫夫不待河

清頷之而已

萬曆辛卯十月朔

門人劉一然書

金陵徐智督刊

太函集目錄卷之一

送吳生序
贈方生序
卷之四
序八首
少師楊公一品四考序
送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萬安朱公致仕南還
序
送張太史奉使歸寧爲壽序
送直指劉使君歸覲爲壽序
贈王少府序

送江文學擢陝州序
送郡太守蕭公入覲序
太守徐公上計序
卷之五
序八首
邑大夫李君蔟上計序
送郡司農徐相君入叅京兆序
送方思善移隨州序
送郡丞丁次公遷大理太守序
送王中丞移鎮上谷序

送方嗣宗入南太學序
郡司理舒相君遷比部序
李令君課最貤封序
卷之六
序七首
御史中丞張公平蠻序
送太守徐公副山東臬序
送沈太史還朝序
送龍長君應詔郢都序
送太平太守林使君遷浙江副使序

贈居士叔序
肇林贈言
卷之七
序九首
送開府孫公進御史中丞鎮蜀序
太守高使君上計序
送黄文學遷成均序
新都太守濟南高公奏最序
送龍相君考績序
送監司周使君進江西叅政序

壽吳氏叔五十序
朱大夫六十壽序
孫母戴孺人六十壽序
佘長公八十壽序
鄭母八十壽序
佘母七十壽序
金母七十壽序
華陽祝
楚語
卷之十二
序八首

封太孺人金母八十壽序
贈陳達甫序
壽張處士序
封太淑人石母七十壽序
封柱國少師張公七十壽序
封叅議南臺李公八十壽序
平陽為壽序
上善篇
卷之十三
序七首
御史大夫潘公八十壽序
少保呂相公六十壽序
為外舅蔣次公壽序
郡太守蕭公五十壽序
屩履篇
里語
合語
卷之十四
序八首

太宰篇
天壽篇
贈方處士序
谷口篇
潘次公夫婦九十壽序
壽黃王母七十序
封右通政京兆李公七十序
達尊偕老篇
卷之十五
序八首

卷之三十三

傳八首

卷之三十四

傳四首

太函集目録卷之一終

太函集目錄卷之二

卷四十一

行狀九首

卷之四十二

行狀六首

卷之四十三

行狀八首

卷之四十四

行狀四首

太函集目録卷之二

太函集目録卷之三

卷之七十九

頌十六首

千秋頌 有序

壽豈堂頌 有序

華麓頌

西郭草堂頌 有序

率更堂頌 有序

燕喜堂頌 有序

立庭頌 有序

三楚升中頌

竹頌

瑞麥頌 有序

人間世頌

養生主頌

大宗師頌

逍遥遊頌

卷之八十

贊二十五首

無量壽佛贊

彌勒佛贊

聶真人贊二首

聶鍊師無名子贊

聶少翁贊

貞吉王孫贊

楚恭順王子鎮國將軍仲和小像贊

別駕吴先生贊 有序

汪處士贊 有序

明處士儉齋先生吴公贊

外舅蔣次公贊 有序

外姑蔣孺人贊 有序

處士方元素像贊

龍柏君小像贊

江處士民瑩像贊

宗老禹乂甫像贊

處士丁季翁像贊

吴田吴次公像贊 有序

康兗卿像贊 有序

素菴法師像贊

李和之小像贊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塗中丞二首　姜使君鳳阿二首
陳直指　宋憲長
方景武　吳明卿
李選部　殷相公
譚直指　李于鱗
王敬美　徐子與四首
吳宗高　游少司徒
湛溪上人　王仲房
陳達甫二首　查八十
戚長公　顧聖少

沈嘉則　歐楨伯
陸無從　吳鴻臚叔美
金方伯　范少司馬
聞公子　程辰州
沈問之　周紀善
襄中宗室　王元美
吳徵君　陸五臺
曹太史　顧方伯
信山上人　隱泉上人
吳孝父　黃淳甫

張幼于　戚長公
張大司馬　王子中二首
江民璞

卷之九十八

書牘四十二首

塞上上政府二首　大司馬楊公
大司馬吳公二首　大司馬譚公四首
督府司馬張公四首　王長公
徐大參　王相如
徐子與　顧聖少

潘別駕　汪符卿
方思善　陳達甫
督府石公　戚長公三首
大司空楊公　蔣直指
宋中丞公　御史大夫趙公
御史大夫孫公　大宗伯陸公
余諫議　胡總戎
李都護　督府劉公二首
方中丞公定之二首　廖中丞公
程子虛　陸徵君瑞嘉

卷之一百二

書牘三十四首

卷之一百三

書牘三十四首

吕玉繩　詹吏部
汪計部　余太學元成
吳明卿　陸大宗伯二首
陸孝廉三首　趙少宰
張督府　李少宗伯
潘秘書　周督學
俞羡長　周國雝
周元孚　江計部
王真人　涂真人

卷之一百四

書牘三十三首

許相公二首　徐少司馬
王弇州六首　王大司馬
陳少司空　邵中丞
龍君御二首　屠緯真
李本寧　韓直指
陳玉叔　劉督學
汪郡丞　蕭宣州
周國雍　程雲南
焦弱侯　李觀察

夏陳州　王行父
新野王　密藏上人
吕調甫　陳婺源
范原易　胡伯安

卷之一百五

書牘三十三首

許相公　焦太史
龍君御二首　寄李本寧
王岡伯　懋成王孫
胡元瑞　古使君

張督府　蹇督府
王大司馬二首　陳廷尉玉叔
張大司成　舒大司徒
王大宗伯二首　余太史
劉少司成　孫太宰
傅直指　周使君國雝二首
蕭宣州　袁使君
徐明府　周歙六二首
李明府　邵旌德
丁元父　吳太學

卷之一百六

書牘三十首

袁使君　陳孝廉季迪二首

胡元瑞　劉少司成

余學士　張少宰

陸信卿　張中丞

郭使君　黃全之

周使君　李大宗伯

葢使君　丁元父二首

徐使君　李本寧

汪結綠　彭侍御

張真人　龍君御

戚郎君　蕭宜州

張少宗伯　朱光祿

聶南陵　曾和州二首

馮少司成

太函集目録卷之三

太函集目録卷之四

卷之一百七

騷一首

閔世

古樂府三十四首

畊田歌　老人行

五岳詩　蟠桃行

鐃歌十曲有引　鐃歌五闋

四言詩二十六首

上襄王詩十二首有序　題葉世母卷三首

高禖之什五首　嚴瀨之什六首

五言古詩四十三首

門有車馬客四首

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

送江民璞之任江西按察四首

寶劍篇時客延平贈余德甫

浮海篇

游西塔寺夜夢沙門乞詩修供甚肅余辭之

力覺而賦之

聞災二首　聞警二首

卷之一百十

五言律詩一百二十四首

此爲贈
觀方在宥藴眞閣藏書
秋日同于魯仲淹過聖僧庵
秋日同諸君子集古巖寺
海陽吳氏子婦未婚而死節其事與吾宗二
烈同悲哉懍秋同以秋死
爲巴鍊師壽仰谿吳長者五十
新霽登城上亭憶弟二首
新晴亭望懷諸同游二首
寒食後集諸君子東郭看花四首
得思善書知得謝且至志喜五首

卷之一百十一
五言律詩一百三十四首
司理公期集黃山阻雨短述二首
同社集竹魚庄遲宰公不至卽事
行次洪中拈灰字韻
宰公舉社先發予病目留洪中走訊二首
次韻荅十岳山人
黃季君移居與初度會其年始艾爲賦五言
近體二章
社中喜宰公出朝還郡便道省覲五首
城西望嶽喜晴　香罏峯對酌
五老峯頭聞樂　仙源泛觴
天門　席上呈宰公
不寐爲宰公賦二首
川上觀穫聞田父誦陳令君志感二首
贈來少君四首　贈李季宣
季宣爲乃翁乞傳再贈一章
寄題依隱亭
肇林夜坐挹誨公禮公觀公談經

肇林至日祝　聖　邀諸君子齋中夜坐
二仲爲予稱觴坐上分賦得當字
拄笏樓小集　除夜
元日
乙酉人日再壽郭仙翁時沈山人自東海至
贈吳少君二首
徐茂吳席上送吳叔嘉還吳得西方二字二
首
冬夜小集由庚堂卽事
賦許公子長至蕉梅圖二首

元夕
叔曉寓書亟稱庭闈樂事感而有賦情見乎
辭
得戚都護書志喜　寒食示弟
上巳　端午日即事
雨中見蘭作花移置齋内
喜人饋蘭花戲作艷句
大將軍登福清城西樓感舊有作同賦二首
六月六日署中感懷時余受事朞月矣
余將南巡二仲以草具爲餞時顧文學王孝
廉見客相與盡驩詰朝戒塗感而有作

游清源洞二首
靈山過尤使君時林大夫携酒同往二首
中秋憶弟
八月十五日次漳州邀大將軍夜集開元寺
二首
九日登城北山亭作
送周中丞致仕還四明二首
九日寄大將軍時有海上之役
聞江山人民瑩游匡廬因訊其弟民璞

長至　生日
除夕

太函集目録卷之四終

太函集目錄卷之五

卷之一百十三

七言律詩一百五首

元日建安朝賀　雪後嵩高樓眺望

送顧山人遊武夷

余約顧山人同遊武夷會省署災余取道建

溪不果往再寄一首

行部邵陽懷曾太僕　從吳太守明卿論詩

顧山人自武夷至

訪方君敬西塔寺賦得山字

飲何監察池亭近西塔寺時方君敬顧季狂

在坐

月下更酌　舟次白沙

寄仲嘉　對雪

用晦王孫工詩善余德甫德甫以王孫詩見

寄且亟稱其爲人余從結王孫驩却寄一首

哭蘇君楫　二仲下第歸

曲水園吳汝承携酒至同諸君子

送隆公從大將軍北上

登茅山

二月十五夜元符宮望月

送詹東圖下第歸新安

雨中同袁履善泛湖　西湖懷古五首

湖上送江司理赴登州有懷戚都護

湖南草堂七夕留客

余挾二仲西遊白岳詎九月望謁太素宮先

二日齋宿海陽雨霏霏至矣余停車市上

過汪元蠡繡佛齋元蠡焚香烹茗不啻精

舍會陳丈逹甫其子伯宿先後至元蠡出

齋供主客亦皆菜羹主人請客行觴余與

二仲則否客亦罷酒迺相與論詩余謂丈

人市中作方外遊宜有述於是元蠡授簡

余詩先成次者伯宿次丈人次余仲氏共

得詩五首元蠡命副墨志之二首

宿繡佛齋　出城西望岳

登齊雲山有感　夜集大龍宮

贈陳長君伯宿　海陽送查大之淮陽

歸舍後同諸弟登高四首

除夕雨坐即事　元日

山居喜諸弟至閣夜風雨有作

字

兼得疏字　　兼得雲字

送書生許去疾出塞

送余無且從司諫兄赴南垣

四月七日郭次甫佘宗漢任山甫余無且潘景升同舍弟仲淹集少樓分韻坐炎字

司理公過余太冲館訪佘宗漢時郭次甫潘景升在焉分賦得南字

酌斗亭同司理公賦

奉枉龍相君偕諸君子宿竹魚莊

宗之之喪至自楚適余館其故里則力疾臨

其喪而輓之

送江明府之鄢二首　送黃文學之成均

喜君昭歸自金陵　何長卿古篆印章

送宣城詹明府應　詔入朝二首

望雲門　望天都

湯池　白龍潭

九龍潭

自黃山歸白社奉懷司理公

送曾明府應　詔入朝近體二首

陳母大耋之年夏之日其初度也諸子承母命謝客秋八月始舉觴伯子習形家言雅與余善余不遑為母壽則賦近體一律屬其諸孫應熊氏歌以侑云

中秋之夕戚少保胡總戎載酒西湖余叨為客群賢畢集各操一艇鼓行周游尋分韵賦詩余拈文字

十六夜俞相君宴集孤山俞園得東字

舟中贈胡元瑞時從余過弇園四首

贈沈純父　期集烟雨樓再贈純父

東游贈吳生成　輓玄圃吳少仙

秋日同殷尚書程侍中方中丞方京兆程觀察二程太守壽潘太公二首

曉行河西道中赴汀州公席至贈景升

歸千秋里作　谿南秋望

題許叔孺闔陽堂　重集許光祿園即事

送黃郎侍直指公還朝從許相公受室二首

鄭于榮宴集鳳山臺余從程司徒為客

歲壬午余登三天子都嶺從不其而知吾廬先生老矣明年則詹孺人偕老二子始得

其甥顏孝廉文選抵余賦詩以命酌者余

故籍太公宇下得七言近體二章

寄周直[illegible]　贈周公子元豐

送郭次甫還焦山二首

贈李太史本寧五首

朱少傒李太史枉過東郭留宿扈蹕行營

端午陪朱少傒李太史集王將軍園

暑日餞李太史來少傒喜李孝廉李宣至

吳國子貲授藩司理刑有贈

喜方翁恬至肇林時作佛事

萊鄭朗從沈丈見客贈詩一章

喜句吳郭次父句章沈嘉則偕至二首

立春前一日從郭次父沈嘉則方翁恬赴梅

花閣之報遲二仲不至分得開字

九之日集庚堂分得場字

除夕載酒過斗下居郭仙翁出盤飱守歲懷

宰公分得河字

孫秘書作畫賦詩爲不佞壽不佞蓋與秘書

並函荅謝一章

寄贈海山陳使君

再贈陳使君兼柬戚少保

太函集目録卷之五

太函集目錄卷之六

卷之一百十七

七言律詩

卷之一百十八
七言律詩一百十一首

答陽夏周明府二首
辛卯秋九月洪守貞初度及耆其甥陳柴中
索余一詩為壽
海陽金子實御游青谿蓋浙江之遠郭者也
自彊及耆不佞兄弟于其初度帥二仲壽
之二首
至後二日為許母太夫人初度蓋始稱老云
叔子去疾從余游賦詩二章為壽
聞陳季廸度淮與計偕北上有懷陟屺故末
句及之

贈李山人和之卽事
賦得西望瑤池降王母
賦得東來紫氣滿函關
四月八日同諸長者子浴佛松蘿菴
丁明府由西掖奔喪尋以計謫郤寄二首
太守董公再入計罷歸陽城郤寄二首
卽事贈李本寧二首　寄贈徐使君二首
和許去疾午日感懷
歲壬辰　帝春秋壯矣鄭相君再入賀厥有
贈言
卽事再送鄭相君辟夷方交警
喜蕭使君最計還兗陵兼懷伯兄太史二首

五言絶句九十七首

二弟秀才園中合驩杏子
賜上人寫經臺　題河上人房
谼中贈朗公還落石臺四首
楊柳干（以下曲水園襍詠）　法界菴
洗馬橋　竹徑
萬始亭　孤嶼
曲橋　步櫚

釣磯　中分榭
御風臺　饁合
灌木庄　江干十二樓
青蓮閣　清涼室
迎風坐　三秀亭
高陽館　石林
玉蘭亭　止止室
釣璜磯（以下谼中襍水）　棧
一息　石溜
石林　桂竹灣

懷仲房　懷達甫
沙門道隆乞食吳下歸持元美所施大士像
　索詩戲題二絶
送濂上人南遊閩粤四首
越人載酒餉予程二德良見索因遣二甁作
　詩遣之二首
送江伯仁之揚州余故友霞石山人子也四首
焦山四懷詩有序
祖覺菴紫牡丹
湖上答王仲房四絶句　贈朱射亨二首

余入山久矣心公登白嶽禮玄君持徹公書
謁余不遇聞將還雲余賦詩爲别兼訊徹
　公三首
橋上遊時歌人作三女郎佐酒三首
送中上人出游二首
湖上送僧自如從師慧光歸攝山四首
送鑒公還焦山時有招提之役二首
送濬公遊南海二首　訪徐鍊師不遇
普晦以玄冠緇衣上謁則襄陽舊吏徐梅也
　予方有肇林之役三首

仲魚至二首　草閣雨坐[illegible]
送吳虎臣八絶句　登錫山二首
夏日邵山人作肇林社圖二首
寄郭建初二首　寄弟十二首
小孤山　大孤山
月夜行舟二絶句　苦雨二首
送吳叔原會葬廣陵二首
謝少廉不遇復之金陵贈絶句四首
宿吳園江干樓　夜歸過肇林
古松

送龍長君應詔郢都十二首
送丁畫師南羽東遊雲間之廣陵四首
賦得釣璜磯拈齊字韻
流觴遇雨　客散偶題
送何主臣北遊四絶句
塔燈　賦得蘭陵酒二首
閣上看諸君子踞石分坐花下二丈懸杯枝
　上飲之
閣道新梅盛開諸君就飲
磯頭白鳥　嶼柳

太函集目錄卷之六終

太函集卷之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四首

送吴先生視學山東序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書命之其周愼如此丁巳議可使山東視學者皆言吴公公御大夫謂主爵曰自吴公引籍垂二十年其祠籍之士往往致尊顯而公猶在執戟奈何復出居外哉公固請行遂受　詔諸吴公弟子相語曰陶氏宜埴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蓋禮義之國諸儒淵萃其間即三者一詘焉惡能尸儒宗而勝其任也公固宜山東公所善客有居上坐者騷然笑曰善乎公等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睹先生之卓犖者哉　明興始命官視學必愼擇而使之故先世得士爲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斌斌要以行取苟合功取速成視昔之擇地而行逡巡退讓者相去遠甚何故哉舉世務巧宦無論三者之汚隆或掠虛譽或藉故資業已南面爲士者師矣第令討多士而[illegible]之使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何先生涉世之末流而

皭然不滓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深功多不旌其伐奉身而就落臣之節豈不翩翩然世之賢大夫哉蜾蠃螟蛉非類而肖以先生視之其不速肖者非夫也善教者躬行爲上科察次之顧謹舉失宜則四方解體今之典學者市恩滋多即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illegible]比行縣一切置博士籍中遂使閭巷少年未卵而求時夜及遇合而仕鮮不鶩發以趨時其始進者輕矣廐馬始駒弛其銜轡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能閑輿衛致千里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之罪也使士之凌節不遜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秦急功利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令顓蒙之徒且得與諸儒齒章甫縫掖一何紛紛又烏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謂東周東秦也追俗者毀先生固將使之自貴邪抑賤之也昔叔孫通徇[illegible]而兩生不行實其言足以興禮樂當今之世得無有若兩生者乎願爲之推轂以先諸儒彼將靡然顧化矣公曰唯唯命小子操牘載之

送劉大夫按察貴州序

子成爲法家言循理無害其游知交皆推轂子成會城京師子成爲植余得子成同舍云居無何子成遷

下大夫部署貴州兵事諸郎相語曰劉君奈何棄居
僻遠世豈鮮知君者哉頃匈奴數入邊又島夷竊發
東南騷動四方不無事矣於是簡異能之士置職方
且有所用之也誠得嚄唶宿士習知兵使坐而策之
直振槁耳乃今取具官語未效業已奉檄去獨不能
爲職方地乎汪道昆曰固也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
仕不如遇合資不逢世而卑疵就功劉君寧詎能乎
職方主兵謀世所謂一切危事然而薦紳大夫好倜
儻之畫策往往以言兵顯此亦豪士之資也顧機格
勢禁謂子成何當今之時士比周取容而衆忌諱徒

卑卑恭謹此得保榮名完好直言奇節之士卒於不
振此其大較也今之職方豈不難哉自中國久厭苦
兵約法盡解一旦簿責之士且不能什伍又惡能軍
故諸郎居舍中鮮不兢兢於當世之文罔且官薄人
得以撓吾權其濟則亡功不濟則從而議其後尸視
代割而傳其罪庖人卒之蒲伏委蛇士有裹足而逝
耳子成居常引當否有國士風又材能高即得久留
內蓋有足術者然負俗獨行義不取苟合此亦有所
檢潔惡能愉快勝任乎嗟乎舉世務巧宦使子成[illegible]
詥濟俗僅僅取充位卒無所發明孰若守藩臣之[illegible]
務吏治烝烝必遂其志哉近多懼遠多譽其居使然
也往苗民反楚黔中自操兵督府界部中鬭士始得
稅甲此徒有司之計過而流禍無窮今天下紛紛民
得休爲幸余聞蜀諸夷亡命僻倪山谷間不備且爲
貴州患誠以劉君之重填撫之可傳檄而定也夫當
偏師之任無亡矢遺鏃坐弭兵端此其功不在小昔
賈生請試屬國學士志之不忘文帝雅不喜兵三表
五餌之言卒不入生以彼其材徒快於一試則憤鬱
者之爲也使世無賈生則已即生在宜以爲請豈薄
貴州邪夫宛有善馬千里材也雖飾以繁纓啗以棗

脯禁馬足而駕之何謂善乎即置之下乘不能盡其
材直不千里耳視縶足而求前者爲猶賢也子成宜
言曰部將何以諸大夫而得當汪生乃幸聞平生之
言願詔於貴州何如願無負生耳

送袁大夫序

漢汲內史黯以莊憚武帝帝嘸黯出黯淮陽黯辭帝
不許語在黯傳中嗟乎士業已倍親而仕固當仗節
臣下唯上所置之耳內之揖讓人主之前抗直言決
策天下事外之填撫百姓務孳孳得民和唯所在効
命無池也當黯時帝求治甚急使黯日侍中強諫此

誠於漢有功即淮陽治亦黯人臣之責塞矣何必
深為袁君除給事中數上書引當否 上以為能
無何拜閩按察部署建安兵諸袁君故人曰人言
君亢直不得久留內果然袁君謝曰愈待罪諫議
上不知其駑下擢愈大夫之列方日夜懮懼無以奉
明詔顧諸君何見之誇也余曰嘻果若袁君言閩不
足治矣故事中郎隸諫曹循資遞轉秩滿擢異等以
為常藉令出典藩輔從大夫末行褊心者不無少望
於是挾忿悁之節以鷹擊毛舉為治何紛紛也今天
下之綱嘗簉矣文吏務深詆操下如束濕薪監司主

郡縣之平奈何復以盛氣掠治之邪余習知袁君無
害乃今出居外顧安得此長者之言閩自此鮮事矣
建安跨閩越閒沃野千里民重為邪蓋善地也其俗
豪健羨費出不貲余聞彼其牧長飾廚傳稱上官歲
計不下數萬緡稍損減輒廢責之上官往往置勿問
即民無知觸上禁一切以文法繩之躬化謂何耳袁
君居常折節為儉號清白吏乃今月攝民疾苦可無
念此哉無亦屏去紛華敦朴為閭里率明約束宣言
諸長吏務省繇費以便民拊循之累無踰此者當今
之時士去尺籍郡國不知兵顧征求日急江以南多

罷民即撫馭失宜一夫僻倪四方不得高枕矣往年
袁君監兵蒲匈奴遂上便宜事其大指務在寬徵文
之責捐不急之費言亹亹可采也乃今受 璽書撫
兵乘障塞若持左券以往非直託諸空言而已鄉使
席一面之尊保百姓無恙此則任職無缺袁君之志
得行即令所居地下建安數等於袁君何損愈足以
顯袁君為人耳袁君有同榜之士十餘曹並列朝寺
聞袁君且行謀以文贈余以次當受簡遂持余論以
詒袁君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逡逡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踦
踦也始遷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蓋彊事耳部
使者報曰 高皇帝法公罪遷官勿論乃不逮故東
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朞月矣憾者
猶然不舍盍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
志於楚漢則直言高論為之祟叔子逡逡躬行何踦
踦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 上督過疆吏連逮臣
其言必逮者 明詔也言不逮者 王章也兩端各
有所當於余小子何怨德邪留滯都市長者所聯下
車存之則閉戶繙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忿悁之節

朝聞聞而夕飲氷若屈賈是已叔子入羿之彀中卞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置恣德勿問豈若是褊心者之爲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今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於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筴曰今日之事豈人固求多於不佞哉不佞獨行冥冥扞當世之罔固其所也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爲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劒相眄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豢豕爲酒禮成而不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汙尊叔子曰善吾寧設醴曰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寧爲尺矣能復爲寸邪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昆進曰歸休乎大夫叔子免矣

李民部考課序

李子爲郎考課最 詔封李子父母視李子官 賜璽書如故事初李子治粟昌平會何奴大入大將軍仇鸞將諸將兵數十萬軍昌平歲入粟董董耳鸞軍食少皆倚辦李子又鸞軍吏鸞鸞權横甚人人爲李子危李子審便宜餉士不絶卒所得士心無何虜遁去余每談昌平事未嘗不抵掌太息多李子能[illegible]乎漢夕謀臣高帝論列侯諸將惟勃可屬大事其言率有味乎世所謂有口辯士好奇偉倜儻之策居常畫天下事直反復手耳一旦變起則狼顧不給安足用邪乃若質行長者之士多曆直退讓即有緩急可坐而策之此亦有所操切非苟而已也余雅從李子游李子醇謹盖逡逡篤行君子矣及其決筴危急之秋振紛糾之難雖古人何加焉驥服轅下按轡而方軌常馬先之馳不測之地發跡千里而後其良可知也若李子者所謂重厚可屬大事者非邪當今之時塞上數苦兵輸卒道斃比歲饑民困徵發益甚亡命

起椎剽齮齕郡縣間此其發難不難尚安事虜夫減科費則鬪士困歛急則民困而皆傳其罪度支其任職若此之難也昔越用計然策卒報強吳句踐遂霸計然說士耳且積著之理不足術也計然顧得意於越乃今用事諸臣豈少計然等哉即局促乾没爲能用因循爲務則有司之過計柰國事何誠能部署錢穀所出入罷其歛之術捐不訾之費務損減以紓罷民治平可翹足而待也余謂令甲郎吏能其官比三年考得官其父母不可謂不榮矣使李子任斯術從事功實著於春秋此其歸父母顯名非直賜級榮也

諸大夫曰善伯玉故李子同舍宜伯玉知李子云

送縣博士陳先生之胙城序

陳文學再入歙居三年　詔文學往教胙城初文學在諸生中輙受知徐相國余遇文學相舍相國目文學語余曰吾入浙乃大奇陳生使生得對公車累數萬言直抵掌耳乃今守縣博士其謂命何及胙城之檄且下諸文學弟子相語曰先生力能得之相君恥借資巧宦於先生得矣即相君舉所知擢異等豈遂爲過今之南面爲人師者不必皆良往往須歲計徙官猶然得善地先生義甚高其有功吾黨最大顧循

資旅進僅得胙城論最謂何耳相君獨不能爲先生地邪汪伯子曰固也以先生之材苟得其志即析珪邇爾[illegible][illegible]道哉世之悖于故舊務振士之窮宜無出相君右者藉令推轂文學文學之志得行相君何不爲也今制非召對公車者不大用方取辦科格何論異材即能爲文學先談且得掌故顧多所擁閼其何以匡世立功如以文學官薄因相君而求善仕焉則文學所自負者蓋有足多獨柰何干相君之權而枉尋直尺爲也夫功德未立孰若不朽之言故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史氏直以爲幸誠能以論著顯豈必懷相印而後可以取榮名文學彊識博聞志在述作乃今阨於下位相君豈不能先後之無亦納之窮愁使之卒業愈益力耳昔人有言詩書隱約欲遂其志者之思也文學果能極思以求其志遂成不朽之名則其所就業亦多視功德相等埒乃若一切利達於文學何加焉昔吳公重賈生言之文帝有頃帝入絳灌而疏賈生生沮于讒文學拘于調其利鈍可逆覩也相君胡爲乎吳公之言假令絜力度權生安敢望絳灌要以高論當世學士于今志之則生賢矣相君望文學者深雖拓落置勿問卒之士附而名立不待

相君而知名吾知文學必不薄胙城相君可無嗛嗛也余入東海諸郡其山則天台絕奇然而王者不封方祀不載直以蟠極一隅閟而不顯若詞賦所誦仙靈所都不以典誥而貶陬區人亦宜然顧所自託何如耳文學產天台其形勝習矣夫以天台之倬詭雖在僻遠且與方岳相雄又惡用視三公覲諸侯乃始爲雄也文學且行同舍聞君善余言語門人曰嗟乎二三子且不知文學惡知相君於是帳具東郊誦余言以告御者

送房山文學序

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推
行之軌此其大經也三代尚矣秦漢以來其間雄傑
弘辯之士可得而言往往涉世之末流卒擁閼無所
遇若賈誼董仲舒揚雄之屬以彼其材而持國秉政
其功用何可勝道哉資不逢世阨於下位使與當時
之善仕遇合者比智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要以屬
書離辭學士志之不倦所就業孰多邪且彼皆世所
謂異能之士其嫺於文學蓋天性也豈天授之才美
而顧阨其功名之會哉古人以論著顯大都誠壹所
致則困欝者之為也上之決策人主之前脩太平之

業下之屈首閭巷勒成一家之言直所趨異塗有遇
不遇耳至如學術以干當時而功見言信豈非辯智
之期與顧濁世無知名徒浮沉儕俗取充位而已豈
若博聞彊記引作者之繩墨乎哉夫文學余曾大父
行往余言著書于文學則文學嘗然納之矣文學講
業吳楚之都浮江淮登太山梁父乃詣　闕下受京
兆博士七年遷房山家貧官薄然其雅游皆天下有
名公卿也嗟乎以文學之賢曾不得掌故徒執功令
出入郡縣間其遭世若此之轗也房山涿鹿之鄙何
必文學哉余惟房山僻小今文學往教無他端[illegible][illegible]
無忘其所論著此卒業不難於文學得矣文章經國
大業不朽盛事日暮塗遠遂成文學之名則房山地
惡蓋有足多者乃若拘學牽俗務取一切非有所建
述顯當時者藉令據善地無為也賈誼董仲舒揚雄
仕漢多流落不偶二三君子不以其故貶賢文學行
矣

何公還括蒼序

何公以安卑入京師則公子大夫就舍始也先是京
師饑甚大夫方佐郡公在大梁丙辰穰丁巳又穰且
殷殷然露積矣丈人者十餘曹則周秦吳越燕代人

也以千貴養國都中挾日則相約出游以次供具遞
為壽會公自大梁至幸公與俱公曰如約公之先世
宛平人宛平父老[illegible]踵門面公請公等為會杖屨[illegible]
錯於途途人謂之人瑞即五侯七貴不足多也既而
公欲東歸急丈人行謂公子且課最公得賜爵視子
官柰何以褐去公謝曰某衣褐來亦衣褐往耳　天
子持三尺法授有司孺子待罪有司法無害則孺子
可幸無罪而吾亦有榮名褐可也不然則惡聲且延
我謂冕衣裳何嗟乎京師游俠屈耳其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榮之修事赫赫者之為也公出巖穴且來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去儼然引其子於正義視顯榮赫赫不啻弁髦此辭以紛華盛麗說矣公行有日丈人行謁禮官檄公予一命之服如　詔令余聞而太息曰公去余甚慚於大夫昔在癸丑余奉家大人司馬舍中會歲饑曾不能備甘毳往家大人喜賓客獨時時閉戶繙書耳及余不得三年考家大人著田間冠去鄉大夫有留行者家大人程督不肖一如公言顧不肖所以稱家大人者不公子若耳夫事親以養志重則口體爲輕吾於口體詎爲無論志也吾故甚懟於大夫云

送林使君序

余客林使君所召日者汪潛夫筮行潛夫稱策告曰遇泰之明夷大夫行矣撫時之昌操德之正行孰尼焉余曰否否余受易於怡叟叟之言曰休否則易保泰則難否泰反其類矣其難易相詭何謂哉乃若涉世之艱罔不厭亂顧誠得社稷之役以身振時之危決策而君行之布令而民拘之將息肩之不遑何有擁閼故雖鉛刀猶能效其一割豈必干將及功成治辨之秋民志定矣曠日既久相沿於因循漸漬於苦窳一旦陳其利害雖持眇論戶說之聞者有胷而無心鮮不逆耳故漢文非不聰也絳灌非壬人也賈生之策卒於不納豈不以漢德方盛胡爲乎危言而闊於事情故患者偃立白首醫門齊王貌榮而扁鵲之言不入危者可與圖全安者難與慮患此安危之介有省不省耳夫否之悔則泰矣泰之貞乃兆否焉其幾之先見者較異天地閉賢人隱大人否也乘時而作則休否矣否而亨也不得則逢累而行得其時則駕無他端矣當泰之初吉士嚮往進於二則功用既興即委蛇斯時豈遂爲過彼持昭曠之識將摘其瑕璺而彌縫之猶之行爵無算賓主陵遲一夫宣言座中行法酒以譏其慢彼將不堪有納屨而逝耳　高皇帝修太平之業　今上歛衽而問道之長治久安千載一時也乃令吏不變法民不易俗懷寘安矣而兵端扎瘥力詘舉羸時固然也將改絃而鼓之急則不調緩則不振用事者非中行之德惡能愉快勝任乎顧余滋急冥煩而不軌於易教德爽則占繇筮雖祥非吾德也行將安之潛夫避席曰惟筮之從咎有所當大夫避舍其君侯當之余曰固也良弓爲箕良治爲裘百里之命平治之箕裘也海陽亦積聚之區其民侈然泰矣使君調其舒疾而壹禀於中行若執鸞刀和而後斷政有經矣秉中以保泰唯使君能於

余何有須使君奉 詔且行余以昆弟之戚戚使君竊自附於贈言之義遂敬進曰使君藉有土之庸將致身日月之際其先資自獻必求所以當吾君顧世儒闇於大經而多所誚讓直以緘口爲皭批鱗爲奇將謝卑疵之議有犯無隱不顯之謂何蠱而翹之又不急爲則不顯之云也斯其得尚於中行故雷同不可以爲和運方不可以爲滑褊心則無衆蠕望則敗謀比周則沈於雕局趣則偸於恵屏四者而剷其中可與保泰故曰于食有福使君以之筮有常矣使君行乎哉使君謝曰易教閎廓深遠僕寧詎能大夫

孝而教之敬聞命矣載筆書之命僕負綏而去

黃氏建友于堂序

休寧諸黃最鉅而長君楞少君楹以積居傾縣中乙卯冬十二月乃始治友于堂新安多世家彊盛其居室大抵務壯麗然而子孫能世守之視四方最久遠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禮義之國習於人倫即布衣編氓塗巷相遇無論期功強近尊卑少長以齒此其遺俗醇厚而揖讓之風行故以久特聞賢於四方遠甚非苟而已也世俗闇於本始甚者昆弟爲荊棘收族之謂何故道有汚隆而興替係之矣余馮叔父之戚習知黃氏伯仲絕賢長君少孤而遇少君誠厚飲食非少君不甘長君持家秉少君亡敢干長君撫卹非受成長君少君輒未嘗可否事而長君謂少君先君子抱處士之義攻苦起家敢忖爲子孫率雖以貲雄猶不遑議建置直以望諸後人耳顧吾兄弟師先世之儉惟弓裘爲兢兢乃令蒙故業守而勿失是天之幸我先人而不蔑其孫嘗也獨居第湫隘猶然退讓謂先人何抑亦何以[illegible]於後嗣少君曰唯唯遂諏日爲堂請名於余余惟[illegible]光頌獻文子之室學士至今誦之要其歸且以[illegible]非直侘輪奐之美爲富貴

容也余嘗讀斯干之詩[illegible]以兄弟爲稱首其言蕃衍味哉夫子孫自曾玄以下若不知者何人雖至渙散本之自出則一人之身耳故祖考之視後世譬之百體豈尺寸之膚不愛邪本支百世自兄弟始先河後海之義也藉令宣言收族而骨肉内卻將安用之必門内之治訢訢愉愉斯其合族不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非虛語矣黃氏兄弟雖甚即治一室猶推誠貝先人其作法者甚善後之聚族於斯者無忘其本謀百世如一日則其福澤豈眇小哉故命之曰友于堂竊比張老且爲之頌頌曰於昭有黃之子肯堂仁義

為麗丹刻非良于以烝禋祖考既覯誰其樂之壎篪迭奏于以居處棣萼斯茂誰其纂之五宗輻湊昭茲來許瞻彼堂構願言嗣徽百世無斁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竽而含瑟越樽俎而治庖人則怏怏者之為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吏冒邊鄙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國犬戎在西匈

奴在北必習兵者當之主爵直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為蘭稱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觀使君則彬彬者矣後衛遇合非謀議之臣紀綱之役乎哉五十始為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之難也御人嬖而國色下乘驚受繁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式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覯者哉嗟乎今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與吏事安可與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與文事安可與也使得一當要害為　天子守四夷即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侯之乃今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拊衆威敵固吾圉以備不虞即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為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也晉以詩書將郤縠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郤氏茲入秦則越人之為小兒醫耳往使君病瘧七日始瘥瘧方甚臥內誦備邊封事亹亹數千言大要皆西

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勳業其將自西起邪使君西矣

送潘大夫成公之山東序

職方氏言天下之要害二齊楚是已由河入于淮則齊扼其吭由江漢入于海則楚折其衝齊楚以地重久矣然王公易地而守其設險不同荊襄據楚上游蓋用武之地當分崩離析莫不按劍而爭喉之今則否矣　文皇帝都燕輸江淮之粟自山東入此所謂襟喉之國豈唯什二而已哉臨清則山東一都會也其地控南北之漕且於三輔為表裏　詔以孰憲一

人部署之項間者自匈奴來謂虜且覘近關臨清不可不備於是推賢益急兢兢務得人焉藩大夫成公分部荊襄積勞者三歲矣公當謁 天子考臺臣以藩大夫留重地書奏者三無何公拜山東之 詔楚父老愀然曰公在楚則楚重在齊則齊重取重則齊楚鈞耳臺臣三上書而不得請主爵獨不爲楚人地乎既而公與守吏言余得當山東盖惴惴恐懼抵諸長老受筴以行長老謂余公爲東道主第飭廚傳無失使者驩足公事矣彼中貨殖充溢其民不煩有司公趣飯耳余聞而竊疑之果若所云則候人事也

官守之謂何彼中尺籍空虛登陴之衆且不能給即有緩急惡在其爲備邪余將簡什伍之士使習兵籍比閭之民使城守此封疆之事吾事也此而不任吾懼也已守吏退曰善乎守官之言公在齊猶在楚也今之善仕者寧得過於境內無寧失譽於四方朝而秣車夕而秣馬彼之官猶乘傳耳何備也公未及下車孳孳爲之畫策假令無所擁閼公之志得行是足以伐蠕望者之謀銷積薪厝火之患東藩固矣夫京師猶元首也齊楚則左右手耳右善捍則左無患故捍先右戍先齊齊重則楚重矣公治楚之政成功德之在楚者足賴 上方東顧非公不足以當之責使公填齊以重楚乎公馬首既東父老號泣轅下以守吏之言白公公曰唯唯

送次公赴江西序

諸方伯部中分置按察奉 天子約法分部而紀綱之獨佐按察者一人無分部主尺籍而已 詔補江西佐按察者則次公當行次公以材重司空列卿可翹足待也主爵以次公出彼且有所急故且畱置之輿區授之便事則人人能矣謂次公何余聞諸職方天下之要害者二由河入淮則山東扼其吭由江入海則江西折其衝 國家自山東潛甚備山東者甚

具其利害可覩也自東南暴師獨江西安堵如故居者晏然彼其東引吳西距楚比年徵發大衆往來彭蠡間不可不備藉令自謂無事緩急何賴哉太行之阪纍纍然曳踵過之奮衣而爭道於衢鮮不失步戒心亡矣余觀次公之所決筴獨見非常之原坐而鎮之非次公不可也今之操吏治者大都以程督論報爲能而封疆之臣又率用兵謀顯假能簿責羣吏片言可以解紛直匹夫匹婦之澤耳冠軍論最猶或以爲不祥乃若居邦域之中而有備無患則保民之治

也汲黯在漢使之按吏議獄孰若張湯拓地開邊孰若衛青霍去病要以正色而尊社稷則惟黯能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非虛語矣嗟乎世方以文法繩下下之人亦以文法應之遂一切取辦程書卒無益於民治黜之任職無以喻人其所以取重當時唯朴忠耳此難以文法得也次公往往喜言吏治務得境內心不煩有司而較若畫一文法省矣彼其孚尹直亮之節視黯何如哉果得一當黜庶幾乎社稷之臣於江西乎何有次公喜曰生平慕長孺為人善乎孺子言之也使黜而在願為推轂不辭焉

送蕭將軍赴南海序

余觀司馬之命將豈不兢兢乎哉然皆見兎而顧犬若耳比歲島夷犯吳越則備吳越犯江淮則備江淮既而犯閩海則又備閩海夫備弛則來備張則去此夷情也寇至而備失先事矣閩於南海不啻唇齒乃今先事而備南海遣宿將都之而蕭將軍益封十萬戶自鄖襄往夫封疆之臣各以其時用職無事則據方岳正部伍修疆埸之守有事則坐帷幄蒙矢石為社稷之衛其功一也然而緩纓組練孰若綏帶之雍容枹鼓旌旗孰若樽俎之揖讓百戰百勝孰若不戰之善也乃今以善之善者責在將軍將軍勉矣今之閫帥位當方伯萬戶侯當二千石其所部同也即使閫帥得人萬戶皆用命則百夫之長可使效死尺籍之士可使知方境內無患矣使徒擁名號盛威儀然與方伯為伍即有緩急則瞪目直視而曰吾上有將率有偏裨吾下有部曲吾無能為也則是世祿者終不可以干城廩食者終不可以受甲乃復徵發召募而翹首以望四方是粱肉不可以樂飢必資藥石以求飽詩亦甚矣余嘗主請將籍其論將與人殊巧給之士輕如鳥舉捷如猿猱則人以為能此匹夫之

智師之弟子也乃若深中重發退然無勇智之名人亦將以衆人畜之耳及其重敵慮勝較然不爽則師之長子也其卒也輕佻多敗而深重者數有軍功由斯以談亦華實之驗也余入郡朞月耳故守備金陵趙君以能擢去將軍繼之無何將軍亦去然而將軍削雕為朴無智勇名至於決策蔵事往往有方略蓋庶幾深重者將軍去南海且有備矣余乃今而後知司馬得勝算云

太函集卷之一

太函集卷之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一首

送方伯游公序

余觀方伯游公者則古所謂才大夫哉初公侍禁中有直節出在分部又以豈弟得民頌之進監司不期月而刑錯公所至誦義更僕未終然此皆其土苴耳游公謂否守固多吾才乎吾方以才為贅疣惡足多也守昆唯唯退而深念曰余讀孟子書其稱才者辨矣夫才因應以成務而一本之性情彼以才見病者

為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當世之論才者二下之在於利達而以巧捷辨給為能上之在於名高而以皎皎者為奇節此兩者皆非也抑或皭然於聲利之間亦既有樹矣有所激發不能不用其所長含㪍率而從所長不能無生得失此無他無本故也至若本之性情而因應以成務才何可廢哉公為此言則進道之心也夫操斤而斲刃必多傷惡斲而廢刃何有成器假令廢刃始為無失不有郢人之臧至者乎方其運斤成風非不用刃也得之心而應之手游刃且有餘地庸復何傷當斲之時彼其所見者唯堊耳無刃也用刃者忘其刃故臧至而不知用才者忘其才故順事而無迹然此者成於習安於故非朝夕能也郢人往矣向使受業郢人之門兢兢然不失尺寸即不能臧至何憂血指哉作之不已習而安之則斤可成風至可臧矣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才亦宜然顧所習何如耳論道而至周公孔子何論郢人周公不以才美而隕名孔子不以多能而貶聖有本則然也學古之士誠能無用其德慧術智而壹稟於中和獨觀昭曠之原而勿忘其所有事及其發皆中節尚安事才以此考衷内無夭損以此涉世外無人損此

郢人之業也此則公所有事將振其瑕疵而修之味乎其言則進道者之心非貌言也居無何公以方伯赴閩海閩海方有緩急　上擇才而使公公且代大匠斲矣如使公斲其於臧至不難閩海無傷也使公得志守昆願受繩墨惟公所左右之

送憲大夫劉公兵備四川序

昔在庚戌蓋聞職方三大夫云是年秋虜薄郊關外司馬方待罪不知所裁乃一切倚辦職方惟所決策三大夫者桂林王公南豐江公潮陽劉公也王公任城守日與登陴者俱江公關說公卿貴人間請受方

咨引當否獨劉公部署公事居舍中公乃爲司馬上書召諸部兵皆來會兵至　上日遣中使勞諸將凡十餘曹中使持節大呼司馬門必陳兵衛而後往司馬大困則以劉公委之中使爭引公褫當詣　上前數當事者罪公曰諾臣固願見　天子願乞一言先之中使乃憚公聚司馬門者悉散去頃之四面兵集皆就司馬受成公爲之分部伍布要害軍聲大振虜乃亡其年虜深入亡功則三人者力也夫以縫衣之士抵掌而談司馬穰苴易與耳即有緩急輒瞪目而視傴身而趨談何易也劉公初試爲大夫固未嘗親

戎伍之事服干戈之教也一旦有急內明臣節以抗積威外主兵謀以弭亂略即三人者一體此其卓卓者哉既而劉公求出爲藩臣其後十年始以憲大夫典蜀以西兵事檄至楚公不欲西公所善客二人各以其私語部吏一客曰公家食者五稔心竊竊然安之爲郡中苦兵公避地而出非公志也夫巴蜀輿區憲大夫重職於公豈薄哉顧公有先人之丘墓在浙陽去蜀不啻萬里世守謂何耳一客曰古人得志期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各以時行者也乃今南北暴師疆事未解使公在事庶幾其有瘳乎公將起而折[illegible]

之元乃使居蜀夫蜀者天府之國也公材如此而用材如彼公其將爲龍蛇也哉部吏曰否人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命楚則楚命蜀則蜀獨奈何遠萬里而倍之當漢武帝時驃騎備胡樓船下粵不無事矣及通西南夷也則司馬相如遣焉盖將使橫目之民莫不回面此王者之度也　明興去漢德遠甚邛僰之屬悉籍而閭伍之今公所部是巴蜀有大役部中告勞必得紀綱之臣蒿目而去其疾苦此漢武所不能事相如所不能談也嗟乎今之在事者豈易言哉朝而告急夕而告捷程功受賞率一歲而累遷顧四郊

之壘日益滋多寇方睥睨其間饑則靡至飽則鳥舉終不能制此其故余難言之矣藉令使公當事將負俗而反其所爲顧公之息壤果安在也昔所稱三大夫者非世所謂利器乎哉無何王公以得罪去江公以材見重官列卿然亦竟去獨劉公深中重發故至于今得完斯其成敗利鈍可睹而知也譬之庖人之用刃扞格不入則刃不割而刃全假令肯綮未會而彊以刃投之折矣彼二大夫者所投無乃類此[illegible]以公入蜀豈直以肥臑齒之哉養其刃將有所[illegible]乃今大軌未解公獨善刀而藏之可乎二客曰[illegible]

以部吏之言告公公西矣汪道昆曰余在職方聞諸同舍郎談劉公事甚具出而守土公方以簡命入部中公有惠政江漢父老往往能言之余不具論公方以兵事往故余論兵獨詳焉

送劉使君東巡序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及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願得才御史遣之臣徧觀所部諸臣宜莫如劉御史於是御史受　詔以單車赴山東御史所善客過高陽生相與論山東事高陽生曰自有虞氏東巡狩首事岱宗山東多王者之迹其

民洽于仁義閑于禮樂豈不泱泱乎哉然海岱之間其地利足賴故齊得什二則自古稱之　國家並建兩都懸衡以繫萬國山東東望碣石南望秣陵蓋心腹之隩區轉轂者之門戶也六郡良家子大都習騎射結客而游乃今年穀不登其民易動當事者爲重地計則以御史君往耳客曰公將爲御史君決策者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使者出然則使者之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詔執秩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操柄其權重矣假令席威福之權而操下太急則詆事者五一切以逍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誅其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孚之衆悅而名章高位可坐而致蓋善仕者之爲也夫巡狩之事載在王制者可攷而知務在科察諸侯脩慶讓以明好惡而已乃今慶讓在　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得以干其操柄科察廢而慶讓不行其何以佐百姓上方用言官議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籍其最甚者以聞於是聞者兢兢願自洗濯以避鼎鑊夫使者奉　天子約法蒞方岳以臨百官乃著譴舉有司固其所夙夜者也顧今善或不章惡欲不癉至煩　天

子之慮而以　明詔詔之使者之任職謂何耳夫嫠猶恤其緯況　天子紀綱之法乎哉願御史君無失使者權山東幸甚客曰僕聞山東饑民有菜色願與御史君休息於寬政何論權高陽生曰若客所言則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民如父母豈不孳孳拊循哉其觀諸侯一以削詘加進爲務主權尊而民治起矣譬之牧馬圉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圉人之勤惰即曰月一至芻牧善而馬肥假令惡圉人之不共而以身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饑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人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此安能去權哉客曰善僕[illegible]爲

紀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李毋晉封太淑人序

今上有事明堂　命大臣一人督木于楚蜀黔中諸部會司空告急有司不共命者輒下吏議之於是人人自危不憚徵發以逭譴責諸郡騷然矣時御史大夫李公在楚尋以公督木進爵二階公宣言曰　上有大事有司何敢不共顧此非常之材豈一手一足之任也無濟於事而輕用其吏民是治絲而棼之耳乃寬文法務合境內心於是重足者始自安而趨事無敢後有頃則四方之材畢至視解額有加當此時

公蓋三年往矣天官上三年考　上最之公毋乃進封太淑人餘如令甲公意甚得漆漆然如將不勝客謂道昆公意得者何也今之列卿或綬佩朝寺之間或安居方岳之上往往坐致高位何必三年乃公勞苦而功高居三年而爵不加益何意得也嘆乎客言過矣夫計日而受餐工人之事也稱物而受直交易之道也以此而概諸中材且不可況其卓卓者哉且人臣之所夙夜者非直明臣節而已子職在焉立身揚名固顯父毋者之所為務也彼倍親而仕者即顯矣曾不能逮其親然或顯而逮其親曾不能著功實立名譽斯二者人子所難矣顯而不譽雖尊貴無所芬華自有道者視之直弁髦耳乃公之勳業在　朝廷德澤在所部譽延其所自出且於其身親見之臣子之義於今無兩此之為顯不有足多者邪余聞太淑人春秋高且貴重矣居舍中猶親婦事終歲茹淡以為常公退食必待毋餐且晝所為必以告毋故公所就業多從毋受成以毋之賢蓋有足以自顯者矣乃今工師未畢事司空未論功彼固有所待耳即使畢事而論功公必上賞然此者豈公所愉快者乎藉令　上之大事不終則其澤不下澤不下則毋之賢

不章公且懊然懼矣顧今以勞集事程功而慶賜行焉恩之所推則自毋始毋有梱內之德幸而聞諸天子之庭著之　璽書授之象服毋之聖善於是乎章矣即析珪連璽惡能以此易彼哉夫奉檄為吏或者猶然喜之觀於古人而後公之意得可知也客曰善雅聞公謂子有辭且言之　上今聞子之辭庶幾乎得一當公矣請書以質之道昆敬諾

送蘇使君考績序

高陽生曰今之用人猶市穀也市人貴稻而賤黍稷以稻為市幸得駔儈居其間雖爽稱必售如其以黍

稷徒亦莫爲之先談人且目攝之矣夫五穀之樹艺同耳薦宗廟羞王公其所用者同耳而或貴或不貴則世俗使然然亦詩矣夫既貴稻而重賈之安用萁稗彼其生也與稻同登者也卒之駔儈爲政黍稷不售而彼售焉詩之詩者也今之仕者豈不然哉夫仕之取重者兩端上之則　天子所籍次之則鄉國所籍者也上之即得中材往往自致青雲之上其次則多所菲薄蓋什五而貴一人焉此稻黍稷之辨也顧彼善仕者藉資以干進率以萁稗而冒嘉穀之名於是斗筲之人寧爲萁稗無爲黍稷蓋靡然向風矣乃

若倜儻瑰琦之士不貴則已寧詎能委蛇蒲伏而干駔儈者之權乎蘇君以少壯入官彼固將有樹也上多其治邑且召而用之然竟不利既又多其治郡遷度支郎然復不利而一時同事之士翩翩乎千仞之上矣蘇君既以治行見知於　上世人弗察猶以爲黍稷而目攝之此以耳視者也余觀蘇君亢直庶幾類汲黯爲人如使其委蛇蒲伏幸而求前有裹足而逝耳蘇君居楚當攷績且將載牘往焉客謂蘇君君無徃也君治百里者二治千里者三部使者列君狀以聞章二十上不爲不譽矣乃今移官且三年而

拓落如故君未嘗先所往也能先所往不往且來不能則往猶無往耳蘇君謂否余唯不能以至于斯乃今則欲以將毋行非干澤往也比者吾鄉不雨鄉人白日爲盜掠縣中吾毋春秋高非吾往且不能安枕頃吾所以來者徒以毋命不敢廢乃今幸而畢吾事且得奉毋歡吾往矣斷酒白首鍊糈而杖將安用之嗟乎今之趣世者如趣市門亦相顧而化耳貴屨則踊者爲屨貴踊則屨者爲踊何有特操乎哉自蘇君從仕二十年曾不得志終身奉臣子之節緈緈然於進退之閒賢矣夫卜式不以巧宦而終譽汲黯不以

淮陽而損名即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君蓋有足多者上方弊羣吏之治當事者埽而更之今之市非昔之市也藉令君不徃善賈且至况徃哉

送蘇使君歸省序

太原蘇君以度支移襄陽毋太宜人耄矣檄至蘇君謝曰自烈學爲吏垂二十年幸而列民部乃今以椎見放猶得與二千石俱幸也顧烈有老毋願乞不肖之身事之何敢復言吏事太宜人不可則命蘇君治安車吾將去晉陽入襄陽問江漢之遺俗蘇君唯唯車徒既具太宜人不欲行蘇君遂命僕舍綏請得留

犇太宜人曰嘻自入官而毋拜　君命之再而行而毋何澤即一日在事猶孺子畢力哉　壬之秋行矣蘇君竟不得請遂以單車行至則務愛養拊循部中多其長者太宜人驩甚顧愈益康庚申春二月甲寅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始矣會蘇君受檄所部有事秦晉之間將取道太原為太宜人壽守昆在郡則力贊而行之嗟乎人情之處骨肉宜莫如毋子親子朝而出則夕以思暮而出則朝以思唯千仕則否蓋親將以不朽者蘄其子子將以不匱者寧其親視彼呫囁者愛者無為也然則今之有土者果一切能

子乎哉季孫不以僭爵而名章閔子不以辭爵而義詘思貽父毋令名在此不在彼較然矣他日君自楚至入門升堂舉觴觴毋毋問曰若在郡何如其在冀州豫州君將舉郡事以聞毋且知君之政益和能得民矣又問曰若自郎署移官乃今在官何如其在郎署君將舉其所折節者以聞毋且知君之行益修能得士矣夫政和得民行修得士此古之人立身揚名者事也毋聞之必且引滿而釂第令以沆瀣為飲瓊糜為粻何以易此哉如使蘇君善仕自致乎青雲而名不著於當時澤不加於境內即歲被九章日食五鼎亦芥髮土苴耳其將謂太宜人何嗟乎郡中凡五大夫昆幸而具父毋蘇君去昆怦怦心動焉君不家食者僅二年繼得以使事往昆違顏且五稔乃今待罪守土將越境而面父毋可得哉即使他日得歸大人幸而問之狀悚然意下口噤噤無以應之又何以當大人而中其驩也昔人有言吾欲子以善養無寧以祿養蘇君兼之庶幾乎望太宜人之腹喜可知矣蘇君行乎哉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即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

而填撫之南贛當吳楚閩粵之交其地深阻其民恣睢其聲教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一人秉節鉞出行部四境乃安　今上即位以來江以西乂承平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饒平上變謂賊由張璉請亟發兵誅之乃為師期諸督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南贛駐汀州游公自閩駐漳州必亟誅璉毋使為東南患陸公馳赴行部擊流賊於道大破之賊尋遁去公決策曰使璉先期而出徒以空壘而老我師非勝算也虎出於柙其傷必多此不可不備璉出必犯漳州第急備

漳州勇無如矣既而璉果出漳州失利又遁去公下
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璉者封萬戶予萬金
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即得罪人脅從勿問乃得酋長
郭玉鏡爲內應誘璉出戰禽之其次蕭晩林朝曦皆
授首部中悉定公獻狀　詔拜少司馬其餘爵賞有
差當此時游公業已平島夷與行會閩吏民相語曰
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江以西始發難其流毒不深
廣東財力饒盖用武之國獨閩坐困乏群盜充塞山
海間枹鼓相聞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即有
詔命安能越千里赴師期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

勢然也陸公當紛糾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
縱指示一鼓而殲之卒使游公無狼顧之憂決勝千
里賊無噍類公之伐也璉睥睨漳州即不備長驅而
北挾重寇而橫行閩事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謂有
土者何公獨早計虎既逸而檻之封疆之臣庶幾藉
此以逭簿責公之伐也璉謀不軌其在脅從則首鼠
兩端使徒按法而窮治之是搏虎而傅之翼也公布
恩信遂令反側自安其卒也反戈而斃之不啻射隼
師不必老士不必危不旬日而告捷公之伐也[illegible]六
連禍結人人自危群無賴幸璉出而應之不者[illegible]偷

然董足而立矣璉伏誅民皆帖席釋之刀鋸之下拯
之溝壑之中肉骨而生之非直一手一足之烈也公
之伐也嗟乎豈徒公之智術足多哉此有由本也后
羿之受射其用視專也丈人之承蜩其操心壹也當
世之士習退讓而務因循項項然恐將自及即有緩
急將焉用之當璉初起時易與耳閩中有以策干軍
門請舉兵誅璉者格其議不行及其滋蔓其所徵發
不啻什倍之矣幸公在事以身爲將士先滅此而後
朝食此專一之效也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嚮
用由南贛起　今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晏然視新

建之時則公猶賢矣乃今南備日本北備匈奴不謂
無事公由此起定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古
所謂社稷之役非邪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
兩公者抑亦自相重矣公當歛至道昆從諸大夫後
宜有言鄙人何知纓其利爲有德公之利社稷者豈
不弘多道昆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乃若公之所以
利閩者纚纚然在道路之口道昆不敏猶可僂指陳
之遂次爲序

送方伯曾公序

方伯曾公之入閩也盖有保閩之功云初閩寇擁塞

部中部中亡敢發一矢於是徵兵境外聚食者數萬人有司無旦夕之儲又以冦故不復議征歛軍費百出獨一切倚辦於公公竭心計應之未嘗有所失諸將士願爲公效死冦三入三殲焉部中既平公乃上書請告書累曰臣往在司空舍中不幸有狗馬病其後奔走南北病日益深比入閩閩事幾殆臣職司國計何敢避難乃今部中平臣病甚願乞骸骨書奏公輙治行余惟古人之去者三不得其時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老則去公年二十官尚書郎二十而朱輪四十而銀印不可謂老自公主計以詘爲羸轉弱爲強

易危爲安議者謂公之功不在相國何下不可謂不職方伯位藩臣之上率三年而得列卿公自山東象且三年奄奄至矣入而巖廊出而節鉞可翹首待之蓋得其時者也公無當於三者公去者何余幸而莫逆於公余觀古人庶幾乎得公之心矣昔巢由避世說士誦之不衰當堯之時二十二人咸在事即但巢由北面詎能有加於舜禹皐陶夫惟堯不能詘而巢由之義愈高巢由不臣而堯之治愈盛何者竭澤而漁漁之小者也赭山而田田之小者也漁渤海臣五諸鱗介羽毛惡可以網罟盡也　今上法堯爲治二三執政左右而贊襄之比年黜陟幽明不遺餘力効股肱修擧職則人人能矣其在箕潁獨可無此兩八者等哉故進則陳力就列而竭忠貞退則抗志[illegible]而秉高尚宜無不可乃公以此時去意在斯乎請大夫國人聞余言則聚族而非之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託箕潁而逃在巢由則可耳公吕結髮登仕不家食者二十餘年方諸巢由不可以同日語也得時而駕柰何中道去之嗟乎余觀古人庶幾乎得公之心矣何必巢由范蠡張良皆是也蠡佐勾踐平吳吳平而蠡遁良佐高帝滅楚楚滅而良行穎

二子皆顯名於春秋不以其故貶義公胡不可也且也鳳麟之在郊陬豈不稱奇假令可豢而擾之直與雉兎伍耳公抱希世之奇而善藏其用即萬鍾千駟胡可擾邪乃今執拘論以爲公留是將雉兎鳳麟者也諸大夫國人皆曰監司有去志故獨推轂曾公即監司善自爲謀謀國謂何耳嗟乎余疆埸吏也安能視曾公然公去則余怦怦心動矣

送方伯萬公之楚序

癸亥歲十二月閩按察使九江萬公遷楚右布政使當行余既祖公芊原且受贈言之後會歲杪余謀大

將箕軍援仙遊賊敗而南尋逐賊出南鄙比還則今
秦　詔領閩事時時欲修故約日力不遑又以公嫺
於文詞假令操筆行間無足以當公者蓋遲遲者幾
二載且罷之既從楚使受書公以爽約來討即余不
佞又何敢無言初公入閩閩岌岌乎殆矣先是公嘗
分守閩以南諸郡修興化城築臺北門以控要害其
後有撓公議者夷其臺居無何賊果乘北牖陷興化
興化人乃奇公之畫且日夜望公來公至輒收兩縣
印綬以風有司籍士登陴以固城守科察將吏殿最
以程軍功人人幸得公保閩方且以爲遇公晩而公

行矣今方伯所部宜莫如楚完計所治程書宜莫如
右使省惡用公右使爲哉余聞公始爲郎則使楚議
獄亭疑法活不辜者數十百人至其郤金槖直獄辭
尤籍籍在楚人口及公參知楚事得楚益深乃今三
入楚矣楚地連城十五　寢園湯沐在焉其輕重視
海隅較異頃者江漢大祲民且不堪又　景國將問
山陵大役滋起左使方上計一切倚辦公公之勞甚
也嚮以公置楚夫非燭照而豫計之邪嗟乎自公引
籍爲郎二十五年于茲矣故事左右使率數數遷轉
不齊置郵公守右使者二年何遲遲也比年大盜用

事吏治炳焉　天子方與執政公卿明章繼內之治
其在方服則惟程督二三大吏務以身爲率以法立
廉倈其持久而效成庶幾乎同歸于一軌故遲遲也
昔之數數者今則踣之藉第令遲遲固今所急公毋
遲遲以也余又聞萬之先伯仲守分産其一九子其
一舉丈夫子一人於是九子聚謀吾兩家業等耳吾
九人者瓜分之曾不足以當其九一如彼何乃陰以
戶役屬縣官主筦庫與一人者俱既而九子匿庫錢
傳一人者罪之半沒其産久之九子乃出所匿莫敢
誰何其後九子盡亡其錢猶從一人者取給天報一

人而昌阜其後歷數世然後得公此遲遲之明效也
閩藩臬諸君子若閩帥既聞余言退相語曰作者重
自懟於諸貴故挾遲遲之說觧之中外方且推轂萬
公今不遲遲矣

汪長君論最序

戚將軍之引兵入閩也汪長君以布衣從初戚將軍
發錢塘長君上謁長揖而請曰　高皇帝定天下垂
二百年　今天子中興薄海內外無不賓服即有一
二窺塞上頼　天子神武飭所部敗走之卒不使得
志去假令稍稍得志亦未聞陷一部蹂躪一名都首

日本遐允地耳往數苦浙又復苦閩閩自被寇以來
盖荼毒者什七八今之擁衆至挾日而陷郡邑者三
城悉其衆不過五千耳夫日本以五千衆横行東南
中國之恥也標聞將軍奉　詔討賊標請得以不肖
之軀一洗之比戚將軍大破賊渚林既又破賊馬鼻
長君斬首五級於法得封千戸侯諸戚將軍客善長
君則交譽長君戚將軍所其言曰余觀長君而知通
方之士也夫御莫如王良而使之控弦則拙射莫如
羿而使之御六馬則不行何者所習非也長君業賈
固未嘗習兵一旦提三尺劒從將軍游不旋踵而論

最安事習也今之執干戈建旗鼓者夫非將門子邪
卒然聞警輙郤步不前弟令驅之前反走耳有為兵
家之言者非穰苴藐諸葛大者苞六合細者析秋毫
能矣即有緩急則又踟躕四顧口噤噤不能發一辭
鬻所能者安在也彼其世世受甲童而習之猶然若
此長君能哉人亦有言士固有志新安多大賈其居
鹽筴者最豪入則擊鐘出則連騎暇則召客高會侍
越女擁吳姬四坐盡歡夜以繼日世所謂芬華盛麗
非不足也長君以豪俠聞年五十所矣顧翻然有四
方之志視芬華盛麗不啻脫躧去之寧為三軍鴈行

迸外夷以尊中國無寧為游閑公子揚揚得意以侈
市人寧露衣蓐食臨不測之地以希不朽之名無寧
以身殉財身沒而名不稱也若長君者所謂志士非
邪雖然長君知時矣李廣號飛將軍而卒不偶上式
由牧羊起而自致三公時也當東南始操兵一時名
將皆辟易即長君出能乎諸夷毒東南者十年天固
厚其毒矣乃今假戚將軍手一舉殲焉殆天亡彼也
長君由此奮起猶之搏扶搖而南也時乎哉時乎哉
長君有兄子其護戚將軍軍既聞諸客言竊笑曰客
雅毅長君者三第未覩大都耳長君始壯夢神人與

語長君貴人也何賈為長君秘而不言其後二十年
而信此所謂神授果能邪志邪時邪

海陽治最序

部使者行縣悉得譴舉有司其或兢兢惟恐失人政
未成輙舉矣　今上當天官議即有司異等非吏最
不以聞盖必待其日至而後質成於民治便往冦入
吾郡家大人避地海陽人謂出境受廛何如入城府
家大人則以王明府在吾視海陽不啻晉陽吾得壬
矣余在疆場業已聞明府名及余釋事過海[illegible]
陽諸父老日誦明府賢也其言曰吾邑中以賈[illegible]新

其征科視歛等君侯時吾贏詘酌緩急之宜凡有輸於公無敢入奇羨居庭翛然若秋水毋敢以非禮及門邑故多訟往者率藉手他人君侯較若持衡訟無小大必親聽即有不得必憑軾親涖之於是人稱神明訟可片言折也邑故患盜往者或闌及無辜君侯詰盜毋得株連既伏辜必窮治其淵藪盜駸駸熄矣邑事故煩君侯勞甚病且嘔血顧孳孳自如如天有意海陽假我朞月海陽幸哉居有頃中丞謝公曾公列明府治狀檄所司以異等之禮禮之既而部使者蔚公高公遞致美辭檄所司如初禮於是丞簿尉三

君奉檄唯謹介太學生王宗賢氏乞余言爲禮幣先余居山林業農圃久矣昔余嘗謂養士養民亦猶乎農圃也時耕而耕時耨而耨時穫而穫是爲老農孳之若子置之若棄是爲老圃夫何故善養故也滌水爲潤嘉穀不生疾風振之嘉樹不殖即天地施生終不可以凌節況其它乎今之長人者視一官如六傳置民事罔聞亡論巳抑或用智喜事汲汲然趨焦赫之名譬之揠苗爲害滋甚仲尼爲政不廢朞月三年彼且以鷹擊毛舉爲能旦暮可足吾事惡在其爲養也古之用士授之事惟患弗勝勝矣患弗習習焉弗成不貳事不移官蓋其慎也乃今朝樹梧檟夕尋斧柯藉茀令有萌材不材奚辨自明府入境不朞月而得民和以此責成不難速效顧明見秋毫不以察察而傷愷悌惠流境內不以煦煦而近驩虞其善養可知矣即所部遴明府不難以一晁決之然獨守約[illegible]必歲至而後以聞良以海陽樹鄉村耳諸父老聞余言也喜相告曰所部推轂君侯猶然有待吾儕小人也心竊望之及聞養士之言奕然釋矣如天有意海陽庶幾猶得益我朞月海陽幸哉

太函集卷之二

序十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送部使者陳公還朝序

巡狩天子事也其制具在虞書戴記中後世務廣土而事煩與於是乎天子不省方而部使者出矣部使者入侍天子得以獻替國是臧否百官出而監於方伯部中奉三尺法以代天子將事大者上書入告次者下有司治之至尊重矣藩臬統郡縣領部民連帥統材官領部士壹稟於部使者然後受成兢兢然若

奉天子寵靈罔敢不肅至謹嚴矣居之以尊重莅之以謹嚴故用猛則殘用寬則慢慢則無法殘則無民其何以布上威德善乎南海陳公語曰古人為法家必以正直忠厚為務有味哉余與陳公同事者二年蓋知其非屢語也丙寅六月公得代且行於是藩臬諸大夫若長吏相語曰陳使君持大體不求多於人即人有不當於心正色而語之故業已謝罷則相遇如初諸小吏不馴與之吏始必其自棄然後與衆棄之頃奉 璽書覈軍實自己至癸凡五年使君明察秋毫不遺餘力誠知其非罪未嘗毛舉以病人蓋德禮長者也使君行矣諸父老皆曰比年境內多厲則亂民為之階使君法其甚者數十百人以令境內居常循理無害囹圄稱平乃若省役寬租與民休息諸所損減歲計不啻二十萬金古稱德威德明使君庶幾矣諸將士又曰將在外必以部使者為監制也藉令輿臺視諸將犬豕視三軍甚者離心不者喪氣何以議戰使君申明軍法若揭日月而行其於諸將瑕疵雖數有功必察即有足術終不以一眚掩焉至其問燠寒察饑飽詢疾苦拊瘡痍即古之宿將不能及也將兵將將使君兼之今行矣公戒車徒余屬子

墨客卿為御客卿請曰 高皇帝法部使者率歲一更頃者東吳西秦請留使者又更一歲 上從吏民便許之自陳公入境甫及二年功用章章顯矣誠使閩人以為請 上獨不為閩人地邪余曰固也古者天子巡狩循四時歷四岳亦猶天道循環然凡其所以觀風設教慶讓諸侯莫非天也夫天職生物著不息以為功日烜之風動之雷霆鼓之雨露潤之隕霜殺之大較為生物設耳然暘亢則害雨淫則害飄風終朝則害十月而雷六月而霜則害何可久也部使者受命於天子取法於天布令如風明法勑罰如日

澤如時雨威如雷霆肅如霜露一有不節其不爲[illegible]
者幾希又惡用久且也斗杓運而四時行內治脩而
萬國理部使者之在行部則其烜者動者鼓者潤者
殺者直以其身親之功用章章顯矣乃今還報　天
子自中決策而行君在斗杓斟酌元氣此之爲烈非
直一手一足之多也公行乎哉客卿更端問曰中丞
與部使者同事而淹速不同何說也在令甲諸方國
有大故則列卿一人蒞視之事畢乃罷乃今疆事未
畢故並建焉中丞曰天子守土之臣部使者曰天子
命吏夫命吏則承天之命而致之民天道也守土則

晝地而守地道也天行健而地有常此淹速之度耳
始余待罪守土蓋與陳公同時閱歲二更無一善狀
即淹境內無爲也陳公既去吾甚懟於陳公

・送胡使君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漢邊郡率置守有急則守帥士卒給餽糧禦之故漢
數有邊功多守力我　國家置守如故獨主餉而不
主兵世久承平縉紳大夫在事介冑之士一一取受
成守則以吾職拊循唯民事急耳疆場之事厥有司
存抑或饋餉不供械器不給亭障不治一切置不問
兵出無功輒傳主兵者罪彼已將率奈何老師而費
民財嗟乎此反裘負薪者耳文武並用凡以爲民莫
非王民則亦莫非王事今世所謂良二千石豈不皎
皎乎日治程書議錢穀刑獄出入不遺餘力務得境
內之和此之爲勞即匹夫匹婦得矣乃若四方有敗不
啻以澤量人顧獨嬰城自如日持諸將之短藉能釋
憾於諸將其謂民父母何往寇入閩越者十年閩禍
極矣大將軍戚長公歷數十戰寇始平當是時西蜀
胡使君爲福州守大將軍將數萬衆歲食數十萬有
奇水陸分部若火鼓旌旗戈矛衣甲舟楫樵蘇之屬
不下數十萬兵出一切倚辦福州福州四面應之悉

如期至以故鬬士超距不旋踵而告成功大將軍謂
余漢高帝馬上得天下而功首鄼侯鄼侯居關中給
餽餉不絕糧道而已非有論最先登之伐汗馬之勞
顧獨居首功羣臣避席不暇其斯爲制勝之本三軍
之所天也福州蓋八閩都會譬則關中繼光幸有尺
寸功悉福州出乃今繼光蒙上賞而福州僅僅賜金
明公往往論福州功其何以爲福州地余聞君子不
倍本宜莫如大將軍請毋論福州功其人足多也往
余守襄陽郡人或以爲能襄陽當江漢之衝不無事
矣大都廚傳舟車之細務即措手不難事紛至吾猶

將不堪甚則見於色矣福州當省會而主軍實其勞佚難易什倍襄陽福州從頌其閒恢恢乎有餘地古稱大臣之度福州近之余將上書言福州會余得謝未遑也元年冬十二月大將軍遺書曰繼光奉　天子詔將去閩福州胡使君乃始遷江西按察司副使蓋分部九江者也明公未及言福州於朝意不自得乃今乞一言以明其伐庶幾爲後事者之師嗟乎福州勞苦而功多九江則循資轉耳即福州多大度淹速不入于心顧更五載而徙一官於恤勞乎何有九江故盜藪也今且晏然監司視郡縣之成吏事少彼

中若匡廬彭蠡其鉅麗不可勝窮使君部署在焉其適可知矣使君勞且久乃得九江此張弛之義也往余待罪幕府則二三君子推轂之閩越幸得息肩惟二三君子在乃今大將軍去使君亦去一時從政者新矣天恩閩越願得人如大將軍若使君則百姓之德也

贈余德甫序

昔在　先帝諸尚書郎往往以稱詩鳴而濟南李于鱗吳下王元美並建旗鼓豫章余德甫後至則皆奇之相語曰德甫新羈而取直道夫非後發而先至者與余蚤交游業已私識德甫比入閩受疆事乃得德甫同官閩方苦兵未暇持文墨兩人心相許也不佞若平生驩既而德甫有人言遂罷去人謂豫章方拱把然具卿材乃今中道棄之德甫何罪嗟乎余竊嘗聞之德甫矣袁州胄子故受室南昌熊氏則德甫妻黨也丈人熊文學入相邸一日過德甫舍中會德甫赴尚書湖撫應門者丈人入內呼曰余郎不謁當路子者何內應曰余郎起草茅何敢輒附赫赫丈人勃然曰四海九州之人爭願自附而不可得余郎托在瓜葛何附邪旦日召德甫過胄子門丈人讓胄子曰

君家推轂鄉人無問疏戚余郎托在瓜葛且賢柰何疏余郎甚也胄子謝曰非丈人余郎不至不肖未嘗疏余郎無何德甫以使事出會罷計吏德甫補官入閩居三年無罪見放則胄子以也虞周之世不嗣不孥彼其罪浮於吞舟惡可漏網乃今淵魚必察而波及於所不知者何人則揣摩者甚之耳要以丈人爲德甫地豈不惓惓德甫爲郎七年乃得副使丈人何力之有及袁州罷相而德甫從之則丈人之爲也其間轉福爲禍豈非命與嗟乎漢文令主絳灌功臣洛陽少年卒于不振往當路求多於德甫余爭之彊存

揣摩者先入之竟不納當路雅知德甫且信余言卒
之說者得行正議沮格吾道將廢其謂公伯寮何藉
令胄子不爲鄉人丈人不爲紹介德甫亦將不免故
曰命也嗟乎于鱗杜門元美蒙難乃今以名高用世
者不亦鮮乎彼直以詩書隱約樹不朽之聞於二三
君子得矣德甫家食且久其稱詩視疇昔愈工與其
希尺寸以博顯榮孰若託千秋以垂大業此失馬之
喻也德甫蓋辯此哉余既釋閩事德甫幸而教之曰
曰德放棄明時誠不自知其罪公在行部獨爲曰德
暴不平願乞一言使有辭於後世嗟乎後世之信德

甫者衆矣安事余言

大將軍戚長公應詔京師序

往余有事閩越蓋與大將軍俱事平則大將軍留塡
閩越　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　上用羣臣言趣
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余與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
率以爲難其言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
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
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
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鬬在五步之内匈奴控
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
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
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
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
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咫
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
啻秦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
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況五乎余惟匈奴雖彊漢
數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
衛青霍去病數人耳彼或卻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
完大將軍以節制聞何論衛霍假令受西北事顧安

所決策哉大將軍謂余繼光何敢策事即使待罪西
北直以不肖之身從之無益也五者之難亡論已今
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召募則烏合徵
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弊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
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
旅將以裨將縣令爲監兵甲餱糧各以縣給爲之部
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爲一部將以偏
將執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撫視
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
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馳之必俟虜有可乘然

後必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為正以衆乘寡以實擣虚法也此衛霍疇昔之事繼光寧詎能乎余善其言業已志之心矣乃今奉　明詔以往大將軍果以為難乎抑易邪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失利庶幾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訩訩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仟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為

難難可知已即使當大將軍議必三年而後有功彼或見卵而求晨棄齊蹠而急袒免一齊衆楚大將軍其謂之何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為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昔之命將閫以外悉制之蓋專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師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多所沮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使固非虚言雖然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方叔之平蠻荊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玁狁蠻荊來威此非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閩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內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為難乎抑易邪

送方敬之序

往余有言箕者善弓裘者善冶則其習然哉士即有奇不習猶將不利乃若一旦授之事可必有功唯方仲子能耳初仲子受博士易同伯子叔子並以童子知名居頃之伯子夭其後叔子舉進士高等拜參知仲子往往傾諸生僅得貢士乃今待次主爵不啻三年會　今上改元有司當大比士仲子例得就試顧

不欲行鄉人則以仲子居鄉倜儻負大節鄉人有所畫策無論賢豪長老皆從仲子受成即有違言幸仲子居其間遂解昔庚桑子居畏壘不藉有土而其道尊不煩程書而其民化君子苟可以善世則潛見鈞為譬之璞玉精神見於山川何必特達余惟君子時潛時見其澤皆足以及人然難與絜廣狹矣始於戶庭達於州里則潛者能之要以德普而功深曾何有於畏壘仲子急人之急誦義鄉曲間賢矣禹稷汲汲當世民到于今賴之此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仲子辨此哉仲子曰不然顧靜春秋長矣如其事道而徒言

資薄事道則吾不能如其非事道而往吾有老毋在啜飲可供吾幸而有餘年饘粥可備非事道則吾不暇吾無往矣余謂仲子君子非事道何事邪仲子以易發家請言易夫丘園高尚各以時行方今　聖主當乾羣公保泰此固利見之會彙征之期也仲子不及此時嚮用謂從事何且也委質秉田孔子不以其故貶節漆園柱史夫非非常之士乎哉兆足以行莫非事道仲子往矣仲子曰固也士之趣世猶趣市中貴朱為朱貴紫為紫乃今齊紫之價什倍吾貿貿焉以朱投之不售明矣何往為嗟乎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文質相勝猶循環然近世士未知方文滅質矣明詔初下有司務敦本實思得斌斌之士以修太平我朱孔陽安事齊紫昔和氏有璞楚人三抵之即愛身身與璞俱糜耳非直楚人過亦和氏過也夫惟三抵之而不以為詘故至今頌和氏不衰仲子毋委質於楚人人將急仲子矣仲子敬諾遂行

送蔣啓明之亳白序

高皇帝疆理天下一切倚辦縣官歷二百餘年縣政多沮格上之人操吏民之治率左吏而右民廉近甲法日削矣甚者寧失良吏無寧失不令之民於是不令之民睥睨長吏有不得群起而彈射之於長吏何有以上則脂韋若彼以下則恣睢若此縣官子然中立不能不與上下浮沉親于吾身可幸無事足矣寧詎能奉三尺法與百姓更始哉岐伯有言亢則害承乃制承而有制何亢為不制而承惡得無害乃今投人以正治一不效輒斥之庸醫罷瞑眩而務因循此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即病日甚病者猶以為良此豈醫之罪哉不知醫者之罪也今天下諸縣宜莫如浙江難相望七十餘城大半出高第雖有善政必席厚資難矣松陽僻陋其民雕悍易為邪難之難

者也蔣啓明受松陽令蓋易言之且曰人謂松陽難者民間習兵喜鬬則弭亂難公賦多逋負則催科難豪舉多比黨持縣官短長則止謗難也吾第為之重農務絕兵端民惡得而生亂以時征歛民惡得而後公家不忮不求民惡得而議吾後吾往矣啓明力此三者上下宜之二豪籍博士弟子名蔽富民復其役啓明檄博士數二豪狀卒役富民二豪上書言啓明皆抵罪會諸縣當上計所部則以疆事請留啓明使者私語啓明極知君撫字二載在時能保其無他腸第從量移斯去危即安矣天官嘗部使者議啓明

以[illegible]自行嗟乎啓明之治松陽不遺餘力上下宜之不者惟二豪直稂莠耳二豪業已抵罪由此而推之啓明使彼知縣官親而尊卑不可踰將改慮從令之恐後辨上下定民志松陽其有終乎乃啓明卒以無罪行罪人之計得矣繼啓明至者惡謂無人他日境內視之不啻髙墉隼耳語曰文武不備良民懼啓明去謂良民何子産惠人則自昔稱之矣始不得于鄭鄭人願得而甘心藉第令移官是子産無令名而鄭無遺愛也即天官不爲一人地獨不爲一縣地邪啓明謂余曉既以電白行矣請得言電白無論松陽余

惟東粤久稱兵民未知所息趾非豪傑在事無能爲東粤謀電白保界山谷中兵革不起即民有疾苦猶得壹意拊循之其事省矣髙州昔在荒服其聲名文物視浙相懸其民侗矣東粤故饒益多欲者率以外府趨之卒以簠簋隕名比比然也啓明以其治松陽者治電白不亦皎皎乎哉名曰起矣事省則易其民侗則易信名日起則上易知人所難者彼固易之矣不能無得失人所易者彼固難之將無從而不可也鄭卒用子産政乃成電白之視松陽奚非　天子民人土地即啓明以松陽始以電白成之其令名曰[illegible]

在也啓明行哉故人吴明卿由邵武徙髙州守明卿轗軻甚矣宜知啓明第持吾言以質明卿且有味乎吾言矣啓明唯唯

送鮑子良入龍山序

髙皇帝下功令徧置博士諸生必其通古昔才足以決筴當時然後以明經進三事卿大夫以及郎吏大率由之乃今士習卑卑務剿說以飾經義幸而入彀其中未必奇彼其通古昔才足以決筴當時屈首而老諸生何可勝道也　今上即位詔郡國舉諸儒宿學將傾巖穴之士而畢進之有司四顧躊躇卒無以

應明詔夫人齊無瑟豈盡無瑟哉竽者前矣余爲諸生羨與子良同學子良通古昔才足以決筴當時故司馬潘公鮑公遣其子相師友子良居常負意氣雅從邑人胡巨卿吴世夫汪性夫方敬之方定之及潘叔子游其後世夫以邊吏忤上官陷非法子良與性夫討赴塞上脫之巨卿爲莒大夫延子良授莒諸生業子良絶口不言莒事莒諸生益多子良巨卿終尚書郎諸兄弟子爭爲後莫敢定子良持大體卒擇可者後巨卿隆慶改元敬之潘叔子皆入貢定之貢性夫業已入貲爲王官子良上書謁督學使者則去

歙之淳安將營龍山老矣人言鮑子奚去去者两蠻
歙生齒繁粟不足以支什一居民左農而右賈百譤
一羸寬則詘不勝羸急則羸不勝詘淳安故歙略也
編戶少其俗務本力田鮑子居里市中游道廣矣將
不給淳安地僻寡交游去泰去奢于鮑子得矣顧輕
身而去父毋之國謂鮑子何嗟乎許由讓帝而名箕
山庚桑楚尸居而穰畏壘此兩人者非箕山畏壘產
也且也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
虎狼秦彼操奇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
豈盡出顯者下哉子良故游淳安郡縣大夫數過子

良於市太守張君倅魏君林君令海君鄭君皆先後
賢者一切以上客之禮禮之往年寇入淳安子良為
有司畫便事戍要害嚴收保其年寇而不害子良與
有力焉及藩大夫建議請置監兵使者部署吾郡衢
嚴之間寇由此息實用子良謀或謂子良從他人縣
中決筴有魯仲連風此一試也乃今擇而處此彼且
以此為箕山彼且以此為畏壘即弓旌所不及俎豆
將焉避之何不可也子良謂余遂非避地為高隱也
遂既倍父毋卜兆龍山葬焉墓側一區則遂以待窀
穸遂老家食生無以承父毋驩乃今幸得卒事違二

百里而去之無人子禮遂將築一室與妻子俱生則
負薪拾穗以供烝嘗死則飾巾待期以從父毋地下
足吾事矣遂不皦安敢望許由庚桑楚魯仲連嗟乎
居不涉俗隱不違親子良近之矣余淺之乎識子良
也余則鄙哉

贈黃全之序

自近世經術興則閩士為嚆矢我　國家令諸博士
授業非閩士說者不傳於是四方之士屈首受成不
啻功令彼都人士斐然與江左浙右同風乃若脩古
屬辭則鄭繼之王道思稍著納諸作者之軌余不敢

知何董董也夫以干時則若彼道古則若此擇可而
進惡能舍彼從此哉黃生閩人也生之言曰余論博
士書不終卷而唯恐臥至其所論著愈益卑卑直而
習之迄于白首何益古人以詞賦取重猶自謂壯夫
不為乃今作無益而白首甘焉非夫也天全不然於
不以此而廢餘年請從此逝矣於是釋博士業去而
攻古文詞余壯黃生召而與語　文皇帝稽古右教
務引于正經朱子由起家建安幸而在事其所稱誠
莫非鄉黨里閈之言人人殊不能無得失彼直登
之鄒魯之上一切尸祝之遂使曲士拘儒愈趨愈下

經術奚病第病百家之言耳藉第令舍彼取此經術安可廢哉作者之雄無若屈平左氏漢司馬之屬掃[illegible]六經而引繩墨其曲直可得而言故忿悁病騷浮誇[illegible]病傳病賦者意汰病史者議卑譬則尚父登壇指[illegible]北面穰苴孫武悉在鴈行一鼓而左右之敢不用[illegible]後世相沿綺麗畔于遺經莫爲中權遂至不掉濫[illegible]怒矣猥云屈平誕而不經猥云左氏或以卑疵或以奢溢猥云子長長卿賢則子玉之代子文否則騎劫之代樂毅相去遠甚生顧以經術病豈經術非邪黃生灑然曰如必六經惡取屈平左氏司馬唯王者黃

屋左纛玉食袞衣天下莫不仰其崇高位在故也人臣而僭擬王者是爲不臣端章甫路車鑾和亦人臣之盛節也六經聖者事也騷賦史傳其斯爲盛節矣乎生辨此矣黃生唯唯居三歲生適東海就余論文且曰天全偶偶獨行恐將失步願奉教以往嗟乎士尚友千古旦將旦暮遇之則其言在耳生歸矣上之六經下之屈平左氏司馬燦然具在惡謂[illegible]或余故用武人也惡知論文今之論文者吾[illegible]武猶大江左右率以歐陽曾氏主盟即使[illegible]彼猶將爲二氏左袒大都視舊業爲近取[illegible]

靡波流卒以没齒此靡軍也少年盛氣攝衽而從古人即有設闡軼爲高論大丈夫亦自爲法耳法古何爲此謂驕兵兵驕則失律矣抑或孳孳學古亦既成章久之多岐亂心胥其所就業亡之矣顧猶妄自尊大守其名高此竊號之兵卒歸於敗耳生能誦法[illegible]垂左氏司馬而壹禀於六經奉三戒以周旋毋或失隊則天吏也生歸矣玉融郭建初猶然守經術往從余論古余善之歸語建初亟卒業以便從事河清可待人壽幾何不然齒駸駸長矣

送吳生序

吳生故千金子也結髮而傾俠少挈千金散之顧獨喜稱詩徧謁作者時濟南李于鱗江東王元美故鄣徐子與南海歐楨伯並以稱詩顯引爲布衣交生[illegible]從不佞徙中盖朞月往矣屬不佞有肇林之役生[illegible]蹻蹤謁行曰僕故結客廣陵且吾鄉長者具在乃[illegible]伯移官去待僕而行僕請使廣陵宜多應者其始[illegible]則汎浙江入吳會元美在焉僕請爲公使元美由[illegible]陵入楚子與分部楚中僕艤漢陽請使子與由[illegible]抵大嶽請使周襄諸侯王由中嶽東出岱宗于[illegible]在大事僕杖馬箠走歷下請爲公弔于鱗歿有[illegible]

謹待命嗟乎歲事单矣生獨[illegible]褐犯霜露輕千里
馳之即歲大寒不無行者大都[illegible]利之所有事莫[illegible]
者之爲乎生獨增益佛土歷形[illegible]急諸賢[illegible]直以三[illegible]
事往耳聲利何有哉昔人乃病三游生何病也顧生
數有酒過或亦以此病生然生無他腸獨任俠自喜
其游知交皆德禮君子宜知生即生不羈願毋瑕疵
生耳

贈方生序

郡中諸少年介二仲來謁乃從里社得方生余嘗諦
生翩翩者也與其從里俗爲富家翁子無寧折節爲

儒生聞余言瀁然有槩於中矣退而深念曰用彬不
敏又惡能儒藉使紛如爲世儒世儒安足爲也今
少主即位亶聰明作君師謁藹吉人集于上國誠願
從先生往受業成均進而竊睹萬乘之尊百官之富
郊廟朝會之典　公車召對之儀退而治博士諸家之
言友天下之士於余小子足矣假令屈首書賈不異
闒觀即被齒髮困逢蒿矣益疇昔世儒直將襮其冠
而溺之耳何爲哉元年冬生入大學會日長至　縣
官有事南郊觀于圜丘莫不秩秩生逡巡而歎曰美
哉洋洋乎郊之禮至大禮也非聖者其誰與議之貽

厥[illegible]謀　世祖是已有闕必先　今天子是已歲大
袷　天子祇事廟中生伏而歎曰至矣哉於穆肅雍
帝容具矣明年正月元日　天子御明堂内自三公
九卿百司執事以及胄子諸生外自京兆尹羣吏有
司尉史功曹以及諸夷酋長莫不咸在生曰噫嘻遐
哉明德朝萬國而款四夷即虞夏殷周方斯蔑如也
旣而羣吏上計大宰賞成　召庶司卓異者面喻而
禮之逮不職之尤者悉從吏議生嘆曰　聖主哉殿
最必稽諸衆賞罰必身親之堯舜以來弗能易也南
宫舉進士三百　上策之廷旣次其名　上親署其

高等生竊嘆曰幸哉士得所覯而興也若水火若風
雲夫是之謂共惟帝臣利見之會也士其無負矣乎
嗟乎主聖而士無良非士也感而不奮非夫也在觀
之四觀國利賓生之所爲觀可與觀矣由此而賓王
家則儒者事生何謙焉生避席曰竊聞燕以骨市而
千里馬三至國中即錡奇宜必以類應故必千里而
後至駑然乎哉今士之發跡四方非天下馬則國[illegible]
也余小子駑下將焉用之安事賓矣余聞之否否生
惡在其不千里哉嘗之上閑必[illegible]駃騠或以德取望
或以力程能吉行則服乘輿師行則服戎路即[illegible]

有盡有不盡終不以其故貶良士亦宜然顧所𣲖何
如耳　今天子耽耽側陋立賢無方或掖縫衣或[illegible]
昢注幸得一當任使皆足以自效於明時若[illegible]蘇
門載筆禁闥或以畫策或以考文外則佐百姓而[illegible]
循之偲偲焉舉其職有一於此上方務旁求之不暇
寧終局趣蹶下乎哉昔張廷尉事漢文故由貲起惡
在其千里也生再拜手曰用彬不敏夫子顧策之舍
業為諸生乃今得從冑子相周旋幸矣夫子申之以
一顧而直將畜之輿衛之閒即自知下乘敢不驤首
以從觭往

太函集卷之三

太函集卷之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少師楊公一品四考序

高皇帝倣周官法專任六卿乃若太宰統百官大司
馬馭諸將其任較重迄今十世率有賴於柱石之臣
然太宰務在守文大司馬則兼用武者也守文必操
正義用武必操權宜兩者皆難而兼之則尤難矣太
宰楊公事　肅皇帝歷大司馬若干年嘉靖末乃進
太宰其後　先帝召故太宰視大司馬事秩如初

上在亮陰首召太宰還天官視事尋自天官上一品
四考　上命有司舉例以聞　明興二百餘年六卿
一品四考則自今太宰始先臣馬端肅直以三考而
被異數今太宰不啻過之　上以為然　賜秩視端
肅等公三辭而後受　命則自少傅進少師夫端肅
事　先朝名實炳然烈矣時承平久海內若將去兵
一旦邊事興端肅以言兵顯是為難耳自庚戌不戒
虜入郊關　肅皇帝自禁中疾視之操下益急於是
燕代並建督府直以要領捍京師建鉞授人人將失
色顧代告急則公在代燕告急則公在燕若鮮[illegible]

之圍郤大水峪之犯則出九死而收一捷夫非震世之功邪凡百勳勞猶籍籍在邊人口壘家方盜國柄邇官邪意不便公將有所中公出則督府入則本兵東南奉倭西北奉虜正色而立納臣子卒寢其謀人謂公繫安危如郭汾陽決勝如裴晉國審幾如狄梁公此一時也既而多口爲政曲學代興簧鼓人心堯曠無辨重以彪核太至睚眦不忘由是比周進矣公入太宰覩人必概諸躬行羣口狺狺俟其自定或將有所釋憾率義格不行人言公持大體如丙吉砥中流如陶侃又一時也虜酋内附納貢請封言者紛紛

卒以爲不可廷議待公而決乃趣召公公至條列内備諸便宜其議遂定比年諸虜納款歲省邊餉不貲人言公決策如張子房善斷如杜如晦又一時也往者用人猶潮汐耳一朝失柄輒籍其所推轂者一洗之雖有賢良亦將不免頊之執政攝宰某子甲伺而乘人養交報讐直爲豪舉公還太宰去其太甚勿問其餘於是人人自堅幸得及于寛政人言公不亂如曹相國不爲已甚如司馬端明又一時也即公在事又其時屢遷要以率履平康壹歸乎正直不茹不吐與時咸宜則其難之難者已乃今位太宰進少師以

一品而歷 三朝登四考一時勳伐聞望宜莫如公顧夙夜愈益兢兢務以身先有位鞠躬屏息雖甚寒暑不[illegible]昔人所謂有事君之小心公無忝矣凡諸功用則其緒餘此有由本也夫月挾辰爲歲歲挾辰爲紀寒暑相禪動靜相竭終始相巡公以四考計之則一紀周矣其間用武者什七守文者什三慮在四方一何勞也天胙明德 主少而國無疑百官總已聽公務一德以尊 天子公由此更締利在守文濟濟師師蓋將不勞而治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何讓焉且公諸子具文武才傾海内士若督學使者若執金

吾鴻漸翩翩裒然首舉公以文武許國公子壹以文武承家古有世臣使之長保社稷若漢周氏韋氏是已公所謂世濟其美惡用歲計爲哉往余守尚書郎幸得爲公司馬屬吏乃今入佐司馬會公既遷于時左司馬攝事部中善余言就諸郎語少師公功在勳府勞在程書太半心力在本兵訏謨在疆場即公還太宰吾黨不可無言公雅善右司馬有辭第籍其言以待命余自知言之無當也介諸郎固辭公既[illegible]輒舉譚公代大司馬譚公至諸郎述余言質之譚公曰嘻夫非一人之言公言也其勒之帛他日以待太常

諸郎敬諾

送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萬安朱公致仕南[illegible]

朱公守大司空者九年例得通考進秩公先期請老再疏許之　上多大司空故治河治陵功且質成與行會乃特加太子太保得乘傳行在公可謂善始善終君臣之義得矣諸薦紳意不可公去竊竊然疑之昔太保奭以周公留則輔少主與周室周召于斯爲烈迄今誦之不衰　今上天授聖明在事率周公之屬公第勿去夫非君奭也與哉浩然而莫之挽求舊謂何耳先是將作多事縣官不支公受事以來獨持

當否積庫金以百萬計宮府舉無間言時而正樹持而削𦚑惡可以口舌爭也自今或彼或此欲不波流如使其舍所欲而從公家必多扞格底滯俾而不舍其事其誰習之公不可去章奏不從閣之壅壅滅如諸薦紳之言要以善始善終則君臣之義得矣人臣不貴任職貴不自功不患不得君而患不行其志業已委質而事君敢不服勤朝而計之夕而圖澤甚者見卵而求旦不稼而取廛得之貝咕咕不待則快快此患得者之所爲務非夫也抑或得君而事依依若將終身寧伏官下而待期無寧退而家食寧希[illegible]

來而蒙不避無寧保身完名夫豈有胃而無心殆亦患失者之所必至也　上方以正人心爲務必自朝廷以及百官乃今濟濟師師亦既有樹矣藉令乘時旅進比及非夫官邪滋彰其何以爲民正大臣爲羣臣之表宜莫如公公勞苦而功高位出孤卿之上歷九年所一旦委而去之　天子修水土功特降異數賜琬授節烝烝然務厚其終無亦旌其不施直將以表有位公揂身自下其中如不勝衣失得不入于其心偉哉丈夫事也下明其節上稱其施下之不伐其功上之不違其志君臣上下之大義其在斯乎彼月

要歲會則有司存積事程功綜核末務挈其廣狹惡論尋尺爲哉公起而謝曰衡聞事君如事天臣道也功成名遂身退天道也天不以生生而廢收藏人臣不以匪躬而廢休老即衡不敢不竭餘力則又惡敢違天得謝幸矣

送張太史奉使歸寧爲壽序

天子歲遣使分封同姓率命文學侍從之臣益自分國以來世有令德重以五世之穆視諸近屬最親上二年大宗伯請封益於是簡儒臣可使益者則以張太史行同郡卿士十餘曹相與祖送於國門之外

太史逡巡請曰　上不以元不類幸而使元元父母
始杖於鄉期與行會即元無敢宿　君命庶幾備[illegible]
堂下之觴敢徼惠于故郡山岳之靈願乞諸君子一
言為父母壽於時鄉大夫咸以齒長不佞屬不佞宣
言夫禮行於鄉必有合語古之燕饗必稱詩太史以
詩發家請以是胥命諸君子於是公車之士以少者
先相與語曰士受命於親執儒術以事明主幸而遇
合孰不欲于其親親見之顧白首紛如鮮克相遇即
遇矣或不逮其親藉第令逮其親殆亦厪有存者新
鄉以文獻著斐然與鄒魯同風其在於今蔚為首善

里絃戶誦佔畢欲闇然而逢累載塗蓋有相摩趾相
錯也其間遇合而仕殆及百家要以具父母被顯名
曾不能以什一往太史在東觀曾有　詔覃恩北入
官輒得封其父母視太史秩乃今奉　璽書以往豈
不煌煌乎哉請歌采菽之三章介太史為壽太史再
拜謝曰諸君子以　天子之命而重吾親元敢不拜
君之賜諸郎語曰我　國家以文治興諸執政率由
國史起士桂一職高時交戟之間儼然班三事而有
隨之至貴倨矣昔在　孝武程公唐公起郡中其後
餘五十年始有代興者太史從二三君子後[illegible]少

年至其具父母被顯名親二三君子備矣無所不順
之謂備太史有焉請歌天保之首章介太史為壽太
史再拜謝曰元薄於德胡單厚之足云借曰得天則
天既吾親耳敢不拜天之明既諸近侍語曰昔在成
周之世靡不治平使臣急王事而後私家不遑父母
此四牡之所為作也學士至今誦之　今天子惇睦
懿親發重使以脩世及之禮分土於社授節於廷所
至若奉乘輿以行臣民莫不蒲伏東面而立諸侯王
之上以　天子之命命之國人觀使者如覲至尊一
何重也太史方載路晃過里門上壽如期旬日具舉

此非有所徵召殆天授之符與周人由是而違親太
史由是而歸養則所遘之奇也往贊善公嘗使益矣
歸而無所承歡司馬公有事簡書會親年偕老有懷
不寐此其所遘不逮太史明矣太史幸哉請歌出車
之首章介太史為壽太史再拜謝曰元自　天子所
來于舍中即從事無賢而岵屺之望不孤矣諸君子
以是為天幸敢拜寵靈不佞起曰太史顯親揚名率
有味乎諸君子之言矣乃今　少主躬行孝養上嘉
虞帝而師文王執政未艾而秉國成父母咸在　君
相孳孳務以孝治天下夫非天下之孝也與哉昔人

有言大孝不匱雖博施而後可以言不匱彼其勞力不與焉大臣慮四方則博施不匱者之所有事也然必先蒿目而知疾苦由是慎慮而頓施之謀[illegible]則使者事與日者慮周而施博胥此耳太史行乎哉請歌皇華之二章介太史為壽太史再拜謝曰司馬以使職命元元何敢讓使元元不失其職幸然得父毋驩司馬之教也敬聞命矣

送直指劉使君歸覲為壽序

往不佞聞大司馬譚公大司空朱公推轂當世士輙首劉使君使君故守比部舍中名籍籍起會 上初即位詔封比部父毋視尚書郎於是使君父稱比部公毋李稱安人矣頃之比部拜御史則 上多其材云兩公之言曰 明興百年王文成公倡道東越其後鄒文莊公響應而起著江以西使君王父師文成歸為教父比部公世其業則又師文莊嘗有聚於中得當文莊甚于時及門之士凡數十百悉稱明[illegible]先生居常程督使君務引於正義及使君舉進士以[illegible]聞嗃嗃猶故也遺書曰吾家四世受經迄孺子[illegible]歷百年所樹國者積百年可與禮樂樹木者積百年可庇馬牛孺子席先世百年之澤幸以身顯名勉之

顧自樹何如耳及使君除比部以狀聞嗃嗃猶故也遺書曰有道之世士之恥者兩端其一貧日賤也其一穀也孺子幸得免於貧賤安用穀為於是使君扼腕明時直欲以其身當事公聞而戒之曰古之君子務求仁不務求名臨大事而必慊於心仁者之所為務也藉令急人知而名去仁遠矣世未有去仁而成名者即名至將焉用之孺子不覩之射乎詭遇而獲則小人正已而後發則有的仁者如射殆非虛言喜事而為名高則詭遇之屬也使君唯唯日奉其言以周旋言必中聲行必中慮則胥刑公之教也居數月上命御史按遼東於是公安人春秋始胥使君抵不佞一言為壽不佞敬諾則謂使君公終不以使君貴而貶嚴其嗃嗃猶故耳有如使君而公安人所以且庭詰使君自京師五宿達遼東奈何輕數千里[illegible]舍 天子持三尺授御史使之狩方岳而慶讓諸侯彼中疆事紛紛幸有大捷吏民日望御史至奉 天子威德而紀綱之者所以來徙依依內顧耳 君命者何也使君磬折庭下則何以應之使君避席[illegible]然臺行迫不知所對請受命不佞敬諾則謂使君比部公雅言求仁第述所聞以對君子惟求仁之[illegible]

宜莫急於仁親謂之曰仁則天地萬物猶吾一體乃若一體而分者惡能若是恝哉自臺起家於茲五稔卽父毋煩寒疴癢瘼不相聞如是急君命而遺親不仁而不可爲也使君不失對公安人不失驩由是而酌之三祝之三使君可以藉口矣始酌祝曰胥雅之勞使臣也必念其父毋而恤其不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使臣之私率若此臺幸得待罪使者尤幸得修一日之養以奉高堂上而封章下而繡斧麟麟炳炳焜燿戶庭使臺得須臾奉父毋驩　君之賜也再酌祝曰吾家以經術爲鎡基累四世閱百年而始有穫

夫以臺之不肖安敢望大父行幸而獲之則先世之遺也三酌祝曰自狶韋氏波及於今滔滔愈下高者取節卑者取容雖其用志不同其爲曲學均也大人脩文成文莊之業著爲訓言大爲之坊毋使從下流而滋甚卽臺不迪猶或知所嚮方揆厥所原則先正先生之教也祝已第鞠跽而請曰往臺筮仕若爲郎大人諄諄誨之不置御史視諸郎其職愈重遼東視諸部其用事愈難大人第面命之臺其奉此以往卽千里如在膝下庶幾不違咫尺者與使君聞而喜曰善哉此臺之上願也司馬無甚高論實獲我心遂外

不佞之言以告譚公且歸告朱公於故郡

贈王少府序

王處士善家大人乃少府亦以通家善不佞少府故籍胄子數困有司中年而得嵊丞蓋念之深矣嘗世官人之途五胄子居四焉首則進士起家次者鄉舉次歲貢士出經術進則三者以爲差此無論材其資視胄子爲厚胄子而下率以刀筆發身卽其術不儒其所事事則吏事也無論資已其材視胄子爲周胄子資薄而或詘於材如之何其足以參三而殿五也逆億者謂是故入資而今收責惡用是積著者爲哉

卽有奇棄弗收矣宗賢非敢自棄孰能諒吾將有樹也而葑菲之邪吾欲爲不廉胡然而狐裘也胡然而羔袖也吾安能爲不廉吾欲爲廉胡然而部婁也胡然而松栢也吾安能爲廉司馬其爕我矣不佞曰否官人不必擇類要之宜民當官不必席資要之仗節頃自　世祖三途並進廣厲臣工天網所該奚翅三面乃今內亞旅而外岳牧豈盡發軔公車卽董莖百一見之其路廓而未塞往不佞歷四國備三監周視旁求猶恐有失卽一掾良一掾進矣今之耽耽者其在曾何置闕于橋門且也士之庶猶女之貞

不孚寧以遷歸而不有躬邪於是少府然不佞之言
斤斤務矜取舍所部以爲不欲檄攝館陶曹司爲屈
館陶雅以誇詡取重顧獨多少府既代而贈之言部
使者殿最諸司禮少府加一等其後用事者代行縣
老少府而目攝之是何閉積著以自封獨廢私覿會
新按部者入其間卒不見知尋量移王官垂橐歸矣
少府故不問家人產歸休而減故饒有子用卿受少
府易近今猶困子舍少府者而有客無所着先期東
游且謝客邑人謂少府阨矣始奉處士之命不爲積
著也者而爲儒既用司馬之言不爲積著也者而爲

廉吏顧邑中紛紛起曹子不脫穎而出則捆載而歸
少府何纍纍也不佞聞之曰固也治有汚隆宦有巧
拙治隆則巧者拙拙者工不則反是往不佞以拙賛
少府直將爲之求工少府纍纍固宜巧者之計得矣
今上孳孳吏治治主其隆此以拙絀彼以巧絀莫之
致詰揆諸天道所謂大時不齊非與昔張廷尉以貲
爲郎其卒也持平天下即少府安能望廷尉不亦庶
幾乎長者哉彼巳嗇夫則令巧宦之屬也漢文之治
不隆於今少府之倍明將則天限之耳廷尉得矣其
時不有賈生乎生建治平之策結宣室之知何[illegible]

稱卒之流落不偶困於長沙夫以少府而隸賈生不
可同日語矣均之過主均之出爲王官即百世無能
釋賈賈生何論少府然而少府者賈生故無年才非
其敵而嗇過之天難諶矣雖然天道猶張弓也下者
舉之不足者補之寒暑往來其度不忒即少府堅氷
及履庸詎知用卿不爲陽春乎少府趣歸子舍且爲
客羞矣

送江文學擢陜州序

凡民之有生也親則父母尊則師中古縣方國而備
官師令父母也博士師也令以程書治民博士以功
令屬士政教各用其職矣孔門謀國既富而教加焉

善足民者莫如漢文猶不遑教故善始則政爲急善
終則教爲難得百里而令之則政可以兼教藉令派
觴境內褒若弗聞儼然倚席一謙曾不半至學宮鞠
爲茂草其能教者幾何且也諸博士什九起澤宮卒
中年以上奉檄就舍四壁立而無徒旬日一揖上官
退則手于而臥一旦而按之事猶之乎角弓於發于
弛弛而不張張則折矣其或發身甲乙即跬步[illegible]
塗甲者自負善資望宮牆猶傳舍士論巳乙者[illegible]
未艾斅學可以相成脫令舍佔俾而受章程[illegible]

無不利何以故不習故也江文學筮仕乃得績溪其裂地偷於子男而孤卿代起亦一奧區也文學既至多士靡然嚮風會兩令君先後徙官所部以文學攝令其俗儇急獄訟故煩重以經野令嚴聚訟狺狺匹起文學則壤以授閭吏平法以授士師四境[illegible]而儕之安所得文學以興民治不期月而釋事欣欣嚮土庶心諸弟子則曰夫子以教為政政良而益知教之良諸父老則曰君故閎儒其斯以儒術飾吏治諸弟子帥諸父老將乞不佞一言而碑之庭不佞唯唯應之既而否否夫文學之待舉亦猶處子之待年其在公官婉婉然惟四教是務時而代主中饋宜若不供如將以是多之殆非處子事也文學旦夕遷矣胥後圖居一年文學進陝州學正於是諸弟子帥諸父老申疇昔之言則又以主爵脩文學功品有四首旅六曹次旅六館次佐郡次長民乃今文學以政教擅場猶然在泮　縣官方闢賢路甲乙同升顧獨勁文學而老其師何說也竊惟人有息女莫不願為之有家然非媒氏不知名非佳耦不受幣非六禮具不字非冤而親迎不行使徒耽耽好逑無用苟禮殆非所以厚別宗廟之謂何漫假得善仕而急成名僅當六禮

之半耳未卯而翼其何[illegible]晨故文學猶之貞女也十年乃字猶懼不嫺諸弟子諸父老則其私人即協其期猶懼不夙主爵則家丈人也必其期至禮至猶懼不虔由是授祚恒於斯著代恒於斯宗廟嚴矣未也自甲迄丙朞月耳奄忽及之文學行且與計偕率緣經術嚮用内之論思獻納外之聯比拊循宜無不可豈直治邑俄頃之助乎哉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蓋謂此也猶未也陝州為周召所分治君奭之遺愛在焉鵲巢騶虞越諸絃誦文學往矣第入其境思其人儻然旦暮遇之其教則文教也其治則文治也召南之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此文學之詩也文學故以家學顯猶在姬姜比受紟鞶一在浙都一在陝又明年三周在御乃始受綏由此而受介福嗣徽音婦順於是乎明章矣文學行乎哉

送郡太守蕭公入覲序

漢列郡置守相大率視古諸侯其後相沿迄今大備郡太守以二千石侯境内無問甲兵錢穀刑獄悉主之貳以郡司馬職甲兵參以郡司農職錢穀而司理奉三尺職獄訟之平綱紀相維故列郡治列郡畢治則海内寧矣其在外服則方伯司銓敘統吏民[illegible]司

司刑獄飭戎馬申之以分部董之以專成儼然四向
臨之列郡謹守而已獨畿內諸郡得專達權不分太
守兼方伯監司諸大夫若在分部體統益尊矣比及
三歲諸大夫各舉其成而質之太守太守舉諸大夫
之成而質之朝此有虞氏之所以覲諸侯禮至今不
廢　上初受質詔太宰御史大夫舉庶司卓異召見
東朝越三年當再獻質而太守蕭公自新都治行諸
大夫閔公以王事獨勞無繇負羈紲先五馬將效駕
則就下走徵辭以贈僕夫下走避席曰太守公以入
計行非自爲計也蓋舉三歲之會而獻之　天子之

庭諸大夫之所以程功者具是矣下走請無聞其詳
也願異言之於是丁次公膝席曰某待罪戎兵司馬
之屬也新都四塞以爲固保界崇山比年伏莽於隣
據金穴爲利間者揭竿以入吾境蹂躪休閒[illegible]出
故道三治兵使者出矣頃復襲深阻白晝掠瞯民家
所部則以戍者屬停車程督日急且干掫往往亡急
而漸法愈苛凡此皆吾責也公至議戢更戍者罷弁
官寇再薄境而奪先發朋飛而逆部署鄉閭什伍擊
柝相聞議盜當大辟者八人棄之市於是羣不逞辟
易列邑不復以患盜聞乃今癙事平使某庶無得罪

司馬者則公以也於其何計邪徐李公曰某待罪司
庸司農之屬也新都郡山谷中僅當東吳一大縣首
江以上賦倍他郡有差任土養民歲不足以支三月
餘月皆待哺於轉轂無宿舂糧公徧立常平倉往歲
饑而不害乃今歲穰戶下下皆有儲徵租如期無後
逋負郡中百一以末富外視殷殷尚方賦繒三萬七
千緡無所出公不問編戶搜筦庫可出者當之乃今
催科最使某庶無得罪司農者則公以也於其何計
邪舒少公曰某待罪士師廷尉之屬也郡故多獄獄
多留三老患之久矣故踰月獄則一歲之蓄亡終歲

獄則三年之蓄亡此其戔戔者也藉出不意家乃立
亡獄何可留也余逅受境外之役曾不得少休暇親
爰書賴公在郡中有如雷電明罰折獄片言無留朝
以入不終朝夕以入不越宿使民庶幾無訟而某無
得罪於庶民者則公以也於其何計邪下走唯唯曰
善乎諸大夫有而不居善則稱長庶幾乎虞庭之揖
讓也顧太守公若諸大夫之善爲政夫人皆能言之
諸大夫善事太守公而公善諸大夫滋甚則夫人
皆能言之矣寧詎知交相善者固善政之所由來矣
乎古者同國而治諸大夫分職而相諸侯其分職而

臣也乃今同郡而治諸大夫分曹而相太守共分則兄弟也制之以君臣則分定而不相越比之以兄弟則分軋而或相猶故四海可爲兄弟而不令交相爲瘉疏則易合戚則易携人情也次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籍者也猶兄弟也季公少公之於太守公也故同鄉者也猶兄弟也軋矣顧郡之有太守也猶主鬯之有長子也當室之有伯兄也此不君而尊者也諸大夫猶之乎支子介弟其容以親軋義乎故諸大夫宗公不啻長子奉公不啻伯兄善矣乃太守公則亦推赤心而望諸大夫之腹怡怡然弟之圖難則先登

遇獲則推轂無論已郡故多事往往日力不遑公自出視事事畢不及日中則帥諸大夫出近郊省耕問俗既罷因畯訓老吏則相與據便坐出壺飧諸大夫舉旅行酬遞相勞旅出旅入都人士望之猶鴈行也豈不韡韡乎令兄弟哉長者易事而長者易知政不煩而舉矣故治郡之難非民治之難也亦非奉上之難也僚友兄弟信且悅爲難此有由始也兄弟者吾親之所自出也友兄弟而悅之則尊親也庶寮者吾君之所自出也友同官而信之則尊君也世未有孝而不友恭而不和者也惟孝友于兄弟則家[illegible]

協恭和衷則國政懋故曰善政之所由來也諸大夫因善公行矣國有君子何以贊公嗟乎王陵[illegible]人漢所謂長者循吏顧奉詔皆失對卒顧左丞相而藉王先生有如　上御東朝召計吏進新都太守問錢穀刑獄幾何捕盜賊幾何太守愳而前其應如響愳在其不給太守汲汲諸大夫而不忘庶職卒然而問業已燭照而數計之非直其才足多也公行矣藉令召對不假顧諸大夫即下走可當王先生不能從無所贊公矣

太守徐公上計序

歲十一月朔太守公帥列邑大夫以上計行既戒朝車列邑請具車徒以代乘傳太守公不可愼毋以行役勤吾民於是謀一言以代贈車且屬不佞失郡邑之相維也若綱紀其風行也若于喁公行而諸大夫從不佞何敢緩頰諸大夫申言曰公積勞於外入而不施功蓋境内出而不伐吾儕下吏其何能贊一辭古者以民譽論官言出司馬而信無讓也於是不佞更僕而悉數曰敝郡佗境外而稱饒桴中已[illegible]司會之經歲費無羨餘公至而悉去其羸入不當出[illegible]歲祿所入筦庫職之不及舍贖刑所入守藏職之不

及庭旅幣入則麾之不及門郜閈入則知無所用之不及境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廉矣得公什二矣不佞曰未也郡人糊口四方務廣結納以疆理則南國多口以比隣則東省多材此皆厚援朝發夕至公至而竿牘罕至至若罔闢訟者待命嘉石毋敢借交程藝者待命宮墻毋敢干澤罪人待命桁楊毋敢撓法貪夫待命彈射毋敢取容雖喙之長何庸三尺厚援携矣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公矣得公什五矣不佞曰未也郡非無善政之患政患多門民非不終訟之難訟難持久夫以多門而主持久其不能於奔命也

者幾希余觀訟者始入公庭惴惴耳或次且或囁嚅及其對簿公降詞色而導之言提提耳或披赤心或質白日得當而出衎衎耳逡巡耳或發氣或捫心兩造既陳片言可折隱者見鷦螟之睫深者見象罔之珠辟者辟東者東顧不自知其何繇察也獄辭既具牘無留行脫有神姦莫爲之魃良民之所以無懼者胥此也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明矣得公什七矣不佞曰未也郡故喜鬬公爲之繩[illegible]事批郤郡故喜游公爲之械博塞狥州里郡故多外虞公爲之結三關扼要害郡故多內寇公爲之徹門柝督干掫乃今

臥孰生耳臥犬生氂千里安枕久矣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能矣得公什全矣不佞又曰未也廉能公明得公之跡則庶幾矣請質其心昔在有虞益之儆舜者辨矣其言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咈民從己無不道大焉儆者猶然後之然則違道干譽者其尤也故廉能公明四者具足優優乎無所咈無所從非直公能諸良二千石近之矣抑或以激爲貞以苦爲節以姑息爲愛以驩虞爲仁以選蠕爲從容以模稜爲長厚此贏而彼詘則右詘而左贏明知其贏卽百直不直也鄒一而楚八則左

鄒而右楚明知其楚直將以一而服八焉卽譽日興其爲不道則均耳吾郡之視五方其謡俗較異細民故多不遑時有忮心巨室惟得免爲兢兢故多不競乃公提之若衡持之若水終不以買譽而倍乎施迄今上而直者不替下而曲者不浚公無容心也始公來及下車舊令尹之政赫然矣或憚公過張公既下車務與編戶休息久之則平易可近而華面者生心或又虞其過弛乃公該以天網不用命者入之公無容心也要以無溢喜無溢怒喜怒皆得其儕不吐剛不茹柔而壹稟於平康正直其於道無違矣民[illegible]將

馬避之諸大夫其謂公何皆曰有味乎司馬之言公得尚於中行矣名不虗立士不虗附理有固然仆請馬知公請以是推轂不佞唯唯

太函集卷之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邑大夫李君侯上計序

上八年諸内史若藩臬郡邑大夫當入計先是歲十一月朔李君侯自歙治行吾黨謂邑人之得君侯有如武城之得宰君侯之得司馬有如宰之得澹臺滅明古之贈行者以言司馬於是乎言矣昔在周誥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夫邦君古之有土于今為郡邑大夫故郡邑皆以地得民而邑視郡為尤近上之宣布德意加惠元元下之周悉民艱與之休息故子民如父母者惟邑大夫邑莫非民其類區以別矣鉅則巨室細則細民巨室即所謂大家固庶民之綱紀也長民者同視而一體故曰齊民令之大家邑不多有其在閭右則鉅之屬也其在閭左則細之屬也他邑率閭右為宰宰閭左而魚肉之懼將不饜孰敢致詰其曹遽廬視令豺虎嚴大家甚者鬩周澤不行格厲禁不止假令右右而左左民其無如此其病在大家者也歙故嚴邑其人褊心乃君負盛氣務上人羣不逞滋甚閭右且循墻而走幸

無及其狾狾遂令齮齕日張脂韋日什故剛不在右柔不在左如將茹此而吐彼若在焚溺益熱益深此其病在庶民者也李君侯至則祭土俗體羣情引三尺若從繩曲直各歸其當法在左則左法在右則右一成而不可渝於是境內稱平比閭如出一口人言君侯善為政者五請得而槩舉其凡邑故訟者盈庭大都以間先入不入則機格入則法亡君侯直巳而明聽之無所用間以故法不撓民訟不煩一也邑故征輸無藝上務樽節而下困誅求君侯置櫝於庭令編戶得自輸之櫝習見閭閻情狀詢民疾苦而紓之

非直入無羨餘大者歲賦不耗二也比年奉　詔鑄錢積穀有司率坐困循君侯主鼓鑄務流通民間得以錢為幣則又倣常平以廣積貯為之期會而周視之知天之天錢穀不匱三也邑故患盜君侯捕渠首而棄市曹且嚴守望以備非常戒博塞以夷淵藪比者民得帖席盜賊不滋四也君侯以文學飾吏治文學弟子斐然嚮風公暇則聚族而程其能不啻師帥諸儒生挾筴就試者無慮千人不竿牘借貲則徑賓貫勇君侯屏諸彊有力推轂者諸市猾無敢狗行入為姦洗舊弊而一新之士習由之不貳五也夫是五

者善矣然而民訟之弭吾不謂公夫人而能公也歲賦之盈吾不謂察夫人而能察也侍錢穀不謂惠屏盜賊不謂彊夫人而能惠也彊也端士習不謂敏夫人而能敏也惟茲閭右不必左閭左不必右其斯謂君侯平善之善者也夫平天下者壹禀於正心彼其辟在閭左吾為之高其手而右之吾賈吾譽焉爾衷在閭右吾為之下其手而左之吾避吾嫌焉爾時而賈譽時而避嫌不在民矣以此語正何論華戎以此語平何論胥壞平平蕩蕩無黨無偏本三德以建中則平康正直者之能事也故以正致平惟君侯能爾

君侯居邑再朞矣業巳操其平而達邑中即吾黨非大家舉於是乎心悅而誠服由是操吾邑之平以達王在此行也　上初即位首下明詔以正人心令茲受列邑之成吾歙直將以治平舉首　上方與海內更始議久任以需治成君侯之為政也新必終惠吾歙由斯底績即古循良何讓焉異日有如徵高第求直言宜必自歙始推此而放諸天下何患不平何者天下者一邑之積爾上之三事九列猶大家也下之百司庶府猶庶民也顧尊卑有序則體統正體統正則朝廷尊此國體也今之在上者不亢則貶貶則日

替在下者不隨則軋軋則曰陵卒之其本在下其末
在上綱紀倒置國體之謂何藉令君侯入侍　天子
左右尚安事陵他日晉三事都九列而上之尚安事
貶正人心持國體其在斯乎疇昔豐城有劍其光射
斗牛之墟君侯新發于硎則豐城産也所部交譽君
侯籍甚具在薦書茲北面質成　天子聽焉顧矣由
是澤首一吷批族若解牛則皆游刃地也不亦恢恢
乎哉君侯且行吾黨述不佞之言以告御者

送郡司農徐相君入參京兆序

大司農掌邦計以阜萬民故曰計相　明倣漢置郡

守相掌郡計者則郡司農昔在胡元以頮道賦中國
高皇帝用夏而反之正法堯舜而什一之迄今故額
相仍經費過當度支量入為出其勢不得不取盈而
海内襲承平蕃生息游民末利齋用日踰時詘舉贏
公私俱困重以市恩干譽弛而不張一旦取盈其勢
不得不告匱下之以不勝告匱不恤則殘上之以不
給取盈不應則慢無兩可者也夫以郡之徵發期會
秋毫率倚辦於縣大夫令事守如婦事姑嚴矣相君
猶之乎姑道也其體則同顧色厲則勃谿色莊則倒
置郡司農藉於事任偷於寵靈藉者易傾偷者易撓
視治兵治獄不相與謀此其大氐也昔稱同官為僚
宜若兄弟守相名位鱗次暇疊易生且傾撓在列邑
且然尚安論守故郡相以治兵顯者什六以治獄顯
者什九以治粟顯者曾不能什二三此其大氐也徐
相君起家信州始受檄佐吾郡一見知其長者宜必
善事長宜吏民比及下車奉法循理催科不及杼柚
法網不及淵魚閒不及門賈不及市余既家食諸縣
大夫若諸父老舉欣欣得相君諸父老則曰相君長
者是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民諸縣大夫則曰相君
長者是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屬相君三事二千石

政人人殊或以亢直或以疏通君以不阿不激得之
卒無所失今太守公惇大明作不旬月而相得愈深
嘗曰夫夫未嘗以疾言遽色及吾吏民吾何幸以一
命之長長長者往年入　賀奏程書　上最之徙入
京兆於是諸君侯大夫若諸父老遞過東郭語余境
内方得相君胡為乎徙京兆今議可以佐百姓者莫
如久任良有司相君亦越三年非甚久也即一考輒
徙良者謂二三何且京兆之視新都不為不重顧掌
計無改於其職佐郡無改於其官即重京兆而後新
都何汲汲也余聞之唯唯諸君侯若諸父老豈謂京

兆易與乎乃今服倅車承華轂㬐然若依日月赫然若薄雷霆即蹁蹁踵輪猶然懼將失足遠多譽近多懼其謂是與且也三選七遷故多豪舉五侯七貴故多恣睢陵邑區分犬牙相制故多彊項內史之擅貌尊矣猶之大宗世胄庶孽不得以為昆故多鬩墻要以易傾易撓視畿甸列郡什倍之信非相君不可良弓良冶必先箕裘語曰三年有成相君過之矣如陟明必將以九載無罔食采為賢乎主爵者固當為首善擇人毋若此拘拘也諸縣大夫皆曰善則以相君行有日矣吾儕下吏計無以代車人之車願徼司馬

一言內之行李余惟相君之行也太守公贈有言諸父老歌有頌惡用不佞為哉惟是對諸君侯若諸父老之言則不佞將為相君嚆矢其言具在不識得一當相君其未邪相君㬐然曰其無狀待罪一方賴二三君子推轂之幸無得罪諸大夫若諸父老今且往司馬儼然命之其將壹以遇諸大夫者遇諸大夫遇諸父老者遇諸父老庶幾乎免矣第京兆尹尊貴其畢畢無敢干澤於下流必獲上而後可以治吏民是用大懼司馬何以振之噫余習京兆尹金公父矣公雅以儒行著豈不恂恂長者哉是宜得相君相君往矣

送方思善移隨州序

余自結髮事鄉大夫晚得思善而相肺腑及思善以脩辭著余避先鳴鄉大夫顧謂二姓代興亦猶秦晉匹也余抵多口飾我者率歸罪於辭竊惟自弱而登彊自百里而登九列歷仕滋久乃始不容罪在負乘辭於何有思善始以計吏入朝坐宇下操戈者下請室稍遷留署坐同舍郎徙隨州仕未及十年爵未過五品雖有睚眦一何耽耽以此而較疾遲視余加阸矣余習慢慆求多者惡能諒其無他彼或耳視而毛

舉之則言責在瀕 主上明聖言三至不行兩君子願得思善而甘心若風馬牛宜不相及卒行其間不深詆則量移故其屬辭彌工受忌彌甚辭無當於罪罟罪是之由虎豹來田皆是物也乃思善早服重積出其緒餘以為辭希有有若騶虞何論炳蔚今之皮相者獨以此而甚思善不亦銳乎且也思善恥為名高居常歔然自下即其操行犖犖何意近名純白備而不居安事雜組顧涉世之塗狹矣循墻猶難為趨卑視或以為深高視或以為亢與之言或以為揚己示之默或以為絕人時而異或以為時孤高時而同

或以爲跂汙瀆進退罪也即跬步將安施乎要以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不怨得之不得曰有命故不憂進退無常綽綽乎裕矣隨故楚地楚有屈原賈誼其人不得而抱憤終焉是皆已甚雖嫺于辭而重以夸節難以概諸中庸周公仲尼曾不免避流言而愠羣小然終不以其故貶聖屈賈何望焉思善髙二氏之風行且旦暮遇之矣乃所願則學周公仲尼之道隨其如思善何隨季梁雖艮得少師而益顯藉令少師在願以雲夢優之亦將曰是善爲季梁地也

送郡丞丁次公遷大理太守序

高皇帝混一宇内郡列服而疆理之由甸及荒並置守相惟畿輔悉得專達視内史同本之居重馭輕則以近取重即遠在荒服猶然地醜律齊要以一視同仁無用五等爲也　今上三計羣吏務久任以責成功諸方伯部中莫不寧壹何論畿輔　上三載丁相君來貳新都自乙迄庚凡六年所計畢而拜大理守檄且行郡守徐使君擁朝車還計無及於東門之餞先期而遺書郡司農李相君司理舒相君所願借口於不佞先五馬而推轂之竊惟正德以還仕如轉轂大都日計工而歲計拙其飭吏治者三敝者以捷乘人彊者以猛集事達者以詭遁方三而有一焉上下獲矣藉第令持久其智不能不窮何以故欲速故也君侯之貳新都也徐徐耳不捷而至油油耳不厲而威惘惘耳窾窾耳不詭而獲其始至也都人士灑然曰儒者哉君侯金口而木舌再歲而民服三歲而民依於是憮然曰仁者哉君侯髙目而薰心比及政成不言而化都人士喁喁然相告曰長者哉君侯慎終如始矣二三大夫之得事君侯也一見而起敬再而親三而慕旣聞遷秩未去而懐其言曰郡丞故多賢而兩君子最著楊以易直党以廉平第往參焉難爲

鼎足由兩君子之後君侯兼之乃若嚼然不滓未嘗以矯示廉挺然不回未嘗以訐示直得失不入於其心未嘗以赫赫示譽媚於辭令未嘗以斌斌示能郡自有貳以迄於今君侯無兩古之善爲國者大者五年小者七年蓋必久於其治而治成君侯庶幾矣即有長者使非假之日至安可襲取乎哉諸相君曰次公由姑孰而補新都先後十有二年矣斯其遲而又久者也畿輔方急良二千石宜莫如次公滇鄙西南去中國踔遠無寧以是鄙次公也不佞避席曰　上方廣厲官常加惠黔首始患不久久患不徼既久且

徼猶患不遠乃今三計羣吏務久任以責成功近悅遠懷治有徵矣滇則西南一都會也大理爲股肱郡以形勝甲域中聞絕域間有不庭其類滋大茲以君侯爲守殆將修文德以綏遠人漢吏多循良則龔黃稱首跡其漸民化俗率由長者得之君侯以長者特聞由是而可相可守可邇可遠可爲勃海可爲頴川抑亦無施而不可矣篤近而舉遠其在斯乎相君又曰當世議久任以責成功無遠邇一也次公行矣相去萬里而遙如必久任以責成功惡用獨賢以勞次公也不佞曰否人臣各用其職爾詎敢絜遠邇較遲

速哉上之得當主知超不爲躐下之得行吾志久不爲淹如將擇地而程期則張博望班定遠非夫也相君曰固也昔在西蜀得文翁而文教始興　今天子守在四夷莫不賓服即得張博望班定遠安所用之夫質勝則濟之以文文勝則捄之以質次公質有其文者也顧南國之文勝矣居然以質捄之彼中視南國若徑庭質不能不勝次公行矣無寧濟之以文吾儕願次公爲文翁毋爲張博望班定遠不佞曰善

送王中丞移鎮上谷序

國初虜集河朔則急河朔而出督府分置中丞已而集雲中上谷則急雲中上谷而出督府分置中丞薊門隸京師故中丞獨修圻內治爾庚戌不戒虜薄郊關　太上聽焉而備薊門視諸邊急矣于時特建督府而以疆事責中丞大司馬歲發九邊三輔戍卒之士戍之大司農歲出數十百萬緡餉之即有不虞在事者坐其急可知也往譚襄敏公以督府顯山東劉公關西楊公皆自中丞進督府迭代之不佞奉　詔行邊則二三君子在事時春陵王相如守治兵使者部署密雲無何春陵以中丞代關西瞠乎踵督府後矣夫既規隨畫一則又相與張旣怠飭未周比及三

年疆事大治即雜虜竊發虜中縛有罪者欵薊門益自　二祖以來未之前睹也會上谷吳中丞進西督府則徙春陵代之薊門諸將士皇皇莫知所出聚族而叩都護獨奈何奪我中丞語疆理則京師視邊鄙爲尊語要害則元首視肩背爲重語相乘則境內需督府爲便語相得則行間繫中丞爲深徙以上谷故而徙中丞詩矣都護述其言以告不佞且謀所以贈春陵行不佞旣得請歸何敢言四方事顧宿昔從事邦政即畎畝不敢忘矧春陵之居薊門不佞竊嘗推轂之矣古之善謀國者必因時而議地利必因地利

而議人官地利有宜何可常也人官有能能者惟所用之耳何者雍洛更王晉楚更霸時異則地異咸相與推移請以邊地概言之東則遼東距東虜虜衆而不彊西則雲中上谷距西虜虜最彊迺就羈縻通貢市矣又西則河朔三邊距河東西諸虜虜故彊久浸弱乃今亦且張矣薊門去虜差遠則以天險而臂京師故疇昔議邊薊門董董彼一時也國家創庚戌事舉全力以奉薊門議兵則兵議餉則餉由督府中丞以及治兵使者由都護以及材官莫不擇可而任之不任輒傳之罪凡諸吏士夙夜慢懼幸勿干司馬法

遺 主上東顧憂此一時也自襄敏首事山東關西若春陵諸君子善其後以圖成乃今亭障如雲偵師如雨火攻利器如雷如霆迄今十年虜不敢睨薊門而遺一矢藉令守其畫一則後事者有餘師又一時也虜酋故壁雲中其悍子壁上谷頃自近關大入幸一染指而飽薊門日惟薊門爲眈眈其視雲中上谷差後彼一時也自雲中受欵諸酋畢請爲臣胡越一家徹防罷戍即諸邊舉皆得檄酋長而詰所由此一時也顧貢市通矣歲額不得不踰虜使入邊邊人不得不徵司馬法在中外共之法不得不撓虜酋耄矣

假令一旦先朝露則卻慮不得不周故右虜則左吾人右吾人則左虜無兩可者也且也德不覿兵安不忘戰乃今講武則戎心熟偃之則邊事危無兩可者也制常勝銷未萌固今日事又一時也今之用事率由兩端主戰守者利用張主招徠者利用弛乃若不茹不吐一弛一張此仲山甫之所以佐中興亦猶乎行文武之道也顧高明則已疏沉潛則已細兩者不相爲用其孰能兼之如其疏若天網細若秋毫參和不偏歸乎正直則春陵其人誠不可一日去薊門顧上谷非其人不可耳往者貢市之議晉楚於越寔董

其成三人者一體而同功相繼践本兵都督府矣春陵之在東略虜業已慕恩澤憚威名茲以其身親涖之於虜何有昔在行役不佞竊操末議願治精兵數萬懸衡薊門上谷之間有急則左右折衝即有渝盟則乘勝逐北無不可者襄敏善余策而春陵若都護亦咸與聞時以 少主踐祚初人臣何敢輒議征伐乃今 主上春秋長矣顧猶孳孳問疆埸詰戎兵第不佞家食有年襄敏奄忽即世閫以外惟春陵若都護在焉故議曰可見之行春陵勉矣于是使者述不佞之言告都護都護則以告春陵諸將士聞之喜相

告也吾儕不幸而失司馬大不幸而失中丞顧司馬方以社稷之伐倚辦中丞非直痔蓟門而腴上谷也如其言信吾儕猶有望焉

送方嗣宗入南太學序

方在宥三舉子季者嗣宗嗣宗及吾門恂恂爾叩其所就業亦既斌斌喪考而祥弁三齡矣　縣官方急功令非繭栗不以牲吾語嗣宗疇能以三尺喙而爭㲉食於是應　詔入太學受業大司成嗟乎嗣宗以國士鳴而首唶于鄉校乘風而徙徙而之南其將託于國子乎國子天下士也嗣宗旦暮千古寧詎能溥

天下士而急先民行矣嗣宗唯唯使弟子而游河伯無寧游百谷王古稱太學為賢士之關當關者啓而出次胥後令又次者及晨嗣宗脫扃而行無庸待次藉令出王游衍明旦與俱矢直砥平利攸往矣抑或經伏戎漏亡命亦將冒繻而由此塗出抱關何居即待次者視彼猶賢故君子審嚮方也嗣宗唯唯弁行不更駕端行不改轅弟子勉矣在宥故以諸生著中年而業成均超宗受父書守諸生如故嗣宗且往其將後父而先兄善為之後必盛而傳善為之先必跳而達則中而才也者之所有事也嗣宗唯唯先君子

待二孤而瞑二孤寧能以一日忘比年伯任其勞以佚子季幸矣乃令聚徒六館無慮三千進而滕席退而負墻紛如也浸假以刀布嫁當世而終不能張世業為矜輦卒以非夫則吾豈敢其知交壯乎其言之也則計程而贈之言叁自歙浦而達秦淮燦然備矣超宗謂二三子甘言也翩翩然啖以游觀有如志在扶搖惡用翩翩為也請以司馬法言為之嚆矢從之

郡司理舒相君遷比部序

舒相君由春秋起家出為吾郡司理　上方嚮吏治務久任以責成功新都得相君舉欣欣然言新令便

相君壹以經術治獄惡惡短而善善長如得其情諸小辟遝從末減其在大辟無赦猶閔焉恤之顧不綮九淵吞舟不漏不程九鼎闕說不行甚者劘齾尾跋狼胡勿恤也于是所部率倚之聽直諸旁郡邑率就之質成叁自乙及庚凡六年自御史中丞及行部御史凡什數薦矣是歲　詔徵良有司之最者始聞相君第高第中都人士德相君舉欣欣然言新令便及比部之　命下莫不勃然而駭悚然而疑言人人殊各以其黨君子之言曰相君胡比部也自　天子堅久任之令旁視疇昔岱児之相君以積勞擅場即徵一

人必相君也乃今比部矣高第之謂何假令以國馬
齒鴈行誰爲上駟相君胡比部也小人之言曰相君
胡不比部也往者梗陽于政直將首覆而足冠當事
者從吏之獄具矣至相君而議始格梗陽卒伏其辜
憤而宣言今日之爰書在相君他日之徵書在主者
卒之其言信矣夫譽言以水投石者也毀言以石投
水者也以故匹夫之口賢於交譽者咫尺之書相君
胡不比部也不佞竊謂楚失而齊未得則藉亡是公
爲之解紛公等薄比部邪抑亦爽新令而矜失人爾
世儒論治猥云任德不任刑治莫盛于唐虞固宜純

任德矣舜命皐陶作士不啻三五中令之至其命稷
命契命夷命夔未嘗爲此數數然也大禹賢適逢世
遂以平成尸首功乃若推轂皐陶津津乎不容口雖
有虞風動顧獨以從欲多皐陶由斯以談刑不後矣
今上孳孳勅法思得循理無害者持天下之平幸而
民協于中由此其選春秋刑書也司理以經術治獄
四境之内稱平庶幾哉吾郡之皐陶矣執箕裘往其
爲弓冶必良即邁種不可與幾要亦皐陶之徒也
當宁修有虞之治誠得以皐陶也者而官之使在言
責則以昌言而爲賛襄使在官守則以象刑而爲明

允惟上所用之爾比部奉三尺法視諸赫赫者無寵
靈要以簿責五辭衡提兩造下之肺石畢達上之胥
澤畢宣任職而職修入官而官治斯其無負矣相君
行乎哉語曰大德不官則相君事大信不約其新令
之謂與浸假而置高第終不失一倅車浸假而循故
資終不失一郎署相君第以肆夏行矣焉往而不宜
公等不薄皐陶無寧薄比部爲也太守徐公既然不
佞則進都人士面諭之吾聞同官爲僚同心爲友吾
幸相視莫逆寔獲其心君方委質爐錘之間惟其所
命雖有六齊宜鍾鼎宜斧斤藉令歸冶氏爲戈歸㮚

氏爲削則亦惟命寧能躍冶而爲不祥司馬故善爲
宜僚兩家之難解矣其半諾諾而退其半諤諤而有
後言君侯以不二諒相君直共命而無所擇即比部
何損不比部何加焉吾儕小人梗陽之計得矣故司
理吳公晏公遞遷比部其後一徙門下一徙臺中公
道既明久而不爽乃今水鑑具在願爲爽者一洗之
司農李相君曰然三代之直道在斯民矣雖其持論
不廣其好德則同卽丘里之言勿廢可也

李令君課最馳封序

在令格諸進士始服官内則部寺諸司外則州郡守

相若縣令三年課最則封及其父毋若室家夫部寺
諸司日奉朝請而已州郡守相介乎上下之交屈首
簿書折腰期會在所不免然猶得倚辦縣令事半而
功倍之縣令令人而令于人弊弊焉役人之役直將
以簿書爲寢食直將以期會爲翺翔甚者望塵而拜
莫不上官蒿目而憂莫不赤子此其焦勞胼胝其倍
無央比及三年則部寺諸司什考什最州郡守相什
則伍之其以縣最者什二三何董董也要以當事任
職則內佚而外勞課績覃恩則內嬴而外詘即守相
視令難易相懸冢宰持天下之衡則何以故有國者

爲國重民爲民重令于是程功不得不核延賞不得
不讐量故也方內列邑以千計廣狹異域煩簡異程
衝僻異區衷僻異俗第能據一善地什試什全參則
殺半則中什可得七得五反是則難之難者也幸而
全者什二三冢宰持天下之衡又何以故地重則民
愈重民重則令愈重與其恩浮于力寧使力浮於恩
愈重故也歙附郭爲上邑方三百里有奇廣而衝煩
而辟四難具矣自　縣官下乆任之令而歙始得姚
君所部行縣歷江南乃獨首歙三年課最得封其父
毋及室家又三年　召居禁掖歙人謂令君良父毋

也加恩先其父毋有天道哉故歙視列邑爲獨難自
令易矣代者豐城李令君至脩成法布舊章守晝一
而酌時宜務便境內　上益綜核吏治不供命者法
之會旁郡邑倉穀多僞增尋見察于是司會取盈之
檄下歙亦不讐覓之則浸長奸急之則難卒辨是尤
難也歙故經費歲六百緡槩以中人之家用且不給
會司農裁冗之檄下歲損二百五十緡是尤難也歙
盜藪率糾四方至逋逃則散而之四方即得其渠莫
窮其黨會司馬連坐之檄下詰盜者且不能自堅是
尤難也令君會歲成毋僭省歲費毋闕及民伐囮禁

博毋伏戎嚴守望儆于擻毋惰此其奉法以脩吏治
視成事有加所部行縣歷江南乃獨首歙三年課最
得封父萬清爲文林郎毋棠生毋何並以孺人貽君
夫人㬋則視二毋封矣歙人謂令君良父毋也三章
先其父毋有天道哉歙視近爲尤難令君不靳易而
易矣　璽書出丞簿從事帥諸父老從令君郊迎既
宣布邑中丞簿從事帥諸父老前請賀令君避席曰
琯奉邑無狀讓不及而慶及之重以恩辨私親是重
琯不臣滋甚何賀也時太公方家食丞簿從事請馳
幣壽太公于家令君避席曰琯入官無能奉家大人

教乃令徽惠家宰舉命逮其所生是將貽不令家大人琯不子也何敢爲家大人賀二三君兩不得請則就東郭而抵不佞道昆令君雅以有徽而信司馬言卽太公亦以令君故而慕司馬願得一言如惇史因令君而紹介太公嗟乎如使窾言爲太公諛不佞非諛者也何必不佞如使正言爲太公重則大公與令君交重矣何必不佞顧令君居是邦諺賢不佞不佞何敢無言夫虎始乳而氣食牛鳳始鷇而音中律此有所由產也裘爲冶箕爲弓業不必良其習良矣此有所由授也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其率用此與莫

非父也有子而岐嶷有子而膚敏有子而才美有子而居羸易爲父矣不則父難莫非父也時而彊教時而悅安時尊而不夷時親而不瀆易爲子矣不則子難禮有之知爲人子而後可以爲人父反觀之謂也雅聞太公之爲子也得處士之賢而父之惡在其不易顧所遭阨矣惡在其不難是故太公以獨子而排家難則難躬行力作左右處士起家則難處士有不得則起敬而曲盡其驩心則難有不寧則宵衣三月以俟勿藥則難太公任其難斯處士易爲父矣太公之爲父也得令君之賢而子之惡在其不易顧相觀者曰廣相求者曰奢也惡在其不難是故舉子男四必其皆能象太公賢也則難子四而毋三必其皆能以孝爲友則難太公以布衣誦義務振人之窮乃令僭爵而里居恃太公緩急者日益衆令君故受太公戒卽一介必矜旦暮取橐中裝焉得人人饜之也則難太公任其難斯令君易爲子矣夫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令君法太公之所爲父者而父吾邑法太公之所以子令君者而子吾民不出家而教成理固然也詩言錫類其斯爲不匱乎哉進之卽什吾邑百吾民令君恢恢乎無難矣天將大有造于歙則

太公作其始而藉手于令君天將爲歙荅太公則令君厚其終而藉手于勳府帝天之命主于民者也果難邪抑易邪雖然此令君之首績太公之首封也異日者由禁掖而上不啻拾級而登遞考遞封九命具在曾不難於卷冕何論弁髦太公質行不佞將立傳傳之今不具載

太函集卷之五

太函集卷之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七首

御史中丞張公平蠻序

夫治莫盛于唐虞而有苗以逆節著猥云干羽來格其族類迄今存焉我　國家用夏變夷廣聲教而寬文法三楚百粵並建督府彈壓之其後酌緩急之宜罷楚存粵自韓襄毅以嚴治粵功用乃興嘉靖初王師入粵振歸旅以乘八寨破之師無留行僅僅底績卒之兵端未弭屢屢執言其在中年島夷伺東南入

自吳及浙自浙及閩昔皆輿區節鉞之臣出矣粵故與倭為市其末中粵愈深加以山海淵藪乘亂為虐腹心之寇不暇為謀一何棘也人言吳浙難也毒自外傳之閩其疽乎毒自中潰粵猶之癰也蓋與有生為始終雖有國醫鮮不狼顧及胡少保平吳平浙余幸從譚襄敏平閩顧惟兩粵紛紛日不暇給東事急則粵東置開府而督府西撫蒼梧西事急則粵西置開府而督府東攝肇慶其西置則自殷開府始于時有古田之征八寨包藏禍心託歸順以緩天討會露師東粵開府督兵而東山海以次蕩平尋拜討相上

書言百粵底定不者惟羅滂臣且行其以俟代者及凌司馬代督府羅滂遂平八寨肆為無厭乘時蠕動及司馬入叅贊壹如鄉者言羅滂伏誅不者惟八寨裘而狐白羔袖何為是在任事者圖之胥後舉及劉司馬代督府而張中丞撫粵西八寨稱亂有徵罪在無赦督撫上其狀請加兵　上以為然第毋以徵發擾境內于是徵兵十萬悉屬總兵王尚文主之請餉五萬悉屬叅政彭文質主之分部則叅將李應祥倪中化于嵩張榜為四軍分地則三里忻城夷江上林為四哨分督則副使陳俊侯國治叅議姜忻李一迪

為四監督府遣故叅將梁守愚振鐸從中軍進于是為期日自歲十二月辛卯迄于春三月壬寅胥命及期鼓行並進賊黨殊死距守我師四面傅之既奪據巢登退保故穴乘勝而掃諸穴有亡命者悉搜之俘馘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人殭尸三千餘衆益延袤五百里諸部落悉平胡直指方按部紀功與班師會既多其以全取勝勒石而銘其功則又以比年有事於南寔惟南國之士若韓公凌公張公並産吳會胡公殷公汪公並産新都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皆此族也昔在癸卯殷公凌公張公同舉南畿越三年則又偕

汪公同對公車令乃今勳伐並著不亦濟濟乎哉有
以鄉曲後生覩成功而愉快可知矣自昔有標功南
紀者顧乞一言當之不佞無良其何敢與二三大夫
齒　高皇帝由南國起宛在豐鎬豐沛之間從龍虎
而奮風雲二三大夫其選也直指爲　天子耳目孳
孳體國而下中丞蓋深有概于中可與識者道爾夫
事有似難而易者首事是也有似易而難者成事是
也首事難矣上之慎慮而動下之熟慮而從譬之射
然以虎視石者也少保之在吳在浙襄敏若不佞之
在閩司徒之在古田在東粤皆是也成事無難矣然

而氣盛則驕驕則惰令煩則玩玩則偷上惰下偷惡
用九仞慎終如始乃可及泉今督府中丞之弭粤西
皆是也蕞爾八寨曾不足以當一隅亦猶稊米之壓
大倉毫末之廐馬體直頫而拾之爾夫復何難要以
盡萬國而舉什全誓將罷尉徹堠以相休息難之難
者也疇昔古田之役宿將藉王翦爲高談如必舉兵
非數十萬不可乃今發檄而徵十萬卒用七萬有奇
衆不勞矣昔殷司徒獻捷譚襄敏顧不佞而言使吾
黨與司徒並驅即制勝無讓獨軍興七萬足用殆非
吾兩人者能乃今請餉五萬卒用四萬而有贏餘財

不費矣不勞不費而獨成人所難成之功其斯無負
天子之力臣蓋社稷之伐也鄧林多材良者千尺崑
山多玉瑜者連城則中丞事在不佞爲樗櫟爲碔砆
其何敢與二三大夫齒

送太守徐公副山東臬序

吾郡故多良二千石宜莫如郢都徐公蓋自丁迄庚
歷三年有半其年春最計吏夏最程書及秋執秩以
聞則以新都守副山東臬蓋治兵東魯分道沂州云
檄至新都諸縣大夫若七校之士六邑之老更咸在
其始欣欣然相告也　今天子下久任之令固非所

以遇非常即得非常如君侯胡可久也既又項項然
相顧也　今天子下久任之令豈不盡一乎哉顧自
我而失君侯非君侯之久而誰久也于是相率遮過
不佞其將質輿論以繫去思不佞力疾應門諸父老
先至其言曰吾郡百年以來故太守陶公稱首其後
餘二十載得今君侯陶公獨稟沉潛卒用沉潛爲治
迄今俗趨愈下不啻波流獄訟日煩爭鬬日起盜賊
日斥困窮日益嗸嗸故其治利用高明視疇昔異今
君侯高明者也不自用其高明頊之無情者莫心不
逞者歛手犢者釋佩虎者褫冠蓋不剛不柔卒歸乎

平康正直德之全也昔庚桑楚三穰畏壘其民尸而
祝之吾儕亦將祠事君侯右陶公而並祀顧司馬碑
矣不佞敬諾大諸士至其言曰吾郡輔首善諸先達
蔚爲國華豈直郡人士能郡大夫之教較著比年士
習弟靡閒入多門正合則迂詭遇則捷將日非矣君
侯始至如太公望之鞠旅不誓而嚴久則如萬石君
之治家不言而化遲而又久則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不戒而孚即範馳驅而失前禽多獲將至備乾豆登
明堂胥後命爾昔益州以講德頌刺史學士至今稱
之諸士亦將陳講德之緒言司馬序矣不佞敬諾其

後諸大夫至則曰昔人有言守令猶姑婦也勃谿析
難爲婦誶語者難爲姑即婦無良責在姑矣其等待
罪庶邑幸得姑事君侯君侯視庶邑若家人視庶邑
之民若家人子既不以嘻嘻者愛尤不以嗃嗃者威
閑有家无祇悔其于毋道無遺憾矣茲行者齊民有
祠學士有述則皆稽手司馬古之行者必有贈願抵
司馬之言不佞避席曰善乎諸大夫若諸文學諸父
老之言信矣夫朞月而可三年而成則聖者事君侯
之爲政三年爾豈必人人嫗㖗之哉境內承順之若
姑主之若師帥尊而親之若王父奔走之若家丈人

此遵何德而畢得其心則精白先之耳昔史遷傳循
吏不獨稱廉彼徒以循取近民廉取直已直已則不
失已近民則不失民抑或廉而劌焉將不循矣概諸
民所利賴與其劌也寧循廉不必循故循足多爾語
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貪之去烈奚翅徑庭聲利入
于其心其殉均也於陵細行豈不謂廉彼且汲汲乎
廉士之名其欲奢矣是故人以不貪爲廉硜硜乎其
小也吾以不欲爲廉嗃嗃乎其至也君侯皭然不滓
諸古廉吏何加此之爲不貪則夫人多之矣至其不
揣上指不瀆下交不市私恩不獵民譽去名如去利

終不以小廉自矜我儀圖之則不欲之云也聞之宋
儒無欲可以作聖無欲則明明則通無欲則公公則
溥非敢必其優爲也殆亦庶幾乎近之故先哲所溥
莫不祇承周澤所濡莫不背化不令而大夫從士從
庶民從皆由此塗出也夫郡邑之附藩臬藩臬之附
臺省有如衆目之附紀綱列郡者列邑之積也列郡
積而爲監司爲方伯諸藩臬積而爲九列爲六官其
體貌愈益尊功用愈益易矣君侯發硎于列郡因將
游刃于監司方伯九列六官何以徵之徵諸其官屬
士庶同也乃今陶公都上卿掾宗伯則其前茅君侯

且以招搖進矣諸大夫拜手宜言曰微司馬宜未得
君侯其勤之帛而載之前以當負弩不佞敬諾

送沈太史還朝序

沈太史首舉公車旋得　賜告先是都人士遁以期
會集宛雅從太史游太史三入新都傾都人士比在
告都人士各以其私億之太史習道家言得時則駕
乃今　明良在上資適逢時胡爲乎蓬累歸矣太史
良已乃始治行都人士喜相告也太史行乎哉景風
自南僊僊乎駕矣始發則陟天門遵牛渚石城雄跱
宗廟百官在焉信宿周旋此其一息也秭楊相屬宛

在江都府萬貨輳五方　縣官於是乎藏富方諸大
業不啻徑庭渡淮而泝黃河率由故道宜房底績夫
非帝力乎哉昔仲尼寓目呂梁頃且爲陸今茲懸水
如故寧無被髮之夫省赤帝子于沛宮維舟土囊之
口炎劉熄矣歌臺歸然獨存大風泱泱爰及東濟有
樓峙高墉之上爲太白樓異代同聲此焉再息沿九
河而趨碣石躡其遺宮當世不得游言談天者批頰
退矣萬方與計偕至太史將有事南宮燕有宗常得
臣而霸方斯蔑如也上林之賦相如擅場　聖主開
東觀以進詞臣雅頌由此其選是在太史太史行哉

吾黨守在一隅無能從晨風與俱往第程所歷區而
分之分賦一區以授舟牧鼓枻遄進安用驪駒詩既
成則皆抱牘而卻步太史猶之乎希有也其鳴喈喈
吾黨不足以當觳音奚其盈耳乃質諸太函氏第擇
可者籍之太函氏卒業而言甚矣二三子之急太史
也亦既嚮風而應之矣詩有六義其一曰風風之爲
言風也大塊噫氣是也唱有于喁和有小大翏翏則
萬竅並作既濟則虛吹萬不同皆足以發故動萬物
者莫疾乎風動以天也列國有風乃在閭巷婦子詩
教宜不及此太師奚取焉彼其被于謠俗流于性情

殆亦天也非人也浸假而風爲政周萬竅而徇之若
必爲鍾呂爲簫韶卽終古而求一鳴曾不可得辛而
得一不幾于廢百矣乎如使太師所陳必關雎必麟
趾則三百皆其土苴耳曾可以概諸二南是故以天聽
之則衆竅爲竅以人聽之則比竹爲工聽之以天天
耳也聽之以人里耳也太史之審樂則夔也審音則
曠也天耳其在斯乎二三子之稱詩也工則工拙則
拙不相掩矣太史泠然御扶搖而上二三子響應而
坐馳莫非聲也本於無聲莫非情也極于無情蓋地
籟之屬也要以天籟太史張之卽工拙何擇焉都人

士更進曰大哉風乎君子之德也太史殆將出而風四方矣如之何其無擇邪太函氏曰不然有虞風動稱至治者歸焉如必家稷契而人皐陶即三五並興日亦不足舜之風也天德出寧于時人貌而天從欲以治何以故無爲故也無爲則無心矣其諸聲無聲情無情者與乃若察微眇于鶡鵙者必亂其聰離堅白若懸寓者必屈其辯何以故挾有能居有所也有能有所寧不卑卑今夫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尚安事能起于青蘋之末而莫窺其始極乎九萬里之上而莫測其終尚安事所太史業已聞道蓬蓬然天行斯時也　天子方鼓五絃以歌南風日幾幾望太史太史操南音以往其斯以爲國風異日者觀俗而求之新都則擊壤之歌在

送龍長君應詔郢都序

往不佞三仕楚歷名山大川山則大嶽爲極衡嶽爲宗天嶽爲檠閾以二別川則氿江漢而下匯七澤滄三湘右洞庭左雲夢會于夏口東衆流而朝宗亭亭乎浩浩乎峻極閎深蓋文明之域也昔在初載鬻熊爲王者師左史倚相屈宋唐景之倫蔚爲國寶由茲潤色帝業則楚材居多我　世祖肇迹郢中名世挺出自厲山氏以降斯其盛與要以三楚世家無若武陵龍氏武陵于山爲峻谷于澤爲上游實生羣龍此爲窟宅頃自太守公入計不佞逆之襄陽司農公佐新都幸託宇下孝廉公起家戊午則不佞從刄棘推轂之及司理君對公車奉三尺聽吾郡於是乎三世通家矣都人士謂司理君齒不逮洛陽而才無讓宣室凡諸逢掖莫不主臣司理君自言膺何能張楚有父兄在則楚之良膺直豚犬耳死礫耳先是司理君自楚而東之郡奉孝廉公行公居庭戶屨不交於內外斬斬如也比公歸楚趣長君代之長君則以三天子都爲　高皇帝南輔士被首善斐然嚮風使襄得經甸服觀人文卽實而往虛而歸庶幾望吾復矣旣入郡斬斬一如孝廉公都人士傾慕長君無繇一上竿牘獨醫吳時以問疾至長君折節下之則聚族而叩醫吳得長君狀由是愈益傾慕顧終不獲自遂其年有　詔賓興長君且歸楚都人士請俟出宿爲餞卒固辭則相與計程期目送之楚時而彭澤時而湓城時而黃岡時而赤壁時而夏汭時而蘭臺翹首而西則帝時神皐瀦宮澤國宛在寓目乃屬良史丁氏子棨礴爲楚觀圖自桃源以迄蘭臺一瞬千里二三

風雅之士從而賦之將抵不佞爲先談竊比贈言之義夫材之生也體天地繫國家兼此四者故全其日才難殆非虛語天之盛德氣莫王于南翼軫之間則明都也楚得天矣嶽得三而湞居二是爲隩區其得地者殊也大明聿正　世祖中興多士斌斌生此王國國其皆得楚也國不足楨乎乃若世業相承父子兄弟具在其似續若兮冶其倡和若塤篪以此承家家有造矣乃今律天運則楚人鈞也協地靈則楚人鈞也享國步則楚人均也於稽世類若在伊洛若在郿山合二姓而充一庭則羣龍首出彼其或推或輓

若在先登長君駕左廣而鼓之蓋其勁也且也士以經術著什百無慮二三至若三世代興曾不能以爲一與其世受不朽之業翩翩然與古爲徒曠百世而一有焉幸矣長君世濟其美食舊維新斯其爲希有也與哉即楚産董董耳在易帝出乎震居乾之初時潛而潛莫窺其朕陽主其進先見乎離是爲乾之同人見龍之謂也萬物共覩尚安事潛長君奉三物而賓有司潛而見矣由是而上太常涉當世凡有曰者咸利見之都人士胡然而汲汲也衆皆曰善長君不忘南音久矣吾嘗惡其爲楚歌退而負墻陳詩者遞進

不佞爲之並書諸策屬榜人歌之其一爲武陵之歌歌曰灼灼者華武陵之曲碩人之居矣于灌木誰謂漢廣方舟若何其曰予適兮旌則那其一爲衡嶽之歌歌曰奕奕泰衡祝融傴僂陟自有虞銘于神禹百靈轃至有待升中　聖主當陽用告秩宗其一爲洞庭之歌歌曰決雲漢兮沃焦搏風力兮扶搖水嬉兮蕩蕩天遊兮逍遙浴三光兮湛兩儀囓百粵兮吞九疑鼓湘靈兮鳴瑟奏黃帝兮咸池其一爲大嶽之歌歌曰玄君陟降躡紫微只壽宮千仞凌丹梯只白榆周布捫虛危只龍駕帝服列僊隨只誰其登封羣

文祖只指揮在上赫神武只我欲擬兮升帝所只保茲　天子中及甫只其一爲雲夢之歌歌曰朱舲航兮水濱汰天風兮揚舲鼓填填兮棹歌起朝杜蘅兮暮荊杞躬秉耒兮沮溺代徵流兮佃漁懷伊人兮天末操一葦兮焉如其一爲夏汭之歌歌曰夏口兮決決交流兮爲璋大小別兮內外方門闔兮呵不祥神樓峻兮睥睨黃鶴舉兮迴翔其一爲開臺之歌歌曰楚之庭九賓具陳有臺斷斷有賦有[illegible]賓於是乎先升楚之瀝既嘉且衆崇臺翼翼光風習習賓於是乎撫席楚有嘉賓升歌鹿鳴雄風起兮青蘋臨高臺

兮披襟賓卒爵兮欣欣

送太平太守林使君遷浙江副使序

大江以南爲　高皇帝甸服其股肱郡則太平張左輔椅上游部使者行六郡而次太平猶之一都會也合從則太平爲長列郡守相皆鴈行林使君守太平于今五稔監大夫部使者遞舉良二千石遞首太平列郡守相之造太平莫不交相下也則以使君外溫內栗孚尹由衷其稱號曰玉吾美而不溢由其取友也信故其獲上也深獲上深故其得民也洽政成而最則其緒餘會所部監司以進秩行境內日望使君

且代及使君浙東之命下蓋亦兼兵巡事云列郡守相相與言執秩于是乎不慮矣使君以聲教訖六郡六郡以父毋仰使君至習也藉令使君以監司留彼中不失一觀察即遷去此中不失一監司顧就列郡而得監司至便也今則否矣執秩其將謂何使君掛而避席曰材不材幸得奉教羣大夫不以守吏無良罷惟茲跬步莫非寵靈於材過矣又何敢踰夷躐而上之吾郡高君侯言古稱同官猶兄弟也吾黨二三兄弟非直以邦交暱使君共三同起度支郎其一同籍公車令諸相君率以臭味相合聲氣相從使君于是乎先鳴九臯有遺音矣吾黨直啁啾耳無能矣音以爲贈言如必文之以言固當傚惠司馬居有頃君侯儼然以羣大夫之命命之不佞故嘗問俗於莆業已得使君於故國比年太平之澤波及新都蓋至渥矣則又從鄰國而得使君即言之無文其何敢距成命昔在周禮牧以地得民故司徒曰地官其屬曰民部六府三事則其任職居多往使君爲郎亟爲部尚書主章奏摡其通達國體不啻賈生諸尚書郎率歛衽而下之矣嘗之四教嫺於公宮比及有家於婦順也何有是故政在養民五物九等財賦出入是已政

在教民三物十二教禮樂中和是已使君之政孝孝務重民天境內故恃圩田會水大至隄且壞使君帥諸官師父老躬禱于隄卒之堤不齧而田有秋境內康食庶邑以賦納金者率皆由郡轉輸使君令莞庫勿發其封第給文以往乃若樽節拊循不可僂指無庸家賜人益其所養可知則其教民則新學宮布功令程經藝辯官材五年以來教無不舉司徒之職官室聯師儒皆是物也猶未也從頌以服無情精核以懲不典咨諏以達無告完繕以備非常司徒之屬有訟則與有地治者聽之有比則舉比要而會之有職

事則舉鄉國都鄙而登之有發則舉車甲而授之由是而好慝不作瑕釁不生寧邦國擾萬民胥此也夫天之立君君之立牧凡以為民夫既以地得民亦將以民得天由是而藩臬由是而臺省要皆民治之大者也諸方伯分部必首浙江乃今使君觀察之區則惟金衢二郡自昔京師為四方之極而監司則六郡繫之列郡守相之急使君有以也往不安堡為邑乃在二郡之間及南北稱兵亦既身帥故邑良家子以慄無敵斯時也戎馬不生邊人不聳雖有敵慄將安用之古人有言操刀必割則其習使然不佞過計而

欲為之防餘十年所使君善養而民從善善教而民從方舉而措之凡所以塗無郤銷未萌者無用三尺為也在昔括之亡命為寇三入新都宛陵不備不虞恣其梱載幸而當事者出發兵以襲其後寇虐乃紓然則使君屹然居東亦將為天府金湯耳先是三輔遷秩列郡故未有贈言有之則自今始即不佞無能為役而羣大夫修和之悃不戒以孚夫有虞以和衷而亮天工成周以同心同德而大命集共和李世卒以匡周是皆以大同而為和和羹是也世之雷同者異於是相摩則以市道相軋則以機心甚者鳴鼓揭竿黨同伐異賤妨貴少陵長尤而效之居然以同為和去千里矣畿輔首善羣大夫率以和德維風和而不同皆由此塗出也昔申甫承命而行吉甫作誦其一肆好其一穆如和之至也不佞昔嘗學禮既秉周禮以諗使君記有之不能詩於禮謬不佞無以為口實請事崧高之七章烝民之五章遂因君侯以復羣大夫且謝不敏

贈居士叔序

居士始成童從諸父兄賈浙有不合去而賈雲間學賈不成去而譚二氏方外或以禁方授居士所治疾

輒平或遺衆或遺金悉舉以餉方外吳僧大林多居士則逆居士主竹堂竹堂為吳奧區四衆咸集居士不假擅越更治叢林于時從白入玄陰騐不死之藥人言居士為此潭潭者其藥成邪居士掉首應之曰勿辯既而謂大藏直糟粕爾獨有味乎少林曹谿天台趙州黃蘗諸宗家言駸駸深入之無扞格頗善藴藉恥高譚屬夫已氏晛竹堂不便居士居士則以受託大林不許彼爭益彊居士笑曰甚乎甲謂僕家竹堂邪僕第家虛空爾乃今縱不以人我而爭佛土終不以怖畏而聚莊嚴乃就林外治室一區莊嚴倍昔

且將去吳市故多鄉人賈訛言居士毋已亡一旦遇張甥市中言外王毋亡恙居士有萬戶兄得居士狀督甥趣居士歸萬戶且將爲居士婚居士不欲也孤始事佛萬戶要居士質孤孤目居士曰使居士佛邪卽父毋無留安事妻子時孤叔父在坐應聲曰如使其未佛也則毋在非妻子將安事之萬戶乃謀諸唐太史孫婚居士孤入佐邦政萬戶終于家居士挾萬戶子叩司馬門葬萬戶孤雅謂居士亦給方外候人事爾安得無生居士亦謂毘師直獵內典以益多聞焉能爲毘師有也孤調之曰居士之禪耳爲政居士

抗聲曰毘師之禪目爲政曰吾不著見曰吾不著聞既而相質曰有能廢口耳黜聰明吾黨與之友矣孤則以楚僧大安居廬嶽嗣法門正宗居士乃齋三月糧造廬嶽會大安爲孤築毘盧閣閣新成居浹旬反都市孤問曰大安何狀居士答曰有如大安曰叔未始得未曾有邪答曰無則不無有則不得孤既得請輒載居士歸會大安亦從廬嶽就孤樓居居士及仲氏具在大安謂孤千秋里中食指累百者二參何得二三佛子邪于是諄諄督孤先登毋令濡尾孤苦難而止乃謝大安居士作色曰伯病涉與卽得尺寸猶賢豈必彼岸孤笑曰不彼岸則胥及溺耳卽尺寸何爲孤夢頂骨化玉蟾蜍躍而辭去孤則曰爾何以去去我何之對曰從公學道二十年乃今公不學道去之帝所自是而孤多病居士數以爲言孤曰固然公毋以五十步而笑百步先是居士歸養載百金裝進而爲壽高堂退而散諸兄嫂諸兄嫂以爲可繼也日幾幾望之既婚裝且盡盂飽不至退有後言積十年子女長矣邑中良醫轂相擊也居士之術不行于是無以爲家乃大困居士故善臥日高舂不治襲卽妻子嗸嗸餅無餘粟居士盱睢自若絕口無所干居

常適廣衆中向隅而求便坐廣衆未解終日不開言其迂僻如此卽居士兀兀終歲不患貧妻子待衣餬者三人無所取給不得已而從故人賈都市面謁孤而行孤復調之曰無亦妻子累叔邪抑叔累妻子也居士笑曰不用伯言果及此累爾嗟乎使釋吾累而後可入道猶之舍筏求梁梁非不安望洋何濟苟令不釋累而往則五石之瓠可浮矣然非強有力者惡能徑渡乎哉方外有言大隱隱廛市古之人或以漁隱或以樵隱或以獵隱此皆一壺徑渡者之爲如必棄妻子入山林是驅石而梁滄海者也然則居士殆

以賈隱胡不可哉嗟乎大安侘吾里得三人孤棄業久矣仲氏亦將覩急流而勇退孰截狂瀾居士勉之寧以賈隱禪毋以禪隱賈也

肇林贈言

吾聞邃古道一俗同周德下衰斯道裂矣六家戶列釋無與焉彼其後至而先鳴難乎爲上吾儒爲政首排擊之很云以裔亂華無亦示人以不廣支遁惠遠始通吾儒以彼其材僅得一當達者乃若拘儒曲士惟墨守爲兢兢脫遇少林曹溪猶將不免迄于末法張鴟以適彀中吾儒豈必命中能哉彼不用命故爾

余故詘釋氏不啻世儒既紬其書輒改慮而與其進蓋始而信既而疑既則厭之既且憎之矣吾始遊其藩彼效法象既窺其室彼效法身孰熱而飲之水凌人易爲德矣故信之者中人以上者也及吾求無住心則貞常斷求無礙智則事理殺將叩善鳴誰爲木舌乃知疇昔皆欺言也故疑疑之者又其上焉者也其下伺簿門爲外府賦檀施爲正供虎往實歸日亦不足問其出入所不敢知如是者五人而三夫孰能不厭又其下者業不白而緇矣衣不緇而赭矣大都操有我熾無明非直以華亂華逝將蹂西裔而亂之矣如是者五人而一故憎弗信而憎則吾望之深也夫釋氏宗佛儒宗聖人朝事佛而夕倍之厭之憎之誠是也儒生誦法孔子非詩書禮樂不談贊宗非不敎于叢林麗澤非不親于結衆幸而遇合廢若弁髦如是者參居二焉又其甚也使釋氏執言以詰吾黨其何說之辭要之後佛而生者無瞿曇後聖人而作者無孔子少林曹溪則顏孟也支遁惠遠則左史也若行則躬行瑜伽則佔俾也孔顏千古希覯左史代不一人第令得尚于躬行亦儒者事瞿曇尚矣少林肇迹施及曹溪厥有支流皆其餘潤第令持戒

精進不倍師承蓋亦躬行之屬也往余東游而得荊山則喜西游而得廬山則喜北遊而得陽山則益喜夫喜也豈其以非道得我乎哉或以高談或以悟入或以解脫故足多也其人已朽罕得其儕及余有所厭憎人或究其退悔夫聖凡無擇匪夷所思辨異統同譬諸刻畫類鶩猶云近似類狗較若不倫即吾無所用明寧詎能一視而鈞喜之也捬山節公出吾故郡說經供衆垂二十年四衆皈依名重都會法主如慧以開士聞是春結肇林期禮梁王懺公遣開士爲盟主與三人俱三人者爲一心爲無學爲無照皆公

上座弟子禮畢告歸攝山余未見節公竊喜得開士持戒精進不倍師承則其人也開士之言曰西極化人之居從虛立極本之則惟心造此爲肇基佛土莊嚴亦曰淨土嚮此者爲實際背此者爲空華明公愼所擇矣余應曰善乎長者子之言西方也上方之上云何開士對曰最上一乘不可思議悟則頓悟悟無所悟得則永得得無所得空則眞空空無所空此廣長舌所不能談正法眼所不能睍菩提心所不能測以是噭噭而號於人是建鳴鼓而求亡子非吾子矣余應曰善顏氏若亡若虛老氏若虛若愚恢恢乎其有容矣釋氏滋大直以一芥而納須彌觀自在有言無智無得是將不存一芥何有須彌長者子能作如是觀吾願以爲教父

太函集卷之六

太函集卷之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九首

送開府孫公進御史中丞鎭蜀序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出監方國圻以內則專制之我國家並建兩都縣衡南北留都則天造首善廣輪幾半域中大江以南府財賦藪人文　陵廟百官具在顧舉　高皇帝之所專制者悉屬之開府重臣其任專矣諸方伯部內開府率循資遞遷其在留都非臺省不遺專且重也頃年島夷大入　太上耽耽而急異日者惟求[illegible]將其才迄今未改開府孫公之蒞留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即擢直資大部以材取重遷[illegible]內臺虛席廷議請召開府還　上睠舊邦不報乃今求代蜀者　詔以開府進中丞行列郡諸父老若都人士鄉大夫始聞而愠既而夷終則咕咕喜也諸父老之言曰吾儕寓公土宇故沃而饒比年水潦[illegible][illegible]荐嗸者且望屋而食狀上　縣官出內帑賑之我公顧復拊循孳孳務廣德意即老羸無菜色丁壯無[illegible]心公之爲也吳故重賦閭右率不受征逋負相沿無所問屬催科令下民間適值無年法當坐者若干曹且

在大辟公寬簿責苟可逭死輙曲貸而生之大司農成賦萬邦奉　詔蠲畝更籍程督日急視還報淹速而殿最庶司南中多廣谷大川且以賦甲天下公以便宜授羣吏不旬月而受成江介伏戎將號澤稱變公殲戎首其次掠治之其次跡捕之境內遂定非公在事吾儕不死歲則死兵後之人不死厲階則死罪罟凡吾什郡二州五十縣何可一日去公夫以南國視蜀亦猶冠冕之視衣裳心膂之視手足顧內臺不能徙南國不能留而蜀得之故慍都人士之言曰故事天官屬出就列卿率得久居內　今上獨念冢宰

帥其屬以均邦國內而不出非所謂均卿主爵在列卿亦以刑有適出一視平施以示官常公在留都猶之乎圻內耳蜀爲西南重鎮獨以深阻孤懸假公之重坐鎮之邦國於是乎均矣頃少宰張公由蜀　召入我公儼然代之　當宁西顧方勤異日者又將求少宰於蜀卽蜀之厚非公之薄也故夷鄉大夫之言曰人主深居九重明見萬里之外雖竭月力惡能以察察爲明遠而不忘卽坐照有餘力矣周之盛王乃不忘遠倡九牧阜兆民率用此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蓋言舉遠之難也彼已回面內嚮喁喁而待下流幸公一行睹威儀而奉聲教卽瞰僕夫煩扞圉奚恤哉下齊衡而元服益莊四體舒而泰宇滋定舉遠猶之乎篤近也蜀自文翁始興文教迄於忠武亦且以嚴治之顧其地沃饒其民揖讓其人文斌斌盛矣公以治南國者治蜀卽萬里無留行邇可遠在茲信矣吾黨所爲呫呫喜也五郡大夫居上游邇不佞則以不佞從鄉六夫後將徵一言以質倌人不佞既聞輿誦而有概于中于是俯而思仰而歎也嗟乎諸父老爲南國謀則慍都人士爲蜀謀則夷鄉大夫善爲天下謀則聚族而喜有以也公起故絳始奉三尺理輿

都既撫留都今則駕成都矣其駕愈遠其勞愈張自今都六卿躋三事依日月之際以慮四方明析秋毫不啻觀火公以此謀國焉往而不可哉不佞產三天子都幸得以家食而渥周澤誠願終身草莽習聞入告嘉謀毋使人謂子誠南人知有南國而已五郡大夫同聲應曰司馬之言是也籍之

太守高使君上計序

今天下承平餘二百年吏襲恬嬉民安在宥至治已主上秉沖聖撫盈成虛已任賢相與保泰直慮法滋弛則日削民滋玩則日偷利在更張務明作以成惇

大于是弊吏治維士風重以加惠元元與海内休息乃稽典故定章程愼考成罰不共命課逋負趣轉輸減供需定經界均夫家毋倖免停廚傳毋專行他若謹干掫坐覆匿儆官邪必盡法詢民隱必盡情緦緦然無細不矜無深不察治具於是乎畢張矣庶司承上德意將順不遑抑或過於張皇求治太急利不盈眦病亦隨之非始願所及也新都爲　高皇帝甸服土瘠民勞四塞三鄣曾不足以當一大縣雖世守文獻其民易爭比年賴諸循良善以躬化本末之業不廢猶及息肩辛巳季冬高使君由尚書郎出守不佞

不獲從鄉先生旅見最後而拜先施於門使君嚴嚴乎若泰山決決乎若東海蓋東國產也幸而問政不佞無能贊一辭使君拊身語曰某所以來願持安靜以佐百姓不佞謝曰君侯之及此言也境内幸哉新都僻居一隅疆事寢矣非有六傳之驛騷兵革之擾催科之不給也獨嚚訟未熄而褊心盛氣殆不可磯縣官十年更籍百年更經一旦而奉兩端舉國皇皇從事緩則慢命急則無章治絲而棼違言叢起君侯鎭以安靜躁者易平力而行之庶幾不棼而治矣縣大夫先使君至壹禀成法而代有終居頃之郡中大

治列邑諸大夫皆曰使君之涖列邑朞月于兹一急足不及亭一赫蹏不及市惡聲不及下吏苛禮不及上交使吾儕不隕官常可幸無罪則使君以也其爲士者則曰君侯以鄉三物厲多士重經術而程督之徐不甘疾不苦乃令與計偕者視近歲居多則君侯以也其爲衆庶者則又曰所部嚴疆理而急程期檄者比日至偵者中日至更定者浹日至雖有敏者惡能獨神君侯面命陳令君劑緩急而爲之次民間以次應命毋或愆期且也訟言盈庭莫可適主要之辟者什七束者十三君侯舍其辟聽其束不批頰退矣

使吾民幸得及於寬政寔惟君侯曰者使君又言某于故守徐公爲同籍郡中第故守獨多徐公某稚閈徐公材固多暇退食輒讀書終日以爲常莫自旦及昏非窮日力不辦即降材殊矣何至相懸不佞竊以徐公在事四年會逢其暇恢恢游刃何不可哉乃今不旬月而授數十百年之成丞之丞者也庶官徹政庶民徹業蓐食露宿總己以聽君侯若在大軱適當其族藉令無厚入有間惡能砉然立解乎故必智周而後能使之安力至而後能使之靜居簡行簡何以臨民君侯任其勞境内享其佚此安靜之所由來也

使君且上計縣大夫當從先期而就不佞謀使君行矣有如　當辰而問諸屬邑二千石何以得民和某紬於辭其何以對諗使君者莫辨於司馬願述司馬之言不佞避席曰主臣不佞不能效王先生不知所對無已則籍疇昔之言以質使君縣大夫唯唯

送黃文學遷成均序

往余列執戟善故大司成習聞其程傅士家言獨多閩士則以吳越更霸久矣閩其將先乙國鳴余志其言不忘迄今信矣莆表閩海黃氏世受尚書及補父以進士起家受命王毋而家不造而大父以草昧終

曾大父尋棄岳州辭辭老牖下孺子幸而接武寧徐毋趨第遂有司請受功令於是出爲明都文學讀禮畢乃補新都適余居廬補父紹介上謁衰始三尺襁九死而祇一生明公再造我閩余小子肉骨滋甚稍長聞諸父老誦明公之伐心竊竊德之既從鄉先正誦明公文愈益嚮往乃今幸挂一職從事禮樂詩書衰則安能請得西面就正于時余病毀甚五及門而謝二參無何補父以聘入黔典試事歸而部檄且至進國子先生補父申請如初幸得終教同曹三文學帥群弟子旅進而亟請曰古之贈者于是乎言國子先生望此久矣且乞言則太學事明公毋辭嗟乎自余卽次禮在不言卽言之宜無當于補父補父閎之良也弱冠先鳴都人士沾沾負輪囷而畔繩墨補父正容而悟莫不歸心新都猶之乎明都歷試吳越無闕矣太學亦猶之乎文學也於補父何有哉夫仕者藉手經術不啻陳芻狗而棄之芻狗既陳猶在尸祝此補父之所爲汲汲者也儒家者言道德尚矣次者經術次者詞章當世沿有宋而損益之壹禀於經術徒以語道德者周折不越乎規矩得當則倒行而逆施語詞章者抒[illegible]撇而挾風雲槩諸躬行則自廢要

以明經取士庶幾近之顧經術務稱先王非異執也本之爲道德溢之爲詞章三者同條而共貫以故漢程吏治悉第經術爲差卽當世有名公卿若賢良百執事名實純粹有裨社稷生民皆由此塗出也乃今恬愉熙洽耳目日新頃者二三主盟宣言文勝民治呰窳職此之由海內雷同具曰勝矣藉令覆太常之牘則經藝蔚起有若七襄化腐爲奇抉奇爲巧精若刻槲細若雕蟲月化日遷心愉目奪故曰勝也一旦而詰其本業則句不能章章不能卷彼其七襄者僅僅乎折揚一聲耳進而詰之以三墳五典千不一能

詰之以諸子百家百不一能近而詰之以六籍能者
什不得三詰之以歷代興亡當世沿革能者什不得
二狠云文勝則末伎勝耳文胡勝哉比年黜奇衺敦
本實務削雕爲朴毋使滋蔓甚者唶道德牿詞章胡
爲乎急無用之辨工無能之辭而爲此詭詭也夫東
之以經術則如此禁之以道德詞章則如彼修古之
士將安所從出哉有虞之敎胄子則以典樂命夔三
王因之成均之敎樂爲政以分職則爲大司樂以命
官則爲大司成其屬則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大
師小師籥師籥師丞其敎則樂德樂語樂舞其德則

中和祗庸孝友其徒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選皆造焉益拓有虞
而廣之駸駸悉備夔之命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九成而神人和矣太師之敎六詩而以六德
爲之本六律爲之聲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
九變而人鬼禮矣故曰興于詩成于樂記有之矣詩
也歌也舞也三者必本於心而後樂從之漢儒有言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後天地之和應由斯以
談樂正之四敎一經術也補父受書先世宜深於夔
乃今嫺于聲詩宜深於樂　聖天子方以禮樂治天

下職論思而贊制作者吳越閩海多老成人補父遊
游明都新都皆執政舊國知補父習矣夫四方之樂
具在旄人胥獨鼓南蓋南方之樂也虞帝爲五絃之
奏則歌南風無亦天子所嚮方正氣成象而和樂興
矣古者以政爲敎故有中和樂章補父以身敎之群
弟子之講德者喁喁如也兩都人士必有同聲茲行
也第操南音而鼓之庶幾乎可與道古矣

新都太守濟南高公奏最序

有虞岳牧分職夷於九官周室列內諸侯不屬方伯
蓋其重也　高皇帝置列郡圻以外則藩臬總之圻

內專達新都方六百里蓋磽确之壤深阻之區顧當
南面而輔上都非良二千石不治自不佞書名聞史
迄杖于鄉閭六十年而得三良皆股肱守也三良者其
一會稽其一雲杜今茲在事則濟南高公歲次甲申
公當奏最其秋八月歲乃大穰賈粟一鍾緡三之一
無慮菽麥瓜蔬果蓏其賈悉平蓋自有生以來六十
年而一覯者也新都故爲瘠土巖谷數倍土田無陂
池澤藪之饒惟水庸爲搰搰卽力田終歲贏得幾何
適公政成逢年無兩天人交與不自我先其斯得天
之天良莫良於此矣于時縣大夫具在則以次畢獻

其成惟茲歲事之登爲順成第一公之課最爲治平第一適然然乎哉境內席公寵靈幸得及于露積出入作息寧無擊壤者若而人乎有之是可以觀俗觀政矣不佞家食淩夂乃今而始知田之害三三而一有則菰鹵莽者不力不力害耕汚萊者不蠲不蠲害殖欲速者不達不達害成三害去則良農不易地而登三事脩則良二千石不易國而治自公之涖吾郡也日出視事旰食不遑靡牘不親靡成不聽蓋矻矻乎力矣民多違言則保其叓宥其辟無繁苛民多嚚訟則左其辟右其叓無枉撓或習守勝則叓以叓終

辟以辟終無改度或務借資則高其手必曰某也叓下其手必曰某也辟無渝成其視良若苗視無良若莠斤斤乎其蠲矣夫既備兩造察五辭悉聰明致忠愛宜無不盡藉令負百曲而徼一直猶將虛己而聽之理爲之鑒情爲之衡黙成心爲太虛應衆叩爲空谷寧以淵魚而坐不察無寧以株累而蹈不經故吕不數而周版不更而定此之爲達非速成矣脩此三者亦越三年蓋登而升升而平治功之成視農功等且也厲七校課諸生飭學宮恊星紀凡所以殖嘉生而薦明德惟日孳孳由是而大有年固其所也公始下車宣言政在安靜乃今以靜則正以用則和和氣致祥農祥於是乎長發矣適然然乎哉諸父老言會稽之政利用休其卒也休而不㢟雲杜之政利用作其卒也作而不勤要以直道而行民心猶昔顧惟經國之費日縮經野之令日申猶之穮蔉襍施耒耜互舉雖有敏者殆難爲功公出兩難而奏庶功良之良者也古者登場則省穡事滌場則息田夫蓋歲至而畲日至而穫一張一弛王道則然會稽雲杜胥三年而遍遷皆是物也公上程書以歲計則歲至矣卽所部汲汲良二千石靳爲新都留而　當宁汲汲新都不啻

潁川渤海　譽命且與簡書並至留寧詎能乎縣大夫相目愀然而起曰藏臣六星繫于北斗伶倫六律禀於黃鍾吾儕惟公是依何以異此脫令公以陟明而舍境內雖有粟吾儕焉食邪不佞敬對曰無然都人士依公猶六君子耳公未入境望之如雲既入望之如雨政之未成也望之如望歲政成而民足怙也望之如坻如京及其輸之大農薦之玉食猥云有廛三百寧復能爲境內饗哉儻然粒我烝民波及故郡使不佞得含餔鼓腹以樂餘年幸矣

送龍相君考績序

龍氏甲楚世家則君御起公車而趍乘結髮理郡郡中稱平團土虛無人日挾筴攻古昔乃搆白榆社據北斗犇入社七人謬長不佞君御爲宰丁元甫奉楚前茅郭次甫隱焦山歲一至居守則吾家二仲洎潘景升諸賓客自四方來擇可者延之入君御身下不佞左二甫右二生旬月有程歲時有會程則謣謣會則于于從人如流虛已如壑其取益無方矣居郡三載理當上程書所部謂理不可一日去新都請留郡會天官建議非守土必面質成理當行都人士怏怏理則以　上申令修有虞法其孰敢不共人臣以王

事爲獨勞不遑父母之謂也家大人索居衞母氏繫少子留新都乃今奉母氏與偕在此行也臣子之願兼得矣勞之謂何于時太君首塗期君後七日乃發部使者檄至屬理周行部中君坐愆期通昔不寐者旬有五既畢事吾黨祖之天門元甫謂贈者宜有言是在長者古者非彊不仕郎老成賢於典刑比年蚤貴者什二三率發硎而族立解天之降才殊矣年數云乎哉乃若趣時如終軍經國如賈傅豈不足多一以剽而輕一以激而憤輕則失已憤則失君其器則然郎二缶滋惑矣君御承世美席名高藉令挾寵靈矜意氣求自快於一逞惡在其不勝顧獨恢乎其有容淵乎其不可測邴乎其勿喜蕩乎其無所增叔度汪汪不可爲量則楚產同矣此之謂有道者之器終賈何爲人亦有言仕優則學夫士孳孳佔俾童習白紛辛而中年得之去崦嵫咫尺耳惟茲蚤貴舍故業而稱先王若出日東隅幸有餘力第未遑染指輙自以爲屬饜瑕則稱人瑜則稱已弁行而亟稅屨孰爲前塗行百里者半五十殆非虛語且也鬻熊南面文考靈光其爲早服一也一則閟而不傳一則傳而不永抑亦殊器非與獨觀大指厥有隆中出師數十百

言庶幾三代其斯爲王佐之器也是皆以楚材著君御於是乎得師器有不同師在此不在彼矣二仲謂理君在吏言吏在儒言儒書言永和詩言大曆殆將不器如之何器之不佞則以爲不然夫夫器也以勺受者爲桮棬以升受者爲尊甂斗則鐘釜石則坻京若雲夢若洞庭其受滋大莫非器也人知器之爲器庸詎知不器之爲大器邪元甫曰然方今器使羣材遞爲之品器猶品也理當面謁　天子臨軒而召見之上當以國器器理君其品上上夫百闢不如一見君其無來二仲謂三載考績三載陟明其法未改都

人士急君尤甚君固當來不佞莞然笑曰謂君無來
則元父過謂君當來則二仲過如將解二家之難無
若置諸兩忘　國家用人惟其所重內重則君無來
外重則君當來兼所重則兼所利矣無來則大者九
列小者四方當來則大者郡小者社亦各犧其利矣
君何容心焉會故太史李本寧主自郢中入社與行
會謂楚方不競非司馬得楚父安得闕張楚之言遂
書諸册

送監司周使君進江西參政序

監司周使君代程使君並起家閩海進而參知政事

並分部九江都人士始聞而欣欣既而快快欣欣者
則以從官近地猶可波及舊疆譬之赤子依於其隣
猶故宇也快快者則以邦畿地重務在得人庶司律
可遞進秩可遞加仍視事如故迄今有行之者主爵
何不用也於時列郡守相率而祖使君乃先乞言
於不佞道昆以代奉車之役則以不佞居閩居楚故
胥以士譽民譽得使君乃今家食則又以終始相周
旋言有徵矣夫江漢朝宗於海舊都衡之九江則吭
秋浦則喉雷六郡而數五陵天塹足當百二往者聚
徒金允三薄新都戎伏於雈士譁於堞乃復監司治

秋浦撫上游而綱紀之二三大夫迭為部署久之則
彊圉寧閭伍輯行旅安矣其後或以東薪用事不樂
為標枝法令滋章殆難為下程使君壹與境內休息
去泰甚罷紛更爽然獨熱就涼息勞即佚其民易德
也及周使君之繼治也率以同道而興耤令得涼忘
熱得佚忘勞民無得而悅矣顧宇下德使君愈甚抑
邊何德哉無亦本之以憯怛居之以寬平酌之以規
隨保之以寧壹猶未也持之以悠久和之以從容與
其得民終不以恬愉而易在宥若星重暉若海重潤
不待曀而為麗不待涸而為仁此非可以章程襲聲

色蒙也都人士言閩故樂土鐃於江南頃創島夷百
戰底定未及稅甲皇皇求一息肩兩使君於其身親
歷之坐筴審矣醫以折肱而良射以善息而中不殆
此兩使君所同也其始遷也一自尚書郎一自二千
石守在四境於民社親由是主臬以閫部中不煩而
治此使君事也不佞直以為末節是奚足以多使君
吾道既南閩為海濱鄒魯諸先正距多門而守戶說
居然聖人之徒粵自三五以來義黃尚矣後之尸祝
者具曰黃帝孔丘仲尼師柱下而稱猶龍一何尊也
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此非老氏之言蓋術

聖人之言自羲皇以至禹湯率用是道成周以禮樂爲治儒教始倡漢儒以訓詁鳴稟經術而絀黃老自漢而下治莫盛於孝文雖武帝欲效唐虞卒以暴施耗海内汚隆之辯不待智者而明明此而南面則爲唐虞恭已而無爲臨下以簡是已其在聖門雍也可使殆庶幾乎先正誦法孔子而倍之卑漢儒而襲其說猥云伐異要亦一家之言使君則古昔稱先王徵諸庶民見諸行事不佞嘗爲使君誦語具光岳篇由前則爲帝臣爲國士由後則爲振古爲閎儒彼其海邦澤國出入有聞直一吷耳九江保界吳楚表裏江

湖下若建瓴東若歙衽地至重也故事監大夫出行部率自其行臬之晉事者登之　主上耽耽而睠顧郡儲異材以備緩急王祭先河而後海蓋貴其源先配林而後泰山蓋貴其漸使君之就九江也殆將爲海岱地耶列郡守相閫不佞之言若有當也使君不煩吏治大有造於庶司儻藉　高皇帝之靈卒以使君賚甸服非直百姓之德也吾黨其再造乎哉相與日幾幾望之適有天幸未可知也

送首座璋公還鷲峰序

余主肇林建無遮會語具記中余二仲從都人士爲方外遊習璋公名德既爲期會則先發使持幣逆璋公于鷲峰公方舉檢藏之期迫未暇既而回面南向望三天子都自昔大士現宰官身堀起南中羽翼龍象今司馬其屬也且名之再吾何敢辭壽操杖鉢與節公俱以良月至于時境内外比丘具在凡四十有八人余帥四衆奉席堂皇公爲上首先是法衆濟濟若發寶藏而布檀林公據高坐出牟尼珠照三乘徹十地有衆瞻仰始則灑然異之既則疑終則皈依恐後于其行也莫不戀戀堅爲留行蓋公居南國三十年所居輒爲萬行首重以嫺於佛事三業同歸傾耳

樂聞有如天籟何所取異異希有也衆與之處若大海之爲百谷王混然其無方廓然其無量衆動不逆于目衆言不逆于耳是非不逆于心豈其杜德機邪吾見其槁木吾見其濕灰蓋示之以太莫而無所示也及其攝伏野狐作獅子吼胡然而我慢胡然而悠悠胡然而儳胡然而無特操要以直必中繩平必中準疾徐必中鑾和浸久則爲方廣爲圓融無庸規矩矣就而覯之也如日之冬如月之秋翏翏乎懼其不留湯湯乎懼其不住舍教父其無如矣昔者尼父稱聖無如西極化人象教東流直土苴耳顧學道者求

之愈下其得愈眞由土苴以盡虛空其致一也公之
爲萬行首者其在斯乎公生延平幼師無窮祝髮大
施寺既游寧化禮正宗尋徇寧都巖棲疏食且三歲
既入曹溪禮六祖入西粤禮無量如來乃登南岳師
碧谿居七寶寺壽授衣鉢得寧濟正宗是爲高峰和
尚十有一世法孫也乃始聚徒說法居鹿苑菴東游
秣陵師守愚究聖諦密義廣陵李文定屬介弟叅軍
若張司諫延之居興教寺聚徒說法如初會陳司禮
築文殊菴公爲主尚司禮師諸中貴人請居鷲峰寺
聚徒說法如初公既行余帥二仲送之林外把臂而

語曰公三住猶三觀也孰爲空孰爲假孰爲中邪公
笑曰三觀一心我無心也無心則無觀無觀則無空
無假無中司馬以三有爲住吾以三無爲住住而無
住吾心始生生而無生其斯以爲常住矣余以其言
若有合也乃拾貝多葉書之

贈潘景升北游序

都人士代興者吾嘗以錐末得景升景升結客而游
游將害業業在博士尚安事游第負一笈踞三山抱
机終年焚舟借一儻然得當羔雉委贄尚方得志而
游游未晚也景升敬諾宿舂糧而謁行及之廓林蘩
東家之子朞月不發明年試胄子殿景升既歸而慚
自傷吾何以面司馬余謂景升勉矣毋以厲揭爲浮
沉子好遊觀第務其大者耳蝌蚪游于勺水郎溟涬
何加海運鵾鵬六月一息不自知其洋洋也彼其涸
轍之枯耳胡然以天帝饗之漢臣之賦諸都鉅麗極
矣我　文皇帝建都北極扆恒嶽而鏡滄溟庭嵩屏
衡左右泰華三關捍其北萬國覲其南自昔建置以
來歷年千計三五而下未之前聞由江淮達河濟經
碣石入堯封以此命游則大游也其間通門廣路清
廟明堂煌煌上都亡論已于時四輔在朝羣材在列

閎儒在幄良將在邊下之則郭樂荊高登臺藏市林
林總總何可勝原至若脩成合歡漂不可睨要以[illegible]
者搖狄甲則狹斜燕婉便娟目不及騁觀光上國則
大觀也吾子寧有意乎客言景升一寓目而目成如
此乎其蠱之易也藉令二八遞進謂多蠱何余距客
言景升非斗筲器也以一臠而投枵腹腹則果然八
珍並陳四顧不能一御此多寡廣狹之辨也彼[illegible]者
子何啻什百東家環而蠱之焉得人人任也[illegible]自
廢其謀必更雖有夷光無庸屬目故得一國色孰如
得一國士爲賢得一賢豪孰如得一作者得一班楊

絶謝孰如得一賈生得一持文墨議論之臣孰如得一名世之數者上都其數抱扶搖九萬下視蒼蒼其斯爲天游县升勉矣

送郡太守高公入覲序

自有虞輯瑞以朝諸侯厥有敷奏漢徵列郡上計亦往往庭詰之　今制計吏三歲一朝時有名對不違咫尺慶讓遂行我　國家軼漢而踚虞周率用此道濟南高公守吾郡不啻三年昔歲癸未入朝考上上明年當再覲先期戒行郡司馬于公司農胡公司理龍公屏于旄而過不佞則以是夏不雨　主上步禱

南郊俗諭四輔九卿討守令失政于特辟即主者大小有差獻歲來朝海内守臣具在抑或陟明而赐之問宜及新都守公且行其何以對竊惟對揚君命其率有二三者不同各以其道宜直對則爲無隱宜正對則爲勿欺宜辭讓而對則爲不伐今茲之役凡以計功舍曰程功不伐得矣北海之對孝武南陽之對光武庶幾近之一辨諸心一辨諸耳漢史誦其言勿絶守公長者宜必有長者之言固當先得我心無用忖度爲也諸相君謂不佞起三禮其善爲守公致辭不佞主臣請對以臆有如　上問守新都故患盜疆事逝興乃今外寧而内無憂守何以故其將對曰臣待罪嚴郡無所建明自臣瀚入官部署軍旅由是而嚴戢更明訓練夷盜藪絶姦萌外備不虞内彌不逞可幸無郤要以外户不閉則　上明威非臣瀚所敢知臣復何預有如　上問守新都簡量粟而谷量人物産故廉不足以共歲之供比年迄無逋負守以者何其將對曰郡故土瘠民勞喁喁仰給於外天閔黔首歲再大穰自臣邦彥入官農功滋起催科緩急時則不後民用小康庶得及于寛政要以地予之利天予之時惟　上寵靈非臣邦彥一手一足之烈也臣

幸而逭罰又何與焉有如　上問守都人以健訟聞乃今去肺石者五之三則又何以其將對曰故俗斤斤守勝自用其愚天牖民衷畫地而恥不入物極則反理有固然自臣膺入官循理無害脱有失當輒爲平反久之廷中稱平違言不至本之　主德磅礴民協于中非直臣膺能臣復何預諸相君避席曰守公領郡居劇寂課居先境内臥犬生氂抱關寢柝四封露積民以不爭亡論邑里夫家周澤渥矣二三子無能爲役幸載後車奉公前茅庶無顛越公不自居其有退然以是爲二三子張很云有胷無心寧詎掠矣

重以民功不可勝紀請問更端有如　上問守頻年南北水旱歲用侵新都一秉不足以當二緡百年僅見守良矣何脩而得天且也新都以壤地絜三吳儉於一縣彼中人文尚矣此在鴈行今歲舉士滋多又何修而得士夫是善政善教守臣職之對者云何焉得人人讓也不佞否否人臣壹德以尊天子言無二三百問一辭寧復有異其將對曰　上之主德格天下之躬化作人政教之主也即佹得一善狀則諸粲佐之勸相諸令長之拊循諸師帥之儀刑諸父老之勤勞諸儒生之進取也臣奉職無狀謂天人何諸相

君灑然曰果若所言加於三讓一等矣夫人各殊廿職守臣何所事事哉不佞笑曰嘻奉君之令分職而布之民則守臣事大將職在旗鼓手不稱兵於是而矢者矢戈者戈步伐唯命及其俘馘而效之軍正將居首功大匠執引引繩跡蹶四顧于是鋸者鋸斤者斤卒之課工匠受上賞守臣亦猶是也假令責大將以擊刺責大匠以樸題肸乎小矣諸相君乃頷不佞退以不佞之言白守公公喜曰時奉教之日深知我者孰如司馬行矣屬卒史籍之

太函集卷之七

太函集卷之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七首

陳令君再入計序

制三年大比庶尹之治胥再計乃始遷無亦以庶尹親民務持久以責成效陳令君令歙獻歲再當質成邑中仕者二十餘曹居者什三出者什七聞邑人重令君去持說兩端居者言　聖天子加惠元元決策久任即令君課最尚未及期計畢當反出者言　天子雩祀南郊則以民間疾苦責在守令所部遞上幽狀譴摘有差茲當陟明其將自令君始計畢當留居

者曰　主上令出惟行曷敢擁格久任之議不齊三令五申是歲徵一等入臺垣必歷五年八月以上即耽耽逐逐寧詎能凌節而先令君令君其來百姓之德也出者曰令君成進士自丁迄乙凡九年除服而居是邦自辛迄乙凡四稔自監大夫以及部使者薦書凡十數上一上程書再上計簿課績凡百千萬言項者直指君以不次起吳則相君邑也即令君由吾邑起無用借資何爲不可居者又曰公等受四方之事去父母之邦即令君以善政聞十未得一先是經

野令下所部亟從事以稱上心令君未及下車胼胝四境即程書日至毋攖人心畢事嘖有煩言卒不爲動久之相安無事版籍始成癸未旱甚害苗令君舍郊露禱躬告上帝願哀未盡之歲爲黔首秋蓋挾日者三昕夕不懈乃降時雨旱不爲災比歲再穰穀價遞減三之一邑故多辟文深者益務繁苛至令君而操法平大辟無赦其或當隸尺籍悉從律改城旦舂嘗語人曰囚固作姦毋以發姦故困吾赤子邑故供億以千計比年僅存六十緡蓋行部刺棘百端計不足以當歲之仂令君弟預徵來歲以紓今時之急而

秋毫無所加邑故分區粮長一人職徵解即中人產顛覆相仍令君邊例投櫃于庭毋闌出入役興則至役罷則歸卒保瓦全民不爲厲邑故多訟聚訟者恒起不平辟則辟吏則吏莫肆徵騣始或折其驕志卒乃啓其悔心久則稱平率不終訟邑多患盜令君捕盜相殺者若而人悉議弃市自是皆稅其鷸冠邑故患囮乃捕囮子女者若而人悉議戍邊自是皆衷其淵藪邑故稱文獻文公筍衣在焉由正嘉以前宿與堇堇令君擇便利新學宮聚生徒課經藝碧雞金馬之歲舉士居多蓋自尚書執政以來于今滋盛凡茲

卓犖較著吾黨習見習聞夫以撫字則勞以樽節愛養則備以明聽五辭則無害以敬敷五教則平易近民始至境内杲杲然如賓出日既則熙熙然如登春臺久則陶陶然如飲醇醪政成則呱呱然如赤子之戀慈母視彼鷹擊毛舉不亦徑庭乎哉翛然而來幸滋甚矣出者曰固也夫以天下視一邑亦猶之乎千畝之視一畦夫何以異廣狹異也故綱之舉不在列邑目之張不在朝廷藉令令君得留内宜在臺垣正色立朝則有直節執簡持論則有直言夫然後舉其試之邑者而獻之廷斯其利社稷保黎民者弘多矣

如將曰歆非令君不可無寧反古之封建亦將以欲爲令君之食邑乎哉公等溺丘里之言不與朝廷議久矣盍廣而公之于是居者以其言告邑之人邑之人和者如出一口出者以其言告邑之士邑之士亦如之則咸造不佞道昆請爲宜僚以解兩家之口竊惟邑受命于令令受命于天一去一留孰主張是主令者天一疾一徐孰隆施是賚令者帝即令君反境内不失一循良胡不可也即令君留廷中不失一骨鯁又胡不可也諸君子在野言野直欲以一邑而私令君私亦公也在朝言朝直欲以令君而公天下公

亦私也要之令君在無適而不可無往而不宜胡然而反胡然而留胡然而天又胡然而帝聽之而已聞者以為敏則述不佞之言告令君令君謝曰九官藉諸大夫之靈可幸無譴固當亟反其何敢留遂以单車行則屐長後四日也

海陽丁令君入計序

丁元父令海陽再期三蜡獻歲　當履受計則以歲之至日先駕朝車諸文學帥弟子再造太函乞余言為贈往余填楚元父始為諸生及舉楚而南游成均則以楚材傾天下士既得南官而失東觀出居海陽

人謂元父非百里才惜也余獨多元父非直以論文取友見奇其神王如出楚之珩剖荊之璞目不及瞋英英乎白虹之屬天其神爽如楚蘭臺之雄風起鄂渚涌雲夢激洞庭循扶搖羊角以上其神駿如楚之駟馴駁即國步無留行歷塊過都一舉千里其斯國士之儁何論楚材元父未及下車齋宿而文告諸祀典所不屏官邪杜私謁者有如此牲于畤庶士蹌蹌庶民廪廪謂神君在毋及丹書元父則以民困黍征無息肩所議罷胥里之在官者毋困供需罷分區之在官者毋困徵運即分區毋用鶩以饜饕餮其胥毋用醲以長侵漁則其廉則伯夷之廉也又以民俗呰窳宜去太甚以儆無良乃辟弑者殘者斬關者法行間者舞文者彊梁者武斷者三尺具在百折不回則其直則臯陶之直也邑有帝畤四方游者車擊轂於臯門候人不給遂下令謝客藉令毋失其為故率自舍中授餐大憝既伏其辜境內屏息凡諸末減勿坐而歸之田時以經藝程諸儒生載先鳴者以倡後秉政涉謠俗必先言其得失使之徇於邑中繕學舍拓學田不遺餘力是歲賓興三物視疇昔為多居久之庶士歌而庶人儛一則曰神君吾父母也一則曰神

君吾師帥也而監大夫部使者上列邑狀褎然首舉海陽　今天子申令南郊務與群有司更始海陽由此而質新成蒙上賞將在此行行矣諸文學弟子言先聲莫不引領孳孳夙夜罔不在民然必逆之歲月仲尼子產為政而魯鄭猶將不利其初夫以君侯之而後得民蓋瞠乎聖賢之後矣嗟乎此難與衆肥者論相也昔伯益規舜謣謣兩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夫從欲則無紀咈則無民伯益猶然後之而先陳于譽之戒蓋從欲者拙于譽者工違道者其機深違衆者其機淺工則怙亂深則

蔵姦怙亂蔵姦其禍愈酷是故規者甚之也今之以民治稱者非卓異則循良卓異猶殷帝之舍光恢恢乎不見其跡循良則鑾刀也和而後斷太廟尚之甘臨者則曰寧爲循良毋爲卓異于是呫嚅著愛直將人人穉孫之齒腐肉而避大軱折條枚而舍錯節直鉛刀耳而竊附于鑾刀要之則違道干譽者之爲推其心非直爲名高抑將爲厚利耳否則何仲尼子產之所未逮而夫夫獨優爲邪諸君子歸美元父而謂其心罔不在民得之矣元父何心則亦天地之心也是月也日在斗二之日且迎長一陽始生於卦爲復

彖之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則其心也土潤泉達之謂生萌芽甲拆之謂生胎蘇嫗孕之謂生乃今氷腹堅地且坼矣艸木凋昆蟲墐魚龍蟄矣此天地尊嚴氣也惡在其生生也禮有之冬者中也中者藏也故必專而後直必翕而後闢夫是之謂善藏則生生之本也故命仲冬曰陽月泄則發天地之房隕霜不殺爲物之災固非虛語出入無疾其先得仲尼子產之心胥之兩觀鄭之刑書仲尼子產其先得元父之心也北面而覲乃順承天特維履端於卦爲泰畢計而反直將爲　天子布德施惠保天和以致民和于是湅者解蓄者通喑者鳴蟄者啓區者出萌者達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大生廣生于斯蕃殖胥歌仲尼鄭歌子產則此其時是天道也諸文學弟子聞余言若將有合也則以言天道莫辨於易若禮言治道者莫辨於書若春秋君矦故以經術擅場是行宜列高第吾黨經生也請爲之歌大雅以足之于是賦韓奕之二章乃篤

奉送開府王公遷右司馬赴留都序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監方伯之國其在千里之內則天子之老中分之蓋居重以隆上都重矣　今制諸

藩臬各建開府即古之爲監畿內並建二人即古之二伯也南都爲根本重地　寢廟百官在焉大江以南襟江帶海是爲財賦淵藪保界隩區人文斌斌寓內無兩重之重者也開府奉　高廟之靈保釐萬姓馭六郡控三吳疆理四封當東南之半近者歲一至遠者累歲周巡之其職則治帝鄉坪首善經國用謀民功揆文教奮武衛此其大氐也顧投者忌器望者駭洋語帝鄉則法有所不行語首善則教有所不帥語國用則歲事有所不贍語民功則吏治有所不易語文教則士習靡而不憖語武衛則戍守瑕而不固

雖有造父不馳國中地重故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地廣故也東越王公蒞開府首誓列郡諸大夫上多令則民疑多法則民擾惟是　高皇帝之約法具在守臣懍懍亡敢紛更茀沿章程申約束而已會歲殺上出内帑賑饑公率良有司相與哺嗸嗸起菜色全活以數萬計則又爲之請省幣請蠲租由是民饜康食吏奏康功境内帖然承聽矣廉司不治郎主以闒墨者誅贅者削闒茸者斥才不勝任者從量移由是官邪無所容民多賴矣庭中聽直悉屏無情在小辟者釋不辜在大辟者辟無赦由是彊禦辟易胏石虛

無人士習波流湯湯不止公自任質直不令而躬化之由是多士嚮風捷于功令于時鯨鯢竄伏海不揚波公爲之裁冗食汰縻軍繕樓船訓組練由是材官作氣閭伍晏然比及三年境内大治二三執政皇皇父母之國亟留公勿遷歲十一月公始進少司馬遷留都歲十二月且得代夙戒所部毋越境毋祖僕夫六郡守命不渝諸大夫聚族而計便事公乘六而出在近守吏猶及於津行吾黨越在一隅無繇觴邇彼中瑯琊氏在宜得贈言以張厲行玆惟潁川氏習公深願乞一言以代驪乘謀既協則以吾郡郡大夫之

命命之不佞詘於辭寧詎能一當六馬無已則惟丘里之言始聞公以圻父行則留後耳都人士愠者半喜者半喜愠鈞者什二三不佞從而詰之夫各有所概於中矣愠者則曰雅言邦有老成即典刑不啻也我公負直抱方務持大體則所謂老成人非邪乃今循資而遷固宜置上左右得貳邦政善矣惡用陪京喜者則曰南國得公天幸國人而予之庇也公即北其能遠庇者幾希玆在南中庇我孔邇幸滋多矣喜愠鈞者則曰公固當庇四海寧栩栩然圖南爲哉雖然猶有待也北無虛席則前席而南其在師中猶左

次也異日者改轅而北則南爲蘧廬譬之扶搖此其一息耳不佞俯首而應曰諾善乎三家之言人事歲矣屈伸相感天道則然公故守江陵獨提衡而程巨室即不佞一再推轂顧棘胥不可以運方茹則傅之毛吐則朘之骨先後二千石率以媢竈而獲罷黜公獨柴立其中困積薪而居下假令疇昔之事竈爲政南國寧詎能饗公賜哉卒之奧得主而竈夷公由是而望南人之腹矣在易之復聖人于此見天地之心天地無心生生其心也是月也天門始開于時爲子子之爲言孳也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吾見其氷壯吾

是其地坼復者何居剛長也剛浸長則臨矣地道闢矣歲將更始氷且腹堅大造有待而施生萬物有待而萌動于時爲丑丑之爲言紐也紐而未解翕而未章騷騷乎進矣進而之泰小往大來下降上躋天地交矣公之左次而南則復進次畱後則臨由是而尚中行則泰君子道長與時偕行是天道也三隅各守其一盍亦窮天人之際乎是惟蒭蕘之言羣大夫庶幾乎有擇矣君侯之旅是舉也不佞安能贊一辭於是羣大夫籍前言以上謁居公頷之矣

奉送中丞佘公進廷尉之畱都序

往佘太公以凱弟守吾郡迄今郡有特祠于時周澤旁行波及五陵六郡太公甫出境郡人士日幾幾望之安得長者若而人畢脩　高皇帝畿內之治越四十年所中丞公開府江南既及下車率用太公要束居常持大體屏深文民不近而親吏不嚴而治郡人士欣欣相告其斯爲高陽氏之才之美也與哉時昔歲在龍蛇新都以洊饑告急太公萬目境內惜于恫瘝賑恤多方飢而不害歲既穰太公乃行及中丞公入疆吳故飢甚其年水旱中分亢隰六郡與三吳同公私積貯畢空四方遏糴中丞公歷陳疾苦盡便宜逓上書請代歲漕裁歲幣蠲歲賦緩歲徵既得請檄下庶司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務平糶務發粟而賑以時務設糜粥以餔餓人務舉荒政庶司奉令唯謹不憚胼胝以禦民菑於時菜色者蘇枵腹者望僵屍者肉骨猛噬者亡敢生心戊子既閏乃有秋畱都廷尉之詔下矣國人皆駭各以其私告郡大夫自昔太公父母新都其康功在俎豆　高廟以中丞賚南國庶幾乎得衆父父也者而畢怙之惟茲五陵六郡若三吳則皆湯沐赤子倇予之哺倇奪之慈保於何有此則國人所未喻者也列郡大夫相視默默則絡

介而叩不佞道昆竊惟　聖天子加惠元元務久任以興吏治上則開府下則良有司直將盈歲計以責成功積久而化其在甸服愈益惓惓顧自步禱　南郊諭諸大臣以修省急務務在申命所部程督守令刑毋枉撓毋干天地之和嗣是三令五申虎而冠者罪無赦比年欽恤益至刑錯市朝頃納直言兢兢乎愼三尺之秉兩都並建其交重若提衡廷尉天下之平非長者不可蓋輦轂猶之日下咫尺明威其俗雕悍而椎聽直易易耳畱都爲開國重地第藉　高廟寵靈五方之民懷黠而輕作慝彼其視罪罟猶唐肆

寧詎以東濕操之中丞公以長者世其家故有是命
列郡大夫唯唯相與而質所疑開府蓋紀綱之臣揆
文奮武無非任者　天子建中和之極宜莫如正人
心以格天心是在卿材中丞由此其選自昔賓興衆
首起家蘭臺蔚爲務晉儒宗功令具在頃伏戎號澤
無用戕斧而伐其謀居然文武全材宜登九列而任
夾輔平刑直其一端耳如之何舉一廢百邪不佞聞
之聹刑猶佳兵也生民之司命在是矣不慎謂何乃
今文法煩興孽由心作民心不壹何以凝和漢因於
秦利口爲政及張釋之于定國爲廷尉而後廷中稱

平於是長厚之風行而諭諭詘詘之習熄矣漢治近
古則二廷尉之爲此其近者也有虞置十六相寧不
師師要以刑期無刑厥惟臯陶作士百揆讓德不亦
邇種乎哉風動惟休則庭堅氏之爲也議刑莫善于
易其象六十有四而什居一焉刑莫若以明而明刑
率取象於雷電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容光必察故
不可貞雷電用晦而明則斯須之頃耳故在噬嗑則
利明罰在豐則利致刑赦而宥之則雷雨作而解矣
本之議獄緩死壹稟於中乎民協于中四暢交而百
嘉遂此長者事也山下有火爲賁是徼文爲政折獄
者無所用之山上有火爲旅旅非處也故用明愼而
不留九卿方以列棘爲遽廬中丞公其在旅矣辟以
止辟和以天倪　太上耽耽寧詎以留都留也列郡
大夫則以留都密邇風聲猶在邦域之中　上方升
斯世于唐虞鰓鰓然務興揖讓之治有如中丞公乘
時而駕固宜高跱禮樂之司藉令在宥萬方吾儕日
夷直各以其事用職統百官均四海是則知人安民
以遠矣嗟乎臯陶以昌言進則惟知人安民其在夔
者之優爲異日者中丞公昌言可師執政且下車拜
矣列郡大夫唯唯則以告中丞公中丞公憮然曰余

自勺象去新都至今視之猶故宇也徒以歲之不易
不遑西巡乃今幸得聞宇下之言敢不拜鄉大夫之
辱

送胡相君擢禹州牧序

胡相君起家東越筮仕而判新都居六年以廉善著
所部上治狀擢守禹州倌人效北轅以待簡書至則
行矣縣大夫六君子者無能爲境內留行聚族而謀
將求一言以先五馬謂不佞家食且久知相君宜深
禹州故隷四岳部中知禹州宜察幸而借一廉足以
當相君不佞三辭而六君子之請益力不佞則以其

私問之也判視守孰難皆曰判難新都視禹州孰難皆曰新都難夫守專城而居方千里而治倅主兵判主食理主刑有分職矣兼總條貫在守則難判陳其參職一而已奚其難自今觀之難者三矣二千石職任故重體貌故尊所部折節下之在禮然也司理奉三尺法周行列郡所部之耳目在焉一旦應　名而行非臺則省何赫赫也倅爵下大夫守之亞也幸而羈事不起日計有餘藉第令浮沉貲不薄矣判領農事典田功職催科督逋負其重惟鈞顧軋季孟之間曾不足以當仲氏其進退也旅而不特其屢讓也善

善短而惡惡長此獲上之難也新都皆巖邑上地瘠而生齒蕃夫家不能什一受田歲入不能什一取給相君始至適大有年十緡致衆一鐘極賤矣比歲之不易場功不登公私倉廩一空四方遏糴不至僵屍盈野菜色塞塗疏曰緩征　詔亦曰緩征疏曰蠲恤詔亦曰蠲恤甫能救死于其吻而催租之令從之是嗸嗸者孰叢其怨乎此得民之難也諸令長挾銳進之資駁騰驤之足判直以名位羈縻之耳無寵靈或者外鞠跽而內揶揄陽伏膺而陰彊項安得六君子也者與之俱夫然後冠履分紀綱正矣此馭吏之難

也新都古越略也乃今控三輔捍五陵僻居一隅賓旅罕至奚其難自今觀之難者二矣郡人以賈代耕賈者率衒多財以佗鄙縣歸職其室閒其無餘耳視者或以金穴睨之不減陽翟宦茲土者不待奉檄入官業已目攝之矣故最則五當他人之三殿則五當他人之七此外肥之累一難也徒訟者務相持往往乘間而鬬其捷間者不遠千里虛往實歸以故辦有口者趨之彊有力者應之疾若答桴鬨若歸市所必至也方舟銜尾而至果皆四海九州之人乎哉共則無饜不共則已慼無兩可者也善乎相君之言曰吾

三入賀幸得三息肩倒困牛馬走中賢於居郡庶幾得寡咎過耳此外至之累二難也夫判之難有三新都之難有二大較則五難矣要之輕于用長則見以爲揚已巧于蔵拙則見以爲逢人柔則詭隨剛則用壯此難之難者殆莫不然相君蹜蹜爾若跋其前跋踆爾若鞭其後新都以難而易禹州何有哉相君聞之則曰邦彥無良幸有今日則縣大夫推而輓也鄉大夫命而提也今玆之役越在大梁蓋當究鄧楚蜀滇黔之衝厨傳疲于奔命適者中原不歲歉以澤量惴惴然懼不勝其難何敢言易不佞唯唯相君固難

禹州邪此阜魯分邑之區黃潁川治郡之略也三人者循良特著古今稱之不衰夫豈天降之帝賚之自方以外致之乎本之惠心則乎出之惠政則洽苟得其人不易地而治矣其在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相君之謂也且也蘧廬一宿責在候人三年之耕一年之食責在田畯守者第程督之彊理之而已乃今乘傳之禁未解不患驛騷二麥既秋歲穰且倍不患溝壑禹州特易易耳相君行乎哉相君又曰虞有牧秦漢有守晉有刺史當世倣周五等有郡有州其秩浸早其權浸殺邦彥之被是命也資薄懼無以饜衆

心材薄懼無以佐百姓其如之何不佞曰固然相君能易新都之難非材宜不及此　當宁方核吏治破拘格而無所用資疇昔公家主客公以郎而守吾郡光祿公以卿而倅吾郡不謂無資居頃之悒悒不得志而去資何爲也夫有爲者躁而喜事則決裂而罔功無爲者窳而厭事則因循而不舉兩者胥失之矣老氏有言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要以上德則相君近之彼其近屬不終則有爲爲之崇也簡書且至相君行乎哉於是六君子操牘而記不佞之言內諸行李肅揖而退曰斯言也豈惟相君服之君子得與焉然其君倚衡也自相君以下敢不拜昌言之賜

彭令君歸覲序

彭令君入歙奉太夫人饒令舍中又明年太夫人始稱老其年舉室始歸楚獨令君留歳十一月以上計行取道如楚月之癸酉太夫人以初度稱觴會季君奉　詔起家待令君至乃爲壽質明令君北矣季且西行楚人言太夫人昔爲長者妻閭里誦義今爲三丈夫子毋修毋道而代有終鼎立而成進士者三文武具矣兼之伯以治邑最季以直言與叔試干城發

硎伊始三者皆人豪也期與行會伯季幸得承顏叔在行間時而陟岵即遐邇無間色養爲賢楚有弄雛則伯季躬逢之矣太夫人食而能教出入必軌于義方乃今聚百順忘百憂其愉快可知也門人潘廷讓雅以諸生及令君門故嘗奉教御史大夫與聞君子之道則以其私叩不佞朝車何事陽城　上方朝萬國覲諸侯今茲之事則王事也其程則王程也徇王事者不宿命急王程者不懷歸我思古人三過其門而不入借曰燕喜無寧以危酒留行弟子不敢知願聞其義竊惟分莫嚴於君臣分在則恩不掩義親莫

踰于毋子親在則義不勝恩一則分無所逃一則心無所解其重鈞也夫仕業已倍親而仕遑恤其家崇伯子之腁胝直以忠爲孝耳要之忘家易忘身難忘身易忘親難何以故身者親之枝也親者身之本也本之其所自出又焉能忘故親忘我非難我忘親爲尤難耳始令君入境一見輙以誠心直道多之既而定章程紓平準分叅佐于庭以公承聽械舞文於市以息違言興廢補偏其心罔不在事謹干掫用重典蠲稅賦用緩征杜請謁用和平減供需用畫一發倉平糴畫地設廉荒政畢修境内帖服孳孳夙夜罔不

在氏毋貳爾心歸于直道則不佞見之蚤矣是役也歸而覲毋無以供鼎牲入而覲 君無以具資斧此其視身若標枝視家若唐肆不亦兩忘乎哉用力用勞孝之末節古人一日之養不易三公維茲壽毋之期其爲一日也者滋重雖欲忘之惡得而忘諸且也伯禹領領土功直以釋帝憂而亟民患猥云三過卽什五且然何所急之急乎成也今之入計程期申矣程書具矣端行者不後弁行者不先令君既不以將毋而忽期復不以急君而不逮臣子之心於是乎慊忠孝于是乎全矣胡不可哉潘生既聞不佞之言則以告其曹方時化時化亦諸生也令君嘗首舉之其言曰司馬得令君之心似也季君以骨鯁取重 上方改慮從之固當不佞儇以從簡書何逗遛也余則否否起家者若赴蘧廬文學徒取具官所用或非所急毋凡在則禮然惡可以一端律也藉令離毋避凡其何以爲人子爲人弟此絕裾織屨者之所有事季不其然故其急君卽指九天以爲徵其急親也雖加一日愈于已此其心則令君之心也兩生又言若是則伯季之心舉安矣於叔安乎是殆不然叔有官守疆埸賴之曠官者慢弛守者偷是謂不忠惡在其能

子鳲鳩之愛一也毋氏以之二三子同情而異行各逢其適而已三善皆得而後足以奉毋驩有子三良而後足以張楚雅歌張仲孝友直將抗九償之筵不佞或非其人第述兩生之言爲奚斯頌

郡太守董公上計序

郡太守古諸侯也三載述職天子當扆而覲諸侯自有虞氏以來率用此以弊群吏之治圻内諸侯得專達乃今圻内列郡則然圻以外四岳領之則今方伯監司是已守臣或未入境卽入境或未踰時則相攝守以行或從事往太宰典司吏計舉計籍而庭詰之

外則方伯監司內則太守各舉臧否以對藉令守相皆不至將何所詰何所對乎是歲季秋故太守古公以遷秩去陽城董公方貳秋浦則就近而守新都冬十月生明乃始視事其後郡相莊公王公遞至司理金公入賀歸未及期所部詰郡計職名公對曰守石當往諸功曹持例請則以未及三月爲辭公曰不然謂郡虛無人則三人具在且受事則吾居長入境則吾居先行矣諸父老灑然相顧聚族爲公留行比歲洊飢執政幸借君侯以饜境內君侯澤潤秋浦業已波及新都新都之得君侯亦猶之乎嗸嗸之得粒食

也君侯起家御史歷年十五而僅專城始至則弊深文持大體闊近習達輿情左右凛凛若履晨霜庭以下熙熙若就冬日藉令展一月於歲杪民其饜乎乃今朝入境而夕入朝故例何不用也公否否使守可幸無罪畢計宜來不然留亦去矣筦庫之士進曰昔之治行者取諸祿入之餘君侯席不暇煖祿入則有司存其何以治資斧郎公朝肅肅羔鴈不行乃若僦舟車僦舍館治卒牘裹餱糧費出不貲何以藉手公曰將適君所屨不及戶車不及途且吾未及稅駕而行孰責苛禮吾其損之又損不給則貸諸吾鄉故人

足吾事矣質明就道諸鄉大夫祖之東郊司計氏進曰在易之比先王建萬國以親諸侯不寧方來來者不遑寧也當在晉也康侯蕃錫一本之乎昭明順而麗乎大明不二心之謂也是行也君侯壯矣明德不既昭乎監司氏司空氏耦進曰韓侯始有國而入朝大雅爲之賦韓奕是行也其在韓奕之二章乎天子之客諸侯各有所賦蓼蕭則取其德不爽湛露則取令德令儀釆菽則取殿天子之邦桑扈則取不戢不難百辟爲憲君侯其具是矣司寇氏進曰有虞九載陟明周官六年大陟君侯在事三挾日耳曾未及九

十之一六十之一寧用賢勞　上方恫瘝萬民議可與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幸而周咨民隱必南國先君侯數諸疾苦面陳之大澤至矣此以行者視居者不可同日程功君侯行矣司馬氏進曰禮有之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君侯秉禮而入毋干後至之誅臣節脩國紀正矣上下交而爲泰于是乎有元日之朝凡此者皆所以明有尊也大司徒乃祭酒奉爵而前宣言曰春秋繫王於天春王正月用此也君侯以朝正往而豈徒哉尊　天子則尊天也精白上通於天由是而寒暑時風雨節天

殆將吝君侯以譽處既境内以昇平吾儕受賜多矣願上君侯觴公既醉再拜曰昔漢以經術攻成穎川乃在高第不佞石釋業久矣業故疏諸大夫各舉其業幸而教之不佞石請奉此以往

太函集卷之八

太函集卷之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海陽計對

自 上當宸以迄于今凡五受計丁元父守海陽令再當入朝是歲饑有衆乞留令以饗境内令持不可無寧于百姓而踣不臣 上方加惠元元大澤且至於應恭何有所部當令議蔵杪乃就朝車于時傾邑而出都亭夾祖道如堵相與班荆坐亭下待令前茅三老支杖承順宣言有衆 帝賚我良令令賚我有

秋間一歲侵終不失五稔所部章數十上率首吾令推轂之 今天子操吏治拯民生親決萬幾脩 太祖 世宗之法有如坐東朝召諸卓異褒然必先海陽咫尺天威首被 清問彼中故擅巖邑民習純龐乃今浸失其初則何以故令居邑且久以最特聞治邑者何得民者何必有以也令金口而木舌將何所置對乎有衆擁而前各以其黨而旅進歷陳令之善政吏僕未終令始奉檄而南縣吏逆之楚循故事奏百金備資斧令叱而歸之未及下車齋宿而盟諸廟所不屏竿牘絕苞苴者咎在令所不順四時脩六府

者咎在神故事登堂則陳大烹入舍則陳盛具令預傳書僅取二簋成享諸供具勑尉還民間質明首誓羣吏于庭法行必自近胡爲乎作法于畏責爾曹廉自今始服役始籍名毋以赫號入既誓徒屬庭下檄則掃而更之爾曹負縣如負嵎多歷年所即耽耽虎視惡知其不爲狐乃黜操筆者若而人監門者若而人胥徒若而人羣不逞皆屛跡乃稽賦稅則曰征科無藝即潔已同歸於厲民比來富戶不與徵收庻有瘳矣乃復遣吏監視夫非狠牧乎哉且既籍於官彼安得復以司契爲市于是夾門置匱令民自納自投

枚舉一卒史籍之納者爾使故事歲僉糧長輸南糧則徵非解官不中貲而得免則徵餘閒歲計七千令以無名請罷乃上其狀所部罷勿徵客以其私爲令謀惡用見卯而求旦夜邑故徵月夫今革矣故徵里甲令革矣故役坊長令革矣故役市肆隷之官令革矣凡諸無名公費董于此乎佐之不則悉取諸官中猶恐不贍必貊而後可也令謝不敏言出惟行令故廣交遊四方之士麕至令謝曰令折腰五斗上奉高堂惟是汶陽之冰菘蘿之糵請與客共客或快快令爲弗聞也者閉戶絕之懸書於門異日者當面數

我於四海九州三湘七澤爾已即諸供億無所出愈益堅守成言通計五年省徵二萬五千有羨自後率以二歲之伆抵一歲之徵南糧既輸齋用率取諸伆將事者敏仍歸羨千金令以其半置學田籍定額以資多士乃稽論報則曰耨不亟則莠將害苗彼巳城社神姦率以告密爲奇貨乃窮淵藪得渠魁三十人戍者戍徒者徒者徙其曹皆懾服市井無賴禦鄉民而魚肉之械繫市中皆引匿巨盜余三爲戎首嘯聚橫行令募死士獲之江論棄市既而曰法在盡法無民則以矜疑釋大辟者十有一人從末減孫清殺

妻而誣孫文登論死越十年令爲平反縣獄歲久而頹因死疫者居半令新獄獄爲福堂既又曰獄貴初情無寧受命贊鼓乃令坐肺石者皆入人授刋定狀式一紙令彼控愬卒然呼一人操刀筆代填據事直書無所文致故事訴縣對簿吏胥版其名次率視行貨爲疾徐脫或息爭市猾多所擁塞令悉聽當牌二十和息牌十踵門者抱牌直入臬而不棖居朞月訟庭虛無人猶孳孳務通民隱置匭門外令有言者投匭中言中則行竅言勿問居常闢重門徹闥者編珉自山谷至率若家人父子持令案而各盡言任氏以

父子訟夏氏以兄弟訟令召而諭之皆感泣自焚其狀而去乃省諺俗則曰民用奢吾其先之以儉乃損春酒罷平臺禁張燈逐伶部民俗不雅馴者咸與維新禁婦女毋冶遊毋參問匹夫匹婦不勝一朝之憤率自殺而苷心讐家令申令民間夫自殺罪其婦婦自殺罪其夫民無暴死停喪不葬者與之期逾期三月坐子若孫無所逃罪於是暴露者始得歸骨亾慮數千餘喪既又曰細民何知第重多士以爲民表歲時程督諸弟子殿最有差諸弟子以經術起家率其高等比入謁亾慮高下等禮之輒生起民間故多徑

竇始通籍輒授片牘試之庭蓋去者什三存者什七爲期而試表閩地以象澤宮試者青衣給事者白衣邏者朱衣辨色毋溷試者抱几一張蓋一部若如在行間挾筴面陳分隊而退即小過止容而使媿心平居惡聲不及刑人門臣夫可殺不可辱耳他若廣社學建社倉講鄉約編保甲悉倣古人成法而潤澤之務責成效丁亥水旱害歲穀價昂令發倉平糶半價得濟者二萬餘人既而請府賑饑殆將竭發令以便宜請願貯穀代緡官無事爪分民無事箕歛於事便戊子春淫雨害麥市肆罷空乃傾常平悉發之未足也乃設糜粥碁置二百十有七區分飼就哺者不能就則給米代之得濟者五萬五千餘人皆全活葺社倉三十七所追逋穀萬二千石減糶價者三之二濟者二萬四千餘人猶不足則發帑金五十授良賈糴境外四方遏糴則請之部使者揭竿而劾諸關津公私得灌輸入境者不下二十萬時隣邑有剽掠者懼將效尤令周巡而誓諸窮民各安意待濟毋譸張而內罪罟既則以官司之力竭矣顧協民力佐之乃分區各授一簿令耆民有行者執簿而徇其鄉諸赴義者以力爲差各隨分願而輸里社富者毋囊括貧者

毋蠕蠕庶可以通有無四境聞之莫不響應饑而疫令目擊者三百戶召醫給之藥饑而殍令目擊者百二十人給之棺而瘞之生死存亾率恃令爲司命是歲饑而不害則令之爲令之對其此而已三老唯唯言約而該事周而核三代之遺直在焉若對則戕不敢知請質之客時泰茅氏見客杖靈壽佇遊三老述嚮者之言願引當否泰茅氏曰在朝言禮問對以之人臣無功非無功也功而不伐不辭讓而對禮不其然藉令之　帝所而颺言對以禮而已臣不令無能宣德意而布之民　上露禱而民籲天　上萬目

而民菜色　上蠲租而民牛羊其甚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臣之竊祿五年於茲矣歲之不易將無及於咎咎臣罪在册書何敢引避惟是海陽得及于寬政則所部之宣力　聖天子之寵靈也臣何有焉三老舉欣欣相告曰問之客得長者言令忘之心是可一當前席令且至則述泰茅氏之言告之令下車而拜善言願書對於笏以往

司馬開府華陽徐公考績序

太宰率其屬以統百官辨官材而弊吏治古之軼秩

是爲天官郎諸郎既旅天官坐進九列稍令出而開府必得陝隴不及韞陽之防兵革之事夫何以故靡故資也往不佞試邦政華陽徐公守天官郎不佞幸以鄉黨習公公秉精通而務簡要譬則奉籥刀而奏清廟何論干將及公出而泰藩既進監司進方伯進京兆猶之乎常調也會西蜀疆事起所部以聞　上命京兆尹進御史中丞奉節鉞往公至會大將軍始入行間大將軍者李都督應祥不佞嘗推轂之矣謁公幕府事事從公受成公既與直指使者協謀乃進藩臬大夫若分部若閫帥若偏裨相與畫便宜授方

略則以西羌發難宜首誅卭笮罪浮於羌脅後令淅河稱兵自嘉靖始三駕及之屬大將軍將諸將兵自丙戌春正月迄夏五月平松潘自冬十二月迄丁亥秋七月平建越自冬十一月迄戊子夏五月平馬湖于時氐羌卭僰悉平殘孽爭內附則以俘者馘者爲京觀降者爲邊萌自蜀山氏以來茲其一覯也始陳師終飲至三歲于茲公無月而不握戎機無日而不親戎事勞苦而功高矣期當課績大將軍發使新都謂平羌之役夫子業已勒石蜀山其伐則三之一耳乃令程功而上勳府盍舉其全願乞一言將爲下走

口實竊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要之下任其勞上享其佚大夫不均之歎何說哉虞周必三載而論功當世率用此耶在事者其心不貳其功有差有日計之功有歲計之功有世計之功極于百世則非常之功也三年有成而功施百世公之治蜀以之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惡可以歲月計也自漢通西南夷則畫地者之所爲務武侯開蜀反側歸心自後率以不治治之羈縻而已久之則兵刃不試文告不行德所不柔威所不創甚則侵軼我疆埸虔劉我民人賊我王官

阻我行旅攘我村木殲我丁夫失今不圖荒服愈益
狂逞矣乃今先勦後撫咸與維新此漢使者所不能
譚南人將不復反矣借曰鑾刀不割其斯爲殷帝之
含光矣乎以此思勞勞而不伐文武爲憲舍公誰歸
彼其雍容乎樽俎之上取辦歲月之間方斯蔑如也
公嘗事楊襄毅其功用由用武與代急則奉之代燕
急則奉之燕邦政虛無人則奉之邦政卒歸太宰位
極人臣夫非不勞以賢勞獨著者也昔蜀相之出師
也矢以鞠躬盡瘁爲先資之言彼當鼎立之朝僅效
一隅之用惜也乃今縣寓一統無方不庭司馬布

太上威德徧及西南其逢世過之矣軼忠武而肩襄
毅其公也哉不佞業有成言異日者當銘蜀全功勒
之劍閣此亦大將軍所歆豔者也敢一申之

中丞周公平寇序

聖王在宥萬方莫不寧宇南畿故在甸服千里金湯
島夷既襄韃虜不用歲丁戊東南洊饑　太上尚曰
元元務得文武爲憲者若而人爲　高皇帝撫畿内
于時九卿推轂京兆尹具文武材内史歲省不貲部
中大治兩都異職而同體保釐則其優爲　帝命往
哉毋使周公專美於分陝先是三江水溢虢澤者數

具區聞公先聲辟易立解公始入境宣布德意爲孳
孳吾所以來惟是橫目之民耳其發粟設糜以餍無
告合比閭齊什伍嚴保甲以備非常三令五申不用
命者無赦會諸守令畢入計境外方闕灌輸比屋嗸
嗸不盜則殍皖城距西略居上游荆舒保界萬山地
故罙阻逋盜劉汝國余孟新竊發出没大湖宿松間
尉史逮之殺逮者鄉兵羣諜逐之殺諜者二逋爲戎
首蟻附陳漢山開居民朱淑故有家聚糧萬計遂巢
其室因其糧發窖粟以飼餓人嘯聚日衆劉僞自佩
大將軍印僭號濟貧王豎七黃旗招納壯士二酋朱

衣黃蓋冠黑幞頭登山部署戎行以王待客征者失
地利皆敗績指揮陳鉞死之既而晝掠縣市中張甚
南中上變　詔諸開府筴諸監司督諸將士戮力平
之公飭戎車部銃師往先驅吳淞一旅將以中軍陳
懋功申驅劉河一旅將以百夫長張啟胄啟則宗明
一旅將以楊文明肱則金山一旅將以潘欽合八百
人軍聲大振幕客言反側子易與耳何勤中權公曰
不然星星始然一杯可熄失此則燎原矣即決西河
之水可及哉列郡無年日幾幾望二麥且承平久即
六郡良家子無異於驅市人兵不熄則麥不登民將

馬往會按部裔公胥命姑就相與決策而行監司袁
使君屬中軍萬鹿年勒兵七百分布之待命于壘操
江中丞王公屬中軍王良勒水兵四百待命于江楚
開府邵公檄武昌道江防道勒兵而扼西奔衍之境
上公至乃建節鉞誓師轅門在師中監司爲政其以
郡倅魏樸如督戢楊際明紀功師行糧從則攝郡事
張程王餉彼亾命而肆不軌罪不容誅次者伏辜脇
從罔治精令論最倅視葳爲賢軍正有常毋妄殺冦
先聞大兵集奔長谿山已復連巢柴家山愈益峻絶
公言巢徑五出第分五營距之守則率然攻則犄角

勝算也諜者言冦北走將斬關而突南陽乃固師江
山志在躙荆舒而瞯吳越遂分部伍則以陳懋功當
南陽二月丙申冦朝食至吳淞兵遮擊其鋭大破之
斬軍師陳養初劉汝國被創中矢突圍而遁棄大將
軍印及招納黄旗萃冦燾氣狂奔再遇劉河兵而敗
次遇金山兵而敗次遇崇明兵而敗五遇皖官民兵
而五敗庚子太湖丞鮮廷相獲余孟新辛丑陳懋功
王良萬鹿年獲劉汝國通計禽斬二百五十二級釋
脅從者悉生還冦既平農乃登麥班師而入父老率
諸婦子奉壺漿逆之郊祠與驩呼開府肉骨而起瀕
壑盖移兵千八百相距二千里而遙持餉三旬不六
日而畢事自涿鹿而下不捷于斯捷聞　上賜金幣
下按部程殿最慶讓有差二酋棄市曹梟首以徇比
飲至凱者請歌鐃太師領之此軍樂也一獻而歌朱
鷺襲乎鼓之宰夫酌而進曰鼓而駛及時事也亞獻
而歌遠如期則又曰千里而趨利兵家忌之乃令卷
甲而趨以全取勝勞苦而功高矣三獻而歌戰城南
則又曰南陽縮轂舡兎入罝開府發縱監司省括材
官中命彂無如矢四獻而歌臨高臺諸將士舉手加
額以嚮開府宣言曰美哉煌煌乎臨高臺以軒非黷

武以覩兵班將止戈以爲武保障哉五獻而歌雉子
班諸父老舉手加額以嚮開府宣言曰雉雊於田麥
秋至矣藉令王師不至吾得而食諸梏吾腹者歲也
望吾腹者非歲也兵也六獻而歌上陵諸有司進曰
寢園軒如王氣勃如皇祖在矣邦畿晏如七獻而歌
聖人出則皆避席北面而祝曰是役也　聖天子之
靈其在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又曰虎拜稽首天
子萬壽力臣不伎請以是爲萬壽觴禮成監司抵左
司馬汪道昆播之露布

送開府中丞周公進留都少司徒序

聖天子躬厤數撫升平和洽天人在宥而理頃自畿
內不雨步禱　南郊既而南北游饑齺賑辨至則以
內史當輦轂下故多勳戚權豪率席寵靈下漁民利
王者一投十忌亾敢誰何咫尺天威不啻萬里思可
與佐百姓者無如京兆尹良乃下大庭首推太僕卿
臣繼即周公也公入部抗直道而倍詭隨申明舊章
與部內更始乃批并兼滌乾沒歲省民間二十萬緡
上以爲多且眈眈視之矣會江南饑甚言者盈庭
上蒿目而計之吾外府也將起溝壑無如得開府良
是且三執政父母之邦務擇人以固邦本廷議首推

京兆尹臣繼宜以中丞撫江南公始下車布章程如
內史審便利集流亾遞請　縣官减田租已逋負饑
者就廩甚者就糜檄良二千石及良有司相與休息
一切貶損毋輕用民通灌輸贍無告飭收保備非常
即敉粟倍價者三采色駭駭起矣荆舒盜起伺我睆
城擁僞號檝材官據上游張甚其徒陷身圖土將發
桐汭應之公提一旅以汗馬湔行間俘戎首以聞餘
付軍正于時開府論最賜金幣有差既而　上發內
帑遣近臣出賑東南開府北面稽首如親受賜乃檄
監司牧長周行民間戶列區分壹以受災輕重爲差

等按籍授糈非直家至而人益之緦緦焉務宣德意
懷保元元以紓南顧乃今則來牟熟風雨時凡諸呰
呰庶幾可望其腹矣言事者謂留都爲　高皇帝根
本地軍儲故足支比年入儉出餘或無數年之蓄藉
弟令不給殷鑒豈遠乎哉誠得慮遠持重之臣預爲
部署由是而尊九鼎鎮六軍隱然計相樞相事也
上嘉納其議令擇可者無如開府中丞良　上曰俞
中丞往矣公就近得代挾日而行辟祖道預禁諸父
老毋出疆諸牧長毋越境諸父老始而悒悒既而欣
欣始則以中丞拊身而哺吾民胡爲乎擬之乳下既

則以司徒職司邦計吾民猶在怙冒中猶之大明經
天遠近無異六郡大夫既奉約束聚族而謀贈車不
若贈言言何容易司馬昔嘗紀社稷之伐宜於是乎
有言董府君幸而教之不佞唯唯吾宗受采于魯本
之乎周公三代之英即皋陶伊尹無讓要以具才羨
致太平時而保釐時而分陝時而戡亂則有東征時
而重稼穡以脩成王則咏豳風陳無逸孳孳旦夜率
勤四事以兼三王即後有代興爲不可及公則周公
之徒也寧詎以名氏爲同其尹京兆視保釐同其撫
大江以南視分陝同其戡亂視東征同其掌邦計視

王業同當其戮力兩都豈不夙夜居常守玄業而直游心亾何有之鄉深根固蔕則爲長生黜聰墮體則爲無生皆是物也夫惟能出世而後能用世無亦以其畔周公也者而宗周公且也周公受易于羲文乃繫之象其首乾也則王乾乾旦夜之思也其首咸也則戒憧憧仲尼繫之辭廣以何思何慮惟乾乾而後能不息惟思慮泯而後能乾乾此其得師文王純一不已即周公大聖人也公其可與幾乎府君聞之喜曰中丞公以問俗歷列郡所不及者惟新都司馬未面公公先得司馬心矣願司馬從千古下一遇周公

非覯其面以也彼攝衣而象周公者惡論遇不遇哉后不敏請從諸大夫籍司馬言獻之綱紀之僕

送監司表使君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序

高皇帝都金陵猶內史也死陵姑孰則馮翊扶風皖城秋浦居上游新都以千里金城獨當南面監司分部六郡蓋裂開府之什六而與部使者共之其任專其地重矣表使君自掖垣蒞分部將上程書　上多其伐厚其勞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夫山東則海岱一都會也自齊魯分封桓公首霸諸儒媚于文學什二足當東秦即以南河視東藩等重耳顧此亦一六郡也彼亦一六郡也此之六郡懸一監司彼六郡則分治之使君所履以表東海者惟一濟南耳淩假藩臬遞遷藩倫於臬使君之治行煌煌如也豈必循資徃甸南之置監司始以備島夷既以備括寇既以材官内訌必得紀綱之臣彈壓之　今上即位以來承平久矣羣不逞乘機嘯聚猶蠭蠆起懷袖間於是騷良家子爲兵宿舂糧爲餉即使淮陰連衡孫武陳之寇虐方張難以應卒使君決筴制勝旬日而平語具豐碑不遑悉數戊子始入境境內無年比歲嗸嗸不盜則殍使君條上便事布之有司發積貯務調停協

公私務息畚由是流亡畢來溝壑更生今茲有秋穰穰如故夫論兵武者率略自負其材得千乘而治之政有經矣文足撫衆武足威敵有備無患非難之難要以寇倏起於不虞歲洊饑而力詘氣刼而不可振筴窮而不可支此難之難者也何以故無備故也一者之無備使君歷試之矣自邊關納欵守臣釋兵頃之雜虜生心西陲騷動　九重宵旰建議闕庭迺今猶出沒三川恬不知創言者將懲貢市之非策求多於封疆之臣於是督責之令嚴行邊之使出矣顧玩愒二十年所失伍者不啻什三一旦驅不教之民禦

方張之寇必無幸矣且也度支告匱朝不夕謀收冏水衡率無餘積爲今之計必仍通欵而後可以議練兵必議練兵而後可以議距虜通欵之費不改其常練兵倍之距虜又倍之昔之費一今之費三司計諸臣其何以應是兵食皆無備矣疆事告急諸監司以材取重往往授節鉞涖行間乃今廊廟臺省諸曹各舉所知以備緩急蓋薦者數十牘所薦者數十人矣使君範已試之轍即千里無留行循資而奉山東所用或非所急不佞深察其所以而後知執秩者之心量材之哲謀國之忠具見之矣山東蓋襟領之國懸衡二京飛挽所通四千里如一綫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自昔云然乃今咽吭南北唇齒中原視河北爲尤壯即北備虜南備倭僅一隅耳彼腹有瘉則傳之背有瘉則傳之雖急猶腹背毛傳則無患矣使君居山東猶六翮也培風至摶羊角而薄青天息以六月飛若垂天之雲此難以毛舉也昔管仲[illegible]臣[illegible]釋囚服而佐一匡魯仲連說士揮布衣而振諸侯之難使君居山東則山東重無論七十餘城決決大風宜無不偃濟南云乎哉竊聞時異異行器異異用春耕秋歛者時也不稼而取三百廛胥不能以粒既稼而時未至鹵莽求之耤弟令揠苗不可以助長非徒無益害滋甚焉農器耜鋤戎器弧矢宮廟之器笙鏞俎豆朝廷之器五瑞九章言異器也苟徒鳴佩玉而耕則不毛載祭器而戰則不格蓋所挾者巳重所用者巳輕矣今則胡虜之患方殷島夷之形巳見使徒責之以一手一足之烈程之以一朝一夕之期即起蒭援枹桑孔握筭吾不知其可也故耕急則命農戰急則命士使君之重惡用輕嘗之傳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此執秩意也甸南重矣未嘗終三年淹即重東藩旬宣底績舉而加諸淸廟明堂之上都人士可翹足待也使君行乎哉列郡守相聞不佞言則以不佞起家職方宜察輿圖知要害斯言也或有當於使君遂裂帛書之內諸行李

應召篇

彭令君始入歙郡人士堵觀之頎而恖聰焉而正瞻視偉哉夫也其斯爲骨鯁之臣卿大夫謝之庭相與持論其氣勃勃其言便便悉推赤心離累曰若懸衡退而月相語也庶幾乎開誠布公質其言邪之可直其選也始事事然疑者人人殊然者則曰夫然爲誠心夫然爲直道夫然爲持大體夫然爲恤細民疑者

不耐無二三各有所覘捷給者覘其蹇頻苛者覘其疏冗合者覘其方弟靡者覘其冗既與境内更始與便事理舊章蹇者匪躬疏者有直體方者廉而不劌冗者高而不危于時豪傑歸心齊民無間要以誠心直道其誰曰不然歷三年而政成五年而大洽　上徽廢尹備耳目之官首下弓旌則自歙始撤且至不宿而行卿大夫十餘曹餞之東門之祖道于時大司徒祭酒屬不佞道昆致詞先是祠下之碑則不佞爲役諸父老具在無容綴頰申之唯令近民疇昔之事民事也　君命召則近君今茲之事君事也在禮有

庶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在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則誠心也不回則直道也此文王之詩與夫乾以動直而大生坤以動直而主利天地之道不貳故誠夫人之生不枉故直不誠而直則將爲狂爲諒爲絞爲翹爲名高爲徑待似直而非者也方今　主上虛已宮府同心言者憂治危明有犯無隱即尸祝越俎不避侵官居然不諱之朝率皆古之遺直矣從者其應如嚮輒付所司次或留中或胥後命四聰畢達何所不容彼皆自負直言其中未可必也弟令爲愚直爲朴忠猶之與天爲徒直

者無失其爲直抑或言不中窾與人爲徒大言爲狂小信爲諒蔑禮爲絞訕上爲翹近名爲名高乘捷爲徑待是不誠之爲也寧用直哉夫以孝事君則忠君親一也人子以幾諫爲孝人臣以風諫爲忠非爭子之難底豫爲難非爭臣之難格心難矣與其自立于無過推而納君親于無良苟有其誠爲不若是恝也令之以直言進者果壹禀乎至誠乎哉縣令南面臨民吾用吾直也易故不患不直惟患不誠令君遇閻右則左之遇閻左則右之甚者趙孟無所借資儀秦無所用間直可知矣舉其政之大者則均摩力王征

輸定度支裁僭溢救荒不遺餘策弭盜不遺餘姧籍戶口覈版圖一成而不可變蒸蒸德意何莫非誠乃今北面事　君天威咫尺猶之批鱗攖領吾用吾直也難于此而求不二心之臣蓋百億而一者也令君對揚休命自民明威本之以塞淵出之以如矢頊之小言入如迎刃大言入如回天聞法言則如木從繩聞巽言則如石投水誠心直道不戒以孚三代之英所以格上下振始終胥此出也令君行乎哉于是既醻行酬爲不佞壽明公所著故有辟言好古幸而服膺毋敢失隊善言必再覩二廣爲多茲且首塗敢拜

副車之贈

郡太守董公再上計序

自有虞氏輯瑞以朝諸侯而述職由此始後世罷侯置守其上計因之　明法成周釆炎漢而折其衷經制大備凡厥有土率三歲一朝蓋天顏咫尺不玉帛而親居高聽卑不鞀鐸而達坐照妍蚩不下堂而決慶讓惟命不旋踵而行由此黜陟幽明亦猶行古之道也久之文煩則法削法削則權移蓋自后不省方舉四目四聰付之行部計期至行部有計簿有封事下之天官天官於是乎取材斤斤不爽當事者或主

兼聽或入偏辭偏辭得行用間者至矣行部持之而不足片言閒之而有餘由是政出多門監大夫部使者莫不解體甚則回面內嚮壹受成于裏言即無瑕者不能自堅猶將借力於追琢雖尹躬復起寧詎能矜一介乎寧自損而無損于人不失爲君子非此族也率媚竈以徼寵靈陽爲舂冠陰爲鄙鼎何以故勢重故也如期而至待命天官不屋而居不火而食一何苛也畢計入奏豈不㤉㤉乎哉要皆尺鮒掛之吞舟不能無漏卒之留者什七去者什三幸而得留出入何啻三覲率按憲令具彌文糾以交章詔以肆赦勞以燕賞誓以　璽書各有司存要皆典禮之末節耳　宸居冲穆庶幾乎一展　帝容乃若詰官常察民隱或希覯也計吏日從牛馬走跋踆懸簿之門遞有陳言申飭厲禁懸之象魏若鑄刑書既而介寒脩執私覿攘襛而往惜不畏明言則食言禁則干禁此由內蠹者也禮始於汙杯卒以長夜樂原於賞士卒以淫哇弟靡波流事有必至以故拘議過激直將與巡狩並寢之猥云其省不貲其益無筭要以明君臣之義定上下之交適遠邇之宜弊萬方羣吏之治何可寢也董君侯守新都則以戊子良月入境期當上

計不稅駕而行鄉大夫壯之資斧將安出也歙爲郡下邑屬不佼期之言君侯由直指起家歷十五年受二千石當不再計比及辛卯復以良月行鄉大夫申命如初善言必再竊惟北面　當宁莫非人臣必如南宮敬叔而朝自損多矣顧無損于人易無自損難無自損易無人損難無自損而出百全難之難者也往君侯行色壯矣蓋獨當其難今茲乘宗出疆不與疇昔君侯何恃恃此精白一心卒以凱弟得庶民以德禮長者得都人士以民和得當路以當路推轂得天官無待求全一無所損惟此心耳是心也猶之江

漢朝宗不失其信君侯江漢産也豈楚材則殊夫以
江漢視沱潛其器異矣汪汪千頃不可擾不可澄若
黃叔度社稷之役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若汲淮陽以
故稽天不盈焦土不涸洞庭雲夢曾不足以當芥蔕
也者而吞之此君侯之器也昔在雲土超乘先登君
侯方駕齊驅有如二廣無論其産同矣守土同用壯
同無自損則同無人損則同第雲土一行君侯乃再
此又難易之辨也彭令君從君侯後起陽城亦裁五
年君侯以家婦畜之矣頃以徵入再計不逞郡縣其
皆得楚乎而君侯獨賢勞矣時高陽氏幸得謝都門

虛無人二三子栖栖陸沉無能以民譽尊達受簡者
新從政有徵于行部之言言弟將不避君侯君侯非
新都有也往高陽氏有懷家食者有味乎其言里門
如春都門如秋吾黨熙熙如登春臺惟君侯在今行
矣第矢陽春之音餞之里門君侯以朝正入都門下
時太皡用事寓內春矣

司理畢相君報政序

有虞氏舉十六相禹猶自下臯陶夫刑期無刑既以
明允命之矣其所賛賛者則惟知人安民昌言可師
帝歌所爲喜起者也孔子司寇攝相兩觀乃誅聞人
三月政行非大聖人不及此乃若楚孫叔敖鄭公孫
僑魯公儀休史氏以循吏並書則皆諸侯相也及罷
侯置守守相同官爲察司理居鴈行以倅車方五馬
駕蓋奉天子三尺主方千里之平深則無民削則無
法庶無枉撓刑罰中而社稷安則相若事也　今制
由進士授有司則郡司理當五之一由徵書列臺省
則郡司理當什之三骨鯁之臣由此塗入筮仕而平
其政由是相道得而天下平蓋命以祥刑需以久任
不茹不吐右高明而左沉潛卒協于中治功成矣平
康正直斯其始發于硎乎哉臺省正色立朝厥有言

責上持國是下屏官邪片言而珖琰分袞鉞具槪諸
一成而不可變不尤重邪　當宁虛己受言言路廓
然闢矣自靖自獻莫不效忠顧過察則不祥過激則
不遜拘論則泥迂談則闊于事情煩則絲棼細則毛
舉已張則急而欲絕已弛則緩而不調發言盈庭不
諱逆耳第多口爲政果皆精白一心否乎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言以時發聲利不入于心故其言中倫足
爲臣鵠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將批徑尺之鱗甫詎因
而爲利彼其憂治世而危明主或將爲名高則有我
之心入之狥名猶之狥利也今之監大夫部使者據

方岳之上率倚辦司理是爲四目四聰以治刑書以別吏治若衡若鑑舉無成心知人安民此爲之兆異日者小言入則國小利大言入則國大利其誰曰不昌方其奉法周行懔懔明旦晰然不滓務以身先循之處子待年眞人待蛻遠利如垢將焉用之抑或忿人知而近名乘人而逞其捷以訐爲直以鬬爲明文必深爲工情必盡爲皦以此遇合臺省將焉避之是殆爲昭明吾懼其非夙德也幸哉吾鄉畢相君儼然理之既及下車魁然夫也及其從政具曰神君吾見其簡而廉剛而塞于是神姦辟易諸近習亡敢舞文

境内人人服矣及其代行部定邦交具曰德禮長者吾見其直發吾見其温恭悉推赤心望人之腹境外人人服矣進而亟見監大夫部使者心獨多之之人也寬柔彊立庶幾尚于中行將以言揚則希有音也迄于政成褎然首舉蓋上下交服矣居三載明當賓成列邑五令君一攝君婣族而議徵桯書必集與論是在鄉大夫相君暨歙休祁三令君悉由特進舉近士特進有夙戒不復屬辭乃屬不佞代之辭以備稗史不佞唯唯則就特進中嚮者言特進謂司馬故有辭高矣遠矣如將求備無寧含切近而蹇中庸信距歙七百里而遙乘六旦倍歲月禱禳悉自舍中灌輸日惟市南山東新上池勺水耳蒨令小有貿易不涉市廛謁者不通故人闇者不入旅幣旁行郡邑亦莫不然以此思廉廉可知已無取于無小大一介必矜獲上得民此有由本也不佞對曰固也漢以吏治顯惟廉故循夫廉者官常取節可無爽矣玆九德之一也是可與邁種者絜廣狹邪特進曰不然九德則皐陶一德則伊尹有莘一田父出而爲王者師五就桀而桀不疑放太甲而民大悅要以蚤服重積則一介以爲階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一德則九德咸事九德

則一德同歸要以中行先後一軌相君居常求先王之道有味乎先正先生之言得一則爲明通爲公溥一者何也無欲也無欲由一介始相君近之時然後言明通公溥其畛也有我者未必無欲胡爲乎直以一節視之不佞曰善惟相公能知相君遂備辭報諸令君唯所財擇

太函集卷之九 終

太函集卷之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三首

奉壽大司馬胡公序

夫大司馬胡公者則世所謂社稷之臣乎哉自 今上中興蓋四十年所矣海內兵革不試疆事乃興大司馬有文武材往往以軍功顯 上多其伐遂進常伯列三孤今年公春秋財五十耳其勳名福澤所謂天授者非耶昔宣王興周脩文武之業底順治威嚴之績治至盛也彼其奔走禦侮之士接祚而起併力

而推轂之當是時出納則仲山甫藩翰則申伯甫侯平淮夷則召穆公脩戎事則南仲南征則方叔北伐玁狁則尹吉甫莫不畢力極能以尊社稷夫然後共和之治煥然與文武同風雖其順治威嚴本之乎主德而人各以其材用職寧詎非三代之英乎大司馬胡公以材重當世久矣初公為直指使數以直言決筴名震京師會虜急雲中則以公按雲中虜聞而改謀由薊門入公擐甲護雲中諸將郤虜郊闕三苗數苦楚楚不得休公又以按部定楚會島夷齮齕吳越當事者無尺寸功 上簿書且嚴則又以公按浙公出奇略行反間俘其渠率舉夷部殲焉於是東南之民始得帖席項者流賊入江西諸郡則又命公以節制平之公以一身而繫四方蓋若此其重矣夫直言決筴則仲山甫之任也護軍距虜則尹吉甫南仲之烈也彌兵端遏亂略則方召之伐也東南開府而吳楚閩越數千里之地賴之以為安則申伯甫侯之庸也彼所謂三代之英各以其材用職然猶足以樹勳於王室著名於春秋以一人而兼舉之其卓偉可知已即 今上文武聖神過宣王遠甚奔走禦侮不謂無人而積事程功公於當世無兩矣古者五十始服

官政蓋必得長年習事者而後任之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固非虛語公抱不世出之才佐中興之治行年五十而勳業爛焉此難以人力致也蓋天為社稷而生 聖人建中興之治則必為社稷而生大司馬使之保盛治於無疆維嶽降神保茲天子申伯仲山甫是已謂之天授豈不然哉邑人黃生公通家子也黃生將為公壽介鄉人之有辭者為酌者先下吏方負羈紲以從公惡敢緩頰公所黃生謂否公雅謂伯子有辭毋距公命竊惟申甫方召之屬徒效一官之能收一旅之捷詩人猶或多之我公勞苦功高視數君

子者不啻海若之遇河伯耳厥有作頌穆如清風以旌公伐不知其幾何人也即下吏無言言亦安能得一當公乎

壽李長公序

丁巳御史大夫言楚人李長公其材可備緩急 上納之明年長公杖於鄉矣公生之日諸侯王以下旅進者數十百人爲公壽乃屬二千石祭酒於是酌者請行觴首諸侯王次卿大夫次博士弟子諸侯王舉觴言曰 天子有事明堂徵材於楚乃今浮江漢而下鉅者千歲小者不下數百年非是則匠氏弗顧然

此者豈場師所樹哉必其擴采阻遠斧斤然後千歲可致也公少年入著作之庭出就王爵尋罷去行年六十不家食者五載耳 高皇帝約非斑白不使爲卿 上方求草莽之臣倚 高皇帝之業公越在草莽蓋卿材也天將闕其材美必千歲而後用之玆其時矣公歆斯鄉大夫旅獻曰世所謂直言方正之士朝結綬而夕納履豈不烈丈夫哉退而尸居無所用其技顧爲危行高論竊竊然務暴巳之能徇之將不得於君棄旗鼓而遁無何乃復擐衣躍馬願爲三軍鵰行何汲汲也古之放臣名立而士附今海內二三君子往往以奇節著久之鄉曲不譽即爲士者猶然疑之楚人有言蘭變而不芳又惡足貴公白首江漢聲利不入於心負俗而行不喜立名譽以故薦紳大夫莫不推轂閭巷之士莫不誦義此其義至高非若彼建鳴鼓而行者公居楚則楚重公歆斯博士弟子歷階進曰善乎諸侯王若列大夫之言信知長公獨行君子之德矣使喬木出千仞之上非人力可通藉第令庇千駟千青雲卒難爲用其所託者過高也今之負盛氣者即能發一奇彼將兄夷齊而弟之鄉人曾不得其一眄其輕世若此惡能爲世用哉公以舊

史氏其文學行義取重當時且春秋長矣即東鄉以臨後生豈遂爲過顧恂恂於父母之國嚴事長吏若三老豪傑以身下之折節逢掖之士以其子下之削觚爲圜而不詭於正直使見於世如彼梁木天下將放焉其用大矣公歆斯二千石聞之曰諸侯王心王室者也諸大夫明節士尚賢長公觴矣公受三爵而醻乃謝客

奉壽 襄王殿下序

高皇帝定天下垂二百年正德中政事多闕 今上即位與天下更始纂舊服而彌縫之即自古中興之

君君詩書所載不足多矣襄之封國自　獻王始獻王抱周公之義有社稷功傳國數十百年寖失其舊及　今王立脩　獻王之業不十年而昌阜於國中國人謂　王蓋襄之中興者也夫天將有意乎天下國家爲之建萬乘千乘之主則必予之黃耇保中興之業於無疆其在詩曰天子萬年則　今上是已　王春秋始壯無論天年要以天之所建者卜之　王於是乎有壽徵矣且也萬乘之尊天下一人耳而唯天臨之千乘之尊四境之內一人耳而唯天子臨之故事天如事君者萬乘之所有事也事君如事天者千乘之所有事也　今天子翼翼昭事夙夜不遑於事天得矣　王事　天子唯謹無論歲時朝貢之節罔不兢兢即國中所建置務自貶損明有尊焉此其所以嚴事天子者無不至也夫尊而無上則生心生心則不能不從所欲從所欲則不能不損其天和非壽類也故奉天凝命唯　今上能而靖恭以事一人則　王有之矣　王祿眞而居屛一切無所好愼守侯度務精白以承天休夫以天之所建且能敬脩其可願者焉此之爲壽非可以歲月計也道昆賤有司也　高皇帝法諸侯王高居方岳之上一切吏事則

有司存彼其官薄而以赫赫者臨之有司而才五不當一其或不才十不當一何者尊卑之勢異也夫天子持三尺法責在有司而或當或不當則法削矣王令國中有罪者皆下有司議有司比其輕重無不當之凡此者皆所以尊　天子也道昆待罪三年饗王之賜且久往年爲壽則抵太史氏受辭乃今受檄且行去國都違顏色有日矣腹心之所私布安敢倩人爲哉於是次其不騁之辭以爲　王壽

封太宜人張母七十序

御史大夫張公塡楚之明年母太宜人始老公得楚楚人聞公有母且壽考則相與歌之歌曰鼎有膏慈之以苷毳母也劬勞鼎有餗慈之以百祿母也壽殽道昆聞而嘆曰美哉渢渢乎斯楚之遺風也昔奚斯頌魯魯侯以壽母聞焉人子得母而長事之無貴賤皆壽也而母以子頌則唯魯侯賢哉語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本之乎其所自生母德著矣道昆學禮請以禮諭之古者有事於名山以其能興雲雨也祭必先河而後海以海爲河之委也夫時雨之澤大海之潤豈不弘多然而王者獨嚴事山河至于今不廢即庶民編戶猶然奔走之此無他重本故耳夫以魯侯

能子故能貽母令名要以不倍本不遺親則彝人之
善頌也由今觀之魯侯之能得彝者徒會盟伐楚之
事功烈若彼其董董耳御史大夫事　今上皇帝潤
澤太平之盛治非直邦君執政之倫也起家繡衣使
者宣布德意以洽四方非直一隅之治也決筴論西
北邊事及制西南夷諸便宜隴右黔中至今饗其利
不絕非直一旅之效也使奚斯而在其將若之何夫
頌之義三侈其事則頌饗其利則頌伐其勞則頌本
是三者作者又從而潤色之雖有至言不無溢美情
之必至者也乃若閭巷之歌輿人之誦固皆心腹之

所私布咏嘆而長言之雖其言不雅馴大都情性之
所由發也然則楚人之歌庶幾乎由人心生矣詩以
而詩在楚豈虛語哉　今制公卿大夫士有功德於
社稷人民者則賜爵其父母而以　璽書命之其詞
則太史所職出自　天府者也自公引秩不啻二十
年母始得封太宜人耳夫雲之積也不厚則其澤不
施水之習坎也不恒則其流不遠由今以往公功用
日益起太宜人春秋日益高其在者作之庭矣斯何
紛紛也頌何必楚人哉頌何必楚人哉道民衎罪楚
更既聞楚歌則以其閒於詩教遂不辭載筆為役且

爲太師采之

洪母六十壽序

洪母者余女弟姑也女弟爲余叔父季女歸於洪初
女弟有家舅乃見倍又五年而女弟寡蓋春秋二十
有三女弟有子始孩賴以存活余在郡女弟走豎子
請曰未亡人失所天獨姑在年六十所矣乃今不得
從夫子爲姑壽願須臾釋縗從冢婦稱觴在禮何如
曰禮也舅没而伯仲從之母保季子若孫存其世祀
玆母道也亦猶乎父道也仲子不逮事母則旦夕共
養非妹之任而誰任哉玆婦道也亦猶乎子道也登

堂稱壽其誰曰不然嗟乎若非直壽姑且壽洪氏昔
在趙孟以國卿而走諸侯門可炙手下宮之難危若
綴旒不有程嬰趙將不祀卒之立趙氏後存其舊勳
嬰之力也余在外傳數往來諸洪間洪氏翁方以節
俠游江淮殷殷盛矣既而父子相從於地下其末造
可知母持家秉不遺餘力存諸孤而烝嘗之卒使亂
子皆完席故業而昌阜於後則洪氏百世之祀皆母
之年也余聞洪氏翁長者然諾不侵於人而伯仲斤
斤皆丈夫子此三人者宜壽乃竟不壽謂天道何天
道猶水窪則盈之亦猶槖籥翕則張之然則洪之取

贏在子孫而右券在母母一身而繫兩世豈耶然者哉昔令伯亢李氏宗賴祖母劉而後顯令伯斑白而劉之年又最高天既以令伯胙李則必以高年胙劉此天授也彼洪之諸孤有令伯者在母且於其身見之享有天年何論令日觴既具若弟後家婦曲跽請曰以是藐諸孤願姑進酒爲洪氏壽

羅母六十壽序

余讀女史所載豈以閨帷賢德哉大都以夫子顯乃若晉郤缺漢鮑宣亦皆有婦順之助而或藉貴仕有聞焉龐公避世之士非有下軍之貴司隸之榮也並

耕而老巖穴遂成不朽之名視彼爲難矣襄陽多處士之隩宅其山則鹿門隆中最奇父老謂余武侯雅嘗師事龐公卒興漢業多所授受夫以武侯之敏達不恥北面則龐公之才可知藉令擇王而事與群雄并驅功不在小顧以耒耜習於干戈丘園安於鼎足非知化絕俗之士不能也今天下一家非若三分割據之國也兵革偃息非若連師暴衆之秋也使龐公而在寧耦妻子而耕乎將舍耒耜而事天子乎夫巢由箕潁之節黃綺遠嫚罵之辱而尭不能臣漢不能屈亦各從其志而已即使漢德未衰諸侯賓服龐公之嚴棲自如也然則當今之世豈無若龐公者哉梱內之言其所欲者奢矣乃令使之去徒羨郤芬華白首茹苦其無間言者幾希故千載而下龐公以伉儷特聞非苟而已父老又言武侯婦惡而有善名非不德也顧今之稱龐公婦者不絕口而隆中之內德堇堇焉要之節立則名從功高則節掩此左右之辨耳汪道昆曰余家食獨嚴重處士羅公其人抱直履方不侵然諾往往操几杖旬日從之顧余安能望武侯公抱不賓之義而外內合德則龐公流也余出居襄陽聞龐公事甚具余弟會約書謂外王母春秋且

耆願乞一言爲壽則妃羅公者也余病吏事無能爲壽乃竊比於龐公若羅公誦義鄉曲間不具論而論龐公爲詳云

殷王母九十壽序

昔在丁未吾邑中舉進士者四人長者鄭子汝文次殷子養實而程子汝懋與余齒相若乃最早當是時三人者皆具父母獨殷子失恃顧得王母恃焉其後殷子官行人官諫議皆奉王母都市舍中既而督學百粵間王母乃不果往明年王母春秋九十矣仕者希一命之寵焦神竭力日踆踆不休直將爲報情反

始地耳幸而遇合即具父母即具大父母非其始歷邪顧仕者之涉世則有蚤暮世之所謂嘉祥善事則有盈虛遇合而仕即得具父母者什五一人具大父母者什百一人而已自殷子引籍十有五年冠惠文擁朱轂者業已久矣乃今王母年九十餘老顧獨無恙此非千萬而一有者哉古者母以子貴亦以子聞若彝侯燕喜是已其能以祖母顯者則李令伯一人何葷葷也令伯夙有家難祖母劉獨以身先後之語在令伯所上書中猶可概見蓋天將以劉興李則必爲李報劉卒之李氏昌阜而劉之年又最高出負於

始收息於終此其右券也殷之先以積著傾郡當壬母有家富厚矣王母蚤寡先諫議公居于舍不問家故業所遺蓋僅有存者及殷子母氏見倍王母大以爲憂蒿目於帷簿之間日不遑暇其勞苦若此然則殷之右券王母操之乃今有造於後嗣而享有天年此非可以無故獲也要以令伯當紛糾之秋進退皆不自得至今讀其封事猶然扼腕悲之殷于徘時而駕惟其所之此其畢力報王之時固皆報劉之日也以斯而視令伯不猶賢乎嗟乎余幸而蚤貴曾不逮事余王母於其身親見之乃今屬詞而觴殷王母前蓋怦怦心動矣夫同居父母之國既又同升諸公吾四人者非直手足戚也諸父則父諸母則母諸王母則王母也即吾不逮事王母乃今幸而得爲殷王母壽也不亦愉快乎哉程子既聞余言乃數稱善時鄭子方在廷尉不及聞即他日聞吾知其不異於程子也

壽一所先生八十序

今上初臨海金一所先生來視閩學閩故文獻國也先生至表宋儒倡道於閩者祠事之務躬行爲弟子率一時士相顧而化蓋稱海濱鄒魯云其後二十年

庚申先生仲子徵來視學仲子奉先生約法士帥教如初又明年先生春秋八十矣閩藩臬大夫若開府幸得仲子同官將發一介行李爲先生壽醴酒既具屬余脩酌者之辭余小子卑卑無足以當先生者顧執長者之役義無所辭請先陳當否而諸大夫擇焉皆曰幸甚道昆敬進曰世所謂嘉祥善事大者壽考次者顯榮而令名急矣貴如趙孟壽如冥靈其行義無所稱載惡能爲有亾先生以世德發家一門之盛海內無兩乃今享有眉壽且夫婦偕焉得全全昌殆非虛語先生不立名譽搢紳學士不啻若海岱宗之

顯榮壽考而長有令名此世所希有先生備矣請以是爲酌者先諸大夫曰未也更進曰昔萬石君以質行顯史氏登之于齊魯諸儒之間萬石君稚少文二子取醇謹耳齊魯俊於文學豈不斌斌史氏獨推轂之且以諸儒爲之下此華實之辨也我　國家以文治治天下士斐然嚮風　孝武以來倡道者一洗世儒之蕪穢而獨觀昭曠之原其後及門之徒務張皇以立門戶居常耏論溢發非堯舜文王孔子不談一何偉也概其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遂使世儒譊譊率以此相詬病後進懼蒙其恥往往郤步而不前齊

紫敗朱而朱者恥爲朱矣要以篤行脩古出入不倍所言則唯先生能矣願乞先生百歲之身以爲當時耳目使後進得睹其大較由此而辨朱紫焉是天之有意乎斯文也請以是爲酌者先諸大夫曰未也道昆避席曰說芬華核名實雖賢者不免焉此有我之心也此兩端者宜無當於先生先生三受命爲儒宗不斑白而釋事二子接衽而起兢兢焉日討先世之德而程督之其學道本之乎潛心而壹禀於河洛其所論著要皆深造之言然則先生之不朽者在躬行其緒餘在子姓其聲教在天下後世而其足術者在成書由今以往諸子脩先生未畢之業衍宗祏無疆之休後之學者挾筴而知嚮方泝河洛而游洙泗之上則百世之澤皆先生之年也以是爲壽其庶幾乎諸大夫驩然曰庶幾乎吾將以是而聽命闇人矣道昆敬諾

壽少司徒鮑公序

今年甲子　聖天子與海內更始咨耆舊而釐理之前少司馬鮑公起爲少司徒遂撫東土公初謝司馬蓋始杖于鄉余從鄉大夫爲壽於公之堂則余進養由基善息之言以命酌者公爲之引滿而有味乎其

言拜司徒之明年公且杖於國矣余越在疆埸弗得帥初禮禮公吳季子將出東道謁天官遂徵余言以爲公壽季子於余爲婚媾於公甥也余則何敢無言余惟三代有道之長非獨其主德茂也猶必有臣隣之助三代之英非獨以其君顯也猶必自附以不朽之名蓋得其時則然耳夫久安長治宜莫如周當世所謂老成人宜莫如太公望享年百餘歲著名實於無窮至盛矣使非遇合殆將以屠釣老焉故不遇則白首棘津不以爲終窮遇則一旦而載後車不以爲驟合時也然則東海待清固太公之善息卒以鷹揚

而與周室非百中之能乎當公謝司馬時東南騷動朝議謂非公材不可數推轂之公雅不喜干時其議遂格後之在事者蹈不測以趨時何岌岌也及功見事定猶然不免於瑕疵公獨巖棲川游待時而動謂之善息誰曰不然乃今初命則太僕申命則少司徒此遇合之時也公由此起其於百中何難前言有徵矣公之東也人謂公社稷臣宜居中持議何必東昔周召分陜而左右之獨太公賜履以表東海地重故耳我　國家兩都並建山東爲之懸衡　上方與三事大夫脩內外之治潤色太平之業輦轂之下罔不

精白承休內治章章明甚由內及外則必倚辦於填撫之臣以山東而視四方猶之以海岱而視羣望也公以十年息矣起而就列爲之布侯於營丘　上意烝烝厚也頃山東不雨其民嗷嗷自公下車雨與行會民乃帖席此唯天授抑亦百中之效與往余始受節鉞公幸而教之曰伯子在事人人爲伯子危夫擇地而行曾不能咫尺而心與目俱病矣庸詎知心目之所不及無失足乎哉素履而往受命於天願以此爲伯子決筴昔人從伯昏無人受射其持論與人殊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外垂於此而不眴於目不怵於心然後其中也不殆所謂不射之射也公將以伯昏無人而脩我我則安能公既善息以養其餘力而又不殆以收其全功由此而求正鵠庶幾乎得一當古人此特其始務者耳屬公懸弧之旦紹介季子以前言申之

封刑部郎中何公暨章宜人七十壽序

往何大夫補尚書郎奉其父刑部公母章宜人就養郎署刑部公負高節雅從諸父老爲會一時名動京師比公還括蒼余小子嘗載其事而侈言之矣其後五年大夫督學江西公與宜人在越乃使人待命且

虛上舍將以承父母驩公謂使人　上方潤色帝業咸與維新三事大夫莫不精白一心脩揖讓之治孺子幸而在事務周行郡邑廣厲學官毋繫吾兩人者爲也大夫唯唯歲甲子有司當論士江西最稱得人越明年公及宜人並以春秋稱老大夫方在行部不得鞠膝奉觴乃遣客入閩徵不佞之辭爲壽尚章之歲吾父母始杖於鄉余小子待罪行間無能爲父母壽即儼然拜客之辱其何辭於大夫由今以談大夫之所爲壽者衆矣昔舜舉十六相禹宅百揆知人安民胥由此出而敬敷五教厥有司徒夫然後比屋可

封賢才不可勝舉乃今大宗伯論士冢宰論官俊乂
登庸吏治烝烝盛矣要以綱紀三物豫養而誘進之
則督學事也譬之納婦大者奉宗廟事舅姑小者治
酒漿執灑掃婦而任此可謂曰能能則教者稱善媒
者稱良不能則否何者婦之能不能繫之也江西蓋
姬姜之族往往以異能著聞大夫爲之姆傅爲之行
媒固宜能者畢登不能者胥化人臣以人事君之義
其在斯乎且也父母之命子也始在外傅即能屈首
受業輒咕咕有喜心及其籍名博士奮然以經術鳴
喜滋甚矣及其召對公車策名就列喜又甚矣出而

從政弟令效刀錐之用暴咫尺之奇爲之父母者誠
不自知喜之無從也況夫以人事君上臣之所爲務
幸哉有子如此其喜可知使徒掠取顯榮一切無所
用職神雖王弗喜也嗟乎舉世方以羶薌謂孝苴苜
謂慈何論養志如使大夫酌彭蠡爲上尊俎匡廬爲
加豆果能望父母之腹乎哉昔人有言大孝不匱博
施四海歸父母令名則不匱之云也仲尼評隲齊國
之士登鮑叔而下夷吾夷吾治於高傒氏到于今受
其賜本之於其所推轂則進賢爲賢鮑叔得一夷吾
爲齊巨擘大夫之所造士羞稱伯者而誦法先王異
日推轂而升諸公殆必有異能之士光輔　帝德在
宥而理萬方此之爲功夷吾無能爲役以大夫而加
諸鮑叔何啻倍蓰本大夫之所自出享有令名此不
匱之能事也吾故曰大夫之所爲壽者衆矣惡用不
佞之辭客曰固也夫子以不得鞠䐠奉觴悰然意下
今茲使人嚴君所何敢無辭嗟乎此余小子疇昔之
心也余小子越在彊埸父母蓋念之深則以余小子
無良惴惴然恐得罪顧誠得一日之養安父母之心
不難以三公易之矣大夫之所事事豈余小子然哉
聖天子壽考作人左右贊襄旅力未艾冢宰大宗伯

皆具父母又皆就養於新入侍承明出就子舍驩甚
此皆臣子所希有乃於當世並見之然則大夫將復
奉父母驩且有日矣即一日之養大夫何汲汲焉客
述前言以復大夫遂以爲大夫父母壽客爲大夫部
中文學蓋閩人云

潘大夫汪公六十壽序

今上四年海陽潘大夫汪公春秋六十矣戴甥紹介
而抵不佞願乞一言以壽公公不佞宗人也不佞結
髮而事　先帝舉宗仕者凡十餘曹公始爲戶部尚
書郎以材取重屢又入薄西北闡大司馬翁公行邊

召諸兵禦虜昌平主餉者藺生坐事不辦幾自裁部
尚書急昌平則以公代公謁大司馬宣言曰故事秋
後弛關宜無事餉虜今非時至乃復徵諸將兵假令
餉如丘山非可以一朝給也請令近者就食遠者輓
芻粟給之於事便大司馬謂善乃悉聽公公下令募
民間出車千五百乘中夜至詰朝朝食芻粟悉至軍
中近者得從便宜移軍就食　詔以諸陵軍乘障塞
部檄下諸陵軍得支行糧公曰諸陵軍直以衛諸陵
乘障塞固所以為衛耳安得藉口客兵索行糧諸陵
軍譟市中公上疏得請乃罷及虜遁歲省不下五萬

緡壽轉福建按察司僉事分部福寧閩中方議徵海
上兵備福寧州距倭夷南下公獨持不可海上祝邀
關不同夷舟順風而馳所至皆戰地徒備福寧州無
為也既而同安告急公出獄囚以出海抵罪者令殺
賊自贖遂追擊賊大破之會故太宰屏居既寧嗾公
操法及復起進公貴州布政司參議已復罷公其後
八年不佞以副使分部福寧則公舊部也公約法具
在閩人往往誦公海上功當是時太宰陷不辜久矣
今之從事厥有二難治餉治兵是已兩者卒然而至
不暇豫謀乃若以詘舉贏以弱制勝難之難者也公
治餉而卻虜治兵而破島夷藉第令在事而公之志
得行即王計運籌庶幾乎社稷之役彼其太宰固中
道沮之何褊心一至此耳夫干將之利也何有不割
哉新發於硎即能剖玉斷犀足矣與其盡利而戕且
鈌無寧善而藏之騏驥騰驟汗血而示千里亦可以
逞與其力盡而至於敗無寧稅駕而休之何者寶干
將而不盡其利寶騏驥而不盡其材壽之道也天授
公以多材而不盡其用非壽徵與夫以公之遇既寧
視賈生之遇絳灌其不得志同矣賈生治安之策不
試卒發憤以隕生非壽類也公退而家食睢睢盱盱

足跡不及公門姓名不恩市井行年六十血氣克盈
所謂脩道以養壽者公近之矣余聞公大父百歲公
父九十而彊此其世類則然何論六十夫用而不盡
則壽善養則壽世類有徵則壽公兼此三者即黃髮
不啻矣余不佞惡足以壽公宗父老笑曰伯子故嘗
轉餉給大將軍其後治兵閩中勞苦功高如此卒中
閩人之口于于然安之家世亦多高年世類合矣語
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信乎伯子之似公也是宜壽
公

壽程處士序

閭封人曰余家食未嘗聞處士名及余始除吏往來姑孰之燕陰乃始聞處士處士者吾鄉昌國公後人也吾鄉去燕陰四百里而近鄉人賈者往往居燕陰獨處士以節俠聞鄉人推轂處士以為賈人祭酒郎諸賈人持議不相下幸處士居其間議遂平燕陰當舟車輻輳之衝其地多羈旅少土著縣長吏籍羈旅者起丁夫久之踐更者皆不平處士詣縣長吏請以身平之其籍遂定郡大夫多處士表其閭而優禮之郡大夫者今少司徒馬公也及余道出燕陰則處士授館穀而丁夫之轉轂者皆就處士受籍而行又處

士弟考功君參議君皆故與余同籍於是處士帳具為會余始得交處士雖既而乘傳者二乘六者三皆取道燕陰於處士益習及余有境內之累不相見者六年處士杖矣余諸弟雅從胡子游而胡子從處士受室胡子將以期日為處士壽則紹介諸弟而抵余受辭猥余備在知交敢不敬諾余惟當世以經術取士豈不以經術足用哉甚者童而習之白首始仕不為無得矣及其奉三尺法操百里之治而紀綱之抑何施而不可也匹夫匹婦有郤曾不能得其平其所用者非所習矣處士羈旅人耳未嘗持三尺之法得操縣長吏之權也彼徒以譚言解紛莫不冰釋進無違議退無間言是布衣尊於縣官片言信於三尺也不亦俶儻乎哉昔陳平以宰社見奇卒以相漢假令處士在事宜有以自見於當時乃今之用人直為此拘拘耳庚桑楚居畏壘而三年大穰畏壘且俎豆之誦義至于今不絕若此者非固有三尺之柄縣長吏之權也處士客燕陰者不啻數十年其積多矣他日燕陰之嚴事處士豈居畏壘後哉果若所云則今之所為壽者固未足多彼且有不朽者在也余受疆場之事無能觴處士前使處士得聞余言即三舉不辭

矣

鮑老夫人六十壽序

司馬鮑公論最得封內子淑人又明年丙辰淑人春秋且耆矣邑中上客前為壽吳叔美執子壻禮居末行爵先乘幣鞠跽而進之祭酒有辭則屬道昆為役夫自天子之公卿大夫若諸郎吏即能布上威德有功烈於民此惟丈夫之能不假帷裳之末議 高皇帝約無論卿士能其官者則爵及梱內而象服有差要以無成有終妻道臣道等耳周官之政豈不炳然其見之聲詩本之乎女德內治之效此[illegible]章者也

關雎以下則晉有冀缺漢有梁鴻雖其行義可稱而無所建述於世獨鮑司隸以伉儷顯千歲而有司馬公焉人謂不有司隸惡知少君徽鹿車之賢亦不能因司隸取重若淑人之質行載在 璽書宜無忝少君矣司隸效忠季世勲業未光 今上簡在司馬愼所任使之行且匡世立功弼成中興之盛治此與司隸絜廣度大不可同日語也夫以授粲抱杌之雍容得附冀缺梁鴻猶足以誦于後世況推轂夫子度越司隸者哉昔少君壽考史氏侂之爲美談淑人指使之年方諸盛壯此難老之徵也天道猶質剷然息愈

廣則收愈衆固將左右司馬公俱享黃髮一切福澤寧不足淑人所乎道昆於叔美爲昏姻且會逢嘉事遂不遑退讓爲作頌云頌曰 皇矣宗公開國肇祉奕世發祥公宫有子高閌相攸君子嘉止既閑有家燕譽伊始君子膚敏有倬其章鷄鳴昧旦爾謀則臧虔尓滫瀡潔爾烝嘗内顧無缺繄爾之良其章伊何揚于天府顯命不愆允文允武討不庭方桓桓召虎相彼路車爾輻爾輔昆明既乂百粤既柔程功司會百禄是遒錫爾搖狄爵爾好逑 王言如綍惠問斯流公德不瑕几几赤舄無使公勞待詔于室和鳴肅雝如鼓琴瑟純嘏爾膺齊齒齊德月躔閼茂歲在火龍司馬燕喜有客雍雍員方在御翟褕在躬介尓眉壽福履攸同婉娩少君顯允司隸彤史相輝昭茲來裔淑人嗣徽内美世濟式覯耿光俾昌而熾彼粲者子乃在館甥莪莪章甫洵美且仁再拜稽首旨酒斯陳淑人樂胥黃耉無垠

太函集卷之十

太函集卷之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首

北山方長公六十壽序

余觀列仙傳蓋多隱君子云古者以鄉三物辨官材野無遺佚漢去古不遠猶然首舉孝廉世所謂人倫之宗砥行立名之士大都烝烝嚮用佐百姓而理國家厥有希巢由事黄老皭然不滓人貌而天跂而登之不啻千仞之上彼其遺世獨立不亦僊僊乎哉乃若後天地而凋三光率寓言耳後世設科取士置鄉

曲之譽不聞其間力人倫矜名行之流往往竊于外之游談操玄同之末議很云不死之藥可得羽翼可成當世欣慕以為仙人悚然意下於是中庸之軌塞奇衺之術興矣道在邇而求諸遠惡用泰山縣駢為哉方長公有容北山人也方氏世受孝友至長公伯仲益脩之長公生七年輒善事繼母及伯仲考居室且名其堂長公自言張仲以孝友而誦義百世景行行止夫非仲之徒與堂遂以景張名務躬行為率父視諸父子視諸子仲氏見倍長公守之不衰遇宗人近屬無親疏少長必以情遇外氏親自始以迄終身必以禮鄉鄰觧紛必以信歲大疫設糜粥餉諸疾苦必身親之擇地而行庶幾處士之義若長公者所謂力人倫矜名行者非邪使得一當亏旌其於任職何有乃今白首巖穴僅僅謏聞則所遭之異也往郡中舉鄉約召長公為正鄉人悉推轂長公長公固辭終不敢以菲薄而先長老假令鄉舉里選必不能舍長公彼或無取于名高要不失為隱君子耳人言長公絕旨酒居鰥屏媵人脩道葆真彼且僊為之矣北山系出僊翁後尋師道之跡在焉長公何不為也夫達生之旨則余有味乎莊生蓋自其同者異之彭之於

殤異也自其異者同之委形之於委蛻同也僊翁師道雖仙才安敢望彭祖彼其脩然而往不亦殤乎越在雅歌張仲至于今不朽果能力行孝友為可繼為可傳壽之類也昔之論壽者必歸本于仁孝友則仁之發也語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數世之仁則數世之壽也張仲是已終身之仁則終身之壽也仙翁師道是已長公務力行以昌阜後世其為壽也恢恢乎大哉視彼親于其身幸須臾毋絕者不可同日語矣羅太學為長公壻於余為婚姻太學謁余先鄂州作郡志

載仙翁師道之跡甚詳鄂州嘗誦昔人之言世無仙唯隱君子耳公與鄂州語合是宜知丈人歲正月丙寅丈人行年六十矣佝不佞無能壽丈人願執公言為丈人壽

壽吳氏叔五十序

先大毋有季弟子曰潛字時起是為家大夫內弟余小子稱吳氏叔云大毋季年數病肺家大夫侍湯藥日久喜方書會吳長公洋以醫名一時諸名家盡出其下長公雅游家大夫所即方術有驗者家大夫輒籍記之家大夫諷吳氏叔學長公醫叔有難色家大

夫謂叔而薄醫邪古稱良相良醫其功澤等耳余觀吳長公治疾譬則晏嬰相齊子產相鄭閭可使熙弱可使彊一何偉也叔曰不然醫不三世不效潛三十始事事又安敢望吳長公於是家大夫悉出故所籍長公方術及受諸方士禁方以授叔乃閉戶謝客徧讀黃帝以下諸書業既成人未之奇也江山人民瑩託於醫以隱義甚高聞叔抵掌論醫乃大奇叔於是郡邑諸豪傑父老爭致叔安車結轍於門當是時吳長公有子伯高世其業叔以奇勝而伯高本乎中庸兩人相與齊名所全活者中分郡縣叔少年任放比中歲則佝佝若宿儒鄉人私相語曰時起儒者邪何佝佝也叔聞之曰儒醫豈不相謀者哉吾儕誦法黃帝猶之六經漢張仲景立一家之言則醫門之孟子也其後婺人朱彥脩有所論著舉世翕然習之亦猶學士大夫非朱熹氏不稱載顧其言一出使人繹古昔而倍先王晉祠惡池而廢河齊祠配林而廢岱失其本矣宋元之際其斯為季世矣乎　明興萬物更始大儒崛起禋祀孔孟芻狗宋儒即今誦說不衰直為取世資耳醫則吾鄉先正操獨見而明成法朱彥脩之論稍格不行由茲以談其廢興率同一軌儒非

吾業而吾業近之柰何以此相病也余小子嘐嘐好古率有味乎叔之言今年叔春秋五十矣家大夫造叔為壽命酌者致詞曰醫家累千萬言大較為養生設也解牛薄技聞者乃喻養生一技之精進於道矣吾弟通於儒而見道不謂不精實其言庶幾可以長生請為吾弟壽叔佝佝起曰潛幼失怙恃柰何徼一勺之惠而忘先人敢辭家大夫更酌曰吾始推轂吾弟未敢必有功吾弟三十事事四十而名五十而名大著則專壹之效也吾所推轂者不虛矣請為吾弟壽叔佝佝起曰潛幼失怙恃柰何徼一勺之惠而忘

先人敢固辭家大夫又酌曰吾毋棄桮棬久矣乃今毋黨唯弟而毋之遺體唯吾藉令吾毋猶然在堂則百歲人也及今親見弟之得意不亦愉快乎哉叔起再拜而受爵曰潛幼失怙恃姑實子之大夫兄以姑之遺愛命潛敢不拜賜余小子善其言之中於禮也遂書諸篆紀二姓之好焉

朱大夫六十壽序

不佞客錢唐則朱大夫授館迺得交大夫驩秋七月丙辰大夫杖矣諸大夫客皆造不佞具言所以壽大夫言人人殊亦各舉所知耳鄉先生則曰吾郡首藩

文獻最著都人士善易者宜莫如大夫博學多聞窮極古今之藏使得對公車令平津豈足道哉五射策不收僅得州牧即有奇曾未能出其什一謂重積何夫蘭生幽谷桂樹冬榮豈獨異乎衆芳夫固有待而施者耳大夫彊仕未逹薄有土而甘丘園蓋蘭桂之屬也此壽徵與鄉大夫則曰江以西皆列邑甯以地重獨改邑爲州故尚書居州往往目攝州守坐守西鄉守出主人未及門而還州民直謂尚書專守易與耳大夫出守說尚書公故大臣莫敢當客禮炎奉命守土幸得分庭非敢妄自居高亦公父毋之國也乃據上坐主人送之門外必俟升車乃還於是州民始知有大夫人人以爲得大夫晩州豪劉氏抵大辟掠良人女内獄中大夫至杖殺豪繩諸劉不逞者悉抵罪州故患盜盜負固莫之詰何大夫發盜藪數十家毋敢爲盜耳目乃布德意傳檄拊諭之不從則捕其太甚者窮治之盜始息尚書嘸大夫甚遣其子入相舍願得釋憾於大夫部使者方以最聞大夫免矣其後甯有訾所部議城甯守坐授功不平州民爭赴愬所部自甯置守無如朱君往朱君爲民築堤民赴工恐後何至如今守未及舉畚鍤騷動境内乎請得勒

石州中頌朱公功德夫士釋經而治民事未必得民即得民未必持久大夫守甯不二年而去去且二十餘年甯到于今誦之不衰則自大夫良矣乃今天授難老其將爲甯報大夫非大夫之壽而誰壽也三老豪傑言者兩端一者曰大夫歸休晨辨色而視事無論丘墳田宅興事程功若燕饗問遺積居出入必身親之曰孳孳不少休其餘力猶若可貫樞以運故不朽莢以繙故不蠹壽之類也大夫壽哉一者曰丈人惡知大夫其於一切未曾數數然也比年挾杖屨周游名山大川所至必察地宜問謡俗歸而著論四方

之指掌在焉築室湖山之陽結客爲會賦詩飲酒熙熙然與商山洛水同風視彼儻然而來直土梗耳譬之十仞之木避風兩遠斧斤即千歲可致商山洛水是已大夫壽哉諸博士弟子曰大夫生世家其曾大父參知公以春秋顯大夫有丈夫子使受春秋乃今雄距壇場上下推轂大夫未畢之業其子身之奕世阜昌引而勿替大夫可無憂也大夫壽哉不佞作而言曰善乎諸君子之壽大夫無遺言矣夫重積而未施則壽政良則壽彊有力則壽逸則壽樂有賢子孫則壽得全全昌其大夫謂邪不佞竊聞之天無心而

運不息故無疆水無心而流不息故通晝夜大夫具此五者曾何容心哉時積而積時良而良時彊而彊時逸樂而逸樂吾見其朝徹吾見其攖寧庶幾乎進於道矣壽不亦宜乎諸大夫客退而喜曰伯子其遊方之外者與是善言壽乃相與授簡述不佞之言以質大夫

孫毋戴孺人六十壽序

吳氏叔習海陽孫氏雅謂孫毋戴孺人賢今年孺人耆矣孺人子承訓承誨承謙介吳氏叔乞余言爲壽其諸孫孫伯子具孺人質行爲先談伯子之言曰余睹傳記即賢如叔向毋猶然以妬聞孺人當盛年固請良人置妾及其舉季子也壹以巳子子之恢恢乎有容視叔向毋廣矣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秦爲之築懷清臺以居孺人寡者二十年家累鉅萬即行不踰閾宜無讓於清嗟乎伯子讀書好古善屬辭其稱引古人則取節焉爾昔在三季薄耿介而進并兼於是言利紛紛至秦尤甚清一富人婦其質行無聞天子獨以客禮禮清顯其名於天下當時賢士貞女豈盡無人彼以匹婦而竊利權儼然見客何爲者也太史公立傳往往極口稱之學士大夫非直以此病秦

亦且爲太史公病矣孺人不幸寡脩故業而息之此亦有異能非苟而已也要以多財取重孺人何有哉三代有道之長于周爲烈本之其所由始具在二南自今頌樛木諸詩其內德一何茂也新安四塞之國無論內外多褊心孺人顧獨有容務樹本支蕃孫氏後微諸樛木盖亦有足多者焉孫之興有以也叔向毋賢矣惡在其不能容山澤龍蛇其言卒中孫之得妾以子翩翩然與伯仲同風和氣致祥保世滋大殆亦應感之符耳嗟乎今之長守富貴豈不難哉衆人營營羣起而競刀錐之末因之以淫蠹申之以誅求

籍第令多財其經費不可勝紀夫太倉露積圭撮盡之江河無量漏卮盡之所入不足以奉所出盡可翹足待也丈夫任胼胝之勞操伸縮之術萬一失計難與持盈孺人梱内之言非有四方之事也坐而筴事非有與時馳逐之權也以是藐諸孤食舊而已乃今益致昌阜此遵何術哉老子有言治人事天莫若嗇海陽素封相望率以服御相高孫氏故饒孺人獨折節為偸衣無異采食無常珍嗇矣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非特長守富而已也抑亦以此而保天年乃今春秋始耆盖壽徵耳孺人善自為壽安事余

言吴氏叔又言孺人庶幾乎壽毋矣日以儉德為訓躬行為諸子婦先伯氏受業成均仲季修遺業雖握奇羨不欲為富貴容他日以此治國家數世之利也昔周以二南起家其享國亨年最久葛覃絺綌夫非德之共乎七月豳風皆由此塗出也彼或借泰為喻其不然哉

余長公八十壽序

吾郡中多文獻舊家喜文事凡在交游親暱脩幣於所尊敬必先之以作者之言蓋將附青雲之士以顯令名使得播之鄉人傳之子姓即拱璧駟馬不啻也至若乞言為壽都人士畢用之顧脩行有汚隆脩辭有工拙玉石糅矣余氏世世脩行誦義郡中今代脩辭宜無若大梁李獻吉諸為余氏壽者無慮百家惟獻吉擅場庶幾乎青雲之士名實純粹學士至今誦之其不朽均也不佞雅聞處士邦直義甚高長公受成則又以能子推轂處士故嘗治田宅以贍不給伐石梁津以通往來賈蹄中人之産百家乃始告成事於是里中無少長莫不德處士多長公能　上即位初　詔賜父老粟帛其年長公登八十拜賜于家王孝廉善長公則謂不佞長公脩處士之義務振人之

窮往尚禮困諸生長公獨急尚禮顧尚禮猶然家食其何以報長公長公始生之辰越在歲秋尚禮有不腆之幣為長公壽願介片言先之不佞習知孝廉敢不敬諾昔萬石君父子白首質行較然然必得司馬子長其名益顯余氏諸長老以獻吉重至今籍籍有聲獻吉之慕子長相距則與户也不佞之慕獻吉大有徑庭即有言猶鷇音耳諸為長公壽者言人人殊其間博雅多聞則子長獻吉具在惡用不佞為也乃今舉世好諛故多溢美之言諸富貴則畢管樂狄陶朱諸名義則薄由光賤曾史美言無當是謂獸言昔

人有言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言而有枝葉尚安事言萬石君不言而躬行齊魯諸儒自以為不及彼其為善惡取近名卒之行高而名附焉列傳是已長公家世操行鄉曲之譽歸之是固不蘄名而名恂恂長者之行聲名壽考世濟其隆猶之楩楠豫章高百尋比千乘其本實茂矣不佞短於口無敢以枝葉之言辱長公長公負俗篤行又惡用不佞為也且也詩人之歌吉甫煌煌乎休烈哉要其歸則以張仲取重厥有躬行孝友儼然臨之精此可為觀美矣孝廉君若好脩蓋張仲之徒也子長獻言豈不名高彼其託諸

空言孰若見諸行事孝廉在是宜中長公驩孝廉往矣孝廉退而語曰尚禮不敏蓋嘗聞順親信友之言中丞之誦長公率用此耳是故本之處士賢之友生攷之躬行鏡之古昔則長公重矣尚禮不敏願持此以效長公

鄭母八十壽序

王祖越國公鄭錫也吾宗於鄭蓋百世通家叔父善鄭季君胥知季君母有賢行歲十一月丙寅母春秋耋矣諸內外親屬皆乞言賢士大夫所奉母觴叔父謂余小子宜有言余小子唯唯古者外言不入於梱尚安事言顧尊言者莫如詩其稱梱內之德具矣用之朝廷鄉國至于今不衰即言之亡於禮而禮也昔嚴仲子納交列國之士壽其母千金古人業已結其子驩輒得登堂拜其母言則詩之遺也視千金何有哉有周之興厥有文德卜世滋大則關雎麟趾以為階其在詩者可攷已自天作合嘉耦乃成故其詩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嘉耦成而樂有相矣故其詩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然必節儉者而后婦順章故其詩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內有和德百嘉之宗子孫繩繩于是乎在故其詩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和

氣致祥子孫固多賢者故其詩曰振振公子內外皆得子孫蕃而且賢德之成也故其詩曰樂只君子福履成之由斯以談梱內之德章章矣鄭母待年于歲以淑女聞及有家攻苦力作推轂夫子積著不貲既而授丈夫子四人壹以此脩其故業節儉者矣子姓盈庭食指不啻以什數子孫蕃矣賢矣諸子席故資息至鉅萬門戶之盛裒然蓋一鄉福履成矣即母之賢不逮太姒不亦什一乎哉顧詩亡久矣即有能言曾不足以當風雅謂余小子何叔父又言曾為周宗國周禮在焉矣斯之頌魯侯必曰壽母本之所自出

其周南之遺風與顧魯侯之伐足多而毋德未著以余觀于鄭毋豈直丈夫能哉中道而倍夫子日討諸子諸婦而訓之以躬行則萬石君之教也舉宗無慮數百家聚族無慮千計庭有誶語一切就毋質成毋聽之不俟片言而定則陳太丘之義也奚斯之頌魯侯猶及其母言何可廢哉嗟乎婦人從人者也從父從夫從子乃罔不從從父則子道也從夫則妻道也以毋遇子惡在其必從雖有桮棬不易七鬯此陰陽剛柔之義也其既也就業之多寡聲譽之污隆亦各從其子耳昔之頌魯者推轂其子而貽毋令名重在

子矣今之壽毋者攷信于子而歸毋令名重在毋矣其相為重則均也頌聲寢矣余小子安敢望奚斯雖然吾宗受姓于魯鄭受姓于周二姓皆秉禮之宗詩教或未泯也即余小子不佞將授酌者以三酌之辭叔父曰善始酌曰堂有薮其華翩翩我有旨酒介爾百斯年再酌曰桂樹冬榮在堂之下我有旨酒介爾純嘏三酌曰有蘭有荃羅生堂戶濟濟後人胡不昌阜

余毋七十壽序

說易者曰地為萬物母也則坤以之唯其有容利永貞矣夫地職形載其德含弘小者土壤細流大者華嶽河海無物不地則無物不容其毋萬物也以此臣道亦若是也上臣之務匡天下非難保天下難非保之難容天下為難容則用天下而有餘不容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昔稱社稷之役必休休有容者居之不然子孫黎民不保矣妻道亦若是也故賓祭不供麻枲絲繭不給家不謂憂容止不忒女事不愆家不謂喜此其末節焉耳家人睽則骨肉畔內無間則子孫蕃二者憂喜之大端也容則無間不容則睽家繫之矣故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容之如地乃利永貞

此歸藏之義也余所聞余毋蓋庶幾近道者云余毋始有家則處士之二嫡在毋拊之如己出處士驩居無何處士舉庶子二毋拊之如己出處士又驩及毋拊息子二人曾未有加於諸子處士之驩甚也鳲鳩善用其愛詩人多之乃今以嫡以庶以所生視十子較異顧其毋相忘於襁褓子相忘於桮棬一視而同心視鳲鳩廣矣新都山峭厲水清激蓋四塞之區即丈夫不能無褊心何論女德概于余毋失非新都產邪且以吉甫而有伯奇以獻公而有重耳惠非不友覽非不恭如意飲酖王祥牛下何以故以毋故也禰

使佘毋非有一德析肝膽而楚越之處士雖賢安能使之胥化即諸子善事毋又安能保其無二三乎和氣致祥惟所自召則其大性然也元年冬十一月甲子佘毋始稱老于家諸子濟濟愉愉門内殷殷盛矣夫臣良壽國妻良壽家故帝臣以揖讓而賛襄宗臣以推賢而佐命國之壽也周南之與乃在樛木趙孟之烈寔維趙姬家之壽也此之爲良有容者如是耳諺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人毋歸佘氏二十年而後生子天其以佘氏故必報毋以毋故必祚其子孫坤利永貞家有造矣此其壽徵與佘子謁余曰

致中卒業太學雅從海内之士聞先生名毋有諛聞非先生之言不顯茲爲毋壽我以不朽之聞斬先生夫爲壽之言侈而無當余竊恥之佘毋則梱内之良而冥合于易教言可也言可也嗟乎余中歲而始學易又何能言

金母七十壽序

休人士多賢豪雅游不佞不佞將有事方外則休人士十餘曹皆造焉王伯子前進曰太學生金茂金芝之昔嘗奉教先生所二三子之與兩生者友也不啻若昆弟驩今年金毋戴孺人春秋始老二三子幸得以子行爲壽願乞一言爲先談嗟乎世俗喜文章斤斤務立名譽其爲壽者侈言什九褻言什三不佞病之久矣即兩生胥不佞惡用不佞爲哉伯子曰如以侈言惡在其不病藉第令不侈猥奈何廢言始金毋在公宮事其毋孝毋疾輒叩北斗請以身代之及金毋有家事舅姑如事父毋初金長公居子舍而長公父賈方州毋謂長公鄉人亦以賈代耕耳即舅在賈君奈何以其故家食邪乃具資斧賫長公賈於淮居數年長公駸駸起矣卒至饒益則毋有首事功毋舉丈夫子二人悉遣之就太學長公即世毋日進子若婦

程督之邑人謂金之阜昌多毋力也即毋以一田舍翁婦獨有閭鄉曲閭察於人倫孝順慈備矣古者鄉大夫存問長老務表其獨行以風人人先生是已語曰敬老爲其近於親也先生豈有意乎嗟乎諸什子之及此言不佞聞命矣世儒白首而治本業非詩書禮樂不談要以出入不倍所聞蓋什百一人耳金甥即出名家廣材智其能事不踰杼柚其耳目不越閫帷非有誦習之勤博洽多聞者之爲務也顧自待年以迄垂老其躬行壹稟於正經亡論慈順明章其孝則天性也今之以道德自者廢佔僤而務玄虛高者

薦蒼天深者入無間耿論盈耳即庖犧氏何加焉概諸中庸其言行不啻千里甚者取予矜於箕帚辭色見於門庭以此而卑世儒所謂楚失而齊未為得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所謂性善非邪人子之所為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婦順亦然其始事等耳妻道猶之乎臣道也食而教之使其子姓揚名於後世亦曰有終金母辨此矣凡此者悉本之天性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於是諸君子喜曰金母過二子嚴不假貸母嚴則子孝二子其庶幾乎由是而言君立身則二子事也二子稽首再拜曰先生歸吾母

以令名而開不肖以大義自吾母以及後世子孫受賜多矣敢不拜賜

華陽祝

歲庚午余奉 詔出𢓊中明年主人始與杖者齒于時考華陽之館鄉黨賓客皆造焉徐君謂余主人事公至矣公方據四岳之上其何以壽主人將必楚之和氏周之天球抑秦狐白之裘蜀之錦也嗟乎余猥以不欲聞四方視彼直糞土耳且主人齋用給惡用彼為然則公何以壽主人嗟乎余得人焉爾部中貴髮具在千古幸有過焉余將以七聖為賓因陪為介冥雲執爵華封人祝之幸得一當主人主人驩矣徐君曰善深願聞其略也祝者何曰帝莫盛於伊耆氏封人蓋祝之三伊耆氏退然不居則三者不易得也主人具是三者故祝之徐君曰善三者既具何祝焉曰嘻君子非具三者之難保三者難矣受以鹿臺而焚堯以九男而禪單豹七十有嬰兒之色嚴居而不有其身之二者天也其一非天也人也或以天德或以后王或以高尚猶然不保其有況其他乎主人始倍親從兄兄滅父之業及主人當戶竊以為憂乃今自致不貲富且什倍其兢兢猶故耳中年不嗣竊以

為憂乃今有子九人其兢兢猶故耳先世不踰中壽竊以為憂乃今始耆其兢兢猶故耳此所謂深根固蔕長久之道主人有焉當今之時主人樂矣富而好行其德不操利權居鄉宜鄉人居賈宜賈人與都人士交宜都人士樂其富也其居家則日討諸子而訓之長者受業成均少者悉就外傳樂多男子也卜輿區築別業將以𢓊中老焉樂天年也憂樂人所時有然必先憂而後樂從之樂則安安則久此壽徵與抑余聞之高則必危累碁是已滿則必覆欹器是已思危必厚其下思覆必酌其中古之人皆用之然後乃

爲無失彼嵩少衡霍崆峒峨嵋高則高矣然而不危
者其所樹者殊也瀍澗之川雲夢之澤伊雒之水龍
門之津滿而不覆其所受者殊也主人居高而履滿
毋忘兢兢者哉余聞諸丈人行不與宗祊之事主人
爲政舉宗總已聽之顧今鄉里少年務豪舉以明得
意此非獨立其孰能不波主人第以恭儉帥子孫保
世滋大由是以刑宗族施于無疆幸而胥化之舉宗
皆壽類也祝不亦宜乎徐君笑曰幸哉諸君子奉斯
言往也深願爲紹介見之主人余敬諾

楚語

司馬氏監楚覲射父左史倚相在焉歲壬申舍人黄
仲子春秋彊矣司馬氏計日爲舍人壽則發使以車
幣行於是覲射父爲賓左史倚相爲介既至介上謁
曰司馬方在事無能從賓客奉主人驩屬介者先謹
以饍待命主人謝曰里俗貴年必自五十始以榜之
不類四十無聞司馬幸而貺之請辭使者介曰古之
稱壽者疇必以年周人壽君則弱冠耳禮可義起其
謂斯與司馬嫺于禮經主人毋讓主人謝曰孤不怙
明發之謂何夙夜皇皇懼隕舊德以辱司馬使者自
千里來貺請固辭介進曰主人家世素封至主人始
顯入侍　先帝譽命被于幽明臣子之節著矣介者
受命司馬寧詎中道委之請畢使事主人謝曰吾宗
長老咸在猶或讓年鄙人以齒則卑其何敢受饍即
司馬有成命請終辭介更進曰僕聞主人義至高嘗
爲田廬倉廩閭塾丘墳以待宗人之不贍者司馬蓋
亟稱之矣語在記中此之謂亢宗宗之庇也司馬有
不腆之幣請必毋辭于是主人降自阼階肅賓介入
賓介將命布幣請祝主人主人曰嘻以車馬之煩毋
勤執事賓乃即席南嚮致辭曰僕聞之嵩丘之上有
松焉其始拱也亭亭耳林衡過而說之知其爲百仞

之材萬乘之器也乃今卜主人以齒不亦拱乎以其
治生者信其養生則亭亭之徵也積粟萬鍾由圭撮
起稽天大浸曾不足以奉漏卮故善保身家宜莫如
重積主人之治生者是已由什百以必千萬由彊壯
以必期頤皆是物也執此以往高年將焉避之請爲
主人祝介曰善哉善祝者必再賓曰主人閔考氏之
不逮屏嘉事不居孝之屬也考氏往矣乃今伯兄若
叔季及諸子姓則其遺體非與且太夫人春秋高鳲
鳩之愛鈞耳願主人父事伯兄身親叔季訓諸子以
禮讓壹以于視之和氣致祥家之壽也先君子且不

朽九原寧有遺憾邪請爲主人祝介曰善善祝者必三賓曰都人多富溢率慕高義而襲令名概諸收族敬宗則祠事田舍丘墳備矣及其敝也直以買怨而招尤豈收族之難躬行難矣請親親自門内始達于宗族施于鄉鄰毋念是非毋忘休戚得之不得毋德色毋伎心舉宗且不纊而温不粟而飽矣謂之長者誰曰不然以是而師子孫則百世之壽也請爲主人祝主人避席再拜曰鄙人雅聞大夫善辭左史多識楚之良也司馬幸在肺腑儼然惠顧而照臨之敢不拜國寶之賜

太函集卷之十一

太函集卷之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封太孺人金母八十壽序

今監軍副使金君數以御史言事務直引情實黜芬華用事者嫉之出補僉事七年不調既金君自漳南討張璉有軍功大司馬以聞稍遷右參議時余領監軍按察使益習金君無何中丞譚公以得請還余自監軍代其事天官移書問可代監軍者余與直指使者皆言金君其人循理責實黜芬華宜可屬兵事詔曰可金君尋以副使代監軍會余治監軍舍新成

金君奉毋太孺人始就舍頃之太孺人欲東歸急余授節金君所歸太孺人明年丙寅太孺人春秋八十老矣金君則以有事疆場無能壽毋於家蓋慕之甚諸大夫察金君怏怏請見金君而解之余謂金君君何慕也聞君先御史公其莊足憚顧諸子稍稍有出入無詬言太孺人操法嚴不少貸諸子奉太孺人教唯謹不啻先御史公彼其親而不尊能食而不能教者不可同日語矣夫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太孺人識大體乃今程督君者惡用勞力爲哉往君

爲臺臣卒以逆耳見忤其後置之汀漳置之甌越固皆干戈之地危急存亡之秋也當此時太孺人之所以望君者僅僅足矣　今天子修中興之業二三執政一洗疇昔所謂辨論官材務責其實自君部署兵事以身繫閩安危將不遺謀士不遺力境内自今定矣即太孺人家食柰何一日忘閩彼誠知境内賴君而安太孺人之雖甚也君在閩猶在㕘何怏怏邪既而深念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往余乞師東國豫過父毋之邦吾父毋姑耆其期日與行會會師事急不遑稱觴合中至今念之項項然不自得君之怏怏亦

人子之心也余柰何以貌言謾君雖然人子亦爲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耤弟令廢詩書棄稼穡雖日侍親側其何以中親之驩何者親之所欲者奢而其所事者狹也況受命於親以從王事又何敢怠事以遺親憂王事克共親意得矣違親而親意得則所謂以實事親也假令親意不得徒呫呫兒女之間人子之疏節甚矣處其實不處其華願以此爲君㸒果謾乎非邪諸大夫進曰諺有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華不勝實也虎豹之鞟安能去華太孺人享有高年金君不違其志公得之矣誠得一言之炳蔚者明金君之志紹介以告太孺人是執實而傳之華也禮曰貴老爲其近於親也公豈有意乎往金君進藩大夫余當執贈言之役迄今三歲曾不得一辭誠幸得釋諸責於金君即言之無華勿論也遂受簡于諸大夫述不佞之辭爲太孺人壽

贈陳達甫序

吾家二仲以好奇聞郡中雅從海陽處士陳達甫游奇之甚則謂不佞處士何如人哉其視盱盱其言吶吶其能不計貧斧不辨錙銖卒然遇之木彊人也其少進也渾乎若璞冲乎若大羹與之俱僊僊乎若乘

白雲而遊帝鄉森森乎若發武庫具六師而張九伐也酒酣耳熱仰而呼曰天乎天乎斗牛之墟彈丸地耳既生伯玉何復生余人或以爲放言彼自以爲不易處士何如人也達甫故以講業顯則不佞業已著論稱之當是時達甫行年六十會不佞由請告起達甫帥三老豪傑祖之東門贈言既終執臂而盟不佞社稷之事于爲政山林之事我爲政其毋相忘迄今十年山林方以達甫取重顧不佞日從四方之事未嘗著尺寸功社稷之謂何其何以報達甫二仲幸而得侍夫非山林之伯者與二仲又言伯兄何負處士

處士之爲政也猶之釣者之在魚也弋者之在鳥也四時不易其業風雨不愆其期其用力也專故其取效也衆由已故也伯兄不然魚鳥在前禁格在後前不得進後不得郤即由已能乎居頃之不佞得謝歸田里二仲喜相告也則曰伯兄往往以山林負處士今且中分之其遁爲桓文乎抑亦仲尼之徒無論此也嗟乎達甫春秋老矣顧其心思耳目不啻盛年有吐必奇有作必偉一何壯也不佞四十無聞筋力日弛挾筴則惟恐卧曾不能盡其什二三乃今欲與達甫狎主山林之盟執耳於壇坫之上邈乎其不相及

矣夫不用則形全形全則神王亟用之則形役形役則神馳達甫故貧終不以布衣而易軒冕蓋早辨之也二仲則以伯兄善處士而吾兩人者善處士仲子筌幸及伯兄釋闠事歸與處士初度會闠人工於文繡海內稱奇願乞一言傳之使吾兩人者得備將命執此爲處士壽不亦鉅麗乎哉嗟乎二仲猶有童心焉知達甫達甫雄視當世直將以騶衍爲役左史倚相爲徒其必天孫製錦雲漢爲章庶幾得當其一眄曾何有於不佞又何有於文繡之工不佞方紹介武夷君願乞鈞天於帝 所幸而得請擁列仙而西亦一奇也武夷君謝曰浮丘翁聞公還肆咸池於天都之上待公久矣即此可以成爨惡用他求不佞既不得請於武夷君且懼浮丘翁之凉我也復次吾言授闠人之爲文繡者將爲二仲口實云

壽張處士序

余大父雅游武林館于胡氏其後諸父諸兄及諸弟諸子皆受賈胡氏授館如初胡氏毋絕賢自梱內主計鹽筴駸駸起富二子脩故業卒致不貲吾家四世結伯仲驩不啻婚媾郡諸生張子美從胡仲子受室其父蓋長者云仲子言曰諸方伯部中吾郡居首服

都人士美服御恣冶遊則人人能矣張處士獨好義喜施務緩急人有無結客而游善持論諸所供具無不盡客驩與人嘻嘻居家率以嚴見憚舉五丈夫子其三人皆授博士經鄉曲以長者名處士弗處也乃今春秋且老願乞一言壽之嗟乎未交而言貌言也余以禮辭余諸弟諸子請曰仲子無他宜知處士嗟乎未交而言貌言也請固辭諸父諸兄語曰無他宜知處士而余心猶憧憧也請終辭於是家大夫命曰此仲子肺腑親也孺子其無辭余竊聞之壽有五五者一得皆足以施後世聞四方藉第令兼之蓋有足

術者矣彼松喬偓佺之屬都神皋而游帝鄉彼且以天地爲蘧廬彼且以古今爲旦暮此所謂遺世之壽我不敢知有道仁人多歷年所上之則黃帝堯舜下之則太公畢公此應感之符聖賢之所爲務也榮啓期林類百歲不衰則山林之壽也至若顏冉之壽壽在名者也后稷公劉之壽壽在子孫者也處士布衣陸沉於市非有玄牝刀圭之術聖哲之行卿相有土之尊也處士生弘治中歷四世以及今日久安長治所謂堯舜之世非邪乃今在宥而致太平莫非壽域而處士居首服是爲山林與區即學仙不能庶幾乎

山林之壽矣好義喜施身有長者之名是名壽也衆五丈夫子而通博士籍者三人是子孫壽也故以其世則繫乎天者也以其居則繫乎地者也以其子孫則繫乎人者也處士得此三者壽不亦宜乎在禮七十曰老而傳人雖樂有賢子孫故可傳耳莊生以子孫爲委蛻其斯爲可傳也與哉處士諸子皆以儒術鳴傳可也傳可也於是諸父諸兄諸弟諸子皆曰子大夫不欲爲貌言乃今一一皆中窾矣籍之

封太淑人石母七十壽序

今天子始上　兩宮尊號賜爵羣臣父母視其子官于時佐大司馬者五人咸拜　命五人者左司馬則石崇質王愼徵右司馬則楊汝謙吳惟錫道昆從其後遞轉幸居一焉五人肩隨省中兄事大司馬人言天子重邦政林林倍置介卿盛矣居有頃吳王逝以親老乞歸楊母春秋最高汝謙不得請吾親幸及偕老會道昆方攝戎事未敢謁行獨崇質進御史大夫出治三秦督府太淑人張獻歲始稱老意欲東歸御史大夫將爲壽里中遂奉太淑人而西也道昆謁大司馬謀所以壽太淑人大司馬曰嘻御史大夫爲太淑人壽者弘多矣余同御史大夫通籍習知太淑人

太淑人事先司馬公當稟於順正顧具母道食諸子而能教之諄諄然出入勿倍于人倫務揚名于後世御史大夫自結髮筮仕中年而埒三公豈惟御史大夫能哉太淑人之教也夫食不必教教不必刑此之爲慈猶之乎衆人母耳太淑人得御史大夫以彰其教御史大夫刑太淑人之教以成其親始之以勞著愛卒之以尊著親其斯爲御史大夫母也太淑人爲御史大夫母令子幸得以御史大夫母而母太淑人壯哉行乎母承　譽命子奉　簡書母服副褘子建節鉞大都太淑人之能母也以子御史大夫之能子

也以得　君是足以壽太淑人宜無待於外矣善乎莊生之論孝也其言曰敬愛易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他日又言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故忘斯適適斯忘矣徃兩司馬以歸養得請罔無不慊于心第以親故思歸中道自廢幸然其有餘力親其能忘我乎此之謂自適非適親之適也君具父母揚毋且幾百年　今上汲汲任人二君子方嚮用無論祿養亦且得親驩心顧惟明發有懷二君子惡能一日忘親也親適矣要以自適其適寧詎能乎弗適胡忘弗忘胡適非其至者也乃今御史大夫將毋以從

王事太淑人就養以享天年吾見其相忘吾見其[illegible]適以此思孝其孝可知以此寧親親年無量御史大夫之所爲壽者胥此耳汝譙謂我　國家故急西虜自昔重督府權即乂承平其備迄今未弛項自雲中款塞西酋嚴事中國毋敢生心此一曹參足代之無用御史大夫往矣御史大夫雅以材重當世諸公卿爭自下御史大夫倘然結　主知幸得留內太淑人方以期稱壽邸中諸公卿紹介御史大夫執幣加爵請命御史大夫出桮棬太淑人所擊鍾饗客相與歌松栢祝岡陵頌有奚斯雅有張仲皆是物也以此爲

太淑人壽不亦侈乎大司馬曰富貴而歸故鄉儒者且侈言之矣當太淑人家食顧獨無州里鄉黨若門內親乎自　先帝召御史大夫赴中丞於是太淑人倍門內親離鄉黨去州里葢數年徃矣茲乘傳而出東道鄉人聚族而觀之問其年則四百有二十甲子問其封則太淑人問其姓則御史大夫問其所之則三秦督府猶之晝日衣繡不亦煌煌乎哉前驅入齊太淑人且至諸子逆之境上縣吏帥諸父老逆之郊里婦逆之里門門內親逆之應門之外至則舉欣欣相告也太淑人幸無恙不圖福澤之至於斯與太淑

人聞之由由然適矣吾知太淑人固自若寧自知有御史大夫無乎不適無乎不忘孝之盛節也御史大夫備矣壽之日　封章在牘象服在躬　璽書在庭節鉞在道衆賓之屨滿戶齊謳之聲滿堂御史大夫及此而進爵太淑人前其必愉快而勝爵矣藉第令乂留內亦將不越乎闕覲顧安得此吾故曰御史大夫之所爲壽者弘多矣惡有所待邪道昆作而言曰固然信友悅親則御史大夫有徵矣吾聞周召分陜而治御史大夫兼之　上方以周召重御史大夫終不欲勤御史大夫於遠異日者召之入諸公卿猶得

禮太淑人如嚮者言吉甫魯侯於是乎在宜必有所
待也御史大夫行矣道昆載之牘將為左券質之

封柱國少師張公七十壽序

上初踐阼則以國秉屬江陵相君明年萬曆建元壽
星見南紀相君父累封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觀瀾先生以歲蜡登七十應其
占先生不樂市朝由由然家食上之不敢以執爵勤
天子下之不欲以巵酒竿牘走公卿大夫且夙戒相
君距四方之使毋入楚于時列卿十餘曹故從相君
邇轄幸得脩世講父事先生相與胥命相君紹介為

壽則以余小子三仕楚授簡使脩辭余小子以齒居
卑敢不唯唯竊聞人臣之義莫盛于周公直以其輔
少主致太平視三代之英難為力矣顧周公庯永清
之治憑叔父之親以承帝業易因也以繫天親易入
也頃年朋比于政　穆考奄棄群臣相君託　少主
而釋國疑不旬月而反之正乃令威福不僭官府師
師歲入畢登胡越一軌即　主德天授無讓成王要
以不胏腑而親不跋疐而信則尤難之難者也幸哉
有子如此不亦愉快乎哉古者睹雲雨而測閞先睹
河海而探原委覩弓裘而思述作故海內頌相君功

德必本之乎先生此則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矣
余小子進於是其以天地徵之今夫天蒼蒼耳官陰
陽府萬物美利天下何可勝窮然而不言者天無成
者地雷風水火山澤六子職之時動時散時潤時晅
時止時說夫然而七政夫然而五官夫然而四時夫
然而百物其蒼蒼猶是也天地不自生故能長久夫
非天地之壽也與哉然天地不能不禪六子六子不
能不任施生為而不宰有而不居用而不窮運而無
所積孰隆施是其機則然矣往先生北遊玄岳余小
子以守吏迎之郊先生泠然而風行昂昂然而玉立

皭然而蟬蛻塵壒之表皞然而游物之初盱盱然而
道存栩栩然而自適其肌膚若姑射其託宿若庚桑
其視治天下若土苴視生民若芻狗凝其神充其氣
其殆穰秕堯舜而役夷光吾將以為天游吾將以為
龍德然而未既也後十有二年復入楚先生業已擁
高爵享令名吾見其無成心無德色無溢喜無私憂
都人士率以得意侘先生先生猶是耳語曰可以為
衆父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則六子是已衆父父則
蒼蒼是已乃今能為衆父父寧非先生其人乎有子
得君而相之澤被天下而不以為惠周南偕老　譽

命脊至而不以爲榮故迨杖國之年猶有嬰兒之色人貌而天者也爲衆父父壽不亦宜乎朝士言弘治中大臣父有被召見者　今上方廣孝爲治宜必先相君藉令奉父毋相舍中朝夕出入君父具在相君可無郤顧而其嚮用益專此則社稷之壽也余小子敬諾顧於心竊不然男子有事桑蓬則自父命之矣如必以無方爲養養志之謂何故寧違言無寧違志小大之辨也識其大者直以喜起爲承歡博施爲錫類相君優爲之矣且也仲君方以就養釋閫事季君若相君之嫡並與計偕賜第告成稱觴宜與行會吾

知先生之神愈王而相君之在事愈安郢都猶之乎帝鄉何論朝禬夫四岳宗岱是爲介丘登封七十二家非不葆然大也西北廣莫厥有崑崙語大則孳五岳幹四維然而不列職方不登望祀其所託者殊矣裨海不盡東南且當懸寓之半外有瀛海孕裨海者四曾不芥蔕於胸中然而徐市不能窺美門不能涉也其鉅滋甚其去人羣滋遠如必時崑崙而航瀛海不亦左乎由斯以談世方以崑崙瀛海祖先生相君方以社稷爲先生壽乃若先生所自爲壽者蒼蒼是已即楚有冥靈疇足以壽先生

封參議南臺李公八十壽序

今上建元癸酉廣西左布政使李淑上言臣故事世宗幸得請告　先帝起臣田里駸駸列藩臣臣父景瑞春秋高幾八十所且臣復負疾不任西行臣有子維楨備在文學侍從臣請得歸養保父餘年　上許之於是方伯解印綬歸郢明年甲戌則李公以大耋稱觴太史門人十餘曹相率而乞言於不佞往不佞三仕楚周游名山大澤間大岳以神皐據上游泰衡屓四岳而當席江漢疏爲澤國四瀆居二焉煌煌乎楚觀哉信文明之域也郢中爲江漢都會其鉅邑

曰京山三澨經之緯以七澤枕熊耳帶方城大別在榮匡廬在闕地靈異矣昔在西伯化行周南麟趾騶斯之遺風迄今未熄以故國俗歸厚文獻足多乃今朝有良士野有逸民家有禎祥里有耆舊此何繇至哉逢生麻中不扶自直其謠俗異也厲山白水自古帝王之窟宅在焉弘治中　睿宗分王入郢　皇祖遂由此起嘉靖萬邦壽考作人視周爲烈　穆考端拱而治坐致時雍　今天子聰明憲天孳孳修二帝三王之治即三世相受皆天授夫非岐山豐水效靈乎哉其在臣鄰率以類應公生分封之始方伯服事

嘉隆之間引而彌光太史以盛年而事　少主凝諸龍德公其在乾之初乎方伯進退無邪太史適當利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所遭之時異也楚材顯者無若鬻熊倚相屈原宋玉景差彼徒託列國有聞其所就業不廣至若冥靈多壽質行泯焉即老萊子龎公義甚高不能必大其後是故以身壽易以子壽難子壽易以子若孫壽難子若孫易子孫各以其貴爲壽難即貴不必材材矣不必遇合子孫材而遇合於是乎壽之難之難者也方伯以其親老殆天未盡其材太史材高無論鬻熊倚相屈原宋玉景差之屬顧

方高時金馬得當　明主者述之庭公且于其身親見之則其得之子孫者逈異矣諸君子之爲公壽也惡可僂指乎哉善地則以其地壽之善俗則以其俗壽之得其時則壽得其子孫則壽取數多矣故川陵可祝也岳可銘也二南可矢歌也陽春可屬而和也苞茅可縮也楚瀝可陳也洞庭之廣樂可與聞荆之和氏可幣也猶未也湯沐之毛可登皮閣三朝田祿之美可具常珍尚方可衣大官可膳封章可以施後世惇史可以憲膠庠高門可以待路車餘粟可以及隣里鄉黨其庇可以聚千駟其緒餘可以利天下國家則又公之自爲壽者眘矣諸君子有當乎不佞言之也就而問公詳往不佞爲郎習方伯既而問楚俗幸得存公於家比入朝則又朝夕太史諸君子固亦知太史若方伯耳宜未及見公不佞聞之有虞氏天德而出寧作者爲弗可及也已昔人顧亟稱泰氏何說哉有虞氏之洽民心民猶竊竊然知德也伊耆氏之不知似也顧猶知有則未嘗忘泰氏徐徐于于不辨牛馬胡爲而剸胡爲而黜胡爲而殤胡爲而髦殆將族勳華而祖之耳公渾然若太朴氾然若無與爲隣粥粥然若侗灑然若見獨測其所至悠悠然其若

未央祿真而和負俗而爲教父固將以不用爲用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泰氏是已下自方伯以及太史其唐虞之際乎雖然泰氏不能不爲有虞猶之岷山嶓冢崑崙不能不爲江漢衡霍夫唯江漢大而後尊岷山嶓冢衡霍大而後尊崐崙故有虞大則泰氏尊方伯太史滋大則公愈益尊矣且也有虞氏睟乎其後固不及見泰氏之初亦猶登衡霍者不及見崐崘泝江漢者不及見岷山嶓冢其所託者遠也乃公黃髮家食方伯居于舍中太史幸日見公無恙公幸曰見太史烝烝嚮用無論世德單厚海內無雙自有川

岳以來此其希覯者也諸君子其以江漢爲上尊銜
霍爲加豆先之以太史申之以方伯庶幾得請爲壽
而公饗之惡用不佞

平陽爲壽序

不佞從蹇大夫爲司馬郎蓋二十四年往矣時都人
士目攝諸作者胡爲乎負俗爲名高于是諸郎務浮
沉一切諱文事而大夫力修古數目不佞於諸郎中
即不佞不敢以道古納私交而獨大夫愈甚居有頃
大夫以僉事出矣及仲子達舉進士蓋後大夫舉者
十有二年仲子嫺文辭斐然稱大夫子頃之亦以僉

事出壹如大夫往大夫出居秦官輙左及出仲子亦
復左之既又大夫自輿移滇部使者業已爲大夫請
老仲子左而貳皖乃今始得平陽嗟乎伊氏相殷葺
氏相漢皆世持國秉學士至今豔之近世若潮以東
楊氏孫氏河南許氏閩中林氏並以父子顯豈不焯
焯乎哉僉事秩下大夫固非焯焯顯也寧知當世不
利大夫又不利大夫子乃今仲子始進二千石則父
子通籍餘四十年何拓落也余聞古人或以立言參
不朽而世祿不與焉蜀之能言者宜莫如司馬相如
揚雄然烏不逮雄而相如之後不顯且蜀之世有位
者可僂指也其間世有文者幾何故虎豹來田柤棃
橘柚先折則文爲之祟也然則爲大夫仲子祟者非
文乎即大夫蘊藉深仲子以身下當世士而其祟固
自若也歲十二月王宜人先大夫而耆明年仲春則
大夫及耆始會平陽命下仲子皇皇以簡書行乃辱
新都問所以爲大夫若宜人壽者夫大夫父子通籍
餘四十年而仲子始進二千石乃今紆黃金擁朱轂
驅而入蜀數馬加於相如第領郡迫程期宜不果往
仲子行矣逝將治虎邴之宫發姑射之使以安車逆
大夫若宜人于蜀彼且果然而飽家食宜不果來然

則若何而壽之也不佞知大夫習矣獨不敢知宜人
始大夫力脩古絕口不言文及出大夫於泰不言棄
居外即自臬移州大夫不言無罪卒之年甫艾而以
老放大夫不言彊即令仲子黃金朱轂馳蜀道歸里
門大夫不必以爲得意即虎虒邴介姑射亦不必中
大夫之驩觀大夫可必宜人何可壽也大夫故以詩
禮授仲子其以詩禮壽之古之從王事者即父毋在
不遑將則四牡諗之矣昔樊侯受命誦以烝民故其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之訓也而小宛大夫有
懷明發故其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之訓也

夫夙夜均也無忝本於匪懈匪懈彰於不遑臣子之
能事具矣在禮受命不宿於家成身成親夫是之謂
孝往仲子貳皖皖人宜之率相語曰夫非故僉事君
與夫非大夫君子與宜賢矣及行部者遞至則又汲
汲推轂之曰夫非故僉事與夫非大夫子與宜賢矣
即大夫足不涉南國而南國且人人樂有大夫平陽
故河東漢所謂股肱郡也其民故知義知信知禮猶
晉之遺漢二千石稱良率以經術取高第今之經術
孰有出仲子右者哉至則民益宜之其誦守者視皖
有加無疑也晉故仕國其行部者皆國之良而守經

術故足多不啻季布其推轂守者視南國有加無疑
也郡多巨室並跱三事六官幸得二千石良交相慶
也無亦將曰是故僉事君也是大夫君子也宜賢矣
明年　天子受計召見列郡之卓異者於東朝無亦
將曰是故僉事達其人是故僉事來譽子也宜賢矣
異日仲子發一介起居與大夫覽揆之辰會大夫問
狀不亦愉快乎哉禮曰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
是謂成親又曰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
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
謂孝也已果令稱名駸駸上達不啻百姓國人令名

益無窮矣仲子之所爲大夫若宜人壽者其在斯乎
往余父母始耆則不佞在閩越比偕老則出行邊即
不佞不及上父母觴父母雖甚比不佞歸子舍而父
母之雖不賢於當時無亦斬不佞以無忝而成親非
直甘毳以也不佞無能爲子而家司馬稚少文要以
老近於親宜多類者當世方目攝不佞紛紛求多徒
庸父母寵靈猶幸得從列卿後大夫方爲仲子前驅
而天佚之以老曾不中道就餘力以待廌行由此而
赴康莊直一舉千里耳仲子且之郡亦猶乘蜀道而
趨河東憑劒閣歷羊腸既出函崤左顧中原如砥矣

異日仲子爲大夫若宜人壽者何論良二千石哉仲
子再拜授簡曰古稱同官爲僚明公則達父黨也即
達無足以當父母固將有徵於父黨之言請籍是言
授伯兄達遞以逢掖爲二親壽

上善篇

諸吳著邑中猶屈昭景之著楚即繫姓同而聚食異
率祖虞仲而宗少微澄塘雄視諸宗猶韋甫之視逢
掖其人豪舉不風偃則火馳隣有違言相與戮力決
勝年及舞象輒習技擊挾短兵舉宗將有事比隣雖
斑白者以前茅進所親者過之道公猶蒞行間邪對

曰固然此公事也老夫不往如諸少不用命何四方悍之莫與潢池爭長然近屬周親有難必赴有不平必先鳴客入里門下車君子也肅客而揖送之升車即凌厲自賢不失禮讓里中有長者且老獨折節務下人先是豪傑少年與隣相構長者堅目閉不與聞少年少之何爲重刀布而輕宗祏擁門而圍之三匝突無烟及啓門舉室絶火者三日矣長者蒲伏謝過衆乃平遣二三子入成均壹以退讓爲家法當長者受倂與諸子俱諸子未及剃心不無少望長者戒曰寧蟄而俯蛙怒何爲舉家多長者恢恢有容靡然顧

化十年以往不恩有司夫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以身易俗唯聖者能之借曰能賢弗克見聖罹不言而躬化格蟄爲馴善人可以勝殘固非虚語上善若水處衆人之所惡而不爭江海爲百谷王下也老氏將以是爲教父長者或未之前聞要以知難守雌寡合玄德則其至性惡用游方之外乎哉且吾老氏之寶三竊嘗聞其語矣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近仁儉近禮不先人近讓讓則長者優爲之矣少從毋黨賈中都中年既饒毋黨削矣即有緩急皇皇然務及之嘗受禁方善治末疾痿痺者率扶杖起寠人以疾來告集如暨門歲洊饑淮泗多殍長者出有所遇槥瘞者數十百人以此思慈慈可知矣長者故攻苦以詘致贏亦既有家不樂𥙷大人言九府錢公自致耳疇爲諸子虜邪長者對曰元立幸藉先世之靈庶幾諸子能師吾儉藉令作法于汰則我無良諸子諸婦及諸孫奉法唯謹以此思儉其儉可知夫是三者不必長生要皆深根固蔕之道也顧慈則惠而未徧儉則嗇而未舒天下之柔弱者莫若水而破剛強者莫能勝之故柔弱生之徒此之爲長生此之爲上善長者實此三者故全也吾弟道坦于長者爲

婚姻間言多類則皆介曰昔三讓自泰伯始季札代與長者出澄塘吳之胄也此其世德也彼巳柱下長者何足以知之

太函集卷之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七首

御史大夫潘公八十壽序

往部使者還報　先帝言南國三大夫于朝其一御史大夫潘公其一少宰陸公其一不佞兩公義高南國不亦冠冕乎哉不佞曾不足以當綴旒儼然從二大夫後幸矣自潘公乘安車而歸老也葢稅駕餘十年　上卽位初少宰起大宗伯尋得謝不佞獨棲棲執戟猶然守一官歲在端蒙公登大耋會公仲子監

司入報潰政屬不佞致辭稱觴不佞幸託執役以自通敢不敬諾竊聞天地之盛德氣盛于東南雲開則東南奧區當其盛矣乃今二老具在攸佃公則又以齒伯仲之三壽作朋盛之至也人言故相公在事久幸得弛于負擔大宗伯彊起輒休則以多疾御史大夫事　肅皇帝較然紀綱之臣當是時禁忌煩而操下急卽欲畢其志而無攙格公寧詎能乎　先帝恭己無爲執政各以其時用事善仕者謬爲同異務揣摩中其驩茹柔吐剛風靡靡矣　今上方與羣下更始務正百官以正萬民使公負杖而立無諱之朝則有周太公畢公之業也頃　縣官求舊而南司寇起莆田莆田少公四年再辭不許　上孳孳嚮經術行且幸太學而禮老更有司方草憲乞饋酳之儀以待從事要以番番黃髮必得如御史大夫者一至焉乃今耄不倦勤徒以家食老也卽於公得矣耆舊之謂何今夫天之生材或用或不用其爲用鈞也故有用之用專專則儉不用之用廣廣則無方是用鷄秋用鷙九皐用鶴南溟用鵬馬用行牛用服盧用獲虎豹用文是則夫人而用之夫人而知之矣惟麟振振乎不可畜也鳳翩翩乎不可下也槩諸用何有哉顧非

其時不至至則爲儀非其時不出出以吾道此之謂不用之用此之謂無方伊尹伯夷相後千有餘歲孟子之論其世也則登伯夷而上之彼其名實同符皐陶視北海直行潦爾槩其業則堯舜君民夷不如尹遡其風則廉頑立懦尹不如夷尹得其時而用之則所謂鶴也鵬也虎豹也夷方以不用爲用殆亦麟鳳之希有者與公在朝類尹在野類夷如必以郊藪擾之是鳳可乘軒而麟可負軛也詩矣夫曰不用又訑從而用之不覯之詩乎莫非羽也必鳳而后稱其羽也莫非趾也必麟而后稱其趾也故有百奮則有建

慶有韋賢則有玄成漢稱得人二氏其選矣仁者之有後也視彼鳳之羽也麟之趾也不然乎哉公有丈夫子三人並以經術著非直一玄成也建慶僅取醇謹三人質行不啻過之無亦公留不用者以貽三人三人者直將畢公之用於不窮爾聞諸老氏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夫不自生者不自用也天地得六子以爲之用故用而不居公有子三其斯以不用用之矣時海内以卿相歸老者無慮什數家無若公春秋最高子姓最顯重以雲間鼎足而立尤爲足多比今之介萬壽賛無疆業已盡東南之美矣厥有歷階而

升執簡而前言爲侍史者必大宗伯其人不佞道比何足以辱仲子命往伯子以直指行縣嘗奉　詔推轂不佞不佞志之比守黄州則不佞同事於楚然則不佞之得爲仲子役也其亦伯子之所樂聞者乎遂次不佞之辭介伯仲仲以爲公壽

少保呂相公六十壽序

學者等百王之治則虞周首稱豈惟主德茂哉宜必有臣隣師保之助其在詩書可攷也昔禹皐陶相舜位稱德齊退則和衷進則讓德功則不伐聞昌言則師由是帝載咸熙有虞爲不可及也已矣成王幼而踐阼顧獨能興禮樂而致太平即得士足多周召爲烈于時卜洛分陝爛焉著夾輔功雅有卷阿誥有君奭猶可概見召太和而彌宇宙至今稱周召之治不衰波及共和則其餘潤也數君子以彼其良得一足以名世重以倡和相應猶之金石相宣大者薦上帝和神人小者召來儀徵率舞二代于斯爲盛不亦宜乎我　國家稽古建賢四輔三公不必備要其一心力以持國秉豈不皆良固宜休休有容推輓相及抑或褊心盛氣鬧於恕施踽踽獨行難乎其爲先後遂使後進之士作法于衰於是傾危黨比之習成平康

正直之風盭矣嘉隆之際殆又甚焉　今上嗣興齒成王而象虞帝首下　明詔務亟反以正人心簡任秩宗褎然舉相相公爲武禁闥兄事元老而有隨之雍雍乎壹以揖讓相先獻替相可否入告則誦古昔稱先王引于當道退朝則折節下士咨四方而察便宜逡逡務後其身即趾步無所失元老亦折身爭自下相與莫逆于心衷我二人于今再見庶司相顧胥化熙然與二代同風守和以正百官相公優爲之矣上三年三月丁亥是爲相公覽揆之辰大史紀年于支始浹自惟元老丈而謝客不可自我而煩謁居都

人士十餘曹同粵産也僉言粵西形勝甲天下閎千古而始發於相公即卿相代興至相公始及上第粵故多曡疆吏未得息肩自相公居中疆事底定雖其文武具足四海兆民賴之凡我邦人尤先受賜乃今聚族而居　闕下幸附末光第令得過閣人終不以其故而廢秩節乃求紹介屬不佞道昆爲之辭古人有願于其所尊則有封邑之祝貴在辭達無論雅馴即不佞紬於辭幸得竊比于封邑粵當文明之域位西南爲坤厚載順承臣道之極也秉此以北面則皐陶周召其人乎粵西名山大川率與江湘衡霍相表

裏積久而將發相公以其身賅之爲效法爲代終爲得朋爲通理由是多歷年所爲應無窮即相公家縣寓而闔八荒粵之效靈不可揜矣且也天祚有周冲子則必爲之置國老以保子孫黎民故成王造周率倚毘于黃耉　今上得天滋至無論成王乃今元老始艾相公始耆　上垂拱而居則始服衣五尺如日之旦如月之弦及中而盈殆不可以歲計昔成王弱冠祝者猶然壽之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周公爲君奭祝也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三壽作朋儼然自相公耆始所謂天授非人力不其然乎夫天命則本乎天地靈則本乎地即相公之生不偶寧詎皆自外至者哉語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相公惇大含弘無町畦無畔援心之和也接祚人主之側莫不肅雝誾誾而與人言如塤箎如桴鼓形氣之和也上之以承休德下之以感人心師師在朝皞皞在野甚則匈奴欵順三川百粵休兵比歲有秋飛輓畢至倉廩露積都市市價皆平和氣致祥天人之和備是矣是則相公所自爲壽者皆本於心不佞無能賛一辭其何以力此役也于是都人士布辭如不佞待命閣人相公

恂恂以鄉黨之禮禮之肅客畢入遁爲壽

爲外舅蔣次公壽序

道昆嘗言甚矣吾舅之似家司馬也家司馬世吾祖業挾所有而釣奇及余小子入官始稅駕家食舅席外王父之庇齋用故饒日結客呼盧襲紈綺及余小子就甥館褐衣恂恂見坐客樗蒲則惟恐臥以忽甥蚤貴終不爲顯者容吾儕顧從諸俠少游非夫也乃笥紈綺屏樗蒲謝諸少年折節爲儉始家司馬任俠東海不受眦睚于人歸而折節既鄉唾其面不報舅少用壯雅以正直憚里中塗遇不平莫不辟易中

年而遷處士之義跬步不出戶庭或就而質進言閉
勿内當二姓初造率以資斧相高人言貿非千里不
良柰何依依于舍舅若家司馬皆不欲也則曰父母
在終不以末利遺親暇日則抱几繙書獨禁方攻葬
法若七劑若宅兆必躬自卜之於是王父母外王父
母並享春秋高皆得吉土家司馬獨有弟舅獨有兄
家司馬多叔父才白首無間舅孳孳務振兄急兄待
舅而終天年要其孝友則同去汰而纖去矜而讓則
同且也貌魁然則同多材藝則同喜堪輿喜樹藝則
又同絜兩大而結其成殆天作之合也其有不同者

則家司馬未五十而艾舅年六十而未見二毛然而
顏色則同腴筋力則同徙故喜飲則同節故善步則
同濡遲甚矣吾舅之似家司馬也 上三年三月辛
亥舅始及耆内子相從京師心竊竊嚮往自言女行
遠父母兄弟不遑歸寧毋論國風未嘗不盬葛覃而
傷泉水也茲吾父初度吾何敢忘何以告虔謹肅命
君子竊聞禮者忠信之薄非所以施於骨肉之間禮
曰父黨無容固非虛語往吾父母始偕老道昆奉使
行間庶幾猶及覽揆之辰將乘間歸矣家司馬不可
孺子柰何枉道而宿 君命邪爾無來則雖來則否

雖則洞酌可饗不則詖鍾鼎俎無所用之道昆懼傷
家司馬心唯唯惟命舅視女猶子視甥猶子即家司
馬何加焉顧今甥從列卿佐邦政女從諸命婦以歲
時入覲 兩宮即兩人者幸久留舅之雖甚也雖則
意得苛禮何爲既而内子請脩酌者之辭紹介以往
往余小子無辭於家司馬而執政爲之辭乃今申以
内言是誠在余小子於是執爵而使者酹南極者三
始爵祝曰古者婚姻必以嘉耦舅於家司馬齒德相
若是宜合二姓之好于無窮願奉舅雖如家司馬雖
舅酹矣再爵祝曰古者不薄行潦可薦可羞舅居新
都女從甥居 闕下相距若此其遠也挹彼之謂何

第援北斗而酌之固將不遑咫尺醻可也酹可也三
爵祝曰古者自義率祖故惟祖尊于視曾孫其尊愈
甚舅有息子六息女三孫若外孫男女各六人於是
乎有外曾孫矣舅始杖而爲外曾大父不亦尊乎請
終醻祝已第述前言告家司馬爵如前家司馬固當
欣欣引之爲舅壽

郡太守蕭公五十壽序

上以明詔詔天官程督吏治凡可以佐百姓者願與
良二千石共之蓋自有郡以來漢率用此卒致刑錯

乃今主唐虞而人岳牧視漢何有哉不佞道昆昔嘗從郡事竊以國家列郡而治其必沿時俗襲地宜大都察民患而亟去之然後可以利境內故吳患賦粵患兵江淮河漢患災齊梁患騷驛邊郡患虜內史部患供需此其大較也新都故嚴郡輔舊京比年年穀順成兵端弭矣且候人不擾征發有常即眾阻一區宜若無患顧生齒羣聚聚則易爭爭則務以權力相加故其民患訟訟者既取必於權力不能不煩有司有司悉聰明以聽之日不暇給重以借貸干法沮撓百端直則失人不直則失已有司之患訟滋甚計將

老牽力而平之於是訟者盈庭率累歲不一決農賈舍業蓋藏為積單空此則歲不惡而饑兵不試而惜賦不歛而急役不興而罷者也所守或非斂者其患終無已夫　天子加惠新都予良二千石蕭公來守吾郡則起法家蓋未及下車境內業已習公無害兩造既具公率以片言折其衷然孳孳務寬平屏深詆始而對簿者日數十上輒數十決之頃則日三五上輒三五決之獄既成無不人人心服繫者懼將在辟退恤其家即閭里亦咸危之度且不保公卒從末減往往得保其家完於是民有違言交相戒也其衷者作色曰君侯在爾如我何辟者惴惴改圖毋恩君侯且得罪即有輕重若奉身而受命於衡諸權力寢謀路車竿牘罕至久之則對案高坐庭中虛無人部使者自宛陵入新都由由然喜往昔治六郡獄則新都三倍宛陵乃今賴守得人宛陵視新都倍矣公居郡未及再臘其治烝烝藉令久任之議不渝郡無患矣歲十月乙酉是為公生之辰以星紀計之則行年五十始也顧顛毛未艾望者謂公始彊夫養民養生道通為一昔黃帝得治天下于牧馬文惠君得養生於解牛故為治不在多言去其害馬者而已以無厚入

有間不亦恢恢乎哉由吾郡而觀其害馬者莫若訟此之為族利在誅然解之公以養生者養民故吾郡為導我公以養民者自養故其未艾為壽徵觸類而通道一而已且也古之男教始于能言由幼弱壯彊無非事者比及彊仕奚事而不宜然必五十而後命為大夫非服習不從政蓋其慎也公望彊而令東越望艾而守新都則其權利害察堅瑕無不服習故臨事而神益王迄今未見二毛猶熟道之赴輕車腐肉之齒利劒無所勞矣往者皇皇夙夜獄訟益繁以形用也公不易民而治之卒使無訟以神用也嘗聞莊

生語道率有味乎其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則公之視身者其真也治郡者其緒也出其土苴猶可陶鑄三代之英乃若五十之年一郡之理則其推轂發硎始爾公當入計且戒塗鄉大夫數十餘曹聚族而爲公壽諸父老於是乎觀禮且將致祝於麥丘鄉大夫帳具北斗之庭奏崧高之雅公既命爵酌者陳不佞之辭諸父老聞而旅進曰鄙人何知徒饗其利者爲有德訟獄者朝食而之君侯所既罷歸而腹果然莫不仰天而呼願君侯千歲無論都鄙即鄉遂里巷相聞夫羣吁則雨羣

噓則風何以感之感以衆也乃今齊民之祝不亦衆乎天之從民疾於風雨蓋天以君侯而賚吾郡則必以吾郡而答君侯吾儕小人其爲壽久矣天聽自我民聽又何藉於儕辭吾聞古有老更惇史必書其合語禮失而求之野其在斯乎於是屬酌者並陳之儕爵無算

薦履篇

戚將軍之將南北[illegible]三朝　今上五年將軍始艾人人謂將軍都上將將中軍壯而奉倭彊而奉虜歷二十年所無論珥貂紆玉位極行間乃今介弟分麾息子分禾至貴盛矣壽之日諸公卿使者若賓客畢集和門于時彤弓在懸列戟在御閽人在戶謁者在庭和門開軍樂闋謁者入白曰良月令朔東嶽降神篤生將軍以衛社稷今茲諸公卿使者若賓客幸得爲將軍壽其命閽人入之將軍避席曰嘻余小子疇敢以犬馬之年勤諸公卿使者若賓客謁君出矣其善爲余小子辭者三往先人夙有徵中歲舉余小子及余小子始受弓矢業已不逮先人迄今五十之年其三四藐然孤矣舜五十而慕仲尼以至孝歸之即余小子匪人無寧靡終慕而任爲壽一也　少

主方嚮文學則猶東顧而睠孤臣言者盈庭終不以一眚而深詆臣光之齒浸長矣第恐奄忽衰白無能以筋力答　主恩二也往余小子從事南北則故大司馬若左司馬寔先後之比年虜稱藩臣議者竊幸兵弭兩公謀國安不忘危方將部署畿輔之中置便宜之帥虜可柔則彊榦以尊上國不可則辨應以當率然有如匈奴一旦生心則奉天討堂堂之師出矣兩公懷嘉謀而不遑入告其將有所待乎信其議行余小子請先矢石不有吾身矣既而行者歸養居者首丘余小子倀倀何之尚賴二三君子庶免顛越乃

今罪狀與年俱積不振且將日增尚安事壽三也謁
君出矣其善爲余小子辭焉謁者曰不然諸公卿之
使至自　闕下不逹將安歸車馬客至自四方不肅
將安税將軍其拜使者之辱進賓客而畢禮之若諸
將材官則紹介而後入于是諸公卿之使壽以篚諸
賓客之爲壽者或以卮酒或以鐃歌將軍用謁者言
皆待命門外諸將材官自東南至者以負劒先謁者
戸屨屢有存者謁者出乃召諸將材官胱有所陳其
曰劒有説乎對曰寶劒也吳粤之教劒者衆矣其所
寶者有差彼其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國之寶也昔殷

帝有三寶其一曰含光直之而莫得其形觸之而莫
得其際其斯爲天下寶也徃將軍畢力南服移師蓟
門奉倭倭平奉虜虜格譬則硎之始發千里無留行
猶國寶也及其親輦轂蒲風霆鍱以危言淬以多口
間以逆節齒以大軱今而後服若含光無形無際寶
之上也請以是壽將軍謁者曰善哉即得請其歸桃
氏其自西北至者效良馬以先謁者曰馬惡乎良對
曰天下馬也空冀北而始得之彼其騁康莊中規矩
其步工矣其猶國之良乎乃若馳九折歷羊腸無險
無夷若滅若没其斯爲天下馬也始將軍在事時而

浙江時而閩海時而蓟門視過都直歷塊耳其諺曰
不良久之則周道既於太行足踆踆且郤矣乃今抑
騰驤安皂櫪踠餘力範馳驅視險若夷飄忽滅没良
以天下固其所也請以是壽將軍謁者曰善哉即得
請其歸圉氏其自燕趙至者聚族而進曰軍中無以
爲戲請先鬬雞謁者曰鬬雞何爲也對曰小人之援
是雞也益嘗從紀渻子受方旬日而虚憍旬日而應
響又旬日而德全矣似木雞矣走敵矣始將軍之決
策制勝氣勃勃自如既而人或求多不忘守勝猶應
之也乃今行有不得亦唯反已以求全木德王矣無

敵矣請以是戲將軍馮軾而寓目焉小可喻大皆是
物也謁者曰善哉即得請其歸雞氏其後左司馬之
使自新都至使者東書加履特逹于庭稽首致辭曰
主人敬問將軍將軍幸無恙主人有事子舍謹發一
介之使爲壽將軍僻遠無以結足下驩屬使者薦將
軍履將軍郄席曰幸甚薦履云何對曰使者受命主
人矣在易之丈人在詩之元老太公居之武功既成
無慮百歲周王賜太公履俾得專征泱泱大風至今
爲烈此太公所以表東海也履而赤者何對曰周公
之居成功終不以跋疐而失几几卒之上下胥應而

誦亦爲耇不衰將軍東人觀二公深矣往將軍所就業具在盛年由艾以爲階齒太公差近其卒太公之履光輔　少主以承天休其奉周公以周旋卒保無瑕以令終始則主人之上願也于是將軍西鄉納履曰嘻余小子敢不拜左司馬之賜庶無得罪於先民使者申言曰主人有弟寓使者言席將軍寵靈病良已自今廢章句斷栝棬異日者挾諸劒客鬬雞走馬從將軍出猟渤海之東願取東胡頭飲將軍爲壽將軍顧謂謁者曰次公當至其飭桃氏圉氏羅氏待之謁者唯唯

里語

余在朝禘幸同郡諸太史與俱　太子贊善許維楨於二三君子爲長贊善折節余甚而二三君子亦各以齒長余每休沐遞相與游若在閭里鄉黨及余奉詔歸省贊善執余手語曰司馬年五十而逆一親僊僊乎歸矣國倍親久迄今大事未終明年五十駿駿且至藉第令得請請同車歸當事者則以贊善不可一日去　上前戒勿請余還縣江方伯民璞方中丞定之在焉江開府廷德程監司汝見並居廬殷大司徒養實程京兆汝懋並省封樹會程德良謝二千石歸自漢陽余曰從諸大夫游冠蓋相望於郊野都使至贊善遺書謂余公等鄉射新都不期而集者累月此中與國共朝夕者唯一御史君里門如春都門如秋司馬其何以安國余謝使者因徧告諸大夫方伯曰嘻贊善居廊廟而慕江湖不忘本矣中丞曰固也夫人相與莫逆貴在同心卽有不同肝膽猶之楚越惡論衆寡爲哉臣億兆而億兆心衆亦寡矣十人而一心寡亦衆矣吾鄉山水峭激其人負俗矜名乃今縉紳大夫無慮以什數而浮沉潛見不必皆同要以操直道而徇公家則十人而一爾贊善起家良史故

胥事　上東宮今　上親儒臣贊善日在講幄由今嚮用師保將焉避之吾黨日望其著名實于春秋受莫爲助乃其心無日不在吾黨逝將翩翩而與之隣魯多君子以宓子名沛多功臣酇侯首舉贊善居都門則內重居里門則外重內重而外兼重外重則內輕贊善第安之爾漢陽曰昔之論世者三皇之時如春三王之時如秋春之爲言蠢也秋之爲言揫也夏后殷周之盛禮樂明備天地爲昭視彼雎雎盱盱不啻縣寓尚論者則以野鹿縢駒虞標枝勝樸械雖有虞氏不及泰氏又何有于三王故歷六和者思太羹

適五齊者思玄酒後世禮失而求之野率用此與儒臣挾筴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昔三公四輔由此其選不亦艮顯乎哉乃若蓽門圭竇而居蔬食菜羹而友班荆而語連臂而游非有冠冕佩玉之榮天祿石渠之鉅麗也贊善顧欲去彼取此何居都人士名行斤斤率相砥礪寧擇地而履無寧蹈不義以犯鄉評其相與游居不廢廉隅言不廢繩墨卽和衷交儆又何讓焉時而樂羣相顧胥化由是舉其脩之家者效之天子之庭猶之春作秋成馨香可薦熙熙有衆咸在春臺毋問里門矣余作而言曰善乎諸大夫之

言得贊善者什七八余習贊善且久庶幾獲其心乎贊善之獨往故鄉非欲衆車徒匿長老侘稽古之力榮晝日之觀而已往聞贊善誦父母微時事未嘗不蹋踖咨嗟其言曰先府君賈東吳貧斧且盡獨念王父母未歸土輒棄賈垂槖而歸當是時先府君年未艾也國今艾矣顧終倍父母地下情事未伸以不得則國不難於先府君以無財則近侍不涼於賈有子如此卽三旌九錫何有焉嗟乎進則遺親退則後君贊善之所爲不自得者若此故其由都門而望里門皇皇然如慕非其情之必至者與舜之登庸五十而慕周公以達孝顯卒之輔少主而致太平兩者皆古大聖人臣子之能事畢矣法天下而傳後世至今誦之不衰直將以萬世爲春秋祀冥靈大椿猶旦暮爾有虞不可及矣今之周公事在師保吾黨方延跂望之大司徒聞之喜曰諸大夫知贊善深宜莫如司馬君奭且老以周公留鄉人方望贊善以周公而贊善之年不及君奭遠甚得時則駕何以家爲不佞行且出里門而入都門請紹介諸大夫之言從二三太史若御史君奉巵酒爲贊善壽

合語

今天子幸太學禮老更先是 詔大宗伯具儀以聞郡太守故以諸郎預其議明年出守吾郡惟秩節爲兢兢爰及孟冬有司請舉鄉飲酒禮太守誓諸博士弟子禮莫重於賓其必出入不倍終始不渝而後在斯席也博士弟子唯唯於是乃肅程漢陽又明年春王正月有司請如期太守復進諸博士弟子而申誓之其必誦義於鄉聲施後世而後在斯席也博士弟子唯唯於是乃肅封大夫封大夫者方處士從本也以子貴盍歷封大夫云禮成次當合語諸博士弟子進曰 高皇帝酌四代之禮而行於鄉自太學始王

道易易其在斯乎久而因循斯禮其猶酴爾臨雍所召非三事不前郡國所賓非顯者不預禮於何有謂王道何乃今一舉而民知有廉貞再舉而民知有長者廉貞業已顯矣其順風而呼者邪封大夫不言而躬行由由然與鄉人處衣冠不異乎田野聲聞不越乎比黨丘閭雖逮王章猶之乎草莽臣也一旦而躋之膠序之堂賓之俎豆之上非長者宜不及此即顯何加焉聚而堵觀所不興行者非夫也呼空谷而響應風何有哉君侯禮樂之治自茲始矣太守盱衡而語曰固也吾觀周士率以鄉三物賓之鄉有舉里有

選故其得士也公德成而上行成而先故其得士也無僞今則否矣彼其倍鄉里而干守令非藝不程要皆托諸空言下之下者也封大夫故儒家子食舊而欲新之父命之農輒以儒而農父命之賈輒以儒而賈卒之樹近屬諸弟子不啻弟之子之遇諸鄉人不啻近屬鄉人有郄必待片言以爲平本于既列司農所不足者非五畀也封大夫家食如故茹清白爲旨甘居常大布之衣遂遂如也使在三代夫非尹鬲之徒與語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漢陽引其身而歸於不爲封大夫遺諸子而代其有爲出處不同

其致一也守無狀幸得從都人士而事封大夫封大夫蹴踖膝席曰嗟乎吾儕小人其何敢辱君侯而勤諸博士弟子新都阻山四塞白首紛如老夫幸託陾區版于有土天之賜也王父有遺書不能讀則以授孺子揚揚藉先世寵靈幸得以竊太倉之粟即五斗於老夫足矣又重之以貤封遂令桑榆末光逮及衰白　君之賜也自今　少主踐阼民間粟餘二年鄉無追呼里無守望即犬馬之齒老矣猶得從擊壤者歌舞之君侯之賜也老夫幸不從政亦足以佚餘年藉第令無厭寧詎辱君侯而勤博士弟子太守多其

言長者命悖史籍之越八月哉生明封大夫於是乎始老家司馬以婚姻故命余小子將屬詞竊惟所言公公則無若鄉校無若郡太守余小子不佞寧敢瀆長者以私惟茲合語都人士業已習聞之信而有徵矣其勤之帛請從漢陽諸君爲封大夫壽

太函集卷之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太宰篇

子虛以道古而親不佞雅從太宰潘公游是歲子虛困有司則抵不佞古今猶燕越也奚適而后宜不佞會無異于越雖又安能伏鵠卵於是南游而謁太宰請示獨方太宰曰嘻子以丘里鳴則丘里之士爭下子矣　高皇帝建首善自成均始寧詎無四海九州之士乎哉第去州里游成均宜多益者客言　今天

子孳孳務典學方興秩節脩上儀都人士喁喁環橋門望幸久矣子虛利在觀國奚偶偶而南爲不佞習知子虛直將負俗而友千古藉令士不俯於鄉國惡論天下士哉　高皇帝都金陵新都乃在南輔乃今四海九州之士則東南爲賦賦由鄉國天下而與古爲徒太宰之筴子虛者善矣於是子虛奔命太宰先期而就不佞謁行遽言曰　高皇帝倣周官建六卿先太宰于時不復置相獨太宰長百官而紀綱之其後簡文學侍從之臣直承明備顧問久之則居中央事國秉歸焉顧諸臣由文學起家非歷九載不調益

其慎也　世宗操下廩廩獨衡文學而任儒臣片言得當上心往往躐九等躋三事即太宰猶將總己承聽何論百官自是儒臣之嚮用益專而執政之事權益重矣太宰之舉上第也在嘉靖中當是時春秋二十有五諸太史循資躐進則上第居先太宰陸沉三十年猶然守大宗伯諸同籍遞登執政業已三四公卒之以議禮不阿請老東越　今天子踐阼則以求舊召用之太宰體貌尊即居內務以身下執政留都僅仍　高皇帝之舊於庶司無寵靈縱太宰委蛇自如終不以其故怏怏資適逢世太宰卒何負邪不佞

灑然曰善乎太宰之筴子虛本諸身教彰彰矣彼以論思而事人主跬步不出國門驟而與之慮四方或將不逹留都則東南一都會也乃今民物莫盛於東南太宰總庶司部署民物爲近異日在事不啻燭照而數計之即一見賢於百聞矧明見數千里外宜無不察矣且也世之趣利者兢疾足於咫尺間夙夜皇皇不俟終日抑或耕不問穫菑不求畬循墻而趨獨持久以俟其定其始也日計者工歲計者拙卒之則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王道無近功言殊度也故執政而理天下易周知而慮天下難慮天下非難容天下

爲難耤令休休有容壹以天下爲度卽甘身之疾徐甘苦曾不入於其心此其人殆將無所不容卽子孫黎民何所不利譬諸草木春而華秋而實蓁蓁然族也若蟠桃若大椿三千歲而華三千歲而實八千歲而春八千歲而秋此難與較蚤莫矣譬諸川澤時而盈時而涸滔滔然族也若彼瀛海百川歸之而不加盈尾閭泄之而不加涸此難與絜廣狹矣明明在上直將以太宰爲蟠桃爲大椿爲瀛海類族然乎哉子虛咕咕喜曰余小子有胸無心猶知太宰具天下之度太宰往往急司馬則司馬知太宰乎歲七月太宰

始者願司馬爲太宰壽嗟乎不佞方嚴棲川游所知者不越乎草木川澤而已太宰恢然與懸㝢同度庶幾無所不容由是而衆之事功饗之福澤徵之壽考舉非不佞所敢知不佞又惡足以知太宰吾子以學詩著古之教冑子者莫善于歌不佞聞之鎬京辟雍成周之所以基洛也太宰故爲大司成矣宜歌有聲仲山甫式百辟而㒸四方肅王命也吉甫作誦式遄其歸宜歌烝民之亂古者封泰山禪梁父然後升中乃今兩都遁遷亦猶是也宜歌南山有臺歌三終太宰必有合也子虛敬諾

天壽篇

馮使君治南國先後無慮十年始出爲吾郡司農會南都不戢進郡司馬旣守池州遷治兵使者會江南不戢則徙江南及課最論功遷按察使會江東不戢則徙江東其年太公耄矣於是都人士從鄉大夫皆造太守則以使君大有造於吾土益自郡守相而監司太公家食而享有天年益自耆老而大耋吾儕第求所以爲太公祝者庶幾得請於使君太守南鄉問曰都人士云何於是聚族而對曰都人士率以祖事郡守相而以高曾事監司其爲祖也父則其視祖也

益尊矣其爲高曾也父則其視高曾也益尊矣夫人之具大父母者什有五其逮事高曾者萬無一焉等而上之將不可得而名矣古之人有彭祖者歷年八百而不衰彼得錢鏗而子之曾玄來庶莫不咸在此世所希有天於是乎繼之吾儕之於使君則曾玄也於太公則來庶也太公在都人士竊比於我老彭凡諸來庶雲仍直將歌而儛之矣祝不亦可乎太守東鄉問曰鄉大夫云何於是聚族而對曰吾儕衹役東方亦嘗遵海而南矣今夫海長四瀛王百谷吐而爲日月噓而爲風雲鉅者見蛟龍與霖雨細者錯萬物

味九州甚則明珠羅生珊瑚林列一魚可以腊東澥一鳥可以翼垂天此河伯之所以避大方波臣猶未及覩全體也顧今饗其利者何可勝原而遊其藩者不少概見其大氐然也太公東海産也其以使君潤南國亦猶之乎爲雨澤爲珍奇太公白首四明由由然自若也都人士幸得聞其名者或寡矣寧詎能頌其德乎昔人有言大海無潤至仁無恩請以是爲太公祝既而鄉大夫帥都人士旅進曰太守云何太守盱衡而語曰公等歸德使君信能反其所由始矣夫知大始者乾也乾之爲言徤也太公故嘗以徤自名

矣吾其求端于乾昔文王受易於庖犧其居乾也較異夫乾一也在先天則居南在後天則居西北何説哉乾始而亨夫道於是乎南矣於斯時也蓋顯諸仁此乾之所有事者也及夫一索得男出乎震矣蓋代乾以始萬物故居東方乾退而西北居不言美利藏諸用也夫大用而居之以不用此乾之所以不毀也與哉太公志先用世剛不在仁時潛而潛阨于不顯猶然萬目當世終不以其故而廢乾乾則舉而授使君爲之主罷有子用譽而退藏於不居惟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天道也太公殆與天游者矣天壽終焉避之不佞聞之曰善哉都人士取諸人游方之内者也鄉大夫取諸地游方之外者也太守取諸天雎雎乎游物之初矣是可以爲太公祝是可以待命使君

贈方處士序

夫以言爲壽非古也今之爲壽者必有言言之不足則文言之文言之不足則侈言之槪於其人固無當言而無當尚安事言余自歸田則以侈言稱壽爲戒從叔東泉公詰之曰若戒侈言善矣言而當卒奈何廢言吾友以賈起家抱處士之義初吾從諸父兄受賈吾鄉用鹽筴起者無慮數十百家既十年而去者

什三又十年而去者什七乃今廛有存者處士初入賈獨一蒯緱劒爾居常默默與之論大事輒得人所欲言顧又馴謹無他不侵然諾即千金爲市駔儈居其間幸得處士一言無用質劑久之義聲益起而其所就業益多中年處士殷殷盛矣車馬田宅庶幾素封人謂處士唯天授之不然何以自致若此季年喜黄老築舍七寶峰下與雙鶴道人俱客諷之曰處士以賈豪奈何近方士處士笑曰吾僕僕錐刀之末終不欲老市井中誠願卒業玄同幸而蟬蛻於汚瀆足矣惡用竊刀圭翔白日爲也夫一處士也其始也輕

身而就賈不亦豪舉乎哉及其以操行致不貲蓋節俠也卒之遊方之外歸乎葆眞非達者宜不及此吾家兄弟雅善處士而吾兒數從處士游今年處士春秋七十老矣吾兒將爲處士壽願子言之道昆敬諾昔太史公作貨殖傳世儒猶或有所瑕疵夫儒者以不欲爲訓辭故罕言利要以生財有道治所必先何以聚人非財不可則聖人未嘗糜財矣太史公所載其以姦富者卒畀之獨陶朱公褒然首舉彼固豪傑之士也處士輕身而就賈獨以操行致不貲語曰廉賈歸富處士是已卒之遊方之外歸乎葆眞殆亦五

湖之遺跡使太史公在惡能没處士名處士何如人也公曰處士姓方氏名彬字宜之吾邑中瀹潭人嗟乎道昆嘗聞處士姓名於家大夫矣言可哉言可哉

谷口篇

余以肺腑親出入諸將主人居谷口余嘗就其居居焉　上四年春主人之齒及耆矣于時諸父老親戚若賓客觴主人而祝者三其一則以主人自先世迄父兄莫不誦義顧曾不及中壽所不足者非年乎夫舉先世父兄未享之年以畀主人若歸左券以故行年六十血氣不渝若歙而張若闔而闢是天道也其一則以新都巖郡食指百倍四方其民率以賈代耕不能不糊其口於轉轂下之則頫拾仰取赴爭地而競錐刀上之則窮聲伎極紛華爲富貴容以明得意兩者舉非壽類也主人在豐樂里都山水隩區其上則天都雲門其下則容成之臺曹溪之水主人中歲家食跬步不出里門坐收山林材木之利于其家歲課江淮鹽筴之利于其子不逐時而獲不握筭而饒其得之地者殊也又其一曰固也有生亦勞矣豈其同羣於芻豢而徒仰秣乎哉且夫人之一身父兄子弟先後具在假令不能得之父兄子弟直以彼其身

任之僕僕然殆將胼胝不遑非役則僕惡在其爲父兄子弟也主人會逢其適庶幾無憂善爲之前樂有父兄善爲之後樂有子姓借曰天授非夫人之力而誰力哉壽可也壽可也主人有子文海述諸父老親戚若賓客之言告余余得請歸子舍矣不復修文事顧主人雅相好谷口在焉於是肅主人子而進之因得聞其概嗟乎三者言人人殊各有所當要以得之天地本之人倫凡此皆有所待爾彼其無所待者諸君子知之乎時諸將殷殷客屨滿戶主人獨行踽踽一切謝市交獨余入袱中主人輒倒屣來逆居常

坐盤石釣水濱侍一姬理釣緡時爲主人治餌得魚
輒命酒手自擔鞨鼓歌吳歈日至則畜伏雌足以備
庋閣秋至則蒸藥足以周歲時比帳具具客羞其精
鑿率類此昔陶朱公以孳畜起富散而致千金者三
若茲主人小物之勤則亦孳畜之類也顧獨急游閒
而後生業豈無所用其心哉無亦厚利不入於其心
大都以不用爲用爾當其先世父兄之始有造也豈
不孳孳苟可焦神竭能以求之何不用也彼其以必
用爲用故用竭而遄衰主人以不用爲用故用藏而
長裕乃今行年六十而血氣不渝蓋足乎已而無待

於外矣否則天不能以菌爲椿地不能以枳爲橘人
不能以朱均爲啟三者之難具久矣諸君子知之乎
諸父兄親戚若賓客既聞余言乃私相語往司馬始
見客日屈首治一家之言及其再至于斯則游心乎
西極至人之域今三至矣乃悉委而棄之徐觀其深
蓋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主人之得當司馬不亦宜
乎苟爲不然則聲歌漁釣之樂滫瀡之求固夫人優
爲之於主人奚取也

潘次公夫婦九十壽序

汪伯子居于舍中一切廢閣記獨存問諸長老聞質
行顯者私籍之貴老爲其近於親禮也鮑甥曰家大
人言里中潘次公長者也今年夫婦並九十矣里人
誦次公之義籍甚舅聞之乎伯子曰嘻吾聞其人未
得其概也次公何如人鮑甥曰次公生六年母吳見
倍幼善事後母得父驩心既婚則吳孺人事姑壹如
次公事母父大喜曰非獨郎才也郎婦亦良居無何
父命次公從諸父賈蜀次公故善決策即策諸父賈
非良請割而自爲之不許會父後至次公輒解父橐
中裝以其間私請曰良賈急趣利而善逐時非轉轂
四方不可乃今走蜀道數千里胡爲坐困一隅兒直

齎此行可以得意出而賈荆楊吳楚遂致不貲會伯
兄上太常次公歸養壽帥吳孺人相與持家秉家愈
益饒及二子脩其業而息之業滋大次公年甫六十
輒語吳孺人吾兩人由力作興幸足吾事顧今有子
庶幾不廢箕裘乃公休矣遂授二子家秉嘗川上爲
菟裘居常攻苦茹辛羸若不足至其振人之急詘若
有餘比及季年鄉曲之譽益起郡守相高其義下博
士諸生以鄉射賓次公次公謝曰細民幸及於引年
即家不從政饗公家之賜弘多矣寧詎敢分庭抗郡
守相據西北坐而勤博士諸生乎終辭不行有司使

人歸賓俎今兹夫婦九十郎伊耆氏猶勸於勤顧其神俱王不少衰此百歲徵也伯子曰嘻壽矣富矣有子昌矣夫婦偕矣世希有矣此遵何德哉吾知其所由來矣疇之五福壽居一焉此受命于天非人力也天一氣爾有分合而無增除受之於人有多寡而無衰益上古合同而化人貌而天故壽者什九中古雕斲始分其民無欲故壽者什三下古生齒浸多嗜欲浸起太樸散矣太和漓矣上壽百二十歲中壽四三之下壽四二之古之中今之上也輓近世林林總總其能壽者幾何治亂相乘大較不百年而遞代世治

則氣縮於華生俗沿於淫佚亂則轉于溝壑歷于干戈兩者若循環壽無幾矣我　國家承平最久垂二百年三農不侵五兵不試居無曠土稼無閒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新都據深阻保順成谷量丁夫澤量商旅民物充牣甲于萬方盛之至也且也田居則勞市居則佚佚則淫志詎能思初人之情也巖鎮嵾萬家之市次公居焉夫以世則息不勝其蕃以地則聚不勝其衆以居則俗不勝其流由前以談非壽類也明矣卽次公長者非有老萊粒食之耦庚桑畏壘之棲也亦非有赤松辟穀之能彭祖吐故納新之術也今兹夫婦九十神俱王不少衰吾嘗受諸莊生而知其所由來矣其始也次公以有事治生故善始其終也次公以無事養生故善終其始也用而不勤有事而未始有事也其終也爲而不宰無事而未始無事也庖丁發刃不避大軱此其以無厚入有間次公之有事是已巫之適河不薦白顙此其以無用爲有用次公之無事是已次公不習不慮兩利而俱得之壽之上也故曰天也非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吾將藉此以效吾親鮑甥避席請曰家大人於次公爲婚姻徒以東游不及爲次公壽余小子將從

酌者往請以是而效之次公伯子曰諾

壽黃王母七十序

吾道自河洛以南則閩表南海莆獨以邑亢郡首七閩始不孝入閩莆及于難其時不遑問俗顧獨治兵及博士君就新都莆產也盛年長者嚴不孝若大父行往不孝負蹝節而去閩敢拜于大夫之府所不孝以病毀謝客博士君紹介者三明公幸小康衆願有復先之以不孝諸弟申之以都人士若諸生不孝敬諸既至則三謝不敏避席而言黃林兩大于莆世婚媾自吾曾王父以及吾父三世受室于林曾王父困

公章留滯都市曾王母故多病梱内無所受成及王
母歸輒授家秉王父孳孳力本業不問家王母從事
獨賢攝中外必辦曾王父最宜黄令遷岳州司農曾
王父以進士起家授婺州司理取道省覲死岳州曾
王父棄官歸莆王母誓以身殉王父曾王母執王母
手頓足而呼天天乎吾兒無日矣顧舅姑之日則已
短二孤之日則已長若必偕亡其喪無日銷也寧從
長以存世祀無寧以溝瀆而蔑烝嘗王母翻然改慮
從之力爲王父子二親而父二子迄吾父若叔父並
起世業未央衰生十年衰母見倍王母持衰相嚮泣

終依依繈褓時召而呼時顧而復時食時教百倍劬
勞衰替先世之緒十年遍籍王母孱衰而務姑息其
將不任有司先君以王母命命之遂受功令無禄先
君即世衰居服次得依王母者三年及補新都計得
奉册車逆王母王母憚遠涉不果行歳七月下旬王
母始老衰在官守無能觴王母于庭闈子弟覗明公
若高曾海内之士覗明公片言若琬琰衰諸弟諸子
十餘曹及期爲王母壽願乞言而命之觴不孝開而
噫嘻王母勞矣嘗岳州婺州遄顯家歩方亨奄及不
虞一何暴折亢宗則丈夫于事寧詎能倚辦于婦功

王母以弃褘之身代六尺而當戶世濟清白以詒孫
贏舅姑以老而安夫子以沒而寧子姓以孤而立三
者皆得其勞可知且也不得之舅姑而得之夫子雖
勞猶及息有不得之夫子而得之子婦之良弛擔且
有日也舅姑夫子孰代有終婦道妻道則然勞勿恤
矣善爲之後其惟冢婦乎冢婦云亡諸孫藐焉具在
非王母之母而誰母也夫納婦以著代則婦無由致
力以代姑因婦以及孫則姑之代婦不遺餘力矣以
此思勞勞之至也雖然善勞者卒享其佚不善佚者
卒任其勞何以故相乘故也母親而不尊食而不教

浸假而教不能必其子之成浸假而成不能必其母
之逮要之成者什一逮者百一況子之子乎又況過
其祖遇其妣乎難之難者也王母春秋始老博士君
成進士六年于茲上之覲見于吾身下之親受于王
母而令而後勞無所勞樹穀既登無事穮蔉大佚以
老夫非壽類也與哉不孝聞諸先師唯仁者壽取數
多者宜莫如仁即君子難與語仁何論内德在詩在
禮有數世之仁有終身之仁燕翼貽謀命曰數世我
躬遑恤命曰終身藉令以仁身終惡用論其世也王
母有家自結縭以及白首蒿目而修内治自舅姑以

及孫曾一體同仁不習而利謂之數世其諡曰不然夫數世之仁則數世之壽也有德司契其謂是與都人士諸生諸弟喜相告曰有味乎司馬之言辨于易徵于詩取材于禮折衷于聖人備矣

封右通政京兆李公七十序

今夫高視遠引巖棲川游則山林之隱乎卽爲名高硜硜乎小矣跨五陵盤四會蹺視金穴蜃視岑樓負俗獨行僴然不滓則朝市之隱乎卽不爲名高恢恢乎大矣夫隱莫善于山林莫不善于朝市顧絜大不在枯槁絜小不在芬華老氏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不見而後能不亂其唯山林無竅眯吾目而韄吾心惡在其不小朝市則游俠之窟聲利之衝橫目所加多欲具在一視之爲蜃一視之爲蹺此其内重外輕惡在其不大然則左山林而右朝市其誰不然曰非然也古人或棲畏壘而隱或入會稽而隱則其適在山林或託夷門而隱或通金馬門而隱則其適在朝市其適一則其不亂一也其不亂一則其善隱一也適者直將以芬華爲枯槁直將以枯槁爲芬華何以故無欲故也往不佞貳邦政得侍李長君同朝先是太公字長君與不佞同且同鄕國時家大人進封司馬太公進封納言太公之先選毗陵實京口北據大官籍其第甲國門之東河流沿太液出甘泉宛而東瀠伏而南注舍後相距僅百邦爲樓居臨之俯視則蒹葭鳧鴈若五湖北面上林則飛觀雕墻離宮別館若三島太公三丈夫子胄卽長君次者鴻臚次者太學玄端逢掖奉太公驩于時家大人局趣里居不佞兄弟遠遊 闕下毋過長君所心竊竊多太公頊之不佞以歸省行而長君亦量移下交戟矣長君言琦席 君父之寵依日月之光跬步不出國門退食不踰于舍幸也乃今不斥駑下策而驅之四方外則

君命在其將不勝内則父在安能一日離膝下耕令得留養於琦足矣居五載公家以程期趣長君歲庚辰分守郢都之檄且下長君猶依依無行色太公讓曰守臣爲 天子蠲湯沐圉寢園越在外藩一如禁掖孺子斷以無方爲養弧矢之謂何行矣明年辛巳太公始杖國中內史以大賓之禮禮之如令甲禮畢則金緋延謝都人士以爲榮觀夏六月丙辰爲太公初度長君使人于不佞亟謀所以壽太公竊惟仲尼之徒獨曾氏以能子著恭先志而後口體視諸能養者爲賢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志也長君歷 三朝躋

九列假令一有不得懃然以朝市為山林以從王事
則不終以貽令名則不果非太公之志彰彰矣此自
適其適而非適親之適也能子然乎哉長君承命而
出猶不失藩大夫　今上在宥萬方萃萃豐鎬分部
大吏夙夜為之布豈弟達馨香輯和神人以表方國
太公幸而聞此不亦愉快乎哉如是則楚歌不足陳
楚瀝不足薦楚有冥靈氏之年不足壽楚有老萊氏
之舞不足驩太公適矣語有之足適忘履要適忘帶
志適者忘朝市忘山林長君適親之適而移孝為忠
焉往而不朝市太公適子之適而資事君以事父焉

往而不山林忘矣古之論孝者敬愛易忘親難忘親
易使親忘我難借曰勿忘一何適也善為太公壽者
宜莫如長君不佞三仕楚習楚材如其修辭則三閭
左史在

逹尊偕老篇

殷公致戶部尚書　詔起南京刑部其年以例請老
弗從聞諸鄉大夫謀將紹介為壽公曰休矣以齒則
吾居長以仕則吾竊祿居多吾獨出而諸大夫留詩
也與使吾為鼫鼠寧為蝸牛幸得放歸第從諸大夫
田間飲爾公既得謝亦越三年莊夫人以老偕祝者

稱眉壽矣不佞從諸大夫後踵門而並稱觴諸大夫
謂不佞便便屬致辭於酌者夫新都以文獻輔首善
餘二百年先後都上卿者十餘曹皆國老也槩諸德
善勳勞功伐不必皆同即福澤聲名天人之徵應亦
異要必於人為全昌於天為單厚宜莫如公當言責
則盡言當官守則盡職自掖垣而藩臬更僕未易悉
數之亡論已在昔西北距虜東南距夷即百粵苦兵
狼顧不及夷虜難解國討始及粵西公以開府制
王師不旬月而底績軍費僅當始計二十之一卒未
嘗自功東粵寇張比屋皆豺虎也在事者幸以身免

毋問軍興詩以督府進公則先聲薄之矣公至首定
章程部伍各以地分餽餉各以地給所至兵不移戍
師不裹糧諸巢穴以次蕩平直振落爾先是發内帑
若干萬發隣省若干萬莞庫主之公自樹羽至班師
費僅七萬經費省而取效捷人人以為神即譚襄敏
用武擅場退然自以為出公下公入計相則以節供
奉忤尚方陽翟賈璫六萬金賂中貴人將蠱鹽法而
闌取利公力持不可其後奸黨皆伏誅公任次子執
金吾會有鈌得典禁掖司隸業已籍名關宮府卒脫
其籍而寑之由前而程功其功烈由后而取節其節

婷　今上始相新都中天之日宜未可量耤令往耆
並作公何讓焉始莊夫人有家則攻苦如梁孟既貴
而從公出入則服勤如雞鳴公位益高夫人之象服
備矣中饋有餘閣中涓有踐更所不贏者非財力也
夫人猶持蕨䕼鑰手給薪櫝米鹽公曰毋勞終不以
勸勤而弛家秉及公白首日從容語公古禮優老則
役婦人吾無能役久矣將求一姬以代吾役可乎公
笑而頷之如將自役其役則老夫能毋他役也公賓
夫人如王毋保之如嬰兒卽冀鈇麗公非其倫矣公
周四部歷二考滸被　上賞特賜袞衣夫人既服六

珈庤琫命會　大婚禮得班命婦朝　中宮乃今曾
子任中軍大夫次子進通侯列近侍諸孫且以世祿
遞起具文武材甲第煌煌冠諸邑里公季年而神益
王以貌則當不佞贗行夫人百體卽安無妄有喜天
之福澤則兩人身之蓋庶幾乎天瑞也公四十始卜
宅奉太公卜兆奉王父毋五十得兆大吉奉父毋封
焉六十則舉家人產中分之子舍為政既歸老孳孳
務收族敬宗獨力而新路寢則門以內共之併力而
立家廟則別以下饗之世降而不欲遷則繼別者遠
自六世以下有廟繼禰者近自五世以下有廟公奉

祖禰則有特祠廟有烝嘗有胙有餕大率皆公自出
沿後世而可因諸先世封樹亦然吾黨諸宗皆以，，
弗及于是五宗詞義斯其無負湯孫上治則祖有光
下治則後世有述旁治則九族無間言之人也人人
以為全人蓋人瑞也天瑞則瑞人瑞則瑞夫人以為
全昌則然矣抑果天之畀厚乎哉公雅言任重必弘
致遠必毅余亦既童習之乃余淺中則斗筲輕發則
麝鹿始願固不及此果何修而得哉公又言先世殷
殷代有陰德至於余而畀發後世將安取餘自吾當
室以來百順聚矣吾方日夜祗懼懼天難怙而命靡

常出于游衍明旦與俱其何敢慢人言公致力中外
不謂不勞七十之年不謂不暮乃公猶有少壯之色
臥起飲食自如此遵何術也公言否否有術則有心
吾無心也人怒亦怒吾怒不藏人勞亦勞吾勞不竭
人有違言叱咤俱糜既謝罷則談笑而道之事至而
解其紛不避胼胝既就寢其臥于于吾無所膺吾心
天予吾難老者此爾由今以論往昔則古人與俱公
之自鏡者三蓋三壽也洞洞春盈則跡大傅翼翼昭
事則衛武公于于而臥羲皇則被衣齧鈌三壽作朋
於公伉儷得矣寧詎能以年數計哉鄉大夫言殷故

以有娀典内德茂矣乃今燕翼于姓則莊夫人伯玉
頌公者什七而頌夫人者什三其何以達庭内不佞
聞之古禮梱外無内言不佞少長習公且託肺腑公
推赤心置人腹故往往得聞裏言内君子以觀好逑
無遺言矣

太函集卷之十四

太函集卷之十五

序八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封大夫王太公六十壽序

世祖嘉靖萬邦建元壬午篤生雋異丕應中興於時
國有仁賢野有耆舊或當利見或孚開先潛見不必
皆同同于楨國歷　穆考而延　聖主熙洽綦隆壽
考作人貽燕為烈顧以身涉世夫人得而僂指之抑
或不于其身于其子孫睋者莫辨庸詎知閱我躬也
者視啓我後也者惡能賢乎封大夫王太公瑞產也
歲壬午太公生少以孝友聞戚疏無閒卒業博士竟
格有司自惟六子出而乾安居直將以不用為用耳
則首舉遺經以授主器寔惟守君公始及彊守君業
已賓鄉國公未及艾守君業已對公車公未及耆守
君業已最郡丞封父母如令甲人言守君畚貴非直
守君才也躬稼而授之穡故先登省括而授之釋故
命中不有賚始疇與代終世濟之謂也守君筮同安
令尋徙盧谿既貳衡州歲星周矣公甘家食守君三
仕三逆之公屏安車距不可及新都檄下守君力請
奉公東行待命浹旬距如嚮者守君鞠跽申告曰新

安地殽而民纖寧詎敢以口實爲孝養顧父母在春秋並耆京在簡書諸少大半在經藝惟是二三弱息指使不共卽二親幸而寧居京何敢倍親而仕待命越宿距如初乃介舉宗長老從容說曰狐偃有言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自冢氏入官恢恢乎迎刃解矣新都保界寀阻表首善而輔故都此其大軏不缺則折雖有利器惡能取辦恢恢守者尊城而居伍駕而出俯視皆其宇下寧復誰何家有嚴君則惟父母長公往矣日討程書而訓之朝而授成夕而受質師保父母咫尺不違豈惟冢氏賴之境内且有造也太公謂

善迺命倌人郡中日幾幾望太公懼將不旣旣至則外言不入内挐不揚雖廝竪掃除曾未一覿公面項之四境畢治歲大有秋秋八月甲辰公撫初度戸庭肅肅都人士無繇贊一辭顧頌守君而祝太公舉欣欣相告也率謂太公至矣耤第令歲惡寧無嵩目乎哉雖日求所以中太公驩其驩鮮矣乃今雨暘時若年穀順成則其得天者奢也卽守君有土矣耤第令地惡不道殣則澤量雖日求所以中太公驩其驩鮮矣乃今首列甸服奕奕煌煌六府充盈四郊安堵則其得君者深且厚也得天得君並受胡福天錫難老

君卜無疆於是乎在耆其始筴與鄉大夫曰唯天與君至尊無上信乎太公其交得之矣其在周頌綏萬方屢豐年則今日事　太上寵綏所及豐澤所漸四達不倍守君特沐其膚寸耳單厚云乎哉太公家世受儒逡逡躬化得時而駕卽殊方異俗莫不歸仁卒沮不行猶然以布衣誦義凶年請糴公謝糴者而賑之窶人子請母錢報者不居其贏不報不留其券及守君以世業顯不啻吾身親見之守君自言其趨庭猶函丈也聞文無害則色喜聞罪無赦則色憂日三省則令之三食再上則課之再使京奉以周旋庶無

得罪於[illegible]大人之面命也慈而教教而刑則太公[illegible]衆父易爲衆父父難父任其難以佚貽子則守君樂矣守君奉太公之教畢得有衆驩心卽南山之聲歌益州之誦德方斯茂如也記曰樂則安安則久然則太公之壽也壽諸子守君之爲太公壽也壽諸民世德作求自求多福皆是物也天乎君哉不佞道尼以禮起家請言禮意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禮也明有尊也公歷　三朝躬逢全盛盛年而祿子于國中年而爵父于家天之佑順君之陟明信有徵矣太公若守君世長者德夫孰

敢攘天功忘帝力乎哉於是謁者修合語之禮以告守君守君述其語爲太公誦始而避席既則循墻既則仰而呼曰惟天陰隲下民北鄉稽首而祝曰　天子萬壽

遜化篇

太公行年六十則就二千石養新都其秋大穰百屢露積八月旬有三日適太公覽揆之辰屬縣二三大夫待命謁者先是謁者受君矦戒公所無私交旅見者牘而不庭燕見者庭而不幣日至則太公申儆僉厲毋以竿牘篚幣恩中涓二三大夫前自通屬吏非

私覿以也顧今庶老僬僬至麾之門庶士跪蹌至止之臯彼其喁喁内鄉幸得藉口而專達之比歲水溢江南　太上閔焉出内帑以賑不給君矦入境自日中而歷宵中膏澤以𣿖歲入且倍庶老率以非君矦無歲非太公無君矦太公遂戸深居無繇一壁顏色瑞陽距新都故近其緜可得而聞太公之居近湖盖都形勝公治別業阻江介而天游乃今息跡舍中寧詎能自適其適也吾郡若黄山白嶽天都帝畤在焉城陽崔嵬厥有仙隱蟠極東畧是爲三天子鄣新安江水至清淺深畢見發雲門而會歙浦注于南岷要

亦流峙之奇隩區神臯在是矣顧太公於是乎寓目偃偃乎神游吾儕第狙峙者爲殽烝觴流者爲洞酌以此爲壽太公其終距之邪謁者曰閩海衡山非不鉅麗太公終不以其故出王又何有於區區第吏端胥後命二三大夫曰然庶士之陳説進於是矣自東越主盟吾道扶義而西翼軫衡廬之間首應如鄉太公之營別業何事游觀直將以聚子姓與人文本之以躬行先之以孝弟君矦其始發也新都儉於千里北入洛而南入閩程朱二氏之隆此焉郊禘　明興股肱南國多士爲楨君矦下車孳孳鄉文學其化若

時雨其勃然興也若待雨之苗願太公揖而進之具在庭下稽憲乞之惇史考中和之樂章猶之膏露自天嘉生滋茂一變期于至道豈曰鄒魯之云乎謁君見之矣謁者謝曰吾道遵海而南七閩其窟宅也舜禹南狩往蹟可稽太公慕古昔而稱先王車轍馬跡曾不一至他可知矣然庶士之論視庶老爲賢吾其並舉而入告之可否惟命有頃謁者出則紹太公之命而致二三大夫秉忠無良無能食先方伯之舊德孺子京冐然有土懼其不任將爲境内憂二三大夫幸而從孺子游庶無顛趾無覆餗矣其在　令甲大

司徒主計率十年一更任土更征編戶更籍此其會
也　縣官務平其政于宇內率土更均夫國之天在
民民之天在食惟是三者民食之原與時宜之郡邑
數十百年之利也孺子在事役役然與二三大夫俱
儻然藉羣望之靈建無方之利上之壽國下之壽民
凡在版圖莫非壽域卽秉忠越在羇旅無位無民顧
得衎食域中則亦二三大夫之賜也乃若從諸父老
而恣槃游從諸文學而通賓客謹謝不遑於是庶士
負墻庶老卻步咸舉手加額祝多壽者三太公之及
此言境內之福也二三大夫出就東郭籍籍而多太

公余傾耳聽之不自知其席之蹐矣仲尼之徒達莫
如賜要諸君子釐以瑚璉器之遽伯玉欲寡其過而
未能則知非之謂也六十而化庶幾乎不戾念是非
乃其心未嘗不數數然求立于無過而後已謂之君
子誰曰不然君侯之守新都夙夜不倍其家法廉矣
正矣易直矣近民矣從善如流無成心矣法不善如
驅諸罟獲無深詆矣太公之程督之也不亦愉快勝
任哉顧猶嗃嗃而操子舍兢兢而畏民碞倚辦二三
大夫時而參和時而夾輔非徒爲燕翼地也直將登
吾土于有道之邦其人則遂其年則化其言則君子
也斯其爲郡中曾大父無忝矣豈必其身仕而後道
行哉二三大夫唯唯余言請籍之以風豈弟二三大
夫者休寧則曾令君乾亨婺源則趙令君崇善祁門
則張令君季思績溪則許令君弘綱先是故歙李令
君琯以跣行黟甘令君士价以檄徙蓋亦與有聞而
弗逮者也

郭封君六十壽序

先帝卽位詔有司選茂材異等貢澤宮吉士郭子章
擢　廷試第一尋舉進士出理建州理故傾博士家
年少耳發硎於族輒以三尺擅場所部上程書則

賜爵父母如秩人言理君必就善徙乃僅得習都水
部郎嗟乎理何必郎郎何必習都也理謝曰子章奉
職無狀而　君恩上逮二親乃今　與命自天與程
期會使家大人得被章服于章上壽爲膝下歡足吾
願矣則之水部吏事故希比就舍日夕纘其攻古文
辭喜賓客出而視榷去煩苛於是治業益理組客益
廣諸所論著傾百家都人士籍籍水部名必就善徙
既而拜二千石守潮州人言水部雅以文行重當時
固宜程功令鷹學士昔昌黎當阨越在潮陽卽今爲
文物奧區去昔遠甚干時振羽旄而屏干戚無所讓

何氏王尋獨急潮州淺之乎其視水部也水部謝曰子章奉職無狀無能歸父母今名乃今家大人始杖于鄉與程期會使子章得奉咫尺之檄歸庭上壽爲膝下歡足吾願矣夫士蘄以其親顯紛白首而名不揚或以言揚親不必逮幸而逮矣壽不必康夙夜皇皇喜不勝懼此皆人子所不能自必而潮州獨能必之封君封君始艾而覲尚書郎始耆而覲二千石旣逮且永旣壽且康由是而老而耄而期頤由是而四岳而六官而三事猶之山立川至日升月恒駸駸乎頣雷而行踵輪而進矣此其小者也父之親子也

其責之隆厚則其望之隆奢望者三太上名世其次振世又其次用世乃若資逢世而與世浮沈下也其在當世名世則濂越二文成振世則關中洛下海右江東至若用世之良不可僂指道未喪世惡用儕俗爲哉潮州結髮入官其爲世用則已呑以明經則首舉以道古則先鳴卽里耳不聽莫不開潮州而傾聽潮州退然下士士逡逡爭自下之樹羽于作者之林殆亦振世者之所爲務也由是得時而駕騁康莊而中鑾和蕩蕩乎平庶幾乎名世之業是則封君之大願潮州一再鼓而足之封君足則潮州無不足矣乃潮州惟上壽爲汲汲不亦銳乎在禮亨熟而薦羶薌非孝也養也奉觴上壽夫非一日之養也與哉唯孝子爲能不辱以立身不匱以承志其斯以百世爲養天下之孝歸焉潮州以能子聞寧詎以一日而當百世顧一日之養則鞠跽可以承驩藉令以百世爲期我未之能逆睹也潮州之所爲汲汲意在斯乎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于善仕何有不肖蚤歲通籍竊比潮州往先公就養司馬舍中越三年始艾旣耆則余守疆埸旣老則余從簡書卽明發有懷求一日之養而不可得乃今而信潮州之所取足者固非貌言要

以百世之養而足其驩心則異日者之不匱在潮州之急不肖亦猶不肖之急潮州潮州且行不肖無能爲封君壽則介潮州弟子潘生阮生往述巵言而質之潮州兩生唯唯

元老申相公五十壽序

元老申相公未及壯而登上第暨既三事其年始強居八年而秉國成越二年始艾古者四十彊仕五十命爲大夫迄賜几杖而朝其年可僂指也聞之論記王者必世而後仁藉令具王佐才非蚤服何以重積公獨蚤貴則天錫之徵有開必先其年五星聚于奎

壁萬物胥悅於時爲秋宵中之望值奎是爲　天子
萬壽先期一日值壁則公覽揆之辰出日必先啓明
乃在壽星之次君臣一體壽徵于天至期則薄海內
外北面而呼萬歲爲　天子祝者三旣則舉手加額
面東壁而呼千百歲爲相公祝者再於時南極星見
亘奎壁而麗中天奎主府庫是爲尚方壁主文章是
爲祕府一德交暢德隆則星從而隆天下文明千載
一覯大衍之策先天弗違天其日星於是乎徵矣月
受大明而久照其象爲臣陰陽和而月生望而盈秋
而盛臣道之全也律三光以臨初度不亦較著乎哉

公起家南國南人之言曰鄉國自嘉隆以來名相六
七代起最著者首稱華亭爲興化則皆得全全昌稱惟
世祖踦高明　穆考躬玄默華亭靡靡與化休休丕
以同爲和業已享高年而永終譽　上初訪落
歷十祼而總萬幾率親以仁率祖以義一張一弛咸
與時宜密勿之臣嘉猷入告莫不攝衣屏息委佩受
成自昔虞周之良則禹皐陶旦奭禹讓于德亟拜昌
言周公聖人不信君奭偎云甘辛異味而同和黼黻
異采而同章不亦希乎華亭跋胡興化疐尾皆是物
也乃今師師自二三執政始謨誥者得盡其言瞓監

梅爲和引繩墨爲直國興讓矣上得　君而易亭下
得助而易知其斯爲百昌之宗得名得壽胥此也諸
長老否否吾儕直謂相公難人主之尊如天近益多
懼都兪不廢吁咈昭德不忘弼違無成而代有終難
矣人臣務引其君於當道宜莫如進人言顧高者近
名堅者守勝詘詘則塞路唯唯則多門難之難者也
鄉人述其言以告不佞不佞何知昔嘗從事太常受
役司馬比年從養生主受黃帝岐伯之書乃知禮與
政通御與治均良醫與良相一也發硎之刃割而不
更非不利矣而太廟羞嚌則用鸞刀何所取之取其

和而後斷也騄褭騹騮超忽滅沒非不捷矣而天子
之路馬則服鸞和何所取之取其和而後行也寒者
傳之火熱者踐之冰取辦一時爽然如脫非不醳矣
善醫者則惟辨標本察虛實務遠慮而忽近功何所
取之取其毋伐天和以不治治之也疇昔之事佹爲
政快察察則無徒將以致祥人和沴矣公秉國器無
所用銛工國步無所用驟操國手可坐制無用亢以
攖人心夫是之謂中行夫是之謂達道由是進思和
德退思和東溥之四海而洽和風塞之兩間而溢和
氣五十之年始至未艾之日且長殆將汰期頤眂在

有　天子建中和之極宗臣典制作之司於是履和爲禮敦和爲樂頤頤然納宇宙于太和壽之上也夫申炎帝之世也周則申伯漢則申公一以元舅託懿親一以宿儒明正學屏中興而弼英主豈不足多要以鼎鉉居尊奎壁成象則今爲烈自今而撫五辰齊七政立臣之極揆天之章保章氏不占而孚矣公同籍士殷守善受公知最深聞不佞之言竊有合也直將載之束帛待命謁居鄉人諸長老曰善

方敬之七十壽序

自庚戌禦虜壬子禦夷文武士狃承平事猝起輒狼顧抑或喜事輕覆後至者卻勿前大都不試而投諸艱進退罪也方敬之受傅士易蓋與吾黨六七人同爲諸生敬之及弟定之竝列高等余由戎曹請告適窮寇突郡中幸而保四境完境外騷動余時從敬之筴事莫不審彀率中堅瑕至若廣積貯繕郛關言壘皆便計余雅言四方有敗責在封疆之臣非直有司之難開府難矣彼由起家而歷開府累若千年由一命而致列卿遷若千秩可謂不試乎哉然而任者什二三不任者什八九試而不效容或有之未有不試而效者也敬之一逢掖士一旦而任開府則其優

爲無庸試矣定之唯唯吾子何自而得吾兄江民璞語余君特未得定之耳敬之以高明勝故易知定之沉潛故不可測他日所就業多也其後定之馴致開府壹如民璞言敬之發跡庠宮僅得建昌文學人言布侯五步之內命羿以烏號難爲射矣比文學至所部一見皆驚文學以彼其材不職論思則職獻納藉第令有土百里云乎哉何至羸馬褏衣與豎儒伍於是郡有大獄則文學主爰書諸縣令乏人則文學居攝會南豐卒譟夜縋城上變郡中守遣吏踵學宮自臥內召文學守逆之堂下執文學手語曰須公攝令一行學反公[illegible]即徹吾與人舁公往耳卒聞文學且至相戒勿[illegible]則舉大義訶責之察其所繇不平爲之部署衆稽首請罪反側舉安部將妄自尊據上坐文學正色曰禮有賓主秩有崇卑以軍秩則君爲崇以閱地則君爲主文學吏猶賓師也君雖貴倨曾何以加賓師部將甚慚避席而謝不敏會定之進江西右轄文學當避而從官所部相與爲謀右轄遞轉如乘傳毋驅文學左次失此良師乃檄文學出境購遺書及期而反文學仰天嘆曰歸乎吾官文學數越樽俎而代有司從則侵官不則方命吾將從此逝矣所

部方推轂文學具良吏才尋遷石滅力謝不赴郡縣大夫入境率存問敬之違言必藉居間大輒立解則又嘆曰吾方以文學避吏事幸而得休乃今以韋布而干郡縣大夫權不祥甚矣遂挾諸子出賈四方遞仆遞輿僅得中賈顧猶矍鑠自負老不倦遊定之跬步不出戶庭而計然之二策畢舉其始也才兄弟也名兄弟也迄于晚節同歸殊塗儻然而來不啻王父之于子姓氏僕之言有徵矣余惟擬人以倫象人以器凡諸成敗利鈍不可爲經大率敬之類伯淳定之類正叔人不必童而倫童矣敬之之器疏以達定之

之器廉以深器不必童而象童矣夫何故定之試而用矣用而效矣故觀其成則賢在敬之則徒以不試之試卜其方來不用之用究其未盡蓋未要其終也嗟乎敬之老矣吾言終不讐矣天下幸而無事無所用敬之脫有不虞今之恬嬉猶故也敬之資信涉矣年信窮矣以身而當緩急飛將軍惡得不侯有如臧丈人乘偏朱蹄假之十年猶可同載不然則吾黨具在兩公其爲偓佺三天子都皆壽域也即胙之茅土于我何加敬之以五月生長不滿六尺余從諸大夫爲敬之壽述余言面質之

蔣母八十壽序

往余客外家諸蔣殷殷盛矣家丈人禮兄子十二則長公汝礪次公汝和長公席冥安侈供億庖有常珍閣有加豆飴餳果核溢于圓方蓋職中饋者靡不共率於孺人取足孺人容豁之自出吾宗也居亡何孺人寡當室虛無人梱以外次公授成梱內則孺人爲祭酒其業滋大視疇昔什倍之初長公有遺言竢次公宜子擇可者爲之後其後次公舉九男子則以同母子文濡文湛文沖後長公次公既帥三子廟見長公長跽孺人膝下孺人泣曰嗟乎爾曹皆吾翁遺體吾

幸得而子之有如藉先世宗廟之靈不失而翁祀事其吾子也于時文濡受業太學文湛當戶遞舉子男二是爲孺人孫文沖美姿容業已受室三者皆能子矣甲申孟夏之望孺人始稱耋於庭三子率諸子婦先期而復孺人請爲壽孺人蹙然避席曰而翁中道見倍未亡人宜從第翁後未立翁兆未封彊忍須臾以待卒事乃今幸而有後而翁之堂斧殆將不遑情事未伸蓼人安得爲壽三子皇皇然自失就諸長老而問禮焉諸長公言汪故曾公裔也易與周禮在魯信而有徵司馬以禮起家是宜知禮三子踵余門而

有請也古禮何如夫壽非古也禮以義起各從其宜易有之觀會通以行典禮夫坤爲地爲母而廣生必資焉要以生生者不自生而不生者能生生无成而代有終則妻道也亦母道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卽年數不可勝計矣孺人之不子而𡚱也卽四顧庭內于身何有哉藉令蘧廬視家蜾蠃視子夫人之常耳孺人壹以良人未畢之業任之以身良人未發之緒任之以子卒之以三夷六長公無子而有子無祀而有祀無年而有年此之爲令終孺人其代之矣坤之初索也復居之文濡折節爲儉庶幾脩二公之業不

改其初蓋中行獨復者也再索卽師矣容民畜衆取諸丈人在師之中長子帥師則文湛事也三索則得謙矣謙謙君子其惟季子文沖乎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謙之至也夫是三德惟坤母之由敦復而得衆由得衆而撝謙其斯大有造於而家世世子孫皆饗壽母之賜於无疆矣二三子述此言以往奉卮酒而薦之始酌曰母也家姊王父母是依自王父母以降年僅及耆母始大耄覯是用希上保禋祀下翼本支是酌也王父母之酳也母飲斯於是孺人灑然舉矣再酌曰考氏豪舉列鼎不貲豈曰口實甘旨脩慈一失其曹胡不灘漼母也聖善存歿德齊千秋血食似續饗之是酌也考氏之巹也母飲斯孺人正容而受之言言如也三酌曰園有嘉樹三荊連枝言樹之背繼男則宜二三孺子黃口黃黃母兮鞠我恩斯勤斯於萬斯年爲母氏師是酌也二三子之康爵也母飲斯孺人於是由由然卒爵起曰無已太康孺子休矣

合璧堂稱壽序

在禮人壽遞以十年爲差由艾及耆直中壽耳司徒程長公從吾宗受室不佞稱淑人姑其生也歲時月

日並同蓋天作之合也時而始降亦在龍蛇之交一倡一隨其間不能以瞬雖有巧歷夫非千古一覯乎哉乃今並耆舉室壽于庭舉宗壽于廟若親暱若交游壽于路寢鄉大夫路車十乘壽于七仞之堂堂故潭潭更名合璧則自不佞命之矣夫千歲日致七政爲章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甲子於是乎成象矣是會也焉逢卽次維甲之年月應黃鍾天開於子長公乃介眉壽六甲始周有開必先五星聚於奎壁星紀旬有三日弧悅並在高門其斯與日月並明則合璧之象也先是長公舉內史元子生舉南宮乳次子

以次進秩亦以次而得五男長公爲令淑人從之武康進尚書郎從南省旣以藩臬大夫之蜀之楚之越之黔之粤進南京兆督南太倉淑人以雞鳴從之魚軒幾半寓內長公得謝不問家日坐南樓治具召諸少角丱丱負則舉觶觶之以爲常淑人居庭中外懔懔外典祭祀賓客內柎諸子諸婦諸孫燕喜自如秋毫畢察郎長公以莊見憚有如拂士法家人言長公冬日之日也煦煦然其和也由是而迎長淑人秋月之月也皦皦然其察也由是而繼照和則用明而晦察則用晦而明陰陽和而各有合矣代明而久照寧

能以歲司邪鄉大夫在賓階者謂不佞兄長公而姑淑人讓登爲壽昔在公車三百齒乙酉者三人首江陵次長公次不佞其時皆具父母其後皆長子孫顧不佞逆婦三江陵再而長公則夫婦偕也江陵起文學侍從位極人臣吾兩人皆冠鵕鵔而稅之將以菟裘老也要以名實先後不啻徑庭長公元子先鳴諸少競爽猶然雌伏吾三息猶鷇也曾不能搶榆枋江陵公子翩翩不翼而搏羊角此其相去若懸寓咫尺之謂何禍福相乘江陵孥矣吾家豚犬亡論也長公七穆具在總總林林弓冶梧檟早服重積乎翼之澤深矣必有全人而後具全德必有全德而後得全昌百全百昌有容乃大蓋言量也是故有梧杓之量有尾觚之量有鍾釜之量進而爲溝澮爲洿池爲江河爲滄海以鍾釜而入梧杓則滲以江河而入溝澮則襄陵其所持者狹其所受者奢必無幸矣江陵所不足者非才也量也何以故易溺故也易滿故也澄之不清提之不濁其斯爲百谷王長公殆庶幾矣海陽孫氏伯仲于長公爲婚姻有味乎不佞之言歷階而願有復也在天則有二曜在地則有四瀛司馬之取數多矣今夫海浴日而應月則地承天彼相巡以致

天下之和其惟無量而無不承耳長公世以受詩顯稱壽莫善於詩其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請以是爲中壽壽樂府亦詩之遺也其曰日重光月重輪海重潤請以是爲上壽壽鄉大夫皆曰善

贈吳伯舉序

不佞習伯舉爲通家蓋三世莫逆故處士與先大父並起浙其嬴得同故太學從而之淮先公廢貫矣不佞則以儒知伯舉伯舉帥諸介弟悉業成均太學息故業而饒椎無苛禮卽遇所尊敬貌罄折而神坐馳

伯舉翩翩有國士風喜賓客揚州聚海内上賈諸吳蓋州其地當六傳之衝賓至猶置驛也至則以名高歸伯舉比之原嘗諸顯者下車入門日投轄如恭累伯舉居常嗃嗃終不以上客故而有擇言至其狥客之急盡客之驩無不饜者雅負博古重購商周彝鼎及晉唐以下圖書卽有奇千金勿恤舉一子始冠業已傾江都諸生爲之歲延師四人其一講德其三脩業伯舉慷慨持大體諸吳有不決率片言折之往往居賈人間諸上賈西面事之爲祭酒其居賈故久握筭故長獨内外應務解紛結客課子日不暇給則傾

橐而授掌計伯舉受成　縣官急軍興右陽翟賈陽翟挾鹽筴爲政非善賈莫敢干掌計大亡其貲陰借伯舉名[illegible]則又塗其耳卒無聞甲申伯舉行年五十上巳相與禊川上乃就不佞謁行不佞則以里俗自艾而期頤卽遠遊必歸受賀乃今初度迫矣獨柰何行伯舉謝曰吾今始知四十九之非也何壽爲是時陽翟責掌計金其事覺客耳語伯舉責在掌計君勿與聞伯舉曰嘻寧亡不貲毋目不韙且人以長者急我輕累萬而貸所不知者何人我徒以夫巳氏而蹙它人財此之爲不長者浮夫巳氏遂面質陽翟橐中出萬六千緡歸之客靳之曰偉哉夫巳氏亡伯舉金不責足矣乃今一舉而割萬六千以狥然諾贏者曾幾何緡伯舉笑曰吾貺好古之癖出吾扃鑰足以代數歲之耕吾有子而授一經藉有成足以終老彼儻然而去者又安知其不儻然而來客休矣伯舉善季弟爲婚姻季謂自仲雍季札以來伯舉能讓千乘矣不佞則以郡中諸吳爲盛聚族而里谿南素封如林而軒冕間出彼贏則此詘理有固然乃今諸孝廉諸胄子諸文學無慮數十百曹小試則偶大試則奇人言逢掖何負復陶資斧張則鉛槧弛矣伯

舉弛其張而張其弛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天道猶張弓不引不發亦猶欹器不覆不平伯舉辨此矣往吾先公任放破大父之產以奉刀圭乂之其術不神不佞乃始通籍其後先公登大耋被　三朝譽命居三十年伯舉之贏什倍先公其息子才百倍不佞季請以是爲伯舉壽遮舉祖乙爵父乙爵爲先世酹之既而脩康爵三加爵無筭且共正父鼎爲伯舉羞卽一飲一石可也

太函集卷之十五

太函集卷之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鄣語

世之命儒者二其一道德其一文辭當世並訾之訾其户說長而躬行短也譚道德者下漢唐而登宋莫不尸祝程朱譚詞章者左宋而右漢唐則建元元封開元大曆爲政或源或委一本不殊迄於末流且交相訾疏土可稼刳木可杭石田土舟雖勞無補彼訾道則石田也彼脩辭則土舟也兩家難起分類植羣

伐異以徼功黨同以守勝攻若鳴鼓守若登陴由是畔儒者張歸儒者沮矣　有明閎儒崛起宇宙中與明道則王文成脩辭則李獻吉四方響應各當鴈行直將泝洙泗泳江潭卽洛川閩海請室茂陵則其濫觴者耳大鄣揭竿南服是爲三天子都蟠委郡中閟千古而一發由歙而洛由婺而閩宋有大儒五人孕其三矣獨經世之業不少概見其有待而興乎婺兩生曰兩其負俗脩古雅言邑人自邑告命猥以人傑而協地靈藉令格拘論去陳言且捫舌退矣吾儕生聚敎訓依依大鄣所不首載前茅張皇南國者非夫也食其籍郡文學及吾門不其脩博士業而棄之奉父處士家食處士者則州里所稱吾盧先生也子式沱川里登大鄣不其請從元咸爲主比就精舍處士介不其以竿牘通名且布狀曰純明習聞司馬嚮往之乃今幸司馬來願從杖屨顧奄奄老矣賓客之事無預焉謹因孺子爲從者着敢告不腆子謝曰禮在方望問高年者就見之矧處士君子儒固當往見病未能耳吾聞處士求道東越師事鄒文莊乃若大宗伯歐陽公大司馬聶公少宰程公太僕呂公太常周公駕部王公則皆分庭講業其於道德孜孜矣兩其

方以論著爲務寧無討乎對曰不然余小子未聞道而務多言則夫子以正敎矣概以言志言義夫子身親爲之何討邪嗟乎而今而後信處士之爲通儒矣世之訴儒者睊睊也訴北地以科斗訴東越以菩提彼徒以經術爲徽纆一旦幸而釋之自任以爲天放亡論已其或以詞章而絀道德胡爲此規規祝椵禮成惡用芻狗去道遠矣語道德者法天地恢恢乎何所不容人有其文人自多之耳無寧以爲口實暴其短而居其長而曰猥自託於無能之辭約之人以爲不朽文而無當六經三代何有爲其言辨矣昔孔子

志三代而定六經終古誦法文未墜地斯文在茲彼謂三代無文人非無人也則人人文也六經無文法非無法也則言言法也徒竊有宋之緒言推而附之古昔猶之鞟也不傳之毛則虎豹犬羊等耳藉令文成復起必不避多口而吐良知與之摛詞必不襲全能而茹獻吉何以故至則獨至長則衆長見獨則精用衆則裕通一無二是謂大成昔夫巳氏吠吾邑中目作者爲能言鸜鵒夫夫自居以鳳德斥人以禽言岐山朝陽聲中律呂鳴之盛也不鳴而喑鳳德衰矣喑猶可也如之何其吠邪兩其善鳴則丹穴之鷇音

在傾耳而聽莫逆於心處士之所以爲通也不其又言家大人覽揆之辰余小子從兄上壽家大人避席戒勿觴孔子七十而從心固將以萬世爲壽而翁既老而志未立壽之謂何休矣嗟乎人之壯也負盛氣務上人比及季年薾然待盡尚安事學天挾處士以老處士不弛餘力而讓勞甲公八十而務力行幪生九十而務正言處士優爲之矣衛風之抑則其人乎始吾求之詞章三十年而未得也終不以其故貶道德既求之道德十有五年而未得也終不以其故貶詞章乃今而求無生乃今而求絕學踟躕四顧倀倀乎漫衍無家頂揭振衣岡蓋大鄣絕頂屬元成築方丈室是爲最上一乘異日者要處士爲天游庶幾乎得嚮方矣

三壽篇

古有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今之郡大夫古諸侯也內諸侯得專達其在岳牧之間新都當甸服南視圻以內爲尤重君侯高公聽郡之政不三年而政成庶民安其居庶士安其業庶邑安其職凡諸宿耆耆舊無不安其餘年熙熙乎三冬如春至治已其年踰彊者七未五十而冠諸侯復之七日爲甲之朝寔惟

初度干時諸父老番番然杖也畢以褐衣及門則皆曰君侯得天天壽之矣何以故天之視聽以民吾儕小人則天之民也請爲君侯壽閽者不得命敢辭既而七校諸生斌斌然屨也畢以縫衣及門則皆曰天錫難老泮水歌之吾黨幸得奉教君侯請爲君侯壽閽者不得請請間辭既而列邑令君下車煌煌如也以裼衣見閽者進之庭君侯三辭則皆退而造不佞君侯雅重司馬願藉一言爲先談一令五申敢不唯唯夫稱壽自成周始不惟其齒惟其人周公以弱冠而壽成王非尚齒也今之爲壽者率更十年爲差自

耆艾以至期頤得一當而後成禮抑或其人非矣齒之謂何諸令君之壽君侯亦猶行古之道也且也郡大夫則姑也父師也縣大夫婦也弟子也婦之事姑弟子之事師師即日一上壽不爲數矧玆覽揆之辰由今觀之亦唯君侯壽庶邑耳昔君侯以安靜命不佞頃之入計則不佞僂指其善政而載之贈言大都以靜得民不服更僕畢計而反行部者接軫于塗君侯居之以莊應之以暇張而不急弛而不濡歲旱躬帥庶尹禱之卒以得歲民有菜色亟發常平頃以經野籍成或持議相可否虛已以聽無臆斷無詭隨是

歲論士不及宮興則與七校更始日有程月有試歲則考成下仁賢必以誠交游必以禮惇厚故舊必以情於是民樂有生士樂有造賢豪長者樂有儀刑徐徐于于四境之內皆壽域也君侯以一身而壽六邑六十萬戶之衆饗其德者莫不奉身稽首稱萬壽以壽君侯君侯壽矣諸令君曰俞敢拜善言之再不佞則以郡四塞皆山也隨山而疆理之黃山主歙白嶽主休寧婺則三天子都祁門則石鍾黟則歷績則郎編戶山居利用安靜安民則上易事安土則下易知上下咸宜皆壽類也安而靜靜而壽蓋取諸山言有

徵矣吾聞泰山梁父長四嶽首三公天柱地維於是乎在海岱都會命曰山東君侯於是乎產焉則嶽降猶申甫也夫以身則竅山川以政則襲水土深根固蔕應地無疆君侯壽矣諸令君曰善之善者也願得其三竊惟趙孟之勳褒賢於盾徒以畏不若愛善政不若善教之近人往者憂旱而雩暴如執熱幸而息陰幸而望屋惟恐其不幽無他夏之日也畏之斯避之矣迄於長至陽復而見天地之心冷然風行油然雨施幸而杲杲然出日直將以炙背獻之七日來復是曰天根萬物芸芸孳於此矣夏之日浸以短冬之

日浸以長蓋夏之爲言假也長之養之故勞冬之爲言中也藏之故靜君侯冬日之日也以次則始星紀以時則始高春豐之日中宜照天下則自吾郡始君侯壽哉諸令君躍然起曰詩不云乎天壽平格善言天者協諸地驗諸人昔婺丘之祝者三其言具在今之三壽廣矣一言可市無慮十朋庶幾乎弗克違請籍之以待命

非非篇

汀州公之耋也仲子南仲載媚子自江淮歸觴以百金侑以媚子既帳具公坐康爵堂客至遞觴觴至遞

侑郎公不酒務盡客驩東郭氏從諸鄉大夫酬累百
徑醉矣明年甲申仲始及艾其月丁卯其日丙辰會
素封氏入里中儼然過仲仲舍儒而就賈直將兄猗
頓而弟陶朱顧翩翩從少年遊競輕肥近妖冶旣則
杖策而游幕府逝將築京觀封鯨鯢比年矜巳諸游
諸賢豪長者間游道廣矣俠節彰矣郎齋用不詘而
資斧不饒彼在醜夷業巳四三倍矣仲之翩翩猶故
也乃今行年五十寧亦知四十九年之非乎仲目攝
客而起曰吾聞體有所不賅志有所不適吾子將饗
鷄鶋以鍾鼓吾懼其不樓責蘩牢以狸狌吾懼其不

捕客休矣素封氏未達過東郭氏而質焉東郭氏曰
善乎吾子以蘧伯玉而脩南仲君子也伯玉能信於
孔子而不能信於莊生夫何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也汀州公年八十而神愈王百體愈康角奕則
累日夜不休秉燭作細書纍纍然如貫簡珠而不纇
雖大化厚公以生矣夫孰爲養生主哉乃公黃髮而
童心時而佚游時而善謔功成身退失得不入於其
心適矣猶之澤雉不樊自適其適故適足忘屨適要
忘帶適意忘年由適而忘壽之類也公有丈夫子三
伯工主器而季孽也仲爲豪舉自負不羈乃大類公

公務名高仲亦爲名高公務結客仲亦喜結客公務
施仲亦施于不報公務身先仲亦以身先公質行具
傳中更僕可數仲急外家視二孤猶手足首義倡衆
保鄉先達故第而復之視公之立曹氏孤出鄒氏獄
葢一軌也甚者公任放仲亦任放公嗜音仲亦嗜音
公多自許仲亦揚揚公多滑稽仲亦喜隱至若當四
方輻輳之會通萬貨之情目之所擊手之所批恢恢
乎莫不迎刃乃其心則何礙焉公八十而未衰仲五
十而未艾夫有所授之矣藉公負盛氣務上人投之
儒必爲平津投之賈必爲端木則所獲者儉所望者

奢不快快則皇皇又何樂也仲以游閒公子其力足
以致不貲如必將役連騎僕擊鍾日亦不給茲惟觧
帝之懸任天之放而後可以濟世美而饗壽徵然則
子之所謂非仲之所謂是也子非其所是仲是其所
非二缶鍾焉兩者皆惑矣庸詎知其孰是邪孰非邪
其果是邪果非邪抑非非邪素封氏曰仲有子之恒
以論著顯其知交多大父行仲日討而論之胡爲乎
釋經術而干時舉置之一室收鑰而閉之門似也厲
之人慮其子之似巳也彼亦自知其非矣及恒自成
均應辟仲子之金橐資狹斜游家人有嚴君斯言何

謂也猥云是非莫之適主若此者非非邪東郭氏笑曰子之所是也世人之所謂是也吾不謂非子之所非世人之所謂非也吾不謂是夫齋立尸居師或不能得之弟子而子産之聖公孫穆也弟或能得之於其兄子毋庚念是非第從仲飲耳之恒進曰家大父在恒將待命爲家大人觴在禮何如東郭氏曰禮也爲人子則無爲矣故生日惡用觴乃今大耋居庭昆弟子姓具在即脩爵無筭不亦可乎恒躍然曰使恒得以純繪趨庭幸矣顧恒鯫生也無能奉家大人驩願乞一言以當百金徼惠二三友生登歌以當侑其

殆庶幾乎康爵哉遂裂帛爲太常籍東郭氏之言以進

光嶽篇

高皇帝徧置藩臬綱紀萬方視古方嶽獨圻内得專達不隷分曹嘉靖中島夷大入甸南始治疆事置監司其後外鑽穴而内脫巾復置如故蓋蒞郡六州一畫甸服之六七而觀察之迄今餘十年而晉江周使君在事於時境内無故公率與都人士同休朝鳴鼓而夕答桴不煩三尺甲申之歲乃大有秋大江以南州郡穰穰露積使君年始及艾適値覽揆之辰諸守土率以公事自列郡來受使君戒毋用幣遂相與就岡陵之祝要皆取諸境内名山内史部則以三茅東略則以天目皖以天柱姑孰以天門宛陵以陵陽秋浦以九子及吾郡高大夫至則以三天子都諸大夫聞而善之是足爲使君祝夫自崑崙引滇粤而東也入閩而北折爲三天子都左彭蠡右錢塘是爲江南鼻祖高七千仞綿亘三隅子九子而孫陵陽闔三茅而戶天目天門天柱曾不能以一抔置目中巍巍乎崇高矣内諸侯分部而治無若内史尊顧政令或格於專成而聲敎不及於三輔使君以監司位諸侯上

若衣之冕若網之綱列郡吏民莫不傾耳目以壹觀聽譬則大鄣首出齊民具瞻儗於其倫殆非虛語郡大夫避席曰固也王屋太行一魁父耳是奚足以祝公保章氏言是歲五星聚于奎壁在天成象千古一奇時維仲秋日躔壽星之次使君懸弧之旦適當其期都人士喁喁五穀熟而六府修其惟今日吾儕幸然奉職宇下適觀厥成殆亦希世之遇也天垂地發故有地斯有天公參而一之壽可也祝可也不佞道昆方在塲事聞都人士述郡大夫言諸父老躍然曰列郡協諸地宜君侯本諸星紀形孰如象卑孰如高

君侯得矣不佞唯唯雖然郡大夫殆槩言之未竟也不佞請竟之天之經緯莫非星也而景星則惟含譽地之蟠委莫非山也而神山則惟蓬萊何以故有目者不易覩有趾者不易躋故也今之監司兼攝藩臬總領諸侯嚴矣嚴則尊尊則重上尊則民畏上重則民安當世所不便者兩端其一章程其一供億奉章程者聽納廣而獄訟繁文法深而論報急追呼逮繫民其無如是以爰書擾之也奉供億者厨傳飭則地主勞屝屨共則傒人病不望塵而拜則負弩而趨是以驛書擾之也使君涖吾土二年矣訟者什郤而一

聽聽以不辜報者什納而一更更以不麗吾郡僻處深阻望使君如望雲霓即庶人在官曾未一覿使君行色天周行不數則難諶如天布令不煩則易從如地譬則含譽之在中天璿璣不能測蓬萊之在東海舟楫不能踰斯其不萬仞而尊不萬鈞而重矣聞之老氏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理天下信斯言也使君之能事直緒餘也土苴也其所以自爲未艾者則其眞也與哉大造有算天爲星而地爲嶽人得其眞以成中位下應嶽而上應星和氣致祥三極交暢使君以豐年而壽境內境內以景星名嶽而壽使君以爵則九階三事以齒則耆老期頤皆自此始吾見其地文泱泱乎蓬萊爾已吾見其天德煌煌乎含譽爾已此郡大夫有懷欲吐者也諸父老何足以知之於是都人士述不佞之言告郡大夫乃屬掾史載之爲使君祝

介壽篇

鄉大夫爲期會者以什數狎主尚書休則同休慶則胥慶至洽也慶莫如壽則聚吾黨壽之癸未仲秋程震伯行年六十尚書帥吾黨爲壽震伯固辭無似廓然始祥寧詎敢預嘉禮且嚴君在無論犬馬之年尚

書領而善之親不遺尊不偏能子也太公幾及耄矣吾黨咸胥命來年甲申孟冬大耋之期且至尚書以尋盟往震伯將太公命而固辭無似越在場功家大人手書言無似七十不與賓客之事禮道則然加我十年不勤事而勸矣孺子其先期以告毋使賓勞比及宵中家大人下堂而失足乃今履不及閾杖不及庭藉第令瘳惡能拜諸大夫之辱無似敬聞命矣願因長者以謝諸大夫尚書咍然笑曰嘻辭由太公則太公過辭由震伯則震伯之過過于太公其過何居過自貶也吾黨亦旣耆矣老矣其或夫婦偕矣未嘗不數

數然慶矣幸而逮事懽八九而喜二三親以及親自
太公始太公壹以筋力廢禮禮然乎哉古人不以一
日易三公介壽之謂也震伯壹以從命爲孝孝然乎
哉司馬闒肺腑親願爲紹介道昆不佞奚足以介太
公竊惟養生家言莫善於黄老後世以斯爲敎父惟
毋勞乃可長生味其言太公倍矣少力經術業成而
數奇震伯既受父書囊括而穎脫太公程督日至蓋
與震伯同勞比爲郎入繕部　世廟齋居決事内豎
鵰張嘗使楚治　王宫畢事還朝治　西内日與諸
内豎持羸縮獨以彊項當馮陵諸内豎壯郎卒之費

半而功倍會治河急　上遣大司空行郎以都水當
大司空悉籍前籌決策適有蜚語金吾緹騎出晛河
工大司空倚辦郎若傳千檣議復留河故道幾狗魚
腹而更生乃若龍伯徙宫水神濟涉齊諸志怪未之
前聞工告成郎予告而左矣有頃貳青州牧奉檄上
議海漕出入風濤顛毛盡脫再告不許由駕部守雲
南則以三尺持上公幾中酖而幸免所至以彊幹顯
中外最諸同曹太公居庭傾耳以待報政近者月至
遠者時至近則訓之以官守遠則厲之以官常郎貴
無位而高無民其勞鈞也比歸子舍庶足以代公勞

公持家秉自如子姓受成而已故自庭戶以及土田
必以身涉自旦日以及昏夜必以身先長孫聞成均
程督壹如震伯幼孫聞外傳程督壹如長孫郎在季
年其勞滋甚顧其神滋王殆亦長生之徵夫非天授
也與哉胡然而難老也竊聞之矣著不息者神行著
不動者形載形以不勞而固精以不搖而凝其斯爲
黄老之無爲不動之能事也地道也勞而中柴形不
斲固而固搖而內攖精不斲凝而凝其斯爲義文周
孔之乾乾不息之能事也天道也太公故以儒而紬
黄老蓋辨此哉明此而傳之子者而益彊明此而貽

之孫彊而益壯家敎刑矣即天佚公以老而公不忘
勞吾黨幸一登堂辭者何也且也考有小大用力儉
於用勞震伯急其命而務勤民勞足多矣退而歸養
力客奉以承親驩此吾黨終身願之什而一得者也
又惡乎辭震伯拊身而謝曰無似夙承嚴命其何敢
方司馬以諸大夫之命命之敢不專達既得請乃肅
諸大夫

海陽程次公七十壽序

海陽爲新都上邑故多賢豪懸簿擊鐘戶相望也其
東南略吾歙則程氏世家次公席故饒用貫起富顧

獨折節國士其婚姻皆郡中名公卿歲九月哉生明
次公始懸弧稱老於時相君之祝自三事至廷尉之
祝自三臺至焜燿乎七仞之堂其姻氏吳太學製錦
而虗其中且藉手於不佞則以三公鼎立悉在親暱
比隣矧次公與故尚璽公有盟則公族也余小子福
詘於口願乞一言爲酌者先往不佞歸子舍中儼然
過次公及胄子爵其時次公碩膚華富旅力不啻盛
壯之年乃今遽告老乎其未也顧兩君之祝具在何
居夫人壽以百歲爲期迨老而傳直十之七耳自古
業已爲希有又况什全者哉其在詩曰天錫難老老

而未老是之謂難以老則難以什全則無難矣不佞
一再見次公未冒也次公何脩而得之太學進曰若
子之言信而有徵兩君之祝君子也相君謂次公善
賈則陶朱公藉令爲士即鬻熊姜牙無讓廷尉謂次
公厚積而有裨于時則鴟夷子躬行化俗則王彥方
内外禮讓則梁鴻萬石君聚食于指庭無間言則張
公藝兩君皆肺腑儗次公必於其倫儗者七人得其
一亦足以老乃今兼七德而身之也則其難老固當
不佞曰嘻信兩君言次公得天矣族賈無慮累萬公
擁素封世儒無慮累千公下六翮疏戚無慮百端賴

公聽直庭内無慮百口賴公咸宜語曰得全全昌次
公事也其天全矣相君方以身退爲義則以善息而
脩次公蓋天道猶張弓不能不弛一張一弛全力在
焉是一道也廷尉以忠告爲親親則以繩繩而佐子
姓蓋希[illegible]不能不波渾沌不能不鑿削雕爲朴其天
始全豈惟漢陰即大庭氏亦猶是也兩君之言至矣
美矣言盡於此矣不佞何言太學拊身而請曰固也
善言必三不佞避席曰嘻次公惡用吾言即言之宜
無當次公者莫非賈也而程鄭以遷蜀豪莫非遊也
而程子以傾蓋顯莫非勤王而程伯休父以淮浦最

莫非訓子而太中以燕翼昌無他世類殊也新都自
太守公元譚起晉開府忠壯公靈洗起梁世類之殊
無論疇昔天畀之厚則畀之全胥此耳芝草無根醴
泉無源夫豈不奇難與拔久大椿之壽其春八千析
若之華其光不夜其所託者滋久則其所芘者滋豐
夫豈無及于繁霜夫豈無撼于巨浸卒之社櫟之亡
若朝菌方壺員嶠之失若流波惟椿及若䕺然獨存
則天也非人也否則海陽之金穴如林固不必黃髮
幸而黃髮固不必令名借曰謏聞亦擊缶嗚嗚者之
爲也要以黃鐘大呂安敢望次公於是太學述不馴

之辭敬脩三爵次公北鄉而酳者二東鄉而酳者一
然後脩無筭爵舉旅行酬禮既成乃謝太學

封給事楊公六十壽序

自　上求直言凡諸骨鯁之臣莫不烝烝嚮用其在
言責則左右掖尤親先是楊使君居掖垣三徙左次
雅以司直取重正色而憚同朝項下　璽書則以監
司觀察中都郡邑同曹灑然而異主爵胡爲乎易耳
目之用用之股肱主爵曰主臣中都爲　高帝湯沐
紀綱之役惟其人比者淮甸歲侵嗸嗸易動第出使
君交戟下奉三尺部署之　祖陵帝鄉　上方無用

啇目爲也使君謝曰同曹言過主爵言亦過使芳待
罪監司中朝不失一封事藉令他徙中都不失一惠
文或畢集或孤棲惡能爲多寡今茲家大人耆矣頃
得以　申命逮親及今奉章服而朝攬揆與家慶會
此人子之上願芳於是乎僥得之幸也同曹舉欣欣
色喜使君由直廬而歸子舍其何以壽太公其觴光
祿邪其豆大官邪自　君所而庋閣之庶可以望太
公腹矣使君謂否素餐何敢取餘家大人茹淡而甘
晢不以口實恣特殺無用此則又以使君拊循凡二
縣宿衛凡三年垂槖而歸僅以清白還報猥云爲儉

將亦儉於親乎巴蜀故饒良金美錦具在歸而求之
父母之國亦足承驩行矣使君謂否芳由巖穴起家
家大人故以儉師後人矜一介毋苟得雖修譽命無
所紛華無用此既而叩太公何好曰好文誦何氏書
曰好誦佛氏使君及門之士則南宮得雋居多程司
理鼎輔過里門述其言以告不佞欽猶𣪊也寧敢矢
音師門先生白首丘園攻文佞佛願乞一言以諗庶
幾同聲不佞避席而辭衰白矒能爲役使君之所爲
太公壽也天主之　君主之而太公之爲無量壽也
則佛氏主之矣先王以射取士後世代射以明經童

而習之莫不彀率要以澤宮中鵠千耦一人奄忽而
老諸生纍纍相望晚成不能以萬一視少壯尤難夫
既不能必之身寧詎能必之子太公未艾而以子貴
未耆而以子封非此其身則其子孫業已於吾身親
見之矣此非可以翹足而待頫首而求故曰天也人
臣之義父不得而子者三一曰爭臣二曰將三曰使
爭臣以身徇國將徇枹鼓使徇簡書三者義無所逃
親不勝義乃今京觀封矣塞門款矣將無交綏使無
專對二臣無難惟爭臣職在納忠憂治世而危明主
往往自立于不諱務盡平生之言幸而入則以木從

縋不入則以水投石卽驪龍可擾如攖徑尺何哉始使君立朝近在侍從進持國是退斥官邪上之　當宁歛容下之當路歛手何錚錚也幸哉有子如此不足多乎顧戴日月披雷霆其察不遺其威不測則太公念之深矣是行也繡衣持斧爲　天子臬中都無將曰之臣也乃今而後爲吾子也帝之懸解不亦愉愉乎快哉易有之近多懼遠多譽其居則然故曰君也夫慮安危矜失得欣戚日相搆吾前神雖王而火馳或非壽類西極有至人也者爲之兩忘欣戚不入於心心無住則無生矣太公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葢

幾於忘蜀距西方不違咫尺儻然旅長者子歷化人居直游心於亡何有之鄉翛然而已卽使君拾級而盡九等于于然且忘之是之謂無住心是之謂無量壽太公事佛唯謹故曰佛氏主之有如彼岸可登其言則筏也不佞行且紹介鼎輔逝將從太公方外遊願乞上方醍醐遣曼殊師利爲壽

兗山汪長公六十壽序

門人程康功受室於孫太學太學受室於汪長公程生得事長公則舅之舅甥之甥也歲乙酉月嘉乎長公始耆太學彊矣程生將遞爲壽則抵不佞徵辭不佞語生爲壽非古也其自周始祝幼主而稱萬年君在則禮然何論年數其以什年遞進昉於禮經世俗稱壽者三艾耆爲下彊仕以降略而不稱以親則舅爲愈親以尊則外王舅爲愈尊尊親敵矣顧太學待年可也惡用負俗而致之辭於是遺太學詩獨脩辭爲長公壽長公家世閭右著兗山自大父賈房村世以麴蘖起富市賈不二較若持衡由徐邳以達京師諸賈悉受成如祭酒及長公息故業業已不貲會河決呂梁治河事起長公則以房村居下流當受河患徙故業而居息吳越之間卒之河齧房村而長公之

業益振人言長公之筴事也如飛衛之貫蝨也痀瘻之承蜩也無虛發矣顧長公持大節振人之窮務出什全嘗渡江同舟有遺金槖者則坐待其反挈千金槖全歸之遺金者請姓名卒不告而去舍旁爲諸宗寢室遞納券以售長公長公嘆曰何哉諸宗居此猶蟻蛭猶蘧房一旦去此而之他將安所聚族諸宗請益力吾黨之求飽也愈於求安長公嘆曰諸宗直將爲糊口計邪無寢則無烝嘗先世將不血食乃爲之拓地治寢徙而居之如初於是以善價歸諸宗各出其贏爲質斧由是賈者賈居者居不自知其室之徒

也里受谿流通率水獨力以渠上游人言長公不儒
而閎不俠而節長者也長公甩然七尺丁年病疹而
安爲人椎少文寡言笑居常亢直不取苟容雖善治
生率推赤心置人腹雖席饒益率以儉師子孫所謂
不言而躬行殆庶幾矣吾鄉業賈者什家而七贏者
什家而三第蒙故資大都以奢溢而快一逞其或纖
嗇爲政直將堅虜守而棄人倫甚者出之以機心深
中重發幾不可測卽張弛異用成敗殊塗謡俗所漸
皆是物也長公雖與時逐而錯行如四時時作時長
時斂時藏其於天道蓋冥合也若以質直自任其百

昌之宗與夫乾以動直而大生坤以秉直而廣利人
之生也直理有固然老氏猥云曲全是或一道也長
公息子二長者主器次者受業成均或繼陶朱或方
建慶挺然丈夫子矣則其質行足壽則其聲名足壽
則其門祚足壽寧詎以其爲素封也者而壽之元方
又言孺子功婚太學則長公涖之盟次君贄牛耳以
從太學惟命乃令孺子猶然守家塾蓋甚慙於長公
司馬幸而一洗之無寧紹介者謂其顔之厚也吾聞
次君以經術著固數奇要以鄉三物必不能舍次君
程生亦其曹也長公待之矣　太函集卷之十六

太函集卷之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九首

壽永嘉王長公暨林夫人偕老序

始不佞學禮入官守司馬署永嘉王郎由禮家起筮
仕職方卽之恂恂叩之呐呐徐察之則葆眞敦朴質
有其文不佞齒之鴈行相視默契時諸郎習豪舉競
游閒王郎退而繙書務博學以經世應門僅更童僕
帷簿虛無人同舍言育德故席兕裀且友琴瑟郎署
非遲久不徙何索居而遠雞鳴王郎則以南北日操

兵分曹胼胝不暇果請以獨身徇事寧踽踽與妻子
俱且先大夫儆廬孤懸海上守望相保終歲無寧居
上而粢盛之田下而弓冶之業則自梱內攝之矣已
未王郎挾經術校士南宮尋奉　命蒯門視師多所
更定往不佞謂其恂恂呐呐居然具文武材信矣分
宜故通先世亟召王郎王郎絕跡相門無私謁分宜
以爲望因而陸沉者五年旣參藩議守　郢都上書
引疾不許越明年進監司分巡粵海再上書引疾許
之先是張文忠急兩甥是足張吾宅相兩甥者是監
司父少方伯叔父大司成文忠方得　君誓將並進

而加諸滕兩公不處也比翼千仞而去之及長公既
謝監司次公陽德亦謝叅政彼其耽聡者非不利也
辟羽儀而集于木不亦競爽乎哉兩世以墳虎鳴以
鴻鵠舉則其家步工矣初冠掠長公境鄉保土劇長
公首事堡永昌次公罷計偕爲植既告成事守乃完
林夫人故左右長公尸內治長公入郢職局鑰以從
既釋事歸夫人持家秉長公不入城府屏居橫塘受
成先大夫主宗盟與禮教捐重費飭學宮間爲民間
畫便宜白守令居常挾筴終日不問家淵默而天游
二十年如一日夫人外主饗祀內主饔飱教主贅脩

功主織紝徽柔共儉庶幾周南諸賓客諸弟子從長
公游饌滿戶外中廚授餐張具較若省括而中長公
舉丈夫子三長孝廉次光祿次胄子諸孫勝冠者悉
受業堂背日討而訓之無念爾祖無忝爾所生所不
夙夜者非夫也歲乙酉長公始老越丁亥夫人亦如
之其月一中夾鍾一中大簇其日則皆七日也王氏
舉宗爲長公壽則介次公而抵于太常屬辭太常稱
引蒙莊其辭斐然具矣林氏舉宗爲偕老壽則受長
公命而抵不佞屬辭不佞寡聞何所藉口顧先世則
會之自出易與周禮在焉即不嫺於辭取節可也在

易之繫天地成列而易行乎其中記禮樂者之言叅
取諸易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間也天地定位動靜有常夫人能知之夫人
能言之矣要之乾以行徤不能不本之靜專坤主靜
而利安貞不能不乘之動闢故動爲靜父靜爲動君
乾之姤爲潛乾以之而居始坤之比爲美爲文爲暢
爲發坤以之而代終動靜相乘乾坤不毀幾不容間
故日中間大生廣生胥此矣長公由潛而見由見而
潛湏然若淵瑟然若蟄闇然若夜未旦春然若咨嗒
然若尸居廓然若天府于于然若淡圍圍然若有待

而昭蘇具龍德而游其初是天道也乾道也夫人片
言不踰閾跬步不下堂用而不勤積而不苑不字而
字無成而成不見而章不習而利時舍時發時直時
方始足以稱厚德而應無疆是地道也坤道也在禮
七十曰老而傳猶之乎天清地寧退而各止其所六
子代起協力以終天地之功陽爲陰先是宜當戶震
司主器一索而得孝廉坎賤坤位而當乾再索而得
光祿成言乎艮三索而胄子與三陽成而子姓從之
故其數九九陽數也既盛而傳傳而滋盛天地之所
以能長且久者率用此與世之長生久視者王氏居

多其顯者爲子喬爲子晉爲方平皆世類也東海之上至人棲焉偃游者爲安期爲羨門偃隱者爲老萊氏夫若婦夫以世類相禪地紀相依庶幾乎脫屣易易爾叟之若而人也者雖奇不可爲典要雖高蹈不可以概中庸外其身而身存或一道也說天莫辨于易莫大乎乾坤觀禮者有言周禮所以本也是役也吾其質諸天地而徵諸遺經即善爲辭吾無費矣

燕喜堂序

魯之燕喜何居則壽毋以也夫魯周宗也周之典也豈徒世德專美乎哉毋儀備矣稷以姜嫄歷以姜女

文武以大姙大姒成以邑姜惟魯輔周厥有壽毋吾宗受氏於魯封於潁川著於秦王於越龍驤以下昌阜於新都齊魯昔在比隣乃今南北不相及矣顧新都聚族萬計率轉轂於四方潛川最蕃蓋吾宗之昭景也處士堪具資斧受室於趙而居賈臨清是生仲姬即孺人也孺人生而婉孌處士務得耦而妻傅季公季公世以誾右著臨清父毋伯仲具在孺人事舅姑若二姒壹稟於孝敬庭無間言及姑程棄桮棬舅以張繼張宜孺人愈甚得其驩心舅馮几而命孺人姑氏願終身屬汝孺人唯唯獨脩孝養終其身孺人既舉御史君洎三息女則以御史君獨子執當爲行乃遍進曾氏張氏二姬曾舉光熈張舉光啟孺人視之若已出顧復一如御史君御史君博學廣交傾四方之士孺人操之廩廩第釋而本業而後及其緒餘歲丁丑赴公車季公病矣病且革目二孽以屬孺人御史君自 闕下來奔孤何以報罔極孺人抆泣而語而父業有遺言孺子第翼二孽有成其誰曰匪報御史君悉讓家人產歸仲季孺人乃安及御史君令吳奉孺人就養居有頃孺人亟歸御史君則以毋系自江南風土習矣孺人否否吾將繫孺子則二孽何

依吾將舉家以行吾何以責孺子爲廉吏吾其爲孺子攝當室行乎哉季公季年惟仲公在季公怡怡然事之也及即世孺人壹以季公故事仲者事仲公即惲椸庋閣不羸猶得及於温飽俯視諸子諸孫愛等惟振之爲孳孳處士考終二息子亡其產孺人逆毋若庶毋養於家毋以子若婦從庶毋以女從皆同受糈終以禮葬各稱其情女兄弟皆貧或餽之食或給之田各望其腹中外待孺人舉火者無慮百餘曹孺人直以一身辨給之慈矣順矣惠且勞矣丁亥夏四月孺人始稱老於庭近屬胄子惟明願乞一言爲壽

不佞則宗人子也其何敢辭竊惟魯侯有毋曰成風蓋太皞之自出是爲僖公毋須句因之卒聲大義彼父毋之邦毋德以子而益彰矣夫博施兼濟非有土者不遑而緩急必賙則節俠之所有事孺人卽文伯毋非巴婦清也或以庶並嫡或由親逮疏愛則鳲鳩施則葛藟成風然乎哉要以姜嫄姙姒之倫徽音相嗣顧尊居宮掖其於出納無專成澤之下流責在主器猶之大海無潤寧詎以一沃爲腴孺人獨於其身親見之蓋齊之孟諸魯之汶泗其潤滋廣御史君起家爲邑拊綿戶而下布衣境内謳歌多士豫附則毋

之教也乃今持斧而按關塞課吏士而殿最之朏域來庭雜夷遠徙彼其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方斯稱矣奉壽毋而爲之壽不亦燕喜乎哉齊魯自昔以文學聞故饒作者要以奚斯公屬也今之言則壽毋爲政不佞蹇於口安敢望公子魚借曰能言寧詎能一變至魯奉斯而誦法庶幾乎延陵之審音矣乎

南山篇

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父子之謂也如南山之壽詩人歌之自耆老而耄期皆壽類也余伯舅耄而未倦伯舅之子爲余伯兄老而未傳是歲季秋上旬並及初度余帥諸弟上壽作南山篇

汪道昆曰里中世家則吾宗之于毋黨蓋姬姜匹也先淑人胡之自出宗于呂祖于姜世以部賦長五區守本富自外王父無祿外王毋從一而終二叔舅席故饒務豪舉伯舅則先淑人從兄也身不滿五尺卑視而傴行其少也伯舅致采而二叔舅用壯有不合或以非禮加之先淑人正色曰不亦甚乎兄長者也時伯兄齒與二叔舅差近伯舅遣之就賈駸駸起家歸而趨庭伯舅絕口不言受侮先司馬若先叔父日從三君子遊也不啻同胞于是愈益賢伯兄獨多伯

舅長者陰戒二叔舅無寧謂兩君難爲兄其後二叔舅遇敵而瑕始折節而下伯舅兩君並登七十故業下衰而伯兄以堂構承伯舅[illegible]伯舅九十伯兄七十矣在禮七十杖於國伯兄收賦公府猶扱衽躍馬朝出暮歸卽賈淮揚乘輕舟若飛鳥無用杖矣乃若伯舅周旋閭里不騎而徒僂僂乎往僂僂乎歸杖何有也在禮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伯兄游道寖廣出入率以身應門客至輒將父命肅之躬視供具伯舅部署庭内比中夜猶持扃鑰周巡里人謂區中方五十里若冕若弁若章甫若惠文若兜鍪若側注若緇布若

白綸諸勝冠者無慮千億有徒卽以谷量安得一黃髮黃髮難矣又安得古所希有者而子之耤令得子如其年又安得遞懸弧而及此酎也禮有三祝不佞道昆請六之于是首舉爵先以羞伯舅曲踊而祝曰二姓系出姬姜其始遷皆自宋始世多胡耇諸外王父始僚於年乃今集諸伯舅而身享無疆伯舅之身則諸王父之身也請以是爲伯舅壽再祝曰聖如放勲九男不能必其嗣顏無繇有天幸矣有子而不能必其終伯舅非聖者也而有子承家子非大賢而齒若昆弟相帥而難老天弔伯舅不亦單厚乎哉請以

是爲伯舅壽三祝曰彭祖壽矣籛鏗繼之或言彭咸則其孫也仲尼嘗竊比之矣豈不謂賢伯舅有孫善寧善事王父若父行且以經術著盍聞孫也昔華封人之祝多男止矣况聞孫乎請以是爲伯舅壽乃退就西序揖伯兄而進曰舉世比屋而婚孰爲肺腑以余童年所記憶宜莫如先王父及諸外王父親比伯舅中年則余考氏叔氏世濟其好乃今不孝昆弟皆當室獨伯舅爲魯靈光吾伯兄一日之養賢於三公吾儕耤自其身無及矣伯兄壽哉更酌曰往不佞戮力四方考氏叔氏家食方從諸耆舊爲社而伯舅以齒先鴈行乃今吾年始耆伯兄始老鄉閭之會吾將尋盟伯兄其以胄子狎主之次者不佞顧以牛耳歸伯舅寔爲司盟其自今日始矣伯兄壽哉三酌曰里中桓文亦唯二姓遞爲盟主庶方不令而從乃今里俗日非何異季世不佞卜居東郭相去三舍而遥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伯兄以世族而司世籍四方之觀聽係焉代諸父黨以善一鄉則伯兄事也伯兄壽哉里人聞之相率而旅進也其言曰如司馬言長公秉中庸之德不爲名高其產僅中人之家不居厚利彼以高年而世世相禪也孰爲隆施語有之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長公之重積則人也其單厚則天也場人聞之笑曰吾儕幸大有年百年一覯冢君樹秫之田登矣菽粟入矣雖黍時矣此天弔之具庶足以盡客驩于是伯舅既釃酒而高視天乃肅客脩爵無算

加爵篇

喻太公始老豫章諸鄉大夫乞言爲壽于時鄒太史自金馬門命酌者本之乎見素陳三爵之辭卒爵則以太素申之斮以加爵時邦相侍几杖欣欣然籍之其後琅琊二公爲之傳記歷十年所邦相守括蒼乃奉太公郡舍中猶子舍也往太公就籍部樂矣徑歸

其後就瀫水就武林遁樂遁歸如嚮者乃今則樂居括括何以得當太公顧僻遠一區傳車歲一巡戶屢月一至雞三號守及寢門省無恙日高舂出視事斂若析薪入質程書則禺中爾太公據梧而坐傾耳而概其成即屏常珍腹果然至矣歲登大耋其初度當鶉火中諸郡相帥諸縣大夫謀爲太公壽則以善言不再毋敢恩太史里居太公得弇州集而屬厭太守公雅善不佞兄弟于是分遣郡使之吳會縣使之新都先是弇州遇異人喻少君道益精神益王矣他日以授不佞適二豎爲政學術未成使者日叩門疾日

甚青田則吾鄉之良也重使及門者三不佞拊几而領之毋刺促爲也始吾善太守而知太公既則慕太公而諾太守成言在耳業已後期太公吐聲利而茹文辭質有其文矣即非太守吾不失一太公余負禰心右婞直左弟靡無論其行率其辭亦類之太守爲尚書郎以行蓺顯不容而後見君子繕部有焉既貳武林抗監大夫格分部匡同官之不逮論諸豪舉如論窮囚不佞見客而心下之其抗辭亦猶是也嚮已受命太守宿諾未修即非十大夫吾不失一太守顧太史曠昔之辭至矣矧論何加弇州之才什倍不佞

且彼壯我老其何以當肩行此不佞之所爲跼蹐者也竊惟齊紫敗素什倍賈之時人之目盲矣世之涉聲利猶入紫也素而不滓不亦皭然乎哉三入而纁五入而緅七入而緇九而紫罪紫者窮其敗素而浮奪朱甚奪則亂真敗則滅質罪有差矣敦素則無用朱也何用紫耶太公少孤伯當宅讓歲贏勿問當毋氏而庇伯安其心比攝家秉室季君兄子三煢兄女二人不無事矣歲贏具在當毋氏而讓功聚食者三家當毋氏而割家人產自取其瘠而讓膏腴于季孟之家產三分季室火延仲室則皆燬獨伯遺室巋然

猶存太公直以天幸幸二孤庇是藐諸孤猶庇煢也毋季年就太公養躬率安人夏百自損以承一驩毋衎衎饔之不自知其以詘爲贏也栝棬澤熄率假貸以奉有終獨授諸子經引繩墨以敦主罷及邦相歲有祿入畢進太公太公操其贏務行其德於是時緩急急門內外親婚子禽歛子構無告子衣餔以爲常客及門供具必腆或于其隣坐不辦太公爲召客而盡其驩太公既受繕部封章服不御有司賓之鄉射謝不行之人也聲利不入于心六行不愆於素此其心則素心也其質行則素履也顧守之也而未化居

之也而未忘忘則懸解化則坐忘是曰太素自太素之說入日駸駸而化可幾幾于忘矣其始就籍部樂從都市諸賢豪長者游既則以爲俠窟也者而去之歸老吾素而已既就瀫水樂其政平既則以爲蘧廬也者而去之歸老吾素而已武林則東南一都會也間一出而事游觀既則以爲夢境也者而去之歸老吾素而已是曰見素見則惡能忘其居括也不然進於忘矣忘則安安則化行年八十而八十化庶幾乎純白備而爲真人有味乎太史脩爵之辭蓋鄉之十年而後得吾斯以爲至矣要之素無色太無名如將

毓而去之而後可與語太毓則有能去則有所能所在則與俱在能所忘則與俱忘老氏有言聖人去泰去泰則可素可絢可玄可黃卒之不失故吾歸於無色無色則無名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德益進吾將以是進太公等而上之雖百歲可知也于是邦相弄雛滕下得請太公覽揆之辰乃命三爵上爵則七邑也邦相舉之第祝天者三祝太公者三無用辭矣次則同官爲僚猶之乎子道也於是乎諸相君遞進而弇州命辭次則太守子十邑而隸諸大夫諸大夫祝太公猶衆父父也於是十大夫旅進而不佞三祝太公引滿而酬曰嘻誰謂司馬有辭竊史贊之緒餘琅琊氏之土苴爾

天佚篇壽殷計相暨莊夫人百五十歲

周之始興左鞭橐而右惇史蓋貴親尚齒周道所先古君侯以禮起家秉周禮以從政禮行於憲乞二三耆舊在焉計相殷公春秋最長君侯故屬計相嚴事有加計相昔嘗急君侯竊以爲得君侯晚戊子春王正月旅從計相侍燕君侯計相獻爵而言在禮七十不與賓客之事正茂歸老五稔承聽不聽自今以往屏跡飛布之陰饋酬無相及也既卒爵退以其私語

道昆人壽幾何寧詎能自必偕老乃今吾年七十有六吾室七十有四合之得百五十不謂不高使吾從諸大夫後揖揖然爲祭酒先爲嘗食先詩矣道昆避席而起曰有是哉古昔以伉儷特聞顯則文王后妃隱則梁孟顧關雎不序其齒會稽未紀其年夫夫百五十業已周大衍者三歷世者五然而未究也于時君侯起爲壽計相固辭道昆進曰其然非壽期也非壽所也協諸覽揆之辰夫人以四月四日計相以六月四日第擇可爲期踵門而奉卮酒於庭則其所也君侯敬諾期將何從對曰齊事先配林而後泰山曾

事先頻宮而後上帝何以故不敢質尊故也且清和
司令固宜飲酎四月良矣期至屬不佞道昆爲並祝
之辭君侯帥司農司理二相君而程司徒汪比部曁
不佞道昆從而後先期爲約主駕部設上尊入門而
懸輿君侯當命酌者不佞竊以古之爲壽各用其情
周公壽成王以弱冠非期也沛公壽項伯以行閒非
所也今之爲壽者率以什取盈五十曰艾百年曰期
皆是物也惟茲百五十年則艾而期期而艾矣雖有
巧歷莫爲名言冥靈大椿由此塗出乃若合併爲壽
未之前聞不佞道昆幸得而與知矣譬之日月萬古

此貞明萬古此代明羲和望舒同躔異宿固也要之
弦望晦朔月以日成娵訾降婁日以月次千歲日致
合璧中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郊主日而配以月陰
陽和而萬物生此天地之大德也合併之謂也新都
爲　高皇帝南輔名世代興都卿相者什有三歙居
其五課績則計相居最延賞則計相居多此其緒餘
毋復縷縷乃若琴瑟相友冕紱相輝齒德相齊子姓
相禪何論境內無兩不亦當世董董乎哉彼其儻然
而來嘉祥盈皆從流無紀將爲滔滔徽福無厭將爲
穰穰無紀非恬也無饜非愉也不恬不愉非在宥之
所爲務也徃聞諸計相非并日不肉非上客不珍梱
內厝薪近庖非伏枕不授鑰人言計相如蕭相國夫
人如敬姜雖在芬華于是乎有紀矣計相又言厚重
則卿材也吾生也爆柰何得上卿沉靜則壽者事也
吾任佻不自持柰何得上壽且也吾黨同塾者若而
人同庠者若而人同受室者若而人同通籍者若而
人乃今相與白首者曾不能什一吾幸不舂而給不
饁而康歸然靈光直吾有耦天乎難老吾何修而得
此哉之人也之言也則君子屬厭之心也恬矣愉矣
堯舜未之遠也而計相居之和氣致祥疇之多福莫

不具足期頤艾艾奚翅百五十爲春百五十爲秋邪
君侯觴矣伯兄醻矣獻畢則以次授二相君相君遞
行觴如嚮者獻畢則以次授二三子二三子遞行觴
如嚮者駕部以諸父黨請爲計相行酬再拜而修爵
曰君侯以禮而命湯孫自玄鳥以下敢不拜賜守善
故學禮請以宰夫之獻獻二事大夫道昆進曰居三
子猶得奉卮酒爲庭內壽

壽草市程次公六十序

余與江方伯自同朝以迄里居垂三十年相善也其
後十年方伯諸子猶北面事余修世講則與吾兒無

擇申以婚姻戊子冬二三子造太公函來謁謂朝有股
肱之佐則有太常鄉有不二之老則有惇史若海陽
程次公者非所謂不二之老乎哉良月上旬次公壽
六十惟司馬有辭以備惇史二三子將藉口以命宰
夫次公於方伯冢孫爲肺腑親故余閒次公質行甚
具次公孝友恭儉性端慤然諾必矜始爲儒而業成
去而爲賈里俗左儒而右賈次公顧獨喜儒諸儒生
爭慕附之是賈名而儒行者也族賈逐什一務乾没
以奸富爲良諸細民從次公質錢惟以什一爲準無
所乾没脫貧之不能出子錢次公惟取毋錢廢質劑

細民歸之者如流水息業益滋初次公父季年兄伯
主著居業幾不振次公蒿目而更始居數年數倍其
初其後廢著居則嘂足而三分產伯若季私念曰自
余持家秉乃減仲產賴仲以有今日今析居願損伯
若季以益仲次公舉而均之不私一錢視伯若季怡
怡如也嘗賈桐鄉會倭大至阮中丞鶚保桐鄉城倭
圍之數重城中糧絕旦暮且破次公首輸千金以佐
軍實爲士民先卒保桐鄉城完次公力也中丞褒予
次公甚至次公謝不敢當識者比之魯仲連即劇孟
無論矣次公居鄉吶吶然言不出諸口至當大義不

難以身先之即羣不逞狎侮次公次公置不問性喜
施予既饒喜施予益甚諸枵腹而待次公者莫不虛
而往實而歸人或貸次公金錢不能償次公亟爲之
折券已責外毋發居逾十年待次公以老次公毋事
之旦夕供具惟謹次公善心計故人厚善者率以貲
附次公次公爲息至倍蓰家賴以起次公賈吳會吳
郡守高次公義書棹楔旌之次公數得天則有天幸
嘗客桐鄉左隣火延燒百餘家獨次公所居室巋然
獨完人以爲瑞室州守躬行火式閭而禮之又嘗乘
車涉氷渡河馬自顧其尾次公以爲異乃廻車俄而

氷解賴以不没或以爲次公盛德所感云吾聞之有
德者壽得天者壽次公自少而耆篤人倫惇行誼其
德足稱一宜壽次公以德得天天之所助者順也即
逐風涉氷二事天之應次公不啻影響二宜壽次公
以不用爲用故得保其精神完三宜壽次公不繫尺
組乃隻身以保孤城非烈丈夫宜不及此此其保者
雖一邑而國威賴之其所全活者何啻數十萬人四
宜壽次公修此四者天之壽次公未艾也語曰不于
其身于其子孫次公有丈夫子六人皆岐嶷恍人志
意行且大次公之業而高其門次公且于其身親見

之百順備矣得全全昌非是之謂乎禮六十杖於鄉鄉有不二之老鄉人之所矜式也次公行且列之瞽宗　天子親袒割饋酳惇史足徵矣奚俟乎予言乎是二三子以余言告次公奉觴上壽次公三酧乃言曰某不聞于德不自意得當司馬司馬以魯仲連而脩我我則安能謹謝不敏于是主賓次第余言揭之次公之堂次公乃肅客就舍

壽十弟及耆序

吾先世家千秋里遞以黃髮而享高年曾大父及伯大父吾大父及吾父吾叔父從叔父併登大耋蓋伯

大父生從叔父是生十弟參軍所謂繼別為宗則大宗子也歲甲子吾大父生吾父吾叔父蓋與從叔父同年吾父生吾則所謂繼禰為小宗則小宗子也由吾曾大父而上歷十有五世率務孝弟力田吾大父先伯大父始用賈起家至十弟始累鉅萬諸弟子業儒術者則自吾始幸而先鳴吾長十弟者一年入則同室出則同門為兒則同嬉遊出就外傅則同佔畢同寢處諸父老有鑒者數目兩孺子以其私語曰昆則斂矣宜多聞[illegible]也稚少文宜多蓄及吾結髮通籍十弟亦受成而賈鹽盬居常無所用奇以睢睢決策顧數有天幸過當取贏居數年倍從叔父之產從叔父乃大喜乃公去而家食庶可無憂吾既為尚書郎俯仰堇堇吾父愠見於色即得御史大夫式賢於丞相弘吾竊竊惑之使平津去牧豕而務孳生豈其出卜氏下及吾當室家人生事始得與聞乃竊歎曰嗟乎與其操徑寸毛錐屬辭比事掉三寸舌為國家決策而定是非習靜則開方丈室聚諸長者子而學無生豪舉則援北斗而酌五石之樽陶然醉而渙然醒也則十弟不如吾與其左陶右猗修故業而息之無智名無勇功其握算如丈人之承蜩什不失一其待

時而滋長也如場師之種樹踰年而把中年而拱十年而高十壽則吾不如十弟故吾既釋邦政蓋稅天弢者十年於茲進退自如宜及難老乃令顛毛種種衰白相仍十弟猶然客輸轅之區搰搰然親積著化居之業乃令齒髮如故膂力方剛年雖及杖鄉強而未艾吾以佚而衰彼以勞而健則何以哉無亦意適則忘勞忘勞則神王意煩則心亂心亂則神疲修道養壽有省有不省爾疇之五福亟稱壽富康寧而貴無所預蓋治生莫如富養生莫如康寧由是可以致長生壽之資也彼其躐崇高歷險阻委質於國曾不

有其躬難與語此矣華封人之祝伊耆氏曰壽曰富曰多男夫壽富則于其身多男子則于其後善爲之後家有造而保無疆壽之至也以此語壽十弟其殆庶幾乎往吾及耆之辰十弟從諸兄弟就東郭爲吾壽今兹十弟之始耆也吾亦帥諸兄弟壽之於曼碩之堂吾執爵而與十弟言憶昔兒時依叢薄中偶語吾兩人固當駢肩相逐慎勿入羣兒伍中里媼聞而宣言之安得此非常語乃今春秋並長宜可與羣吾弟觴矣既又曰憶昔兒時吾與若部署居室其必四面皆三達以應四時四達而虛其中應中央土繞以

流水周旋如環比幼未知明堂辟雍居然冥合乃今弟考居室則其地也不亦肯堂乎哉吾徙城東隅其制湫隘概諸旋馬亦足以容吾弟觴矣既又曰憶昔兒時伯大父務織嗇弟猶布衣布被不啻復陶亭之乃今廉賈累三百倍疇昔弟猶折節爲儉無所芬華吾弟觴矣既三酹叔子一 淛將舅氏命乞吾言爲酌者先則以太史公言富而好行其德參軍有焉即伉直無深情顧以身振人之急視人在阽危若已推而納之溝壑即小惠未徧庶幾不忍人之心良也無良參軍視若手足兹適初度敢徼惠先君子乞司馬一言竊惟十弟少長宗公亡敢以其私爲之延譽舅氏先君子則故文學吳子欽蓋亦非常士也吾無用新語第述鄉者之語以應之是爲序

壽域篇爲長者王封君壽

蜀故多賈則物産饒自漢始通西南而京邑郊野之富僮稱近蜀蜀産則良金文錦韎鞈氍毹赤堇丹鉛竹箭材木兼以卮蔓蒟醬笮馬僰牛因地逐時贏得過當弟出入灩澦錯雜氐羌此惟土著所宜遠浙者多辟易新都保界深阻地褊而磽食指滋繁靡不待賈而足上賈棲淮海治魚鹽恪守程期歲息不遠什

一顧薄收厚積原大而饒概諸中庸斯愉快勝任矣賈蜀則以奇勝鷹揚而隼擊之無庸蹲鴟翹足可當卓氏第勤遠略埒淮海而捷有加此非常之原創始者所有事也王千距吾里一舍有半是爲王氏世家余故從王子脩與計偕子脩從弟子承始入蜀歷四十年所子脩業已謝監司子承以詘爲贏卒致鉅萬蜀人以質行稱王長者以貲斧稱封君及叔子受業成均殆將以其子顯子承莫之應而中外群然並稱王封君封君云子承所至務推赤心望人人腹不招而集不約而堅蜀人蟻附之片言可市無評價無求

良無干利權無畔盟主甚者若家人父子聚族質成
言出惟行無抗無隆久之則雕結待命乎若豚魚來
則交臂受成去則喁喁内嚮忠信行於蠻貊固非虛
言子承即游于賈人乎顧魁然丈夫也獨持大體出
入中倫諸弟諸子從之游分授刀布左提右挈咸願
與之代興各致千萬有差無德色即手拓家人產畀
足分之諸下賈至自新都摠已而聽子承如祭酒市
遲則代居以市歸急則代價以歸諸負子承者累八
千緡迄今勿問彼中學宮圯子承獨力新之縣大夫
嘆曰夫夫以平市得吾民自良賈事是役也責在夫

家之人也羈旅而居無所藉不待徵發而赴公事節
俠難哉居無何督學使者行縣召叔子入試補縣諸
生時異籍不得隸學官有厲禁官師弛禁而命之入
盖多子承仲春懸弧邸中所善客遞為壽客言西楚
二十五年而霸猶恥衣繡夜行封君起中賈而冠上
游所欲聚矣奄忽老至無亦將卷土而東乎諸父老
日幾幾望之無寧以即次老也子承頷之再客善為
老夫謀蓋將携手同歸忠之屬也無論西楚即赤帝
子寤寐猶在沛宮老夫既及崦嵫寧無父母之國顧
席先世遺澤生子如豚犬者四人長子世綱嘗從老

夫戮力起蜀命之受蜀故業庶幾習蜀事而饜蜀心
淮海利源且去新都差近部使者主鹽筴厥有章程
即利滋薄無近功蓋王道也次子世紀中材耳老夫
以是命之夫儒為名高賈為厚利家司臬而後聞其
無名季子世經業已籍太學非敢必成名也弟敎之
儒成則嗣我家聲否亦不失本業幼子則童犢也未
知所裁天幸假我十年營此三窟及夫繭栗就牿可
觀厥成蒐裘乃在故鄉吾歸不後先是長子受室亦
出樂安我淑人兄女也樂安述其言甚具余壯之蜀
道難於上青天是曰絕域子承輕身獨往歲星四周

備嘗險阻艱難未及稅駕一何壯也在禮七十曰老
而傳即委質為臣七十致仕班生壯矣迄于白首猶
願生入玉門關伏波有言老當益壯子承是已在易
自蹇之解俱利西南蓋主利為坤西南其位也物不
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晉者進也老而壯其大壯之時乎進之則為龢洋為
淇澳天錫難老其在斯與吾聞西極化人具無量壽
其國極樂其人化生且與蜀為鄰蜀東裔也命曰壽
域彼岸可登子承樂居之十萬八千直跬步耳會長
子覲蜀籍余言以趨庭余方嚮往無生客言或一道

也長者其以于闐爲兜率亦將以震旦爲娑婆邪吾將爲方外游面質長者

阜成篇

新都山峭厲水清激都人士壹稟於地靈地秉陰而上躋故女德滋茂地道則妻道也母道也亦猶之乎臣道也地主靜不以含弘而廢直方臣主敬不以鞠躬而廢骨鯁母主慈不以栝棬而廢機杼妻以順爲正不以琴瑟而廢鷄鳴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是坤道也新都業賈者什七八族爲賈而雋爲儒因地趨時則男子所有事外言不入于梱此無與于閫

觀然而巳婦賔奉禮抗萬乘揹揹然而工貨殖懷清者固如是耶揆之無成而代有終殆亦無所逃于天地故正位乎內致役乎坤不出戶庭握筭千里之外胥賴於此夫坤主利利居貞主利則美利承乾致役則三子爲役六二之動內直外方敬勝吉而義勝從不習而利皆由此塗出也吾友方仲子用俊以博士易領其曹伯兄用仁季弟用仕皆籍胄子兩人者席故資治鹽筴都廣陵仲居中而參鴈行北面而受功令即季孟在事相距千里仲率與聞坐而應之若合右契竊惟儒賈異業不相爲謀儒者詘化居賈者詘其道猶寒暑之于裘葛也水陸之于舟車也各爲道主疇能相通使仲名材亦一逢掖耳商瞿之工不逮端木田何之術孰若白圭輻圓轂方即棘膏不能爲滑其轉轂者非也方母出於鮑鮑母出於方既字而歸方季公盖母黨也季公倍母則以藐諸孤爲馬三孤立則毋尸饔不立則何貴於食母母以油油著愛嗃嗃著威斯其有母之親有父之尊爲家之嚴君一也仲從兄帥弟出入必告晨夕必朝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惟命仲居子舍就養無方母命可則可之否則否之故母言不外聞而因仲有聞矣母有仲姒舉

子用章用章共命如三孤仲姒之操獨子也如母慨諸坤道得主有常此二母之家教也母猶夫人母也非有象揥之貴魚軒之榮顧母之介福日增三孤之業日起要以聖善寧不爲天下母乎何所貴之母儀備矣本之則母爲大司徒之自出其人以長者特聞疇昔待年奉母敎唯謹其居室爲令女爲碩人及其有家爲好逑爲壽母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母不其然庶幾乎珠之淵鳳之穴也夫以大司徒而父三息女再索得離在乾之同人庸德章而文明著母是已以母而子三孤再索得坎在坤之比敬義立而德不孤

仲是巳大司徒司國計主人倫即子姓林林毋出毋右是則丈夫子也要之衿鞶何負弧矢哉諸長老言大司徒爲外王父仲爲外孫仲守諸生壓有年所毋能食能教能愛能勞席外王父之寵靈一舉而加諸膝無難矣有縱送而無罄控翩翩超乘而及前茅良時在茲何不爲也往　世祖紀元甲午大司徒起家春秋毋在公宮聞之習矣由是媚于內則私淑敬姜拮据不以沃忘勞授受不以親踰閾推之廣大悉備潔淨精微壹本之乎謹嚴毋以身教先之矣良賈直與時逐良士寧詎違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易者時

也茲其卓成之時乎大司徒有孫世延吾甥也自言世延不類無能從內兄後祝孺人姑諸善內兄者若而人待命太函爲孺人姑壽世延願將命效之孺人姑子頌之曰可

太函集卷之十七

太函集卷之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壽域篇

太守公起家梁山未及壯而通籍三十而掌計四十而專城于時大司徒請之新都則大司馬業巳爲撫州得請矣其後觸属禁貳長沙五十而入新都猶然五馬始艾之日鶉火歷禺中先期移書畢謝諸鄉大夫庭謝諸令長誦蓼莪而懷罔極覽揆之謂何一舉醻而茸之非人子也上有明禁繁毋旅飲毋羣一解

天網而還故吾其胡可再再則非人臣也故修之文則言無當肆之筵授之簾則命不共其惟諒子心之無他寔饗明德之賜于是鄉大夫旅進爲壽不以文不以幣不以觴諸令長項項而意不伸喁喁而議未決六馬結轍就不佞而謀焉竊嘗聞之守令猶姑婦也環堵之室姑與婦俱姑介吉祥登壽考夙戒諸婦毋吾以以膂爾曹諸婦傾耳聽之敢不惟命亦惟薦不完釆羞不列珍婦順章矣無寧白首在坐終不能曲跽堂下贊一辭邪斯其無所解于心無所逃于天地者也故恭近于禮而有時乎悖禮衡命非恭而有

時乎爲恭吾黨誚于辭惟司馬爲之擯詔夫古者四
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歲至而後官之益其慎也漢
方尚少終賈代興射策請纓偉哉國士要以繩其危
言折其盛氣其惟老成人乎歲拱則章夕拱則祥故
速成不若晚成之爲愈也公盛年而最百里傾六曹
歷年始彊江左右望若時雨撫之遺愛迄今猶歌儛
之當彼其時固信其無非心無過舉矣抑或澠淄未
辨日月未更夫人所時有也藉令伯玉未艾果能悉
知之悉寡之乎其未邪天將庸玉於成歷十年所其
持益固其慮益精不斷知而知不斷寡而寡則公今

日事也境内望公久矣若巳弗克見也者而既見之
卽有朐而無心其誰不衷且恍此百姓之德也十年
以往六君子方待年公宮異日者得姑而事之直惟
其不嘻嘻則嗃嗃爾乃今姑龔黃而婦卓魯環千里
而聚一堂庭以内無勃磎閫以内無誶語可則可然
則然有所不可務求其可有所不然務求其然和若
和羹應若桴鼓亦越十載而旦暮遇之此諸大夫之
德也顧百姓望公門若閶闔諸大夫奉公戒若神明
雖善爲辭莫之紹介藉今幸得專達其將何辭績大
夫則言劉江陵再守南陽天府書其長者是將不朽

恐問其年豫大夫則言楚有冥靈春秋以百千計者
五公之先世楚產也今則二十之一爾其壽徵乎邪
大夫則言吾聞天竺古先生其壽無量其居近吾蜀
其氏類公公之壽在茲矣婺大夫則言昔張公率政
成而上僊蓋自三天子都朓鹿此昔之良二千石也
公無讓焉休大夫則言白嶽揭海陽時玄帝驂六龍
而周六合朏朏春臺明旦及爾出游神人永賴公對
越之以毋貳壽不亦宜乎歙大夫則言黃山峙者三
十六顯則雲門天都容成氏帥六相而侍合宮御六
氣以和寓内灝灝如也卒之黽帝之洞庭而公居攝

振千古而扇皇風直將以是郡爲華胥爲建德則公
之壽也竊惟古之爲壽者或以山川或以岡陵松栢
或以希有或以先民其取數也多各有所當桓公尚
矣率山僊隱莫非先民天竺冥靈則希有也黃山白
嶽猶之六翮厲天真宰赴之以扶搖玄聖邀之以溟
涬公時而方祀時而升中二帝臨之百神主矣陟降
左右罔不在民舉其大都十美具足議常平則惠議
速葬則仁革公市則廉革庸美則核時訊報則敏時
徵發則舒禁囮則彌姦禁博則彌盜覆爰書則審杜
竿牘則公修此十者以得民和朞月而政成矣公和

德于上諸大夫應之諸大夫守和于下庶民保之于時霞城以南石耳以北華陽東上至于祁閒凡厥有生莫不平格上下不啻標枝野鹿其斯爲壽域也與哉彼匹夫之壽止于其躬木石之壽止于其域禽鹿之壽止于其樊卽深根固蒂後天地而凋三光無爲也以此思壽其壽可知以此修辭則慈而從聽而婉矣六君子謂善遂述不佞之言以抵閽人謹待命

永貞祝

不佞故短於辭人或以修辭逮不佞不佞非尙口也者又惡能辭顧善修辭者以信徵不善者以諛爽擧

世兢爽不諛之墓則諛之庭墓則有銘庭則有祝銘猶古也自尼父以來未之改也祝以年非古也古之爲壽者不以艾不以耆老不以耄耋期顧親之尊之斯祝之矣人壽不可以百歲期審矣諛者不曰大椿則曰蟠桃胡爲乎必藉異聞以爲口實也曾史之行不必高年偓佺之年不必景行諛者不曰合宮則曰少廣胡爲乎必藉至人以爲口實也要之美而無當則玉巵不若汙杯大而不經則圖南不若斥鷃猥云顯揚之謂孝知有善而不傳則不仁姝不知祝之末流則諛諛之末流則誕是則過情之聞懼非仁人孝子之心無用祝矣不佞斑白而聞道有祝無諛非故家世族不書非協輿論不書非攷信不書女德愈益兢兢宜必徵諸宗族姻婭貞則祝聖善則祝羣言無間則祝非此族也不敢與聞葢其愼也海陽黃母出吾同姓歸五城當在公宮翼翼乎良女也事黃次公居子舍婉婉乎良婦也行年二十有六稱未亡人從一符終七十之期且至斬斬乎其貞也生事舅若繼姑迄于葬祭壹以禮旣長公亦謝當室梱內外母兼攝之撫孤汝培受業函丈居中程督諸掌計駸駸以饒益傾里中綽綽乎其有修能矣不佞未及見其子

惡知其母哉且相距百里而遙聲跡宜不相及弟不佞嘗聞之江季平季平聞之孫思永思永聞之朱登之是皆業同宮墻登之則親同肺腑者也其言足徵矣吾宗故尙節義藉不一書不佞方蒞宗盟聞此而喜可知矣登之之言曰次公櫬自東歸母誓同穴說者百端不入里婦下氣而言死易立孤難昔人嘗辨此矣與其棄孺子孤斬次公祀無寧保孤存祀爲猶賢乎縱自輕次公無血食所矣母大悟始內水漿汝培僅三齡母以身教有一善則喣喣然命之曰嘻使父在當解顧眞吾子也有一不善則嗃嗃然命之曰

嘻使父在當歷額非吾子也以故汝培拊身馴謹如奉嚴君及其席故資事居息毋爲之主晝務任人務趣時某良某無良徵發一如水鑑歲穰宜居歲惡宜息不啻燭照數計之黃之中興賴有毋爾諸孫卒以莊見憚侍立申申人言毋留恤緯而緜本支宗婦之言不虛矣周易在魯吾汪世世守之乃今往祝諸姬葢取諸易易之取數多矣妻道毋道莫辨于坤初之履霜陰始凝也次公倍毋藐孤始免于懷坤至靜而德方毋壹以直方爲訓不從夫而從子无成而代有終是曰含章居然時發至其折節爲儉不啻以績當

家謂之括囊庶幾早服重積比及白首門祚駸駸阜昌猶之黃裳正位居體至文將在此矣用六非陽也永貞則以陽終陰爲政而陽行乎其中地承天施是也之祝也之言也非直徵之人言而已吾其徵之易吾其徵之坤

蒲江黃公七十序

公子牟曰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太史公則曰人富而仁義附焉二氏皆名言何相倍也戰國權豪都高位擁重貲持粱刺肥履絲曳縞福盈眦矣一旦瓦解曾不得糊其口富何足恃哉公子牟乃爲嚮者之言彼一道也太史公以言事于吏欲入贖無所藉貲則以士無賢愚非富不可此一道也要之太史公見其利利在振窮公子牟見其害害在損志言各有所當非通方之士惡能槪其同哉吾觀于鄉而知黃公獨行君子也吾鄉左儒而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纖嗇之夫挾一緡而起鉅萬易衣而出數米而炊無遺算矣至其子弟不知稼穡之艱難靡不鬬雞走狗五雉六梟捐佩外家擁脂中冓樂則樂矣憂亦隨之雖有江河漏卮難奉幸而以貲通籍得請一官奉檄而行奄有民社視簿領如

左券納苞苴如子錢梱載以歸揚揚意得世俗猶爲賢矣間有廩廩守成不失舊物散金結客文酒宴遊出入市朝輕肥自恣猥云避迹金馬竊比東方抑又賢者也語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必求負俗之士宜莫如黃公乎哉諸黃世擅素封公之先故席饒益末流之弊汰爲政夸毗子尸之食則常珍居則連欐好女則二八更侍好客則賓從如雲里族或以此招公公弗屑也及夫鬻爵令行貲郎得志于時部判爲政巧宦者爭趨之清則秘書華則典客惟其所欲朝納價而夕拜官里族或以艶公公弗嚮也久之成功者

退自勝者彊壘守浸瑕利在攻取以故任俠之爲武爲政豪舉以之于是滅虢併虞參吳屢越雖有敏者莫測其端或以是請公居閒公爲弗聞也者而閉之戶弗就也始公挾章句籍成均顧獨捐芬華秉端靖擇地而履居然胄子之良也中年入謁主爵得百里而丞之循理奉公思以一命佐百姓居然少府之良也歸休不問家人產日操杖屨劇堪輿舜跖不庚于心堯桀不絓于口里居而雲臥人貌而天行居然隱君子之良也乃今葆真而居嚼然不滓即未必其穰畏壘將不得老菟裘乎哉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其

所樹者良也蘭入滫中君子不服其所漸者無良也乃公亭亭乎其爲麻也即蓬藟生其側寧復有蓬之心非非乎其爲蘭也不以幽而不芳滫惡得而近之也昔汲黯以嚴見憚武帝稱爲社稷臣其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帝蓋觀其深矣藉令少府一當人主置之朝廷則其先驅若大赤後殿若中黃翛然而來不可招也翛然而去不可麾也進之則社稷之役退則鄉黨恂恂之儒刑于其隣無用富矣昔范蠡用計然之遺策五伯越而三封陶三致千金而散之能矣惜乎其能用術不能不爲術用在禮有之積而能散一再可已宜不待三至于再至于三是惟術用鴟夷非善術也公始勝韋甫不佞嘗以童子遇諸塗竊自多公儒服而儒行其後不佞塡楚公先期歸則其官常可稽則其民謷未之改也中年備在中書君肺腑愈益習公鮑氏甥于公子爲婚姻將乞不佞之言爲壽不佞非能言者也第籍公平生之言即一言一觴之無算矣

珍兕篇

不佞道昆故善溫司徒於楚既自楚貳邦政司徒遍進光祿卿大理卿兩及 覃恩父由文林郎進封中

大夫通議大夫授二卿如子秩母王封自孺人始累封皆淑人蓋 錫譽命者三大父母皆及再命先是不佞亦徼三命于父母並老家食不遑將既予告歸寧得息肩所司徒承顏養志父母康食京師歲己丑春王正月戊辰太公耋矣淑人踰偕老者四歲其初度則秋九月戊辰太公業已倦游且繫季子將去邸舍歸老嚴耕司徒日上食高堂竊幸七箸無損第黃髮見矣色不復孺齒不復丁曲跽固留不許則又以嚴凝盛于西北時將不任祁寒俟春風生而得請則以牛車奉父魚軒奉母並入函關即白首于舍中足

矣太公嘆昔孺子失辭業已委質而從大臣此身非孺子有也有　君在去留安得自由亦而翁而媼同歸孺子惟命司徒退而深念大人生九月而孤大母躬禱五臺嵯峨諸山扶掖以往既賈蜀大母有下堂憂悴而趣歸由間道入持大母泣牀下遂舍賈而歸晨大母遇吾母嚴居常嗃嗃吾母兢兢孝養卒得大母驩心乃令二親皆及常珍非純何以具滫瀡大人故誦義閭里婚嫁伯兄女兄諸子女並召近屬諸弟諸兄弟子而餔之丘嫂有獨毋申視之如外毋也嘗焚積券貽伯兄令名卽急窮人無論羸詘自今有所

振發非純何以給度支故親去與去親留與留何能一日違膝下太公乃降慈色頷之司徒則以八十之年喜不勝懼雖色蒼蒼不失其正第髮種種非故長如將卻老而返之童則羽翼不易生刀圭不易致也二親故嗜文事並好儒誠得善言而有槩于中庶幾乎果然望其腹矣太公謂善而翁樂聞歲杪司徒發使新都徵辭于不佞不佞不㪅黎藿寧詎能薦一觴于尚方司徒以六行教萬民莫先于孝上之求忠于孝下之移孝為忠則先民言之具矣顧孝不叱馭忠不廻車以是而求兩全難矣司徒將父母徇　國家

出無岵屺之思居無靡盬之患外則　元后作父母內則父母作嚴君出入不倍于大倫臣子之願遂得矣古之以養為孝者不以一日易三公淺假而為塵冢也者常聚相依藉令萬計晦朔千計春秋其去朝菌蟪蛄一間爾嘗試言之壽有三品有禽鹿之壽有木石之壽有日月山川岡陵松栢之壽哺烏舐犢則齊民蚩蚩者之為禽鹿是已服食求僊離羣遯世則山林枯槁者之為木石是已乃若絕俗而能混俗居榮而且遺榮此其經天若日月紀地若山川特立若岡陵葆眞若松栢時而為重光為重輪為百谷王為

五嶽長為千仞為冬夏青青則祿位名壽者之為蓋得全全昌矣夫崑崙高跱西極有目者將安仰有趾者將安從出為空同去中國猶遠旣而蟠極京兆矗為終南是宮闕之屏翰僊靈之窟宅也蟠桃大椿第以耳視徂徠新甫松栢干雲詩不云乎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寧獨希覯者為賢乎哉　今上在宥萬方孳孳孝理太宰楊公將母百歲以孝特聞太公第其司徒食安司徒居依日月之光謳歌堯舜之世天錫難老則維其時由是精聚而氣愈充氣充而神愈王善養生者率用此方術然乎哉爰及升聞　上且

爲之側席脫有新命太公得杖而謝于　朝幸而
臨雍執爵而酳一坐再至太公與焉卽盡九等列三
旌風斯下矣異日者廣厲忠孝以風百官簡在　帝
心司徒由此其選諸卿士日幾幾望之也惡用不佞
緩頰爲哉昔人有言禮求之野褐夫在野無能效不
馴之辭願以野人之芹爲珍畀和僕夫反命再拜而
送之

代寧篇

都御史臣達上言臣自守吏以至撫臣十七年於外
臣父母在蜀義不遑將遁汲汲以從　簡書萬里踔

絕且守在疆埸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親歲次丙丁臣
父毋遁登七十乃今復踰年矣臣父由滇臬致仕康
食如常近聞臣毋悼女弟而過自傷奄忽衰痛思臣
願得一見以日爲年臣待罪行間安敢以私請幸茲
聞　命進臣大理寺卿得代當卽入朝臣願告急歸
省疏具則紹介而使新都疇昔二親及耆幸抵左司
馬脩辭爲壽又十年而偕老則右司馬有辭儻然藉
兩司馬寵靈幸而得請達歸子舍造膝稱觴公其無
意乎善言必再不佞既拜命之辱退以其私就介言
往不佞得請寧親則貳卿小政卿在吾爲之貳故無留

行廷尉位上卿蓋九列之一非貳也卽上書義且將
寧詎能尊達乎哉疏入諸公卿擁闕之如不佞言延
尉復紹介新都左司馬之言信矣有懷明發無所解
於其心願庚一言以安膝下不佞避席而拜命之再
退以其私就介言孝莫辨於莊生忘親難矣忘親
非難也使親忘我爲難由廷尉言之近於忘而不自
覺也徃島夷大入閩海不佞露師五年吾毋日以佳
兵爲不祥幸得釋負擔而家食既畢疆事相見而後
喜可知及不佞以歸省行父毋呫呫爾無溢喜蓋歷
羊腸之坂不無戒心執策而臨康莊不竭力不止此

何以異夷險異也昔在庚戌烽火達於郊關由是開
府臨邊不啻以身而捍脅膂虜從目而伺吾圉非豕
突則鴟張終歲完聚備之猶懼有郤且多口爲政憯
於鑕鉧寤邇市朝朝發夕至彼其顧望逡巡之士不
能以一朝居浸假得歸卽三公不易也既遷省寺去
險卽夷　聖天子方定刑書解文罔稽大辟屏深文
申命士師欽恤無告廷尉當棘木之下奉三尺而持
張釋之于定國之平無寃不究由此其選太公長者
故操法平毋夙以聖善聞兩人者日幾幾望之矣
上方以孝治天下延世賞以勸忠異日者廷尉質成

舉命辯至以爲人子則孝爲人臣則忠於世澤爲高門於好生爲陰德直將不刻珍而飽不承顏而驕矣藉令觴錦江豆玉壘則亦以敬孝以愛孝者之能事抑果養乎哉抑果騜乎哉且也漢二廷尉雖賢卒以重厚少文而嚮用今廷尉斌斌者也質有其文非直卿材知人安民之略具矣　今上簡在明允賛襄賴之由今而嚮用無窮介壽於其親者亦無窮猶之五嶽峙四瀆行見命魏魏終古盤據皆是物也自昔不佞居楚望蜀思一親宿其山川筋力既衰無能客觀察公所雅稱吉甫燕喜張仲在焉即不佞非其人亦

嘗奉君陳之教矣願以不馴之口代不肖之軀庶幾乎得黃耇之歡心脩爵無算

介福篇

泰茅氏曰今之素封猶世祿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彼負不貲以逞亦莫不然先王制禮以坊民將令長守其富民無方則坊壞其孰能不波禮莫重於親親親親莫急於孝嘗聞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孝則載諸內則者爲詳要皆因嚴以致敬抑或徒取苛禮其諸嚴威儼恪之爲乎乃若和氣愉色婉容愛之屬也品節斯斯之謂禮愛而無節則流上之爲禽犢孽其恩狎下之爲犬馬養其敬亡爰及濫觴相瀆已甚無亦始於漸漬卒以夌夷概其兩端則利祿爲之祟爾夫父天而母地父尊而母親親而不尊故能食而不能教甚則栝棬無澤箕帚有言縣簿之門不啻什五雖有聖善如令人何要以曹之鳲鳩本于周南之樛木吾州里嚴于嫡庶愛不克威彼其不屬不離名浮實靈其煦煦也者爲口惠其蔞蔞也者爲象恭故庶之弱也毋爲政惟所命之嫡之衰也子爲政莫之致詰殆將不免于悖德於禮何哉婚氏吳太母出於程左右太公起富卒不宜子舉六庶而子之自襁褓以

及斑斕壹視之如巳出六庶之母太母也餓受食寒受衣居子舍受尸饔出而就賈受襆糒羣居膝下壹視之如所生人言諸吳金穴纍纍何論有土太母席故貲負流俗倚閭陟屺慈孝特聞里名禮教不虛矣勝毋然乎哉是月太母猶躬蠶年始稱耆于時伯子維賢自武林至仲維清叔維明季維涵自廣陵至卒孽子浩若諸婦若諸孫諸孫婦諸曾孫羅拜於庭伯子曲跽而請曰自先府君棄諸孤舉皆孱然弱息爾藉一親之餘慶皆得衣縫掖入橋門即無能歸父母顯名猶然守故業而無隕毋幸而耄耋兒願上母觴

太母蹙然太息曰藐諸孤不天八未亡人詎忍言壽爾曹數數以爲請吾其酹之三誓之三疇昔諸王父畢與獨爾王父早世考氏舍儒就賈躍然跋而及之爾曹幼孤刻刻將失故步乃今顧霤接武端行不愆考氏之靈也所不代考氏終念茲罔極者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太母又曰爾考氏當戸合仲若叔鬩足三分迄今誦義不衰以孝爲友之能事也乾坤避位六子成能薄以雷風濟以水火通以山澤六位得而萬象生乾坤于是乎不毀矣爾曹第以孝爲友是亦爲政于家和氣致祥有家之利也所不

式相好無相猶者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太母又曰考氏布侯於儒以王母命省括而中賈及其討諸孤而訓之也未嘗一日忘成言爾曹皆籍成均賈篋而儒鼓九原猶視其將不饜乃今冢孫始受博士經此其嚆矢也今而後諸孫第扱衽以從鎡基待時秋乃有穫所不廣勵後人以承先志者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余季女從諸孫婦後則述庭內之言告余余聞而善之曰太母賢乎哉于六庶而忘其庶六君子能子矣善事親而忘其親先民有言敬愛易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兩者兼忘周旋中禮胥此也在易之晋順而麗乎大明晋之貞則坤也母道也其悔離也是代先天之乾子道也六五以柔中下濟六二以柔中承之故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太母之謂也福澤其未央乎

金母篇

今夫天蒼蒼爾其下視也亦蒼蒼何有于正色冥冥爾其宰物也亦冥冥何有于成心其與之也非諄諄然命之惡能家賜而人益其作善而降之祥也恢恢乎其網之疏也惡能容察而平施胡生雅言張母莊其質行載諸女史待年而字中年而嫠自受釐以至

尸饔婦道妻道母道備矣藐諸孤不怙莊食而教之拮据有成垂大耋而疾幾殆六子刲股遞進病乃瘳子治圃而得伏金爲銖者二百四十有文在鋌曰賜孝子金不佞灑然異之則何以故刲股非古也或一二行之者殆亦無所解于其心異矣而六子各務自盡其異之異者與鋤而得金異矣署曰賜孝其異之異者與即胡生示之金未信也太史公故善不佞六子爲近屬諸孫太史公自多其近屬良爲之立傳其言曰刲股不常有賜金亦不常有世儒以二釜鍾惑執其常以槩非常固矣夫郭孟具有天幸聞之先民

兩金兩錢徵之信史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
矯誣然乎哉太史公爲大父行職在宗祏其言則皆
實録吾可以釋吾疑夫坤德無疆六子之所自出閟
宮有壽母於是乎燕喜瑤池有金母於是乎逍遥天
以母故而賜子金亦曰金母乃今由耋以上旣壽且
康子曰孌孌母曰衎衎逍遥燕喜此其昌期莊得天
張得母即得金不足多也胡生謂莊攻苦如初造日
討諸子而訓之燕喜不遑逍遥何有不佞曰善張其
未艾矣乎无成有終居嬴若詘非聖善宜不及此如
天之賜寧論錙銖由今而後殆將賜之忘憂賜之介

福賜之弓冶賜之章相與之者浸脊得之者畢庀其
殆不大東而燕喜不西極而逍遥葢受祉之全少庶
之屬也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其然乎胡生
避席曰吾聞古人藉得千金不如得國士一諾明公
亦旣諾之矣惟是未亡人有子六人孫十有九人曾
孫八人實受名言之賜侈於千金不佞曰嘻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生不見信吾其取信於太史公
太史公國士哉是代天言者也且也太史公金口而
木舌視不佞猶之礫爾何有哉

婺女篇

婺州以星名上應婺女余始爲婺下邑左永康右蘭
谿式鄉大夫之閭故多柱石之材骨鯁之節九原可
作吾其東面事之永康則尚書徐公以大臣取重蘭
谿則御史章公疏發逆璫姦狀以直臣特聞旣又察
其禮俗相刑帷簿斬斬稜不踰閾市不倚門斯文獻
所由興内則章矣其後四十年而聞徐母章之義葢
御史公息女尚書公季子婦也尚書公出守吳郡御
史公旣謫量移而倅之毋故靖端不待姆教而婉娩
尚書有子競爽課之偶句如響應聲遂相約爲婚姻
待年逆女旣入子舍相夫子事舅姑尚書公多季婦

賢稱御史公父郎崇公宮之教亦其天性然哉夫子
屈首而讀父書奉手澤如面命顧不問家人產橐内
職之旣入澤宫覬一發中命遊侯七札皆不入中道
而棄二孤母稱未亡人二孤無怙而有怙矣母之言
曰代終者母直將以教者慈承志者孤直將以顯親
者孝及伯子見倍仲子以經術承家旣與計偕母呫
呫喜發恤孤賢于恤緯乃今不失良治之裘仲故閣
儒高視宿學誓將畢父兄之業庶無負父尸顧數奇
猶將逼孟明而賈餘勇母曰命也得之不得其如命
何夫士委質爲臣亦各以其官用職爾乘田委吏出

何啻第乎哉待河之清歲不吾與吾老矣無寧仔從事而亟失時仲子唯然顯臣請從此仕矣既受沙令將母西行母太息曰吾當季年寧詎輕千里而徇五斗孺子未習爲吏吾安能必其宜民盍往視乎齊民安母氏安矣會歲旱令走羣望而雩自我而失民天不令之臣請受其咎仰視河漢明星熒熒憂在蕉心通昔不寐晝暴而禜夜露而禱既雨乃紓母戒魚餁由由然歸矣將發仲子固留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臣詎能離膝下母在與在母歸與歸行止惟命母曰否否士受一命以上則忘其家母不得而子也猶令

依依常裴回焉乎哉且吾所以來懼孺子將不任昔在家食而母尸饔若第屈首受書不與門衙爸乃今保民若乳哺憂民若恫瘝肖肝焦勞不遺餘力子民如父母殆庶幾乎任矣語曰愼終如始孺子勉之頃之田父獻瑞禾于庭令載以奉母雖且薦先廟毋曰嘻此皇天后土之貺　太上明德之符祖禰之寵靈羣黎百姓之德也答天瑞則修恍答　帝瑞則修職保世瑞則修業保民瑞則修和夫是之謂嘉生夫是之謂瑞應如使政不加脩而徒以此侘鄙縣不亦欽乎仲聞其言爽然自失臣不敢與歙齒臣之母無異歙之母良所不用命者非人子也久之境內大治監大夫部使者列沙狀以聞比上程書毋得及于譽命歲終入計取道歸寧明年母登大耋則恐上處爵爲壽于庭將先之以酌者之辭莫爲適主弇州巳矣特室巋然獨存遂戶而居不通紹介于時郭丞項簿相顧詰尉而言君事司馬爲先正先生司馬與君家執政有連具在肺腑君宜得請吾黨亦將藉此以效縣大夫尉曰固然可否非良知所及也婺與新都密邇其源出焉司馬昔嘗令大夫之鄉撫大夫之邑大夫工於經藝嫺於文辭司馬習聞之矣閩越皆舊

游也又何讓焉余惟星之繫女者三其名州者一在婺則人文蔚起不亦煌煌乎哉女德僅于徐母見之德隆而星隆矣之人也之德也出懸簿而受矜鞶迄黃髮而被象服不得之中年而得之末路不得之偕老而得之宜男凡厥有家莫不則而象之矣仲子由此奉徵書當言路操直道如外王父修古道如大司空毋傴傴乎未央哉星于是重輝矣異日者女史有列傳天官有特書無用不馴之辭爲也

太函集卷之十八

序十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壽蔣毋羅太孺人七十序

諸蔣聚族雙谿其一析居洽舍不佞兄弟受室于蔣則二翁皆鴈行伯姒出雙谿叔姒出洽舍叔即共蔣王長公嘗為之立傳而謚之余淑人遞舉子若孫而共蔣不宜子既祔之於廟余弟始舉孽子無央共蔣始歸媵女之所自出則太孺人媵共蔣者也二翁已矣乃今雙谿惟吾淑人存洽舍惟太孺人存何董董

也要以本支百世二姓大有造于汪視姬姜無讓矣是歲之杪太孺人始稱老于家于時宗婦上觴諸子諸婦諸孫諸孫婦曾孫具在而舍弟病廢則遣無央從諸孫後而奉起居弟語無央童子焉知禮乃今自禮門往而世父以禮發家第之世父謁行惟世父命無央之生十年耳始學幼儀責之禮如成人未及也然在外傳蓋與吾兒無競俱無競嘗從父師受經庶幾乎得聞緒論矣孺子之往也代父而往者也而父事而外王父則外父也事而外王毋則外毋也而外王父既即世梱內外率外王毋任之无成而代有終地道也含弘光大自北而退居西南致役乎坤萬物于是乎成矣始薦爵則曰外孫無央代父而觴王毋也蓋取諸易王毋其應地无疆乎抑茲往也代毋而往者也往外王毋之舉媵子也則納而適毋之言而毋亦自用其言始有孺子蓋負里俗重宗祀思以嗣親有周之興也內德茂也其在詩為樛木則而適毋也為小星則而生毋也明童婦順伊孰啓之閭右維羅大邦有子由是為螽斯為麟趾而衍有道之長再進爵則曰外孫無央代二毋而觴王毋蓋取諸詩王毋其嗣徽音以惠二姓且也孺子之往也以五尺之

身往者也昔伊尹耕有莘之野遂為有莘氏之媵臣卒之阿衡有商咸有一德有莘氏之媵湯也先學而後臣一何重也太孺人媵而父而孺子生則媵人子也藉令居畎畝而樂堯舜未之逮而有志焉即孺子何敢望阿衡而外王毋有甥而毋有子矣爵之三薦則曰外孫無央曲跽而酬王毋無央受業蓋取諸書願徼王毋寵靈庶克負荷無忝媵人之子無央述所聞以告父父命之曰嘻世父之言禮言也春秋致嚴於耦嫡故而毋無專行孺子識之是足為王毋壽

壽吳太毋耆年序

余長子首舉女從毋黨歸吳是歲外曾孫生吳太毋稱曾大毋矣問太毋之齒于支始周梱內孫道傳毋告余女行遠父毋兄弟兹從姑氏稱壽庭下惟王父授之辭余託肺腑親外言得入于梱余晚而學易少有得于歸藏善易莫如仲尼其繫則周易也坤乾之義其何以觀竊惟先天而天弗違商易也故首坤後天而奉天時周易也故首乾非翕不專非闢不直非廣不大坤位正北盖主中藏故首坤次乾先天之義也坤為毋何以先乾天地之根竅于玄牝氣之元則氣毋斗之元則斗毋是皆不父而毋何居盖生生

之原也後天而生萬物故无成而代有終用六永貞數之成也布而為六氣繫而為六符建而為六宮出而為六位聲則六律色則六章味則六和養為六府致役萬物无成而成其斯為萬物之毋也夫坤地也其色黃離之二為黃離繼中女也妻道也坤之五為黃裳坤之正位也毋道也太毋黃之自出宅黃山之麓居焉六十而青則一成也六成而三百有六十是為周天一大成也是月也律應黃鍾其日庚午午則離之中也太毋之相繼魯公以之黃鍾則坤之復也太毋之育雲將氏以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太毋之有相也先而不迷後而得主嘗脫簪以奉資斧浸至素封盖厚載莫盛乎坤雖乾不言所利矣其有育也文在其中而世濟其美子則令子孫則聞孫啓三世而撫百昌含弘光大其曰元吉其令妻壽毋謂乎易逼于疇相為表裏疇用五福大者為壽為富為康寧太毋之嚮用具焉彝倫敘矣夫壽或以歲計或以世計進之則不世上之則駐世極之則出世西方有佛毋斯出世也者如如乎其尊也西極有王毋斯駐世也者僊僊乎其適也是皆遊方之外命曰非常其在周南則有文毋關雎麟趾王業始于閨門

纘女維莘本支百世撰其年數吾不知其脩嗣徽音而百斯男則不世之云也乃今為太毋祝非直以年歸語女孫弟孫曾孫以酳太毋金罍一兕觥二師入升歌首獻以葛覃次樛木次螽斯三酳而慈顏渥丹即甘露之華瑶池之實不過於此矣吳汪則同所自出厥有周姜世世相承莫非聖善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受兹介福于其王毋此之謂也

首祝大宗伯王公序

昔嘉靖中興建元壬午十年治定十年功成爰及壬寅禮樂明備由是翕天地太和之氣篤生保乂之臣

帝所嚮方適當文明之域環以禪海表以神皐名世
代興于斯爲盛文莊而後則大宗伯王公其人乎越
二十年公首舉南海起家文學侍從高跱著作之庭
越三十年公始及艾業已掌邦禮居南都會辛卯賓
興多方多士咸在願得一望顏色接踵而趨禮門若
龍見而利見之舉欣欣相告古者五十而爵始命爲
大夫公未艾而陟上卿一何捷也由此而爲呂爲畢
曼曼乎其未央哉庶府百司五等三事路車乘馬胥
命于庭閭都人士之言舉欣欣相告　高皇帝得臣
南國駿奔寢廟奉九天之靈　聖天子得臣南宮洽

上下和神人邑九鼎之重固也陪京猶陪鼎耳其爲
玉食鈞也寧詎先近食乎頃年二三相君不斑白而
執政即公召入吾猶病其濡遲夫夫則以烝貴盬公
何見之晚也不佞幼子無競嘗以逢掖及公門質兩
家之言孰爲得失竊惟天之生材也不偶而其致用
也有常族生之族用之是則不材木也薪櫄之屬是
也浸假朝生而暮拱豈不呺然大哉毫之桑也是則
不祥木也蓂莢先春扶桑迎日非樞之長也其材殊
也都人士之言是也楩梓豫章場師不樹蟠桃仙李
工師弗程非培之勿翦也其所用者舒也諸大夫之

言是也昔虞命九官則契敷五教伯夷典禮夔典樂
三事之治參居一焉周倣有虞命大司徒如嚮者命
秩宗爲大宗伯而大司樂隸之盖其備也　有明則
以主計責司徒而五典五禮五音皆攝之宗伯兩都
並建或當阼或當門　世祖以大有爲之君禮樂畢
舉於時言禮者遞進既信先鳴本之或有瓶於肅雝
其何以禪揖讓　皇上建中和之極纂　祖服而潤
色之一視萬方在宥而理內則政本近則秩宗胥敬
以和日賛虞周之盛治論思獻納入告嘉言惟正
本定人心時而視朝時而臨祭悃悃窾窾務格

心第右吁咈而左都俞殆將有所待耳在事者猶然
蠕望無所解于其心一旦改慮而從之則　宗廟社
稷之靈禮樂由此興矣月之從日也近則掩而生魄
遠則麗而生明　太上如日中天大宗伯則月離南
陸知遠之近誰曰不然三五而盈此其時也齊魯之
奉大事不敢質於所尊故先配林而後泰山先頖宮
而後上帝不然則已歷曾是以爲禮乎多官多士之
言夫各有所當也新都越在南甸公門人分職郡縣
者六大夫則畢司理三才祝休寧世祿陳婺源宗愈
祝祁門以庭李績溪右諫王黟縣家光也相與持論

有概乎不佞之言其于遠近疾徐曲而中矣唯公受
命赫赫則當昌期受知明明則由特達要以表東山
海則受靈于后土者居多珠厓始籍職方　高皇帝
置戍守而勑之命是爲南溟奇甸蓋與五陵三輔爭
雄山列五指而參天猶之仙掌盖海內五嶽海外五
嶽劃然擘而中分之借曰巨靈宜不及此出東北爲
赤縣其名定安最奇者爲文筆峰爲金鷄嶺爲馬鞍
石爲橋頭谿其中爲龍梅鄉吾師宅奧區而都靈藪
蟠極千古蔚爲人文美哉洋洋乎胡然天帝不佞鬪
之曰善地道臣道一也是可以應無疆揆之保章牛

女距北極者十有九度繫之曆數大宗伯侍　東覲
者十有九年天乎帝哉參相得矣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大衍之數始成分而爲兩儀參而爲三才變而爲
四時動而爲萬物可僂指也故曰天地一指也請大
夫其指是爲首祝云

南溟奇甸祝

珠厓則海外一寰區也　高皇帝始彊理之以其山
川絕奇命曰南溟奇甸其地延袤三千里其土上腴
其民故饒其俗不干不竊域中五指峰如巨靈掌出
滄海而拄青冥如秉五瑞而朝如望五嶽而祀先正
丘文莊嘗爲之賦且繫之詩大宗伯王公挺踵而起
壬寅之歲生定安龍梅鄉跱金鷄摽文筆踞石馬抱
橋谿宅中而居宛在方壺員嶠公首舉辛酉其應金
雞既而通籍金馬載筆石渠典文章興禮樂乃今行
年五十不家食者過半焉其寤寐未嘗不在故鄉僊
僊乎游方之外于時南中縉紳之彥童甫逢掖之儒
莫不敷衽陳辭效南山之祝首祝則公門下士宦新
都者若而人纚纚有辭不佞與聞之矣申祝則部中
士產新都者若而人殆難爲辭將受成于不佞我
太祖聖神文武睠焉以絕徼而班上都　帝命洋洋

百靈受之如嚮文莊宗伯前于後喁由是文物蔚興
如振空谷貞元間氣竅於山川亦各以其時耳粵自
盤古立極歷數千百年呈矣羲農勾芒祝融爲佐六
相代起互有臣隣蓋自無始以來曠數世而官備神
宗移考產于諸馮岐周越在荆蠻肇生季札國風無
楚屈宋先鳴重積則然何論早服他若營丘之表東
海嵩嶽之翰成周要皆皇天啓之后土成之其所積
者滋深則其所發者滋大矧天造之所經始　帝心
之所簡在者哉天保之詩亟稱岡陵松栢其高不過
百仞其廣不比五車歷歷林林何可勝覶蟠桃六千

年而實大椿八千歲而春五十之年曾不足以當百一盖囷囷乎其未甲也芸芸乎其未萌也根極其所樹其斯爲百昌之本四暢之交乎夫善頌者莫如詩吉甫奚斯之屬是也其後四思近于三閭五篇宗乎二雅張衡班固作者至今師之不能詩于禮謬詩以言志樂由此生焉于是嗣海甸之風聲廣大宗伯之詩教借曰大謬其亦麥丘之祝與

五指之祝曰帝荒喬岳薄海雲標誰其五之維英瓊瑶東方未旦褰若之華夕探雲漢注于沃焦安期美門咫尺可招金莖百尺酌以手杓岩羌貝闕于焉逍

遥文筆之祝曰犖山矗兮水中央矯游龍兮蟥以長閣五達兮當房皇卓彤管兮掞天章乘大紫兮繫文昌謦欬人兮投夜光敷五采兮報七襄然青藜兮燭無疆若有人兮宿戴匡簪切雲兮賦長楊千秋萬世兮何煌煌金雞之祝曰遵複嶺兮薄太清燭龍匿兮天雞鳴叩閶闔兮趨五城謁帝所兮闕鑾聲帝南遊兮赤水弄玄珠兮容與王百谷兮泱泱棲三足兮栩栩祀陳寶兮靈場祀碧雞兮遐荒守純氣兮木德寧芥距兮金相石馬之祝曰翰如歘玉殿彼乘黃皇人壽穀茂彼孫陽齒尔則青服尔則良尔徠自天尔宿于房化而爲石白雲之鄉時而滅沒時而騰驤無寧通渥洼兮西極圁沙苑兮尚方橋谿之祝曰江有汜其流瀰瀰有如辟雍君子之里橋有虹千尺隆隆有如圜橋君子之宮谿有泉清且漣界析津兮河鼓懸鑑止水兮滄浪天

世類篇

古人以世類重而世祿不與焉何所重之重三立也尹之摯也旦之禽也奭之虎也子以父重者也回之路也參之皙也父以子重者也乃若交相重者有之矣以世美則石氏之奮也建也慶也陳氏之仲弓也

元方也季方也荀氏之淑也爽也彧也以世業則趙氏之衰也盾也隋氏之會也匄也以世經術則韋氏之賢也玄成也劉氏之向也歆也以世文藝則魏之武也文也陳思也迄于後世孰能不波德既下衰功亦澌滅其所否者則惟不朽之言魏以帝業與終不齒于王霸由百世之後率誦其詩不衰況不爲魏者乎其不朽可知已胡伯安則觀察耳位不及中大夫其子元瑞則孝廉耳丁年棄繻不對公車令即不干世祿而世祿亦將避之比伯安爲郎則持王封抗執政居滇分部則伐羌謀而寢其兵故其德非擅而蟻

附者衆元美爲之立傳方之萬石君而質有其文鄉曲譽其爲人方之章文懿重矣元瑞積書若蘭臺石室無所不窺覈最千古若阿衡無所不核才若百谷之王江海無所不通氣若摶羊角而薄扶搖無所不下蕭然環堵閉戶繙書非當代名家曾不得其一面滋重矣人言伯安躬行君子也幸哉有子則元瑞重之元瑞博雅君子也都人士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伯安重之浸假伯安得中大夫固不足以重元瑞元瑞得公車令又何足以重伯安其降材有差天也非人也其相爲後先有作有述則人也亦天也諸賢

良或脩元瑞君臣義無所逃信如當世負伯安何負元瑞往以孱弱懼遺家大人憂乃今始彊其神愈王一時文學侍從咸在著作之庭元瑞以彼其材高時何有經世大業則金馬賢于山林何不用也第栖栖二酉自託於無所用之辭昔人有言士固有志釆珠者不之陸求玉者不入淵伯安攝衣如不勝逡逡退讓或相枘鑿竟不能容元瑞好深沉之思獨觀昭曠非其族也遇之若黜聰而窒明藉令有當於心其持論若懸河無所壅閼時而淵默則無我時而雷聲則無人即自高者將避言自下者將避色矣驅而涉世安能爲澳㴑爲脂韋以取容乎要之席上自珍不必獻和氏夜光自媚不必售隋侯而玉有種珠有胎蓋世類也且也夫人各有樹也下材拱把中材蔽牛上材千青雲芘百乘其壽則下者以歲計中者以世計上者以十世計即樓巖谷遠斧斤沐雨晞陽而飽霜露歷百有千歲足矣上古有大椿者直以八千歲爲春秋蓋凌蒼莽得混成地力不能爲肥磽人力不能爲生殺古今不能爲壽夭天澤不能爲榮枯此之謂不世此之謂出類莊生非欵言也夫草木萌動於時爲㤗其德生生生則惡可已也然而句者未出萌者

未達寧無所待乎繼長增高夏之爲言大也蓋相見乎離矣及其斂也于時爲秋秋則百昌遂萬寶成矣伯安烝烝然盛德氣也四暢交于中而未盡發必震以出之有開必先春用事矣元瑞博聞彊識通極宇宙而區別之揔揔林林囊括無量果然充腹其饗秋實矣乎合之則爲生爲成爲嗣爲續不嶄多壽而壽不爲名高而高此亦一春秋彼亦一春秋也元瑞將家大人命存問函中其年伯安始老不佞無能爲壽第揚扢世類云爾薦之

世瑞篇

上念東南不歲簡列卿以眞留都時舒公三拜尚書
盇由工部歷戶部進兵部古者六卿分職則大司馬
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或遞遷或特達乃若三旌之
位一歲而周殆亦千世一遇也公既得代歸覲太公
太夫人始以偕老稱觴公著鷩冕以尚斑斕仲季孝
廉從以逢掖冢君自太史在告從以尚方之衣其年
公僅五十耳古者五十從政始命爲大夫公弱冠入
天官什一遷而躋圻父本之以天授申之以　主知
不亦單厚乎哉何蚕服而重積也且也人情莫不欲
養不必遠親莫不欲夫婦偕不必齊德同齒莫不欲

兄弟宜不必兢爽莫不欲昌其後不必顯承乃今眉
壽在庭鷄鳴在室鴈行在序麟趾在阼之東三世一
堂蓋天人之上瑞也今夫甘雨膏露景星慶雲天之
瑞也間而不繼赤松王喬冥靈彭祖人之瑞也詭而
不經彼其偭天則離人羣果可以瑞世也與哉非世
瑞也有虞世濟其美成周世德作求其並起爲高陽
爲高辛其代興爲至德爲元聖其斯命世之瑞名世
之英也　明至嘉隆世類滋盛東越孫氏霊賓許氏
閩海林氏祖禰昆弟子姓世爲國華要以年甫艾而
周上卿年甫勝冠而都文學侍從爲之父母爲之王

父母者年甫老而身見之譽命顯名大烹華袞壹以
身享之鄧禹韋賢則公能事太公萬石君也太史其
玄成乎此之謂夙成此之謂速肖此之謂天縱其誰
曰不然於易有之成功不居乾坤所由不毀故乾位
西北坤位西南太公太夫人是巳陽出乎震首居東
方易主生生蓋生物之府也震乘乾爲大壯乘坤爲
豫正大而順以動天地且不違且震爲龍太公之所
命也主器莫若太史其震之震乎其奮出也爲雷爲
火于卦爲豐文明之象也重明麗正故宜日中震自
東方則禺中耳繼明照者太史也出如車輪扈日御

以行天前始執綏後始發軔彭彭奕奕長驅九萬里
而無留行由是而經天天衢廓如也　二祖疆理寓
內兩都並建六卿乃若奉　璽書職參贊惟南中一
人而已是將攝將相事惟公具文武材召而進之爲
股肱爲喉舌身日益近知日益深聲名日益彰勳業
日益起羲和奉轂光八表而麗中天太史方職論思
時著作時而黼黻時而經綸爲日重光此難以保章
測也以此而延世世其世可知以此而瑞天人其瑞
何可僂指公之先世自宛陵遷零陵父老言宛舒氏
出新都兄弟並以文武舉首有漳匯豐樂水鄉人呼

狀元潭其居爲千家村不佞故居爲千秋里相距五
里而近不佞幸得爲鄉人公門由禮起家不佞亦嘗
學禮公仕楚方丁年不佞一見以爲卿材幸而億中
猥自家食歸心西極至人公所居則極樂國太史秉
無量智居常默然遡其所從來盖出十方三世而居
第一雖以不佞之不類若已弗克見也者而嚮往之
太公之在南疑可望而不可即惟玆嘉祥善事都人
士以爲後談遂術不佞之言因公而存問太公且告
之孝廉告之太史

閭史篇

歙南岐千丈山其上有留侯遺蹟閭右諸張其裔也
邑故稱南張北許云太公由歙遷大梁從劉文學受
室太夫人歸太公所是生大司成大司成始孤受太
公遺命而後第歸故國宗祏在焉大司成唯唯既起
家太史歷大司成夙夜在公不遑舊服歲四月丁未
太夫人登耋于邸中鄉大夫里居者十餘曹藍嘉祥
而杓聖善將紀之閭史以備惇史爲邦人休大司徒
宣言曰其學春秋善乎敬姜之得毋道也勞逸之訓
學士至今誦之即文伯之毋不必賢於太夫人而大
司成之爲人子爲人臣何論文伯原其始也太公其
敬仲乎五世其昌則懿氏占之矣在異國在子孫則
周史占之矣今之昌阜太夫人于吾身親見之即吾
黨之顯者若而人不逮養者什七八天保太夫人以
廣孝夫胙大司成以著慈是可紀也度支郎程氏曰
善少司徒則曰其學易嘗有槪于坤乾承天施而代
有終直以反始爲歸藏首太公中道見倍大司成以
逢掖承家太夫人食之教之儼若嚴君具在由是而
職論思侍講習操功令莅成均　上方爲天下士得
師務持久以收成效太夫人居庭內右肅肅而左雍
雍大司成奉以周旋壹稟毋儀以修躬化多士莫不

帥教師嚴道尊本之至靜而德方夫有所受之也是
可紀也督學方氏太守程氏曰善中丞則曰其嘗受
相公詩大司成則先鳴矣雅誦周德毋居半焉其詩
爲生民爲緜爲大明爲思齊其人爲姜嫄爲姜女爲
太姙爲太姒是能篤生聖喆大有造於成周閟宮之
詩亦張壽毋盖其緒餘也太夫人相夫子啓後人翼
以鷄鳴孳以麟趾象服再　命介福自天詠千古而
旦暮遇之此之爲燕喜也融融矣是可紀也監司凌
氏光祿程氏滇守程氏皆曰善太僕則曰其故受尚
書盖二帝三王之史也率明章外治而內言不與聞

乃若濶汭淦山則有鬭矣即有子不必皆速肖即有終不必皆永年乃若洪範之疇壽爲福首太夫人耋矣上壽幾矣大司成之在文學侍從富以多文及其南面爲萬國師富以多士燕居上食太夫人之喜可知顧庋閣褌褫衎如也禬如也視聽斤斤如也徐趨剡剡如也豈西池南嶽不然乎哉壽富康寧何事尊貴疇之嚮用庶幾得全是可紀也比部汪氏司理吳氏進士洪氏皆曰善不佞故學三禮蓋大司成四術之一焉禮之言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大司成之爲養也者髙時金馬膳以大官出就辟雍酳以康

爵今且具常珍矣太夫人曰惟茹澹泊挹清泠酒不醍羹不糁大司成壹以善養爲禄養養志爲先由是而憂日益忘神日益王矣昔　高皇帝之幸太學命其堂曰彝倫有虞氏教以人倫首命之孝禮者履此者也樂者順此者也大司成奉之以善養貽之以令名蓀之以太和堅之以難老幸哉有子如此其殆純乎孝者與移孝爲忠自其身始彝倫攸叙其在斯乎是可紀也職方殷氏曰善都人士則曰大司成方以經術造士而諸君子悉舉經術陳之知言矣有宋大儒竝起新都當五之三由歙而伊洛歷什數世而伯仲興由發而考亭一再世而文公出二氏之父道章矣毋德無聞太公始遷閱世者再盖席山川之靈秀孕之中原此其得之地靈時闔時闢地道則毋道也故太夫人以黄髮特聞大司成居然儒宗輔治世而佐　明主斯其襲氣毋也斯其求食毋也故伊川考亭之胤衍于故都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先河後海皆是物也三王之反本則然藉令有詔召大司成願以魚軒奉太夫人入境都人士從鄉大夫後庶幾一望慈色于里門借曰將毋爲勞殆亦不失太公之顧命大司成其有意乎諸大夫有當於都人士之

言將相率爲太夫人壽越在丘里亡繇入國門乃屬不佞道民載筆以往昔貳邦政幸得因大司成謁太夫人於庭乃今以紹介命之敢不敬諾

壽逸篇

夫莊生達生者也其言近放而遠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彼則曰勞我以生人情莫不欲逸彼則曰佚我以老堯曰多壽多辱不亦勞乎夫既以生爲勞惡用壽仲尼不知老之將至果逸乎哉其張也不弛及其弛也不張惡用老惡用佚故日月壽矣經天有度不能必其不勞木石自託於山林逸矣斧斤椎鑿中道

天之不能必其難老莊生達生者也縱之而已矣寧詎惡生乎寧詎貴老乎振民則莊生之徒蓋辨此矣余内子蔣之自出振民爲諸兄余叔女從毋嘗歸幼清振民仲子也諸蔣由次翁起鉅萬年踰大耋不勸于勤翁既遣振民入太學受博士詩居數年命之代世父當戶翁息子四振民獨善承驩人言翁業已富壽多男請少逸振民築甲第嚴谿之市屬文壽承署曰壽逸堂堂成翁返真宅矣竟名其堂曰貽穀篋壽承書里俗故以墨守保家浸假富翁子良率務纖嗇振民平居長太息有生之謂何如使吾用纖直臣虜

耳吾患其不情如使吾用汰直且暮耳吾患其不縱時而易時而干與時宜之自適吾適而已少負氣任俠不受睚眦于人即窮賤以緩急告之必徇其急顧不倚内郡粥粥若無能蓋慕藺相如爲人不難自下邑中上賈鹽筴都淮南振民則以舉世波流非巧宦則姦富宦非吾事也彼其操利權撓國計一旦燎原燼矣其何以爲後事師貿劑肇於周官不踰什一此不勞而足吾將藉此以營菟裘乃就金陵卜宅者三舉室咸在屬諸掌計者各事事第質成家丈人少以聲酒豪一飲入斗酒酣面赤眦裂而鬚鬢起儼若於菟時王姬以傾國名聘者率傾金屋輦之廡下姬一聘不及獨歸振民余笑曰姻氏燕朝穆而聖者乎婚氏則公孫僑耳及其有疾竟遣之歸澤雉不畜于樊得正而斃焉幸矣少喜結客多貴人游中歲匿名都市中取浮沉而已出郭經行古寺問諸比丘日暮則稅儇秦淮集諸少年爲祭酒三子各請受事若罔聞也者去之玆瑣瑣者無所用而翁孺子何問客言故鄉墳墓具在公終作羈旅人邪振民則曰吾鄉固帝鄉帝鄉亦吾鄉耳乃今五陵之輿六代之墟皆吾丘也東首何爲是年始耆即華顛而有嬰兒之色三

子者將爲壽會居室成遂胠篋得壽承書揭堂之楣曰壽逸余聞而有喜色振民殆天授乎哉往次翁負斧扆而春秋高求一日之逸亦不遑享六十曰下壽壽之始也振民享其成者無慮十年所豈所謂單厚者非邪蓋心逸則生而不勞老而不倦故曰日休蘇詘不入於吾心故逸生於知足知足不辱即多壽何患焉曲士拘儒率以耳視夫夫任放逝將日非安取逸安取壽要之振民達矣内者不出外者不入無能揹其天和其學蓋得之莊生莊生得之老聃氏

彤管篇

吳伯章令安福五年毋始稱老其年課最封毋太孺
人期當自邑入　朝將奉毋歸歙毋則以人臣懷靡
及以勤王事毋不遑將若攺北轅吾從此東矣于時
諸子姓逆之中道諸近屬逆之近關諸里婦逆之里
門諸宗婦逆之廟門門內親逆之應門之閾毋下
軒敦象服入廟而升堂九族六親數十百人旅進為
壽禮成而退聚族而言毋五年一歸其神益王遠遊
剡剡搖狄煌煌要之天錫難老　帝命有章于是乎
備福者備也受茲介福斯其王毋乎哉女史歷階而
升宣言庭內諸懿親具在各以其黨親太孺人信知

其壽考矣康寧矣顯榮矣燕喜矣顧外言不入誰則
知其劬勞令君下車水旱洊至戊巳不歲方百里突
無烟殍以澤量當編戶之半令君無所藉手嵩目霑
襟局行拊循不憚胼胝毋故出閭右閤有常跡至是
命爨人務清惟特饘粥令君日持脫粟不盡一型退
食貧成毋必傾耳而聽皇皇夙夜惟此溝壑之民鐲
租若而人受賑若而人羨而赴義者若而人栲而待
哺者若而人其也萊色予之糜其也天災與之藥其
也羸予之粒其也齒予之棺毋始聞而蹙額既而垂
涕洟既而盱衡既而長太息境內幸得及于荒政嗎

嗎而德令君既察其所由來則毋氏尸饔之訓也乃
更德毋比年反凶為穰厥有嘉生百穀用登殷殷露
積毋子交相慶也乃今而後解懸鄉大夫王太僕鄒
太常皆民望也帥諸父老若博士諸生相出入而庶
言同非令無民非毋無令昔子產猶衆人之母仲尼
亟稱之曰惠人惠以養民義以使民是曰君子惠則
子惠義則義方惡在其不能教也于時彊國交侵民
不堪命憯怛之愛不啻剝膚非教無經惠掩義矣毋
於令君也無遺愛其用愛也必軌於正經訓之以孺
子入官百里之命于是乎寄匹夫無告咎誰任哉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令不逮矣令君顧惟毋命為懍懍
無寧綏歲計而急程書鞅掌焦勞所不共命者非人
子也故事倍而功半民教未遑此其心則毋氏之心
子產之心也爰及有年三物並興五教並起令君則
邑之慈毋太毋則家之嚴君彊教而說安君子之豈
弟具矣頴封人有毋一言而格莊公律之錫類成親
孝之屬也公父文伯有毋愛而知勞閨帷繩墨之言
至今誦之不絕顧文伯未有樹也其教不刑古之論
孝有三必博施而後可言不匱夫是之謂大孝令君
其穎出乎哉諸吳世受素封足當巴婦毋以子貴累

下　璽書乃若民社著勞則自今始由憂民以及憂
國寧詎以樹背坐忘史氏奉太孺人而西不違咫尺
衷言在耳與誦在塗願更侍而悉數之業已載之形
管吾宗以比鄰密邇世媾諸吳伯章爲肺腑親連二
姓之好三世具在甥館故余得聞梱內之言其言有
當於父毋臣子之間故足術也奚斯之頌壽毋則魯
先鳴節善頌無若奚斯蓋宗國之侁也

東序合語

尚書公歸老十年今茲耄矣會使者以觀風至下車
及公門于時博士諸生聚族東序則以古昔天子巡

狩問高年者就見之自后不省方使者奉面命而將
事方國有達尊在則禮然亦猶行古之道也其在邦
禮諸卿相年及告存則遣使存問於家優以畀數弘
正嘉隆之際篤生非常之材天將命之光轉巍巍兼
錫難老　今上端拱而治簡在股肱之良不惟其齒
惟其人七十致仕之議始格若太宰若御史大夫率
循例引年固留嚮用至於八十賓而不臣以故國有
老成鄉有耆舊林林摠摠享有天年天所椓也今之
嶽立者亦惟元老一人上卿四人及我殷公六君子
其選也比年存問先及鄞下雲間二老率由文學侍

從起家資適逢世殷公由爭臣而歷計相惟庇民經
國爲孳孳要以功烈勳勞無出公右其斯社稷之役
鄉人率以上里爲營丘顧今之在事者有三難疇能
杖忠信而勝任其一禦虜其一峙儲其一治河三者
公嘗筴之矣西陲告急公曰無難　天威在焉天驕
東矣苐軍儲不給此當濟以權宜公故平百粵省餉
數十萬金則已然之效也先是河患告急公曰無難
萬貨之湊京師不脛而至宣防瓠子璧馬何功川后
效靈直以不治治之耳卒之明若觀火率炳幾先乃
今家食有年曳登朝之杖而杖州里有如破拘格審

便宜良士番番周得什二今之胡耇宜莫如公則其
勳庸載在彝鼎則其膂力耄不勌勤卽舉千鈞任之
烏獲何有或爲　國家守成法猥云未之前聞持議
滋多請置勿論乃若存問自　天子出有司之秩節
可與概諸鄉評壹稟于庠序諸生從都人士告之郡
縣監司專達使者以聞胥後命都人士喁喁嚮應遂
布狀過上之公聞而愕然都人士休矣崇高者旨多重
厚壽考者多舒遲老夫顧以躁得大農以佻得大耋
猶幸見容于堯舜之世天佚我以餘年乃復徼非望
而狎　主恩是無饜也老夫耄矣俯仰謂天人何顧

蹈東海而避之不敢聞命遂入白郡縣䄂其狀以歸都人士告諸薦紳持之力于是許相公造東序與吾黨十有二人倶謂公言固當且冥合玄德知足之足常足故能敝不新成槩以功成不居則深根固蔕之道也上德不言德上壽不言壽功高者不伐名高者不爲覆寧詎自閉乎哉亦惟虛其心而不宰後其身而不先老氏先得之具曰龍德且也五嶽尊矣厥有崑崙恒星可名厥有含譽斯章亥所不能步保章所不能齊者也公故嘗爲岱華爲招搖乃今爲崑崙爲含譽跂者絕覩者希諸君子務約黃髮爲邦人休毋

撓高尚道昆竊以春秋出於月旦都人士知所尊天道好謙尚書公知所讓衆言折諸有道相公知所從語曰身隱焉用文則相公自道也于時方司徒弘靜羅中丞應鶴江太僕東之程光祿奎麥監司珤方督學萬山程漢陽金程雲南道東汪比部在前吳司理中明黃進士全初羣起而和三善皆得願特書俾史質尚書公不佞唯唯

太函集卷之十九

太函集卷之二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五首

秦漢文鈔序

馮晉叔先不佞成進士故以經藝名家及晉叔守尚書郎則不佞同舍于時諸曹群聚而講業不佞默默而目覩之即不言二三君子固知其有合也及不佞操戶說晉叔黙黙而目覩之即不言不佞固知其有合也頃之並受疆事晉叔以觀察終冑子有異舉孝廉世其業則以先子籍秦漢文百六十首手澤存焉

余小子將版而傳之明公序矣不佞受而卒業其所財擇大率與不佞同夫稽古擇言則昭明三尺具矣集衆長要獨至不亦恢恢乎哉第什三由前什七由後彼徒趣時爲汲汲而道古者或將求多其後尸祝昌黎三家作配祧秦袷漢芻狗昭明　國初當阼主之不啻七邑陵夷滋下合莫之謂何弘治中興昭明用綸作者更從其朔非先秦兩漢不譚斤斤乎與六籍𢧀六朝由此其選也第各可其可各然其然槩于其中夫各有當故從其所入則異從其所適則同譬則千門萬戶即一舉足皆王宮方丈八𣅁即一舉著

皆玉食以同而異雖異不害其爲同可於可然於然
皆是物也疇昔相視而莫逆者其在斯乎孝廉善讀
父書布之與當世共有典有則豈直貽子孫乎輪扁
有言父不得而喻之子疾徐甘苦得之手而應于心
雖有異聞殆難以口耳遇也故入不必同要之遇合
適不必同要之悅心其或不然直糟粕耳乃今觀察
之所籍孝廉之所傳望而眂之慎爾而微至矣然必
中規萬權量而後謂之國工代匠斲者亦唯以神遇
之耳不則觀察往矣不佞惡乎序序之

顧聖少詩集序

顧聖少吳人吳人習詩者累百聖少獨不能詩旣而
避地燕趙間趙王客善詩善聖少客言之王所王授
簡彊使聖少賦之詩奏坐客皆驚即習有名者爭下
聖少是時王郎講業　闕下諤諤諸名家王郎生吳
中雅不喜吳語一見聖少愕然曰公柰何從馮軾之
士輒一鳴驚人邪自吳苦兵公幸而北使公不北日
與鄕人俱即能言直吳歈耳將靡靡然求合于里耳
惡能操正音邪譬之行者自中國而之代必面冥山
即三月聚糧至矣假令取道越人而南走越及其覺
也反而之代謂日莫塗遠何公亦夕舂糧耳質明而
見冥山幸無適越者先公也其後聖少自趙之楚聞
楚有高陽生者持高論則挾筴往謁之高陽生言與
王郎合聖少目攝生曰噫大甚然則吳皆非邪曰二
三子在吳何可非也若陟冥山徐迪功先登王郎絕
塵而出其上矣顧迪功名以弘治諸君子王郎名以
歷下生聖少名以趙客凡此皆北游者友也聖少好
游愈甚吾安知其所稅駕乎聖少勉矣

天寶江氏家譜序

江之命氏自伯益始其南徙陵陽也自漢尚書子文
寵始譜江氏者自唐御史萬澄始其後譜者六七作

成化而下則鄖陽別駕譜之別駕善汪襄陽汪襄陽
者新都人也別駕言于襄陽曰僕家食時竊有志乎
宗祏之載班白始從吏事日跋跋不得休而遑始願
蔑先人僕之所大恐也乃假手於故人厚善者仍舊
載而增損之業旣成君佞定吾譜矣襄陽曰敬諾不
佞幸得胥於次公居鄰國也仕鄰國也次公有不朽
之盛事不佞何敢無辭不佞以禮發家而宗法在禮
宗法墜地人道不親譜者宗之遺也我　國家世及
之禮宗法存焉其餘則自卿士以及庶人一切廢格
幸而僅存者唯譜耳即使文獻不足世系無徵皮之

不存毛將安傅將欲循古而合族則何以哉秣陵以南故家遺簌往往具在論其世者可攷而知吾宗自漢龍驤渡江來至唐貞觀始譜後之作者代起而唯近世詘焉不佞嘗與宗大夫言他日弛於負擔幸有餘力願合本支則古昔成一家之書乃今在外者十有五年猶不遑暇次公始有官守輙折簡千里之外不旬月而譜成何汲汲也夫二姓之始遷在漢譜之首事者在唐乃其昌阜于二郡之間率相等埒此兩人者同情而異趣何故哉敬宗故收族尊祖故敬宗察其所由有至不至也嗟乎宗法亡而譜存存者名

牘耳三代之所爲教豈必盡亡至如服屬有差稱名有等亦猶行古之道也彼或入里門不下車在期功不廢絲竹雖謹厚賢達者猶將不免况其恣恣者哉故文稱情則禮在文滅情則禮亡禮之亡無用譜矣次公居常有孝友之譽語在何先生傳中本之以身行約之以典禮此親親之上務也鶺鴒非族而化螟蛉非類而肖凡在族類其所不者幾希由斯以談譜也者次公之擯詔云爾不佞躬行未得其何以槩吾宗即不佞有成言勿亟可也

留醉軒集序

襄陽多甲第而李將軍以好客聞將軍居第之西爲山便坐其前爲亭方丈花木羅生亭南則累石爲山山可及霤有間道出山下鑿阫爲戶留醉軒在焉軒廣倍尋深尋有半覆茅其上不斲不塗抱机而居圖史具在將軍時時飲客客醉輙卧客其中余出守者三年乃始入室下帷就坐則顧山人與俱余語山人曰余聞塞上諸將軍其齋用過當甚者土木皆文繡履地皆氍毹擁燕姬鳴趙瑟夫豈不驩一旦援枹則左右狼顧無所錯手足彼其所驩者惡能長守乎哉將軍得賢主而事之曳長裾於七仞之上退朝則召賓

客張曲宴不出戶牖而所樂存焉精弟令連璽於廷終不以彼易此矣山人唯唯於是將軍乃徧觴客屬客賦詩余詩先成且當叅酒遂從將軍授簡直將爲坐客嗃矢云

貴州鄉試録序

歲辛酉貴州當大比士巡按監察御史巫繼咸在部修成法而紀綱之會某等受聘自四方來乃以某某領考試某某同考試先是則某某領提調某某領監試凡內外慎擇可者而後授事御史陳事周慎務精白爲執事先乃合提學副使況叔奇所選士二千有

竒既三試得三十人次其名氏若其文之可誦説者籍　上之其以後事宜宣言於首簡竊惟唐虞三代之盛治博稽載籍可攷而知近者侯甸遠者要荒莫不靡然顧化其在荒服則唯聲教加焉固未聞其興文物登賢良儼然與中國齒也貴州古荒服及我文皇帝疆理天下始設藩臣部署之　皇上中興文教四達貴州得專貢舉視諸藩同士應感而興烝烝嚮用盖千古之希覯六籍之所不能談者也乃今聖作物覩悠久無疆草莽之臣比屋可舉况我　國家疆理之域　聖天子所加志者哉其自受聘以來輙

呫呫自喜竊以人微資薄無可以稱明德顧今幸而在事竊自附於以人事君者之心為庸多矣比既畢事退而深惟曰未也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榱題棟桷務勝其任無寧以不材錯置之其直中繩方員中規矩材木也櫟社之木雖大無所取材比年有事明堂徵材黔中諸部求之者不遺餘力矣即使不呈其材而雜以櫟社將焉用之乃今以尺寸之技而論士則其言勁而正閎而深疎達而有直體材矣他日得一當　聖主使各盡其所長豈惟其材之足多而在事者且自託於不朽使徒言有枝葉在事者冐然舉之而終不可以納於軌物登于明堂是櫟社之類也在事者將安所傳其罪乎三代之興有周得人為盛仲尼操議於千載之下則唐虞首稱盖壽考作人非獨其帝德茂也亦必久于其位而後天下之化成堯舜是已當時則臯陶邁種厥有昌言此所謂材也彼其靜言庸違者非櫟社邪　今上即位垂四十年治功爛然直與唐虞爭烈多士生堯舜之世且於其身親見之盖千載一時也居常自許則唯帝臣之揖讓何論三代之英乃今挾策而干有司且以言揚矣他日之所以自獻其身者將安所决筴哉信能操堯

舜之道以往而無忘其平生之言則一臯陶進矣豈惟在事者可幸無罪而以人事君之義其殆庶幾乎

怡晚錄序

夫學者屬書離辭亶稟於六籍槩於作者之軌其長短可得而言則隱約之思有至不至也古昔尚矣自說士與論議滋起遂使世儒闇於大較而多所非薄其末流何可勝道哉漢收遺軼而潤色之盖亦有足術者輓近世持文墨論士率祖習於靡麗之辭而不軌乎正義其後二三君子一切厭棄之剗雕為朴引於大道不可謂不賢矣顧其志在張皇紛紛排擊外

氏詆之城且書耳古之作者不遑佔俾之教即有論著而誦法無窮乃今學士大夫鮮不兢兢於本業童習白紛卒湮滅不載即宗儒得其大體猶不能無異議彼自託無能之辭猥云不朽之盛事豈不難哉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則言者作述之具而非聖人之上務也上之勤一家之言務立門戶下之拘學牵俗直爲取世之資遂使作者之志荒耿論不少概見余甚悲焉往余言詩書游君所則游君謂余知言會 上督過諸中郎游君謁告者三月退而深念曰是臣之罪也顧 上賜以不死謂餘生何乃胠篋出書徧讀

之而論次其指要爲書甚具且屬余定其文嗟乎游君夙昔自負務功見當時乃徒屈首著書僅僅取卒業豈日暮塗遠顧舍彼取此哉語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此其本心也千載而下余小子安能定其是非然要其歸則閎廓深遠大都憂患之思創艾者之所爲作也視彼曲士拘拘務信其說於天下不可同年而語矣往游君謂余居常持論得一當生僕願執旗鼓以先孺子乃今受書游君猶不能竟其義藉令並驅於世引作者之繩墨則游君在余小子寧詎能乎

婺遊記序

閩封人曰孔子有取於狂簡蓋庶幾乎中行藉得狷者與俱將鴈行而弟之耳今之論人者殆異即跬步出入輒毛舉而病之必其擇地而行然後乃爲無失是左狂而右狷也謂孔子何余對公車蓋從鄭大夫後旣而受婺下邑則大夫先在婺中大夫喜游爲邑且不廢人曰令爲政屈首治程書日不遑暇無事游矣大夫笑曰不能政將害游游無害政於是好游愈甚而政益有聞有頃大夫進監司或者從而毛舉之矣夫嵇康阮籍古所謂狂者也使得孔子而事夫非

倚門鼓瑟之徒與世方以狂見病過矣大夫當明盛世無論此兩人顧世俗求多於大夫視此兩人者等耳大夫未嘗病世而世病大夫於是去而爲采真之遊且翩翩然避世矣嗟乎亦大夫能病世耳世惡能病大夫也余受疆事大夫儼然過之挾筴而語曰子雅言婺州故事後世宜有聞乃今有成籍矣大夫俶儻疏達之節稍稍見籍中不具論余嘅世人有胷而無心將復以此爲大夫病乃折衷於孔子且爲大夫建鳴鼓云

歌世德詩序

余在告雅聞休父老誦令君賢令君奏程書考上上
詔賜爵令君父毋視其官長沙公既拜　命永安令
君乃還縣里巷歌曰稅朝車兮我土蒙上賞兮延父
毋侯歸兮民安堵歌四起休父老屬余書諸策俟太
師采焉某曰敬諾父老獨不聞麟之趾乎不有麟安
取趾顧父老知令君耳烏覩長沙公之卓犖者哉余
幸得附令君籍居子行聞長沙公狀甚具長沙公故
以經術著　詔列庾比年獻士簡異等乃籍奏公頃
之除長沙府幕長徐相國聞之喜語長沙曰極知君
薄吏事乃令得幕長徒主簡記畫便宜左右二千石

此任職不難君行矣長沙公入幕府輙籍沙門田買
學舍勸作學士上官以爲敏且引用公公業以解印
綬去嗟乎長沙官薄賈生以流落特聞公材不讓賈
生不旬月去楚其居常蘊藉者將安施之公舉丈夫
子六人皆能讀父書卒公之業令君方以材重新發
於硎其所在得民和稱治平第一寧詎非世德之積
被哉人亦有言澤不湮不流光不欝不發即使公曳
長裾從郡大夫後所就業董董耳無寧程督其子姓
接跡而起自致青雲之上歸父毋顯名不猶賢乎先
是相國移官延平獨推轂長沙公長者退語人曰世

方務浮沉林公負俗獨行赴義如飢渴避不義如湯
火賢矣賢矣而令君有父風往往引當否以莊憚用
事者新會盜起監司請發卒捕之令君力爭不可無
何令君且出境陰召壯士授方畧俘馘以聞令君爲
植城休寧有格令君議者宣言曰席不煖矣猶然興
大役謂多口何令君不納令下傾邑皆來會約日告
成功其疆直任事此可概見當今之時簿責急而忌
諱衆必疆直任事之士斯可決策立功誠使得居中
與朝廷議必多所發明古之骨鯁之臣皆此屬也在
令甲賞延所自出壹以其爵爵之周澤渥矣顧令之

乾没者亦冐然蒙賞格惡足爲重輕要以上不辱命
下不辱親是爲難爾令君負奇節駸駸嚮用藉令不
改其先路著功名於春秋長沙公且誦義無窮與命
轅至何論令日夫積石既導九河湯湯炎火燎原必
先蘊草其湮欝者然也必湮欝如長沙公而子姓之
功用始大父老之誦令君者是已柰何失長沙公父
老謝曰鄙人何知徒饗其利者爲有德微大夫之言
且倍本矣願徧告之里巷係之以世德之歌某曰善

會約序

余觀于鄉校豈不烝烝乎多士哉其稱述本之乎性

情不失先民之故業顧獨持其高論往往不能下人余東游習於吳越之士大都樂群敬業猶有足多即華實不同而廣狹辨矣余諸弟家食相率為會視吳越所為余在行間則抵余而受功令嗟乎余釋業且久顧方有疆場之事詎執旗鼓為二三子厲行邪雖然余嘗聞道於君子矣使道而在已也則聖人未嘗絕人使道而在人也則聖人未嘗失已然則道惡乎在亦在乎人與已之間耳有善則人與已共成之有不善則人與已共改之舍已從人用人惟已皆是物也豈直討論之末務而已哉吾聞吾鄉之為會者未

同而語率多面從披襲而誦之不啻膾炙為臨而立業已目攝而腹誹之以若所為肝膽楚越耳使二三子而得聞聖人之道四海兄弟何論門內之親不然即得免為鄉人幸矣二三子謂余言何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壽考作人化洽縣寓今年甲子撫運維新於時中外有司復當鄉試屬臺臣陳言鄉試利弊　詔下其議禮官禮官列便宜九事以聞　上悉嘉納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陳萬言監臨試事奉　明詔而紀綱之會某等受聘自四方來則以某司考試某某同考試先是則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及諸執事皆就列御史申　詔令誓衆曰以人事君人臣之上務今日之事所不如明詔者請人臣何乃合提學副使姜寶所簡士二千二百有奇進之三試得隽者九十籍奏之某不佞宜宣言於首簡惟閩僻在南海至漢始與中國通其在古昔盛時不遑疆理徒以聲教所暨喁喁向風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此非文明之域其應感殊哉　明興以來閩得人為盛蓋天將開我　國家文明之治則宋儒為之先鳴歷數百年臚傳響應今天子南面而治久道成化愈益斌斌比年日本若

閩士未知所息踵頓　天子神武詔司馬徵師司徒轉餉一舉殲焉由是文學諸生始得脩其故業即文德四洽萬國攸同要以武功者定戢干戈而俎豆之則閩士獨也士既錄行且偕計吏上公車駸駸乎嚮用如將圖報於萬分之一則何以哉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賢者無所立功方今聖明在上家稷契而人臯陶藉第令爾多士畢登譽則加乘鴈於渤澥之濱曾何益於多寡之數惡在其能報也今夫天生而不有長而不宰天固未嘗責報於人今夫父教之義方弗納于邪父固未嘗責報於

子仁人不以天之高明而忘有相孝子不以父之燕翼而忘克家此唯自盡爲兢兢要亦以不報報之耳人臣事君知事天天工人其代之敢不自盡事君如事父夙夜匪懈無忝所生敢不自盡幸而在事柰何以君上之巍巍而退讓邪衮衣罔缺不廢紉箴玉食在前不掩芹美此之爲報則人臣之本心也　聖天子德象重玄道彌六合嘉生溢於帝籍上瑞集於宸居其在草木昆蟲猶然效神奇而應明德何論多士頃者吏習於恬嬉俗流於弟靡天子弊羣吏之治埽而更之乃今茂對昌期作新髦士務得真材潤色鴻

業衍億萬年有道之長申令敕法程督有司慎始進也御史暨諸執事對揚顯命罔或不虔禁機利僥干擯斥雷同擯勦說業已不遺餘力其等屈首受策退然如將不勝目之所擊口之所誦手之所披於吾心惴惴然懼無當於軌物蓋不敢不虔其始庶幾乎以人事君之心有司之技單於此矣由此而圖厥終則多士事也非有司能也其始畢事胠篋發笶覆讀多士所爲文其指遠其義章其言必稱先王其持論中當否其思隱約其出謀發慮達國體之宜此非儲精應會儼然以帝德照臨之宜不及此有司得此以進其愉快可知雖然懼未釋也士不聞古人之善相馬者乎直中繩曲中鉤方圓中規矩國馬也此可以形容筋骨相也乃若天下之馬必自牝牡驪黃之外求之此唯九方皐能耳其下才也索尔多士於方圓曲直之間則既當於吾心吾且知爲良馬矣異日躡蹻而入　天子之庭其爲九方皐者何限假令執策當道超軼絕塵則天下馬也上也次之則範我馳驅猶不失爲良馬脫或詭銜竊轡失故步而倍周行敗矣終之不令慎始何爲有司將何所傳其罪也其以一日長乎多士不敢廢父要之言尔多士務自盡而慎

有終無違尔共惟帝臣之始願於有司得矣有司亦將持此以報　天子况多士乎

筠丘詩卷序

余忘年而友陳達甫不啻通家汪惟一爲達甫甥遇余海上凡三上謁挾筴而進曰先世遺業一丘樹竹若干畝元客游千里外心竊竊然念之往天目徐先生使江南善吾舅頃介吾舅幸得及先生門既又介先生幸得謁濟南李夫子賦詩相勞多元不忘故丘元終身佩之毋敢失墜明公在庶幾幸而教元敬聞命嗟乎海陽佽窟耳約則爲厚利侈則爲名高其所

游談大都夸毗者之所為務也君顧嚴事作者得一言則九鼎重之蟬蛻而御秋風泠然善矣由此而游道益彰得善言益衆譬則鳴鏑所射莫不控弦從之兩君子是也史稱渭川千畝得比列侯由君所得輕重之何論千戶夫以兩君子為之鳴鏑余安能以拙射辭達甫雅重吾三人聞此而喜可知也

信州藁序

詩三百或出里巷或出學士大夫其言壹禀於性情至今誦之不絕其後則藝士為政而里巷無聞顧憂患者思深阨窮者憤發君子猶有取也陶謝以還作

者或在郡縣彼其孳孳民治務盡里巷之情民憂則志憂民喜則志喜雖或不軌于風雅其亦性情之遺音乎江信州居郡三年得詩若干首詩出郡人輙籍而傳之籍成信州且移官去夫信州治郡率與民同憂喜其大較具在籍中乃今徒以疆事左信州天殆將窮信州也人亦有言詩窮而工信州有山人兄以工詩著如使信州釋境內之累操隱約之思伯仲相持力追風雅瞠乎其後窮可矣窮可矣彼求多於信州者顧不為信州地邪信州笑曰余嘗喜誦伯子所著憤論諸篇蓋庶幾乎聞道其末也頃余在官疾幾殆一時親交且痛哭去矣余幸而得活又幸而得奉先人之遺體守先人之敝廬余方將衣大布著田間冠與擊壤康衢者為伍余何窮又何求工為也嗟乎擊壤康衢何論風雅信州將游心於伊耆氏之國而余方索信州於作者之林信乎余之未睹信州也余惡足與言詩

南贛督府奏議序

公卿大夫以奏議名當世者宜莫如陽明先生先生具文武才其勲業由南贛起今所稱載則在南贛者居多余嘗侍堯山吳公論作者之軌公則以人臣敷

奏務深切著明陽明先生是已時公為御史數以言事當　上心其後三年開府南贛公所經略修新建之成法而損益之當是時閩廣視昔多事內苦山寇外苦島夷開府部署其間四顧不給且兵食少人人以為難公言新建當　教皇帝時猶能宣布朝廷威德乃今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即負新建名高其何敢廢疆事於是鞭策將吏無論外內姦宄一切芟夷之先後以捷聞凡數十牘其諸陳便宜課殿最若越人視疾察見府藏而投禁方若庖丁奏刀肯綮立解若弘羊握算不爽秋毫所謂深切著明於是乎該矣

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有味乎楊子之言故置杯勺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千里彼中稱兵如雜草不旋踵而萌焉先是有司務相蒙往往藉納降以逭罪責當事者唯唯庶幾乎無及於其身一何餒也以故言多枝葉尚何取於能言自公入部中有以求撫來告者公宣言　天子神武不怒而天下舉安即一夫陸梁奈何貸　天子法或謂新建舉無遺策卒未奏全功乃公務襲舉之賢於新建遠甚公亟謂否好從事者毋失時新建未嘗具節制之師徒以賊攻賊互出奇耳藉第令持久其技將窮所謂以奇為

正者也固一時也乃今師武臣力稟　廟筭而左右之即舉其全宜無不濟又一時也此其慷慨感憤之氣本之乎精白一心壯矣壯矣猶之操艅艎而汎雲夢惡往不可哉嗟乎新建以彼其才日在疆埸其所建白徒以用武終焉即使揖讓　聖主之前贊　宗廟社稷之畫策蓋猶有足多者乃今李大夫集公奏議要亦不越乎一隅　上方修南贛功由此入侍中操大議余將以三隅覯也李大夫聞此則亦以余為知言

紫陽書院會錄序

今上改元修　先帝之業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郡大夫入新都與詔會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母之國高皇帝首善在焉乃今責在守臣其何以奉　明詔於是宣　上德意務振起儒林其年籍上太常都人士為盛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又明年春置諸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議上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夫宣言曰記有之粵無鎛秦無廬秦粵非無鎛也廬也夫人而能為鎛也廬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粵之般倕乎語文學於新都則夫人能矣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

鑪錘言專習也自今與多士約居有廬食有餼則在有司會有期執有業功有程則在諸文學月終就郡中試則不佞若二三大夫多士勉矣多士退而相齒繫姓名弟少長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昆為序嗟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孳孳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為匏瓜無問逢掖郡大夫顧獨以文學與吏治多士幸哉昔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斌斌也藉第令嚮用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回以為邦賜以專對由以治賦求以理財視禹稷夷夔瞠乎其後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耳由漢

以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而後衆言乃定于一蓋六經之擯詔孔氏之宗臣也彼其及門之士往往在閩越間大都守在一隅猥以吾道爲口實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説辭其於身通何有如使得志直以土鼓而諧八音吾懼其所習非所用也而閩越乃竊比於鄒魯其然乎其然乎我　國家以經術論士士壹以經術發家若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用較然可覩顧纍纍于進單出一塗甚或竊膏沐倚市門幸得一當輒褰脩他不遑恤及既遇合將一洗而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遇縉紳學士與之

語囬賜退然避席不居與之語閩越諸門人領之而已夫既高視閩越顧猶沿當世而趨下流非夫也郡大夫奉　天子明詔簡多士而程督之則以多士務正學操異能斌斌皆仲尼之徒也概諸六藝抑亦身通乎其未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況多士乎新都山水隩區其人民土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疇昔自許曾何有待而後興乃今　明詔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董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輓焉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阨于周以閩越則錮于宋資不逢世至今猶或傷之　今天子聖明羣臣求賢如不及時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患無資顧所養何如耳郡大夫之爲多士養也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博之以脩古策之以當時至備矣多士第善自養朝夕相與脩之居則樂羣出則戮力得時而駕豈不千里乎哉他日按籍而名曰夫夫郡大夫所養士也夫夫新都産也朱子鄉人也夫夫仲尼之徒非直閩越之士也當世亦將多士是賴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聞洛陽潁川皆居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著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吳廷尉多

賈生召置門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生以彼其材蓋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黄霸誠願得士如賈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荅　明詔善矣至若有志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昆則以爲長者之言謹書諸策郡大夫姓段氏名朝宗關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送隆上人詩序

新安文獻國也自吾宗聖僧以學佛顯其後無聞乃今隸沙門籍無慮數千百人大都崇事浮屠置戒律勿問抑或治畚鍤納租稅不啻若田舍翁三乘謂何

耳郡西清泉寺多名僧往往應詔京師試第一五世遞爲沙門祭酒世其官往余爲郎盖與左善世源公習源公多所開說時有當於余心余方守儒家言未竟其義其後二十年而余家食則清泉沙門道隆數從余游道隆嘗閱藏金陵善持戒律既又積經三藏日繙經大光明閣中溪南諸長者給奉佛田以供香積道隆師覺忭覺忭師慧濟慧濟師源公然道隆未及事源公所謂私淑諸人者也余東游震澤道隆杖錫請從余謂道隆三藏亦言筌耳未見佛性尚安事言以筌爲魚於魚何有曹溪聞言而應如響其性則

然脫非黃梅其授受未可知也源公爾祖也爾弟往依之或遠足而服高譚或覲身而從正覺庶幾一蹴彼岸可登惡用弊弊爲也道隆唯唯遂杖錫請行會上召大將軍大將軍戴道隆以往諸大將軍容喜曰法門以金剛爲第一義譬則軍鋒隆公幸得從大將軍當自此精進矣前茅既發合賦詩贈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

太函集卷之二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三首

溪南江氏族譜序

昔方伯居廬師宗人立祖廟其後方伯謁告籍衆宗而譜之譜成則以觀汪伯子伯子卒業作而言曰道昆聞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世窮則澤熄澤熄則忘親盡則疏疏則無紀故尊祖則有廟饗收族則有宗盟夫既廟之又從而譜之神人和幽明洽矣許由有言有族有祖祖者徂也義重則尸仁輕則祧

高曾而上無得而稱雖有慈孫其於著存何有乃今聚族而居父兄子弟咸在出入則同吉凶慶弔則同序事則同堂會食則同席由是而反其所自始僾然如將見之收族故宗廟嚴非虛語矣客曰在諸別子爲禰繼別爲鄭伯季皆禰出也或在婺源或在開化鼎足而立莫不早昌合之則大宗矣譜之不載何居伯子曰仲尼作春秋合列國而宗魯周禮在魯於是乎宗魯宗而列國舉矣古者國有國史家亦宜然譜者史之流也有人於此以縣寓爲家以昊天爲祖以四海爲兄弟以鳥獸爲同羣合併爲公誰曰不可顧

鄉隣閉戶室中勃谿事之必至者也故同之則楚越非異異之則肝膽非同與其以異而同無寧以同而異作者辨諸此矣客曰江故蕭氏著于漢顯于梁其在遺災可致已乃今由唐以上不籍本始之謂何曰仲尼誦法先王三墳五典具在刪書則自堯舜始其斯信而有徵乎江氏由唐以迄于今可以考信作者唯傳信之務則始終於唐蓋其慎也仲尼居魯魯秉周禮則宗之禘則傷之夫魯非后稷之裔文之昭與尚安事禘客唯唯於是與之觀譜例嘆曰善哉簡而核婉而廉疏而有則法之良也與之觀世系嘆曰遐

哉林林乎歷世二十有五歷年七百有殁無慮八百有奇若字若官若昭穆若婚姻若丘墓若婦若不婦若為人後若後人指諸掌矣與之觀撰述曰萬全之烈巨卿之動國士也民瑩而在山林其有興乎君子以是知江氏之多材也與之觀制曰王章也其有家之華與與之觀訓掩卷而嘆曰洋洋乎大哉有道者之言宗之庇也力是數者可以亢宗矣客曰善哉觀也觀盡於此乎曰何可盡也古者敦睦以合族君子難之夫合族之難非合之難也以身範族之難也非身範之難也能以族範身之難也是故族大則張小則削富則豪舉貧則恣睢張而折之則行違削而振之則力詘語之勤禮則富者以為負俗語之勤力則貧者以為薄施示之繼偷彼或以為厚藏示之廉貞彼或以為要譽故勇可以奪三軍而不可以加九族力可以抗萬乘而不可以淵周親顧躬行何如耳夫鶺鴒非族也而脊化螟蛉非類也祝而肖焉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躬行之謂也作者蓋有之矣將無似乎方伯降席稽首曰伯子之及此言也舉宗之德也抑世世誦之勿絕豈惟珍

送江民璞詩序

諸方伯部中置按察使奉三尺法以糾吏民其操柄視中執法寄乃今推按部使者而按察使取具官耳往往致崇高去　高皇帝約法不奮千里比年江以西獄大起諸漏網者悉該之除惡毋滋亡不愉然快也　詔補按察使則吾郡江民璞當行嗟乎民璞長者也往治邑治郡治兵江以西悉宜民璞如使其俯仰高下民璞安能要以謹守約法務境內稱平則民璞宜矣昔曹參相漢庶幾乎一代宗臣觀其以獄市寄齊其功用率由不擾起閒諸老氏至察無徒此參意也有道者獨多參世儒或以為皆背皋陶為士不

越乎欽恤而爲言胡可訾也民璞行乎哉往民璞參
知浙江嘗請兵破賊卒保父母之國江以西亦吾隣
也玆得民璞又將波及於其隣澤今至矣二三子習
民璞且侈其行各賦詩若干言內諸行李余故法家
吏也不忘故事猶綴類及之

瑠溪金氏族譜序

金自秺侯受姓遂以門戶甲長安其後避地吾郡中
五徙而得瑠溪乃益昌阜元末治中父子以用武顯
多捍禦功我　成祖初御史操法凜凜庶幾乎骨鯁
之臣則皆瑠溪產也無論世有顯者即二三君子俶

儻大節視昔珥貂七葉又何讓焉參軍得謝東歸作
瑠溪譜其目凡十其義則參軍所取材瑠溪爲海陽
隩區其川谷多蘊藉自昔經始協于地宜作著居第
一其先南徙由篁墩而白茆由白茆而石田由石田
而洲陽由洲陽而瑠溪皆閭右也乃今瑠溪最著望
於諸宗考卜之功於是爲烈作遡遷第二由漢迄今
千有餘歲按籍而爲之世系傳信之謂何故遡遷始
於石田著代始於遷祖蓋以遷祖爲別子自別子而
下悉譜之他若黜非其族貶失節名教存焉作序族
第三宗法不立天下無家尊祖敬宗然後收族作明
宗第四治中御史邦家之休凡厥後人無忝爾祖作
徵賢第五士不家食一命皆足以顯揚果能毋失官
常亦賢者事作錄仕第六閨帷之德梱外不聞厥有
從一靡他煌煌乎與國士爭烈作見節第七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若太史所職郡邑所載方策所存是已
作存述第八裒翰第九文獻足矣其必循理守正無
忝先人耤令俗不雅馴惡用聚族爲也作陳俗第十
其事核其律嚴其言往往稱先王壹以反本脩古爲
務蓋譜之良也余既卒業爲之長太息者三嗟乎俗
之漸人也久矣蘭芷漸於滫中君子不服其所漸然

哉世之人或擬高位或擁素封則其家赫赫矣舉宗
數十千指露積相望冠蓋如雲則其宗赫赫矣若此
者彼所謂克家亢宗者也有則以有矜人無則矜人
之有語之以隨夷曾史彼焉用之鄙人有言何知仁
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此俗之大較也彼將以赫赫
爲司命以仁義爲贅疣甚則箕帚耰鋤見於辭色何
有於期功彊近又何有於塗之人假令沿俗不知其
非則後之視譜者亦猶越人之視章甫耳參軍故爲
清白吏其躬行足爲諸子弟先乃今陳俗善惡聚族
而訓之使其惇質行而薄芬華務孝弟而黜姦利士

不必名世要之賢良農不必千鍾要之力本商不必鉅萬要之廉賈及其久也靡然顧化其為克家亢宗也不亦赫赫乎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顧所樹何如耳叅軍灑然曰語有之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百歲樹德瑶幸得聞長公之言百世之德也籍之

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序

上即位初修 先帝之治故臣死非法者悉追錄之臣世貞世懋上言先臣忬受知 先帝往往著尺寸功坐失當事者心中之法 詔論故御史大夫功狀復其官二子次公奏議數十百篇登簡記余受而卒

業蓋不知涕霑襟云嗟乎人臣之進言難矣居常而危明主臨不測而批逆鱗此爭臣事也言聽則利社稷不聽則死生以之即自輕唯此七尺軀耳乃若封疆之臣守在多壘外患猝至不暇豫謀彼皇皇枹鼓之間決策千里之外上陳當否下繫安危此之為難難之難者也唯直亮通明之士狥主急而後其身炳幾先而冥中其會庶幾乎勝任矣初公為御史亹亹直言得爭臣體及虜騎入烽火格於郊關公自軍中以聞遂登陴而厲城守此何時也公於是有通州之役大將軍新集士馬芻粟不支 先帝方督過行間人不自保又何時也公於是有軍儲之役島夷犯吳越騷動江南民不知兵無能救死于其頸時事急矣公於是有東南之役已而雲中急則徙雲中遼薊急則徙遼薊其難可知也乃今觀其所指畫省若括轉若樞斷若折薪料敵形若觀火無論直亮之節通明之才當其時勞苦功高猶可概見彼諸人者卒以一眚掩之嗜太甚矣譬之射者左布矦則命之中矦右布鵠則命之中鵠置七札則命之貫札百步而置楊葉則又命之穿楊遞命而遞應之不遺餘力一不中命輒眦者幸得而甘心公無死所矣景帝故知御史

大夫晁錯袁盎間而殺之七國方以錯為兵端其間易入故也往錯數以策干文帝卒不用其言景帝新立錯用事淺而言深故不免耳通州之戍 先帝當扆而署姓名由直指拜御史大夫由東南歷試西北則皆 先帝意也不可謂不知矣乃公小用則小利大用則大利不可謂不效矣顧憾者當事具權倍盎且什百之乘間投人鮮不中者卒之鄧公明錯無罪而盎死國門天定勝人固非虛語 先帝法當事者具五刑 上錄御史大夫二子方以國士御用天道于今烈矣惡在其能勝天邪余觀錯所上書論兵者

誦之勿絕要以功見言信公視錯猶賢史臣方執簡
記錄　先帝骨鯁之臣如其文獻足徵則御史大夫
在

太守陶公論最錄序

會稽陶公守新安以循良著公既遷去郡人相與祠
事之比年春秋鄉大夫帥諸父老若子弟有事祠下
歲丁卯二月脩祀典如常會　天子改元明詔初下
諸父老相語曰　聖主加惠元元與海內更始則以
郡縣吏治責在行部諸臣德意蒸蒸厚也自有郡縣
以來可與佐百姓者唯良二千石吾郡界在山谷行

部者歲一至焉當公居郡時徵發萬計公以一人在
事境內人人繫公以為安比既遷猶能為故郡畫便
事罷千里之役省不貲之需安得如公者若干人徧
置列郡行部者可無事事矣諸子弟則曰　高皇帝
重三輔地建官為詳吾郡以南國隩區隸在三輔所
部則御史大夫一人部使者六人郎署監司或置或
否犖然立二千石上四面臨之禀命則從吏專行則
沮格難矣難矣頃者大墨用事往往干當路權或務
詭隨譴舉無當公獨以直道事上上之人率以直道
信公程功累事凡五年諸御史大夫部使者郎署監
司交譽公於朝凡二十七牘即　先帝以良二千石
賜吾郡吾郡饗二千石之賜居多乃若公之志得行
無從吏無沮格則又當路之賜也諸父老曰唯唯公
等不聞鶴鳴之詩乎處下而聲宏有本者如是耳夫
不獲乎上難與治民藉令民治不脩其何能獲惟公
孳孳民治不以詭遇從禽居郡者五年稱最者二十
七牘鶴鳴子和誰曰不然下懷其仁上旌其伐固三
代直道之遺也鄉大夫曰辨哉諸父老之言信能睹
公之大較矣即其名實充溢公何心邪舉世務以吏
治立名乘人而騁其捷伺上若射隼罔下若掩麞其

始發也人不及知辭有不中久則技單於此人其訓
何乃公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由由然事上必以道拊
下必以情機辟不入於心其獲多矣昔人逍遙海上
羣鷗狎之一旦生心鷗卒不至至誠為能動物豈虛
語哉於是諸父老徧攷所部譽公於朝者牘而載之
將與俎豆俱存以示不朽既成籍則以覩道昆道昆
故知公遂述其說辭序之首簡

郫中集序

今上詔修　先帝實錄下諸部督學使者采拾以聞
南畿為　高皇帝舊都自昔以文獻甲天下部使者

在事名江都文學歐大任任之文學奉檄入都再挾日而畢事伏軾所至謁　園陵望　宮闕歷名山大澤周游薦紳學士及諸故人稱詩凡若干言則自軺中授弟子既成籍介吳生謁余序之往余從文學鄉大夫得文學高義時文學畱滯都市則又得文學都市詩即南海多奇空莫如文學及余從三山索文學語在集中文學善稱詩往往在都人士口當世二三作者莫不推轂文學爭下之其在軺中不更僕可數矣昔班固張衡左思並以名都賦顯豈不鉅麗乎哉夫賦者古詩之流具在風雅古之行役者大都憂王

室而閔勞人情見乎辭安事枝葉諸賦不遺餘力夫非作者之極思與本諸事情則枝葉茂矣文學侔沈淮海翩翩諸博士間乃今海內治安舊都不啻天府文學載筆從事幸得託行役而畢游觀誦其詩則所謂治世之音矣方之諸賦即廣狹不同要以因事陳辭務在言志雖意氣溢發而壹歸于雅馴譬之安車蒲輪大路越席得將而駕豈必九斿七就而後行遠乎嗟乎函崤河洛之都鼎足之業其間多所湮滅而諸賦炳焉獨存概於立言則不朽之效也文學官薄顧于于安之殆將為名高希不朽耳乃今所就業五矣七貴何有哉如使畢力以從古人庶幾得當大舉語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文學幸而出此即當世何讓焉吳生曰善

孤憤集序

胡司馬有社稷功中憾者卒死請室　今上畢錄先帝故臣功狀置司馬不以聞司馬藁葬山中諸門下士若故人無一至者沈山人為司馬誄則自四明走墓下哭之初吳虎臣及余二仲氏郊勞山人山人馬首東矣問曰司馬猶被此名以死山人哭者何山人慷慨言曰司馬功蓋東南非臣一人以也往臣竊

覩司馬多大度愽喜自如當意輒予千金不當輒媿罵臣非禮弗食故千金不及臣然坐客多賢豪貴人司馬目攝之不為禮比臣在坐意獨屬臣臣居與居臣起與起其所嚴事者空莫如臣乃今身隕而名不傳臣固未得死司馬所耳臣病三年矣孤憤上通於天天且為臣隕泣又明日諸君東望百里外雨霏霏自大鄣來此臣哭司馬時也厥明日出無光墳之雨至與語合於是山人過不佞相與登舍後山出司馬誄讀之四坐憤發不佞起長跽進曰我　國家倚辦東南不啻外府天胙司馬幸不蔑東南此所謂社稷

功也　高皇帝以八議釋有罪必先議功　先帝故嘗多司馬功勿司馬非　先帝意也即司馬亡論已忝何傷先帝之明不佞　先帝舊臣願爲山人壽虎臣次進曰孤不肖嘗遇司馬前茅孤方引諸少年挾吳姬楚女履舄遮道呵者至曰客何爲孤叱曰毋多言客高陽酒徒吳守淮也司馬嘆曰嗟乎此吾故人子引車避之於是人皆謂孤狂謂司馬長者往島夷起吳越率以澤量人司馬提三尺劒全活之何論億兆及司馬不辜死卒無能發一辭非山人則皆喑者矣孤德司馬于今終不能忘孤願爲山人壽次二仲氏進曰凡諸功罪有主者兩生不敢知當司馬時彼都人士莫不藉寵靈被恩澤司馬一旦受法則羣起而誹訕之彼何能顧嘗嫚駡我然今嗛嫚駡則昔抵千金者也彼其視怨如丘山視德如流水謂司馬何食人之德而有二心士之恥也幸山人出且爲都人士一洗之司馬以好士聞今得士矣願爲山人壽酌畢白雲起東海亘青天而西於是相與東鄉酹曰司馬有靈擐甲皚皚至矣二三子屬不佞揚扢其事則以山人所自賦若爲山人賦者附之

傳美錄序

今制列卿百執事獻最　天子　天子以璽書爵其父母及其室家　上有大澤亦如之俾其廣孝作忠世世爲臣子勸夫士童而執業白首患不成名即掛一職于朝日媤媤焉患不稱積勞而稱患不中程幸而壹得之臣子之上願也或在父子或在兄弟其能兩得者幾何乃若濟美承家父子兄弟內外皆得斯當世所希覯者已劉氏故楚著姓徙居貴州余對公車蓋從中丞君後既通籍則麗江公爲余父行頃府君由京兆出新都中丞君弟也劉氏自麗江公而下封章十下于家府君籍之梓人以明世守都人士相與揚扢其事爲府君休籍既成府君授簡而屬余序昔人之稱不朽者抑亦有取于世家非直侘世爵以爲芬華本之乎世德足多耳若漢之石氏韋氏豈不煌煌乎盛哉或以躬行或以經術其皆得當天子卒施無窮彼其金張許史之豪福澤盈𣅳然而功名不著後世罔聞則世德非也　明興二百餘年貴州文物盛矣　先帝以孝治天下吏治起而爵賞行焉麗江公起家成均於是有成均之命其後政成治郡請老黔中二子脩故業而益張接武青雲之上中丞君由治邑起進工部尚書郎兩以最聞於是有繕部之

命　先帝有事宮闕繕部多所奏功進光祿少卿復論最於是有光祿之命府君丁年受檄議獄鄖陽以最聞於是有鄖陽之命及府君由鄖陽召入為京兆理中丞君乃由京兆開府鄖陽　今上改元覃恩如制麗江公得賜爵如伯子府君亦以畿內加封於是有中憲之命承德之命犇犇炳炳動府載之自麗江公以至府君自毋恭人以至諸姒氏外內備矣近世若關中彭氏洛下許氏西蜀楊氏東越孫氏皆海內名家其在貴州宜莫如劉氏自府君監兵吾郡四境晏然枹鼓不聞夜犬不吠所謂民之父母不虛矣里

人子胡人與其父母莫不喁喁乃今釁命出于　朝廷非諛聞矣都人士從而嚮應不啻雷聲雖其知德有淺深修辭有工拙要皆好德之所發親上之同心也儒者誦法孔子雅聞治民獲上信友悅親之言府君兼此而有之庶幾乎信而有徵矣府君謂是籍也寧詎敢負　君命以自多顧自父兄以及下臣　國恩轃至下臣無以報塞萬一其明示後世以志不忘禮家有言先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仁明不伐府君有焉恭之屬也遂舉是籍而命之曰傳美余綏頌為之先鳴云

嘉生園草引

海陽曹生詹生陳生皆卓犖自負顧獨親不佞相與下之曹生著義若干篇兩生業已定其文矣挾筴而就不佞願聞法言不佞自結髮起家學未成而釋業乃今屏跡山澤日與漁獵者俱顧安得聞書生言請言漁獵夫執竿以投鯢鮒族漁也設穽以候狐狌族獵也此其大氐也其甚也發人之笥揜人之罟竊其獲而有之則盜漁盜獵也至若任氏之漁羅氏之獵一舉而俎腥東海囊括上林偉矣要以特千載一覯夫非僅僅者哉世之以經術進者掇舊聞執田論是

謂族儒甚則勦說雷同塗時人耳目以幸一逞盜之屬也吳會毗陵二三君子所謂僅僅者非邪當今之時族儒什九盜儒什三吳會毗陵曾不能以萬一何者其所操者廣其所獲者奢也曹生始以童子受博士業授之以諸生經藝則掩卷廢之授之以老莊左史諸名家則喜高論謣謣十年不售於有司都人士謂曹生柰何以孤白當暑者曹生笑曰諸君皮相耳惡識被裘去而游吳越之都躡屩出飛來峰上左大澤右滄溟都鄙郊墟山川草木爛焉錯采生恍若有得仰天嘆曰文在是矣興至則揉彤截筆翩然周遊時

而坐書時而抔飲橐既具篋匧而藏之若蟬蛻若鵬搏飄飄乎有凌雲之氣矣歸就郡大夫試首曹生就縣大夫試首曹生　今上改元曹生應詔往主者得曹生牘首舉之主司乃大奇生然守繩墨卒不置高等生愈益知名矣然生率以師心爲務其材不羈俯視族儒眇乎一鱗羽耳其餘亡論已引于繩墨則吳會毗陵之徒與詹生陳生謂余曹生好直言喜兵事上方埀𣈆求治思得彼其材而推轂之勉矣曹生行且漁獵生矣

醫方摘要序

先帝湯沐在楚楚忘其勞　今天子閔而休息之悉罷望祀分封營修轉運之役捐諸侯王不急之奉有司亡能奉德意率由前取盈歲荐饑楚不堪甚直指陳使君按楚檄庶司校出入以爲經於是省歲計二十萬緡屬掌計者籍之以待司會始使君入境期當進退文武吏士勞倍往年夙夜皇皇不遺餘力數有疾所至醫無良乃竊嘆曰使者奉身行部中直以安危繫妄庸人手即窮鄉下邑謂疾苦何既自沅之荆會水大溢使君嵩目溝壑全活數千百人無何疾益甚則自衡州召二醫至疾始平使君以爲良命二醫籍醫方之有驗者得若干卷屬梓人布策將與境内共之藩大夫程督梓人挾日而告成事夫醫者意也得意者亡法何論方昔秦越人以神醫聞必先授禁方長桑君所醫之有方也猶匠氏之有規矩也車之有轍迹也漁獵者之有筌蹄也方何可廢哉關雎麟趾不廢周官皆是物也且也養生若養民去其害者是已乃若使君之籍歲會按籍可探其方無論良有司不啻燭照而數計之矣第令中庸以下猶知嚮方雖檮杌興害而不廣不胥爲吏視已成事固非虛言往不佞居子舍中則家中丞以方書授不佞孺子有

四方之事脱有事醫藥不必皆良縱自輕其何以保遺體第篋之往猶之索埴得塗醫之次也不佞唯唯受而納諸篋中即有所用之其驗較著然此直一家言耳乃今二醫所籍𥙿軒岐繹長沙河間主葵朱氏而餕及諸家庶幾備矣豈惟二尸抑亦海内賴之

楊忠愍公集序

嘉靖中大將軍仇鸞主市議幾誤國楊忠愍力言其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族鸞　名還忠愍忠愍則又極言大學士嚴嵩不法狀嵩主吏議傳上刑會縣官欲論他囚忠愍不免其後七年而嵩敗嵩子世

晉伏誅　今上奉　先帝遺詔卹諸直臣首忠愍
先帝操下凛凛其明日月其威雷霆兩疏較若丹書
聞者可立辨已一不入則貶再不入則施之何急也
諸先後言事者卒皆骨鯁之臣要以得罪狀而務盡
言安莫如忠愍當忠愍抗疏豈不當　先帝心無亦
視將相若股肱將藉之以奉社稷投鼠猶然忌器況
社稷乎衣不敝不新成股肱謂何耳故寧失藥石無
寧失股肱彼一時也及庸人上變而鸞族諫者後至
而籍嵩家籍第令能言何有加于疇昔卒之一怒而
罪無赦則忠愍先入之日更而明雷伏而震其所由

來者漸也夫兵莫憯于志無論鎮鄒忠愍起牧豎閒
居常不忘溝壑方其討罪　君側其志不萬死豈發
哉縱彼反戈中之業已剚刃於其腹然則忠愍所御
其殷帝之舍光邪後之人言聽而法行則鎮鄒之屬
也人謂忠愍以直言死　明主未之前聞即二氏殲
曾何足以當忠愍夫鸞敗邑嵩父子爲邪憂在社稷
忠愍以身當社稷身死而社稷無恙得死所矣　先
帝不舍忠愍而卒用其言死且不朽　天王聖明猶
將報恩地下忠愍豈虛語哉初忠愍當大辟王元美
抵嵩客說嵩會嵩黨格客議不行遂甘心忠愍元美

從徐子與及諸郎哭忠愍郊外治其喪嚴氏跡之螫
諸哭郊外治喪者於是元美首及難子與亦行乃今
詔下九原二大夫遞起元美自魏爲忠愍狀籍其遺
書傳魏都子與分部漢陽則以籍授孫漢陽傳之楚
余入楚子與屬余序之當二大夫哭忠愍時余在告
往余欲爲忠愍立傳會有　詔錄　先帝故實亡敢
侵官元美有良史才狀備矣孫漢陽爲大宗伯公子
余從忠愍元美後皆公門下士云

青蘿館詩集序

余聞之作者曰有唐以詩鳴蓋本業也大曆而下不

嗇波流隆則隆汙則汙論其世可已當世以經術論
士士顧能詩　太祖始興草昧閒作弘治則李獻吉
何仲默副以徐昌穀諸曹起乘而前去輓近世千里
矣嘉靖則李于鱗王元美而徐子與吳明卿宗子相
參焉于鱗謂余吾黨亟稱獻吉恨不與諸君子同時
不自意結伍從之取前茅以進幸也夫前者崛起後
者代興百年之閒駸駸進于大雅非適逢世能乎人
言李何故相驩卒以名高爲敵國乃子與嚴事于鱗
元美直將尸而祝之二子周視中原亦首推轂子與
子與朝明卿而夕子相率諤諤無面從退而語其私

則交相重也務以上人已愈下務以下人已愈尊由斯以談于鱗固非虛語世儒率以耳視後死者將無與焉幸而在茲遂中睚眦於是于鱗引去元美以難去子相去而死明卿去而三徙之子與晚得汝陽尋徙去此其故勿論已頃于鱗多子與日益則豈窮而工耶子與稱詩無慮數萬言籍而授門人僅什之一于鱗蓋嘗定之矣余受而卒業汝陽以後參居二焉自子與罷郡歸四方之屨滿戶客奉不給則貸入繼之窮矣顧其神益王其業益精其受益斂著窮何病子與哉善隱者謂楚奉江潭爲三閭湯沐其所奪者

狹其所予者奢饗其利者以爲有德然則左輔夜郎皆食邑也寔是世世饗之彼其退若隊淵終其身不召道喪世矣　今上即位遞起諸大夫于鱗入大梁元美入晉子與入楚當世以此勸士故得士彬彬則明德茂也獨明卿陸沈南海豈天意寧奉明卿邪子與又言楚人三試而賜執珪今及明卿矣

長原程氏本支譜序

昔楚屈平祖高陽漢司馬遷祖顓頊兩人並以作者顯學士至今稱之乃若四代之禘郊祖宗皆是物也作者莫盛於孔子其所刪述莫嚴於尚書春秋顧尚書始於帝堯春秋始於魯隱夫豈未逮墳典而謂周公之德衰邪與其遠取以稽疑無寧近取以傳信此明聖之所爲務後之良史與稽焉新安多閒右世家莫不有譜本支百世可攷而知要以文獻足徵視四方備矣顧承平蕃息不可勝原代有汚隆從而升降甚者浮慕赫赫竊附以爲名高乃今載在郡書亦或無當概諸典則何有於一家之言往不佞謝尚書郎宗大夫屬不佞爲吾宗譜既而謝中執法鄉大夫屬不佞爲郡書不佞遞以爲難力謝不敏及不佞入佐邦政會程叅軍汚爲本支譜成紹介其諸子本中取

材不佞不佞習本中博雅使概言之本中進曰郡中高門戶者無慮數千百家而諸汪諸程最著譜者無慮數千百牘然亦惟二姓最難何者世濟蕃殖轉徙多門久之會食愈疏宗法不講其卒也邈若秦越奚翅塗人抑或比黨亂羣謬爲同異爲同則外相樑爲異則內相戕樹敵干盟焉用譜矣故大宗伯起家舊史嘗譜統宗迄今猶有後言其難可知已吾宗自周得國至晉太守始家新安梁則府以忠壯特開廟食千祀迄於有宋始遷長原是譜於長原獨詳則譜者所自譜也藉令以大宗爲號務睹其全著之代則自

周以來凡九十二世繫之姓則自吳郡而連吳楚通伊洛凡九十八匯將必旦暮千古家至而人見之郎巧歷不能得巳乃今自封祖而下垂七十二世具在都官譜則仍之自遷祖而下垂二十世具在宗祏可更僕而終則悉書如例其詳略則余小子竊取之矣謹待命先生嗟乎不佞不能譜吾宗焉知程氏顧二姓猶之一軌也嘗試言之吾宗命氏潁川有如伯符受國及漢龍驤南渡視元譚守土先焉開府越國并與閥閱相望猶之秦晉兩大申以婚姻凡在宗盟大氏皆神明之胄矣吾宗什室而九豈不足多近世若

鱅溪之譜大宗亦一阨也司徒故受室宗伯豈相投然邪往忠愍公推轂不佞任之誠自知其不及其後欲為里中譜自始遷下逮則譜之潁川龍驤揆厥攸始越國茲降爰及諸宗僅舉其凡無庸世系曾不佞有四方之事蓋有待焉作者先得不佞之心譜可已譜可已本中曰敬諾在禮何如不佞聞之禮有禘有祧宗有百世有五世其曰別子為祖則始遷百世之宗與時譏是巳太守譽其開府猶國功德旅諸後世惡在其不禘哉由遷祖而遡之世澤之斬久矣久則不可為典於是乎祧之恩不瀆親義不凌節禮之善經也且也王者分王列國各祖其始封之君雖其本之則同不敢干祀魯不王而禘仲尼非之乃今同姓諸侯王率脩古而未改然則長原之禘遠祖而諱遷祖其誰曰不然不佞以禮發家譜者庶幾乎得禮意矣本中避席曰開府有功社稷比屋且尸祝之乃今繹開府而尸始遷此難與衆庶論也微君子之言有徵且將不信請揭諸首簡詔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一

太函集卷之二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九首

文選序

司馬氏曰自書契以及詩書則聖人無擇言矣後之言者非文不行如以其文惡得無擇故離朱辨色師曠審音梁昭明由此其選也夫隆汚各以其世潤澤存乎其人其世則春秋秦漢魏晉齊梁其人則屈宋鄒枚賈馬蘇李班楊曹劉嵇阮潘陸陶謝其體則衆長具矣譬之黼黻錯陳金石迭奏概諸後死者文在

茲乎由是相沿以世為次或曰文粹或曰文鑑或曰文衡皆是物也作者之視疇昔業已徑庭藉令擇焉而必精其去昭明駸駸遠矣　明尚經術學士非六籍不談凡諸柱下所藏不少概見新都故文獻國也都人士猶知昭明不佞結髮起家乃獲卒業始則津津乎其合也既則渙乎其將離久則參而伍之依依乎其不忍舍也六籍尚矣迨觀近世而其說長世儒近取而遠攻耳曰塗矣一旦釋故夾而新耳目豈不津津乎哉屬下里者易為聲歌衣大布者易為文繡何以合易入故合也始吾求之昭明三年而未得也去而為史遷又五年而未得也去而為左氏又十年而未得也去而為老為莊之數子者業有成書不遑稱載辛而窺其典要煌煌成一家言譬之九成六章聲色殫矣彼其聞道百者惡足以佗大方何以離求多故離也中歲而陳五車排衆戶乃知世之趨愈下也即猗韋氏之波流與故赤日不耐不為堅冰絺綌不耐不為狐貉岷山積石不耐不為江河天地且不違他可識矣如必老莊左史之是而昭明之非也是猶蒙絺綌而廢狐白望岷山積石而堙江河誇也吾故參而伍之依依乎其不能舍也然則文粹而下

不皆非邪振川澤以絜江河薦犬羊以禦狐貉君子以為猶誇也說者謂昭明羅百家蒐七代總之為卷三十不亦儉乎近世或廣之或補之蓋舉其全也竊惟江河不集而足狐貉不縕而溫如將畢取其所棄猥云加少以為多誇之誇者也當世之論士者具曰文勝諰諰焉務敦朴以維風夫文而不軌則漸俗然矣乃若博士諸生之所修業惡在其能文卽文矣曾不足以一當昭明惡在其能勝千金敝帚將謂文何崔大夫治新都壹稟於躬化大氏削雕為朴思從先進而亟反之至其業博士諸生則梓昭明善本而布

之境内諸生之師教者蓋彬彬矣大夫齊魯士也固宜嫺於文哉

三都興誦序

我守君之爲馮太公壽也幸然屬不佞先鳴於是鄉大夫若都人士無不咸獻其言待守君命守君采其馴雅者介使君而籍奏之庭蓋獻者無慮數十曹言者無慮數十牘騤騤備矣既而鄉之杖者從郡老更聚族而踵青門叩成籍狀不佞纚纚乎其告之也則相顧而嘆曰吾儕小人日在野而不知政徼司馬捐岷山封積石吾其爲江河羣飲者邪始使君以佐計

入郡中民不知賦進而佐兵事民不知兵頃之川谷不虞使君以監司庚至而居者行者不知綦客既徙洎身而揖吾剖民不知使君業已去部中使君方以五鼎奉太公民不知其躋大耋而貞初度也鄉大夫若都人士亦既斌斌而嫺于辭吾儕歠食而褐衣標枝而野鹿言不越乎丘里業不舍乎耰鋤汲假而歌擊壤謠康衢敢不卷舌藉弟令比于里耳庶幾乎芻蕘之言將因司馬以陳太師惟君侯命不佞受而卒業則其義近古而辭不華擬之公家上郡之歌殆庶幾矣顧使君方自吳入楚而吳楚並以聲歌擅場吾人猶懼其不讐寧取足於閭巷竊惟古之爲壽者莫善於雅而輿人之誦尤莫善於風凡今鄉大夫若都人士所稱者穆如清風祝而願之則南山有臺之類是已其出郡老更者本之以自始繫之以去思若麟趾若甘棠渢渢乎南國之遺音也疇昔陳詩列國而楚無風屈宋以還詩在楚矣今之吳古之楚也新都略吳楚之裔窆不足以張楚而重吳顧曹之鳲鳩其亂至今不廢麻枲菅蒯窆不相捐幸得而嗣微音請附末簡守君曰善古者蕢桴土鼓其風豈不洋洋申之以椌楬塤篪從之以鐘鼓管籥則二雅具矣風先

於雅其所由來則然人亦有言禮失而求之野乃今求之野則獲獨禮云乎哉如使得當使君請以郡老更爲桴鼓

一歌曰三天子都輦皇輿山谿四塞高下居石田鱗鱗不可畬城烏啄啄農無餘君自蘭臺就倅車寬租薄稅編氓紓衷然我君三輔首誰其舉之南極叟願粒萬鍾薦南斗十一粒一歲增黃耇二歌曰大鄣之東起伏戎我君東行徧莽空憑陵一望馮夷宮鬱葱佳氣浮長虹居然中立嵩高同申甫承家大小馮兜如岱華柱蒼穹山靈時時出雲雨先我舊邦後率土穰

穰千秋歌且併三歌曰川有塗藪萑苻使君弭至建
蝥弧鯨鯢爲醢釁天吳眞州大估千舳艫路兒不敢
私揶揄江流白如練屏實赤如日何以報公家終年
無聚鷸

右三老之歌

一歌曰陟彼紫陽東望扶桑曈曈出日燁燁重光日
如何其舍于暘谷其光伊何照臨比屋蟠根託于陽
林挺出而累百尋上有棲烏三足頭不白而常黔二
歌曰陟彼霞城東望四明其陽巨浸珊瑚叢生其陰
上腴梁木冬榮有來自東九皐鶴鳴二雛咸在倡和

同聲遺駿厥聲聞於稷卓爾仙禽授公子服三歌
曰登天都望海島赤城以南莫不靜好方丈爲帷蓬
萊爲幬析木爲楹明霞爲橑或招羨門或授鴻寶我
聞古有彭羣居而不老云胡秉人間始得長壽考吾
寧倚大椿吾寧拾瑤草四歌曰有美西方人端居南
海濱青蓮忽白華白鳥相與馴樞衣問其年千百億
由旬齋居長者子咫尺爲比隣從之受真詮白馬徙
下陳楊枝露在手大地皆陽春衆稱慈悲父庶爽肩
能仁五歌曰海大魚名曰鯤日月可吐雲夢可吞任
公避席詹何奔羣龍屏息六鰲蹲天池有子化爲鵬
垂天之翼何峻嶒天風歘礴滄溟水六翮翩翩從此
起直上扶搖九萬里計程一一爲君齒

右五更之歌

太玄吳氏宗譜序

浙以東則婺以文獻首諸郡烏傷爲婺上邑而太玄
吳氏首邑中往不佞嘗式里門下宗廟進俎豆之士
相與論先世而討舊章蓋泰伯執牖之宗延陵之冑
也不佞故與吳公同籍比公按楚首舉不佞襄陽其
後十五年不佞從公佐邦政公出所著太玄宗譜以
示不佞幸而教之百朋嚮從君侯于荆歲在戊午先

公家食幸得以餘力譜吾宗比及季年業未就無祿先
公即世手澤厪存百朋既終喪遂述先公之舊因先世
之遺而爲之譜君侯故有土之大夫也序在君侯嗟
乎公不棄不佞而以首事命之敢不敬諾既公以省
太夫人得請遣使程督京師使者曰歲既畢序可巳
不佞諾諾如嚮者卒未遑及公以御史大夫起南臺
不佞亦且以寧親賜告公數以諾責來討且其曠日
久而惟一序之難不佞避席曰嗟乎序非難而序譜
者難也非序譜之難序太玄之難也何也勺水則芥
可舟培井則鼃可泳行潦可揭中流可壼乃若東首

而望洋卽河伯曾不足以窺海若其所睹者大也太
玄大矣聞道百者猶將困大方之家一難也由灌陽
而下譜者十有六由燕國而下序者三十有三顯者
若盧陵若京兆若豫章及我　明興若潜溪文成文
忠之屬率皆主盟當世豈不焯焯乎哉後先者得與
於斯猶之登滕薛而班晉楚也二難也司馬遷終談
之業其自序爲詳由太玄而望龍門公且優爲之矣
今則以命不佞其將匿鄙朱而索象罔邪三難也三
難難矣終不可以五稔而食成言竊惟仲尼尊周顧
亟稱泰伯虞仲周德至矣卒集大命而身顯名夫惟

民無得而稱焉德斯其至也荆蠻自廢乃可與權分
其兄泰伯而弟之矣施及延陵季子其斯伯仲之遺
風與太史公世家首吳卽周召瞠乎其後季子不立
傳而附泰伯者特詳其讓有足多者春秋之首魯隱
列傳之首伯夷皆是族也彼由魯衞以及凡祭非文
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乎卜世卜年亦既滋大黍離
以降其能食舊者幾何伯仲在吳僅以身匿及其胙
之土而建之國僅足以當庶方小侯有吳肇祀以迄
于今開國而王者十三追王者六爵五等者四十五
都將相公孤者二十五譜具矣更僕悉數曾何負于

諸姬非此其身則其子孫此伯仲所不能逃而季子
毋讓也且也周賓杞宋世相後豈遠哉仲尼業已病
其無徵雖盛弗傳非虐矣乃若有吳之故實視二代
之後煌煌焉始詘而終嬴始晦而終顯是天道也公
之有事茲譜也豈其侘傺大而益紛華無亦彰既往
厲方來使之率乃祖攸行世世興讓焉爾夫泰伯以
天下讓季子以其國讓不亦壑乎大哉乃今簞食豆
羹或見於色斗粟尺布或不相容一何細也彼以其
大而讓此以其細而爭溷矣彼其風于百世聞者莫
不立廉乃今承宗祏奉粢盛所不求世德而隕舊聞

非夫也雖然粢食太玄不啻千指卽有方之士衆矣
豈皆無所待而興者乎記有之曰禮者衆之紀也紀
散而衆亂則爭禮達而分定則讓故讓本於禮禮重
於名譜也者所以正名辨分講讓去爭禮之善物也
昔仲尼之正名也必先行其言言無所苟而脩身以
踐之禮之質也往執政爲公志先公墓也則曰推産
分讓其弟而卹孤賙急獨惓惓焉　先帝以任子加
恩公舍其子而先兄之子此其見諸行事者較著匪
徒託諸空言觀是譜者可以興矣嗟乎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其受之地者然也弓冶之子必爲箕裘其受

之世者然也語其地則爲婺爲烏傷爲太玄禮俗刑矣語其世則爲泰伯爲仲雍爲季子世美濟矣作者皇皇於茲譜並以躬行先之讓道達矣藉第令一夫不直而猶有蓬之心是將以呰窳而廢笄裘子之無良者也則斯譜也若澤劒首而述陳人序之者若劒首一吷耳嗟乎此作譜者之所深懼也此序譜者之所以爲難也

湖茫李氏三宗譜序

古者男子生而命之名藏之閭府州府歲至則籍而獻之君所婚則以日月告君大司徒職之夫家具在

即五宗九族臚列可稽及夫世逖而籍亡籍亡而譜作繫之姓則有合類之族則有辨統之宗則有章其斯爲一家言凡以補國書之不逮近制盡編戶而書民數率十歲以爲期以覈名實不倖脫則僞增以攷異同不決裂則傅會以故糅者什五糅者什三論其世者眯焉而倚辨於譜爲尤急譜者或非世業徒取相沿儉則小而無徵奢則大而無當要之儉爲近禮雖孔子不繩宋以張殷近譜宂莫如北地李氏良儉故也豫章阻江湖而遠兵革應牛斗而藪人文列邑以什數其最者爲豐城著姓以百數其最者爲湖茫李氏往者亡論已自不佞束髮通籍幸得侍諸君子同朝其間對公車起家文學侍從入則臺省出則藩臬大夫尊者且躋九列都六卿纍纍乎接袵於朝接軫於市矣此其視北地殆相什百譜者惡在其不奢善乎直指使者之譜三宗壹禀於典禮去奢去泰務考信以折其衷曹王皐出鎮洪都唐宗藩也得之宋志而信則以鼻祖祖之豫章刺史自河南來徙唐宗裔也攷之丘墓而信則以遷祖祖之勝爲處士伯順曾大父由此而世可知則自處士墓志徵之並祖之爲始祖珪琮珝若屈昭景蓋鼎足三分之珪守湖茫

琮卜小塘珝卜大陂三宗所由析也昭穆至今存焉各祖之爲別祖由大陂而卜新塘由湖茫而卜太原又其支也考之世次而信則附入之由曹王而遡其初唐書較著由曹王下逮其世次不可得而詳則闕之刺史始遷臨川居喬上其世次不可得而詳則闕之歷湖茫八世而得處士由高祖以上五世不可得而詳則闕之法曰行吾所明毋行吾所疑諸者率川此也故自受氏以迄曹王準唐書以爲系附以刺史準舊傳以爲徵作世原第一由始祖以及三宗之別子爲合圖三宗爲分圖爲續圖合之若綱在綱分之

若游徂委作世圖第二圖僅書名耳圖左則書字書行書婚書宦書生歿書葬作世譜第三賢者以功行亢宗宗之庇也卽內德有足術者女史猶將不遺作世傳第四內傳第五對揚天子之顯命則世作忠志王言第六無徵不信雖善何爲信而有徵惟先世之文獻在其七則志藝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敦睦合族厥有宗盟其八則申族約凡我同盟言歸于好故惟叟求爲諄諄譜成不佞從令君受而卒業竊惟穆叔以世祿爲不朽有辯者業已徵其不然夫世祿本之乎世官大氏皆食舊耳乃今祿者不世直將以奉

有德照有功揚有言三而一立焉則不朽之云也藉令世世勿絕視古官族何讓焉粤自隴西無聞三宗代起其出太原苗裔毋復問其山陵卽近世以來對公車起家文學侍從若臺省藩臬九列六卿聚族數十餘曹何奕奕也昔有虞十六族二氏出焉乃今一本而三宗顯者林立概以砥名礪行尊主庇民外之宣力四方內之論思獻納卽未必能賡明良遊元愷不亦良顯乎哉燕工函粤工鎛假令族工爲政焉往而不容惟適燕粤而無良則卻步夫人而中材焉往而不爲子惟産二氏而不類則敗羣故良弓良冶世受箕裘兩服兩驂必先反駕非此族也其不爲隴西也者幾希其在詩曰無念爾祖又曰世德作求信能念之求之則國之太史太常咸在譜者猶嚆矢耳直指使者名栻居湖茫令君名琯出小塘其世次在譜中令君其父黨也

寧國府志序

高皇帝首徵發佐軍輿寧國若在關中河內及建鐵甸若在左馮翊而輔南都　詔復民田先後凡六下帝澤周渥不啻登三輔而上之非直以其民勞抑其地重矣郡故有成化癸巳志蓋什一僅存其後六十

年爲嘉靖癸巳建安李太宰出佐郡從而脩之覩舊多所芟夷其文省矣第涉太簡而信古者將無稽其後四十年　天子建元癸酉南海陳使君出守是郡惟興廢爲華孳孳宿抵梅太中以郡志請太中家世受史故以文獻首郡中俊儺曠日久而籍滋亡是在掌故太中敬諾則式閭而下貢東平昔太宰有事纂脩東平方以諸生受事乃今與太中共此者其惟東平由是東鄉而進諸孝廉揖沈仲子君典南鄉而進諸博士弟子揖梅叔子禹金相語曰兩生才且並以承家顯今茲之事僕誠不足以致兩生太中在焉兩

生毋讓矣於是丙子首事旬月而告成使君紹介太中幸然而教不佞先之以君典申之以禹金禹金之言曰兩生幸得交二仲驩重以君侯若家大夫命令兹之事具在職方以故越境而就正先生先生序矣夫郡之志亦猶乎國之史也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之於是乎業不分法不撓矣乃今守相之視郡猶蘧廬也始入境風土謠俗不及知卽知之不及察久之察矣凡諸廢置因革不及行將載筆而籍之日不暇給藉令儉洛諏而疏考核其足衛也者幾希何所病之病無徵也乃今縉紳學士視鄉先生都鄙所藏覕

閭史閭府其言不越乎丘里寧詎非家至而日見之顧琬琰相持瑕瑜相掩瑜而琬則冐然無當瑕而琰則灑然目攝之彼將幸得免於鄉人玉石糅矣卒之聲不中窾其足衛也者幾希何所病之病不尊也晉楚大矣春秋以魯特閭仲尼志在春秋其文則史卽匹夫用天子事將安罪之古今作者無慮百家而太史公最著蓋世守其業斐然成一家言班氏代典則其次也昔太中視學東魯憑軾而入鄉射鄒嶧之墟概諸春秋如親奉教叔子嫺於文學夫非龍門之徒與且也東平篤於躬行君典褎然首舉得人具矣於時方議久任使君居五載而政成雖決筴壹禀於使君終不以長人而自用幸而太中爲政二三君子左右之上有尊而下有徵不求信於民而民信之矣往不佞守襄陽將有志而未逮頃年有司志吾郡不佞越在行間令而後益知遇合之難矣志爲卷二十圖亦如之爲郡紀一爲表三爲志九爲列傳十有五雜紀一附焉視太宰志凡四倍之備矣而太中猶嗛嗛也務自求多成化志緐嘉靖志略是役也事增而文未省則余之咎也夫夫天有讖信地有翕闢亦各以其時行耳究故饒形勝玄暉太白遞賓之自宋以迄

於今林林乎皆究產矣我　國家列在首善承平餘二百年天運地靈于斯爲盛顧今章相之士骨鯁之臣贊持衡侍交戟者袵相接也異日者挾風雲起巖穴紛紛嚮用何可勝原時讖而信時翕而闢天地且不能違之矣其斯爲羣生之府乎時至而百志成志之所由盛也典謨約矣春秋不以其故貶經春秋嚴矣遷固不以其故貶史要皆篤於時也太中何嗛嗛乎志曰晁短鶴長不佞有味乎其言矣

黄巖縣志序

古昔畫地置侯秦始罷侯置令令之令古諸侯也諸

侯守在四境舉境內而疆理之載筆特書具有鬪箹春秋在魯晉楚先爲志之屬也　高皇帝大一統分部而概志之區別臚陳則有司在迄今或志或不豈分土殊哉大都令至屢遷每病不暇暇矣病不徵非志之難得其人爲難非得人之難得其時爲尤難矣今天子絜令萬國持久任以受成功庶尹優優皆得緣文學以飾吏治故者更始亡者開先則其時也袁令君治黃巖者五稔治具畢張公暇則帥縣文學諸生爲黃巖縣志草既具歲當賀成令君自言卽黃巖何敢望三都顧司馬不負玄晏司馬序矣昔黃帝神

遊而求至道台州乃當華胥氏之陽至武德而郡始名則遊方之外者也黃巖爲郡巖邑至天授而邑始名民靜而安俗樸而儉閭閻禮讓不恩官司概諸華胥氏之隣則方內矣及文公以行部至彼鄒人士北面得師遵海而南蔚爲鄒魯當宋不祚相與蹈東海以從首陽我　明天造未寧諸耆舊率以赤心而連九族章縫俎豆斐然鄉風既襲承平善俗弟靡凡歲壬子不保都鄙鄉遂爲墟丁夫釋耒而卽戎中人破產而趨末麻一蓬百寧詎能不扶而直哉善乎令君之言今之彫敝則反朴之資也顧民不虐偃風在長民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語曰視已成事其謂志與志爲卷者七爲綱者五爲目者五十有三有分土而後有分民故首輿地乃若設地險以固吾圉興水利以粒吾民懲往開來當事者之所汲汲者也政由俗革故惟風俗爲詳食貨者土之實民之天也故次之王者設官以爲民官師備而政教興矣故次職官人傑地靈則地以人取重故次人物由古蹟而之祥異亦旁綜者所不遺故以外志附之則天時因地利刑民俗作人文一操牘而四者得矣其斯以爲長民者觀也令人與居古人與稽粵鑄燕函毋失其舊

其斯以爲都人士觀也信斯志也不亦有徵乎哉令君得聞不佞之言咕咕自喜應祺不令自然懸書邑中代斲之謂何何所藉手幸得一當司馬卽侯萬戶何加焉行且質之躋方其藉司馬爲紹介於是置之首簡挾策遂行

弇州山人四部藁序

儒者雅言三代代興如錯行秦其歸餘也漢與寓內更始時爲履端文帝虛已下人賈生堀起進之陳說國體退之祖述楚辭有開必先此其嚆矢武帝孳孳文學多士應感而與兩司馬爲之櫓場左右並建漢

臣自㑴當世炳焉與三代同風概諸文獻有徵則其人以也由漢而下歸餘于元我 太祖再造中國咸與維新 孝宗虛己下人與孝文之治同道士興勃勃而李獻吉以脩古特聞策事摛辭成籍具在方諸賈生近之矣 世宗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於時濟南則李于鱗江左則王元美畫地而衡南北遞爲桓文浸假與兩司馬相周旋騈騈足當驅壯夫得天者秉其運逢世者挾其賁此六君子者非有所待而後興非有所約而後合天德王則從而王世道隆則從而隆千載一時今爲烈矣顧兩司馬以

作者命世至今誦法不衰後死者幸得與于斯文殆亦瞠乎其後一旦互執鞭弭寧詎能方駕而駟之竊惟尺寸異長詩書異教藉令夔典禮而龍典樂將不耐不窮何以故所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于敷陳詩教也子長之長長於紀述書教也就其偏長莫不畢至脫或求其具足能無窮乎善乎元美之多于鱗也其言曰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言兼長也斯言也上士然之疑之中士駭之下士聞而笑之及于鱗之籍既傳則然者疑亡駭者意下笑者掩口退矣于鱗役僕百家睥睨千古始得元美驩甚吾柰何從海內一當王生舉世方以無譽憚于鱗卽元美無所用譽不佞三從元美問籍元美猶然逡巡及其涖四嶽而籍始傳蓋倍于鱗者六之五其分部者四其卷百八十其筴六十有奇自昔成一家言未有若此之富者也北地亡而大道隱于鱗桴而元美鼓之聞者具曰李王千里響應乃今二籍並著其誰能左右之邪于鱗與古爲徒祖三墳而禰六籍其書非先秦兩漢不讀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稱其論者非挾日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片言出而人人自廢不則無言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於書無所不

讀于體無所不諳其取材也若良冶之操罏鞴卽五金三齊無不可型其運用也若孫武韓信之軍卽宮嬪市人無不可陳無不可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則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專專則精而獨至元美之才敏敏則洽而旁通濟南奇絕天際峨嵋語孤高也大海迴瀾則元美自道不亦洋洋乎大哉要以峨嵋之高蟠于四極惡在其不禦而三山雄峙瀛海肩五嶽如老更卽天假于鱗以年終不暇乘桴而浮海至若元美所陟寧無蹴高天俯積雪者乎首賦若在上林鴈行當代無兩比千載筆

學舊史氏如孫叔敖其稱詩著書力敵于鱗而富倍之矣賈其餘富爲說家言則諸君子之所不遑楚左史之所未覯者也且也病渴論腐兩司馬以踴跡終元美旅力方剛幸而得謝率履坦坦綽有前塗由今而望崦嵫不啻十舍茲所就業豈其稅駕所哉于鱗亟稱易辭日新之謂盛德日新則高明矣于鱗有焉要以富有而日新非元美不任也斯言也聞者不能無然疑無駭矣顧元美之籍傳矣以不聞聞者庶乎先得我心如或眎公孫爲彝人吾其引避之莊嶽以俟論定

陳達甫集序

泰茅氏曰三天子都混沌未鑿歷千歲塊然耳迨宋篤生徽國此其豐鎬與　明興百年程學士高時金馬即其才命世而從衆如流及程自邑稱北地詩直將以賁土爲桴鼓嗣是王仲房江民瑩起歙陳達甫起海陽堅白並鳴鏜鏜自負其人則達甫諒直樸然柴立其中彊而廢春秋者而廢詞賦藁既具視者輒持去不復求以余耳目所及者索之佚者半余爲之太息安得封禪書邪概其平生則高言不必驚人微言不必媚世文自左馬以窮墳典詩自李杜以遡康衢體相沿或不沿辭相襲或不襲顧混然同氣漠然同心鏗然同聲蒼然同色此可與道古者賞難與儕俗者程也仲先達甫亡矣伯始杖國中集文若詩壓百篇吾將藏之白嶽之石室嗟乎山川寂矣吾其倏忽也哉

副墨自序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鄣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幼受業先師喁喁慕古既卒業退以其私發篋徧讀藏書即屬辭壹稟於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嘐嘐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

大夫敬諾篋中非博士業悉遷之既對公車余始舍業而脩古比出居縣日治程書不遑入爲尚書郎屬司馬有巡功視師之役諸郎斌斌講業余不能從既而治郡治兵歷十年所其間什九廢業謂官先事非與屏居徙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視去而爲方外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吷耳客至請余故業願得比諸作者懸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劒首曾不足以當里耳即一吷何爲以此而希有聞恥也及余奉　詔彊起自鄖關之夏門客曰閩署鄖署遞災公兩亡載籍獨公之舊草具在夫非祝融氏

所齧邪古人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爲藏室泰衡當文明之域其斯爲祝融氏之虗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髮從政斑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人日不暇給卵而未翼惡取一鳴託轂音於九皐吾知其無和也已藉令得脩故業終餘年卽未能張樂洞庭郢中宜有和者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於郢中則流商刻羽是巳蕢桴土鼓上世有遺音焉此亦轂音之微一吷之屬也公之髮日短矣雖好古之心未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與豈必鈞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

謾藏客將棄其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於是副墨之子則以公起家四岳玄時在望嵩華參衡乃今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胥後命從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二

太函集卷之二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二首

山西鄉試錄序

在今甲諸鄉國三歲論士則錄其人文之入彀者籍奏之 上紀萬曆之七年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某在事夙夜懍懍務操精白爲百執事先提調則屬其某監試則屬其某會先御史某遣聘諸文學自四方至則以某主考試某同考試闈以內外陳力藏事惟其人乃合巡按宜大御史某提學副使某選士千百有

奇三試之得雋六十五人文二十首將籍以獻自惟豎儒駑下猥辱任使竊附于以人事君以故不避不馴首宜言以諗多士頃自 皇上初受曆數有司首舉賓興觀人文而化成蓋於兹三舉矣比年布功令廣厲覩學諸臣直將洗舊染而一新之申令不啻三五其首舉也士若在蟄而咎蘇趯趯思奮再舉則毛羽既具躍然而知嚮方乃今三舉若起溟涬挾扶摇蓬蓬然天飛矣夫樹人如樹穀必得其時雖有汚萊不廢穮蓘中歲而穖三歲而登三歲而升而平又三歲而太平矣山西古冀州地堯舜禹之所更都當堯

之時封可比屋三聖相授野無遺賢其分職爲四岳爲十二牧爲九官其類族爲十六相其亮天工也爲二十有二人其衰然而首百官則得五臣而天下治矣其後千有餘歲唐叔始以晉封歷世阜昌文公始伯帥諸侯以獎王室世主齊盟乃若股肱之良則九宗五正咸在始于狐偃趙衰迄于叔向寔蕃有材尊主庇民視一匡爲尤烈後儒閵於大較直將以陪隸畢視之善謀國者將爲異代求材慨九原不可復作幸而借一國將有瘳如使資適逢時得聞孔子之道其所就業不亦磐乎大哉要以表裏山河林林然皆晉産也上之帝則帝臣王則王佐下之而伯不失世卿其斯爲九州之上腴其賦上上則自昔然矣其後千有餘歲觀明德而服西成都人士應感而興無異唐虞之際薛文清以躬行著嶒然不緇列祀瞽宗於當世無兩邇者起家仕國往往具文武材宰執師保之臣踵相接也先是虜爲邊患士靡寧居頻年納貢欵關願爲臣妾以故邊人不聳邑絃誦而戶詩書非藉　皇靈宜不及此　縣官方作人以待舉至於再至於三經沃土而授上農庶幾得邁種者其人爲秋之實矣顧賓興之典昉於成周由前則揖讓而未遑

由後則師武臣力而不急於時士烝烝而利嚮用無庸鄉舉而里選之自漢設科周制未改乃若漢霍宣成唐狄梁國裴晉國宋司馬溫國文潞國之數臣者率皆有待而興然或曠千古而一鳴曠百世而一覯方諸疇昔宜若徑庭　今制特詳於周官而多士咸誦法乎孔子概其所舉視三代之英何讓焉藉令衆者不盤而蒐稗先登誇矣以此而讓樹穀者將安所逭簿責哉及縱觀多士所爲文斐然較著莫不竭心思而中典要窮經術而達時宜即其緒餘亦皆援古而準今尊王而賤伯此故都之流風遺俗誦法之成效而振德之明徵也幸而得士若此舉者庶無罪悔矣乎既卒業而深惟中心之縣未解也古者以鄉三物爲教則德爲上行爲先借曰藝成於斯爲下及其以鄉射而賓多士規規乎程一藝而衡石之射義有言此可以觀德行彼其逢蒯鴻趁甘蠅飛衛紀昌之屬其德行寧有足多者邪何以得當君子觀也今多士不以射角而以言揚射之中侯宜莫如言之中竅也君子言必顧行故有德者必有言用是而觀其於德行爲近第帝堯在位比屋可封而靜言庸違四岳咸薦聽其言而信其行所不爲蒐稗也者幾希抑或

徵其不然惟其言而莫之信則臯陶贊贊厥有昌言雖在百揆聞言則拜有嘉於是乎罔攸伏矣如是乎言之不可已也無寧以一廢百乎哉昔者晉獻嘉禾史書諸策惟是爲王者之瑞而大鹵之金垂棘之璧汾之鼎不與焉晉之乘可攷也爾多士以昌言進則爲嘉禾不由此而薦馨香有司庶可藉手否則違言而爲蕪稗豈惟爾多士之羞其在詩曰先民是程多士勉矣是役也云云法得書

五嶽山人後集序

歲戊午不佞以楚守吏預楚賓興幸得偏觀楚材乃

大奇玉叔是猶沿江漢而泝岷嶓津津乎成博士一家言及玉叔對公車守理無害出爲二千石守淮陽居常脩古屬辭積若干卷不佞受而卒業泱泱乎成作者一家言是猶沿淮海而泝龍門卽太史遷可旦暮遇也旣玉叔進憲大夫奉功令入蜀進藩大夫奉璽書治漕六傳之所周覽置驛之所交游庶幾乎窮西南之奇盡東南之美矣故其所就業日益富而其所治業日益精合而筴之命曰後集不佞三仕楚習楚之良上下數千百年不啻式其閭而持其臂矣楚控南紀當離明其人幼清則鬻熊博雅則左史倚相奇詭則漆園吏忠憤則三閭大夫靡麗則宋玉景差閎衍則蘭陵令其言皆足以不朽惡論張楚乎哉由今而談或繫方國或厮阨窮憤者過激而自傷詭者洸洋而自恣靡麗者無當閎衍者不經槩諸中庸則瑕瑜辨矣　明興楚士爲盛豐鎬近在郢中乃若夢澤鄂渚二卿則其彰彰者也顧直卿任放不避昌被明卿負俗獨行終亦不免則其論著可得而言夢澤操咫尺爲名高此以三戶復楚者也鄂渚未知所稅駕果能過三百乘乎其未邪要以蓬累明時其爲不得均也玉叔爲吾同舍郎子盖世其家而玉叔負雋才

且蚤貴當世方急玉叔不啻楚國之急叔敖蓋得時而駕康莊莫之擁閼其言忠而不憤奇而不詭不靡而麗不衍而閎乃今就業日益富治業日益精瞠乎百世之後而左右之矣舊史氏有言詩書隱約欲遂其志者之思也信斯言也作者必窮而工如其困而哀思孰若政和而安以樂如其不平而感憤孰若心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故誓命訓誥不賢於典謨采詩而觀列國之風則周南召南首矣楚之駕者不亦魚麗乎哉乃玉叔以左廣先則其所遇者殊也且也由前則始駕也由後則再駕也玉叔春秋富矣于

今爲後于後爲今趙乘而上之三駕而楚士莫敢與爭矣玉叔名氏具前集元美序中

新都考卷序

太守公故起楚業已盡得楚材既從宦東游則又盡浙東西士公爲令以校士應内史聘盡南國之良入爲尚書郎諸郡國所登公車所名咸待命大宗伯公以諸郎在事其視眈眈自甲至丁庶幾盡天下士既由南宫出守吾郡將合七校之士而試之前爲期適㴘雪甚公遞進遞試都人士不纊而温始事事輙謝諸相君諸令君以下各歸視事有常挾日而竣輙檄

所司第名而進故事莅時試猶尸唐肆不徑實則多門未發篋書市人蚤已籍姓名高下公爲之一洗篋未發闈而無聞既發無不當人人心都人士乃大服公挾筴而示不佞嘐然以得士足多不佞謝曰新都阻一隅鄙南國都人士守其戶說難語通方君侯以雄風倡之所不如衆籍者非夫也顧君侯閱士多矣其何以熒其目望其腹乎公曰否否世所稱天下士則吳越先鳴東吳之士多奇奇或不法東越法矣率相因無他奇兩弃所短兩集所長是爲難耳都人士猶之乎諸生也寧詎輙以天下士命之至其師心爲奇恒自内於繩墨抑或師古爲法又將自外於牝牡驪黄精令成一家言一鳴驚人矣諸筴具在願就而徵焉不佞曰幸哉謹受卒業不佞蓋嘗聞之矣入其國而教可知公故以易鳴此易教也語曰易奇而法治經藝者此其原乎都人士觸類而通之嚮風而胥化夫何有不法夫何有不奇及其成功其斯爲天下士也李令君聞之曰善瑄不敏無能爲公役幸得以學易從下風亟屬梓人籍是筴以布境内

春秋左傳節文引

作者之謂聖非聖不經夫聖孔子不居猥云不作於

時王迹熄矣則曰吾志在春秋春秋王者事也抑亦聖者事也故位在則禮樂征伐道在則經士無當於道而齒聖經是無將也說春秋莫良於左氏夫非聖人之徒與其時紛爭其人倬詭其辭滐大其事奇衺比事屬辭燦然不倍於道猶之百揆三事奉天子之禮樂征伐以紀四方謂之素臣有以也後有作者宜居亞旅之間近世祧之而蹐康侯知管晏而已矣不佞誦法左氏亦既有年年始及衰不遑卒業乃撮居常所膾炙者省爲節文蓋存者五之三衰者二大較以經統傳故惟因傳引經義取斷章卽離經勿恤矣三體

則取諸眞氏諸品則倣畫史以爲差其法則不佞竊取之其間往往槪見觀者謂是舉也猶旅幣之有特達也戎行之有選鋒也故登簡璧則庭實下陳建前茅則五兵受命藉第令取節其誰曰不宜不佞瞿然曰嘻此特過力詘者之爲殆不任而分重者耳有全力者務舉其贏不則將以是爲朝三不佞過矣

碣石宮新草引

作者畢詘世儒胡爲襲拘攣而沿寒淺要其義則性與天道其辭則古昔先王作者雖奇其孰能弗畔嘵嘵然自以爲奇勝不亦左乎當世設科率由經藝結

萬夫而乘一徑何庋不單猥云歲至而後工即白首不舍夫驚項皆孺子褎然爲聖者師平津六十成名卒負洛陽年少槩諸天授安論齒哉未也燕工函粤工鎛則以其方箕爲弓裘爲冶則以其世三者集而大業成矣上都古燕地也碣石宮在焉歲庚辰龍相君與計偕詣　闕下就而講業待　詔南宮　上以士習駸駸不經其辭滋蔓簋爲之制毋浮五百言閒者若晥六馬而御三周一旦改步鮮不蹶踖相君灑然更始奉　明詔而首應之草書義二十有二篇辭不煩而義具足猶之黍豆循塗執轡單中鑾和由是籍上公車其年始冠都人士以爲天授方之賈生且也探其方則楚材論其世則濟美集此三者故全也旣以司理相吾郡月進多士而術省之嘗發篋授淄兩生則都市新草也黃文學寓宇下少以進士起家退語兩生改轅之範在是矣亟版之以徇吾黨咸與維新兩生謂余不以好古而廢博士家言願建前茅以先左廣余幸而卒業掩卷而長太息者三竊惟草木昆蟲物而不化鷦鴒螟蛉鷹鳩鴽鼠化而不神極而言之靈莫如麟鳳借曰希有不能不囿於形余夫龍其化無方其神不測大之則擘九天彌六合小之

則爲尺蠖爲泥蟠投之溟渤而不以爲舒内之蹄涔而不以爲縮屈信互用鉅細互藏相君去故而即新則其族也昔居燕有談天者其言漫衍無歸藉令受繩尺於般倕彼且批頰退矣

醫方攷引

今之業醫者則吾郡良吾郡貴醫如貴儒其良者率由儒徙業吳山甫故儒生也則亦降儒而就醫其言曰儒者上治經術下治百家於是乎始有成業醫家上軒岐而下四氏宜亦如之業者紛如率未及一映而求六律抑或操禁方爲口實益無庸剽竊陳言甚者

託言師心倍古晉而自用誖之誖者也與其自用無寧有方與其執方無寧窮理軒岐尚矣四氏各名其家始吾求之軒岐什或得一繼求之四氏什或得三冐然心語曰道在是矣方何爲者彼或以方爲政我不敢知卒之要其指而揆其方夫各有當是故君臣佐使異用寒熱虚實異齊多寡輕重遲速異宜亢承異制譬之經義道在於經方其義也譬之陳兵主於帥方其陳也夫誦經義以爲筌蹄飾行陳以爲綴統則其末節顧論士者非經義不章即戎者非行陳不能用衆皆是物也崑既爲醫方攷六卷顧就有道

而正焉嗟乎不佞故以儒發家以武徇國是兩者皆弁髦也吾無所用之不佞方事大醫王有意乎西極其言芥二儀而秕千聖大有徑庭要諸剎塵則萬方畢矣泝則析不二而爲大千泝則匯大千而爲不二軒岐四氏則不二之云其方則大千也即析而大千居然不二具在能者得之耳昔人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又曰用藥如將吾觀吳子之挾筴則兩者能矣進於是則醫王吾且日望吳子之大也勉之哉

地理統宗引

居廬子曰天道遠地道邇故在天成象即巧歷不可勝窮在地成形凡有目者可俯而闚有趾者可周而歷矣惟聖人爲能察地之理豈其智固與衆庶異邪理之爲言合而綜之則文理也分而析之則條理也聖人因地事地襲水土而宅幽明夫旣通理於吾心由是稽謀於考卜非徒徼福務協地宜自昔堪輿家言不少槪見埜經而下厥有景純世降而文滋衰覩素問陰符僉下其後楊氏廖氏代起義非不精如以其文則亦虎豹之鞟耳挾筴而惟恐臥寧詎有味其言乎及夫羣起分門各是其說入云則主出云則奴其相距若華夷其排擊若聚訟地道裂矣要之二氏

得其大體百家各守其一隅先民詢於芻蕘惡可槪一廢百也項　縣官郵及慈氏賜地以封不孝所善陳山人就而主卜因授是筴亦將以示嚮方蓋槪舉衆說而統其宗師無常而善斯主郡大夫以爲敍敍之播告域中山人博習多聞事地察矣顧獨往者困多岐者亡三人占則從二人衆也武子帥晉則倍者八而從三卿無亦善鈞從衆衆短從長偶合者易離長不足用也則求其眞爲愈此輕則彼重眞不足恃也則反其重爲賢瑕不掩瑜瑜不掩瑕顧所擇何如耳不孝以耳臣目者也惡乎擇之亦惟察之以理主

之以心吾將以是筴爲司契

廣東鄉試錄序

今茲歷在壬午盖　聖天子十紀元四設科云廣東爲南海隩區士喁喁北面以待舉巡按監察御史某先期至申要束而綱紀之矻矻乎其豫也翼翼乎其嚴也於時藩臬大吏以分部至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諸文學以聘至考試則某暨某同考則某某某郡有司以徹至程能授事唯其人既就列御史奉詔令而令之三旣授成師百執事告司盟而申之五比日至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若干人三試之得售

七十有五人第名程藝上之　天府故事多士始進主司宜必有久要之言籍旣成御史揖某而授簡竊聞天地盛德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疇昔聖帝明王率由北產帝臣王佐亦以類從薄海而南髡髮敎而已迄我　太祖中天而興挺生南國嚮明而治此其嚮方由是閩儒莊士奮起海濱或參密勿或職論思猶之乎鶉首也我　世祖重明麗正首出郢鄗文命先敷光被海宇二三大夫握珠懷寶蔚爲國華其言骨鯁其行瑰琦美哉煌煌乎盖鶉火之次也及我　穆考坐銷熒惑海不揚波　皇上在宥萬方文德四洽多士摶扶搖而上殆將乘海運而天飛有如垂天之雲何論朱鳥敦牂之歲盛德在南天澤下濟而光明是爲壬午乃令鄉國以三物而賓多士寔應昌期夫律天時協地紀本之以　帝德類應之以人文多士其皆得之殆千古一覯也顧士之自獻必重先資主司爲之推轂而戒塗必重先發君子愼始何莫不然子之成人父命之冠男之有室父命之婚入學親師師命之學夫何命命其始也故三加同祝醮同誓鼓篋同呻郎父師無異辭子弟信而從之無敢虞要以天親則父道尊則師不戒且孚戒可知已主

司以一日之長遇多士於千百什一之中非有父之親師之尊也藉第令有口不越乎質文言行以爲言上士聞而服膺儼若功令此何以故主司之所昭事則奉君事也其所颺言則代天言也臨之以勿貳律之以在三加於父師一等矣某幸爲役疇敢以不佞而廢言今夫士寧質有其文無寧言過其行比年主司之所忠告率衛此爲繩墨之言顧茲士以言揚則其文以也卒然命曰所習非所用朝藉手而夕屏之靜言之謂何逵何亟也仲尼四敎首事以文其言兩端小大殊矣小言之則莫吾猶人是也大言之則文

在茲是也爾多士擅經術飫道腴該古今盡倫物挾筴具在其誰曰不文由是而見之行則得時而駕矣上之經緯天地黼黻治功下之廣厲四方斌斌君子之士也之文也在坤爲五在乾爲二美中四暢天下文明以是爲文文之至也猶未也士之得與於斯文也本之吾心文滅其質極於不慙其心亡矣夫坤陰德也本諸二之敬義乾陽德也本諸三之乾乾天命不已地主有常天地無心此其心也二曜五辰四時百物山澤通氣草木蕃蕪雖天地未始廢文文有本也多士仰觀俯察宜莫盛於乾坤乾乾敬義以純其

心彌綸之本在是矣幸哉得士若此寧非盛德之王於南也與哉夫然則南極列星不爲熒羅浮之山牂牁之水不爲麗閩儒莊士骨鯁瑰瑋不爲碩明珠翠羽珊瑚木難不爲珍以是而觀人文日幾幾望其熾而昌也何可廢邪　上屢詔詔臣工壹以正人心端士習爲務心純則正習吉則端誠得若而人相帥而潤色帝業　當宁方注目而視拊髀而思逐逐耽耽猶懼不旣非惡文也惡其文之敝也然則主司所爲口實非述陳言良以廣　詔旨云爾多士受命而虔其始視父師有加由是而爲天瑞爲地靈爲譽髦爲連茹爲四暢爲文明令出惟行主司之言信矣毋將曰闔以內爾爲政闔以外爾無預焉是猶旣弁之髦旣奠之鴈旣贄之束脩無所用之矣假令法言可距謂　明詔何彼鵬以鯤化起羊角而下鴻毛何所貴之貴爵往也浸假而浮沉呴沫直將與鰋鮪同科聚族而佗之曰海大魚去鯤千里去鵬萬里矣多士生斯世也長斯土也其將爲鯤鵬邪鰋鮪邪愼所擇矣是舉也云云法得書

唐詩類苑序

卓澂父輯唐詩類苑百卷授之梓人余客虎林從諸

君子敦社事於時澂父爲主出是籍以觀坐中自言明卿少服儒後經藝而先詩教是籍也窮蒐愼簡更二十年願陳刪述之庭以挾論定旣皆卒業藉藉多澂父勞一客憮然而疑灑然而目澂父治唐詩者衆矣或取節或舉純或區分或類聚或辨體或審音其書不啻五車各有所當乃今分類爲苑總總林林古人先得我心則類聚之屬也銖權寸度不已鋭乎吾懼其將爲餕餘吾懼其將爲獵殿蓋其備也余則否否澂父其殆不然求詩於唐猶之品穀烝穀狩獲口不及虚目不及瞬此難以趣辨也澂父起家光祿亦

嘗供恒豆扈上林服采　人主之前獨觀大體此之
爲博依其深於詩也固當當其六方丈畢陳左八珍而
右六齊聲香滫瀡隨所欲而敬進之玉食具矣顧必
司羞奉羞司醖奉醖割者奉割亨者奉亨各有司存
而後可待君舉上林延袤千里呑雲夢挾孟諸地廣
獲多從禽之至樂也顧必樹者樹畜者畜佃者佃漁
者漁場師漁師羅氏虞氏各效其職由是而擁萬乘
備三驅乃可以逞曲士拘論惡睹大方直將贗一臠
掩一隅胡爲乎而廢百也澂父既反初服芻徇儻來
方且與化人居業白石壁北面摩詰將受詩禪正宗

則以釋氏之圓通各隨其所入其未入也六根爲桎
梏四大爲桁楊局局然小矣入之則刳心墮體官止
神行夫然而音可觀手可眼肘可枷尻可輪五官之
用可通百體之靈可易無塵不入無刹不融離無所
離合無所合此其大乘也澂父撟足而入意在斯乎
客謂函翁以禪爲悟門吾黨以詩爲當戶靈均而下
何必禪哉嗟乎西極聖人默存而化夫夫宜以離合
爲一條出入爲一貫概諸吾道其孰曰不侔易有之
觸類而能事畢知此則知道且知澂父知禪知詩

二酉園集序

君御從玉叔受室館於二酉園其奧室多藏書諸玉
叔所稱著具在君御卒業篋而之新都於時白楡社
成挾筴而抵不佞吾舅早服重積無慮百千萬言或
以時錯綜或以地區別故必齊其體要而後可觀其
會通合則千金之裘離則一狐之腋也其或卒然汎
應殆非極思裒而定之則惟長者郡大夫故自山陽
事玉叔申之以司理之言具稍鳩工以待從事不佞
習玉叔蓋三世通家往得玉叔所爲文嘗與元美中
分序之矣乃今受命守相其何敢方則自社中名兩
生授之部署其一淄之恒職編次其一黄正祖職校

讐不朞月告成玉叔進閩方伯我　國家再造縣寓
才宜無讓虞周顧惟二三君子代興瞠乎漢兩司馬
之後幼學則困經術丁年而仕則困程書爰及倦勤
困於自廢雖有餘力畢謝未遑其志不專則其力不
兢固其所也其間作者無寧躍冶而必爲干將無亦
歐冶備精有其質矣要以天地人之助則其淬礪者
居多世類本諸天名山大川毅諸地麗澤取諸人兼
此三者故全也夫弓冶箕裘言世業也玉叔父憲卿
而子立甫遞以公車起家作述相承炳焉經世之業
殆猶殷帝之三賓直之無前嫓在武陵則雌雄之匹

也天作之合其在斯乎自昔多材宜莫如楚左史左徒而下郢中猶其遺音玉叔生漢陰三湘七澤之靈管是矣其稱詩自舞勺始業已有聲年少爲廷中郎綬佩而從列棘之後退朝則高談碣石躡足黄金之臺太液上林幸一寓目頃之出守不薄淮陽是振四瀆而玉百川泱泱乎大觀矣路車覲省登少室歷太和周覩中原部婁群望蜀之役窮西南之奇澧之役登泰山歷鄒嶧弭節京口陟三山觀廣陵濤苫臥黄蓬乃在垩室聲出五内猶中蓼莪其杖屨所至則靈藪神皐紛紛乎總總乎若動雷雨挾風雲而從之矣

川岳貢珍皆是物也玉叔故多父執居朝益廣交游淮海當六傳之衝尤盛賓客其嚴事則若瑯琊鄂渚苕霅豫章其石交則若雲杜番禺四明莆田西粤諸侯王則若隴西河内縫掖則若瀫水華亭山澤則謝茂秦沈嘉則俞仲蔚周公瑕俞公臨居淮尤善郭次甫蓋傾寫内者什七八取益無方玆更入蜀轉而之閩轍跡浸周游道浸廣人無所愛其情矣君御雅言男埜華追琢不啻發硎日有程月有攻歲有會其或有他而發日儗爲如將不終夫志至則氣從氣至則神王直將旦暮千古西犇崦嵫玉叔僅及中年則盤盂之日也卜之日力不亦綽綽乎哉過此與化俱成夸父曾不能以步立甫相越發禹穴而校之析若之光始升暘谷君御方駕可當羲和玉叔儻然憑熊軾歷三天子鄣吾黨當屬兩相君執牛耳矣

汪禹乂集序

有宋五大儒其三則新都之自出鄣人士壹禀於儒術安事聲詩　孝武以來北地以稱詩顯由是自邑起歙仲房以輕車軼之逹甫起海陽禹乂超乘而上卽自邑得師北地而鄉人藉藉仲房禹乂出於藍直以青賢逹甫不佞結髮而釋本業二三君子進之鴈

行於時太師釆詩郡中則二三君子爲政仲房幸而謂不佞司馬何可無詩不佞則以陳太師猶對士師一成而不可變不佞方坐肺石寧遽伏辜假我三十年而後剖心聽直未晚也先是里耳相屬業已播之郡中而禹乂陰納不佞之言從約浸解其後三十年所不佞一映無聞兩君子之集遞成懸書國門有日矣禹乂三執業而就不佞乃今願定吾詩要以平生之言不佞甚慙於禹乂元美以負俗多禹乂嘐嘐然少吾鄉其後語潘生新都有詩自司馬始不佞掩耳而走何敢與聞城陽仙也而詩紫陽儒也而詩何無

詩也藉令一當元美遠之必風雅必江潭必河梁必鄴下必李必杜必開元近之必濟南必北地而後稱良則自風雅以及開元大江以南堇堇耳元美堀起庶幾乎千古一人不佞一映之未遑其何以張吾郡要之有禹乂在足當前茅其於九歌二雅六義五音無所不闚其於屈宋蘇李章枚曹劉王謝盛唐諸家無所不入其於音節景響意象風神倡和轉移抑闔飛動無所不得其於樂府古風長句近體無所不工卒業縱觀亦既閎矣麗矣穠大矣渢渢矣泱泱矣然而不守一隅不由一徑或得之心或遇之目或觸之興或

動之情調調刁刁衆竅畢作猶之大塊噫氣吹萬不同斯固禹乂之優爲亦且千金享之矣舉世東鄉元美而獨不足於仲房斯則不佞不敢知其尚爲鄉人噶矢也異日者胥命漸江之上直將索其集而覩焉元美衡石古今獨目新都而屬不佞不佞非能詩也庶幾乎可與言詩也與哉

梅花閣集小序

公遠偶偶絶俗則負里市爲園園有樹梅崇五仞而美據岡之脊爲閣其南枝入垣而掠牖西華者什三偃蹇若垂天翼閣下一章華者什一矯翼而仰覷若鳳將雛東牖一當步櫚脩減于雛華者什九往予期公遠卽梅發則速客宿閣中公遠請脩成言兼速二仲會蘇君昭載酒過予里予強君昭與俱既又期潘景升方嗣宗兩生方急顯者卒不至予首登閣四顧而樂之冬日如春環豐樂水之陽皆可寓目下閣則踰垣而入爲西園面積水爲水月津梁緣隄而登彼岸一章横東廡爲玉蝶梅樸枝作兩三花英英如也栩栩如也由白蓮社而就館得絳梅一若江妃立水濱館臨水有臺二堵皆甃坏如望月二章對峙左紅右白皆出月中臺上一桂冬榮如良史作繪事近水

樓一章如東廡花浚煩公遠館客而飯中臺日三舍耳客告飽而徙倚臺上遠覜維舟在隄隄上士女踏歌入舟奏五湖之曲於是枋人揚楫且泳且歌日既崦嵫猶及辨色舞衣隱見若有若亡歌隨于喁若抗若墜舟汏曲梁入迴塘若遠若近迴翔曲折若鶩鴻若游龍予曰觀於臺游於洛孰賢二仲對曰游其蜎乎觀其蜺乎蜎則爲方内觀蜺則爲方外游也日入而夕舞燈熒熒出招提考鼓撞鐘則以供大士東岡招提鐘鼓如嚮者則以供文昌予曰閣夜寥寥孰爲太一乃相與更登閣晝所寓目者悉入亡何有之鄉

三華鼎足而立三隅若侍吾夕時月載魄乃自牖隶燭以代明標枝倒景負墻猶帶月也冷風不至燭光亘天優耦進而歌落梅無論比竹遞浮大白風凛凛其不可酉下而仰觀燭三跋而夜未艾烟霏霏如積氣殆探瀛海而出蓬萊乎曰噫嘻游乎其上觀乎其下孰賢二仲對曰上則房皇下則宮牆游者觀其深觀者游於其藩而已乎曰固也君子取適惟得當於吾心善游觀者無物非我無我非人無内外無高下皆適矣其斯爲采眞游其斯爲通物觀也夜分各就寢乎就枕上志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三

太函集卷之二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二首

騷選序

太函氏曰風雅變而爲騷江潭尚矣其徒二三速肖其下波流騷變而爲選郊蘇李而禘張衡柏梁梁父祧矣漢其室事也魏其堂事也晉猶在祚餘悉在祊故波流無騷非無騷也善哭者無情而不哀騷之優孟也繹祊無選非無選也雕幾工而太樸喪選之梧棬也以騷則逸爲政以選則統爲政又惡乎取之或

類有同方或體有各至藉令必要其極寧詎能舉一而廢百邪許由有言有族有祖聚族則由後率祖則由前比而合之選其族也騷其祖也由前則推而進爲六義爲四詩由後則放而文爲貞觀爲開元爲大曆二氏迄今誦之勿絶其斯一當衡石也與哉始予合騷選版之襄陽直將杓之百家之前而衍之三百篇之後歷二十年所版酉郡中乃今學士罝古昔若天池浸淫乎洞酌以爲爽予庚授之剞劂門人鄭生職之工告成生乃問序郡版故未有序道古者殆難爲言其能爲逸也者統也者不越乎一家之言其不

爲逸也者統也者庶幾乎先得我心矣

姜太史文集序

今少司寇姜公始舉於鄉不佞蓋從公後公入中秘尋以太史起家睨者陰排之遂補按察僉事出視蜀學稍遷河南參議進副使視學八閩既遷太僕少卿轉右通政有頃出爲南大司成其後睨者復中之乃免近起太常遷南少司寇而公集始布於新都蓋直指張使君屬祁門張令君授之梓人皆公閩蜀高弟集凡二十七卷蓋初藁一卷中秘藁一卷讀禮藁一卷史館藁三卷西川藁二卷周南藁二卷閩藁二卷

南雍藁二卷家居藁十一卷竢將來者續之梓成則今君將使君命序余惟　國初二三宿學並列著作之庭顧其體猶沿當時難與道古弘嘉之際作者烝烝秦齊代興壹禀左氏司馬由是穅粃有宋胡相因於陳陳毗陵晉江始亦操其末議中道改轅趣近毋勤遠略而亡功于是尸廬陵而祝南豐文在茲矣第奉歐曾者絀秦漢奉秦漢者絀歐曾雖不佞亦僅守一隅直爲滕腐二史左袒公守毗陵師說師古無若師心其言曰語有之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夫心爲實心學爲實學言爲實言用爲實用文斯其至惡用求工雖生有言道隱于小成言隱於浮華工無益矣先是公入蜀不佞守襄陽中野相與班荊日下舂而別公語不佞伯玉固多能哉語性命則性命語經濟則經濟語辭章則辭章辨矣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之所以爲大並舉不朽而參相立惟聖者能吾黨三而一有焉務求其至亦足以立詎必多學爲哉及入閩同官幸得相與朝夕睹公所論著處其實不處其華直將以大冶而鑄歐曾麈饗毗陵不視而速肖者也其後二十年所始得觀集之大成其間論道者什三經世者什七即屬辭況應非近斯二者不談要皆根

於實心典於實學含章時發則爲實言寧爲清廟明堂毋爲棘端獮葉何以故貴其實用故也夫文由心生心以神用以文役心則神牿以心役文則神行牿其心以役於文則棘端獮葉者之爲吾懼其無實用矣抑公之實用非直以其文嘗觀其在蜀在閩在成均功令不煩而多士顧化藉令究其所爲大用者又爲往而不宜如將以是集觀公猥云至矣非其至者也其緒餘也雖然此有由本也毗陵故爲華亭所推轂而分宜預有力焉及其善用分宜智矣圓矣公受毗陵家法固當刓方爲圓胡爲乎一失之分宜再失

之新鄭巧拙異矣惡在其青於藍竊惟圓而神天道也故不可窺直以方地道也故不習而無不利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詞文之至者其惟至靜而德方故謂毘陵得妙用則吾黨有得無心者不敢與知謂公得其實用則吾無閒矣

書經會解序

自吾道之南也則閩用經術先鳴我 二祖以文治興屏諸科而壹禀於經術於時布學官絜功令屏諸訓詁而壹禀於閩古之爲經者十有三義軒虞夏殷周迄於鄒魯釐而爲五綜而爲四閩自文公故其六

七三家者相率而故其二三言人人殊大氐皆閩產也乃今學士蒿矣率用鄒魯之言要以誦法鄒魯羽翼考亭則泉先正爲盛當世近取勦說經藝盛而經義衰由是而任口耳黜心思波流愈下從而詰其指要其孰能不暗猥云窮經無當於用因其所也夫經一也致用莫善於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於是乎載乃今儒臣日陳講幄 聖主終始典之則百世之善經也蔡氏受面命於文公從而爲之故歷十年而始卒業不亦斤斤乎哉顧自三墳亡八卦隱尚書、、出涵萬始而涌三光高者入鴻濛深者窮要

耼聱牙者詥口木舌者距心槩於諸經難爲故矣非故之難也疏通知遠之難也我 太祖不登蔡氏 成祖乃卒躋之寧肉而玉毋好而琘蔡氏則其珞珞者也昔之典書者閩爲政此有由本與巡察張公起家泉州蓋以尚書顯故嘗舉其家學而觀其會通刪述凡若干篇爲卷者六命曰會解首陳蔡傳撮其要而芟其繁折衷衆言出之自得因經以求其故因故以研其精近之然文公之所同然發蔡氏之所未發遠之揖讓乎九官之上周旋乎三代之英非直同聲而且同氣非直同氣而且同心千古與稽旦暮遇之

矣夫粵之鎛燕之函夫人能爲之至於工師其力千鹹而不獘其壽百年而不齲良之良者也必求其所以良工師且不能自喻何以故其攻也專其服也習其得之心而應之手也神他工豈其無良族矣往姜太史督閩學面不佞首稱泉州既試諸生則巡察公首舉其年甲子遂與計偕及吾兩人得謝而南公以御史出按部御史卽有周柱下史也寔主藏書監司周使君亦以書發家得公所著則以示六郡守相不佞故嘗以書授諸弟子乃從高大夫得觀部中竊旨其言察若離朱精若巧歷探若淵海辨若滝淄相應

若率然相先後若柷敔耤第令一屈首庶幾躋古昔
覲先王何鑿鑿也公在御史嘗上書諫佚遊　上納
之趣旋駕其在行部夷淵藪以弭流言卽窮而無告
欲盡其辭皆得專達有所擿發罪止渠魁凡諸張弛
緩急無一不軌於正經此以粵鑄倍入燕由先登致
用莫利於此矣由是而班六官踐三事爲師師爲斷
斷寧詎非書敘乎漢鼂錯黃霸並以治書聞及其持
國秉爵通侯勳業爛然爭烈責之以疏通知遠圖惟
厥終則皆未遑此其凡也故明經莫如宋宋莫如閩
乃今則推轂泉州公由此起其斯爲大用也與哉昔

人有言建首善自京師始　上命巡察以南國固當
高大夫迹不佞之言將以告都人士遂列諸首簡海
陽丁令梓而布之

沈純父行戍稿序

沈純父官尚書郎以直言戍神電先是寇入神電創
者未夷則置純父行間益嚴譴也純父故爲番禺令
神電密邇番禺故諸生負笈從之游講業如故或謂
君侯以卓異表　當宁卒不拜臺省郎故執政喪父
而不喪有言責者迄無卽主君侯攘袂而起舍三尺
而代之何居純父謝曰比黨者遂其姦怙終者義其
罪恣睢洪忍舉國若狂如必當言責而後言殆將絕
天之經裂人之紀吾黨之罪也　上薄臣罰則以尺
籍當丹書今茲猶得與諸君子游是天幸逐臣而紓
之罪呂也純父享兕鑿若文晃在行伍若將終身居
七年江陵敗悉赦諸言事者還田里復其官純父歸
寧諸賓客故人郊勞握手相語始江陵以人勝純父
純父卒以天勝江陵昔也然乎今則喜矣純父拊身
而對曰走爲臣子無狀上逢　主怒下遺親憂顧猶
得逭鈇鉞之誅臣何敢怨乃今幸得及于寬政親心
以寧寔惟　宗廟社稷之靈又何敢喜有頃純父進

光祿少卿余入吳純父逆余就李郤長孺挾筴王川
出純父詩觀余且曰純父急公亦猶公之急純父也
純父故有入粵稿吳明卿序之被徵稿徐子與序之
是稿得之海南公序矣余避席曰是役也異乎兩行
子之撰余則安能夫乾以直而生坤以直而利枉之
生也是謂非夫顧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龍逢以來
未之改也彼事君人者不妾婦則皇尸一以比[illegible]一
以緘默品俱下矣外直者獨抗高論一鳴驚人藉第
今爲名高則猶有所主要以與古爲徒其未也內直
者惟狥國爲矯矯亦惟狥義爲皇皇儼然成心未忘

直而自有要以與天爲徒猶未也乾動直而悔在亢坤主直而章在含楚之離騷是爲詞賦之祖則其骨鯁千古一人其間感憤不平不無少望借曰怨而不怒吾知其爲亢不爲含直道事人焉往不黜聖之和也純父行吟海畔慼於靈均夷考其詞夫復何怨正直壹歸於忠厚有而不居品之上也余聞純父始通籍以請告歸比還選格當領縣會新鄭公攝太宰目偉純父將德之介張卿與之言吾安能弃偉丈夫出居縣第姑入郎署尋以臺諫遷焉他日申嚮者言面語純父純父磬折而退曰思孝格當得縣何敢藉寵

靈而躐格乎願受一縣務犖犖得境内和直以此答知遇耳比至縣所部自開府以下令有扞格輒力持其不然至其特立敢言則古之遺直不啻也及余始與純父遇望之儼然温不勝栗進而即之則郲然其無垠也淵然其無量也栗不勝温與之言則栗而寬温而直時而侃侃時而誾誾其殆含而不亢者邪庶幾乎參和矣純父於粵善黎惟敬歐楨伯若明卿於燕善王敬美若子與媚于詩敘則其緒餘其發言也本之温厚和平蓋深於詩者也可邇可遠可怨可羣純父將以是爲敎父

潘象安詩序

自唐失律而詩亡歷五百年而始振　國初猶昧旦也具曰入室主奥之謂何什一由庭什九由徑即擇地而履其孰能不煩海内自李獻吉出而後風雅可興新都自程自邑受獻吉詩而後徽音可嗣自邑釋七策而操六義此難與宿學並驅要以不徑而庭步不愆矣其後王仲房由諸生起力求多於杜陵彼直以獻吉爲杜陵優彼直以自邑爲獻吉吠也江處士爲之衡石亦既尸自邑而蜺仲房方中丞有味乎其言蓋一倡而三歎矣仲房尸祀王孟皆嶽百家三人

者枹鼓同聲莫不嚮應潘象安由王孟進得此而達可知象安年十三而稱詩故其才雋既薄諸生屛經藝故其用力益專三人者交譽象安名隱隱起會淮南李公執政開東閣以延象安始聞象安詩業已傾耳既習象安質行灑然傾心下之遂徧贊之公卿大夫象安天下士也諸公卿大夫咸造相舍就見象安則以其人溫厚爾雅如其詩君子也寧執一經以待舉無寧以堅白終督學使者檄内史部中辟象安屬州博士象安慼然疾首視側注若兜鍪安得赤帝子溺儒冠吾首適矣久之卒疏博士業稱詩加初初象

安容相門歷有年所非賓至不輟業即一至非古昔
不談由是質舊聞程軌物操獨見任折衷古體則取
材於昭明長句則希唐調近體則杜陵爲政王孟參
之大都以風骨殊非直取節而已古者詩在閭巷當
世率以反舌而詆布衣如得象安一鳴則希有鳥也
吾郡以布衣著者三得象安而四當世以布衣雄者
二得象安而三彼自邑能得師獻吉而不能盡其才
仲房能負俗而抗杜陵而不能竟其力之所至處士
能辨象安於賜谷而不能自必於虞淵象安之負培
風後發先至有餘力矣且也西秦東齊百二更霸太

初操秦聲而擊缶亦其偏長顧其人足爲名高即假
蹇亡論已茂秦之歌齊右壹禀於高唐不譽者有[illegible]
言其人非矣不佞將爲布衣建鳴鼓則衷象安詩若
于卷成一家言夫以言舉人則其言重以人廢言則
其人輕要之是集之所取重者則其言也象安之所
取重者則其人也人與言交相重矣故其人不朽而
言傳方中丞嘗評王孟詩一如雪山佛子一如石室
道人信矣顧輞川以嫖自媒襄陽以荏自廢鈞之人
喪言矣高潔者固如是邪象安徐徐于于宿直廬如
臥草莽高門下士必三招而後行君之謂質有其文
知人則知言矣

少室山房續稿序

元瑞籍詩三百篇則元美序矣概以當世二三作者
瑜不掩瑕由前則推于鱗由後則推元瑞申之耳目
無兩更以代與元美自信平生之言於人無譽及其
脩元瑞也務入沉深出自然期於質有其文追風雅
而薄漢魏元瑞唯唯遂輟經藝罷計偕時而臥遊讀
百家獵千古稱詩視故策等抵孤序之初學士盟蔡
丘而主于鱗即元美爭自下孤獨高于鱗而大元美
心竊竊未敢言于鱗集既行元美屬孤爲之序孤時

跌論空卒謝未逞頃之弇州四部稿成孤始吐私臆
不敢終隱元瑞起履而從歷下放於瑯琊卒尸元美
而祝之以于鱗配且言大成之尊柱下亦猶元美之
右于鱗瀛海稽天吞岱宗者不啻三五不茹而吐其
斯爲有容夫以於越少年直將排泰山蹦梁父何嘐
嘐也齊吳更霸魯幸與盟元瑞業已求多於一匡魯
於何有且也元美藉藉元瑞孤無庸贊一辭其進元
瑞者兩端其言具在元瑞挾筴固請善言必三竊惟
言志爲詩言心聲也吾道卓爾惟潛心者得之元瑞
直以稽古而廢明經尸居而絕戶屨坐忘而冥合官

止而神行其心潛矣潛則沈深自然之所繇出也元瑞益矣其日刓鋒藏巧露其質木此於元瑞何難掞之天時必時至而後可蓋天有至敎各以時行不春不華不秋不實時有必至天且不違元瑞畜歲之業則春也吾見其鉅麗吾見其日新及其壯也春而夏矣吾見其蕃滋吾見其峻茂過此以往於時而秋秋實告成堅矣碩矣敀柯易葉無用芬華歲功畢矣藉令如馳且盡惡可凌節乎哉元瑞待之無所容爾力矣

黄全之小集引

往余有事關游從逢掖而得黄生莆城破生亡其家戚少保辟生領記室少保　召入彊生與俱生謝曰頃奉夫子命曳長裾客轅門則父母之國以也大將軍北矣僕不能從及余奉　特遣行邊生謁余塞上余將薦生敎授武學生力辭始夫子命天全罷博士家言專力脩古以希不朽乃今犬馬之齒及矣安能畢乘噲昔而事陰符既歸莆則從二三耆舊相倡和集者多故軒冕生布衣韋帶儼然以齒先之於時競近體務纖趣以媚當時生獨攻古五言一倡三歎其有不合則仰天而呼嗚嗚鄉人或以爲狂或以爲詩久之或以爲眞而率或以爲諒直而近士風居數年同社亡者過半矣余既家食生自莆三入新都其後至則余及耆奉黄石履爲余壽將別挾筴進曰天全周甲子者踰七年歸且從此老矣中年將賈餘勇庶幾與中駟並驅日月坐馳託於白首惟茲劍首一吷誠自知不比於音願乞一言杓之下里夫詩樂之始也余嘗審樂以觀詩爲燕也石爲巴也瑟爲牙也琴直以一音取重卒之舞百獸和神人出流魚仰秣馬莫不入神藉第今廣樂畢陳不加於此矣故蘇李之五言張衡之七言終不以少而貶美如其不可與道

古雖多何爲少保以下士聞多慕羶者全之中道而謝少保不亦嶄然乎哉武學視博士爲賢再命足當十萬戶全之躧而脫之也庶幾彭澤之徒與由躬行以概其稱詩可與道古者也全之有子丞贛愉亦出余門下得余言而溢喜遂梓全之詩於邑中

詩紀序

北海馮汝言既輯歷代詩紀版之關中坐踔遠而購之難且病校者疏而梓者拙也吳琯自新都起拓什二以張東泰身帥吳兪策歙謝陛江都陸弼分校之名吳工敦剞劂既告成事莫不精良則王元美序之

矣顧貞觀而下未及也誓將求全屬黄河水首事而溘亡僅得十有四卷珂手自爲集屬二三子校刻如初論其世以爲差悉如高棅所品初則正始盛則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爲中接武以下爲晚於時李本寧方子及爲之序是則唐詩紀云二者將訖工乃質成於不佞不佞故溺脩古雅言稱詩與屬辭通大宰祖三百篇宗楚騷漢魏而祧六代即盛唐具在祊繹與主杜陵顧惟道古爲洋洋不樂近體持論歷十年所居之不疑諒直者不然其言諤諤而脩不佞四序推斥天道則然夏則副瓜冬則椒酒寒則狐白當暑則

絺夫夫恃瓜葛而將輟寒時宜何有不佞始改慮而求唐體止於大曆以前乃知獮韋不能不波寧詎能舉一而廢百既卒業詩紀夫然後睹詩之全吳生輸獨力而舉贏其有功於詩教何可勝紀夫天建北辰以爲極三垣列宿經之七政緯之觀象明時於是乎在而恒星萬二千五百可仰而闚不則含與不名而宣夜有遺視矣堪輿氏司地習形家言極其致則方里可布闕庭而堂坊直一抔土耳然必相方隅察源委明鄉背審剛柔周覽窮探而後可從圭測不則舉一毛而失馬體將獻笑於大方故大海稽天三山始壯周廬環列黄屋如尊何以故得全故也要自九歌二雅延及齊梁惡可同器自開元迄于季世惡可同牢彼其耳食而務屬厭焉知正味藉令入大官而爲之宰吾其從割亨者品嘗之六藝若在尸饔日用不廢楚騷則朝踐漢魏則常珍齊梁其餘閣與吾將虛口矣初唐則醴醆盛唐則粢醍中則酏晚則昔方丈不取盈於一臠九儐不取足於特豚皆是物也是紀也代必盡人人必盡業殆將窮宇宙歷歲時周視尚方惟口所適具矣備矣全體賅矣宋無詩無取也詩之善物庶無遺力矣乎雖然羣飲江河不過充腹雖

有敏若晰能吞雲夢而引明河挹彼注茲由博反約深於詩者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猥云刪後無詩則是歷年三千天無章而地無紀矣不佞衰矣寧復能從小子學詩願及崦嵫末光操詩紀以從事擇其可爲典要者表而出之孰近於風則曰緒風孰近於雅則曰緒雅孰近於頌則曰緒頌如其無當六義而美愛可傳者亦所不廢則曰緒餘降及輓近二代不可謂虛無人當世斌斌八音萬舞具矣假之朞月庶幾成一家言要之啓疆略地吳生任其勞據上腴而食其毛不佞蓋享其佚矣諺曰跳則鹿舄則肉吾將負

吳生哉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輯弘明集十四卷葢由東漢以迄當時凡諸論著足以弘道明教羽翼法門者悉入焉總之則閎儒什七開士什三斌斌具在唐釋道宣廣之爲三十卷葢由鄭圃以迄當時凡諸論著有當於弘明者裒而什之區別爲類始則歸正終則統歸儒釋程能亦如嚮者二集並入大藏如海一漚康虞抔而出之易梵筴爲儒筴庶幾乎薄海內外亡不流通亦普門瀼也大道函三爲一中古裂一爲三同出殊塗務伐

異而守勝甚者互相排擊不啻華戎鶴惟大同以及小康均之無爲而治老氏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操戶說爲哉周公仲尼惟制作刪述爲汲汲儒者迄今爲政顧乃尊龍德而薄猶龍爰及漢明釋教始入中國西極之化未之前聞重以言語不通謠俗不易萃吠所怪鮮不狺狺久之則譯其言其言可繹格其俗其俗可因於時學士大夫比丘弟子翕然倡和有若于喁彼或薄以先聲亦且建鳴鼓當之矣及夫初祖既東言筌畢廢六祖南矣登最上乘故其教入梁滋昌蹐唐滋大梁則僧祐唐則道宣雲作風行會逢其適

是二集之所由輯也其後昌黎直諫方之禹功宋儒擯斥異端傳諸戎首猥云以道自任耳視者愈益耽耽彼日而升此月而恒戚虧不相及矣我　二祖在宥而理參兩成能六籍三乘相爲經緯真儒堀起起屢不二之門宗廟百官惟所寓目猝然而辟闍者直以爲吾廬此滅號之圖第保聲名無缺耳有唐祖玄元而稱帝其教益張釋氏紛紛執言嚴於詬厲然則後世之絀釋氏豈惟儒者褊心乎慨自白馬入都始或以侏偽逆耳譯者以意逆志未必皆得其心彼亹不聽難以求備二集所載則皆斐然成章論其世而

稽其八其較著者可僂指也儒則漢桓譚牟融晉孫綽桓溫郗超習鑿齒宋宗炳何承天顏延之謝靈運羅含孫盛齊明僧紹張融周顒孔稚圭北魏魏收北齊盧思道顏之推梁蕭統劉勰沈約江淹江總王僧孺徐陵隋李德林薛道衡唐褚亮裴子野釋則晉慧遠支遁梁法雲隋智者唐玄奘是皆深沉博雅精義弘詞披瑕握瑜亦有足術昭明文選簡擿之外無稱焉誠懼一傳衆咻莫爲適主寧爲絕物無寧自絕於儒要以嬰兒未孩其嗔如一傳楚則楚傳齊則齊作者竝立莊嶽之間壹亶於正彼其習心不察猶然以

爲鴂舌也者而非之詩矣且也冀州之墅三聖出焉大江以南率隷蠻服槪諸古昔大有徑庭乃今吳越江海之陬遞以人文甲天下太行迤北僅當一隅藉令尊古而卑今是秦亡復陶而吳廢縞帶詩之詩者也二釋所輯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爲之臚傳將令咻者批頰退矣夫道家率由上古於時爲春於樂爲貫稃於文爲鳥跡彼一時也儒者自中古起家於時爲夏於樂爲韶舞於文爲鍾王此一時也釋氏先發後至於時爲秋之成於樂爲鈞天於文爲籀又一時也康虞之爲是舉也殆將通百世秩三時律八風銘

九鼎異非岐異同非雷同昭然發墻面之蒙解兩家之難卽有喙三尺寧詎能黜鄒魯而夷之邪雖然少林曹溪默存而已弘無所弘斯至道也明無所明斯至教也二釋同時而出寧復背馳射者取節騶虞此直爲之嚆矢由斯決拾而進不失嚮方康虞得師達觀抑或可與語此是集固將流通無間惡用不佞之言

二經注序

默然無言廓然無聖尚安事經儒家以故而故六經于今爲蔓佛經以華譯梵將無燕郢乎哉學無得而求之經經無得而求之故彼亦一文殊也此亦一文殊也猶之擢髮而櫛一握謂何金剛經心經並載般若具法眼者表而出之卽言非言卽聖非聖夫是之謂不二法夫是之謂最上乘故者無慮數十百家其蔓滋甚居士之爲是故也將芟刈而一洗之折衷衆言獨觀昭曠不任耳不劌心離無所離著無所著故之善經也嘗遵南海一息寓是筴於太函宰官太一子旨其言亟屬梓人播諸東土吾儒直以六經爲注脚釋亦宜然彼其求之經者非求之故者益非居士以非去非將安取是吾儕有當其要恥爲之張皇非

之非者也雖然土苴糠秕至道無擇非因於是是緣於非吾之所謂非者庸詎知其眞非耶庸詎知其非非耶吾將以是而問諸觀自在吾將以是而問諸須菩提吾將以是而問諸佛

止止堂集序

司馬將將而辨官材材則人人殊矣余獨持論當世不患無全材而患無眞材文武具足之謂全討平戰克則其眞也概諸華實之辨與其全也寧眞眞者未必全猶足賴也猥云得全而失眞矣奚賴邪余則以余未始有知虛巳而稽於衆其一將浙將閩島夷辟

易而名之曰虎其三將百粤將三吳將淮海所部推轂而名之曰儒眞者一而全者三材何可勝用也余故耽耽而視其殆不然夫以封京觀斥邊庭矯矯虎臣少保是已彼三良者胡然而儒夫巳氏嚄唶高譚大而無當夫夫舉肥者二直將登之結繩之前以是命儒徂而儒冠者也少保由諸生起當戶褎然以經術鳴禮樂詩書故所服習時而緩帶㪺拏挾策操觚三命尊征師中蓄草盈篋余間得其什一約言如鏃脩言如矛雅言少保炳炳虎文眞儒者事彼哉貍德儒然乎哉顧交譽者不名儒直以武功拚耳猶之海

岱爲政孟諸梁父無稱拚之也少保既釋戎事束書而秪太函蓋悉索舊賦以授梓人有成籍矣余卒業而太息竊多少保之材之全則其武功吾見其閑節制中機宜猶之乎左氏之謹嚴文足經也則其文事吾見其清明在中志氣溢發獨觀昭曠寘合章程猶之乎衞尉不分部而翔驃姚不緣法而勝趨忽滅沒不失馳驅武足緯也其始計也吾任吾眞而已非直爲名高也者而求全持之久則眞者純出之純則全者美矣得將如此惡在其不儒諸儒居幕下者若而人脣濟良士浸假而授之簡或不能贊一辭降材非殊其由中者異也古昔以全材著者宜莫如三代之英禹之謨伊之訓周之易魯之春秋作者五人皆吾所誦法其後則出師二表洋洋乎有莘氏之風蓋壹禀之鞠躬盡瘁之心成敗勿恤即孫武穰苴之所論著曷以尚茲是謂才全三代以下一人耳竊惟兩國師武臣力豈不桓桓脫令少保當之亦皆勍敵於時魏受巾幗吳受盟言凡諸帷幄之臣熊羆之士爭避三舍武矦尚矣宜得擅埸卒之鼎足三分而顛趾則自漢始少保南平閩粤北詘匈奴制勝萬全所向無敵畏之如虎先後一揆要之武矦不以偏安而貶全

材少保亦不以脩公取大本之匪躬蹇蹇皆所謂不二心之臣少保能自得師則丈人之長子也儒者之言不朽其次立功立言彼胄儒名惡睹功見言信少保兼此而足術斯其不朽也與哉少保引身謝曰繼光服三尺以勤四方誠不勝狗馬病司馬括我以不二鵠我以全眞繼光不材敬奉嘉矢以往

玉峴集序

蓋自　上親萬幾給事中恒叔以言取重其負直若楛矢其持重若省括而釋中黄中窾若奏桑林而解大軱其用壯若命脩蛇之神进太行而徙王屋既而

得請歸臥玉峴之陽官守捐矣言責釋矣庶及閒暇周旋著作之庭直將成一家言以參不朽越在草土始廢脩辭乃今既祥玉峴爲政其所就業益斌斌矣先是恒叔令朗陵有朗陵集入燕市有燕市集弇州而下莫不歌之誦之膾炙之嚆矢之至是則由往者以迄今茲合而成籍命曰玉峴則壼丘艮壘也與哉恒叔辱在新都余受而卒業故嘗以謣謣多恒叔乃今幸得而睹其全蓋時而鳳鳴則非簫韶不儀非岐山不至時而龍德則蟄九淵而翔九天當其特立敢言三事歛袵彌縫主闕繩墨官邪矯矯乎骨鯁之臣

矣其始受民社日治程書不遑退食自公授簡四座抑或税冠解佩散髮扁舟直以令舍爲梁園以洿池爲濠濮比及三歲業已質成因而憑軾中原睥睨二室登高弔古僊僊乎天游比入掖垣休沐都市悲歌慷慨左荆卿而右漸離至其賦易水以壯逐臣庶幾乎可以羣可以怨矣一旦告歸子舍睨千古而眄八荒顧獨睢盱自如淵潛而不可攖緒餘所出僅僅若干言雲則垂天雨則穰歲雖有斂者莫測其所嚮方此其六月息也夫趾者麟羽者鳳兩者皆希有也顧靈而不神要以詘則尺蠖信則亘天其斯以爲神龍其斯王四靈而爲之首也恒叔退然自下屬余從弇州而定其文余聞才勝者用才法勝者尚法或以才掩法或以法掩才才羸而法詘則不羈才詘而法羸則不振不振則綮靡靡耳不羈者猶或可以範馳驅此長短大小之辨也恒叔以彼其才其才不可勝用求之於法母爲是拘拘也其變不可勝窮才之所至法亦至焉則其能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西極至人亦嘗面授之矣有辨才即非辨才是名辨才有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異日而登彼岸其斯爲龍樹矣乎

太函集卷之二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五首

大藏經序

不佞故不佞佛守儒家言其書五車其所誦法壹稟於六籍丁年始親內典若河伯之涉大方四望汪洋莫窺彼岸既而探西來意跂最上乘乃知教外別傳不立言語文字本然具足非即非非掮耳目黜聰明猥以無得爲得矣傾喪家窮子迄今猶復故吾一衲不存珠將焉索要之利鈍異器頓漸殊塗如皆上根

無庸大藏則如來出世者何事度世者何因說法何用四十九年集經何用五千四十八卷是則佛也非旛經也如學人何故太上無言無不言如來無法無非法無以覩其妙則默存有以覩其竅則言顯一真四諦將無同乎吾開密藏開公通佛心具法眼逝將闡揚三藏利濟衆生則以經度　尚方儼若中秘刀布不易購舟車不易通僻壤遐陬千歲不覩彼倀倀乎不知嚮往夫非河沙衆邪乃今校舊梓以求精良易方策以從簡便計期餘什數禩計費約三萬緡務在流通庶無擁閼于時質之吾友陸尚書馮太史唯然力贊之王長公能自得師相與印可二三君子爲之嚆矢言人人殊尚書則曰不耤緣因則不明正因不明正因則不得了因言悟入也太史則曰或以尊重爲佛事我以流通爲佛事言權宜也王長公則曰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言周徧也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有味乎三君子之言由是發菩提心施菩提力滿菩提願凡諸罪福惡足以溷高譚竊惟不佞凡夫自矜狂慧今茲之藥得大醫王顧夲父窮追曾無及于佛日我躬不閱遑恤未來鮮克舉之愛莫助之吾甚懟于開士維茲首

事願與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矢言者三一曰續二曰契三曰忘經成矣非窮年不能賭其全如積而藏之奚益第齋心誦說如開師子吼振給孤園是爲旃檀林薌澤攬矣則深心也繙而不契口則是而心則非要必得之口而印之心混融塵刹夂之徧踊徧擊觸處洞然是爲海潮音鏡智圓矣則妙明心也契而不忘殆將守筌蹄而亡魚兔必也默成而信歸之坐忘無實無權無顯無密是爲虛空藏諸有空矣則無所住心也斯意也吾師師師說之詳矣不佞何說哉

丹鉛總錄序

昔左史倚相重楚公孫僑重鄭李子札重吳何所重之重多聞也孔子信而好古大哉博乎顏孟具得其宗要皆由博而約後之曲士不務畜德而務矜能聞雖多猶耳食也且也由秦以前塵存燬燼由漢以後糅以穅粃迨宋則苑積絲棼支離滋甚藉令日與耳孅不可入于靈臺　明初溺于舊聞莘莘涉獵丘文莊亦以多勝首事補遺須之學官世儒以爲口實概諸作述大有徑庭其後蜀楊用脩楚何子元越豐存禮比肩而起鼎立三分絜其短長厥有雄距楚嫺于史越嫺于經博矣顧鈞深者祭不及吊詭者藉無稽

方駕瑯山敍筆相及抑末也用脩相門冑子首舉公車　太上右文賓適逆世　名入文淵閣令發中秘書徧讀之固當百倍下帷庶幾早服重積及抗直言忤　上搯編伍終身卽楚越以忠孝聞將避三舍丹鉛總錄則其博古之緒餘幽討冥搜不遺餘力直將探蝌蚪譯侏㑩凡諸柱下所未藏象罔所未獲微言奇字莫不表而出之總之無慮數千萬言分類二十有六分卷二十有七則自金齒梓行矣于山北面金齒無繇執鞭得其遺書授之剞劂旣卒業將決筴於謝生數仍高門誰爲懸簿生言作者惟左右司馬具在少毋之邦弇州挾二酉覆五車於書無所不讀其閎廓足當金齒其才軼而過之太函持論與濟南同非先秦兩漢不讀旣與夫夫異矣必有正言且公家子雲無用旁求爲也不佞聞而避席里婦何足以理丹鉛兩君子同歸而殊塗其言各有合也弇州之稱物也博其博物也精說部衡石丹鉛足爲國色增重濟南觶然者也嘐嘐脩古自鳴彼已剿說游談曾未得其一眄客自滇至因問金齒起居客曰楊用脩繡口錦心孰如陳公甫光風霽月濟南目攝客遂拂衣行此其左袒用脩登儒林而上之矣不佞斗筲器也

卽擔石莫能容方之吠月疑冰則閡于地篤于時者也幸而波流首善世際文明天運地宜兼得之矣竊以三垣列宿足以經天五岳四瀆足以紀地淩假舉一廢百其如管窺蠡測何顧必鏡兩儀囊萬有羲和畢御神禹周行保章殫精章亥窮步夫然後懸者著者流者峙者高者明者峻者深者重黎可爲役宇宙在吾心矣矧含譽之爲星也昆侖之爲山也沃焦之爲澤也是非有目者所習覩有趾者所習登有力者所習涉也將惡乎知哉善乎莊生之言曰足之于地也踐雖踐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人之于知也少雖

少必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夫以不知爲知猶之乎以無用爲用也聞道不能以百不佞主臣弇州則大方家幸從而正之耳謝生又言文莊卽世其後百年而北地興三戸迭爲名高瞠乎其後用脩人傑也胡然衆雌無雄嗟乎若毋求多於用脩用脩蓋有足多者矣禮耕學耨仁聚樂安穫而食食而肥優而柔之使自化之此上農事也次則深耕易耨不失爲良農借曰犨不必工容不必治安事丹鉛斯其鹵莽滅裂者之爲則惰農也由良可以幾化與其惰也寧良用脩良矣

大司馬王公督撫奏議序

上方制命匈奴莫不臣妾顧猶倚辦大司馬周視督府不啻眈眈始春陵王公開府薊門旣進中丞移上谷其後起薊門進督撫則巴蜀蹇公代薊門旣由督府入本兵則邯鄲張公代督府兩公悉遵約束儼若蕭曹僉謂元老壯猷其在封事者較著乃籍薊門十二卷上谷四卷督府十卷梓之爲後事師發使函中屬不佞序矣不佞昔貳邦政奉使師中業已注目卜公旦暮且及三命今玆之役卽衰甚將安辭竊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有虞氏始於時庶官無曠要在詢事攷言如其言無當於事功聖人不貴言矣後世有爲之主惟求言爲孳孳凡諸骨鯁之臣率以言取重第爲直言易爲讜言難爲危言易爲法言難因言而省事功此其辨也有犯無隱之謂直匡治世而脩明主之謂危是在言責因事納忠之謂讜言必有中之謂法其惟老成人乎漢臣善論時事者首賈生善論兵事者首晁錯賈輕而燥晁刻而深律之引重持平去老成人千里矣夫老成人則卿材也投艱荷鉅不謂不難乃若封疆之臣制在閫外機乘一瞬計出萬全專命則無成待命則無及或撓中制或奪衆咻

借曰能言難爲言矣　成祖隆上都以扼北虜據要害分戍之東則薊門西則上谷三關四鎮具在肩脊肘腋間自昔虜伺郊關　宸居側目謀臣策士發言盈庭迄今恫喝譸張動則掣肘公嘗以其私語不佞此中不患責成而患牽制不難於制馭而難於調停以此思難難可知矣夫燕主堅守代主柔來一捍神京一縻勁虜皆便計也主柔來將收五利而必無患主堅守將奮一逞而必有功魏絳修和李牧收保各以其地用職耳專征之任往往就近屢遷蓋其事習其地宜故其功倍公昔薊門之役則治兵使者以

爲階居三年既習既宜既倍矣及其徙上谷也寧薄
薊門　當宁簡在通材以全取勝柔來得矣將無怠
而弛乎爲之張而相之必以公往務令左提右挈使
之兼所習兼所宜以收百倍之功由是拾級而登且
爲督府地爲圻父地直跬步耳公被　三命覲矢石
保金湯時而羽書交馳不遑寢食甚則投戈載筆投
筆擐戈日上數千百言有如造膝總之薊門之疏九
十上谷四十有四督府七十有二大都陳方略策便
宜察堅瑕程殿最議徵發定章程疏入而　端拱都
俞百司響應此遵何術抑果無難乎哉竊嘗計之公

獨賢者四吾聞其語因得親見其人語曰言心聲也
心目無垠而入無間致廣大難矣而盡精微爲尤難
故必有事君之小心而後有經世之大業翼翼貽事
擬之後言細者析秋毫遠者見萬里此公之能事生
於心者也又曰氣猶水也言浮物也其氣壯故其言
中倫較若借箸九重捷若轉九千仞言出而利博夫
非氣之充乎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世之言事者
以質不以文譬則木輅而郊毋飾輪轅爲也公自結
髮通籍討三墳而獵百家驗歷四方通達國體循然
屬厭載籍博極古今時而上言省括而釋疏而達曲

而暢深切而著明斌斌然質有其文此由博學來者
也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功
見言信壹以退讓居成功不矜不伐而莫與爭惟帝
臣事是謂大器則其降材殊哉夫心爲中權氣爲營
魄文學居右器識居先操四者而後知言衡石在是
矣其斯爲老成人其斯爲讜爲法其斯爲社稷之衛
其斯爲金石之言豈惟所部賴之乎經世乎何有昔
不佞視師諸疏公嘗梓之行部中本之心則莽洵之
氣則餒重以不學無術小器易盈以筵視楹小大殊
矣自不佞家食邊事不敢與知比聞近多紛更其利

不百幸公復入中樞舊章老氏能弊不新成後其身
而身先矣爾公之守畫一其率用此與

吹劒集序

當　世宗嚮文學諸郎則鶉鳩氏先鳴往不佞旅雖
鳩幸得同舍郎盧希稷猥以管闚古昔非先秦西漢
以上不稱希稷博學多聞自有書契以來手批幾盡
不佞以其私自語吾其猶鷇之音乎彼其雖然而中
六律戛然而振九皐毋輕一吷以暴吾短凡諸論著
第出而私討論離合短長相視莫逆時南北交警喜
事者競譚兵盛氣敢言幸得一當戎首聞者以爲銳

目擕而力贊之及其成功羣起而議其後不佞陰誓希稷吾儕固非偕箸材第絶口勿談毋自及也會遷右司馬平淮寇部尚書疏不佞從征希稷一笑絶纓公討得矣吾曹職在軍旅而公諱言之今且行其誰曰無及及不佞受事閩海親枹鼓者五年味希稷嚮者言乃知所習非所用久之習而底績失得參焉希稷量移江西遞護軍治疆事其料敵制勝即宿將無能贊一籌所至成功百不失一屬分宜在事僅遷秩入滇滇師故無良諸夷紛紛竊發滇部方急希稷悉舉境內委之滇事平僅長黔臬會間入希稷行不佞

業已遷閩歷郎楚而貳邦政 今上即位奉 簡命行邊甫閱三時斑白過半先後人言三至輒請告歸反思不佞嚮者言不幸中矣鳲鳩氏二三君子魁然擅場其用職也輕則其用志也壹其用志也壹則其用力也全丈人之承蜩其志壹也鷙鳥獸之搏鼠其力全也吾兩人者戮力戎事無慮二十年藉令以佔畢易折衝寧詎無獲乃今奉干戈則勞而蒙詬奉鉛槧則曠而失時胥後矣爰自家食奄忽一終不佞直以毀瘠居廬畢發舊物借曰自強者勝天寔限之希稷税駕海濱其神愈王手纂故業凡五十卷有奇屬叔子與計偕紹介而致不佞受而卒業益甚慙于成言昔在舍中相與持論希稷尚才不佞尚法合之則以才用法抑或以法用才善之善者也始希稷以文講武既則以武修文若在師中足當長子不斬法而法不斬才而才語才則為韓淮陰語法則為霍去病能事具矣如不佞者直將司一局受一成非楚子玉則趙成安益其曲也雅聞大武駟伐夾振乃行驅殿胳胠左提右挈武之善物文亦宜然不佞狎游東南猶幸與二三作者接壘相望即不能執耳壇坫庶幾竊邇齊盟偷而自渝伊誰之咎希稷索居久矣寧詎能

近取善而相摩大也特立獨行踶然空谷老而益壯其益無方尚父鷹揚寧有出此顧猶取譬于劒首又孰為吹角者哉

翏翏集序

大方家有言當世之詩盛矣顧上不在臺閣下不在山林不佞既然且疑嘗測其涘上焉者務經世安事雕蟲較若懸衡輕重辨矣藉令身隱而下居業不遷極遠窮高幸有餘力是宜為國工而歸皆窳何居夫詩首國風亦猶之乎天風也風之起也為泠風其積之厚也為培風摶扶搖羊角而上為剛風三者皆雄

風也不恒爲厲不重積爲飄不戢爲融風之𢙣也是謂雌風衆雌無雄身與名胥下矣又其下則風波之民也寧詎託山林爲名高俞山人籍吳江徙陽羨故名策字公臨庚名安期字羡長疇昔見客挾策陳詩不佞以爲媢則猶折節請益于時發以楚漢鶍以杜陵諗以潛心脩以特操山人諾諾如嚮歸而請事吾言其曹耳食山人屬厭故業奄忽口爽嘖有後言鼎實必薦新無寧陳餘閣以當辯味杜陵旨矣乃令人人誦法之數薦不鮮其何以悅厭常者之口山人則以澤畔河梁而下至今誦之不衰知常曰明何可厭

也即詩三百居六籍先用之邦國鄉人千古無射如將以厭常廢業又奚取于知新今之尸祝杜陵徒得其容觀耳直以雄渾若海岱壯嚴若未央桓桓若二驅膴膴若千籍沉著若鍼砭精練若刀圭是則夫人亟稱之矣乃若大言泱泱小言淅淅微言中窾放言中權玄言無名而名巵言無味而味蓋心力有所不用神解有所不煩來莫測其所由來止莫窮其所自止夫非黜聰反聽惡乎知之不佞概聞其言逴然若振空谷山人既輯詩紀由陶唐以迄盛唐寓目百家周歷唐室衍爲各體亦猶吹萬而咸悅之僅屬和者若而人彊立自若先是涉丹陽藏都市入楚蜀赴豫章悉發篋中區別爲集歷十年所復入新都不佞授館魁父之丘就而卒業獵纓而起是足爲寓內雄柔羽先登則專一之效也有專攻故客王謝旅秦淮其辭鉅麗有專致故攝艅艎周斥堠其力閎深有專主故鄂渚豫章新都之致意爲惓惓有專成故古風近體排律長歌之就業爲兼長爲獨至要之積斯厚厚斯培渢渢乎其音也蓬蓬乎其行也翏翏乎其與天籟鳴也語師古則無成心語師心則有成法其斯爲楚之遺漢之逸杜陵之王父尸乎于是載其籍曰翏

翏登山林而上之矣如有所否吾其質之大方之家

金輿山房藁序

濟南大學士殷公故與鄉大夫李于鱗許殷卿並起余首得滄溟集則于鱗先鳴殷卿善稱詩海右集具矣及殷公即世金輿山房稿始傳蓋公門人大宗伯于公所編中執法郤公所授梓者也公起家三禮則與大學士張公大司成胡公太宰陸公同出中丞吳先生之門時同門者十人不佞亦其一也三太史鼎立東觀中道隕大司成隆慶改元濟南江陵並相即江陵高視一世退就鴈行公自逢掖以至衮衣日以

講習論思爲事是惟無詠詠則必諧是惟無言言則必法固宜懸書寓内不啻五車乃今卒業而僂數之僅得詩二卷文十二卷詰其故夫豈掛一漏五乎哉任子盤能讀父書及門之士不容僂何漏也公既以資逢世高蹈著作之庭始而羽翼　邸中卒之羽儀天下經國大業率代天工先學後臣其所黼黻者在此不在彼矣于鱗陸沉中外無預天祿石渠騰驤自如滅没超忽此天下馬也公則服箱萬乘不失馳驅聲中鑾和步中繩引其斯天子之路馬也與哉齊州之外三神山在焉是爲仙靈所都去人羣遠矣五岳

時百神而覲萬國咸在域中有趾者皆可躋有目者皆可仰周巡歷祀得祝三公公是也且先民之侘不朽參以立言仲尼之道不行斯文未喪孳孳刪述志在春秋自惟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春秋爲王者事固非空言得時而行則爲賡歌爲矢音爲皐陶説爲伊訓爲説命爲周名誥爲箕疇脩者不越數十百言儉者殆不能以半辭是用輯聲是用希三代之英皆是物也齊魯媚于文學天性則然公結袵二良左提右挈出而潤色　帝業炳然三代同風清廟遺音洋洋盈耳今所就業足矣求多何爲吳季子稼蹬儀然見客是爲中丞先生丈夫子習知公謂公不佚功成不斬名遂奉身而退去金馬而就金輿由此成一家言綽有餘力公何不用也殆將以無用爲用邪竊聞公及季年杜德機滌玄覽苞混沌襲鴻濛淩假務多言爲名高弗屑已直將以言爲贅以名爲賓胡然而季咸胡然而狂屈胡然而儵忽胡然而雲將朓欲掇其緒餘不可致詰且也聞江陵執政部使者推轂濟南從中衡之殿部使者及其墨絰歸葬郊逆者至自齊問少保何爲避席而對公方屏文事抵驛書第與二三子俱有味乎先聖之糟粕由由然樂矣江陵

正襟而長太息少保樂乎哉第不遑憂人之憂一何恝也齊使歸報公聞而嘆曰夫人不自憂其憂余亦安能憂人之憂也所部爲公請謚命曰文通憾其内郤猶故耳江陵子舍鼎盛析珪連甍悉出其門頋疇昔之奏對無聞其遺草安在卽剋核太至誰其白之公獨外其身而身存則默存也亡如存者也要之言足術也故足多也作者多乎哉

東岡劉氏族譜序

炎劉本伊耆氏則史臣誦之孝景嗣興長沙定王發其支子也定王之裔籍古筠之高安天寶中別子昆

轉徙安成世稱東岡劉氏由景而上世次無徵故譜者不必禘神堯祖高帝宗定王蓋其慎也由景而下歷五世而三分之孟氏斯遷神背市心齋樓及封大夫則自此而徙潛江司空尚書郎某若子督學使者垓其裔也仲氏贍遷下泖季氏賦遷山莊其後自山莊遷藤橋太守教若子副使夢雷其裔也三氏若楚公族屈昭景皆著封合而一之則東岡猶豐沛耳譜作於宋乾道續於淳熙永樂中仲允及東皐遜修之迄今二百年矣先是司空胥命太守譜之不葺久矣先世謂何吾兩人力任之太守唯唯既而督學胥命

副使凡大夫有志未逮繼志謂何吾兩人力任之副使唯唯居有頃藤橋譜告成督學聞而自懟垓之罪也即無能爲役不可當吾世而失宗盟既譜東岡抵監司袁使君徵不佞序不佞方敦譜事喁喁以同聲應之古者男子生閭史以名上州府大婚日月必告職在司徒周官既亡有司僅存民數吾宗之譜昉於晉此其所由始與六代遞以門第相高率類族而登天府譜之著者宜莫如廬陵郡山是皆不待盛而後傳則其人以也在禮聚之以姓而弗別有大宗有小宗有上治有下治有旁治譜率用此亦猶存古之道乎不佞將從督學受成奉而卒業其一原族吾則以典刑多之泯帝胄而祖始遷非直傳信曾之禘稷季氏之旅泰山非制也信而有制禮道則然可與言禮矣其次世系吾則以取材多之自別祖以至三家則同鼎足而分則詳所自出蓋尊祖則自義率祖親親則自仁率親親尊尊可與言仁義矣其次大傳吾則以仁明多之蓋有而不知則不明知而不傳則不仁尚安事譜自孟氏以來顯者相承爲餘干大夫爲太常卿爲常德守爲京兆治中爲秘書監正字爲青州教授爲蜀府紀善爲鄭州別駕次之爲提舉爲令

爲尉爲賢良及司空以道自任務在心得私淑王文成而友鄒文莊列祀皆宗昄昄具在無念爾祖其謂是與尊祖敬宗可與言世德矣其次外傳婦順于是乎明章關雎之屬也次志恩綸以作忠志塋阡志祀典以廣孝內而手澤外而名言蓋有家之經也則志文翰以示勿忘要以表五宗比三族操八義成一家言譜可已譜可已吾宗之譜則祖文王而宗周公何所徵之徵諸晉唐之譜夫周公子也猶師文王其爲百世師祖述者寧詎能自絕督學亟稱孟子人皆可以爲堯即蕩蕩無能名壹本之乎孝弟允恭克讓

九族睦親近取諸徐行是堯而已矣譜不必童而法童法不必童而心童茲督學之心也亦不佞之心也不佞三仕楚習楚之良卽閭右世家文獻僅僅蓋楚爭地也故多戰陳播遷詰其所從來五世之澤未可僂數劉氏之譜二十有五不亦緜緜乎哉不馴之辭褎然首簡將以張楚庶幾與公族班乎

詹氏古梅圖書記小序

古新都故守臨川推轂御史公愈于洛下及公行部獨折節下新都新都俛仰舊游閱十年如一瞬將爲之述舊德廣孝思則大司成太常太史諸公燦然滿

卷境內得丁生工繪事劉生工書乃命戮力而臨供奉摹奉常庶幾得其近似草廬以下悉爲之補亡二三子或以脰鳴以股鳴以唇齒頰舌鳴使之各單其技猶之春先大庚摹有甲拆從之吹萬不同天籟一也不佞呫呫而喜君疾殆將以喬木爲甘棠風之摽梅得所遇矣

佛毋圖小序

屠毋得長卿而子之食而能教愛而能勞居然魯文伯毋也長卿卽主客筴長卿辭毋曰天傳孺子以不辜辭何益吾聞善養賢於祿養盍其從孺子歸舉國聞之曰子產其衆人之毋耶之毋也介毋也尹毋也毋賢乎哉長卿家食食貧食客無慮數十指梱以內毋命婦尸饔里婦有速而餞卒穠屬就毋與之食同釜居同榼諸里婦各攜兒女與俱終日號嗄毋聞舉囂如鼓吹呫呫而喜可知脫廣坐少疏意不自得卽長卿入侍悒悒不懽孺子其有疏乎何相依者日損也潘景升客長卿所歸述毋詳毋九齡而康歲杪則初度也竊惟太姙太姒以毋而聖女史不稱其年王毋以長年特聞仙史不稱其子長卿方探玄珠鷹赤水吾不知其誰之子耶西極有至人曰能仁其毋曰

摩耶氏其壽曰無量其發心菩提其願力務度衆生衆生盡則願力盡願力盡則心盡矣之毋也忘人我通有無其心佛心也然則長卿佛子毋其佛毋乎哉屬丁南羽作佛毋圖爲慈氏供南羽善事佛其圖則倣李伯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圖是已

題高禖圖小序

大司馬王公起家楚趙弱冠而入郎署未及壯而專城殭而爲　天子監既艾而陟樞相凡諸功烈勳名吉祥善事莫不夙成第震索彸期日幾幾其有待也吾宗比部立伯未掃公門嚮往亦既有年將效多男

之祝乃屬良史丁南羽氏作高禖圖蓋將託繪事以卜休徵其用意肫肫矣客謂高禖王者之祀也宜無當於列卿竊惟有天下者祀百神非直爲一人地也直將介福寓内與率土共之其覜臣隣猶之乎一體况大司馬爲社稷之衛倚毗居多有娀之祀郊禖應而生契其斯爲高辛氏之才子也南羽槃礴而爲之象肅肅雍雍如履大庭昔杜陵有詩卿月升仙掌王春下玉墀儼然在目王春卿月夫非玄鳥之候乎古人詠歎之不足則謳歌謳歌之不足則繪畫乃今丁生爲圖像不佞爲聲詩庶幾虎嘯而風生鶴鳴而雨應矣多男子則多累公其毋辭

白雉賦引

在昔兩都五篇亂以白雉甚則越裳入貢雅頌無徵王者播而不爾作者爾而不侈要之瑞應焉可誣哉丁元父令海陽白雉庭雊于時程生爲賦耿耿數十百言當世以賦特聞弇山尚矣郎生澤處而神王是當華蟲一旦綴之袞衣吾猶懼其學製乃今單思揚厲曲盡修姱譬之丹宄轂音冥合律吕豈其降材殊也今之從政不厖則苛藉令步啄自如不淖則滓元父皭然純白涅而不緇由是膏九鼎而羞九賓靡不望其腹矣生寓宇下習見其眞能曰從禽貴在得象載筆操牘鶴鶴如在目中得之目而概之心得之心而應之手疾徐甘苦可代斲輪此其能事也且也鷃則斥鷃鵬則冥視寓目固然生結髮屬辭賦自今始七年以往未之前聞即有之直城上烏耳蚩蚩有衆又孰知其雌雄

萬玉山房卷引

余三仕楚三至江陵美哉江漢隩區楚材之藪也既貳邦政張太常爲尚書郎余目偉其人以靈而傑不虛矣及奉使歸省卜築東郊修竹爲林周廬萬个巡

行四顧美者苞之惡者艾之時而擄梧軒乎若虞廷之揖讓端冕而聽洋洋乎若洞庭之鈞天立則玉立鳴則玉鳴在江湖則魏闕太常耽之甚命曰萬玉山房王程戒嚴歸拜主爵　上方以直道與吏治率倚辦天官郎太常矢心將順之陟明若苞黜幽若艾虛心勁節十畝之助居多内而百官外而四海莫不任職楚丁元父守海陽令故嚴事太常海陽丁生雲鵬稱良史受命元父倣趙文敏爲山房圖元父謂余太常夙以風雅鳴當世當世善鳴者一倡而羣和之夫子得太常于郎潛則和氏璞也業已加束帛旅尚方

結言而佩之請爲嗃矢夫白珩寳矣不考不鳴藉令
氣如白虹聲中宮羽叩之清越未離乎比竹之間乃
若吹萬不同羣籟並作譬則天風環珮是曰天球以
此審音殆將盈耳異日者爲嶰谷爲渭川皆是物也
惟太常能自適其適惟善鳴者能適太常之適惟丁
生能以檠礴適元父惟元父能以于喁適太常余則
畸人焉知君子顧余江南產也庶幾乎竹箭之遺強
之使鳴則刎首一吷而已

廣陵懷古詩序

六代更都金陵則廣陵重矣及隋南幸極汰窮奢即

一旦土崩猶蟲千古 二祖兩都並建漕江南以奉
大農自江入淮此其喉舌鹽筴當歲入之什二上賈
所都彼挾其贏殆將與隋闘靡即遇孔融何遜揚搉
自如余嘗目攝之褊心未化往往望城不入寧輕河
汾以于隋孟奇三與計偕于斯一息獨行偊偊懷古
稱詩大業荒亡陳迹猶可僂指姑蘇麋鹿殷鑒在焉
他若通溝煑海築壘陟岡借曰覇圖猶爝火耳其所
西面獨廣川一人上下數千百年直將旦暮遇之矣
其詩諸體具備袞鉞並陳孟奇故受春秋於美秩宗
由董新都而首舉昔中壘登廣川於伊呂新都推轂
亦如之以彼其才非直慱學弘辭足多也兹出金陵
謁王元美復過不佞於新都篋中出新詩則十有七
章成帙矣余方偃蹇東閣屬和未遑牛斗之墟則大
司寇在因頓首簡屬孟奇質之

詩藪序

夫詩心聲也無古今一也顧禮由代異材以人殊世
有推遷道有升降說者以意逆志乃爲得之耳視則
凡目巧則詭抑或取諸口給而無所概于心其無當
均也元美雅多元瑞來者此其先鳴余既傾其槖於
婁江則信媚于詩矣乘舟接席相與揚搉古今覈本

支程殷最旦暮千古以神遇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斯人之謂也間者或覡元瑞若殆千盟主邪吾兩人
置弗聞也者而心附之姑俟論定奄及五載背曾巖
陵元瑞出詩藪三編凡若干卷盍將軼談藝衍卮言
廓虛心操獨見凡諸耄倪妍醜無不鏡諸靈臺其世
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唐以迄于今其體則自四詩
五言七言雜言樂府歌行以迄律絕其人則自李陵
枚叔曹劉李杜以迄元美獻吉于鱗發其櫝藏瑕瑜
不掩即晩唐弱宋胡元之籍吾不欲觀雖在穅秕不
遺餘粒其持衡如漢三尺其握筭如周九章其中肯

察如庖丁解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方臯相馬未也嚴羽卿高廷禮篤于時者也其所品選亟稱其大有功先是誦法于鱗未嘗釋手推尊元美兼總條貫三百篇十九首而下一人乃令抗論醇疵時有出入要以同乎已者正之也即羽卿廷禮不耐不同以異乎已者正之也即元美于鱗不耐不異無偏聽無成心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盡心之極幾于無心彼徒求之耳目心思僅得一隅耳吾將以是質元美無論聞者然疑之

御史大夫蹇公督撫奏畧序

在周二雅亟稱天子之力臣周之中興由此其選六月之後襃然以匡定者功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采芑則丈人爲政順動而剛中故其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昔在穆公平淮夷以繩祖武故其詩曰王命召虎召公是似夫奏膚受祉釐圭瓚錫土田則上以其公取重矣共武服憲萬邦則下以其才取重矣伐玁狁威蠻荆則南北以其勳伐交重矣參相成而鼎立郟鄏之神器頼之開國承家固其所也周公聖者也東征之賦厥有鴟鴞上之而少主疑下之而流言起茍非金縢發策天定勝人則震主身危滅親名惡德音瑕矣要之時而蠖伸時而豹變道有升降各以時行　聖祖龍興元勳雲起　英廟而下諸大臣著社稷功無若于肅愍王文成近則楊少師胡少保皆國柱石直將登二雅而懸三良諸夏恃肅愍爲安危而不諒於復辟文成奠宗國如磐石而上下不交少保忠足以結　主上之知議其後者不絶口乃若上下交孚始終無隕者惟楊襄毅一人一何難也庚戌虜入郊保薊門始設督臣丁卯復入盧龍始繕邊守　太上方聮東顧主中權言兵則兵言餉則餉廣司環應如響悉從專征以故襄毅襄敏代興疆

事大治　今上道不侫大閱業已定約法而申責成久之則三輔承平相乘玩愒代干城以債帥化校石爲糜軍由是而分數移章程亂矣夫千總則千夫長也百總則百夫長也師出以律律必備官近則一臺而戍者五人千總一百總一登陴者三人耳夫是三者寧詎千人之人乎寧詎百人之人乎不律之師淩夷滋甚弟以金城千里咫尺市朝豕手借貸則羣不逞用事彼其輕用口耳惡知烏之雌雄彼將曰十萬之師寧以一夫爲輕重咈則樹怨從則害成大司馬王公居薊門嘗以褁言告不佞任事莫難于督府

諸督府莫難于薊門夫非塞外之難非閫外之難國
門之外難矣何以故近故也近則多懼獨立爲難幸
而得開府蹇公同心共濟旣大司馬入掌邦政蹇公
代之累進御史大夫入掌禁旅兩公交善不佞備在
通家先是大司馬入朝記室輯督撫奏疏而授之梓
蹇公爲之紹介屬不佞序之蹇公聞召未行將納苴
屨而西也記室輯督撫奏疏將授梓公曰毋用繁文
爲也第畧之不佞故習開府李公未卽至會有倭警
公以墨經留不佞受命于諸監司幸得卒業且故事
在序惡乎辭是畧也總之出開府者什三出督府者

什七大旨如議部伍議便宜議繕修議蠲賑議將吏
議戎兵議令甲議殿最議納質議防虜議海防議倭
患先後封事無慮三十牘敷奏無慮六萬言籌之帷
幄之中儼若面陳于　斧扆之下恢恢乎若庖丁之
中綮鑿鑿乎若后羿之控弦精白一心稟于直道師
直爲壯軍志志之直道而行其猷壯矣經緯互成文
武具矣有懷萬邦再錫之命天寵優矣保釐東土爲
天下樞臺方憲矣及覲請謝三疏爲之長太息者三
嗟乎周公居東孽由內作殷命始格寧無貳心乃今
上好直言直言日進非有管蔡興戎之口頑民衡命

之圖也分陝居左安望周公卽中命程能寧詎及高
墉之隼覆其始發則部伍一疏爲之招攜食游民一
旦失據有喙三尺禽聚京師鷹鸇高跱上林羣噪盈
耳直以鵷雛爲無禮願得而甘心始而不聰旣則不
明終則不察成心守勝徒釋憾于宵人此不佞所爲
歎也且也褻不典禮言有姝能祝不代庖言有姝分
佳兵猶之乎凶器也不習不談其難知若鬼神其不
測若風雨其疾徐若處女若脫兔其變化若東海之
市常山之蛇卽宿將之在行間勃然猶有懼色藉令
舍俎豆而議軍旅侍禁闥而筴邊隅善則穰苴否則

趙括然必躬擐甲面交綏厤幾乎情形無爽借曰尚
口相去不啻徑庭楚旣失之齊未爲得是猶欲鼓其
奮飛而鎩之羽耳是以再歎王公平康自任其言春
和蹇公明作有功其言切直和則易入直則易攖均
之不二心之臣言各有當卒及多口淹速有差羣小
造言蹇公卽主西夏之事王公亦有煩言唯玆　當
宁之明保令終如其始我戰則克魯國有儒一人多
懼好謀隳三都而震夾谷浸假天授固嘗寤寐周公
卒之道大不容不容而後見君子周公仲尼尚矣卽
吾黨何病焉是以三歎頊朝鮮告急竊謂公不宜去

薊遼　太上方因心以遂大臣於公得矣顧玆東西交警不佞竊有杞人之憂先儒獨以大人歸郭汾陽狥國如此其專也今之汾陽非巴蜀不可是咯也豈徒託諸空言是爲序

太函集卷之二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四首

本宗十六族譜序

道昆幼侍先公輯吾家譜亦旣卒業亟屏之先公有言吾宗之譜舊矣昉于晉著于唐二表足徵載之天府宋元之季近屬有譜存焉迄我　明興諸譜互出或聚族或專成或戚或疏或源或委質之若操右券其有不合也者幾希及家乘出于鉅宗要亦睦族者之所爲務第周咨或由借聽鼠璞浸致傳訛玉以石

碌堅則攻玉刪述非吾能事請竢方來及道昆補尚書郎得予告家忠愍並在郎署送之都門執手而語道昆歸譜矣道昆亟謝不敏申以先公之言其後入朝鄂太宰宗伊鄞太宗伯鏜咸在肇宗人有澤宮之役挾譜尋盟相與竝觀越國以往皆合越譜載王子達以征討襲越國公僅及三世泰譜譜其世次世守隴西爰及熙寧始改襲揔管其以勳伐封王者二尚公主者若而人胙之土田視五等等　高皇帝法世及不以流官食采如初改襲都指揮使其秩二品班曲阜同世祿千年文武之極也二老則以周魯吳越

之澤洋溢朔南合而譜之是在司馬道昆方貳邦政力謝不遑既得請歸寧近屬諸父兄長老申命如忠愍如太宰如大宗伯頊之毀瘠當事奄忽十年疾少平宗老程督日至吾宗所不足者非文孫也今之載筆不可自我而失子大夫道昆避席而言余小子惡敢方命圯族第年力衰憊寧詎能徵信于四方魯祭先頳後郊近也魯賓長滕後薛親也周禮在魯譜亦宜然即繫之以姓而弗殊其自親近始別祖自唐模更始其唐之季乎當宋之興故老稱六大族愈蕃愈析遷次有若繁星其在齊盟凡十六族丘墓相繫昭

穆相承譜牒相通慶弔相及親矣近矣其餘非不親也非不近也或衰微或淆亂或擁格或散殊舊譜或繫而不名或名而不竟率仍其舊罔出入以干宗盟第非文獻不徵非同聲不應非同出顯祖不入非同出別祖不援惟辨族爲兢兢無敢爲侅諸所稱載去泰甚而歸雅馴義倣龍門道昆竊取之矣故侯而下分支布系精覈無遺浸假合併爲公此其綿蕞也至日閉關首事計更歲告成仲尼志在春秋殆亦託之魯史余小子無所逃罪疇敢求知竊聞爨相延射者二三矢釐有存者何以故重始故也道昆從諸父兄後備在司盟自今與舉宗世世矢之則三不朽魯大夫故稱不朽貴在立德立功立言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天夫言立宜莫如文王周公下之則王祖輔世庇民功德茂矣後之詔爵詔祿遞以言揚即未敢師文王禘周公庶幾乎神明之胄也自吳太守許怫舉郡中四胄則首吾宗唐舉寓内十姓以國柱稱吾宗以河西顯茲十六族其百一耳虞帝舉十六族並在高陽高辛其功德不可勝言皆聖裔也有爲者亦若是庸何讓焉在禮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極之禮樂明備宗廟社稷賴之此周道

也吾宗國隷之勿失余小子何言

十六族譜小序

吾宗系出于姬至頳川侯始受氏蓋分封于魯肇跡于周語功德而至文王周公斯其至矣譜者或泝黃帝則澤熄或沿頳川則源湮祖文王而宗周公禮也故略周本紀而舉文王之概始后稷而迄周公作周本紀略第一略魯世家而舉周公之概始魯公而迄成公作魯世家略第二頳川爲受氏之祖歷三十世迄龍驤將軍令始新而啓新都爲江南始祖歷十世迄齊司馬公叔舉始遷登源是爲登源遷祖迄四世

王祖越國公典是爲吾宗顯祖歷七世處士質公遊地新建歷三世處士思立公復遷歙之唐模是爲歙之別祖也越國公生爲義主歿爲明神唐宋元　明世爵世祀足具世家視異姓諸侯王侈矣作越國世家第三受氏始于頴川是爲第一世歷周秦兩漢文獻足徵乃今具載世家故不表龍驤而下著代猶沿頴川歷十四世爲長史公則王祖父也作龍驤以下世表第四自王祖歷十世別祖思立公始遷唐模歷五世而始分作本支世表第五德昌德暹二公以還分爲十六族曰唐模曰稠墅曰大里曰潛口曰西山

曰信行曰叢睦曰古城關曰松明山曰西沙溪曰洪源曰巖鎮曰章祁而唐模潛口皆二支章祁本之鳳凰其後鳳凰有他族矣直由章祁而遡其所自出故鳳凰不名亦二支也表凡五世一圖復以第五世標其上準前法自六世至十世爲一圖以後倣此作分支世表第六沿世各爲小傳著字爵生歿婚嫁丘墓之概不及譽言是爲小傳第七其有德善功烈勲勞文章質行較著者則各立傳表而出之作列傳第八丘墓自周至漢可攷者若而封自漢末至唐世守者什七八別祖思立公而下則有世墓戶庶幾世世守之迄于分支則各爲守附之小傳作丘墓志第九吾宗始見于經蓋干戈社稷之烈也王祖崛起歷代封誥圭印具存　明興廟禁有榜　會典有祠後世雲仍遞受　誥命敕諭則　國家之典籍也內之表疏論著外之贊述傳志擇其雅馴者録之則宗祏之典籍也非核實者不預溢美不預蕪不預將以傳信而示之法也作典籍志第十

尚友堂文集序

自封建罷而爲郡縣則漢以吏治與諸郡國質成率品經術置高第故頴川以尚書顯即勃海猶在厲行

我　國家以經術辨官材以程書課吏治　今上眈眈守令舉卓異以風有司即良二千石居多而長水守臣勉褎然首舉即龔使君也于時郡守相皆緣文學飾吏治皆由尚書起家蓋余婚氏方思善爲丞任直道重許可顧獨㥄然意下亟稱使君良謂其古之人與則與時宜而不倍謂其今之人與則泝之古而不波蓋天下士也及思善遷武林守使君贈以德禮之言即未見其人幸聞其語矣思善無祿即世不佞取道長水而之吳門使君爲東道主而客之恨相見晚也由是而知使君天下士益信思善之不阿其後

使君進秩中大夫守如故越再考叅知浙江由郎署
而歷尊城故多著作爲詩若干卷屬吾友王元美序
之爲文若干卷亦繫曰尚友堂屬不佞序元美以作
者伯千古其說詩也直將隸視庄衛儗使君芔白之
倫其言信不佞耳視宜無與于黼黻之觀擬而後言
難爲倫矣昔潁川以治郡最既侯之且相之得君矣
不待升中鳳鳥來下得天矣夷考其治狀率以偵察
爲神明概諸躬行不皆長者居然治平第一豈其務
爲名高哉雖受夏侯氏書其言不少概見要以疏通
知遠後世無徵卒之令名不終視治郡損矣使君之

爲政也順事恕施無庸私智民之化之也順成和動
無庸深文日計則有省有成歲計則綽綽乎有餘裕
故其發也順理成章之謂文疏通知遠而不誣皆由
此塗出也粵君子嫺於文學能而示之不能其言曰
自弘正嘉隆言文者爭治左國史漢余少聞之喜乃
今知其不然以是爲古且新吾寧不古不新也讀使
君集蓋深有契于余所云由斯以彈不佞即主即元
美伯矣亦且株連夫文始于虞夏殷周降而先秦兩
漢濫觴于魏浸淫于六朝居初以駢儷求工韓柳更
始至宋歐曾代起諸儒則以吾道鳴至東越而主良
知悉屏口耳文之變至是乎窮矣即後有作者不既
古則師心寧詎能求古于科斗之前求新于寄象譯
鞮之外故能敝不新成玄聖所慕日新盛德素王蓋
備言之要之未始有新也者則古者不耐不新既始
有新也者則新者不耐不古莫非古也則亦莫非新
也乃今則以師古爲陳言而不屑也即左史且羞稱
之以師心爲臆說而不經也庭廡之下距而不內楚
失而齊未爲得將安得亡是公邪余覩使君所爲文
受命六籍而叅謀于諸儒辭各指其所之猶之部伍
時而秦漢時而韓柳歐曾古者斥雷同新者去雕幾

其稱先王則古昔大都積和順而發英華以是命不
佞爲前驅可幸無罪如必曰與其爲今人古且新也
寧不古不新不佞未免爲今人將甚慙于粵君子使
君尚友者何也願陳無當之言質之

古樂苑序

昔虞命典樂求端于詩詩三百其皆樂乎魯仲尼正
之矣上之遺佚襍出不肆樂官下之靡靡波流往而
不反漢猶近古衍之爲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清
商之辭五帝三代之遺音廑有存者六朝同源異委
去漢徑庭唐以輓近傳之去古燕郢要以由前則主

事由後則主辭主事則質有其文主辭則以文滅質此其大較也樂府出郭茂倩務博綜以求全古樂府出左克明務典要而近古各有所當殊塗同歸風雅翼出楊用脩比于樂董董耳至馮汝言詩紀出傾九府而縱觀始帝世而終六朝悉在司會方之茂倩則無不該擬之克明唐亦無預溢目盈耳業已足多第載樂府什三聲詩什七脫非易牙爲政孰辨澠淄古樂苑出梅禹金斐然博雅君子居常操七略擘百家不佞願爲多財宰矣乃今所輯密于郭張于左拓于楊核于馮益自土鼓蕢桴椌楬柷敔以至齊竽秦缶

甯角絲笙百部具陳不遺一吷由唐下達姑俟更端合之綱舉目張金聲玉振猶決析津窮瀛海豈不洋洋乎哉即楚左史鄭公孫不加博矣司理呂玉繩相視莫逆校而版之宛陵猥云不佞由禮樂起家則過新都問序不佞且老逡逡退讓未遑禹金有事澤宮將報命執秩一介三至申之以疇昔之言顧不佞不能詩又惡知樂竊惟說詩易說樂難詩猶解頤樂則恐臥非說樂之難也論其世則難盡其變則尤難盖自其異者觀之有族有祖惡乎異自其同者觀之曰采曰流惡乎同浸假顧名思義或合或離審聲知音若遠若近藉第令取節寧詎能待春容盡條貫哉說者求之著與不著之間則景之罔兩也求之合與不合之間則九方皐之牝牡驪黃也求之解與不解之間則鷦鵬之雷聲象罔之玄珠也如其文辭而已矣將無害乎雖然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惡能去辭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寧不求備即求備冝莫如禹金盖府言藏苑言積禹金之苑其上林乎不佞非司馬材何敢以前茅進于時胡元瑞見客既卒業而多禹金廣大精微無遺憾矣明公尚古而右漢先得我心與漢代興則王長公在豐沛以降此其崛起者與元瑞

深于詩固冝知樂元美已矣昔嘗推轂禹金安得起之九原是爲玄晏不佞且避席矣禹金又言玉繩既召鼎祚亦有所攖心幸而蕭守君吳相君朱相君相與程督之始告成事今而後乃知中和樂職不在益部而在宛陵盛矣美矣

潛江袁氏家譜序

史遷作帝王本紀夷考世次不亦鱗鱗乎哉百世五世大宗小宗周道備矣迄于六代率以門戶相高諸閣右世家各譜其族上之天府唐宋而下公譜廢而私譜興彌文滋繁本實撥矣我　國家覈民數籍夫

家厥有版籍苐離合不相攝本支不相蒙諸譜或爲
名高畧綜核而詳傳會要以三五之所自出何可勝
原衣短後而冠切雲其何以佗鄒縣禮曰人道親親
也祖由此而尊宗由此而敬族由此而收自仁率親
無遺親矣如將浮慕顯者援不親以爲親天親不可
以人爲是二本也天之生人也果二本乎哉袁使君
起家潛江以族著雲土昔在外傳年始髫則之祖居
一筴蒙塵徑寸振而起視得曽大父大父名奉而奏
家大人此何筴家大人者贈吏科給事中故隱君子
也贈公批而手讀則吾家世系幸存手澤出先叔父

貢士公宏袁之文獻在茲矣孺子善藏之筴異日者
脩其業而畢之使君唯唯歲甲子使君與計偕歸則
挾仲氏與俱仲補縣諸生名國相則以世澤不可閼
父命不可方家乘不可無徵幸有餘力不可廢時息
事將爲家譜壹禀於舊章十世可知務在傳信于是
尊德清公爲別祖至安斌安珍竝起分東西枝自別
祖迄于使君凡十有一世盖貢士公所次論其世者
可得而詳則以東西支分上下卷各先以總圖重本
始也繼以各圖明親疎也繼以世次序長幼也其宗
法則秉周禮其世次則倣歐蘇必信而傳必徵而信

禮之善物也顧歐譜不書生歿今不一書盖原始要
終人道竭矣有夫婦而後有父子禮義始有所施梱
内不書一何畧也姓氏生歿今不一書盖偕老之義
存焉庶無負于同穴繼室則附之後改適者削勿書
妾有子則旁書之無子則否丈夫無子則書止無子
而夭則書殤有子而夭則書早世盖寓臧否于筆削
較若懸衡楚書于是乎有袁氏譜矣昔獻吉之譜李
氏褎然名家盖取法于周取裁于史約而直簡而嚴
作者未之或先也景叔之譜喬氏殆亦肩隨之其族
浸蕃其筴浸溢惡能爲此規規也使君受之宗祏命

之嚴君攷之先民參之獨斷無蔓引無費詞無虛張
無溢美原原本本若江漢之朝宗秦晉同盟楚代興
而爲鼎足乃若蹢躅墟墓閔焉若敖氏之鬼餒雨露
而畢祭之本之怵惕之心疏逖必逮則仁親者之能
事也使君入侍禁闥出蒞監司五陵六郡之民莫不
恬而父之族而祖之矣顧其時何時也兵荒疾疫有
衆無如使君隱之若恫瘝懷之若襁褓卒定疆事弭
兵端哺嗸嗸肉白骨盖子民如父毋而仁行乎其中
必如是而後得民深則仁之發也夫愛百姓安庶民
而后可以興禮樂本之自親親始是曰禮經語曰親

親而後仁民觀於使君之譜而信

五嶽山人尺牘序

尺牘辭命之流也孔子自道未能脩辭之謂文文則吾猶人矣文辭一軌也同歸而殊塗文勝則害辭辭不達則文無當辭尚體要故其法嚴厥有左氏辭各指其所之故其義較著厥有李斯賈誼鄒陽司馬遷要之陳辭務盡忠屬辭務盡意文在其中矣辭畢用也而尺牘之體稍與文殊猶之竹然猗猗乎其筠也與草木殊猶之魚然悠悠乎其泳也與鳥獸殊猥云摠摠闃闃區以別矣今之善爲尺牘也者文也非辭

也其未盡善也者則文之秕也非辭也斯議也元瑞嘗發之其言曰弇之文霸矣其尺牘則辭函之文工矣其尺牘則辭夫豈不賅此其一體也不佞唯唯否否君獨不聞陳玉叔邪玉叔有五嶽集不佞序之龍君御合之爲二酉集不佞序之不亦多文乎哉富矣富矣凡諸尺牘具二集中玉叔揭而示之閫則敬美序矣敬美並齒不佞服之兩驂不佞故詘于辭何足以當季孟其稱玉叔則至言也玉叔之尺牘亦辭也不斬文而文小言之則其節短不失其嚴大言之則其說長不失其疏達而信觀者若涉淇澳無論芝蘭之室桃李之蹊若俯濠梁無論羽獵之觀鴻鴈麋鹿之樂孟公以降敬美多之顧其辭浸纖又或一道不佞以通家習玉叔其人骨鯁洋洋有國士風其志壹其氣充其材直之無前有如莊生之枝故其辭以質直爲政而各適其短長門人吳師古梓之秣陵知辭矣師古復抵不佞爲序且曰善言必三夫空谷應聲其神不攻不佞之辭窮矣玉叔擊之踊之概以善言于不佞何有

朱鎮山先生集序

夫世有升降道有汙隆宜無當於文文於是乎足徵

矣文以經世則其道行其世則虞夏商周其文則謨命訓誥其人則皐陶益稷伊傅周召其道則同德同心經世之文是曰大業降及後世則漢賈晁唐魏陸庶幾乎什一近之抑或貧不逢世作者託於文以自名其世則周秦漢魏六代三唐其文則史傳聲詩詞賦其人則左屈蘇李枚馬班楊曹阮李杜其道則美斯愛愛斯傳振世之文是曰不朽觀于人文以論其世文在茲乎有宋諸儒削雕爲朴猶之大圭大輅質有其文故世喪道則道爲贅疣道喪世則世爲唐肆世道交喪則文爲虛車以此言文文之秕也　高皇

帝嚮文學嵏括並典其一出奇其一務博律以經世則其優爲爰及　孝宗名家䏶作孰爲嚆矢北地先鳴儀封家藏庶幾具體非其至者也　世宗立十年所大司空起家萬安始令嵏源則先正故里綠文學飾吏治迄今猶聞絃歌既入蘭臺典司禮樂遂持功令涖閩海吾道於是乎南歷御史中丞都海岱而監齊魯入爲少宰佐天官會大治漕河　上命少宰衡以大司空受事平成底績　穆宗召入爲部尚書昔在治河金吾緹騎筆相及察堅瑕覘失得乘遽以聞太上獨秉明威莫不震慴大司空皇皇在事百工受

成條上便宜如指諸掌入掌邦土將作未及息肩外戚中官席尚方以撓典守即爭臣以水投石如不入何大司空惟自獻爲孳孳如石投水讜言入告率虛已聽之夫豈量而後入哉其諸不戒而孚者也在漕在部諸疏則先後授之梓人大宗伯及先生門業已序矣先生有子光祿集先生詩八卷文十二卷版而傳之陳嵏源爲光祿門人領剞劂之役則以先生於民社爲舊令尹于師門爲王父師司馬故侍先生同朝相與莫逆惟茲文事爲政司馬宜於是乎有言昔在分曹余嘗奉先生之教當世作者代起無若三家濟南江左新都並駕而方北地老夫故習濟南江左乃今幸得新都余避席而言先生過矣三人者族工耳何敢望工師彼將有事清廟明堂左右繩引大者爲梁爲棟次者爲榱爲桷爲楶題下者爲棫爲平高者爲極族工擺指退矣焉能爲有無吾見其爲雕鏤爲刻畫吾見其爲丹堊爲綺疏此大匠之緒餘居肆者之所虜也故經世者謨謨明者壹稟于道也名家者技技精則進於道矣而不耐不单吾黨方以經世蘄先生非直名家而已乃今卒業不渝平生之言則其所對揚本之以禹益之心思濟之以賈生陸相之

典要則其所著論本之以宋儒之心得時出之以炎漢皇唐之弘詞以此經世則如羊角如扶搖以此名家則如于喁爲衆竅吾黨直以股鳴以脰鳴以翼鳴者耳惡能兢金和而赴玉節乎哉是役也縣大夫倡之嵏人士羣然應之詩有甘棠歌有衮衣章甫皆是物也已焉哉先生之骨朽矣幸而不俱朽者存後死者有感于斯文九原其可作也

少室山房四藁序

王者有事名山大川公五嶽而矦四瀆有目者之所周覽有趾者之所周游則亦亭亭乎高洋洋乎大矣

乃若環齊州爲裨海環裨海爲瀛海吞嶽瀆者千百
億于其中即離朱不能窮章亥不能步其殆無量已
乎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南非先秦兩
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務博洽盖遁爲
桓文矣余則以善爲濟南也者不必得一江左善爲
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賢唯峨嵋而自比于
滄海其言出於江左則亦由中始不佞以臆言之孰
爲兩大盖高者有畛大者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
嘗經其畛矣其嚮往江左直以爲百谷王江左之言
曰自北地不貴多聞率屏載籍斯人寧賁吾勇殆且

先登余嘗程材於作者之林未可遽數推乎吾前脩
得什二艞乎吾後其一足當越君子六千天假吾年
吾願爲多財宰余過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
山房初藁成長公序矣中道併出續藁屬余序之兩
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目攝元瑞胡然侂得兩家
後七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藁是爲詩藪内外編既
屬序長公且屬余序余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客
長公滄海切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覩霑襟既復出
筆叢十編命曰餘藁應麟無所涉世第作一蠹魚老
萬卷中壠而不僵此其沫也余受而卒業其該博視

詩藪有加盖自十三經二十一史三墳二酉四部九
流以及百家莫不囊括刃解復屬余序余在不辭既
又曰往聞之長公獨與司馬並建旗鼓兹惟司馬爲
政猶幸及于寵靈願奉盟言以冠四藁始余執業盖
與濟南同功比歳一周迄秦漢以上止矣濟南髙自
視嘗以其私語余彼其無饜爲目不爲腹藉令果然
望矣曾一嚮之未嘗吾弗旨也不佞唯唯及四部藁
出盖睹日月而蔑衆星即含譽終負代明又惡能左
江左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盖自生民以來未之
有也楚鄭而下代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

西京或博異物或博陳言迄于通志通考諸編亦傅
于博近則成都博而不核弇山核而不精必求博而
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扶
搖而契溟涬者邪其取材也無非材其取法也無非
法能闔能闢能玄能黄能睢盱能茁芽能儵忽能混
沌能雕能朴能純能常能正能奇能變能合能王能
伯能俠能儒左右無不有無不宜有之似之固其所
也余齒始彊而目有青盖廢書餘二十年夙嗜三車
不一寓目竊惟天地一指也須彌一芥也默存而已
晴能進三大千善財得法文殊盖躬歷之矣是則元

瑞之優爲也余何有焉元瑞避席曰余小子固中書
淫重以善病不嬉游不燕飲以爲常乃今橐不載書
七不問藥飲可盡斗酒游可盡宿舂蓋託諸漫衍無
家思息踦于逍遥之國視四藁猶芻狗寧復藉之自
眯乎余灑然異之此至道之歸也語曰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過無方故化無方存無體故神無體第令過
不越跬步存不入窈冥化窒神馳于道何有強名曰
道弇山今始得之信如元瑞言蓋亦觀其竅妙矣余
無以脩元瑞元瑞惡用余言

鶯林內外編序

大江以西故多善鳴者近在嘉靖鄒文莊以論道鳴
羣而和之大宗伯大司馬太史太常其選也　今上
嗣歷鄒爾瞻以建言鳴謌謌同聲六君子其選也兩
家各以鐘呂自饗而瓦缶游夏之詞顧論道非辭不
明建言非辭不達辭畢用也無寧以琵琶等乃今則
窾六以脩古鳴其曹蓋三歎巳初窾六執博士業孳
孳古昔先王以彼其材雄視當世蓋成於性縱於天
得之方外之遊異人之遇既自公車應制坐拘格不
收主爵族視之授陽夏令日禺中畢吏事窮日之力
抱机繙書有詠必髙有作必偉寓內喁喁嚮往不啻
鳳之下麟之游先是北面太原因質瑯邪請益瑯邪
有味乎其雋永一染指而屬饜則以賦儗江湘文儗
左莊秦漢古體近體縱橫六代出入三唐或合或離
若臧若沒旦暮千古出以天倪即起鍾期其言不易
褐夫家食浸久自絕大方之家窾六紹介而南挾筴
申請昔者吾友亟稱歷下函中臨皐代興文在兹矣
褐夫耳視又惡能賛一辭第窾六新篇源源而出抑
或瑯邪不逮吾猶幸得縱觀富有日新目不及瞬非
降材殊也其氣則然揚子有言氣猶水也言浮物也
昔之論文者主氣吾竊疑其不然文由心生尚安事

氣既以心爲精舍神君之氣輔之役群動宰百爲則
氣之官殆非人力觀之欹器觸類可通虛則欹滿則
覆惟中正者得之此純氣之守也叱咤者其氣暴號
嗄者其氣冲柔曼者氣濡彊梁者氣溢殆非魁絫果
敢之列惟直養壯哉氣壯則神凝神凝則機畜相因
馴致理有固然木雞之走敵也虛憍不恃故壯丈人
之承蜩也用志不分故凝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
故畜且也山澤通氣而後天地合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而後萬物生大塊噫氣而後羣籟鳴將在行間一
鼓作氣而後三軍奮善用壯者蚩尤氏爲之折首防

屈氏爲之陳尸夾谷爲之兵夷汾陽爲之退虜其㝠氣也正其役氣也壹執干中行用罔者反之則共工楚霸之所憑陵也瑯邪卒業厥有成言于觀上政府二書䆊詩五十首頌銘諸體論著諸篇直將睥睨六虛磅礴四極發揚蹈厲推泰岱而躪崑侖孰爲隆施氣其韛也浸假斯文未喪猶得寓目于瑯邪殆將無不然無不可矣莊生善御氣其言曰氣也者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是謂玄牝是謂天地根是謂氣毋以此論道足以塞兩間以此建言足以輕五鼎以此脩辭足以泣鬼神窮竅妙入溟涬出鴻濛惟所用之

耳此至人之道窮六故有與聞藉令廬陵臨川南豐鼎立具在吾懼其未之辨也褐夫老矣無能曳長裾而客大梁陽夏則今之文園顧安得枚叟耳

左傳節文注略引

十三經故有注春秋居其三三者以傳當經自左氏始注左氏者以什數杜氏林氏特聞昔稱丘明素臣二氏則其掌故也不佞經術蹇淺苐求之離合之間苟有槪于中惡用勦說敎諸剞劂廢諸注而筆削之或者核其不然毋示人以太樸浸假渾沌氏爲政竅奚以觀卽不佞未始有成心未之或改竊嘗評品左氏揪之都市中元美胠篋見之耳語敬美其取材也富其取法也精是足賅矣爰及班白節文出焉徒屬厭于割烹視醴薦則已偸是則小儒曲伎將見距于大方之家周國雍守天官郎誦法左氏心視莫逆應以同聲復節杜林之業以足之綱紀具在盖約而達廗而該譚者之善物也夫傳以翼經注以翼傳三而廢一是余之闕也夫國雍爲之彌縫其益弘多矣經猶鵬之翼也吾不知其脩傳其六翮乎注則傳之毛矣毛羽未具疇能天蜚傳注何可廢也抑或秋毫必察吹一毳而翔九天羽翼不存毛將安傳燧人氏殆

將燎之矣國雍博極載籍尤嫺于經安得起元美于九原相與憑軾而寓目圖南而上有若垂天之雲則國雍也

張太史贈言小序

故太史公新都產也居大梁顧命大司成新都而父母國其地四塞卜世蕃滋中京四達之區興亡在德第愼所處耳乃大司成都文學侍從師南北成均卽進奉常典學如故有懷故土歲星再周茲奉簡書太毋坐稽溽暑于時取道州里省視丘廬郡縣大夫或接輿或負弩鄉大夫郊勞凡十餘曹都人士堵觀如

羽族之覽鳳德遂登白岳謁玄君祝休明介聖善浹旬畢事乃命朝車往大司成日就不佞喁喁乃今不失望矣昔張仲孝友小雅多之二、佞得詩若干篇竊效村社迓鼓諸同聲者在相與歌舞之

二游草序

明興經術爲政故左聲詩　孝武以來駸駸右矣嘉隆則東南蔚起風雅在焉浙江爲百谷王盖人文藪也顧希聲閒作卒以經術先鳴往余與元美同朝始得舜舉舜舉朝太僕而夕司馬不啻壇坫之奉桓文與之言詩悉中肯綮叩其所自得恂恂若不耐言與

日者賈勇先登必其人也及余以寧親得請舜舉守在蘭臺適金吾小有言謫邊邑尉浮沉郎署亦越十年遍進藩臬下大夫南出粵北入晉出則操功令都儒宗入則治軍典備邊境周游幾五千里稱詩幾五千言猶之龍章鳳儀得鱗羽可概見乃今元美巳矣余亦絕境外交舜舉自閩致書無二游草猥云索居久矣願受繩墨之言其時則分部福寧余故治兵地也閩島夷將大舉先聲薄閩舜舉坐而籌之殆將賦詩卻敵居有頃行邊使者出山西舜舉乃從量移得代行矣余聞之古昔詩窮而工又嘗聞之先聖先師詩可以怨夫風雅之變類多隱約之思當其放逐流離死積而飈發猶之雷伏而奮蠖屈而伸不蘄工而工則欝欝者之爲也不得不耐無怨巳怨則憤故多溢怒之辭懷沙之忠履霜之孝至今誦之要其歸則憤矣舜舉自南宮見坐隸邊鄙旅市朝即南海山西退然從大夫後不可謂不窮矣及其登高而賦結客而吟高則羅浮太行廣則河汾滄海莫不本之以溫厚出之以和平取材於六代三唐取法於濟南江左時而慷慨時而春容渢渢乎治世之音怨于何有闕草雖未及見殆將採赤水而得玄珠是行也郤而不

前乃復遭其窮矣陶陶然欲遂其志憤悄不入于心業於是而益工司命氏將爲舜舉地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誰怨乎東歸而弔琅琊願以斯言質元美

圓通懺引

蓋聞心生法生心滅罪滅罪悉由懺悔明心馴致圓通夫罪根于無明延于無始盖藏則日長呈露則日消要之罪性本空法輪常轉心無拘礙法亦坐忘此入室之應門當門之中闕也懺法肇于天監普利衆生尚矣苐稱名割裂果報煩苛琬琰足徵瑕瑜不掩至於水懺又其波流若彌陀若華嚴若金光明若

千佛大率轉經皈命求佛湔除各指所之莫爲適主維圓通懺演楞嚴經混合刹塵圓融宇宙近取六根六塵六識是爲十八界加之七大摠爲二十五圓通由化身而顯法身從俗諦而歸聖諦以聞而入則觀自在先登即相爲空則憍陳那首舉心心鏡智聖聖燈光學人膜拜揚聲默存作觀由是一真無間萬始同宗諸相皆非諸漏俱盡是爲佛頂其何以加誨公負杖度門揚舲覺海佩二宗之心印屏三藏之言筌既而胥命園林互爲龍象聞言莫逆刻日竟成爰命良工布之大衆竊惟二時功課較若同聲裒益名言

率由名德第多岐則眩取節則支雖云殊塗同歸猶之百川四海其在初學難與達觀誠能夙夜于茲課五而功什矣

白社壽盟小引

往同社祖宰公於嚴陵不佞爲長茲由廣文進國子博士乃復胥命嚴陵執手江干悲不勝喜宰公視蓬累猶駕也不待百勝而肥彼其憔悴江潭一何褊也浸假宰公得意不失一尚書郎乃今在泮在雍壹以文學爲吏治其官左矣天顧右之以文誠有味乎道腴安事芻豢肥可也肥可也余年力衰矣即二三作者亦近崦嵫宰公亦及曷中廠有官守重以龍蛇自任儻然不入于心勗哉茲行文在茲矣昔人以市朝爲大隱宰公其托之陸沈乎瀕行則奏一卷以當雷文願僕夫佩之以呵不若時同行者爲吾弟仲淹劉生子羚自婺至者爲方山人翁恬胡孝廉元瑞蓋五人也

太函集卷之二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十首

江山人傳

余觀作者之汙隆一禀於風氣自漢下逹則緣世屢遷譬之昃日卒於不振　明興驅左袵而反之正軌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産而江淮秀異亦稍稍有隨之其彊弱有差則彊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於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嘶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脩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爲人作而嘆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於是操册東游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闔閭春申故址遂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雖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輙胠篋發笑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推轂

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即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盖天性也客見山人具槖若干卷請曰自民瑩號郡中而多士嚮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紛紛務懸書以侘海内何爲哉璀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辭柰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已之短邪客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冐玉名徒豪舉耳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目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遲于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卑𣲖六朝敢不受令唐開雖爲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嗚嗚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佽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亹亹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者往往可書顧余材薄無能爲

後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饒母完節傳

饒母者舉人饒一蘭母也饒氏家豫章郡徙襄陽襄陽父老沈寬善視饒處士以女歸之即母也母歸則舅姑皆歿母獨左右處士起家無何處士病母宵衣侍臥起旬月不衰及處士亡家大困里媪謂母若必待孺子而大其門是待河清而飲者也寧飲盜泉而活寧渴死邪母勃然曰未亡人所可從傾而死者獨孤子在蔑其孤饒氏將不祀吾安得死所乎無慮吾子才不才吾盡吾心耳遂閉戶絕里媪一蘭始就外

傅往往從孳兒博者游母泣下詬曰而不夭而將何怙而懟而母將不爲而翁地耶一蘭肉袒謝罪乃能之及一蘭授經一切皆倚辦母母愈益攻苦冬不擁爐夜不舉燭務自減損以益一蘭其後二十年一蘭舉鄉試中式博士諸生上饒母狀有司表其閭曰完節云襄大夫曰古者公宮之教後世無聞然則女德之有合于人倫蓋天性也妻道視臣道等耳世儒操本業以干仕即有緩急朝受命而夕倍之饒母從一而代有終斯古今所難矣猥職在化俗故得爲饒母立傳焉

孝感傳

汪伯子曰自古砥行敘倫之士其夷險較異而今名歸焉世儒薄於躬行率高視深詆即有奇節猶云不軌于中庸使人憚其繁苛蜷局不進此操文墨者之害也敬夫出程氏江處士不宜子禱而子之敬夫幼以孝謹幸長白處士曰鄉俗離親戚務轉轂四方欽願學賈市中旦暮可備甘毳足矣會母方氏病甚敬夫露禱泣曰母有不諱欽若季且不活即母活欽死賢於生乃刲左股羞母母甘之無何病間敬夫夢異人語曰而母籍當死以而故進而母二十有七載且

昌而後蓋自丙戌迄壬子母以天年終敬夫舉子五人長良知補博士弟子人謂神授之符較然不爽非邪縣大夫聞敬夫狀召敬夫敬夫謝曰欽毋死願置欽勿問縣大夫歛容禮遣之嗟乎由古以來若刲股療親者不更僕可數敬夫爲人後者耳母之自出有季在敬夫顧以身殉母則天性使然哉賢矣賢矣敬夫稚少文不喜立名謇余恐緩頰且議其後曰不虧其體謂孝敬夫病諸斯鶩吏之城且書耳余將滅好事者之口故爲之立傳不辭焉

台州平吏傳

比年島夷犯東南自台州始　上用督撫議特命戚
參將繼光分部台州而以唐僉事堯臣兼兵巡事兩
人雅以才相重盡平生驩戚將軍嘗備胡習西北兵
事則以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陳與西北
同何以戰乃爲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
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
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爲用乃以義烏
令趙大河所募縣良家子三千人服習之唐公爲監
務布恩信作士氣公與將軍畫便宜事繕亭障謹烽
火稽尺籍毋失伍除戎器具舟師居無何水陸皆有

備辛酉島夷大至至則南下亡敢近台州乃爲三軍
軍松門以待夏四月辛亥寧海告急將軍且行公曰
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兵耳兵出虜乘虛
而入將柰何將軍業已留一軍軍海門居中爲應兵
既出賊果大來壬子登桃渚癸丑登新河甲寅登圻
頭境內騷動公自將留海門者宣言曰賊薄新河慓
甚不亟擊將爲戚將軍妻子憂乙卯趨新河大破賊
城下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寧海賊以
戚將軍且來悉遁去將軍聞警引兵還公使人告將
軍僕辛而破賊保新河完獨他部登桃渚逼台州去

我兵遠難與爭利此將軍之資也丙辰昧旦將軍自
桐巖趨台州會日中兵行七十里不得食守吏方戒
城守毋納諸將兵兵爭門而囂賊且近將軍從至佯
怒曰若等反邪賊薄城下若等呵守者爭入城即守
者以狀聞無死所矣軍中語曰守者謂乃公怯邪亟
須滅賊而後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挾矛
右挾刃嘗我軍壯士朱珏短兵擊之折其矛再擊折
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而逐之北殺數十百人又逐
之瓜陵江皆自沉死諸亡命入海則舟師邀擊之丁
巳戊午比日俘馘以聞亡得脫已未圻頭賊焚舟起

擁衆趨台州將軍乃簡銳師以千五百人往公誓師
曰若等往往用衆勝乃今用寡願與若等約者三毋
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連擊賊
無留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五百予前驅者
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餘無所與既破賊所獲輜
重徧賜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白幟
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悉放還毋爲賊樹黨也五月
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
由間道遁仙居將軍度賊出白水洋且七十里我兵
出大道五十里而近乃引兵伏上峯山待賊過半起

而覆諸山下立白幟散脅從數百人賊匍匐登重山據險距我妻子和帥諸壯士斬關上賊殊死走白水洋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自贖提金纍獻我兵我兵環而守之攻益急遂盡焚死辛亥楚門寇至遣一部將破之洋坑餘寇襲之長吊海洋皆不免癸丑舟師敗賊仰月沙賊匿懸山旣又走大藤嶺會通判吳成器部兵至願得一當賊鋒將軍分遣部將先後之吳躍馬馳賊賊輕吳軍一持矛者從吳矛及馬腹吳引弓射殺賊兵合乃悉斬之丙子賊自寧海遁者登長沙連二千衆隘頑孤懸長沙外斷援兵將軍陰

戒騎士李成立發松門兵守隘頑浮海以往至則登山舉火吾可無憂公入軍中召諸部將授以禦大敵方略且令諸部將納書軍正毋二心丁丑次鐵場雨甚兵不得幕將軍自撤其蓋巡行勞之戊寅雞三號引兵薄賊所將軍以正兵鼓譟進先遣奇兵出賊後焚其舟賊敗爭赴舟舟盡焚其半伏誅其半蹈海死將軍戒毋妄殺釋係累者千人公初聞將軍舍鐵場中夜雨益甚公不寐露禱曰夫人勞苦而功高即有不永願以未盡之年益之毋降之罰及將軍告捷公仰天笑曰戚將軍活人多矣無用予年爲也請歸予年是日賊出掠者三百人聞其黨已盡潛入海舟師敗之洋岐壬午又敗之鹿星海癸未敗之滿山賊遂絕自乙卯迄于癸未挾日者三捷者九計斬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二百四十有三部中悉定汪道昆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高皇帝法則必以監司監之此所謂文武竝用長久之道也彼以詩禮發家徒持文墨議論藉令尸祝治庖童甫適越如將何唐公具文武才擅當世之譽顧與戚將軍莫逆推轂之將軍之功於是乎烝烝起矣卒使威加海外吳越始得息肩唐公力也明年壬戌唐公遂有人言嗟乎功

高不賞則人言從之今之待有功者固如此

星子簿許朝儀傳

簿有許朝儀者昌化畠川里人名珽朝儀少子九年而孤大母畜朝儀長之使授詩博士督學使者行縣大奇朝儀笑曰邑三戶安得許家兒郵授廩食比如有司數不合中年貢入太常嘉靖初授星子簿朝儀獨與李子往未脫裝居浹旬上書所部乞骸骨部使者謂簿彊而才不許朝儀歎曰吾寧草澤無寧求飽樊中凡三上所部卒以禮歸之里故負郭而居朝儀足跡不入縣市縣令舉鄉飲酒禮虛西北席延朝儀

朝儀固謝不往縣令急朝儀師博士諸生固請往朝儀僅一往焉自是縣官至必過朝儀問民所疾苦朝儀則以民不便者宜莫如觧京以是蕞爾與諸鉅邑同征民不堪命久矣罷之便於是縣官上其議罷昌化毋觧京諸父老德朝儀至今誦之不絕初朝儀父事兄五人分産唯命比歸老朝儀獨貧二子從容問曰大父遺業宜諸父鈞何至今日朝儀叱曰若能讀父書足矣毋問産矣朝儀即生事僅僅顧獨務振門內之窮供億寡嫂李沒身不衰諸弟欽諸孫深無以爲家爲之給衣餔畢婚娶無所恡伯子應元稍長遣

之受業諸名家時仁和傅諫議慈谿袁祖國皆守明經人未之奇也朝儀執贄而見伯子伯子皆師之退語伯子曰汝師貴人毋以今日故事師不謹及兩人貴則又皆謂朝儀知人嘉靖甲寅朝儀乃捐館舍蓋春秋八十五矣其後十年伯子授休寧博士今并於桂陽云汪子曰世或有據高位都公卿一旦脫徙去之則人人以爲奇節簿甲官耳燕雀之集灌木豈以一羽爲衆寡哉然世或以立談而得公卿故其去之也易彼以窮經而迄白首猶之九仞而始及泉曾不一歃而行其無怏怏者幾希矣梅福陶潛至今取重朝儀其二子之徒與

陳宜人傳

陳宜人者陳瑞州有容宜人也宜人爲南城博士[illegible]龍女以瑞州貴故得稱宜人　今上元年瑞州舉鄉試其後拜歸德州太守量移巴州巳而復補歸州終同知瑞州府事所至州郡皆稱廉吏語在縣志及江司空曉蔡司馬汝楠志載中初瑞州從縣博士受春秋瑞州父鰲守遂昌博士宜人歸陳爲長婦事瑞州毋及王毋盡其驩居數年瑞州諸弟諸女弟以次婚嫁宜人賛瑞州經費無不當毋心海陽故無邪曾有

警縣博士囊公笭三百寄瑞州所舍中火瑞州蹡踉奉毋出走宜人無問私蓄獨完公笭內井中瑞州省舅南城歸而面毋毋方坐詘乏輒目宜人舉而翁遺金進之及瑞州與計偕父自遂昌遷沁水且久瑞州將奉父歸與毋偕老柰何以升斗故老吾翁數千里外哉宜人敬諾於是養生送死無預諸子舍一切倚辦宜人鄉人率以孝友多瑞州則宜人力也及瑞州領歸德宜人從日鍵門守舍中內外言不踰閾州豪當坐法輦千金伺舍傍久之守愈益嚴卒不得入及瑞州當徙蜀無以爲資宜人脫簪珥僦舟車無所恡

保母諷曰宜人助君疾瘳甚善乃今竟移官去瘳何效哉蜀饒願宜人爲行資計耳不聽其後歷二州一郡一如從歸德時及瑞州病免歸家徒四壁廛有地一方近市人瑞州遂鬻地市人將以備喪具病甚不能操刀筆宜人執瑞州手劵乃成保母泣曰傷哉貧也宜人獨不憶疇昔之言乎奈何至此極也瑞州命弟叔子子筌爲後禮成而終宜人爲瑞州卜兆楓林兆吉市猾皆側目有違言宜人命筌訟有司乃始得葬既葬則榫椸篋笥空矣獨瑞州朝衣朝冠在歲時設正寢從嗣子哭之保母頻足曰嗟乎君侯無尺寸

之遺徒以空名子嗣子幸哉嗣子能子無二心即宜人納疇昔之言惡在其不能爲嗣子地也無何筌逆婦舉子男二人宜人拊婦及孫不啻己之自出及筌受博士易家愈貧即饘粥不厭宜人由由意得保母問之故宜人仰天嘆曰吾夫子無子而有子未亡人無婦而有婦無孫而有孫天未嘗絕瘳者後於吾夫子足矣壬戌宜人以天年終蓋後瑞州者十六年年八十二汪伯子曰聖人有言水流濕火就燥故皎皎者詘納汙者羸物理然也吾鄉多素封即俶儻丈夫猶然以此相侘何論女德乃若瑞州以獨行顯宜人蓋與之齊彼其笑宜人所爲虛名何益何自苦若此要以爽鳩氏之樂齊君不能以千駟保之而首陽餓人其骨至于今不朽也宜人從瑞州地下蓋辨此哉余未習瑞州瑞州弟叔子習余而嗣子筌與余弟仲子習

孝廉將軍傳

故戚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　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宣無嗣有弟曰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藐焉孤矣

母閻年二十四稱未亡人將軍頎美類梓潼既壯長幹脩髯類關壯繆宣卒將軍當世其官始奉檄歸拜母堂下母泣曰未亡人忍須臾毋死毋茂爾父烝嘗不自意席故貲爾有今日爾唯夙夜無忝勉之將軍唯唯　武宗即位將軍部戍卒踐更京師居常席地讀書當暑不輟時同官王梁爲部長數移訟誹將以佐客貲將軍郤之卒不受陳諫議鼎於將軍爲婚姻通梁意將軍謝曰士方裹足出門志在千里不跬步而失足即咫尺能乎中貴人劉瑾有逆謀結納豪傑陰遣人遺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著此者爲劉將

軍佯應之旦日爲黄冠遁去將卒六郡良家子以赴
不測瑾敗乃還　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也善
將軍授六壬遁都之術會靑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
王副使艮臣分部擊之弗克將軍將數十騎微得琪
與姦民出入狀跡琪夜至伏起姦民舍旁遂禽琪其
黨悉下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將軍受檄守鄒
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毋元日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
遇賊人以賊衆我寡奈何當賊鋒將軍笑曰彼卒遇
我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
驅卻遂奔比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城門啓閉如常

一日帥輕騎過孟子莊賊大至將軍以遊都古之占
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凡數十捷
卒保境内完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
欲近將軍譙責曰偉哉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敵得
與之同游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數從騎上過
沮澤中率將軍先下於是騎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
功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印名實日起行部者舉孝廉
以聞無何陞江南運粮把總至則祛積弊卻羨餘比
輸太倉不中計太倉故有鬻書之弊客以告將軍將
軍作色曰景遍自結髮事君壹以勿欺爲務吾寧受

簿責毋寧自欺尋對簿度支罪當降級所部張千戶
者閔將軍以廉抵罪懷贏金三百將餽之憚將軍嚴
屬王從事春爲介紹春曰極知不欲彼贏金耳公何
辭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顧納贏金欺甚矣其後
當事者白將軍無罪復其官京師人戚勳以總督備
倭至嘗欲引將軍爲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
姓倪載在勳府即欲自附　璽書之謂何勳雅之然
卒未有以中也　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備倭之命
會有司上毋閻氏貞節狀　詔表其閭九年陞山東
都司僉書十二年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

底績屬將軍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故設僉書一
人部署匈奴内附者蔡指揮以賄干進將軍乃言安
榮後竟補榮榮奉百金爲壽將軍目攝榮曰吾薦賢
故薦君君以此相加則吾薦者非也榮慚而退叩頭
戚漢以警敏幸使之應門罪吏褒三百金抵漢漢言
之將軍將軍怒曰狐裘羔袖人其謂何輒持杖追擊
漢將及之庭吏伏庭下謁曰庭也乃還十四年秋
詔坐神機營則毋先自大寧歸矣居有頃上書請歸
養終毋餘年　詔從之仍支俸山東以便奉給將軍
白首子舍事毋愈嚴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毋前即

不當毋心蒲伏受罪毋有疾夜叩北辰請以身當之比居喪即少連不啻也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綦覆過庭將軍大訢曰童子何知何爲綦覆綦覆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襲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既而知其外氏所遺毋所命也卒裂其綦覆廢勿著乃罷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工爲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語長君公子將門請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爲請將軍叱曰吾卒有先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祏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爾其猶聚族於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戶足矣居常斷斷取予

不問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何以遺後世將軍聞此語也呼長君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者乎顧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富盛矣長君頓首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焉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趣長君受職京師設祖郊外執長君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之長君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皆謗謗不知所云及長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作呼長君不絕口如有所欲言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　上納之乎其未耶既襚舍人蕭昂納楮幣

袞中將軍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乃瞑家徒四壁臥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廉也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楊子江昏夜風大作將軍聞呼趣起起視檣端隱隱有光乃大呼同舟亟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沉矣旦日同舟皆叩巫者巫者告曰公等二十餘曹幾葬魚腹賴孝廉將軍在乃得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辯之力巫宣言曰毋多言吾爾曾大父珪也於是歷詰曾大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二十年公等復會曾孫於此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嘗提兵過萊山其上祠

秦始所封日主未及一舍聞異香故鄉嫗周氏伏謁馬前請犒從事自言嫗子病禱于祠病已陳牲二筵將以爲報夜夢神謂嫗詰朝有孝廉將軍至願持此以餉厲行故敢逆軍吏耳師事畢將軍勒石紀之胥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毋敢窺其中將軍自通姓名褰帷而入異人據槁木衣褐衣起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都市將軍方以毋病爲憂異人請往覘之還報無恙問息子則曰此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察早晚矣如期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第遲遲耳後

此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冢子始生老夫姓鍾年八百歲矣願乞冢子爲弟子名曰長壽公毋相忘及舉長君悉如期日再舉次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歷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福江廣諸軍　誥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今甲

汪道昆曰語怪語神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觀戚驃騎之奇迹質之黃石赤松之說何疑耶留侯五世相韓以其身事高祖及不疑傳國僅僅無聞驃騎憑五世之業藏其用以啓後人煌煌乎烈矣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其驃騎謂乎

鄭景明先生傳

嘉靖中南海湛公安福鄒公吉水羅公太平周公並以講學者新安鄭景明與焉景明歙人世家貞白里名燭其父長者豪舉往往齮齕之比舉景明則丈夫子也始就外傅同舍兒彊識過景明景明長跽受書必成誦乃起即羣兒以狎侮至景明正容受之豪舉心憚景明戒勿犯始受經術孳孳務力行某子甲以非禮豔景明景明固謝竟踰垣去有頃補郡諸生盖逡逡儒者矣里中閭左求脫籍得請有司景明宣言曰里族率以世類爲差卑則役下則僕無相踰越即自便奈何廢　高皇帝籍紛更之爲乃詣所部陳言事竟寢人謂景明逡逡儒者即彊有力何加焉會湛公鄒公周游江南景明北面問道兩公推轂諸弟子必先景明其後受知羅公周公相與莫逆道益進士益附景明於是景明結邑中士若干人爲時會既又結郡中士若干人爲歲會以爲常景明擁敝衣冠不矜容色即亹亹持論壹稟于中庸少年短諸賢人景明不荅既又問景明狀謝不知第徐徐曰論人抑至此乎公等師其善者足矣及門之士無慮數十百人歲入悉以奉父母驩其次則膳仲季令就學督學使

者巡行縣率以躬行孝弟優禮景明比屬文則又列其文高等衡水楊公善論士再試皆首舉景明比景明應有司凡十二往矣竟不利歲壬子江山趙公拔貢士得景明嘆曰嗟乎此青雲士也卒業太學四方講德之士多依之歸而閉戶者六年獨潛心遺經明先聖之道屬伯子懋堪季子懋坡補縣博士弟子籍籍有名景明將以家食終焉故業獨倚辦二子父命景明趣除吏景明乃行會太宰滁陽胡公少宰江山毛公皆有道人也知景明授河間府通判主客雲餉景明嚴出納謝一切羡餘閭伍便之吏治日起會上

謁當路當路浮慕景明語曰吾故知君柰何局趣與
俗吏伍景明退而自喜獨信其無他旦日趨庭長揖
不拜當路作色曰不拜者何也對曰公不欲以俗吏
視燭燭安敢負公當路嗛之量移辰州府主沅州餉
景明歎曰吾以一發而蹶悵悵將何之且吾父春秋
高幸得歸養客曰君命也且餉等耳即親老彼中有
美材可奉大事柰何中道廢之景明至沅州守官如
故暇日進學士以身為師會密雲有後言景明復移
官去悉出俸載材木以行無何聞父喪乃大慟已而
痛哭曰天乎孤棄朝夕之養輕數千里入官凡以為

吾父地顧孤未及歸而吾父業已就木謂永訣何既
奔喪哀毀過禮踰年病甚將不勝喪景明執懋埈手
泣曰昔人有言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吾生六十六年
矣虛而來虛而往何為乎病革劃隱語懋埈手中食
頃而終踰日而歛與語合余聞之也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則本實茂矣今公卿大夫率以講學相推引天
下靡然鄉風夷考其人大都篤說以干世遂使聞言
不信徒以口實病之乃若以文行而責景明何可病
也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其桃李謂乎

郤姬傳

余大夫入閩蓋單車往也宜人居豫章病甚大夫父
比部公召保母堂下語曰婦病不能從吾兒千里游
閩方苦兵兒在其誰御朝夕媵人不善事婦兒以故
疏之若語婦第以他姬行毋貽乃翁憂也宜人敬諾
上熊氏姬習吉姬為郡文學女以女德聞郡中於是
以采餱迎之姬歸宜人所宜人發使入閩致舅命得
請則以姬行大夫謝曰大人命子置妾輕千金遣之
來何念之深也曰德守官上之不能奉大人驩下之
不能視子疾顧獨從千里受室人其謂我何幸歸熊
氏姬擇可者乃字毋問采矣客聞大夫語竊多之倖

言曰賈豎挾千金列寵人牖下肩相摩矣然猶北走
燕趙南走吳越皇皇然求之即傷父母妻子心勿問
也往大夫居都市宜人獨善視媵人乃令以北部君
命將之有名矣大夫不納何居大夫笑曰霍驃姚將
門子耳匈奴未滅且忘其家僕嘗讀父書幸而獨用
乃今方受戎事無尺寸之效獨柰何以羈旅昏邪且
僕有息子庶幾其能嗣親惡用逆女嗟乎韓魏公郤
士人妻捐金三百義士至今誦之由今視昔則大夫
廣矣道昆好奇者也且得習於大夫遂為之立傳

庖人傳

庖人吳三五者婺浦陽人也以屠爲事善治庖韓長公爲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三五爲具數當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壬子冬十二月三五從令上計至彭城黃河氷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詒令曰旦日第開氷度令信之旦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氷合上流氷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泣爭脫死令棄舟走氷上氷解令出沒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令呵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臨泗上垂綆下三人引

綆頼不沒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桐刺船開氷來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桐出令載樓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無何令活令仰天哭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奈何以余故殺三五哉乃傾槖中金治喪具瘞三五彭城西云汪子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錄錄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爲令死雖烈丈夫何加焉余過浦陽其俗齪齪纖嗇少壯士令獨能得死士則自令賢矣

太函集卷之二十七

太函集卷之二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九首

汪處士傳

世宗末年處士春秋九十矣有司奉 詔令賜爵一級郡大夫以三老之禮禮之古者養老乞言皆有惇史處士高年誦義義甚高余故稱載其爲人以待上之憲老者處士名通保字處全姓汪氏歙巖鎮人也其先由唐模析居巖鎮盖余同宗云處士始成童以積著居上海倜儻負大節傾賢豪上海人多處士能

爭附處士初處士受賈貧不踰中人既日益饒附處士者日益衆處士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諸子弟四面開戶以居客至則四面應之戶無留屨處士與諸子弟約居他縣毋操利權出毋錢毋以苦雜良毋短少收子錢毋入奇羨毋以日計取盈於是人人歸市如流旁郡邑皆至居有頃乃大饒里中富人無出處士右者處士善施予務振人之窮其宗戚不能喪則置封域予葬地不能舉火則置田予之租出入遇僵屍則屬傭人瘞之予之直嘉靖中歲大旱太守議發倉處士則以不便于民乃以策干太守饑民自百里

外待命郡中即無留行猶懼無及于死假令坐斃汲
待升斗如溝壑何請易粟爲金就而散之四境富民
各輸金以助不足其請以百金先太守用其言民大
稱便既而又就里中設糜粥飯饑人上海亦如里中
中外多所全活吳會洞涇橋壞費百緡新之歸則塌
田由溪各爲橋處士皆出百緡以倡義舉處士嘗夢
三羽人就舍旦日得繪事與夢符則以爲神事之謹
其後幾中他人毒賴覆毒乃免灾嘗出丹陽卑人將
不利處士詒失道既而遇一老父乃覺之處士自謂
幸保餘年莫非神助乃就獅山建三元廟費數千金

疏門　世宗賜額曰顯應凡諸水旱疾苦里人皆造
焉豪右侵靈山宗祠沒萊村先世墓處士不惜財力
畢復之於是中外皆曰處士好仁義人也嘗契入上
海諸子弟大亡其財處士居自如置勿問里人皆來
謁相語曰丈人善自寬此猶馬體拔一毛耳處士笑
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且盡何論毛顧彼儻然而
來非吾始願所及今去矣猶然不失故吾吾無憾耳
無何業復起處士居自如人謂處士羸詘不入於心
達人也中外有構幸處士居其間即構者紛紛可立
解徐令居上海繫朱氏子斃獄中朱氏詣　闕下上
書持令急上海諸士大夫三老豪傑爭赴令願爲令
貸朱氏千金乃相與謀必處士來乃解既而處士出
朱氏聽之會令徙官諸士大夫三老豪傑皆散去處
士嘆曰千金易得耳終不以一諾負之處士乃出千
金卒脫令令尋罷處士未嘗以爲言居二年徐奉千
金歸處士朱方塌田私鬬連千人有司諭禍福百端
不相下乃屬處士處士遺咫尺書平之其後出爲臨
河叢聽坊議和悉聽處士中外皆曰處士解紛排難
慷慨有國士風即古人不啻也居常負意氣喜與諸
俠少游季年猶善博奕務持勝負往往中夜不休諸

俠少謂處士非常人殆天授耳乃今處士庶幾百歲
子孫居庭下無慮三十餘曹得全全昌處士之謂也
汪伯子曰莊周所稱榮啓期之屬豈不名高顧山林
枯槁者之爲無所用於世夷門監者自託於節俠卒
之以黃髮而狗然諸儒者猶或非之乃若涉世而不
汚多財而好行其德此真處士事也視彼郭劇豪舉
且臣虜之矣何俠邪

查八十傳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
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鼐休寧北

門人也字廷和鼐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卧内遂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鼐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嘗過毘陵倡家鼐爲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侑鼐月攝之鼐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即善彈盡出山下鼐奉千金爲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鼐卧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爲郎君師於是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

以爲神倡涌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鼐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鼐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夔猶不免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鼐乃緩一切仍專事琵琶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鼐之吳習祝希哲楊用脩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鼐鼐語使者王能客鼐鼐來不能鼐累足逝矣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賓得意以倡幸鄢陵王且盡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鼐名私事

鼐鼐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稍雅謹得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鼐謝曰鼐即窮身顧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蘄鼐遂留蘄辭使者及愍王弑蘄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從堯執贄請業鼐咲曰即得富家翁爲弟子鼐將藏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鼐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媼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鼐也起爲按節相視以爲知音鼐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鼐

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年游鬬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夷部樂耳鼐獨以此稱絕技其專壹之效與先民或以羿稱爲笑博奕爲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鼐詘故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爲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鼐其人乎

汪處士傳

汪處士仲者新安人也梅庄君季年處士生蓋五舉

子矣乃最幸處士爲兒時不好弄學書輒工書父老奇之語梅庄君曰孺子可教矣藉第令受經必成名梅庄君不許及長長公仁侍梅庄君側梅庄君目處士屬長公曰善視之時長公賈甌括處士乃從長公游處士善結客醇謹無他客爭願交驩處士即客有闕失不譙責能下人以故遇客無所失惡少年有侮處士者叱處士塗中處士蒲伏謝罪客聞之怒相顧曰豎子易與耳必唾其面大辱之處士固謝客曰人塗叱仲以仲不長者耳彼何罪仲柰何從客游乃借客洗仲恥哉客益以多處士正德中中貴人出鎭浙

渡江來括遣吏捕賈人即得輒械繫獄中宣言曰非贖金百斤不汝活處士亦逮繫諸處士客聞大索賈人且亡去及處士逮繫客曰處士有急獨柰何亡乃身左右處士處士賴得脫居無何處士夫括奉千金爲長公壽告長公曰仲自結髮東游垂二十載杖馬箠趣利千里外直將爲富家翁邪仲一貧士藉貲走四方騷騷致饒益於仲足矣顧且多病縱自輕柰父毋何仲從此歸矣長公曰第去吾爲若息之若子即長授若子於是處士還新安謝賓客築舍舍旁爲便坐非歲時無受請謁居常喜潔蚤起一蒼頭除舍中

抱机牖下御人扱衽視具親滌器乃進食以爲常即有不潔輒笞之見垢面徒跣者處士嫚罵曰亟去毋汚我傭作自田野來蹻足戶外待命諸子弟上謁攝敝衣冠輒不敢入處士門以故好潔之士多藉口處士者處士生楠脩處士業往來吳越中楠未有子處士讓曰而獨不爲宗祀計邪楠乃歸置妾丙午處士舉滕人子栻時年六十三又七年楠生子里人曰余觀處士病叟耳往年舉少子今七十尚無恙善黃老者云太史氏曰汪處士世所謂魁梧丈夫也彼行賈賤業耳賢者且爭趨之即匹夫富埒萬乘心慊慊不

休挾金帛出入寇盜風浪中走死地若騖可勝道哉布衣之士掉三寸舌取卿相旦夕間洎衰暮曳裾天子門步踸踔不進語之去官輒悻悻然色變一何誖也處士少年俠士乃折節爲儉掉臂歸山中脩道養壽此其智有過人者人謂處士節俠非邪

沈文楨傳

昔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倜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沈文楨字時幹四明人也父故豪舉文楨始生而孤大母及母黨皆貴人歲時

苞苴多厚貲於是減父之產齎用不饒文楨善事毋
盡毋驩事諸女兄如毋叔父死無後從兄爲叔父後
亦早亡文楨與孤子美同居美席二䔍尊盤文楨甚
文楨則以兩孤毋相尼也第出遊避之時宗人沈應
奇守中書幼以署書幸文楨嘗受書法工署書乃舍
業爲游貧從應奇游　闕下居三年資且盡無所成
名文楨太息曰丈夫不爲名高則爲厚利安能鬱鬱
坐困乎哉遂持毋錢三百緡就錢塘大治酒舍歲千
釀酤市中文楨故酒豪愈益喜客客至或不問酒錢
酤三年毋錢盡乃持百緡具大艘召徒屬出海而漁

漁得一蝌百斤餘悉無獲錢又盡則又市魚海上暴
鱻爲薨貨浙以東其年鮮大饒會雨久鹽貴什倍鮮
乃敗載之山縣貨菽粟竹木器以歸於是毋錢畢空
坐而家食從子美稍稍折節無違言文楨遇美雖甚
時急美之困居常釣芙蓉江上得魚輙沽酒無問妻
子饔飧文楨有子明臣年少耳醉輙摩明臣頂笑曰
孺子在吾何患貧旦日出漁飲如故歸則閉戶日夜
程督明臣讀書其後明臣籍上有司會文楨病明臣
請留侍卧起幸無行文楨執明臣手泣曰吾家七世
阜昌至而翁始廢業孺子執經術以往庶幾毋隳先

人行矣明發彊明臣就道文楨竟以疾病終明臣數
奇卒棄博士易事詞賦時諸沈畢事詞賦顯者四人
縣侯津庶吉士一貫孝廉九疇而明臣老布衣名籍
籍出三人上知明臣者皆謂文楨有子云汪道昆曰
余善明臣故得聞若翁質行甚具翁故千金子少年
輕富貴若將掇之及其游不得志而歸業酤酤敗業
漁漁敗既而市魚又敗困甚矣卒之以釣爲事而自
託于酒人何拓落也顧猶任放自若其亦自負不羈
者邪至如避怨出游終能以怨爲德蓋長者矣

王仲房傳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王仲房
者吾郡中俶儻人也父賈淮北納高氏姬舉仲房于
淮仲房名寅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
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
習兵杖則扁囤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
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囤遂
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及還歙補縣諸生顧獨攻
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
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
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爲約長郡中善詩者悉多仲

房諸少年且北面之矣太守佘公入郡盖夙知仲房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毋在寅未能從公子游於是佘公過仲房於家遺之金供毋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喜引居門下從劉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没青山田餉仲房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綛不以諸生困故受他縣人田乃著别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自喜曰存德奈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於朝請得以布衣召用會劉遷去不果聞督學使者黄公合試七郡諸生則仲房舉首且超格授廪仲房固辭貢

公笑曰此何辭他日洪毗上書願得超貢如嘉靖初法貢且及子會黄遷去又不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隙耳柰何以是儻然者受命造化小兒吾將爲采真之游矣乃求異人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益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爲壽明日仲房往謝卻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爲之買烝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吴楚閩越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何月而後返不問家所至則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旣而滁陽胡莊肅中都劉晉衍廣陵朱子价晉人喬景

叔齊人馮汝強馮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與莊元功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不喜就館穀即不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禪習內典嘗執弟子禮禮古峯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游海內五岳者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仲房愈益獨慕因自號十岳山人云及海上用兵仲房客督府尚書胡公所諸客率謟事督府仲房以諤諤獨關督府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西入歙家猶故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隣省賊起數窺近

關仲房客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者具蹏行如仲房誓之曰即賊乘夜至公家爲墟第聚族爲先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項之賊復起土人匿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他日簿責公等其將何辭若勸兵鼓行賊且望風卻矣從事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兵追賊及之遂殲盡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乃字仲房使果在行間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

事也吾逃儒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汪道昆曰人言仲房才高獨達巷黨人猶有遺論夫名者實之賓也有道者逃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世鮮知仲房者顧獨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由是則可以成名而有不屑也

吳子欽傳

余初載都人士雅奇吳子欽子欽生踰年指懸書二字歷試無失七年從兄子玉學有過將扶之子欽力抗兄折其杖九年就縣試門吏舉扇指子欽此兒曾未與國齊何試子欽怒曰 天子方賓興吾黨柰何

受汚吏侮乎裂其扇投地中不復入嘗夜歸見守門一獸大如犢牛子欽攖之比夜獸卒至子欽心自負竊歎曰大丈夫提三尺劍大可王小可侯如貿貿焉敝齒髮以幸儻來非夫也遂舍業而習技擊四方壯士多歸焉閒就宗人樓居無衽席樓故藏書萬卷子欽枕席而一眄之每卷終輒得其槩時子玉名日起且入澤宮客諷子欽而兄難為弟矣子欽笑曰客妄人也顧侘一儒冠邪即褎然舉公車直垂手耳尋入試補郡諸生子欽故厭博士家言嘐嘐然以修古為務則自三墳以至八代求遺書徧讀之自言士業已為儒宜必有足術者假令文不如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去士徑庭去儒楚越矣及其治博士經藝又復名家雅善同學胡尚志章淮試太守林公並置高等會市豪齮齕同舍生父子欽將直之郡博士受市豪金為之地督學使者楊公行縣子欽帥諸生白之庭博士訶止諸生毋恩使者因持諸生短右市豪使者以為然命博士朴諸白事者既就學舍攄意不可者若干人將朴之子欽從外來曳當朴者起厲聲曰首事在琰此何辜博士目攝子欽不敢發子欽詣使博士急博士叱子欽子欽手揕博士胸仆之地博士袒

括赴太守太守故多子欽從容語曰而謂吳生爾邪即泛駕固千里材亦公等不善遇之耳乃使人逆子欽往謝子欽不肯行卒之子玉詣博士謝罷子欽子欽遂以俠著出入着窄衫袖雙鐵尺人有急輒赴之其後數奇豪舉愈甚嘗就客奕管將軍冑子懋光在焉子欽眈眈局中目無敵國懋光曰噫太横無乃席卷而後為雄子欽笑曰孺子何知知即食邑十萬戶懋光曰安事邑即公有鴻鵠志光請以一矢弋公俎尚方子欽大呼曰壯哉孺子可侯矣嘗從海陽人汪湘飲二方士謁食坐中子欽耳語湘此其甲也公不

信試名之湘呼其名兩人蒲伏請貸死湘笑曰坐客吳君知二客湘何以知之於是私謁子欽相結而去子欽客嘗從廢社得諸死士籍各圖其形以故一見知其名無所隱嘗從市醵胡士先先登會逋盜陳三與士先爭席三叱曰乃公手刃人多矣何論一覽儒子欽後至大詬曰何物陳三乃辱吾友三辟易曲跽子欽前即得過公三無死所矣崇明盜起子欽馳往覘之歸笑曰虜不負固而乘中流四面敵至旦夕禽矣居十日故將湯慶平之子欽言 國家歲四百萬漕取道如綫有如一夫決瓜洲絕運道因鹽筴爲利

據廣陵爲敖倉則成敗未可知宜多應者嘗挈李茅市馬河南將入國都歷關塞察堅瑕虛實然後歸李不果行乃獨往將渡淮瘵作躊躇四顧則自淮歸溪南章淮汪湘屏人語曰人言而有他腸不朱而戶則赤而族今幸保要領而倍妻子請絕從遂發藏書焚之卒年二十七四方送葬者無慮千人此直布衣之豪無施而得士如此司馬氏曰嘉靖初士不論武久矣見挾短兵衣短後者輒灑然以爲非常且也士有奇不得一試憤無所發卒託非常爲名高或求神仙或談王伯大抵皆放言耳耳視者不察或從而訕之子欽負不羈之材秉之以骯髒不平之氣彼以淮南爲口實豈其本心哉不幸而中道夭竟以任放終焉惜也子欽息子皆醇謹盡舉男女各一人男爲之良女爲余從弟參軍婦

朱介夫傳

介夫故儒生也姓朱氏名節休寧屯溪人父性以鹽筴客武林娶武林少姬不宜子及歸爲家丈人壽正室程始有身是生介夫幼從父武林就學少姬席父寵弗子之介夫獨善事少姬日兢兢在外傅年十四貫武林籍補郡諸生居頃之父死旅舍少姬闌出父

錢匿母黨不欲歸介夫日夜泣曰即余小子無良奈先考無罪少姬始奉喪歸葬卒善事終身既祥淵用不給家世受賈奈何守一儒冠遂謝學官去而治鹽筴介夫明習鹽法其失得可抵掌而談即部使者問便宜其應如響於是轉運樹諸賈人長長介夫嘉靖中中執法出視鹽筴務驟增課大不便諸賈人緊題門抵介夫幸一開口介夫入陳可否亹亹不下千言中執法倚席聽之卒用介夫議諸賈人苦二大猾數以告訐橫索錢對簿窮則援介夫爲信介夫伉直自負輒暴其罪狀讁之諸賈人德介夫將奉百金爲壽

介夫笑曰即使節非節俠何至利諸賈人金諸賈人愈益多介夫無復言餽金者諸賈人有構有司不能平㚔介夫居其間可立解耤第令必逞介夫卒曲諭平之遠近質成蓋趾相錯也既畢事退然未嘗自功居屯溪市中市人習爭訟喜鬬始以親喪反也市人數齮齕介夫介夫折節下之卒不校其後介夫驟起橫逆百端粥粥若無能愈益自下宗室壞介夫獨鳩工繕修宗人以為言乃晝辟百工夜事事舉宗為脅率倚辦介夫鄉人從介夫貸毋錢無不應者積十餘歲負者無慮數千緡故嘗買妾武林不數月而生子

家人欲弗舉介夫叱曰吾獨子柰何置他人子溝瀆乎卒拊之成人授之業使自給初東省多大賈爭願結士大夫交比年浸削故資游道闕矣介夫故交易東越乃得交東越士大夫由是以好容特聞諸士大夫畢至即布衣來謁一切周事之甚者望介夫深不啻外府不足輒有後言賈豎子金多何薄我介夫罷鹽筴久矣命其子嘗別業將歸老焉隆慶二年中執法出視鹽筴開告密仇者中介夫遂下有司按介夫無驗會簿責邑人何氏子遂傳其罪介夫獄成乃戍定海諸賈人語曰誰撾雷鼓捕羊為虎誰網吞舟唯鴻是求謂介夫也介夫既隸尺籍輒束身入編伍中其子請請　闕上書終不令吾父被此名也介夫嘆曰亦而父獲罪于天耳中執法天威也豈而父冤邪劉都護故聞介夫名召置幕府故人有屏居新都者都護使介夫新都無何介夫病甚顧子正民語曰而父名在丹書乃今卒死牖下勿以父故為善不力勉之遂瞑年六十五汪道昆曰古者薄市井交即緩急不為賴乃若介夫之與士大夫友也豈不斌斌比陷不辜甚者從而議其後視市井滋薄矣余交介夫淺顧獨深察其為人余願為士大夫一洗之故志其狀

如此

詹處士傳

古者嚴事老更必有惇史乃今有司取成禮言行無聞詹處士賓於海陽海陽之聞人也余多處士質行屬野史載之傳曰處士名傑字存邦姓詹氏詹氏自婺慶源來徙著海陽里居負郭帶河林原皆繫詹氏其先世多儒者載郡志中　高皇帝初詹安以鐵冶起富安生道魁然七尺以長有司召補博士諸生民間子弟多亡匿道獨自負遂補縣諸生會　詔起闕門發閭右部丁夫往安仲子坐不如法賜死檄戶丁

更之道應檄踐更功成賜爵一級時草澤多竊發道帥閭黨戍守有保禦功道生楚楚生起倜儻有大父風是生處士起少孤分金多讓伯氏復用鐵冶起屢不貲正德中饒源賊薄縣界縣令唐君急募良家子入行間當是時起年六十獨持矛應募處士年十二編伍中令募富民給軍儲起出千金餉士於是豪傑響應賊遂卻保境內完處士年十八賈閩越閭里人盜處士父金事覺仇者恫盜彼亡金寧舍汝邪若不死獄則死徒死釣無寧蚤自決爲子孫利盜遂自殺仇者主盜妻子誣執處士父殺人令故睥睨詹氏饒

遂下處士父獄無疏戚少長悉收之時處士自閩越趣歸赴父獄客附處士耳語若幸免坐柰何自投罟中處士泣曰父無辜終不令父獨死乃赴令白父寃語侵令令怒杖五十處士執詞如初令賢之卒脫處士父罪處士由此知名矣初處士喜任放才伎傾諸少年又以酒豪一飲輒盡數斗既而喜任俠遂斷酒謝諸少年鄉人構辭幸得處士一言而解處士面折媢罵不能容然無他腸聞者莫不蕭伏處士行年五十不欲庚念是非杜門而居謝諸俠客處士學未卒業往往冥合古人毋病溲則爲毋嘗糞聞雷震則之毋墓下守之伯兄玉溺堪輿家言父喪未舉處士曰從容與伯兄語且泣曰伯兄春秋高傑亦垂老即有不測謂大事何伯兄然之乃始卜兆卜者夜造處士私語曰兆吉利少公多處士驚曰兄弟一體耳即不利長而利少無不利大焉且日徧謁諸形家按之必兩利乃從卜居家以莊憚二子若諸子有過一切訶責之客與二子及諸子遊即不覊亡敢謁處士仲子景鳳多材伎處士日程督仲子居樓中樓中徧置籧篨獨衙一几牖下使脩業客爲仲子請幸少寬處士叱曰伊耆氏不以茅屋而貶崇高孺子何有　上初

即位仲子與計偕處士遇仲子如初不假貸其天性固若此然猶急人之困歲侵則出粟戶賑之里人祝曰處士先世皆高年父兄皆九十以上處士席故業而脩德倍之即百歲不啻也余觀古昔耆舊之士非直爲名高也出入必軌于人倫處士少年輕身而徇父難季年折節負俗務引其子于正經此古所謂端人於人倫厚矣乃令鄉曲長老率與俗浮沉而無當于繩墨處士然乎哉

鄭毋戴氏傳

中執法氏曰秦婦清以多財取重太史公猶然侘之

彼其於人倫未有所當直以卑卑抗萬乘寧足多邪吾鄉多富人而鄭母特著則孝慈備矣母出休寧新溪戴氏歸歙長齡鄭定之定之學儒不成去而學賈母攝門內事日具甘毳奉舅姑舅姑季年數有疾定之力孝行夜露禱請以身代之母治藥作糜從定之奉卧起病已舅姑多子婦勞其後舅姑以天年終並踰九十母哀毀如禮且佐定之終喪定之父事伯兄母亦母事伯姒伯姒病疫家人大以爲憂母居舍中自如旦夕視伯姒疾後皆無恙人以庚哀方之及定之死建安母操諸子唯謹諸子業益起事無小大必

母撫成叔子文治治博士家言不幸歿死母拊叔子婦泣曰吾白首稱未亡人則諸子在若年少耳兒見倍其將柰若何兒未始爲不祥媵有身宜息子爾在庶幾不廢其孤鄭之德也婦唯唯母善筴畜即宗人所建置必以聞梱內有違言必抵母使聽直母所不直退無後言且曰縣寧重得罪母母年八十一切無所芬華諸子進曰母春秋高所不足者非芟芟也何自苦母歎曰未亡人倍而父淹滯至此即欲自奉抑將如地下何嗟乎執盈持滿君子猶以爲難鄭母駸駸致滿盈欿然無所加損視今如昔務引諸子於正經何兢兢也昔人謂鄭多君子吾於鄭母亦云

太函集卷之二十八

太函集卷之二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七首

聞莊簡公傳

聞莊簡公名淵字静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五世公始生别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即羣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踵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哀毁如禮世父遺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

夫立表下自釋衰絰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子公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爲舉首語公曰文王既没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公刑部廣東司公孳孳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鄢陵劉公在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當坐時襄惠起爲中執法獨急公陰使人召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齮齕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撓　天子法即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公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廷中詗不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僞造符璽私畜甲兵人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宗室寘鐇反　詔繫寘鐇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大學士丹徒楊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郎遷轉考功郎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即議斥　上不從柰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

乃竟議斥有　詔從中留之公益以諤諤聞矣會禮部校士公與焉舉馬汝驥等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選部益有聲會謫戍諸爭臣公爲部尚書具疏救之不聽明年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幕吏奉行唯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　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並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然之張私謁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

欲勦說以結　主知及張桂召入京師詣應天請册
往公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册游張桂自此嗛
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勳貴諸豪舉皆歛手千里稱
平進大常寺卿　詔求直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
上齊宿南郊群校有覺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庖
人　上命太常察覺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以
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寛之
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詔求直言復上
脩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後皆
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吏部尚書會

刑部鈌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公不悅曰此吏部
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所知張公不可必吾與
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刑部右侍郎公既入　朝兩
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兩公來公
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于其鄰公進左
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故
煩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語諸郎曰守備中
官受告簽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曰
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
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守夜不寢諸子

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爲
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罷耳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屬
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勒
石樹公後堂公不荅其後僚屬遍至皆爲張公致丁
寧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
安敢以相君令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
嗛公　九廟灾公有事　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不
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
老非疾柰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尚
書巳亥當考察公務去泰甚無緐苛人言其子甲多

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
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
衆以公爲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諸
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
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行先
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以
弒逆抵罪悉決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
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尚書
竊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
矣臣何能爲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巳

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大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　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邪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公無讓三君子云司務其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狀毘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鴈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惴皆爲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以公辭直議格

不行信州相國釋憾於鄉人連坐考功司郎中雷禮詔已下公不能持喟然嘆曰世顧求多於善人吾未知所稅駕矣輒欲辭去會　溫旨累下不忍言當是時袁州信州相構　上遣中使就問公署意在公公故爲刑部侍郎業已廷推入閣其後推者凡八九公悉與焉及國秉歸袁州事遂寢若郊天祈穀視牲攝祭諸大禮　上亟遣公公愈益謙謙端居守已而已歷尚書十二年考始加太子太保授榮祿大夫司封進曰故尚書始進一品輒得爲曾大父母請封公業已踰十二年其以例請公謝曰恩自上出非臣下所敢干淵未有尺寸功柰何干數世之澤時袁州冑子干國政睥睨公卿獨父事公執子弟禮然心固憚公公亦不樂久居位己酉上疏曰臣入官四十五載受國恩最深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置百官長臣未能以秋毫報塞狗馬心終不能忘明年當察計吏諸年老者吏部悉以致仕請罷之臣幸得受杖國中固引年之期也臣復強顏在事其何辭於庶官願乞骸骨上高其議許之諸子聞公歸迎公津口公既濟語諸子曰吾自弱至老往往爲數千里游備嘗險阻艱難不可勝述今既濟吾知免矣小子戒之公蚤貴且歷

美官其節儉出于天性即退食尚書署十年著一敝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公以天年終有司以聞　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祭葬錄廕部議悉從優　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則庭謁莊簡公其爲人閎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爲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之外無留行莫不中命余從諸公卿後豈不多賢要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耳昔仲尼之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爲盛黯獨稱社稷臣雍也以

簡黠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主其信然哉其信
然哉

明兵部尚書翁公傳

公名萬達字仁夫揭陽鮀江里人也其先莆人徙揭
陽　上五年公舉進士除度支郎嘗主河西告糴核
諸豪闌出貨及侵地姦狀尋視通州漕諸豪亡敢撓
漕法又陳言鹽筴便宜事　上從之京師饑公行縣
發粟多全活部尚書以爲能尋拜二千石守梧州會
咸寧侯仇鸞戍梧鸞軍吏藉鸞聲勢橫甚公捕首事
者十餘曹箠遣之一軍皆畏服梧苦督府供億公省

繇費使民即督府倚辦郡中又事事可卒辦居梧四
年梧大治丁酉安南人鄭惟憭上變至得莫登庸篡
立狀　上命咸寧侯及司馬卿二人將兵討之公以
廣西按察副使置軍中公募敢死士梁文韜等微得
虜虛實登庸方行金寨上閒我軍關吏無所禁公下
令諸吏民即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諜者遂絕公乃
謁司馬毛公曰公等奉　詔討賊懸孤軍深入此難
以趣利龍憑諸夷趙楷韋應李寰等且約虜爲內應
此發難不難三人者深相結急之則易爲變又楷寰
精悍難卒勝獨韋應恢易擒耳應擒楷寰可虜也語
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顧能降此三人登
庸易與耳毛公曰善則以兵屬公公陰使人召思明
府酋長黃朝授方略伏甲士擒應亡何獲楷寰皆論
死斷滕峽反酋勝海剌夗海弟公丁反故地公出奇
討虜公丁公從兩軍鼓譟進夾擊公丁餘黨大破之
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千人初四峒轄忠州其後峒豪
黃賢相割據峒峒改歷思明府忠州數爭之議未決
乃下公議公曰從民便不若割峒屬南寧置倅車一
人塡撫之此得峒完何取圖籍紛更之爲峒民曰幸
甚黃賢相不奉令且負峒反督府問公狀公曰峒父

老苦賢相久矣今且有主柰何從賢相反哉願遣一
偏將軍移軍南寧旦夕且下居有頃賢相以地降
登庸聞之恐曰　上發兵討我諸將不急擊碩先平
諸內夷嘗我也公護軍軍龍憑壁虜境上軍史獲諜
者丁南傑致麾下公盡得虜狀釋其縛遣之丁南傑
告登庸曰趣降不者且爲虜登庸愈益恐乃款關請
降遣諸子莫文明入　朝上疏請罪　詔罷安南爲
都統使司登庸以都統使監其國公論功最語在毛
公檄中公故受叅政乃　賜爵一級賞有差無何領
四川按察使尋以陝西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乙巳進兵部右侍郎部署宣大督府始至奏裨
將卻永姜奭等罷之諸將奉約束唯謹秋發卒乘亭
鄣陰遣勁卒數百以朱和油納竹筒中給之約曰遇
卒不在守輒署卒所卒面縛受罪以爲神由是戍卒
亡敢失伍者八月匈奴大入公徵諸將兵卻之簡材
官善射者夾道而伏虜多射死尋遁去　上聞之賜
璽書勞公公以邊地踔遠虜出沒難備乃東自老營
堡距滑石澗築墻二萬丈許告成事進公右都御史
蔭公子思佐餘如故大同宗室充灼等謀不道且開
虜入公知之則授成大同將周尚文發奸狀公又推

轂尚文本謀絕口不言功　詔繫充灼棄市公進左
都御史蔭公弟萬程己酉春虜宣言寇宣府且薄居
庸奪關入公上疏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即盛氣
入其鋒不可當誠得大同將周尚文部銳卒代宣府
將虜可格也　上從之且趣尚文行虜薄曹家莊不
備尚文卒至尚文當虜數十萬戰三日夜圍屢解公
聞之從壯騎數千赴尚文軍騎請覘虜狀而後長驅
俱死無爲也公叱曰逗遛者傳軍法公躍馬爲諸騎
先距虜壁四十里會大風起公列車騎曳柴進虜大
驚曰翁太師至矣夜解圍而遁公遣尚文從輕騎掩

虜後破之獻首功四十級　上大喜進公兵部尚書
賞賜甚厚五月　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奔喪去庚戌
七月大同諸將失利烽火通京師羣臣上議請亟召
公入公居廬疽發背固請終喪八月虜由古北口入
薄城下　上憂之甚趣召公爲兵部尚書公聞詔泣
曰臣待罪行間　主憂至此此臣效死報　主之秋
也乃倍日并行乘傳　四十日詣　闕下而大將軍
仇鸞雅不喜公　上數問公不至又鸞譖公急乃以
侍郎王公代公公罷勿用尋以兵部右侍郎經略紫
荆諸關事公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且終喪　上怒

坐疏不敬廢爲庶人公還揭陽　上念公不置壬子
十月復公兵部尚書公未聞　命尋卒年五十五公
子以聞請葬祭如故事　制曰可太史氏曰余讀漢
記視霍去病馬援爲將豈不偉丈夫哉然當武帝時
天下不無事矣驃騎馮貴戚之權則用武之資也伏
波從光武起故知兵　今天子修太平之業士去尺
籍久矣公以書生言兵事決策制勝若嚄唶宿將此
遵何術哉余聞公生六年喪陳太夫人哀之甚及樹
先尚書墓親荷畚負土此其閑于人倫蓋天性也雖
數有軍功一切以奇勝大都誠壹所致則忠孝者之

爲邪記曰我戰則克公近之矣

七烈傳

汪伯子曰吾宗著郡中乆矣無論丈夫能也即女德亦往往聞焉自余有知以來近屬以烈聞者七或自吾宗以死或死吾宗大較相後不過三十年相去不過三舍余所睹記豈不較然著哉乃今有聞有不聞則所遭者異也余懼其終不聞也故爲之立傳竝稱載之

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永錫松明山人家故貧傭人賣餅爲業娶草市孫氏顧甚莊居數年永錫

病瘵及病革永錫蒲伏據牀語孫曰吾病乆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嘉耦以荅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哭曰君卽不諱竊計必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妾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邪妾寧早決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宣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日死蓋巳丑冬十月上旬云其後二十五年吾宗有死鄭獄者鄭獄長齡橋人汪自信行徙居長齡橋而汪天貴女歸鄭獄居數月獄客死廬州女聞而痛絶者三誓必死會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亡女求自盡家人日夕護之不得間癸丑正月六日家人悉出觀燈女夙已紉縌衣自經死年二十耳又二年有死謝湯者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發因首跣足遇人輒哆口笑或捽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大以爲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乃寬湯會倭寇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寇過湯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詰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臥起毋令

自裁女佯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奈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梁女鑰戶出門詒季女觀水出門則授季女鑰投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出芝黃程氏諡忠愍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也忠愍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閩廣流賊入江西吉安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訃聞淑人輒投井求死保母從之井奉淑人出井中泣諫曰主不幸死長郎君遠在太學諸幼方穉孫其誰歸主喪毋必欲

相從何汲汲也淑人乃強起治喪事日進米不盡一
合匍匐奉忠愍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婦奉饘粥
長跽請曰祖毋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毋縱棄子若婦
謂諸孤何淑人徐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毋
下拊庶孽孺子任之即毋不幸以疾病終孺子惡能
以此留毋且而父死國而毋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
不食越五日死辛酉八月朔日也有司上其事 詔
贈淑人立祠城東從忠愍以祀其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西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下賈家苦不給
鮑事舅姑無所失即身凍餓鮑安之甲子應宿負疾

還鮑爲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不起私告毋曰
婦從兒十年勞苦極矣兒即死幸擇可者醮之鮑聞
之而深自傷乃徧謁宗人爲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
應宿曰君嚮與君毋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
知其他君毋嚴他日懼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既具妾
可無卻顧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蓋先自飲藥危
坐正寢而終乙丑七月二日也越三日應宿死其後
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

方氏北山方渭女也女生二歲渭從毋黨許聘稠墅
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時
父毋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毋遺家媼勞女女語媼曰
毋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旦日亟臨
視我我其猶可須臾無死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
旦日姑至諭女如父毋旨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
毋父毋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
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祭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比
至墓姑褰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葬

李氏生斗門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爲繼室應玄
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李曰若年
少我死其柰若何李應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無二心也應玄伏枕頓首曰幸
甚李於是歸辭父毋毋治具飲食之李持飯一盂終
不舉箸既而告毋狀毋爭之彊李拂衣就輿不反顧
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召二子悉分
之無何應玄死斂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者
啓戶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白
首稱未亡人宜無不可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暮遣
守衛人出就食戒女奴曰第鑰戶我困甚幸得少休
食頃縊臥內死年二十二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近所概見

若此遠者可知其亦風教謠俗使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人之女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程李以富貴隕身於乎烈矣贊曰昔在嘉靖風教洋洋迄玆更始引而彌光皎皎孫氏倔起窮鄉一言自决先夫于亡有美二姝嬪于著姓生也不偕死必偃信燕爾新昏奄忽同盡狂夫冥冥自湛以殉淑人不食甘節如飴松明同軌厥有沙溪婉婉處子煢煢繼妻齊心赴義響應昌期誰謂爲彭有如駒隙誰謂爲殤令名無斁比事屬詞載在宗祏敬告公宮女之

司直

鄭麒妻羅氏貞節傳

鄭諸生以逢掖來謁盖言鄭麒妻云麒居歙之長齡橋婚呈坎羅氏邑中二姓最著世爲婚姻舉子踰年麒客死羅年二十六必從麒諸姒從容諫羅從一而死烈矣顧姑老孤始孩俯仰謂何寧事溝瀆羅悟乃飲泣治夫喪奉姑以天年終不遺餘力于天益當就外傳羅脫簪珥具束脩既而納婦于吳名家女也貧無以嫁羅謂納婦直以奉宗事何論有無居數年吳舉二子長維楨次維榦羅竊竊喜賴宗廟之靈吾家幸有孫其後維楨業明經補郡博士弟子羅竊竊喜賴宗廟之靈孺子庶幾無忝先人羅縞素終身跬步不及門外里社爲劇諸士女聚族觀之羅獨留且戒家人勿往女德不邇聲樂安事夜游居常閉戶辟纑爲梱內率乃今八十老矣不少休里父老縣文學上其狀郡大夫郡大夫表其閭曰貞節羅避舍曰天禍鄭氏未亡人柰何倍夫子以徼名大夫休矣汪道昆曰吾鄉婦女多奇節夫死則死之藉令死賢於生有死而已乃若送死立孤夫子將恃此以不死視一死不猶賢乎此可概諸中庸故足術也往鄭氏有死節

者余嘗爲之立傳則又可以死者與

王子鎮國少君傳

明分封同姓諸侯王子無慮千計乃若居王門而操士行問俗者可得而稱焉少君名厚柯鎮寧恭靖王少子　襄憲王曾孫也生而頎美脩然不群少習貴游喜聲伎蹴踘長受儒術親儒生退而深惟曰華門圭竇之人猶然力學以從王事柯備在鎮國顧自非薄而廢詩書國之恥也乃購遺書五千卷治樓居習小篆工八分日娓娓務文事既則以奉　高皇帝約跬步不出國門譬則面墻即正明目何見於是室東

爲圃樹花竹若干畦客至輙帳具圃中爲布衣飲脩爵無筭盡客驩客且行少君猶執玉斗奉盈而進客往往謝不勝少君謝曰嗟乎吾獨未得從山公飲耳及高陽生爲太守自稱酒徒少君故酒豪然數負太守少君設部樂習吳歈太守至輙命升歌務盡長夜少君進玉斗太守遥舉什二觴之少君避席曰公何謂酒徒即山公不及也少君絶口不言郡事太守愈益親之少君多御人不無怨者太守風少君毋叢怨乃出良家子十餘輩少君故亡子若孫中年舉少子國人大喜謂少君有天少君夙以孝友聞事毋事兄

唯謹毋有疾少君露禱請代疾乃平比兄嗣王少君唯唯受命迄于白首無違言少君善治家務振人之阨歲有突患收道殣數十百人歲疫則出禁方活病者居有頃少子復殤國人吁嗟嗟異之即少君不能無怏怏仰天歎曰使天以予無罪則畀予嗣人使天罪予則予不知所罪乃立王孫某爲少君子後襄王曰善出國書爲之盟中執法氏曰信陵孟嘗則皆國君介弟折節下士卒以多士爲名高吏考其所爲徒豪舉耳彼其以武犯禁則俠者之雄乎少君無它勝獨結客爲樂老而不倦天固奪其嗣謂之何哉旻室有言少君故玄圃中人安事委蛇知言矣

許長公傳

吾郡中稱閭右世家首東門許氏長公自父及子三世皆受室吾宗長公始孩乃倍毋畜外王父所即多竒父汝賢叔汝弼客東吳並以鹽筴賈長公稍長父舍賈歸則命長公從叔游叔操長公廪廪長公善心計即曠日久可覆秋毫叔一切倚辦長公無不當叔叔喜客長公獨務爲儉佐客資居常恂恂即旅次讀書不輟某于甲以博聞侘坐客卒負長公叔所奏書記出長公客人人以爲不及叔立長公異毋弟鈺爲

後已而生子金居無何叔客死長公代金修叔業及金長悉歸金鈺入構者言而固當後叔金非叔子第逐金金訟之鈺坐不直恚死鈺同毋兄弟皆切齒必報金長公泣曰此釋憾不難吾叔將不血食乃厚拊鈺子卒舍金金又入構者言鈇歸而筭宜不盡金怨其事長公第自割予金金益張遥怨遥割長公殆且盡終弗明人言卵幾殈而公翼之不啻肉骨彼其反噬已甚何至無饜長公謝曰寧金負鈇無寧鈇負叔嘗屬季弟代上鹽課季負帑歸課過期法當没長公無所問第稱貸上之及長公終父喪困甚僅從俗葬

葬輒以收責東游比歲除侍家人相對泣也人子不
及終大事胡爲乎至此哉遂焚券歸自是不復東矣
歸而廢視舉宗獨嚴事長公月爲期長公必杖而會
食諸子弟有郤長公必居其間或難與言由由然務
入而後巳毎論家世輒仰天嘆曰東門氏其有興乎
必吾後也長公婚汪處士憲季女是爲孺人處士故
饒未有子數奇季女安得而丈夫子邪及歸長公則
舅老而姑繼也姑䁥息三子相與目攝孺人孺人内
奉舅姑外應庭戸部署諸叔諸姒不絕門外親長公
率數歲一歸齋用累歲月一至孺人脫簪珥盡日夜

力女紅爲資於是舉室安孺人長公無郤顧矣孺人
舉二子沂旣長太史國始生生七年始及見長公膝
下孺人獨任二子學旣又任二子昏旣歲入詘然中
外事悉辦至其自御則併日一食終歲一單衣盖二
十年往矣長公旣瞽孺人親匕箸上食長公會歲大
饑日奉益乏即蔬食具必先飯長公餘及子舍中顧
私與諸婦共糠覈若客供具及親黨問遺孺人輒辦
應之終不以力詘廢禮父處士歿毋黃媼及陳氏姊
皆發居久之貧頗反依孺人終老毋姊死以禮葬之
里中有言孺人不負處士丈夫子矣孺人敬祠事信

機祥毎從里婦召巫神應如響太史數舉不利長公
以爲憂孺人私語曰此勿憂直憂吾兩人者弗逮耳
辛酉太史舉鄉試第一長公以天年終明年孺人即
世越乙丑太史始起家隆慶改元始得以翰林院檢
討封孺人贈父若毋司馬氏曰許長公以義困孺人
攻苦力贊之概諸古人加梁孟一等矣往聞長公以
家難破其産僦一廛市中市豪且齮齕之會太史補
諸生幸得寢嗟乎爲善者岌岌逮矣非天定惡能勝
乎孺人乳兒時宿不飽旦雨雪日中擁敝枲乳卧内
突無烟太史毎涕泣道之傷哉貧也兩人者當厄即

志士且不堪顧獨茹荼如飴殆亦知躬自薄而太史
厚也即太史以其親顯豈唯太史能哉

范長君傳

司馬氏曰儒者以詩書爲本業視貨殖輒屏之藉令
服賈而仁義存焉賈何負也海陽故多善賈而林塘
范氏特聞長君席故資賈鹽筴非其好也深惟而懸
自傷使鋤圂市井競刀錐且不得與諸儒齒即致鉅
萬何益哉於是游諸賢豪折節自下諸賢豪率高長
君義則字長君而交譽之汝珎其託之賈人乎此不
逢掖而儒者也居常佩佩衣冠杖屨必有常與人無

疏戚尊卑必矜己諸縣大夫辟長君爲黨正訟者爭質成會邑人對簿縣中當大辟市豪請行間力能得之縣大夫獨黨正議堅卒傅之法里中語曰寧干縣令毋干黨正其婞直如此至其孝友敦睦肫肫用情則又篤行君子矣中年舉二丈夫子擇可而命之泓椎少文爾脩吾業淶有志學古爾爲儒里俗率操佔畢以賈芬華安事儒矣爾曹第爲儒賈毋爲賈儒二子唯唯嘉靖癸丑長君以天年終其後泓以賈起家淶對公車授南城令令始釋褐亟謁不佞傳長公會不佞弛心思弗果及其受南城也將宿　君命必得

請乃行自言仕不逮親非藉明公一言無以面筵几且不肖倍親久誰其日討而訓之願舉吾父質行楬之庭日誦法言如親受命余惟長君以匹夫抗三尺法卒行於縣大夫此其不磷不緇堅白具矣第令執此以往何論南城令行乎哉羹墻有餘師矣夫匹夫爲天子守法即彊有力者不能干古人以彊項而格縣官皆是物也要以孝友敦睦壹禀於肫肫夫然後無間於人心廉不劌矣今求世德宜必以堅白鳴本諸豈弟而紀綱之政之善經也南城亦易與耳令行乎哉長君故受室於陳爲丈人姊不幸夭四委禽而得胡姬及二子生男事丈人唯謹丈人嘗志長君怒直以誇誇諭建靳仲甥實其言將自得師毋不佞以也

太函集卷之二十九

太函集卷之三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六首

程漢陽傳

自　世宗斥不令其後諸執政率獎廉直屬官常迄今文告日煩吏治日下要之吏者不爲厚利則爲名高彼其營營爲厚利不遑恤名墨吏也營營爲名高因而罔利姦吏也當世以墨敗者什七八以姦敗者曾不能什二三固宜其下滋甚抑或皭然而不滓闇然而日章善矣甚者蜕舉乎汚瀆之表利無所利名

無所名借曰不彰闇然自是善之善者也吾郡固多士吾獨善程漢陽始漢陽舉于鄉蓋與不佞同籍故尚書馮公爲督學使從廣衆目漢陽笑曰嘻德良亦髦耳庶及彊矣未艾也往者人或少德良而恃予短柰何行縣而得老生德良即髦何老也于時漢陽年未壯公直以其髦而彊之越六年始成進士爲嘉靖癸丑余守司馬而郡中在都市者十餘曹則皆推轂漢陽即得邊郡易與耳使在郎署不亦發硎齒腐乎哉亡何除南京工部主事始入部即主莞庫故事自部尚書至諸郎吏率取辦莞庫而隸視之奇羨則以待部尚書廢勿籍漢陽不可即出入至二百緡可勿籍安用籍爲部尚書業已目攝之無所發莞庫故爲諸郎具竿牘具醵錢漢陽務以其身屏之即一牘一錢無所取給諸郎以例來索則取諸舍中應之由是諸郎目攝漢陽罷勿索既出督儀眞廠兼視漕漢陽令諸閘啟閉必以時諸沮撓者必以法會龔御史愷王副使一夔各藉其鄉寵靈橫甚至輒啓閘不可捷役夫而漢陽輒縛其卅人徇之市由是諸彊有力者皆辟易毋敢干時江西大賈豪儀眞故通諸蠻酋長會督府徵蠻兵至諸酋長主豪家籍督府令集册載

兵境內騷動市人赴部訟豪狀部且捕豪豪抵鄉人萬考功書爲豪請漢陽卒收豪以徇謝考功丁巳春考功署漢陽浮躁時太子太保王公都太宰詰考功往葛少宰獨多程郎何故見坐考功佯以漕司移司空文爲觧量移安吉州同知時鄭端肅治漕其移文則暴戶部郎中王尚禮儀眞沮漕狀無預漢陽考功獨藉口甘心耳始入州境輒格督府令罷材官募州兵既而倅長沙貳河間其嚴出入壹如居部主莞庫其操法壹如視漕即循資遁遷所部未之奇也安陽郭公居太宰選部請以河間守郴州公曰程郎守固

當胡爲乎西鄙及公釋部事僅得戶部員外郎服除官如故有頃進貴州司郎中司主餉薊門其嚴出入操法亦如嚮者會諸郎與諸曹爭朝列主漢陽諸曹由此目攝漢陽未之奇也執政方攝吏部瓊州守數敗州人抵吏部願乞一良二千石振之攝公謂諸曹無如程郎乃補瓊州守選部則又以程郎未始有子何置之海外而南爲尋徙漢陽余適填楚且得代疏畧曰臣習漢陽守金廉直乃今置之漢陽漢陽都江漢間蕞爾不及一大縣即若水溢守金可臥而治矣承天守　先帝湯沐其重什倍漢陽乃今虚無人請

徙金守便是時余疏七事悉納之攝公方出劉御史補承天議坐格所部輒以此覘　上指謂當事者不急漢陽漢陽沈沈其嚴出入操法如故頃之上計吏部將以鹽筴授漢陽余謂所知者曰公不識漢陽邪柰何予鹽筴所知者告曰漢陽信賢然老矣余曰否否公直以其多鬚且斑白邪漢陽既倦遊計畢輒納繻　闕下改南轅而東余宣言曰相公楚人柰何令楚中失一廉吏既問而知其爲漢陽也屬吏部易繻而趣之漢陽余遺漢陽書公行所部尋上漢陽考即公薄二千石獨不爲若翁若毋博金緋地下乎及漢陽上程書所部置他郡後而郡中獨余一疏格不中覃恩他郡業已被恩漢陽不無怏怏會肺病作輒投劾歸　上知其不可留予致仕其年五十八耳始漢陽籍諸生未及壯卒之得謝未及耆先後竝以老稱此延陵相者之屬也藉第令老公孫弘馮唐何稱焉漢陽父業中微至煩質劑兄鈺倜儻自負宜不易從漢陽顧善事兄卒化而循禮弟早夭其孤寡悉仰給漢陽中年畜兄季子爲後婦子具在食指益繁以故歲奉多不供久而滋甚客至輒典笥衣供具笥屢空客聞之相戒勿過嘗從所親問米價所親輒囊米石

餽之漢陽艴然曰旦日誠絕糧然終不以其故受外來餉所親或交以篚雖束帛報必相當既自漢陽歸惟是先人之四壁在伯兄業已即世諸兄弟子駸駸貧漢陽既困自支復苦諸兄弟子不給至其嚴出入操法愈益斤斤覆不及縣簿之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治五畝時至輒從田畯躬督之歲貴穜稑有差息僅當一緡有半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弊焉力二五畝鍾之田何倒置也余聞之曰客言過矣王者天民民天食家食而自食其力庶幾不倍天民息勿論也漢陽與人抵掌論事析是非若秋毫

難者百端無兩可即杯酒細事必盡其辭少長執坐夫刀以軍法行酒不少貸坐客避席曰異日者公爲政固若此邪漢陽笑曰使金得當一方如此酒矣毋從諸鄉大夫飲即驩甚必篝燈夜歸余謂之曰漢陽倔彊海内無兩終不聽顧鄉曲之譽日益起而郡守相則以鄉射賓漢陽人言　天子既幸辟雍令郡國皆得以秩節養老是冬十月漢陽始耆月之下丁與懸弧會郡大夫方代　天子饋酳爲壽漢陽漢陽樂矣余從諸鄉大夫後觴漢陽鄉大夫曰富貴而歸故鄉則古人侘之矣夫士或脩之鄉黨壞之市朝或伸

節于市朝而脩行于鄉黨兩者亦猶乎乞墦揜耳之類也富貴何爲顧外之可以襲市朝内之不可以棠鄉黨比于秕糠其孰如漢陽貧至其攻苦而甘之終不以奇節自見其在宗族鄉黨亦胥積久而彰觀其深則有恥不辱者其人也彼其取節焉者抑或浮慕其硜硜淺之乎觀漢陽矣古有惇史鄉大夫職之司馬知漢陽深是在司馬不佞敬諾

江漸江先生傳

先生年六十所業已謝方伯歸漸江家食九年春秋始老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先生故不問家任諸子父矣乃今爲可傳也豈家人産哉無亦事畢於　國家論定於鄉黨由今而述之後其斯信而有徵與余從鄉大夫仕者百餘曹獨先生與余莫逆而余所嚴事者亦惟先生玆幸從先生于鄉宜可傳而傳矣江故蕭姓祚齊梁唐廣明中丞相遵子楨渡江避地遂易江氏家篁墩而墓溪南次子鄭居守之因廬爲里

國初以禦寇功稍著其後世世受耕先生父贈駕部公才始用貫起父舉六子叔瓘季珍父命叔季受博士詩季即先生也季年七歲日誦數百言即叔什倍季功恒自以爲不及九歲喪母鄭語在志中年十六

補縣諸生後八年而廩先後凡五試庚子始與計偕再上甲辰舉進士授高安令舊令遞敗高安令下車會不歲猝猝務賑恤悉捐不急徵無良境内賴之是歲饑而不害其政省科法務便民夫里在官悉縱還生業有政一呼輒至即徵發無後期諸生朱誥豪邑中深結郡守相會誥傭人疾病死誥唉傭人婦誣誥所臧者黄約殺人令得誥本謀反坐誥郡守相力爲誥請卒當之於是邑中稱平無不悅服戊申徵諸令最者入選首高安而高安就選天官逡逡吶吶天官意高安必不樂居臺諫則補主客尚書郎尋奔父喪

起官如故已又喪繼毋喪畢謁天官久不除時秉禮部者貧袁州輩相屬也遂以風土不宜得請改南駕部郎人言駕部下喬入幽去人情遠矣駕部笑曰吾故茹淡則亦人人厭之而吾適口且終身亦各適其適而已會有新令禁所司毋濫給郵符諸有力者抵部尚書部尚書許諾駕部不可部尚書以為言駕部正色曰郎吏小臣奉詔守　天子明法公大臣也奈何自上撓之卒不給會十年一稽尺籍更定快船差乃先期具疏闕部尚書上之得減船百而駕部手籍部署一切請託不行士伍獲蘇至今稱便由駕部出

為信州守首捐歲入公費千金檄諸屬吏務洗滌自新不者按治毋貸永豐紀崇以冨賈怨適醉人殪死於道怨者徙屍崇舍旁且為蜚語前守受千金脫崇前守置不問鄭御史按郡獄信州白崇冤御史退語監司守故少吾黨即囚坐失入守獨不以囚當避嫌信州聞之嘆曰　天子遣使者按部中唯此三尺法耳法不當守何敢輕傅大辟以遠嫌監司默然其後崇事竟白上清真人張彥頨死　上遣金吾治彥頨喪金吾籍胄子當封盛意氣又阿　上旨騷驛百端信州遺詩諷金吾勿吐舊德金吾劾郡從事不奉詔狀辭連信州司隸朱忠僖不直金吾戒勿奏亡何張氏不嗣　詔收真人印綬郡人快之楚酋袁三以粵兵反閩閩撫歸楚粵分部懼出袁州睨相舍啗三由彭蠡而西三趨豫章張甚佯言係故王胡督府歸浙江會段御史按饒信州往告急且曰三必反反必首禍信州信州屬邑故無城計將安出御史愕然曰此開府事亟請之信州進曰明公代　天子西巡顧就近為百萬生靈計藉分彼此境內謂何御史頷之揖信州出亟還郡三已聚黨薄信州乃陰戒壯士登陴嚴為備三不敢發則趨玉山而玉山令故冥冥三遂

反信州檄數賊罪無論我兵若賊黨有能擒斬賊首者予千金賊由是奔永豐入閩終歲乃潰御史按玉山永豐二令罪狀不及信州顧目屬信州信州終不往謝大以為望則以計吏殿信州而吏部習信州良寢其奏會有　詔御史按疆事復及信州疏下職方信州乃從量移去頃之袁州及御史俱敗檄補鄖陽於家尋轉副使治兵饒州已復進浙江右參政先是游民聚族採鑛據西安銅山數寇新都官司莫詰參政夾便宜四事未及行寇業已破婺源掠休寧且薄歙境參政亟請督撫發兵截寇歸路悉殲之遂乘勝

錮銅山散其黨復請以浙東兵備兼攝徽饒迄今十年亡復嘯聚者叅政力也尋論功 賜金幣進江西按察使行亡何轉雲南右布政使會肺病作投劾歸其年秋轉貴州左布政使乃復投劾吏部寢不行已而知先生決矣且堅乃許致仕先生始讀禮倡舉宗治宗祠再歸而祠成乃始治居室董董耳及今歸老乃就溪上治草堂叔兄民塋力修辭名隱隱起及先生辭出見者率右先生相語曰即民塋負前茅終不失為民璞殿也先生退然曰珍安敢望叔又安敢暂作者藏名山幸草堂成第篋其中遺後世耳季年罷

胠篋獨誦莊氏屈氏司馬氏書畢謝雜賓獨殷司徒正茂方中丞弘靜程漢陽金若不佞道昆時見客通者墻東拓地五畝闢華叅堂堂下墳者樹瓜蔬衍者樹秫樹黍客至率取辦羮食酒漿先生有丈夫子四人孝友無間既授諸子室各異庖自信州歸吳夫人無恙月命諸子舍供具各七日月終二日乃出上庖召諸子與俱其後歸自黔中吳夫人則已㱿視命諸子舍更以月膳獨童男女豎各二人從客至則膳者進羞稍溢則佐以公帑有上客則諸子羞鄉大夫居家無如先生適矣先生旣歸田里屏冕衣裳即杖屨出游率歲月一至漸江上見者不復稱方伯第呼漸江先生云司馬氏曰余安能傳先生即傳矣安足傳也先生身不滿七尺而屹立若泰山故寡言言出若括中黄而中命居常擇地而履及其坦坦自率則委蛇若游龍望之凛然就而親之若承景含光不見其跡人謂余狂而先生侚也而先生終不以不羈弃余余始交先生十年攷其行矣竊自念曰直矣方矣殆難為徒又十年而獲其心正直而壹歸于忠厚盖長者也又十年而覩其全也退而深惟曰嘻能白能玄能觚能圓徐不甘疾不苦柔不茹剛不吐庶幾乎大

雅君子哉 今天子方幸太學憲高年不佞道昆竊立傳故鄉以備惇史

江夫人傳

往江方伯最尚書郎 詔封尚書郎婦安人矣其後遁遷不及考迄得謝不庚封安人而胡夫人也婦從夫者也為方伯婦則為夫人安人而胡不夫人也夫人吳出也而胡江夫人也婦從夫者也為江方伯婦則為江夫人夫人而胡不江夫人也自昔女德備矣非內言不信非外言不徵史氏傳女德董董焉江夫人胡傳也詩不云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德不可以

終閎故必有聞内言則吾得之吾宗弟貞貞方伯甥也宜足信外言吾得之方伯方伯不外譽也矧内稱也宜足徵由内足信由外足徵江夫人胡不傳也内外言何曰江氏世家溪南吳蓋與之同里二姓並大世婚姻夫人故擅公宮有至性年十二女弟生毋孫目語中涓戒勿舉夫人則以鈞毋遺體力舉之卒歸於朱中道殀有子而朱弗子也夫人則以女弟遺體力子之父旦客死淮諸子不克反葬夫人脫簪珥具資斧歸父喪毋季年夫人代任諸子事疾任醫喪任具葬任封里人謂莫非女也而夫人貞矣及歸方伯

事後姑諸姒纓縏左右之佩相及也夫人毋事姑兄弟事諸姒卒之姑無誶語諸姒無間言方伯自負笈以及稅車不内顧自廩修以及祿入不預聞畢事則夫人質其成歲出入則夫人質其會耳方伯廩廩不取苟容退食亦從夫人質平幸得一言以爲勺藥里人謂莫非婦也而夫人順矣夫人舉丈夫子四長可學次可章次可登次可均及五舉子京師夫人孱甚即屬乳者比夜必置卧内寢之偶有不安乃割寢於其側夫人淚隱隱霑席猶然以遠所恃爲子憂無何殤其哀滋甚女子二長歸方廷濟次歸汪居貞先後

有子七人夫人壹以鳲鳩著愛冢婦見倍哭之喪明雖煦煦惟恐有傷然務持大義仲子築漸江之上將以承几杖驩命曰涉園環堵且百夫人業已廢視不外遊比告成則仲奉輿往凡扶侍所歷歷舉以告夫人夫人正色曰孺子生吾家惡在其師家大人倫也乃謝罷仲里人謂莫非毋也夫人非直慈毋也能食而能教矣夫人故不乏末乃益饒轂食澣衣今猶故也夫人故孱末且老焦勞胼胝今猶故也往諸子分日奉養語具方伯傳中比方伯終則諸子婦以次上食顧曰抱机庭内不啻啓重門而洞見之凡諸負戴

提携秋毫畢祭上則賓客下則僕夫晝則授餐夜則授寢悉出部署余見客夫人獨自宮中出上尊凡在從行如歸安宅里人謂莫非内主也夫人共矣在室言室有家言家居庭言庭居背言背四德具足内外而庶言同江夫人胡不傳也歲丁丑方伯年七十諸子將求名言以命觴方伯戒曰而翁無良即有可述亦曲士之一節耳誠得司馬爲而翁傳壽不亦侈乎諸子述方伯之言以告余余敬諾明年戊寅夫人年七十諸子將求名言以命觴方伯戒曰而毋良其必託諸名言而後顯誠得司馬爲而毋傳壽不亦侈乎

諸子述方伯之言以告余余敬諾未及期而夫人帥諸子方奉大事寢弗遑甫踰期而余亦奉大事乃今則諸子禫矣將脩成言以復夫人於是即次告余余敬諾

潘孺人傳

孺人潘孝廉佩妻也孺人倍孝廉孝廉未仕孺人雅以梱內誦義故人人稱潘孺人云孺人出芝黃父處士曰程栢孺人母與孝廉母並出鮑氏以兄弟相友最驩比生子女約為婚姻於是孺人歸潘為冢婦事舅姑孝舅姑宜之舅自東海歸病甚孝廉奉舅臥起

孺人背衣襟門巷間挾十旬供湯藥無少怠及姑病孺人則以身奉姑姑安孺人屏諸婢勿進孺人不遺餘力即溲溺必親承姑病革亟呼孺人當來願為爾婦孺人以冢婦當戶務攻苦為諸婦先門內終身無違言怡怡如也既喪母二弟羸孤則授貲介使治生皆自給母姊嫠也而貧孺人逆母姊就舍母事之凡曰母亡猶幸得事母姊舉宗嫠者皆就孺人食待之舉火者十餘曹乙巳歲饑里中多菜色孝廉屬孺人為糜粥舖餓人始而聚食者數十百人旬日則千人以上乃分粟隣家各炊二釜佐孺人無何新穀登里中饑而不害里俗貴男賤女即閭右家數生女或不留孝廉內徐氏姬乃生女家人謂孺人三舉女矣惡用妾女為孺人卒舉之視如己女其後徐生子幾殆賴孺人煦沫活之孺人舉女凡五或有後言孺人謝曰赤子匍匐井中隣人皆有所不忍況吾子也吾患其不能奉箕箒耳即褘翟不具吾何患焉同里汪母因所親謁孺人願得為孺人肺腑孺人許諾則以中女字汪母子若汀頃之女殤汪母哀之甚夭奪孺人女奈何使我失孺人孺人亦不欲絕汪母歡復字少女季女納曹生釆曹生生二年而孤孺人歎曰曹氏

宗若綴旒唯是呱呱在耳遂襁曹生歸室孺人母之孺人力作起家治五女裝贏詘必中度皆躬自筭畫未嘗貽夫子憂及諸女有家則皆閑姆教稱能婦化孺人之屬也歲乙巳孺人卒親戚隣里鄉黨莫不盡哀嗟乎以孺人之質行而不逮夫子顯榮司命謂何耳汪道昆曰周以內德興關雎是已以順為正其斯為百嘉之宗與孔子欲為東周春秋乃作由閨門以正始未嘗不惓惓焉正則順順則成古今未之有改也余聞孝廉之居近墓室中夜聞哭聲孺人謂吾家世叅嘗於斯未嘗有異人無異德妖何能為舉室第

安居毋自爲妖耳聞者謂得春秋之義庶幾乎正而順者邪孝廉故以春秋起家其内治可知已

太學生潘圖南傳

作者之言曰傳者傳也述逝者之美以傳之後世者也潘生殀矣吾惡乎傳之無亦其美爲可傳即無年而有述也傳曰潘之先自婺徙巖鎮右閭右稱世家少翁五男三嫡二庶圖南以嫡而居第五幼善事父兄世父起汀州首以經術倡諸子弟次翁子京南以脩古著蓋與近屬仲子緯齊名圖南始勝冠命字鵬舉始受書家塾心竊竊急二昆既從黃光祿婚父命

之賈圖南弗善也俯而深惟賈者徒慕羶而穴市中直糊其口耳吾曹固將攻百家茹千古羶何慕焉遂載五車歸瞠乎從二昆後汀州大喜則謂圖南鄉人什七賈而什三儒不端行而道儒則弁行而徑賈矣籍第令得徑曾何足以一當夷庚若以舍賈而來必不以趨賈而去於吾子行增一美矣幸哉既而客燕圖南若毋爲丘里之士　今主上冲聖方建首善幸成均簡大司成廣厲國士若亟趨函丈立橋門北面而師之東面而友之其斯以爲天下士也圖南敬諾丁丑入貲游太學且將治行胥中病溲甫挾日輒不起行年二十八耳汀州痛哭曰圖南已矣天不欲大吾門乎是何負於扶搖不中道而折其翼也孤子一生四年曰養義司馬氏曰語壽則松栢獨也顧青青而不芳芝蘭芳矣顧幽深而遄夭稱物者其芳足多也視彼後凋何讓焉傳者之傳圖南大率類此不佞胥諸潘三世矣自汀州以迄諸少莫不翩翩顧獨嫗鵬舉而殈之何以故要之天命集矣而盈不耐無虛地靈宣矣而沃不耐無瘠家發其祥矣而休不耐無咎人稟其秀矣而成不耐無虧理有固然寧詎能必其各足而無憾也吾於安仁有遺憾矣鵬舉其後夭

者與

處士陳貞靖先生及孝廉仲子傳

自昔以布衣爲名高若魯仲連之徒是已其有不合者則俠也非處士也其或以勇退爲高義若靖節是已其有不合者則固也非處士也抑或以文辭取重若西河夫子其人其有不合者則藝成而下者耳非處士也余所交海内之士廣矣必其抱處士之義不俠而高不固而確不挾藝而彬彬者則吾鄉得陳達甫一人焉達甫世家休寧名有守父鰲受遂昌文學祿達甫行踰年而歸輒名故所過城邑時達甫始肇

革父大奇之稍長受仲兄有容春秋顧㗻㗻薄博士
家言而誦法古始其後從父之沁水徧讀篋中藏書
鄉大夫李尚書瀚常評事倫悉出墳典以下授之亡
不周覽及仲以明經舉父釋沁水歸於是達甫試有
司輒以田間冠入試歸補郡諸生籍諸生灑然俛之
夫夫哆口爲三墳行且應庖犧氏科斗詔矣守諸生
不利輒謝學官辭曰鯫生繫一而廢三吾往矣如使
匏繫故業不啻桎梏終身卒使先世聞人前言往行
不述鄉之遺佚潛德弗彰古昔作者之言蕪亂弗緝
非吾志也於時同舍生江瓘王寅亦皆謝去三人者

壹意脩古達甫獨負俗而窮其源文自扶風而遡龍
門祖左氏詩自大曆而遡漢魏祖離騷雖夷醜亦復
俛之安得投河洛索圖書爲猶賢也達甫睢睢自若
終不以其故詭隨嘗太息曰使吾無當於左丘屈原
即當世然之吾何敢信幸得一當千古即當世非之
吾何敢疑故言出或以爲狂而都人士自江方伯民
璞方中丞定之以及不佞乃心竊多之矣里居避諸
顯者不與通縣大夫數以鄉射賓之謝弗往有司干
旄及門謝弗逆所部索達甫一家言授之梓氏謝弗
及謀顧於鄉大夫悅吾三人於部使行縣者悅徐方

伯子與子與嚮以比部讞江南獄過達甫於家達甫
見籥及筌脩通家好中年不出州里則爲子與過長
興達甫春秋既耆輒罷著述語人曰吾嘗急三事而
棄儒冠迄今猶未卒業今且衰矣夫業鉛槧均也其
爲桎梏均也如其舍今而修古吾寧兩忘達甫故不
問家不辨刀布良苦衡石輕重父兄故廡吏至達甫
愈益貧自負固豪往往避市囂而親酒德年少日盡
一斗挾筴而歌嗚嗚季年課子舍中以時羸縮自仲
夏及仲秋損什之四其三時則益二升居常則左右
手爲兩榼博塞行酒左勝則右手引滿而釂右勝亦

如之臥內屋穿霤中見斗中夜大呼曰斗之下唯吾
一老耳夫非天牖我哉每得不佞所爲文未嘗不欣
欣然喜也何物伯玉又當剖我鴻溝及不佞既平東
夷達甫屏聲詩十年矣聞而作氣賦鐃歌十章自言
曰老夫揮筆如戈誰謂吾老達甫生而脩碩高視而
奮膺炯炯升行不自知其屨之起也時而出王家人
莫知所之或臨水或登城跏蹶四顧然後去習達甫
者則以爲獨行君子其不然乎伯子籥補縣諸生尋
棄歸養仲子即筌也達甫以仲兄遺命則以筌後仲
兄既告廟而見筌瑞州馮几而拊筌首曰若爲吾子

他日第踵若翁瑞州故無家僮遺一席地貧爲喪具
比筌逆婦則從達甫受餐筌毋事宜人竭力爲孝養
達甫故家人產無幾不忍割而予筌筌曰筌業已後
先公尚安事割無何宜人即世日持一溢米終三年
喪其養達甫一如宜人愈益力筌脩頎類達甫負儁
才出則取高等都名公卿三代之英何弗逮也達甫
既遣筌從胡御史宥受易已復從不佞受古文辭居
縣文學舍中則與詹孝廉景鳳曹儀部誥范南城淶
善即三人雅自負且先鳴比遇筌未嘗不折節自下
已從張令君試試令君首舉之夢一老父語曰明當

捷南畿獨抑督學使者庚午試殿筌意氣愈益激昂
昔夢老父更語曰今且入場無事再試張令君上筌
狀宜亟收督學從之時太守徐公故以實應令入覲
試事得筌卷首推轂筌主試馬公領之曰生非不奇
然吁然大矣遂左次再與計偕昔夢繼老父語曰生
固當甲之甲今且乙之歸毋讀王太史錫爵文第讀
陳太史棟文再舉得矣其年陳太史卒故云夢即以
幻語戲之耳筌踽踽視達甫客非所習輒閉門拒之
不佞語之曰安得避世如若翁若且涉世矣筌敬諾
不佞釋閩事而家食客奉不周筌以爲言以列卿之

家而寠若此不佞語之曰大丈夫意氣自期無出處
贏詘一也雖在方丈無忘簞瓢雖在簞瓢顧無負方
丈不佞終身誦此矣筌敬諾及其以孝廉舉也齋用
擬諸素封達甫就養舍中几杖必良脩瀡必備服御
必適使令必馴嘗獨力爲先世表閭已復爲先世建
祠事不給則貸毋錢數千百緡既則以達甫出游庭
戶不用杖里門不用車乃泭溪上爲一葦游日奉達
甫行樂筌始以諸生困歲養不貲人言仲魚貧翁胡
不爲仲魚地也達甫笑曰貧士固然置勿問筌既得
意溢費而厚亡人言仲魚不折節爲儉將猶故貧翁

胡不爲仲魚地也達甫笑曰狂士固然置勿問丙子
秋九月二日筌以溲血亡年四十二人言天道遠矣
胡不遺耆老而奪仲魚不佞茹泣而弔之達甫無傷
也曰天命固然置勿問明年歲暮始舉仲魚喪問吾
友王元美四部稿成願借而一寓目越二日達甫以
天年終蓋踰耋者歲周歲之杪乃屬纊嗟乎達甫去
世儒而從作者力既倦而俱舍之古今徑庭無庸取
節概諸質行即羲皇以上何加焉其視輓近世所趨
殆猶覓爵之視碣石矣始安仲魚之貧也善爲人父
者能之及仲魚既倍一旦亡盈昔之福而安故貧非

善爲衆父父者不能也不佞從鄉大夫後聞言行之合于道者則稱之其最著者則謀諸衆而私謚之按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終曰靖遂謚之曰貞靜且以告之鄉大夫嗟乎貞靖得子孝廉肖矣予之奇而奪之速天其無意乎顏氏曾氏之子同科或養或不養惟天所授其若路與點何樂天知命故不憂此眞處士事也

太函集卷之三十

太函集卷之三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一首

世醫吳洋吳橋傳

嘉靖中吳洋以醫著歙洋居歙巖鎮其先世世受方爲目痒醫賈不取贏踵門者屨相及也洋雅自許務廣業名其家嘗曰吾不能如扁鵲受異人書顧惟神農黃帝岐伯伊尹仲景之言具在即其人已矣吾第從輪扁求之乃胠篋徧讀諸書中夜不輟同業者或不能句洋獨成誦如流旣聞不學易無以知陰陽則從博士諸生受易不學鍼砭無以明經絡則從浙淩氏學鍼聞常山楊氏主傷寒則東游而受業楊氏聞祁門汪機主補中其術傾郡則西游而受業機機得洋大驚請割海陽以東聽子矣是時衆醫恭布各用所長小兒醫丁氏婦人醫黃氏以按方里人汪濟川以著論路萬以辯給吳玄以縱橫汪椿用纖巴深用罔及洋後出乃得擅場初族醫龔滋陰爲雷同視參蓍不啻鴆毒洋持論務察寒熱虛實得當輒投得寒熱則烏附黃芒惟所宜虛則重劑參蓍與穀食等雖者鑰起朱氏王氏之說云何洋太息曰此在內經顧

諸君弗察爾中氣猶水也水不足則舟不行非參耆則不能足之其將焉濟足則逆流可泝順流可沿欲熱則熱欲寒則寒蔑不濟矣卒多奇中難者始改慮而服之郡人服習參耆則自洋始洋學學誦法張氏益習傷寒與之論傷寒則運斤瀎堊爾其故居在九龍池上邑中稱爲池上公且曰乃公非飲上池水邪何神異也余從叔母吳病小腹急痛而痒痒惡寒叔父樑迎二醫路萬先至叔曰何病曰姙婦轉胞洋曰不然此陰症也叔曰諸病得之内誠如公言萬拂衣行厲聲曰吳生殺而相矣洋卽爲炙氣海一所進理

中湯頃之疾平路語塞余三從嫂潘病其家故不急洋及衆醫窮洋始至目家人曰易與爾第以寒水飲之其黨謂病者三日不飽柰何予水公曰傷寒陽明熱甚恃藥將不遑卽投所宜勿藥可也乃督汲者陳榻下先以一杯飲之病者爽然遂盡一斗病良已乃進人參白虎湯而平余父妾以病召婺醫婺醫不知所出池上公至父請飯公公曰病者將發狂亟予之藥乃飯既而女僕告急病者且狂藥熱飲之乃已公謂父曰此爲熱入血室病在三禁之間不亟解則狂爾居數年乃復病瘀汗淫淫而渴骨蒸蒸而内爍其

肌膚公以人參白虎湯飲之病栽半公曰此胃爍也急治其標自今宜主補中毋以悍劑歲至乃可刈其根爾越二載中氣復乃出驅蟲藥下二蟯蟯黝而殷長尺有咫公姊爲余叔母姊早世杜繼之甲辰冬杜舉仲子會病喑且痿四肢汗溢而甚惡寒歷春夏滋深挾纊擁絮猶慄慄公曰物極則反吾且極之病由逓産而虛勢重不可亟反激而後反其易爲力哉于是補以參耆飲以桂枝固以龍骨牡蠣經年寒猶故也余以爲言公曰毋謂徐徐及瓜而後可治又明年夏先期一月而診之曰藥力告盈其可已至日則以

盤水沃青巾者二以石水浮瓜者三謂余曰洋無戲言適言語徹衣衾其在今日乃命女僕奉盤水進杜難之手語余曰吾病産後得之宜不可水公曰無害第以兩手挼青巾試之病者曰宜然後乃沃兩履尋漱以盂水已復飲之既剖瓜而華啖其半于是汗止聲出單衣如常先是溪南吳千婦病與叔母同公治以鄉法效諸吳笑曰是能冬起雷而夏造冰矣吾儕其疑冰者與閔節用爲洋里人病歸自浙四肢厥冷六脉若亡尸寢旬餘水漿不入衆醫以爲死矣公後至曰此熱厥也乃就浴室貯盤水水皆汲新築版傅

之臥病者其上則以青巾羃四體挹水沃之卽以水
灑病者唇欲得水甚遂盡其量而飲之乃瘥結林潘
氏子始彊蚤起有事牖下毒病作頭痛惡寒諸飲食
自鬯沸中致之不盡三之一其一以爲寒矣卽宅人
嘗之莫不糜爛彼口舌自如當暑重裘猶以爲薄衆
醫累治不效乃速洋洋曰病由下虛故寒氣深入固
結不散法當不治卽幸而可治不出三年毒以温補
劑愈之參附輒倍他藥其後復病而卒終三年公故
多奇家大人往往命余爲之籍其後公以暴病死其
籍亡以余所睹記者稱載之財什百之一爾公有子

橋世其業字伯高初池上公道既通歳入饒益橋斂
給自負薄醫不談然公雅不問家死無遺槖橋獨當
戶窺諸孤率仰給橋橋始下帷讀父書盍攻苦人言
良醫可當良相夫夫非相種耶遂爭致橋車擊轂於
路父以奇勝而橋務出什全得當則舉全功不得亦
可無敗久之聲名出池上公上卽部使者郡邑大夫
若旁郡邑皆以上客客之蚤起部署里中巡問病者
日高舂則肩輿出遠近歷十餘曹其行以先後緩急
爲差甚者待之旬日不能辯至或不得請則輿疾僦
居以就橋橋出入挾四丁夫疾如鳥舉有急者或止

橋宿必不留且曰橋終不繫一隅失三隅望卽入夜
必篝火歸且日啟門安車碁置滿矣然舍利權卽幣
輕重無所問其始則一二賢豪與之鼎立乃今則橋
爲雄余嘗推轂伯高與之抵掌而敷陳事因並載
婺源吳令君入城府乃病洩晝夜凡百行洩皆純血
欬逆絶食且昏沉醫者以爲新痢也請宣之姚令君
曰毋然公止中道宿就近召吳醫乃可橋暮至六脉
沉微乃曰明府下元極虛誤下且不救甲夜進温補
一劑熟寐至夜分覺乃啜粥湯病去什七八驚自語
曰何速也試再診之曰明府毋憂脉歸矣再劑而起

三劑乃歸
績溪李令君季子病嘔血委之衆醫客言橋於令君
令君曰予聞第隣邑難致爾季子竟殀頃之仲嘔血
愈甚一嘔多至數升且喘欬不安枕昏瞀不安穀乃
謝衆醫邑程生得過令君客乘間就令君語曰次君
非吳不起吳非程不可招于是遣三老紹介程橋越
宿至六脉洪數而弱然猶有神劑而飲之一寐而病
減半令君德橋甚且歸程功而釋然仲既全令君淫
淫泣下曰公活仲子幸甚第季婦謂季疾輕於仲獨
無及公不勝其哀爾

郡吏王周病舍中温病也頰面上視欬逆有聲喘急不能言雜出譫語衆醫束手肅郡公乃召橋橋既診而白郡公吏病可治郡公曰衆醫謂陽症得陰脉者死子其謂何橋曰不然脉經云陽濡而弱陰弦而緊遇温氣則爲瘟則此脉也一劑而減半再而起三而全

徐文學深獵方書強而自恃右腰膀墳踰拱痛楚異常自中夜至明號泣不已則與二三醫者自治旬日益深文學乃迎橋問曰何症橋曰此痛風也衆醫面詰曰痛風必周行交作今或不然橋曰此其前驅後

軍且至文學目衆醫語曰先生言是我疇昔左股連膀微痛時以右甚故未暇謀子之四劑而右足瘳文學大喜橋曰未也嚮云周行交作必不舍公公第毋自輕此非害事文學曰何說也曰公恃壯而躁自負知醫如不用橋言則自及也文學既得病狀即偏索方書歷試之橋諫曰公故彊晩而好内下虛甚矣慎勿輕下即秦越人無所收功文學徐應之而自治益急治則輒病乃復逆橋已之已則復治治又復病終始賴橋者十餘更久之痛除病小愈橋曰公病久矣即小愈宜益矜服餌慎毋自輕居頃之前溲徵不利文學自以爲内熱倍橋而私進大黃丸一不行則以爲熱甚益之再不行則以爲極甚又益之愈下而愈不行則以爲熱結傾囊得下藥凡三兩不終夜畢進之明發終不得大小溲腹脹急乃急迎橋橋至脉絶矣文學曰公言元氣澌盡外彊中乾似也氣虛而投下藥則洞瀉何故不行橋曰病者投之麻葛則汗藜蘆瓜蒂則吐大黃芒硝則下胃氣存也公故中彊而下弱比年日服耗劑中氣浸衰重以良劑排擊之胃亡矣雖有下藥誰爲轉關文學泣曰公非不丁寧吾自殺爾即不治九地猶當德公明日死

文學子學易舉孝廉病衂其衂汩汩然七晝夜不絶甚則急如湧泉衆醫劑以寒凉不效急以大承氣湯下之亦不行橋曰孝廉故以酒豪積熱在胃投以石膏半劑愈之衆醫請曰積熱宜寒則吾儕寒之者至矣公何獨得之石膏橋曰治病必分經合是經乃宜是藥石膏則陽明胃經藥也安能以雜施取效哉聞者乃服

張邦達謝邑歸年踰艾矣其貌壯碩如厠率易行偶以信宿夢遺亟呼旨酒進人參膏二七既而大溲稍實無它端張所善者已深以爲誤飲而釀内熱不急

下且虞有他既飲大黃湯不爲動猶以爲熱甚至于再三腹脹膨脝驗驗石矣旬日尸寢如縛昏瞑不食不言橋診之脉隱隱將絕橋曰腎司啟閉主二溲脾居中制之必關脾而後轉運長者故中枵而下濇誤以悍劑伐之脉有死徵不可爲矣衆曰否即中氣乏遇下且如建瓴何不爲動橋曰公等信知脾虛不任寒凉不知脾憊則寒凉無所用矣于是諸子奉白金二鎰爲壽得效且四倍酬公橋固辭終不敢乘人之急以要厚利諸子跽曰誠得一劑藉手庶毋慙于人子之心曰第進獨參湯當下其下亦薄于治無裨既

得劑則腸鳴而溲腹脹者虧三之一張乃張目問狀人人以爲更生諸子問曰大黃不行而人參行何說也橋曰否中權廢矣即前茅安所受命哉參補中而建招搖摧堅者始爲之用此亦人參用大黃爾非自用而能下之顧病少間而脉不歸終于不治深且復至將攘爲巳功大詬諸子曰爾曹以不治治家丈人無人子禮茲更一下而起復何待乎橋故避深度復爭之無益適諸子問可否乃徐應曰等死爾下則死疾不下則遲公等自裁橋何敢與深詬愈急卒復下之不旋踵死矣

胡巨卿之南戶部橋同里人巨卿喜詼諧故與橋習則以久不宜子請壯陽方橋診曰公寸脉浮洪尺中沉澁火炎而不降水涸而不升水火不交是曰未濟法宜滋陰補腎庶幾相濟相生使復壯陽則火益炎而水益涸欬血嘔血將不可諱殆矣巨卿大笑曰吾五十而善飲彊飯不異丁年何病徒以陽痿精滑顧得方藥壯之子好隱乎則可使子而良醫也安得出此餘竅之言橋首應曰吾竅通於心吾言出於先聖公不見信衆竅虛矣尚復何言巨卿曰吾[illegible]滋陰藥如奉溺卮無益橋曰技止此爾巨卿中道遇邑人老

而艱子者得壯陽方至留都亟服之之欬而失聲巳復欬血久之肉削大溲浸數則遣使齎行資逆橋橋謝不暇私語所親鮑遂病深矣第請告歸歸即召橋歎曰不用公言至此矣頃藉公福澤脉不數聲不喑肯不蒸血不欬獨大溲日三四行爾橋曰否否今夫數者喑者蒸者欬者則陽火未熄猶可鼓而行之今熄矣即鑪鞴無及也無何而絕

槐塘封君程季翁今少司徒父也翁年汰者當暑傷食而瀉方甲饋藥佐以當歸天門冬翁按方而日籍之示二從子子安大端知醫者並指當歸潤下天門

冬寒中惡用此翁正色曰方君宿學宜非爾曹所知一再服而瀉有加四五而洞不禁翁以赤管署日籍曰二藥誤矣方甲庚至翁以從子之言告之甲默然第俛首曰病易與爾巳乃胠篋出末藥授翁且曰翁遄進三分病良已蓋澁藥也翁如其言無驗乃召橋家人率以爲常診畢輒請藥橋宣言曰公等泄泄無寧謂翁病易與邪始瀉法宜溫中卽勿藥無害二佐不宜於瀉則兩君子所明翁在季年中氣不固乃今下洞而中潰誰則尸之公等勿謂無傷中氣且陷將脫矣聞者灑然而異信不勝疑橋主補中益氣湯去

當歸加溫固之劑四劑而行浸緩大便鞭方甲順逆省翁翁告橋狀且曰吳君亦忌當歸天門冬甲默然第俛首曰病易與爾巳復胠篋出末藥授翁家人環視曰此嚮者藥也固無良甲曰彼陳此新遄進如前病良巳翁中氣業巳漸復旣澁緩行翁頗多甲功此其人宿學不虛矣旋求湯飲仍入當歸家人以爲言甲徐應曰病易與爾病後恐陰火熾法當補陰翁然之數服而洞瀉如故翁以赤管署日籍曰誠哉二藥爲害乃復召橋橋曰何再誤也按舊方更進之病漸平大便且將實矣橋謂翁久瀉徒倚辦湯液非腸胃宜乃更爲丸卽責效少緩可無郤慮翁曰善日服丸藥駸駸向安方甲復省翁翁告橋狀甲曰善則善矣第翁陰虛而火易動不先制必上炎故法當補陰益治之於未病也司徒公侍側曰補陰卽補血豈仍用當歸天門冬邪曰是也公等忌天門冬請易以麥門冬儻別立一方爲丸則什全矣司徒公未決翁正色曰方君宿學非爾曹所知毋輕議藥服之數日而洞瀉滋甚將不支翁以赤管署日籍曰二藥害事無疑矣乃復召橋橋固謝不往甲技窮而終不屈卽家人交詬之甲默然第俛首曰病易與爾翁旣革乃強邀

橋橋曰大事去矣卽長桑君無能爲翁二從子曰方君明知二藥不宜卽屢害事猶然不舍何說也橋曰方君宿學豈盡吾儕下哉始而誤投過也亦旣見察矣豈必馬肝爲辯味邪直將糅一苦以雜什良可幸無咎則以滅察者之口庸詎知其速禍至于斯乎家人彊橋百端卒不發藥後數日甲至猶曰病易與爾飲藥食頃而終

封君兄子嗣恩故肥白藥瘍過當腠理皆疎始覺汗多久而益甚一發則汗下如雨厥逆反張口噤目瞪痰喘並作良久氣反小便不禁瞑不能言旬日益深

日十數作諸醫謝去橋既診而按諸方則曰經云汗
多亡陽此柔痓也諸君失之矣乃重參耆次附桂芍
藥次龍骨牡礪飲之半劑而寢復者將升屋而號橋
曰藥中病而行得寢乃復非死也亟爲粥湯待之頃
之呻唫呼粥湯少進再劑而愈三月而後復初
程叟名龍亦槐塘人也叟年八十而病溺濁不禁則
隱几而日夜坐不復近衾裯橋診之六脉沉沉垂絶
矣叟命孫諸生希文扶起曲跽告曰老夫春秋高子
孫僅立門戶死其時也吾從姪繼鸞年四十病瘵且
危家極貧舉室五口嗷嗷待哺願公肉其骨即龍死

賢于生就而診之臥無完席室中僅二缶作炊然乞
脉平右脉虛大而數曰此憂思傷脾故爾治宜補脾
抑肝叟聞瘵者可生則大喜過望其病一再劑而愈
踰月瘵者無恙則夫婦帥諸幼子羅拜謝之
臨河太學生程應兆妻故多病三月不月已忽微行
諸醫以爲積血而力導之惡乃大至舉身汗溢垂絶
而甦則又以爲虛極而重劑補之上視反張驚搐昏
瞀餙巾待盡毋氏悉出橐中裝爲贄抵橋診之脉雖
離經按之不絶橋屏贄而宣言曰此娠脉也羣公誤
以爲積血迫之大行胎離經而欲下則血竭而途窮

陽氣無陰血可依則浮騰而上越胎隨陽上逆而觸
心故上視反張驚搐昏瞀法不當死乃予順胎散始
進甚囏既及半而藥力行嗒焉而寐諸醫目橋曰死
矣橋曰藥中病乃寐諸公待之頃之呻唫始云頭痛
諸醫以爲餘燼也夜分乃終橋曰中夜陽生比當來
復時至而圉圉乃少舒詰朝爽然俄什臥內諸醫目
攝橋曰真死矣橋曰胎欲下而血垂盡壅閼不得行
尋以順胎散下之則下血塊大如拱諸醫目攝橋曰
吾儕固以爲積血果然橋徐應曰非積血也胎也立
引水激而濯之外紫而中白具人形病者漸安諸醫

乃服
應兆之叔名梅就橋問藥橋曰何病梅言飽食則鬲
鬲稍覺不舒橋診之兩寸俱溢尺中沉數橋曰君脉
病矣是爲陰火上衝春至肝將凌脾噎矣橋饋君藥
固當歸罪於橋橋不敢知謹謝不敏梅愕然曰吾年
始壯遽至此乎橋笑曰如使橋利君而故言難則令
姪婦之病誠難矣金橐具在橋胡爲吐彼而茹此乎
居無何梅患中鬲不利復就診脉橋固謝如初諸醫
則以爲無難不旬月而噎死
陳杲休寧環珠里人中年兩脇極痛楚冷汗淋漓伏

枕憯憯嘔逆絕勺飲者六晝夜家人畢治喪具計無能為橋診之曰無傷此畜血爾家人曰固也昔者嘔血數升即有畜且盡矣橋曰畜未盡爾盡則當差日暮乃投補中行血一劑飲之僅内其半中夜尸寢家人升屋而號橋曰子之半陽當回故寢以需來復復則敗血行矣第具人參湯待之雞鳴而甦大汗大吐大下下則垂垂滿罷如腐肝敗背乃進人參湯大汗漸止又七日乃復初詰旦逆橋遇戾戶外橋曰小愈懼將加何輕出戶戾笑曰舉宗無一人謂我活者我故亟起示之家人前拜曰偉哉公國手也第畜血而

腹不欬云何且昔嘔血數升其後何畜之多也病得之怒而傷肝或以蹶而畜血傷肝則血不納畜血則道不通猶之溝澮塞流則新故皆壅矣故多也病者曰信

汪鑽居休寧市南始壯輒患嘔逆胸膈痛諸醫悉以膈治骨立而羸久之垂絕而汗如流水漿不能入口橋診其脉即浮濡不任按無他端橋曰此停飲爾諸醫謬以膈治病者心悸則氣濇於胸中血從氣行氣沮則血亦沮矣此以二缶鍾惑也第先屏二缶然後治之瘀血當下病者憮然為間曰敬如公言遂修行氣一劑飲之飲未畢而痛止徐下黑糞瘀血畢行乃平

橋過章祁則里人有遮道者告曰汪一洋年五十所溲血後發熱畢致諸醫或以為傷寒劑以發散或以為痢後虛損劑以補中久之譫語昏迷四肢厥冷蓋不食者旬日矣即其家絕望以待盡願一診之橋曰此熱厥也吾能活之則予石膏黃連湯一服而蘇再而間五服而愈

呂廷充太平縣江村人年二十五得奇疾疾作則衆竅氣坌出瞋而垂絕家人為之閉口鼻塞兩耳握小

溲抵大溲乃稍回氣蒸蒸出毛孔中良久始定紹介布幣逆橋往視之橋曰病得之内而受驚陰陽兩脫橋不能往第以大溫劑投之介者持方藥歸三月而愈

近隣金節年如廷充始病潮熱夢遺面頳而欬血歸就醫而病少間已復愈奇疾作則如束薪薙湧泉由脛及股直達如貫槊傾耳而聽轆轆有聲聲至則堅彊不仁膚革壹如木石聲至膺上直抵咽喉則舉身如偃木偶臥石人噴嚏不通水漿不內良久忽發一欬身柔緩如常以日計之凡六七作諸醫歛手逆橋

視之脉數而浮不任按病得之荒淫不節以故陰虛火炎此其甚也爲之正治則以一杯而熄輿薪無已則從治之主以甘温佐以清涼可也日一劑皆有驗迨于旬日而新疾平其父以故疾未除則挾一方士自九華至乃悉屏前藥日烹一鴨餉之葅以人參和以大棗無何火症復作中鬲膨脝乃復逆橋診之則六脉浮取加弦弦爲木旺葢以啖鴨而傷脾氣故肝木乘虛而克之不亟從橋將變而爲中滿矣急以温補爲劑治之兩月乃安

程氏有少婦病小腹痛吐痰多嘔清水發熱泄瀉肌

削而屏饔飧乃逆橋六脉沉細弦數橋曰此積飲也法當發其積而病可除第病久而屏毋伐太過劑以補中去濕小腹大痛而惛旣則嘔水盈盤沉沉皆緑色衆異曰何爲有此橋曰吾固以爲濕熱也地下濕則苔生其緑同壽無恙

橋同里趙氏婦故孱弱有身七月病不得大小溲醫者遁以四苓利之卒不利久則小腹前後脹急痛楚燥亂昏憒殆將不勝橋診之則以補中益氣湯加黃連爲劑一服小溲稍行明日爲湯液五斗呼挈壺者口授之扶病者坐臨盤遁引湯沃病者腹沃已口授産嫗舉手奉其胎大小溲即行病愈矣病得之食泚而唾未盡其遺毒觸胎病者故内虛胎氣下墮而壓胞矣或曰胎壓胞而不得小溲誠是也大溲何爲橋曰小溲塞則鼓膀胱是將壅大腸其氣亦爲之不利故爾聞者曰善

吳鴻臚瑛妻余姻氏也是爲左司馬鮑公女年三十形故肥當暑而飧如常詰朝不起啟視之瞑目昏憒口舌唇吻皆色深墨痰如鼓鞴有聲勺飲不能下咽即千金藥無所用逆橋至六脉浮濡謂鴻臚曰是本風痰兼中暑故爾即以厚香薷飲灌牛黃丸輒能下痰聲殺爾更進少選墨色退而爲黲薄暮色如羊肝

詰朝微紫爾出入前方稍加補劑五日始張目能言踰月如故

休寧榆村程氏故有孕婦且四月矣著屐而屐橋版偶失足仆地扶起則目上視而瞑昏憒而爲鬼言七日卒又明年太學生程鈞妻者亦旣四月妊矣著屐而屐橋版偶失足仆地扶起則目上視而瞑昏憒而爲鬼言一如嚮者家人筴其必死其母家則逆橋視之寸口脉動而微尺脉按之不絶右差勝橋曰非直病易去也胎且安主生男聞者愕然乃以大劑參耆

加安神寧志僅服過半舒氣一聲而目微開問之則歷歷所遇皆亡者言畢復瞑復進前藥乃甦日漸得安七日而愈家人謂二婦孕同月疫同疫什同地病同時一死一生何也橋曰往者橋不及見無敢以口給臆之今病者故中氣虛妊子食母且盡母失所養而震驚出其不虞氣下陷而火上炎痰壅心絡故憒憒欲死非真死也又謂見鬼物者何經云脫陽者見鬼此無足怪

橋兄子曰燭一子始孩累日發熱蒸蒸驚惴昏憒衆醫不知所出速橋診之橋曰痳也寒邪外乘閉而不

出是呱呱爾飲藥已數中氣乃傷藥不足恃也當置沸湯一瓶撤其蓋令保母抱子坐湯側稍遠擁被圍之湯氣自遠薰蒸少飲藥內托痳出而解無何叢脞

汪一濂孤子病如之仍用觕法並效

里人王英妻年三十所病脹滿劑以補中氣利小水者皆亡功久之喘急而汗霑衣嘔逆不能下昏亂殊死橋切之浮取弦數沉取澁滯則以為畜血下之宜或以汗多亡陽亟下則速之斃爾橋曰否病繇血滯故氣壅壅則騰騰上蒸而汗出焉遂進桃仁承氣湯薄暮始進嘔者半之中夜下敗血三升喘即定乃酣寢詰朝脹悉平

城北王萬戶儀病久瘧逆橋診之橋曰公脉陰陽兩虛第補中兼治瘧多服乃止慎勿輕截輕則為害滋深萬戶不然召他醫以希速效瘧故間日一作既截不止則晝夜不少休眩暈昏沉四肢厥冷粒食絕矣家人筴其必死乃復抵橋橋診之六脉垂絕急投溫補重劑三四進乃回服藥三月始無恙

汪舍人雲程年近七十患胸脇痛轉側滋甚寒熱交作喘欬煩燥再信不能伏枕羣醫下之而病益深橋診之六脉浮滑大而搏指橋曰病得之過飲且內故

火上炎劑以清涼一服而愈

溪南吳元謨有子婦病瘵三年隣家有事庖厨即相去百步而遥必先言食品乃求食其母憐之甚日餽一雞餉之橋曰此傳尸蟲下之便舍人頓首曰吾家死於是者七人矣願公除之飲藥三日腹痛甚而下二蟯修尺有咫大如箸赤首黝背頳腹其狀如玳瑁然七日乃下七蟯其後者差小爾蟯既下婦不復求食母餉之雞則以餉諸御人其母叱御人攘吾女而自啖也卒彊之食遂作瀉而終然其家故病傳尸迄今無患矣

休寧新樓金棠年近壯故病發熱欬血橋治之平戒之曰君六脉皆數右細而左弦此為陰陽不和氣血偏勝病良已第親藥餌踰年始安不然偏痺且至棠既愈遂踈橋越二年暴怒而偏左痺矣病且革乃逆橋橋曰脉無異於昔年可無死第未疾已則故病乘之必善養再踰年而後可家人謂得須叟無死幸矣何論兼年無何未疾平發熱欬血復作攝養歷二年所乃安

程氏兄弟並洩血兄瘥弟劇則以弟逆橋橋入中庭必由兄室乃達弟室舉目見兄在室煩亂其言支離

戶外徐視之死氣黪黪弟婦速橋未入則弟自臥內號咷橋坐而歎曰異哉兩君子俱死矣然瘥者顧急則子望而知之劇者顧緩則子聞而知之長君色有死徵次君聲有餘響故也既而診之兄脉將絕病得之內重以誤下亡陰家人以為然病者始病而內以故裹急後重乘之族醫遞為之下急重乃通令絕水漿四肢逆冷法曰下痢煩燥者死語言錯亂者死四肢厥冷者死水漿不入者死四端皆在不治橋何能為家人慢然自失乃進百金抵橋橋固辭中夜兄死及診其弟病覞乃兄為輕或當小愈第多嗜多怒亦必不終旬日洩血平壽以過飽淫怒傷脾未幾卒

姻氏黃贈君濡富傾郡年踰艾病胸膈不寬族醫或以降火而劑寒凉病滋甚又或以過傷而劑辛熱病益深贈君始逆橋形神如故橋曰公脉兩寸並溢餘皆弦數而躁兩尺特甚病由陰火炎上盛怒傷肝血溢而不歸濇而不散久必嘔敗血如腐肝此血膈也法當不治贈君不懌乃謝橋踰月卽嘔血如橋言請以千金為壽橋避席曰橋終不能效一匕之勞卽捐金穴非所任也既而欲千金者醫至百試亡功後果吐敗血如腐肝乃卒

休邑居安太學生黃珊亦富翁子丁年壯碩過橋就診而請方橋既診而問曰公何病珊曰僕痰火爾乃今客白下願受方橋正色曰公之脉在不足或沉而細或濇而弦公不及知人不病而脉病矣春至病必大作作則吐痰欬血飲食不為肌膚殆矣珊默然不應第徐徐曰僕痰火爾願卒受方橋曰公必問橋春至必病橋幸毋以方賈罪明春病果作悔不用橋言則戒車徒逆橋橋固謝不往語其徒曰大事去矣必吐黑水而終僕夫歸報命及蕪陰聞訃而信

徙中主人蔣鑾年六十體故厚飲食起居如常惟胸

膈稍稍不寬直自以爲痰火爾其婚氏徐文學則嚮所稱獵方書者也久治無驗邀橋同往診之橋曰寸口脉澁非痰火也此爲血膈頃之必有死血出焉勿謂無傷法當不治聞者大駭然疑半之橋又曰公病之來且速亟問良醫如稍遲又將歸咎於橋癸之晚矣其後復來召橋再信始至徐執橋手私問曰公胡遽知其爲血膈今果然疇昔嘔紫黑血塊如指大者數十百枚徒諱疾惟我兩人知爾嘔後覺胸膈頗寬自益驚喜公之蚤見審矣兹注數百金抵公公勿辭橋曰不然乃公即素封鬱怒積矣怒傷肝而不藏血

血隨氣逆行衃血去而新血繼之猶之汲也緩治則緩死速攻則速死橋何賴邪後更數醫月餘死

縣諸生程鈺是爲太守金兄勞後感寒寒熱互作橋診之曰寒熱非能害事也第寒熱退而虛損乘之難爲力矣既得藥而疹悉出臥起如常橋復診之曰公脉從虛得損危若綴旒今且無虞病未發爾及今重補猶懼不逞毋泄泄也尋以重劑補之其脉如故鈺求速效乃逆他醫數月死

里人方武安爲橋中表彊年健食目眚新平就橋診之求藥調理橋察其脉沉數短細三五不調灑然曰異哉人不病而脉病彼自云無他病獨病目後求藥調理爾橋曰兄故好飲濕熱太重小溲必不清濕熱上蒸中鬲必不利久則痰越肉削而斃矣武安勃然頳色良久徐曰有之如弟言橋曰自今第先理脾祛濕熱然後補養庶幾無害將踰月而小溲清長中鬲順利則大喜已復召橋橋曰兄病已而脉稍平惟保終爲惴惴爾既而所親有薦方甲者甲曰病不足治第八劑而刈其根武安業已心德之一再服而神愈王大以爲快遂踈橋踰年痰越肉削而死

里人鄭元俊少年而病欬血就橋診之橋曰足下六

脉沉數無神此瘵徵也春至作矣僕無能爲役請擇良醫任之其人諱疾而憾直言交遂絕嘗從稠人中覩雜劇則故驅新醫相與高談以侘橋橋語人曰彼其諸浪夸人尸居餘氣爾即司命無能肉其骨何論庸庸及病作乃卑禮逆橋問病何狀橋曰往年已告足下終不易吾言踰月死

郡諸生方策聘子婦年近笄病脊膂骨墳足不能履診之則六脉遲澁大非處子所宜橋曰病得之失足而蹶適足太陽經受風積血未行久之敗血爲菑督脉不運故脊膂骨墳兼有濕痰故不能履法當流注

死獻成伴諾乃委他醫他醫悉以爲輕不期月而死

流注

方生簡者婦病五年日恃饘不盡一甌至夜則頭岑岑遊絶逝甦達旦乃定諸醫弗治余弟會讓生務弔詭里有秦越人而不親生泣曰往毋疾幾終値令索伯高宗人急伯高懼連坐匿舍中簡謁百端卒不敢出藉令婦賴伯高而治其如羊棗何會彊之橋始至曰少食久臥肌宜腴令且腴而脉不數奚病爲或婦當震大損血於頭審是治二年可受胎復產男而起矣蓋婦嘗姙哭姑髮根有疣如豆大出血數升匿勿

令人知尋兒夘弗育也治不補氣專補血果二年而舉子命之曰去病遂如常

里人方大漵故病瘵且成赖橋而治既病食痺幾殆亦復賴橋會橋出疆其人不戒而病作虛火中否曰恃粥而啜二三陰火上騰自湧泉起喉喑欬血溢汗夢遺舉身潮熱而飱泄瀉不止所親皆以爲不起橋歸而復診之六脉沉數而弦蟲内蝕爾丁之得羣蟯皆異狀并去瘕瘕尋愈

羅田方生年二十五内而蚤起楞腹而服勞無何發熱頭痛醫以爲内熱乃劑清涼三日汗流昏憒欲絶橋診六脉皆不應指甚則微若蛛絲橋語其父武靖曰郎君甚危此虛脫也急宜重劑温補即稍緩稍輕無及矣武靖唯唯一劑而愈近月乃安

橋表姪方軫亦出羅田自浙病傷寒諸醫不效歸再挾日熱不退耳稍聾體倦心煩醫率投以補劑漸至昏瞀絶食揗衣其子爲之治棺且逆橋至六脉弦緊而數病由傷寒未解而復感寒幸而年力方彊非汗不愈尋以麻黃石膏湯進得汗而安

王村王生病發熱頭痛腹脹甚醫爲之解散熱退而痛如故且不得前後溲又以大黃通之大溲稍行小

溲赤澁脹痛特甚醫仍以爲熱結將復下之橋診曰病得之三勞倦且内復食冷爾内則損腎勞倦食冷則損脾腎主大小溲腎損則不能轉輸故作濕熱而爲脹滿藉第令亟下則將亡陰脹滿有加矣危之道也王俯首叩枕曰誠如公言三者皆如見遂投人參五苓散一服得前溲再乃大通痛亦尋減病者求通後溲急橋曰公六脉沉微且數必假信宿脾氣始回脾得主則濕熱將自行毋欲速明日大溲自下調理月餘而愈

長原太學生程本中余弟子也其室年近三十產後

病三月而垂危家人徹帳去枕以待終喪具畢具適
橋入里其兄當車邀視之瞑目無聲肉削且盡四肢
厥冷獨心坎微溫診之則六脉沉微即將絕稍有神
氣急投溫補大劑一服氣轉而能言橋曰幸哉可無
死矣治之數月而愈

兄子一龍幼而患痘方七日痘多而不起四肢皆凉
痘色如浮萍乾紅枯紫渴甚啜茶水日數十升水瀉
不禁諸醫以爲寒也遞以木香異功散獨參湯溫補
之既而下結血數枚諸醫辭去橋至則以爲火症衆
皆不然比日身凉飲水多且水瀉不止即有熱無傷

矣橋曰水瀉者挾熱也身凉者熱厥也視其口則舌
有紅斑一黑斑三語衆曰此非熱而何遂用大補寒
凉之劑投之一服得寐而瀉止詰朝四服痘色微紅
活有神九日而起

諸弟叅軍道暎季子年十三胃故彊居常嗜果蓏右
膝痰核墳起徑一握有奇遞召瘍醫皆不效橋曰非
瘍也爲食傷脾濕熱作痰而下注於足如必以瘍治
又將損脾宅病出危矣瘍醫卒用事內外以燥藥夾
攻之居月餘近膝肉潰而膿出瘍醫則又以爲毒徵
也持故方益堅無何盎上墳而及小腹瘍醫傳以峻
劑愈上至臍痛楚不支堅如木石小溲赤澁大溲或
瀉或溏咳嗽吐痰間雜以血潮熱進退食少肉削而
羸瘍醫猶以爲疽治愈峻逆橋再至則六脉數而疾
細而沉橋持議如前難者旅進曰非瘍何故出膿橋
曰藥瘍必以惡草而傳之膏久之即良肉皆潰何必
疽發假令脾傷而不運則濕熱積而不行時而及腹
時而及臍久之腹且望矣自速之斃而不悟何哉如
必用橋第徤脾利濕脾徤而濕行無他技也然而欲
速不達第以歲月爲期家人始入橋言遂以六君子
湯加黃連川萆薢以此出入年餘幸無恙矣

環山太學生方勉孝丁年病孱面生赤食與肌遞減
矣即內即遺皆不害或病作日三四溺亦如常第多
一行則自項領以上凡在頭顱向目唇舌髮膚忽若
崩頹昏眩不支嗒焉欲喪遞進補劑久而亡功逆橋
診之心腎微數無力橋曰病得之既內而臨小溲忽
受驚恐法當分治病者俛首唯唯於是早劑補腎晚
劑補心旬月而愈

余入佐邦政伯高送余績溪邑人章巖賜求醫益病
挾日者再矣始而發熱甚而發斑太甚則揗衣摸床
昏瞀五日不食診之脉無異徵獨故所進諸藥雜施

無岸則予黃連香薷石膏湯一服而蘇再而去者太半三而全愈

橋客皖德邑人胡有濡其人壯年偶以訟繫士師歸數日而發熱醫者以爲痰火治之旬日而病益危橋診六脉隱見不常且舉身紫斑發矣耳聾口噤目上視循衣摸床昏瞀絕食者五日語所親曰疫也於是所親皆走匿獨其室曲跽乞哀橋曰故人故有禮於橋病雖急橋安能若此懃也即以寒水下辰砂六一散稍飲輒少安尋授柴胡石膏犀角湯一再服而病去者大半七日愈

有濡母中年覩酒而疎殺條心亂恍惚日夜啼泣如不欲生橋始診之曰脉無他但此病非歲月可已假令用藥即積寒凉而他病生但勿藥而聽其自愈頗語不入徧謁諸醫治踰年而病益深逆橋復診橋曰脉雖稍損於前然不爲害第勿藥而聽其自愈耳母敬諾每月必逆橋一視之橋持議如初勿藥踰年而愈

有濡父旦遇以疝作逆橋橋以其人習飲醇第以凉劑而清濕熱遂愈一日疝作適橋他出乃逆方生家人出橋舊方示之生披方而治不效頃之則小溲淺短小腹淺堅病者以爲憂生乃任其無害已復逆文學先生至注黃金二鎰内文學篋中文學力任之治再信而病益進短者枯堅者石矣既而橋至則病者遁出錯言橋心異之此神亂也有濡由自若橋既診而不言媪問之復不答媪即長跪號泣有濡不知所爲媪曰吾固阽危哭公遁許以無恙今診汝父而有憂色毋問病狀而不言殆矣橋首應曰媪言是也有濡曰家大人疝遁作稍公一再劑而瘳乃今兩君子亦倣故方何卒不效橋曰此刻舟也今病得之内病當在陰兩君子復以陰藥投之嫌於無陽也既以

陰劑陰陽失其健而不能運則壅閼矣家人偵其故則故文學私焉橋辭歸且中夜死文學胠篋歸金而去

予弟道貫乘醉而内從予京師病損咯血比歸咯血良已獨肌與食遁減泄瀉日三四行鬒髮幾盡脱橋與補中益氣湯去當歸加山查服百二十劑不效予弟曰請更他藥橋不許他醫或言腎爲胃戸法當補陰橋曰脾爲水穀之海脾王則精溢今脾弱甚矣譬國中無王曰修疆埸無爲也又服三十劑而瀉止又五十劑遂如初

余時雨年三十所病發熱咳嗽食少肌削大便溏重以上越而欬血下陷而頻夢遺繼之純血醫皆不效乃召橋橋診之脉芤而駛橋曰可以無死病重而脉輕病由脾腎爲酒色所傷用藥故多跋疐傷脾利用實脾實脾則偏於躁而腎水愈涸嗽咳有加傷腎利用滋陰滋陰則涉於滯而脾土更傷泄瀉浮腫且至今第分治早用滋陰丸以補腎晚用補中丸以徤脾主以二丸湯劑隨時出入踰年可已時雨敬諾歷二載乃平

呈坎羅錬年近壯病中脘痛連背脇及心間吐清水

久之痛甚如刺刃再信憯憯族醫技窮謂六脉絕矣橋後至則曰此停飲也痛甚故脉伏非絕也遂以溫補之劑投之一服而脉見再服而愈

淮王習聞橋良則遣中使紹介郡大夫逆橋之國王病甚謁王於宮王曰寡人故懸千金以購不穀之軀請奉五之一爲先生壽橋避席曰橋非慕千金至也王幸以明詔詔橋王曰寡人病且踰年其始發則潮熱遺精唾痰欬血乃今喘急泄瀉肉削而羸朝食後輒昏眩乃尠日食不盡杯之半先生至是天不棄寡人而肉之骨也橋進而診六脉舉之則弦細而數按之則短濇而沉橋曰王玉體故下虛重以飲食男女無節今且極陽浮越於上無所依遁按故所進方或巳寒或巳輕或巳燥是皆斤斧故剗益深請以清上補中之劑進之一服而喘定欬止三服而脉浸和未及挾辰諸病如脫王大喜橋乃告歸而謁曰玉體幸平脾氣猶然未復橋謹議方以善後惟王內之自今願節口腹戒暴怒愼自保踰年乃安假令強食傷脾將復泄瀉非橋所敢知也王曰善旣踰三月日進藥有常體益平髀肉駸駸長矣頃之使者相望於路趣橋輒行橋至見王於宮病狀大異疇昔橋問曰王何

爲及此奄奄也王曰先生有大造於孤使饗宗廟社稷孤不永乃復藉手於兩生始郡守進楊生亦欲人也生曰王亡恙第減膳而形不充經曰形不足者補之以味五味固所以爲養也願王少進勿藥而寧孤不幸聽之一再劑而瀉矣旣而藩司進許生者則太學生其游說與楊生同其劑大而用衆爲味三十五皆燥藥也瀉者一再服而洞矣乃令諸症畢作先生其謂之何橋謝曰橋固爲王丁寧王卒不用乃今百橋無及矣王曰非敢必有功也願奉千金者二先生幸留而寬寡人橋退語宮監曰王不旬矣橋安敢繫

千金比王薨去國僅九日爾

淮府儀衛司周千戶孫幼得軟脚疾治者以爲痺也百治亡功橋至診之六脉沉滑無力橋曰病由多服燥藥而傷脾氣脾氣不運故積濕痰氣下陷而痰從之故足重而軟爾劑以補中去濕加萆薢木瓜寄生半夏二劑減半四劑復初疾趨上殿而朝王大驚異

鄱陽王令領邑甫及朞病欬嗽唾痰其痰稠黏而臭惡且雜以血久之潮熱失聲食少肉削閉戶踰月將乞骸骨歸幸橋至診之橋獨任其無害令諤諤固且問橋橋曰此肝氣凌脾治者謬以爲陰虛火動劑涼

則脾益滯津液不通肝愈熾而無所制矣法當扶脾抑肝三劑如脫七劑而出視事

程參軍汶休寧由谿人年近耆故病痰喘秋冬遞作春夏浸平頃歸自留都痰喘如昔一醫以爲熱也劑以石膏再服而痰喘不除加以泄瀉一醫以爲攻損而虛也則以人參峻補一服而痰喘大作喉壅塞不能言瞑而惛惛醫藥辟易諸子紹介橋所卽不治第少盡無所解之心橋至診之寸口浮大弦數搏指然不任按病得之欝怒而傷肝氣法當緩治而二醫以燥急乘之故甚脉雖九死猶可覬一生乃以導痰湯爲劑加芩連麥門冬一服而唾結痰有間稍痞未盡二服結痰越出喉吻間不能唾則脫簪入口而衡引之纍纍連綿去如敗絮者盈二缶喘乃少定瞑而惛惛如前偃臥如尸七日乃寤寤則呻唫出息目微開始進勺飲間日一劑踰月而安或以參軍方趙簡子云

贊曰古者醫不世不良是以君子論其世也吳門之醫世矣至長公始大行伯高亢宗益濟其美雖小道夫非龍門之史絳侯條侯之將莘氏之經術乎哉人謂作者用奇述者用正卽相授一道同歸而殊塗顧

長公博學而師古人奇而不失其正伯高讀父書不加益至其省括中命率以正爲奇兩者不可勝窮其斯以爲善世之業也太史公爲扁鵲倉公立傳術非不神槩諸有熊氏之言則什一脗合爾余所睹記其鄉用壹禀於遺經經正斯無邪故足術也余不佞惡用語怪爲哉伯高有子文仲駸駸以傳業名蓋三世稱良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一

太函集卷之三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九首

孫節婦范氏傳

昔穆叔侘范氏當世家而林塘獨著吾郡節婦林塘之自出歸草市孫文絢二姓並以閭右豪海陽世婚媾節婦父澤而母汪也則擇可而字文絢文絢始勝儒冠無而逆婦甫廟見而文絢疸甫挾日而文絢亡當是時范年十九自飯含輒絕粒決筴以殉文絢姑執范手痛哭曰婦從夫即舅姑安能奪若志顧舅姑

老矣非子若婦將疇依乃今不幸息子暴亡吾待而終者賴有婦在婦在與在婦亡與亡吾寧先若亡無寧喪吾子喪吾婦而埶然獨也諫者入曰姑脁不保緊爾之由縱自輕爾將何以面夫君地下乃請舅姑立文絢後豫營同穴以誓靡他舅姑悉從之范於是乎始粒姑以兒女畜范從其母黨名曰金閨范壹以父母事舅姑不啻文絢之在子舍進問燠寒羞耳旨非執婦事不及堂退入於房治麻枲具衣裳非釋婦功不及閾居常非門內親不見非梱內事不言故裝甚具悉屏之非縞素不御自始髽以迄白首人言無間於舅姑里婦語曰豈必共姜里有林塘節婦藉藉郡中矣督學耿使君檄博士諸生舉節孝得范狀表其閭何太守采其事載郡志中志備矣范垂老且病飾巾待期范有弟曰樓竊多姊氏之節則以部使者書之棹楔有司載之春秋於姊氏稱矣郡有汪司馬者著一家言藏之名山寓內莫不待一言以為琬琰姊氏庶幾古之列女願托副墨之子以歸九原司馬聞之曰在坤之謙妻道臣道一也人臣之專乎報主者豫讓以不貳特聞顧其遇主何如猶貳之也節婦始有家不旬日而寡即琴瑟相友僅僅爾何論鐘鼓

哉節婦從一而代有終此徒以禮義從非直以親暱從也語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也終其身也節婦於是乎有令終矣方其改慮而稱未亡也求無負於舅姑若夫子寧詎求合於人言卒之閭史上之有司有司上之所部而書之棹楔載之春秋則亦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不佞鄉人也將無同乎將無同傳可也

許母汪孺人傳

許長公居東門謫義州里其少從汪受室是為孺人孺人左右長公中歲傾縣於是大治宗廟為宗人窮

乏者置田廬畢宗德長公君孺人則爲二像世饗之
廟其諸待而居食者則爲二主並祠之廬不佞問俗
而居習其事竊謂富而好行其德惟長者能以不佞
所聞孺人率由力作起始歸而績中夜不休及既饒
績猶故也始歸而跕履攝衣即敝垢不數易及既饒
敝垢猶故也始歸而務纖嗇即毫釐圭撮必矜及既
饒矜猶故也至若長公之勤宗室何事數十千緡顧
梱內無所掩閼又從而推轂之此其操贏縮合易于
異日者配饗長公州里無間然矣長公有庶弟曰穉
籍郡諸生甫終母喪儼然以喪服見泣而請曰東門

氏無幸冢婦以天年終降服之謂何穉不得喪嫂如
喪母也不佞正色曰降服禮也何哉喪嫂如母有詵
乎曰先處士嬖姚姬穉母無寵嫂以冢婦當戶陰有
德於穉母調護百端穉始生母岌岌幾殆卒之賴嫂
而舉穉賴嫂而保穉母完穉痘且危法當不治冢兄
嫂手穉湯藥出九死而生之穉始髫冢兄命之學比
出宿冢兄嫂涕泣而遣之穉始婚于胡冢兄嫂春秋
艾矣冢嫂則以身下季姒有事則獨當其勞冢嫂之
友胡亦猶乎冢兄之友穉也無祿仲兄即世藐諸孤
在焉冢兄嫂之拊諸孤亦猶乎其拊穉也冢嫂少不

宜子遞置媵進冢兄卒不宜則立仲兄子景星爲後
冢嫂拊之不啻已出覗諸孤有加景星幸以貲爲光
祿署丞納江氏婦且有孫矣在禮生之謂母慈之謂
母保之謂母乃今生穉者母也慈之保之者非嫂之
母而誰母哉重以拊仲諸孤具有母道穉也徒食嫂
也恩顧不得爲母也服此穉之所爲望望者也嗟乎
陳平智矣嫂氏猶以糠覈叱之季子始孩即呱呱且
不保又安能逆覩其服事鼓篋爲諸生厲行乎即季
子不必賢於平孺人賢矣師道猶父道也故爲師服
心喪然則季子當何如服以小功終以心喪可也

程長公傳

長公系出槐塘宗齊國而望昌國長公幼受儒術矣
將奮武繩之學射踰年業已當室母太恭人發也仲
五年而孤長公計守窮廬顛卬且不給寧去而賈以
紓家步庶母憂及孤發異日者修吾業而代有終則
仲氏任也則之浙賈鹽莢齎用小康會家難生喪故
資斧乃與梱內更始畢力治新裝居數年故業復起
仲受詩外傳長公以爲才使當轂而推輓之有前毋
郤雅游東越錢氏蔣氏可任仲師擇舉宗儒者得諸
弟嗣光可任仲友則並遣入越受業二氏之門修贄

授餐悉長公自出仲既就業歸補邑諸生長公爲仲築舍近郊以羣講習夜篝燈伺仲臥起聞中夜讀乃罷歸仲數奇長公遞爲之掩泣旦夕籲天而祝願裒大經故所詘者以贏大賓尋遣仲入成均昔夢神人告之試目越十二年仲成進士其目符長公聞之而後喜可知也諸弟嗣光者亦以明經起家仲始爲郎歲祿堇堇長公務助仲爲廉吏歲遺之金同居五十年長公悉主部署及仲以藩大夫出居浙乃始中分仲既成名長公程督諸子如仲於是長公仲子子諫季子子諒仲仲子子説先後遞上太常而諸孫褎然

首鄉校矣邑中以世業顯者莫如諸程有開必先則長公以也長公少彊幹戶當部運南司農長公請行或易長公年少爾卒之主運事辦舉宗以此壯長公居賈則以主計擅場鹽筴使數立長公爲諸賈人祭酒長公擅握算往往中諸便宜卽時化居徵貴賤逆睹若觀火迄歸老諸弟子自千里外猶從長公受成及其居鄉人閒率待長公片言而決里中李氏子坐誣服長公活之曹鮑有違言得長公立解顧耻任俠出入不倍於人倫白首子舍中事太恭人益謹項在苫塊壹以喪禮成喪里俗溺形家言相視緩葬自大父而下長公悉卜吉土葬焉舍前隙地入鄰家故路遂塞長公奉百金爲鄰翁壽復之女弟寡而貧僅遺孤子長公逆毋子還養既授甥室乃歸甥子壻客楚不歸長公召外孫與諸孫齒既補縣博士弟子乃歸外孫概諸躬行則長公長者也行年七十有六顧愈益彊嘗命仲季述其平生且屬不孝爲傳仲季以爲諱唯唯佯應之無何而逝葢仲夏吉月也長公與家司馬生同歯賈同曹仲爲按察公則與不孝同籍古所謂通家者也故爲長公傳不辭居盧子曰都人以大賈爲豪猶陽翟也豪者自挾其有直將埒千乘而

醜三旌其視儒生猶越章甫爾長公學儒不成則舍儒而賈既爲諸弟子嚆矢舍賈而儒往聞帥仲東游息子病疹幾殆長公置不顧卒與仲東及今病革無遺言獨指仲季拊心猶將以不逮爲憾其所嚮往者孳孳矣寧取足於刀布自多耶語曰非此其身則其子孫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季弟待室烈女方氏傳

余叔父三娶而得叔母莊春秋耆矣甲子乃舉季子命曰道耆方太守瑜既謝南寧則載季女歸也叔父毋請昏季太守許盟無何太守卽世季女既失怙恃

無若依姑以待年　上三年季年十二諸兄攝醮遣女始笄而歸吾門季奉叔父于堂女奉叔母于室斬斬不覯一面亦越五年命以巳卯季冬迨吉成禮秋七月丁卯季以溲血而病浸深頃之自危醫者辟易叔父耄甚不知所爲女介家媪宣言求吾介弟代視藥物設不給則脫簪珥佐之季病革有所欲言女察其爲身後慮也因而絕粒將自夬以安其心幸少差俄而暴卒無及於死則以身視歛始面季而執其喪介弟戒家媪曰夫夫毋然夫夫之故步未枳也女卒拊棺而慟既絕乃蘇痛哭曰未亡人不天其相從地

丁家媼謂婦以從夫爲義不夫何從女流涕曰婦道從一而終夫一而已微夫則吾何以舅吾舅微夫則吾何以姑吾姑微夫則吾何以見五世之廟而奉烝嘗微夫則吾何以獨行而逑諸兄淹五年于外也家媪謂舅姑日短無寧以此而重傷心女太息曰固然惟是諸伯諸姒在且家入業巳計東郭旦日冢伯當來即來願託一言而死於是諸兄以弔至則以緩辭寬之女謝曰吾父公宮之教謂何吾夬幾久矣及余至介諸姒自梱內拜余長跽請曰舅姑未葬之年季弟無祿之祀惟伯念之未亡人死且不朽于時前巳謝吾父若叔父母巳復謝諸弟諸姒若諸宗皆言願善道吾舅姑毋子婦以也諸姒覘女意夬則持女而環泣曰即吾家貧吾儕終不能盡一杯羹而儉姒之半第立嗣而終舅姑老何死爲相嚮兩泣霑衣女瞋目自若暮而就浴盥漱櫛縰有常旋乃更衣襟帶皆手紉壽以遺奩故鏡分給牖下女奴卒陳襚衣約笥鑰一一以進姑氏固請曰襚歛第屬諸女豎毋預外人家媪徐言二兄旦且復來願及永訣女佯諾吾亦將待之中夜自經其光滿室明發就歛其面如生舉宗多其慷慨從容乃壹稟之平康正直相與並殯之

正寢則以尊長之喪喪之於是叔父母待家大人涖盟立仲弟之叔子無極爲之後

贊曰昔在丁卯北山烈女方氏死汪鳳時歲星一周二姓乃復覯此彼五百年而後有名世不巳䟽乎往余首祭北山既又䟽其事以聞大宗伯乃今惟風教爲汲汲宜必有聞顧烈士殉名其薄滋甚要以烈女之爲烈也非爲名高較然以不貳臨之與其爲士之烈也無寧爲女之烈也

處士方太古傳

當世以處士聞則自秦人孫太初越人方太古始蓋

世方以經藝論士非薦紳大夫不聞弘正以來士駸
駸慕古于時獻吉崛起薦紳大夫響應之而秦越兩
家奮然爲布衣嚆矢要以自致壇坫之上其無待而
興者與獻吉秦人業已爲太初立傳徃余入越益嘗
式太古之閭余越王孫宜傳太古太古字元素世家
蘭谿毋夢一兒乘雲起金華山山石解校右趾及舉
太古而右趾黝與夢符能言預知人姓名逓呼不爽
年十二輒以賦鶴稱奇十三治毛氏詩十五治易十
八治春秋既誦法其鄉先正先生慕周公仲尼之道
卽童而籍博士獨厭博士家言弱冠再棍有司輒謝

去其言曰世之喪道者二其一俗學其一俗儒大音
既希徒呻佔畢以比里耳則俗學也雅道不作徒藉
濂洛關閩爲口實以傳同聲則俗儒也夫文以載道
道不虛行太易以還無若檀弓左穀莊列司馬是皆
奮乎百代之上文在茲乎世之喁喁者不濂洛關閩
則韓愈栁宗元歐陽脩蘇軾曾鞏王安石譬之虺也
雖一再毓猶故虺爾毓而龍者無萬一焉譬之乳子
毋絕而乳存卽張口號嗄而就飲之終不哺矣遂裂
章甫逢掖攝古衣冠始壯周遊四方友天下士東出
吳會南盡番禺遵閩海陟三山西望匡廬泝彭蠡泝

九江而下覲故都涉震澤毗陵復歸吳會其師則從
章文懿受易林文安受春秋其所嚴事者則海南陳
太史高陵呂司成於越王文成其友則于婺善章恭
惠唐文襄陸太常程少宰于吳善徐昌穀楊君謙都
玄敬沈啟南文徵仲于閩善林待用鄭繼之初遇太
初吳門太初偃僊自負則就而與太初語野鶴固自
不羣第以大雅鳴無寧使人謂子之玄尚白也遂折
節相下並以聲詩著吳太古謂夫人多智而我獨蒙
自命曰天蒙子既獨居溪上不氷而寒更命寒谿其
緒言載氷居記然猶不忘用汲庶幾猶及王明正德

初寺人瑾用事太古逝將避世去而學僊新定白雲
源故祖隱居地也是所謂不死鄉矣更命白雲僊旣
歷三天子鄣入歙登白嶽聞　乘輿南狩諫者百七
十人其友陸震死之卽太常也太古悲歌慷慨謂臯
盍何以謝逄干適寧庶人反豫章吳楚騷動卽在羈
旅忡忡猶懷國憂嗟乎此一壺千金日也如有用我
我其濟乎更命一壺生自爲傳及　世宗卽位新政
有歸屏居解石山築玄真樓傍青霞館足跡不入城
市無慮十年久之山徑成蹊跡太古者踵至則又曰
是謾藏爾去而之昴山金笥庵亦越十年春秋且老

諸弟子奉太古還谿上終其天年一切存問請謁弟輿通郎故里猶深山也居有項孔督學至自關西呂司成遺之書言婺人方太古使當得選舉無負孝弟力田郎在孔門庶乎質有其文矣既行縣知其不屈客遣人伺起居會程少宰造太古廬則屏車徒躬謁接席終日若平生驩其後惟曹守徐令以鄉飲賓之強出者再居常喜潔雖出宿不假衾裯或薦新成猶必以赫蹏布上下迼旦赫蹏如故無磷緇出遊肩大風雨歸揭泥淖者數十里衣履皭然不滓諸弟子以爲天行武林以疏糲飯王文成文成且飽明日要太

古飯疏糲如初太古正色曰故人山人固當草具伯安伯也胡爲乎山人飯乎力謝乃罷文成竟拂衣去章文懿徙居市太古託詩風之其後四十年後人以市居敢唐文襄起大司馬太夫人春秋高太古托詩風之其後文襄免而客死林待用以直言事　武廟心惴惴不自安太古筴之曰大臣惴惴何爲第請老待用敬諾卒以令終太古既釋父母喪終身縞素不緼始奉母喪祔祖兆族豪發之邵按察寶法豪歸葬地太古不忍則卜夢九鯉湖神人告曰滿庭玉山其兆吉及得兆則里人山庭玉其名也太古不及耄者

三歲正考終顧命子選亟爲我舉三喪以而翁祔而翁瞑矣明年戊申余始奉檄至則其墓有宿草云越君子曰太古不屑不潔之爲狷矣及其稱自得師直將以周公太公留侯武侯爲正鵠其稱皇帝王霸直將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大終其托神游直將以上下八萬四千里爲縣寓不亦嘐嘐乎狂哉杜陵之比稷契相如之賦大人皆是物也今之橫議者紛紛矣果狂耶狷耶抑中行耶太古有孫堯治世稱詩庶足爲王父尸矣

方在宥傳

夫以文獻概吾鄉其著者稱巖鎮巖鎮蓋萬家之市其著者稱諸方方太學鑾故以藏書傾邑里鑾舉適子大治冠而字之曰際明既有味乎莊生之言更字在宥生而病弱父母不欲以佔畢勞之則自請曰吾家藏書五車富倍五等兒不願受家人產願讀父書尋以春秋起民間首諸生而籍博士里中在籍者亡慮數十百曹潘汀州數自負擅場其言聞之先正鄭先生所先生面詰曰里中幸多士足下何謂無雙汀州避席曰士幸以經術鳴恒苦不贍幸饒而給或將不利有司侃兼得之庶右多士先生曰固也在宥何

負惟和然數奇再試再絀去而游太學凡三試亦如之日孳孳下帷終不釋業卽疾首甚屬一豎子夾持之舉手自支呻猶故也中年期當祿仕倌人以爲言在宥謝二與吾曲踞以承上官吾寧屈首而受命先聖與吾澳涊而與俗吏伍吾寧委蛇容與而從仲尼之徒游與吾囂囂然日治爰書吾寧默默而論千古於是爲園溪上居常胠篋讀書嘗語人曰使吾而貧吾可亡刀布使吾而病吾可亡巫醫使吾長往吾可亡舟車使吾索居吾可無賓客假令數者皆得吾不可以斯須去書篋中悉索百家莫不周覽然尤諷法

古之作者嘉靖間始爲諸生則善里人方定之鄭子金邑人王仲房江氏學江民璞及客吳會則善吳人許元復黃淳父周公瑕文壽承文休承客建業善朱江州客廣陵善朱耆父蔣氏二仲故居則爲天都社出則爲江上社三山社諸所倡和具各集中歲晚倦游戒畦人毋內他客戶外間有二屨則比隣鄭思祈鄭叔真在宥春秋始踰耆暴病而仆問者踵相及也至門猶聞諷誦聲壽得良醫疾乃已明年疾作賦詩絕筆而終人言在宥雖以宿學聞其質行較著父有庶弟曰釜蓋同學宫王父下華子而比諸孫三分產

而授之一在宥力持不可卒從中分王毋之弟之子之孤拊于王毋及王毋没在宥視之愈親江氏姊嫠而貧賴在宥而持節終世吳氏女爲脩武中子婦脩武垂橐歸老無所遺在宥多脩武廉則分給其子壻滋厚嘗陰袖數百金貸窶人子卒無所問卽諸子舍不與聞比考終里人亡不流涕某子甲故有郤亦從弔者後而哭盡哀古人有言讀書好行君子之德則在宥庶幾矣司馬氏曰余爲郡弟子葢與在宥同時卽余未嘗交在宥驩而知有在宥習矣及余家食都人士好古者莫不自下而交子驩在宥雖急于卒未

嘗通請謁豈其自絕於顯者亦將有托於神交與在宥丈夫子三長士極爲郡諸生次士模博物喜客士枝其季也有雋才從吾弟稱詩結豐干社

仲子妻傳

往伯子謁歸逆蔣氏女舅諸弟居洽舍者曰延保業巳盟仲將女之越四朞仲始逆女洽舍翁故偵里盛洽舍裝太夫人億洽舍故見驕難自下洽舍恂恂馴謹梱內外無違言仲受郡博士書居常不羈有酒過洽舍卒嚴事仲毋失仲驩及伯子奉太夫人歸自閩始命分爨時洽舍年少爾顧善持家太夫人乃安自

今無卻顧矣仲故樂酒喜客過客多酒徒僊未及門仲輒呼酒家醞不給則貰而益之客交譽洽舍能庶幾稱仲淹婦既而客數被酒與仲浮湛洽舍有後言屢呼半至久之客常滿坐索酒無饜即仲大呼竟罕至客由此憚洽舍疏仲游仲聞洽舍以酒德規距不納即家司馬督仲過仲飲自如洽舍深念曰夫夫幸折節為良終身不失望矣乃今上不用嚴君命中不問家人產下不受逆耳言客何為者也日從中損客饋客愈益疏及其具庋閣奉梧棬未嘗不兢兢也里婦務冶容袨服競晝游洽舍獨屏芬華笥故裝不一

發及其衣男女童僕寒暑必時洽舍翁私御人娠且乳母羅持翁短即生子必棄之洽舍有聞輒介仲說母家媪遇伏雌一卵雖有急必談笑而瓶拾之無他重生故也視夫人之子賢於卵矣況大人遺體乎哉藉令婢子生如之何勿舉也毋卒舉季子如其言洽舍從仲十祀高禖率無驗於是內媵人二舉息女三壹以鳲鳩子之不啻若自己出伯子在事仲以介弟有聲客將借資則槖百金為仲壽洽舍問槖狀正容語曰君雅得伯柰何借伯名受客金伯聞而知何以謝伯不知幸矣又何以謝天地爾我乎仲笑曰非狂

夫貫無此妻乃謝客伯姒疾幾殆日垂涕泣幾喪明卒保無虞多洽舍力遇伯姒諸子女親賢而加惠無能仲從伯京師伯移任子授仲仲歸垂槖將之四方洽舍從容諫曰嚮伯執熱故人人炙君今且京矣君寧以牛衣共妻子無寧以綈袍故而干故人比伯仲居母喪伯姒病洽舍朝夕哭帷內迄襄事不少休喪事費千五百緡仲當五之一度且不繼洽舍大以為憂及伯姒冢孫以痘殤哀之甚頃之長女痘則出次登樓躬視之日數十登僂剡剡敝矣偶飯失飷鬲擁塞若揵關治者窮諸禁方卒不納信宿病革問者以

無長寬之乃徐應曰生人有蚤莫爾終不能免此行何畏也瞑然而逝無遺言仲力治喪視太夫人禮伯姒痛哭曰叔姒宜從叔貴而叔猶困倚廬宜饗故儻猶不得為叔糟糠婦甚者宜昌而無子宜壽而無年惜也然上自黃髮下及蒼頭無問疏戚卑高其言無間比聞不治無不怛然震驚喟然太息淫淫然沾衣也傷哉叔姒行年三十九爾胡為乎暴終靜言思之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蒿目也以憂伯姒其焦心也以佐良人其積勞也以姑喪其致疾也以女痘概諸姗教其亦有當於六行者與顧夫子志之以備女史伯

子敷諾

潘母吳伯姬傳

故右司馬吳公寧居莘墟密邇吾里公冢孫爲御史
瀚御史冢孫爲太學生思誠太學受室於胡氏部岐
胡無息早世則客真州納譚氏息女一息子二出于
譚太學受業大司成潘汀州以文學高第應鄉試汀
州知太學有女而淑請昏次子召南太學冢故貲家
世傾縣于時愈益豪舉挾萬金受江壖田計募丁夫
芟牧其中歲息且什五會所部齕太學盡沒壖田子
民間太學垂橐歸病甚自度不起倉卒命伯姬歸于

潘汀州嗃嗃居庭諸子婦一不當輒嗔讓近屬謂新
婦故席葆大懼不能奉舅姑歡而伯姬執事愈共終
身嗔讓不及姑程以爲斂事至輒從新婦畫便宜伯
姬下冢婦而有隨之內言無間踰年而太學病革則
以二子屬伯姬吾家自司馬以及於吾世爲宗子吾
不幸有子而晚幸有女而賢惟是坡若增鬖亂未立
即女有字矣吾將望女而克吾家異日者當吾室立
吾孤宗女猶宗子也吾目瞑矣伯姬唯唯則代二弟
主喪喪具不周則脫簪珥爲賵頊之家難起二弟益
困株連中外率倚辦伯姬周應無詘隣冦數入境伯
姬從次君避地真州必毋弟舉室與俱然後徃時趨
毋程嬰末疾固請留則以坡婦黃孛程于家二弟御
譚後車且載增婦則故王御史獻之女也與伯姬皆
從公宮受詩書時伯姬子之恒生十年既出而遠外
傅于是命之恒侍庭內受毛詩每誦樛木谷風諸篇
輒令三復伯姬語王曰婦人從人以順爲正樛木履
其順者也不失吾常變而谷風命也次君故多內嬖
伯姬安之次君雅以好客聞客至輒呼酒顧性懁急
一呼而取辦應聲再則作色而頳三則厲聲詗矣伯
姬治具自若置弗聞卒盡客歡次君善客而勞中饋

會姑程病伯姬嘗譚而趨東歸譚語伯姬二息驟驟
長矣寧使服賈以糊其口毋寧毋子傳食而家伯
姬告次君輒授資斧當中賈爲之筴曰蕪湖萬貨之
會且近吾鄉第奉毋居之於賈便伯姬歸侍姑疾務
盡勞踰年姑亡務盡哀盡禮無何譚亦歿二息業已
喪橐中裝賴伯姬使至而舉喪始得歸葬伯姬日夜
號泣喪譚如喪程且曰生不及終養死不及視含吾
二憾也視二弟如疇昔絕口不問毋錢汀州舉季子
道南庶也季少長於二嫂伯姬恩禮尤優即遇汀州
諸媵人意烝烝厚也汀州凡五醮女伯姬皆與衿鞶

出處悉姊事之終始無失汀州既得謝就養諸子舍中三家者遞以月更仲婦當仲月期至則夙夜治滫瀡供具必躬食上則屏而伺舅餐必宿飽汀州戒勿以口腹奭吾口第損之客詭汀州異日者過長公必以仲月先是汀州請以之恒字吳太學女余結其成吳亦世家家世傾縣之恒既逆婦伯姬兒子畜之之恒負雋才博學好古其所遊先正先達皆大父行東學吳會北學成均比歸邑中其知交半寓内邑中諸茂材自負者爭願交之恒驩客過之恒之恒入白母母餉客視次君客即卒爵如初筵已卯南國賓之恒

廢勿舉母曰有命父益以此求多孺子薄博士家言廣交游而稱古昔壬文老矣寧詎能待河之清乎乃闔戶而鐍之旁舍中程督本業日急母曰而翁第趣而顯父母爾孝子先意承志不命而從從命次之銜命非孝也既而蹷然太息曰勉之而母旦暮人也不逮而顯矣母凡十乳血敗而殤始覯率易之挾辰而殆之恒帥幼弟之怡造膝下請遺言母及溺留無以應母弟坡至泣下霑衣盍坡長子從次君質死真州次子尊殤當阼岌岌矣母憂之甚即死不輟哀云司馬氏曰處從父出從夫女德之經也祭氏死雍糾而生祭足君子非之非之誠是也葛覃之歸寧清人之歸唁學士至今誦之夫非聖賢者與家不忘室矣故家有急則急吾所事室有急則急吾所生各以其時行爾伯姬歸于潘家步康矣有勇而壽富康寧且貴有夫而良有子而才伯姬利在代終無庸蒿目有吳中否二息未及亢宗伯姬戮力以圖存唯是先人之治命在無論能婦能母其於能女尤賢往吾弟亡其室吾友王廷尉謚之共而傳之吾弟姻次君弟季君善之恒甚季君帥中外以爲請吾私謚之曰懿而傳亟稱伯姬謚法具吾弟議中載後乘

汪深源傳

吾弟仲淹仲嘉結客爲社客市居巖鎮者得方于曾方嗣宗潘景升吾諸弟士能受室市中並入社俄有危冠袨服者與二三子俱二仲陰詰之則吾宗人子也名濬字深源二三子謂深源故受尚書業舉子諸兄並籍博士伯季舉無年深源美清揚且善病因而舍業然猶不忘詩書二仲與之語曰深源其託于俠少乎衣冠視吾黨異矣詰朝改服而至相視而莫逆於心於時二仲論作書輒多顏柳深源竭力而摹顏柳書法最精二仲論著作輒多老莊左史屈宋蘇李

曹劉陶謝若李杜諸名家深源下帷而讀嚮所稱書視舉子業益力其大父故嘗大治三官廟深源獨處旁舍中日三飯則自中饋饋之非夜分不廢卷人言深源舍業且久何僕僕爲居無何深源病國醫以爲瘵也戒勿勞病已則攻苦如初已復病其病率以勞佚爲進退醫告技窮乃召他醫治百端病且革家人請治喪具深源力疾呼曰自吾大父起家伯閭右吾兄弟林林衆矣而吾又居末行上之不能操尺一牘而對公車下之不能躡足作者之塗以希不朽吾宗左司馬嘗爲大父立傳其言信而可傳吾亟欲倣顏魯公家廟碑勒石于廟吁嗟已矣乃今就木生無益而死無聞藉令微惠二仲若二三子幸得司馬一言卽倮葬俊于亥歛吾其待此瞑也雖桐棺何薄邪余聞而閔焉恤之深源于是乎善處死矣里俗豪舉出九死以事錐刀脫起尼父而命之無以爲也不幸而臨絕命卽黃髮且無饜淵死而路請車直恐葬之不厚爾深源二十有五年而夭其所不瞑者非寡妻若二息子乎甚者斬觀美于其躬珠含石槨猶眈眈也深源視大歸若委蛻獨延頸而急吾言在世儒猶以爲難何論豪舉往江民瑩行年六十亦將待吾言而

終以齒則深源當民瑩七之三乃其慕詩書則古昔大較同矣益以民瑩之齒吾安知其所税駕哉嗟乎吾言猶敗棺寧詎能甘兩人而望其腹吾旣無以謝民瑩而益愍于深源其家世則載故處士傳中不具論

太函集卷之三十二

太函集卷之三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八首

明封奉政大夫贈中憲大夫三河曹公暨配封宜人贈恭人黃氏傳

曹公先世家長洲治經術曾大父綸籍冑子以禁方應 詔侍禁中大父門任太醫院御醫父達任太醫院吏目支目受室於范是生公公始勝冠逆黃氏女卽恭人也公具父母大父母恭人以能婦畢得其驩心公虛子舍以聽恭人無內顧由是專力力學治博

士家言自言三世受醫飽大官而殿近侍無寧奉遺經爲湯沐庶幾乎食舊也與哉於是補京兆諸生偵首善之士庭闈以上嚮故饒公始爲儒齋用日削乃聚徒講業歲以脩贄佐供需恭人具庋閣紙裳衣御者取諸宮中不自知其羸詘也公故視公車若閫府朝狥鐸而夕書名遞上鄉書棄不録人言吳以經術甲天下宜取益於故鄉公謝曰吾家自始徙隷三河則帝鄉也且親在與在如之何勤遠略而違親顧數奇卒困家食公仰天太息四顧踟躕自我而成名非我能我先世寔有陰德乃今敗績非我先世有闕惟我無良恭人從旁解之曰仲尼千七十二君猶或當阨君之阨非阨蔡也寧詎賢於仲尼古之食報者非此其身則其子孫二息子讀父書翩翩競爽報公者將在是公其待之公然其言日以程督爲政歲丙辰伯子子朝通籍壬戌仲子子登繼之並舉進士出身並授比部伯居 闕下仲就留都公先後訓之庭其言亹亹吾先世爲養生主業在生人 太上好生與天合德其以五刑之屬付主者務求生生之死而致生之則而曹事斯其無負 天子無懟上帝無忝爾所生勉矣恭人訓之膝下其言諄諄大母謂爾曹入

宮猶之女子有家始也第奉三尺法活千百人俾子孫世世保之則先世之靈勿替勉矣伯仲皆循理無害敬共父母之言比伯質成封父承德郎刑部陝西司主事母安人 上卽位覃恩以仲子貴加封父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母宜人並受 誥命及伯子守鄞奉父母如鄞仲子進河南按察司副使居大梁奉父母如大梁凡諸所部建明同官持議無司論報賓客游談舉以告公公陰絜短長引當否較若射覆而屢中恭人隨所至遞與冢婦胡恭人介婦張宜人俱卽得肯甘輒以不逮姑氏而麼著甲戌正

月二十九日公考終大梁仲子奉恭人扶櫬歸葬恭
人故喪姑氏咯血數升及居公喪咯如嚮者久之病
良已伯仲服始除恭人乃趣之入朝而毋固無恙擻
下則伯得溫州仲得山東宿而未發恭人病乃革猶
得承馮几之言自吾婦爾家無夕而不夢見而曾祖
考妣既罷夜哭無夕而不夢見而翁宿昔乃無夢焉
吾其將相從九地之下而翁生戊辰吾生辛未而翁
長吾者三歲吾後而翁死者三年未及偕老亦如之
庶幾乎無憾矣登舉子四孫二其後皁昌爲朝當戸
者謂何吾且從堂斧望之矣言終乃瞑葢丁丑正月

二十五日云伯仲既奉公喪葬石橊村其後以恭人
祔吳郡申相公志公墓王相公志恭人墓其言有徵
及伯子最單懷贈公中憲大夫懷慶府知府母恭人
其申命猶有待也太函氏曰公名應龍字乾卿葢取
諸易三世陸沉金馬于時爲潛公奮然更張父爲子
鵠則或躍之時也伯仲乘時並起遵萬乘而服兩騄
在乾之同人見矣乃今伯遜列卿仲都開府漢庭建
慶避舍不遑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則恭人之言信往
伯仲屬余立傳余負諾責十有四年于時將傳公恭
人無所預乃今使者至自張掖得恭人質行爲詳雖

假之年猶得並傳今而後伯仲之嚮用者日益[illegible]而
加恩於父母者日益隆自今傳之吾猶以爲男男也

李封君傳

歲庚辰李令君最歙司封以爲請得封令君父視令
君　制有辭美而不溢都人士屬不佞爲文稱賀則
不佞病發而文不工既而矢言異日者將爲封君立
傳越三年封君始老明年正月元日則覽揆之辰都
人士申疇昔之言不佞敬諾豐城李氏最著而封君
出篠塘直指君枤譜三宗則不佞序矣篠塘自別祖
侍郎琮始歷二十二世曰公良是爲季公配范氏蕃

封君父母也封君奉大事封樹某山之陽則不佞表
矣正德乙卯季公以頎美椽永新封君始生幾及內
難季公從事僅七日輒棄椽歸范負封君見之庭兒
有天幸幸得免季公應聲曰善命乳名曰天生已復
咳而名之曰萬清以告閭史兒時偶墮池浮水上水
深不測踰時不沉諸長老言此貴徵也季公卽賢豪
長者無以爲家封君居庭受命如嚮命讀則讀命耕
則耕季公歎曰吾將課孺子讀孺子薄博士家言彊
用力以希儻來安事讀矣吾將課孺子耕吾家不啻
八口卽有年且不給何論無年安事耕矣吾其操心

計業化居則陶朱氏之遺筴也與我共此者孺子其庶幾乎封君佐父起家浸致饒益孳孳力孝養寢視臥起庭視饔飧退入子舍不渝于庭出王市中不渝子舍親有不豫壹意將順務承驩有病則嘗食宵衣累月不怠苟得自盡無所不用其情季公伯仲蚤亡惟叔在封君父事叔終其身無間言從兄弟異籍而居視若一體嘗曰吾鮮兄弟四海無若緦功父黨故嘗以居屋售季公封君悉反券而歸其子封君受室葉氏內何氏姬並贈孺人子四其三出何孺人仲即令君也季則繼室夏孺人之自出封君日討而訓之

庭吾家藉先廟之靈即累世皆有樹矣乃今當食其報其在若而人往考氏以儻來而遜儒乃今非儻然者也爾曹勉矣三宗各立祠篠塘後封君首義立本支祠任財費爲舉宗先命長子珍爲植形家言篠唐善矣獨水口當有羅星封君即捐貲鏹之田爲基事乃舉邑故多水利諸堤久廢而不興封君上便宜典復如故故多水患菑當諸水下流徐令均田合高腴下淤爲一則封君持其議請分則爲三所部並受其言境內迄今稱便水溢則操舟作糜以食餓人溺于棺葬于灰蒿目而憂不及宗族有貸者輒傾橐應之

逋不責償償不責息從兄萬注從弟萬緣並喪家一出亡一行乞封君善承父命召歸而室之既歿各撫其二孤無所失其賙母黨妻黨視近屬有加里人姜氏子當贖金且鬻母弟取足封君閔焉代之贖既歸其弟召其母而食之令君故入省讀書主道士矢衣一篋詰主者其辭窮願償十緡無及吏議封君聞而趣入省盜無左驗夫何償竟不責十緡謝罷道士舉室有訟封君授三十緡衆幾無償尋寘勿問居常遇諸長老雖貧賤必折節下之即其春秋高猶抑抑也遇諸臧獲義不勝恩顧乘素封之後自致封君殷殷

富厚矣貴倨矣布衣蔬食不越盛年出無車行無蓋即受章服非歲時無冕衣裳鄉人之得封君者誦義無窮及其與尊貴者游侃侃正色不取苟合壬午縣大夫舉鄉飲屬博士諸生布狀逆封君爲大賓乃述行義之著者致辭其辭腆矣竊惟吳俗用汰楚俗用纖豫章當吳楚之交率以纖勝封君富由纖起德以富行用其中矣不佞閱諸良令宜無若令君材要以明損益酌民宜蓋家法也柱下史所貴者三寶封君有焉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封君於是乎龍德具矣

孝子鄭緝之傳

佘故爲襄陽守得鄭兩生兩生父子也父時中雅以
質行著繼之子也少以經藝擅場督學使者行郡中
首舉時中質行其人蚤歲當室家故貧仲季藐焉二
孤亂而待哺長君悉發傳經歲賦食之教之婚之嗣
之二孤匪父之怙而怙兄孝友具矣伯子繼之恂恂
磬折象長君賢仲子緝之孝弟力田獨任懷急少蘊
藉伯子戒仲母爲陽處父剛仲唯然安得季孫行父
從兄也歲乙丑伯子舉進士最爲邑入爲度支郎尋
奔父喪祔葬襄陽城南祖墓旣最二千石得贈父中
憲大夫寧國府知府如其官于時伯子奉太恭人郡

舍中獨緝之處守壬午正月季叔某有子婦之喪則
純之妻也將舉而瘞諸中憲墓前卜得日矣緝之亟
涕泣而諫曰吾父席先世之靈　譽命逮于地下律
之禁步猶幸得保塋域完無論朞親卽夫人然矣且
序昭穆別男女家教具存如之何自我而踣故步緝
之有罪罪在緝之慎勿遷怒而傷考氏心緝之無死
所矣純之若弗聞也者而去之謀益力則又長跽季
叔杖下垂涕泣而諫曰是舉也告之以　國制申之
以家禮慫無奪心意者緝之得罪重矣叔猶父也緝
之猶子也在小辟則杖之庭撻之市在大辟則坐之

嘉石傅之赭衣又甚則賜之死可也吾父卽安于宅
穸庶幾乎叔若諸子共保之有如家丈人坐中庭諸
子婦背庭獨立寧能一朝居乎假令遺吾父以安居
緝之唯命季叔若弗聞也者而去之謀益力乃聚徒
暮夜卒舉喪而瘞墓前緝之力不能支號泣而已則
寓書伯子母輕發爲母氏憂會督學使者試宣城伯
子報書未及發緝之深念曰吾兄深沉長厚必不能
以大義而滅期功在禮當奉　誥命易新碑他日兄
奉母歸吾何以面吾母莫非子也緝之以七尺軀不
能爲吾父守三尺土將焉用之卽自輕又何以面吾

父生死皆踐定也吾其從鴟夷二月庚寅迄于丁酉
凡八日亟拜而呼天其于縣諸生以敬質其出從之
拜戍戍徧拜諸隣隣人問所之則曰緝之得過吾門
請歸不肖之身以謝吾父辛丑城啟門而出癸卯自
沉于淳河迄三月竟不得尸傷哉死矣計至伯子除
拊心痛哭病者浹辰無何轉四川按察司副使道出
吾郡則飲泣而告余余聞而歔欷仲子死孝死且不
朽公歸矣其如若何對曰繼之不才終不以吾手足
而戕吾父手足純之亦人子也如使其有心則亟遷
新喪以避吾父吾願足矣如使其有胸而無心則亟

遷吾又避新喪吾願足矣可若何余頫首而長太息
者三公長者也當余春秋未艾願得夫巳氏而甘心
焉公廓然容之靦吾褊心直翼海歸涔爾伯子謂老
母年踰大耋乃令匿仲訃不以聞有如異日者聞之
旦暮恐不保先生謂仲以孝死殆亦不倍於人倫誠
得片言寬母氏心繼之幸甚余敬諾遂爲之立傳焉
司馬氏曰南國沿激楚之遺風故多烈士要亦務行
其志豈必殉名汨羅死忠淳河死孝其歸同也嗟乎
汨羅忠矣惡能孥戮諸壬人顧汨羅儼若生存而壬
人投諸有昊有餘戮矣淳河亦若是也吾于夫巳氏

何尤

楊時栗傳

楊時栗簿泙鄉卒以引疾致仕時栗字也其名仲究
字而不簿何居簿非時栗志也時栗家東郭則從肖
子受博士書既卒業成均下四方之士歸治別業得
二隩區近者西城少遠者負郭時栗善田文學文學
故與殷司徒同師以故司徒入市中輒主時栗余有
事城府必司徒與俱司徒既就館或邀余余亦見客
始至則戸庭埜塈必飭必蠲庭下分畜盆魚列峙木
石庭上列古良史圖書若二代尊彝諸名家手澤在
函古書在篋或授餐觴豆刀匕必適或授館扃牖几
席帷寢必安余目司徒何楚楚也司徒謂楊氏故饒
至處士彥綱滋大時栗爲處士獨子折節爲儒尊古
而卑今負俗而崇雅則其性然也余察時栗願若霤
踵若輪齊若衡佩若委身若拊舌若捫余目司徒何
恂恂也司徒謂時栗嘗問道東越及季氏門季謂諸
君子幸從吾游宜莫如時栗溫其如玉時栗有焉其
斯以爲君子之容非邑取仁而巳文學則曰否否君
其以爲楚楚其自舉則巳京君其以爲恂恂其自律
則巳峻居常而御餘閤無特亯出得當於名公入得
當於有士無私請易于時行沉潛剛克時栗其庶幾

乎江方伯聞之曰楊君誠恂恂矣而田君侃侃自負
顧相與莫逆于心甘辛異味而和兩君是也時栗次
當謁主爵待時之清而後行　先帝初始受泙鄉簿
時栗歎曰舉世汶汶同爾如使吾爲異惡用揭白日
而爲名高如使吾爲同惡用逐波流而爲厚利吾其
以同而異殆亦託於浮沉者邪於是令移之獄必麗
於法毋及不辜令授之程必先以身毋坐不敏諸請
間者詣簿簿輒麾之請者曰故簿皆然麾何爲者簿
叱曰故簿則可今簿則必不可邑人獨多簿安得吾

簿今吾鄉無何監司行縣至簿攝尉故事當戎服前
某簿自念曰境內奉　天子寵靈疆事無缺簿縣縣
然故逢掖也奚䟫注爲監司以爲訶簿曳長裾自若
旣而廉簿無郄罷之頃之簿病遂上所部乞骸骨歸
部使者檄留之業已出境客叩之故蓋三問而後言
往聞諸殷長公自公卿以至卒史皆仕也幸而得致
乃爲全歸吾踰艾而衰天佚吾以疾矣卽栖落而返
初服終不失什全吾歸矣歸踰月病浸深乃屏諸內
人獨與文學同臥起時文學仲子瑞禾字時粟長息
申以婚姻而兩君結生死交則肺腑不啻也廷梅亦

爲時粟獨子端凡而詔之第文事文學兄事瑞禾絕
口不屬家人産今年五十有八踰年而葬石壁山曾
司徒出鎭粤西余出鎭楚獨方伯始得謝爲之志爲
之銘踰十年方伯卽世司徒及余皆家食余方假故
館以居廷梅戚戚進曰先君子未奉一言其何以希
不朽余敬諾遂述平生之言以質司徒嗟乎斯人也
斯世也宜居羸則以好脩而屏末利宜躋顯則以直
道而殁卑官宜胡耇僅下壽而正考終宜阜昌僅一
子而獨當戶顧斯人亡矣斯世降矣乃今司徒及余
若方伯諸子環居邑中卽邑中賢豪長者不憚更僕
而悉數之又安得其二三與斯人齊一指也於是廷
梅籍余言以告文學文學曰然

贈奉政大夫戶部貴州淸吏司郎中曹公傳

歙南有長者曰曹文修文修以字行名演曹氏家世
受禮公大父觀父禎及其子樓遞以明經首舉于鄉
公幼孤寡母王珍之甚則以先世中折藐孤母學儒
公懼傷母心遂舍儒而賈以爲養始服下賈輒操心
計中廢居駸駸乎五年而中十年而上矣獨念先世
手澤具在終不以賈故而絕於余曰胠篋讀祖父書
通大指凡所稱引不詭于先民雅游縣簿高門引爲

上客雖至貴倨爭折節下公公賈浙南關請水部陳
告緡便宜狀主者籍聞之　上詔爲令勒石布之于
是上下稱平迄今饗其利勿絕中丞公旣家食日請
子行獨多公時羣子弟斌斌中丞授室城南課博士
業凡諸經營供億悉以屬公公終歲一布衣僩學蘖
以身任緩急聞他人有慶輒爲之鼓舞有喪輒爲之
咨嗟涕泣不啻匍匐救之近屬若干曹卑待公舉火葬
于地賈于貲度不能償卽千金罷勿問或以母錢而
鬻子女公折其券罷勿償公故習形家言兢兢審封
樹里人鑿渠爲溉侵先世塋旁形家耳語公于法不利

公笑曰苟利百衆爲吾利大矣聽之由是誦義里中不言而信宗人有構有司不能平諸父老皆言必處士演居其間可立解太守陶公遣吏逆公至其議遂平縣大夫爭迎公而就質成違言浸息公舉伯子梲梲蚤亡仲子卽樓命之學仲在家塾日十往程督之丁夘仲籍上太常辛未成進士公春秋八十有八仲上書得請歸養　詔賜高年爵一級有司給粟帛賓禮禮之踰年公卽世不及九十者一年爾顧命仲子兩世未遑卽地下日幾幾望汝汝勉之矣庶幾乎無忝哉其後三年葬公鳳凰阬之壠大事畢仲受戶部

尚書郎兩以覃恩贈父如子秩戊寅贈承德郎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壬午贈奉政大夫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明年仲遷四川按察司督學副使將有事省墓則抵大學士申公爲之表大學士許公爲之銘夏六月丁丑仲奉　璽書請墓所樹表易銘竊歎曰嗟乎使先人在是日適當百歲之辰惜也下臣無能爲先人地　君相幸察先人無罪施及下臣卽百其身報於何有余幼學禮出入歙南旣習公爲人兼善仲予古者國有惇史閭有閭史野有野史今之惇史執政職之不佞鄉人越在草野藉令禮失而求之野則丘閭之言有徵是爲傳

河源李封君傳

自南粵操兵其民習于私鬭河源曾氏聚族而居曾田將修怨于其隣則擧衆而兵上管李封君以省墓至亟馳曾田請罷兵客沮封君國狗猜猜於菟何有封君謝曰固也其如先世之封樹何遂上謁曾田衆且鼓矣則皆盛氣而叱之曰縫衣者何封君敬進曰余邑中貢士李學顏也羣囂而起曰我兵將討罪上管客寧有說乎封君盱衡而語曰不然非天子無討卽敵有罪固當坐有司討者何也公等乘一朝之忿

必覆其巢而焚之脫敵自知其必亡阻兵借一勝負未可知也藉令一擧而殲於討得矣有如天子命使來討何故稱兵輕則首事者誅重之則族是與敵等死爾先發名惡等死罪浮無寧以片言故而釋兵非直保隣抑自保也衆投戈拜曰善公追我誅庇我族敢不惟命其事遂寢其後王師下諸壘而曾田以無罪獨完河源故城避河流不及于壍今徙久矣徙則當河流之衝封君復故趾而相地宜語諸父老不亟復水將噬城而城瑕諸父老領之莫之適主居數年水大至齧城而入之諸父老咸造封君願從命爲役

封君乃捐貲首事舉邑皆受工躬爲植而廵工悉爲要束有司無所預城徙而完閭伍嬰城而居水更至卒無恙封君勞城工病幾殆諸父老走羣望禱之昔夢歷王者居邑人纍纍械繫待命門外既王門啟王者以賓禮禮封君公大有造於邑中福澤未艾病良巳而夢所見諸械繫者遁亡封君竊竊然歸德於天務力爲善以答明貺先是封君受業博士傾諸生中年貢澤宮竟以母留養假之得時而駕焉往而不宜僅以家食遁出一奇猥自託於魯仲連婁敬之屬則其緒餘爾其後封君以子壽貴得封南司空尚書郎

乃今尚書郎出守衡州則有虞氏岳牧之任也衡州以治郡最盜帥其家教云司馬氏曰古者爲民捍大患禦大菑皆血食事今之吏治宜莫難於治兵漕比年南粵搆兵其民易動或小有所激有司爲弗聞也者而釀之卒以怙終法在必討晚矣比年江河爲患豈朝夕故哉始以玩愒失時卒以重遷近殆亦晚矣星星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絕遂成江河皆是物也借得人如封君者而畀授之事即禦菑捍患何難焉語曰非此其身則其子孫衡州是已夫平水土格有苗其斯爲萬世功也衡岳之麓禹蹟具存睹勒石而思禹功則　今天子之守臣在

吳平仲傳

平仲故名文衡則孤字之曰平仲既以字行籍縣博士孤更字之曰玄成平仲之父[illegible]字伯高[illegible]父[illegible]卿池上公也兩世以醫傾郡語具世醫傳中先是孤叔母吳爲池上公姊池上公少學醫東浙與先公俱及池上公暴亡先公慫恿伯高世其業乙卯孤自郎署歸逆婦平仲始生壬申孤自楚入朝平仲從其兄和仲逆孤境外平仲丱而都美孤心佻之即貌清揚胡爲乎見長者而多笑伯高目攝平仲輒止正容而堅

自持乙亥孤得請歸寧和仲業已受郡文學功令時禁格初下取數董董毋或踰明年平仲補縣諸生有吳籍籍多二仲矣孤從弟仲嘉爲伯高内弟二仲雅從仲嘉受書郡中諸茂才數及孤門而講業二仲奉伯高命亦咸北面事孤孤以平仲所就業故翩翩假一善鳴則丹穴鷇音也于時二仲競爽出入必偕里人謂有吳世種德而不登迄于二仲登矣郡守相若縣大夫率善視二仲比月試必召兩生者前二仲惟遵要束爲兢兢不待召而畢至伯高始當室而困積久而饒顧齎用必矜無所濫獨歲費百緡教諸子以

爲常享已並延二師四子咸在會葬令君以奔喪去
七月望且行平仲冒客寒彊欲出祖母安語曰亦而
兄祖爾若且留平仲對曰他日迎謁令君無獨往乃
今兄獨往也無寧謂兒將以出境而亦令君卒夘疾
行歸而疹作疹已客寒則又乘之伯高臨視而心自
危法在不治吾其母以姑息害事輒奉百金叩他醫
他醫之技畢單無所適主伯高及安躬視湯藥忘寢
食者五浹辰四方速伯高者車馬填門伯高謝不往
獨先公病伯高日一省之平仲依依伯高不欲其斯
須去已即孤發使往速未始不推轂伯高西行平仲

既久陷危其神不亂疇昔有饋伯高於城府者篋中
蜀豩一最良和仲懷之伯高不之詰及平仲幾殆伯
高求百端中其驢和仲出嚮所懷者歸伯高伯高予
平仲平仲卻顧曰此吾兄嚮所懷者也何出大人喪
中既而耳語婦方曰適吾失言吾且得過伯氏婦應
曰伯業已告家大人無傷也頃之和仲至則又曰適
吾失言吾且得過伯氏和仲應曰而兄業已告大人
無傷也平仲始病心竊自恇執弟文仲手曰天乎吾
何遽及此即不諱謂而嫂何病且深諱之甚蓋以九
月七日中夜而盡不及壯者三年吁嗟乎傷哉有

異之碩果四隕其一矣伯高世以術顯郡活者無慮
數十百人顧不得有其子矣未也惟是未亡人在浸
假而生也之死靡他胡然而獨生也浸假而死也則
孤子一孤女二猶呱呱爾未辨其父面也潰腹且八
月猶緡緡爾蟥蟥爾未聞其父咳也胡然而同死也
吁嗟嗟乎傷哉誶曰伯高中年家步康矣由艾而往
庶幾什全司命者倏而殀其子寡其婦孤其乳下孫
天道忌盈一詘而三不祥集矣藉令無忌夫何折平
仲而降割于伯高和仲又言父病癰平仲衣不解帶
者踰月有半不肖往往被酒平仲數從容以爲言姊

歸夫子從弟士能不宜于力賛姊爲士能買妾姊從
之他若告語溫溫終身未嘗言人短甚者叱咤不及
童僕誶語不及戶庭何論兄弟嗟乎是皆可以無死
而竟死也乃今父毋之喪平仲若喪吾身兄姊及弟
之喪平仲若喪手足即士能之喪之也若喪兄弟知
生可以知死其皆不倍人倫者哉

汪烈女傳

烈女何居重女也女未家也未家而死何居女生而
父有成言矣乃今受采矣笄矣字矣行有日矣從一
而終惡在其不死也女以異死而系之汪何居重女

也汪女之所自出也系之吳則沒女矣系所自出女
未家也諸汪聚族洋湖諸吳聚族臨谿並著休寧汪
從事世高故善吳處士士龍並豪舉處士五舉子曰
文衮明年丙寅烈女生所善客攝蹇脩以婚姻請從
事敬諾遂結二姓之成及從事官岳州載女俱往日
授女列女傳當否悉有概于中從事罷歸則與故所
善客有郤間者先入謂處士急所善客而後公從事
不平而客讓處士往吾直以片言于女彼安得要我
盟即渝盟諸責何討女方從母績起立堂背而聲言
丈人失辭盟可渝宗廟可無享從事心壯女客退佯

諾之父與翁執親而獨不能為父地女拊身徐應曰
非敢為地也父之教也是歲壬午處士將請期從事
廉而貧客楚久既得請于楚期以秋八月戊戌逆女
歸先月文衮病溲法在不治女聞而謁母請往省之
幸而彌留願及一面而訣母呵止女安得此不祥之
言月之壬辰訃中夜至質明女衰服見力請臨喪父
黨母黨交沮之女持大義不可奪同里孫生故有口
且為中表諸兄則自梱外通名陳不可狀女曰兄國
子諸生邪彝倫謂何爾父老汪叔弁後至屏衆咻而
面質之女正色曰能行哉則死吾家不行則死吾室

等死室不賢于家叔弁乃麾羣黨出徧贊曰女行乎
哉志決矣於是止哭退入于房就湢而紉縰衣陰繫
組八尺為內經出而南鄉拜父于阼北鄉拜母於堂
東鄉拜門內親乃就道既至而喪在殯女焚香而奠
猶猶而入帷堂姑執手逆之乃就喪次則文衮故寢
也拜姑畢徧拜諸姒諸姑周視房皇灑然自失保母
問之故則曰吾嘗夢及此者三至則儼若疇昔其一
則琴瑟咸在得交梨一中分之覺自占其不終因而
矢死者三年所矣姑聞之慟女善容慰姑即兒亡婦
在猶兒在也已從諸姒諸姑問梱內事歷視井曰庖

廚近爲堵觀其將飾巾以待白首慕扶姑即次痛哭
數聲滿堂爲之盡哀輒吞聲止時女信宿絕粒夕飧
至亟屏之第歃白水二杯曰唯是足以沃吾心望吾
腹矣燭至則請就寢室保母宣言曰若殆依依為姑
息邪是速吾以不令終也吾少長於君寧以爽德而
操二三乃今未及結縭白首何待死必矣獨喪未及
舉穴未及臨吾姑待之異日者幸相從得正而終乃
足吾事有如含歛畢藉婦功母男子以也保母出女
闔寢門屏息尸居聞寢外躡履聲宣言如嚮者保母
以女僕退信其無他中夜屋震極者三聲若濤起舉

室驚覩紅光隱隱燭天啟門視之則自經矣葢春秋
十有七云太函氏曰三天子都其廣不耐千乘欽休
接壤有若比隣北山之死大里淯川之死松山歙二
烈也吾宗也　縣官奇其節表其閭列傳具在而臨
谿之死亦吾汪也不亦卓立乎哉郡志有言新安山
峭厲水清激顧兹女德茂矣豈公宮之教則然彼巳
宮墻發家所不若槩者非夫也

太函集卷之三十三

太函集卷之三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四首

許恭襄公傳

當世世家首稱靈寶許氏葢世及卿相庭中四極人
臣作始則襄毅公代興則莊敏公文簡公恭襄公並
以勲伐名世不佞待罪郎吏再得事恭襄公襄毅公
有子如高陽公其季也高太夫人以弘治乙卯生公
幼從襄毅公歷邊事輒以操戈布陣爲戲喜談兵始
就外傅善屬文襄毅公心奇之既冠而字之曰廷議

正德巳卯舉鄉試第四人越七年成進士奉使餉榆
林邊士氣勃勃自負直將長驅沙漠封狼居胥出理
邢州以無害課最會仲叔並列卿貳例格臺垣尋進
職方既終高太夫人喪補禮部奉　詔進九邊圖論
世宗嘉納之見者咸以爲切中時宜卽穰苴無讓歲
庚子由尚書郎進南京光祿少卿尋遷南京大理寺
丞釋囚汪敬劉鎮究獄會邊事起南京交薦公可備
急邊會推京兆撫臣署公名居次　上曰是嘗上圖
論者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薊州公始入軍上
備邊十二事要以振律宜威汰冗蘇困居常選鋒團

練撦糟飼秣士馬一新白通事結虜入邊襲殺守備
大掠而去公督將士設伏出奇斬白通事及首虜四
十人捷聞進右副都御史賜金幣躬歷諸要害築邊
城增敵樓造營房計出百全登陴可守矣以勞致疾
請告西歸庚戌虜大入薄郊關廷臣奏　詔薦公可
屬大事　上覆閱圖論驗公遙見亟　召公分宜故
不可公公羈　闕下踰年得　命出撫山西公籌山
西一如籌薊上書力郤互市厚戍嚴關疉臺數十章
亡不剴切乃設亭障謹烽火列拒馬佃營田部署周
詳屹然足當山河之固矣虜犯杵子塢不得入乃伺

大同龍循墩公集精銃邀擊之虜挫復入公親援鼓
護軍血戰以捷聞　詔進兵部右侍郎賜金幣獎諭
壬子八月虜犯紫荊關公督八營兵布八陣厚待之
虜聞而遁時公業已受　召協理京營會城京師公
奉　璽書爲植不佞越在版築從公周旋比訖工公
不與賞時雲中上谷饑甚釋憾者出公督府且棄公
甫出關檄傳雲中兵敗殺副將公筴曰治亂如治絲
也急之益棼亟發條約懸書徧諭之閭伍乃輯公疏
其狀乞假歲月以布恩威　上心然之手條約置坐
側公既至申令誓師吾家世受　國恩直將奉不肖

之軀以徇爾曹超距之日久矣寧遊疆場而就市曹
意懇辭嚴亡不人人感奮既以軍興不給亟請發度
支通鹽筴足芻糧廣轉輸密綜核比年不歲不旬月
而穰矣妖民呂鶴結虜入虜以潛師從公決筴擒鶴
斬之獻馘者四十　詔進右都御史則以應卒而制
勝居多鶴既誅虜旋馬西向公既敗之紫塞八角堡
追襲俘馘百七十有奇　詔進兵部尚書廕一子世
襲錦衣衛千戶總督如故甲寅虜連營犯兎窐口公
業已完聚備之虜嘗我軍佯遁旋入公督諸軍奮擊
俘馘百四十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荅大舉

四十萬衆寇山西公分部發兵遣輕騎搗其穴據險
設伏夜出銃師破其營虜狼籍分崩死傷不可勝紀
已復犯龍門火石嶺公勒標兵尾擊之至饗水鋪出
虜不虞募死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虜大
潰墜崖窴谷膏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聲震數百里
火皷徹夜不絕明發殘寇踉蹌而聚號泣而遁公乘
勝躡之俘馘者五百三十　詔加太子太保廕一子
世襲正千戶　上益多公伐　召入爲部尚書于時
北虜南倭警息日至　上患倭與患虜等集羣議下
本兵公折其衷上平倭九事諸軍謹奉　廟略悉中

機宜丙辰倭入淮揚虜入寧夏諸軍戮力驅剿悉從
本兵受成苗寇盧阿項與寇馮天恩會寧寇許以明
陳孔榮各負固稱兵有司遞上變公決策誅首事者
餘黨悉平　上故眷公習兵下　手札問邊方大計
公摋其要七事以對悉當　上心大同右衛孤懸虜
圍不解公陳六事五要筴之詳大率主於振厲積衰
責成專任言者倀倀告急請罷本兵憾者主之公遂
免巳未虜大掠灤西　上曰薊遼督府務得人朕欲
仍用許論　命甫下驩聲震邊隅公遞上便宜申條
約一如嚮法庚申虜酋把都兒辛愛大舉分寇東西

公業巳完繕亭障簡練部伍不遺餘力虜百窺不得
一間入夏不解春防無何伺大水峪聚精騎傅諸堞
計無堅不瑕公登陴誓諸軍力戰而卻追至段伏嶺
俘馘以聞　上賜金幣軍中壽下　璽命憾者無所
釋摘以虛報邀功轞獻六俘靣詰乃寢公既經略邊
徼分爲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衛援爲主守兵分
奇正爲犄角至今從之歲大侵列戍嗷嗷待餉公爲
之請賑言者以亟請擿公遂罷公核諸軍實無闕出
入乃巳丙寅冬十月公自理喪具端坐而終年七十
二昔在庚子公守南宮一羽人遺公書稱默齋大司

馬默齋公別號也歷十有七年而徵當公飾巾一巨
星若盤盂隕西北殆亦天授豈惟世德乎哉公故于
文事優率以用武顯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餘
三十年以首功計者二萬三千降者二千酋首旗纛
車馬器仗以鹵獲計者三萬五百修築邊墻以里計
者四千墩堡以座計者三千人言襄毅之有恭襄猶
絳侯之有條侯驃姚之有冠軍也顧襄毅阨於寺人
恭襄阨於執政卒使齋志以歿底績未遑其成其虧
是或天道得全難矣　穆考卽位公子僎詣　闕上
書　詔復故秩諡恭襄　諭祭九壇遣中書劉天衢

營葬公配河東李氏累封一品夫人是生僎僎以任
子歷二千石守衡州長孫茂橢任執金吾次茂杞任
弘農萬戶進遊擊將軍戍昌平曾孫二長浩然次廓
然公之世澤未艾也左司馬氏曰不佞道昆故受先
大夫戒卽與聞兵事絕口不談頃島夷入淮蟄選道
議遣故右司馬江公部兵出討簡二部郎以從公首
署不佞名疏入矣人言郎未嘗談兵事公安取郎公
笑曰是唯不談覘談者賢矣竊惟公弘廓深遠片言
千鈞玉立溫溫不色喜怒卽公目屬不佞不佞無繇
吐一辭爰及任人較若衡石儼然大臣之度其亦諸

先正家法邪昔襄毅公右孫忠烈以跳得之卻不汝
非其人公象賢矣不佞竊爲公立傳其詳具新鄭相
公志中

潘汀州傳

巖鎮甲歙四境其市萬家故多薦紳大夫郡縣籍博
士者參之一嘉靖初載潘汀州惟和若鮑尚書行之
方文學敬之方中丞定之椽諸生高等迭爲鴈行汀
州公居常嘐嘐入試輒負無敵顧小試則偶大試則
奇守郡諸生二十有五年六舉而阨自乙酉迄己酉
始貢澤宮守太學十有二年四舉而阨自己酉迄辛

酉始賓上國既三上春官而終阨也辛未負疾而入
幾不支然後改慮而謁天官受光澤令既以令最始
遷秩判汀州丁丑乞骸骨歸迄今耋矣公生而有口
屬對如流父處士命以側注冠之公油油然任放宗
人子提公綏何故儒冠公厲聲曰儒則自爲冠則父
命若能提側注無寧異日提毋追耶遂受經塾師師
急操切公嘗從里社觀劇法當笞公前謝曰朴固當
願以文作贖師灑然異其請命課三篇公倚席立成
師大駭以爲天授時諸氏講業東越公從之游諸避
席曰燹詎能北面惟和執友而已既之省會善張太

宰張中丞兩公者遇諸塗必叩經藝一目公不待辭
畢應聲答之一時藉藉公名傾東南之士矣鄭郡守
王李郡丞中孚爭下士式而入里必過二三子於家
及公執父處士喪郡守相皆臨弔公故善丹陽姜太
史相與譚春秋太史既貴遇公市中輒引車避之大
呼曰侃故人也何避爲太史執公手且勞公實耻以
揚揚辟故人故先自避爾公咲曰侃故以意氣相許
公幸先鳴顧策名卑卑侃方爲公怏怏安得揚揚也
其後太史官司成崑山王太史官司業前驅持竿旗
至則司業過公公謝曰侃故未習王先生何先施也

司業拊身而對曰祭酒譽公不容口故願承下風公
雅游大人率以經藝取重次者奕次投壺即用滑稽
工善謔至其論事慷慨往往有國士風伉直敢言終
不以章縫而怵軒冕鄭太守以遷去諸生餞之紫陽
先是諸郡相帳具水西速者趾相屬太守先即諸生
席抵暮且盡驩既而召諸相君第移席就諸生飲諸
生既醉或拊郡丞背而歌席罷太守語諸生旦日不
可以不往謝公正色曰童冠之咏夫子與之謝者何
也必無往會督學使者王丞攝郡初試悉絀諸生使
者發策失諸生名遂黜其籍畢試諸生列高等馮太

守從里中飲則與公分坐投壺公舉矢勝之三左右皆失色太守自若起而壽公余不難以三舍避惟和第樂觀惟和三捷爾公入太學茅司成首舉之及王司業涖南雍戶外逆者皆長跽車下公獨拱立宣言弟子毋以非禮事師茅目得公令諸太學生勿復道旁屈膝楊生以母疾革不告而歸疾平祭酒繫楊生庭下生日夜泣械如初公數楊生若以母故繫幸而母無恙卽死孝賢於生若不欲爲孝子乎何作楚囚泣也語聞諸祭酒尋醳之公故從里中鄭參政受天官書時客留都則周內史相攝欽天監公就周語語

稍絀公纚纚然伸其說以振之周歎曰相世守天官失口公所謬甚矣遂相與竟保章氏之說盡棄其學而從公初公父處士命伯以儒仲以賈仲無祿蚤世公不釋業代賈真州家世用陶公獨與時逐或用鹽鹽或用橦布或用質劑周游江淮吳越務協地宜邑中宿賈若諸汪諸吳悉從公決策受成皆累鉅萬真州諸估爲會率以貲爲差上賈據上坐中賈次之下賈侍側時余婚氏黃翁當居上翁跼蹐而虛左待公公後至詰其由坐客以狀對公奮臂大呼曰吾鄉禮讓國也無寧以什百相役僕哉衆翕然從之公遂左

州人鄒裴主諸大賈負公逋千金裴遁有司諸賈皆引去公言諸賈故腄裏亨其利久矣今有急奈何去之卽傾橐代償五百金諸賈響應事立解及公有子能受賈公始歸儒比年雖托於賈人而儒術益治諸學士過眞州者輒屏刀布相與挾筴論文公少爲大言人謂公且以賈廢里少年舉以爲口實且以靳公公裂眦目少年矢言如故吾頭可斷妻子可辱此志終不可渝及阨南宮或勸之仕卽不得公車令視故吾猶賢公自謂吾志益堅氣益壯神益王天贊我也倍天不祥再入京師鄉人某子甲依相舍且言小相

于公沒沒某請紹介見之是舉也得則天祿石渠不得則繡衣驄馬毋後也公笑曰余少年勃勃視一第若搏牛蝨卽自今得之終不失一國史不得終不失一臺郎安能從牛馬走作平津客也辛未病齒癰借一而姝自度將不任於是歎曰吾志未艾無若天老我何既受官遂以單車赴縣光澤巖邑其民恣睢又境內數苦兵編戶去籍者半僅築一城以守縣治且頹公自歛鳩工橐出三百金爲之改作且移書諸子若等輸而翁歲賦如常吾民貧吾終不以一畝涸茲土民有訟公以豈弟得其平卽有罪當贖金公罷勿

贖民有逋法當繫公爲之曲諭親故力能貸則貸之否則取諸宮中補其不足罷勿坐部使者遣吏按獄狀獄虛無人入計挾二蒼頭資斧咸自具悉罷書記即刺簿皆出手書顧所部不能忘公年雖最公未之薦也既遷汀州別駕公安之守吏入朝公攝郡汀故當要害則團練千衆戍上杭河頭坪冦至戍者率以內顧先亡無固志公建議必欲固戍者宜莫如城坪坪城戍者自保其室坪固矣卒用公議冦無復窺上杭諸同官多酒人就夜飲公雅不喜飲率先歸舍中同官嫌之且有所中公曰吾老矣安能以黃髮叟逐

黃口兒哉遂投劾歸不待報而先出境時江仲文開府南贛徐子與居監司並遣使遮道留之卒不返歸則垂橐而入獨古書數千卷奇石數十拳爾會清軍御史報命入中者闌及公張太宰怫然曰此吾故人蓋鴻漸翼也乃今業已千仞彈射謂何卒予致仕公既老屬諸子爲良賈諸孫爲閎儒時敬之定之皆里居公日從敬之角奕往往務決勝一再日夕不休季年猶負不羈呫呫自喜嘗曰吾能事無慮累百其可市者三以儒則市甲第以賈則市素封以奕則市國手欲勇者吾直以餘勇賈之客聞之曰噫有命公市

甲第以郡相終市素封踰萬金而溢市國手則後進紛紛然則三者之市人爲政三市之酬天爲政公其如命何司馬氏曰不然昔在眞州公病甚神乃見夢授十六言其言曰受天之祜爲龍爲光享國之祚爲成爲康有周享國久長成康其選也蓋壽徵矣公當隆慶而受光澤其龍光之應乎抑或不于其身于其後人則諸孫在

方思善傳

思善者何太守字也思善既成進士起家陝州歷南京戶部尚書郎坐諳以隨州左徙廷議卒直思善不

旬月而貳秀州會浙軍民譟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官太守矣系以字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里中道而瘠假之以年瞻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生人之不朽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猶生也否則其人朽矣有生何爲夙夜愈益孳孳病良已及其自丞而守也狥二郡而勞有加遁嘔血如初不得告幸而予告旋即首丘語有之士先志官先事思善務焉事半而齎志以終惜也初贈宜人黃有

身廨媪夢龍降于庭而舉思善始學書數則以莊憚
其師居則憚同羣出入則憚諸少師卽父黨遇思善
必正容故以幼清見奇稍長默默舉宗目思善安得
綿蕞老生思善莅莊擇地而履遞喪王父母幼而盡
哀既居母喪哀踰王父母其中骨立外飲泣以安封
大夫既婚猶侍寢牀下命歸子舍挾日而夕二三既
貴亦如之禁之不可封大夫就留都舍僅四壁以居
乃就思善言仕則人人饒矣問而官則大夫也而胡
獨貧思善拊身而對曰揚寧患貧天祚吾家厚矣自
曾大父以儒行著大父大人世以勁正長厚繼之概

諸躬行諸儒不及自揚起儒術子姓殆將以佔畢承
家五世專門何論裂土彼儻然者糞土也揚何有哉
封大夫躍然起曰吾猶故吾終不以家食故而唾清
白行矣先是思善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寢疾將終
則自秣陵來奔幸猶及歛拊棺而誓曰余鮮兄弟猶
幸以手足戚二昆伯兄棄余余之身則兄之身也所
不毋視寡子視孤有如此木尸聞而盱乃瞑終身不
食其言忠弟康死宛陵康亡後哀之甚既而亡忠子
時敏拊心而憯自傷天乎不欲卒吾爲德則皆易地
如嬴博樹墓而爲之銘思善守官浼秋毫若塗炭出

舍不持一鋌俸入不浮一錢再居州皆入覲則稱貸
以共資斧陜五十緡隨三百緡葢居陜三年猶取諸
俸餘以往隨僅六月故四倍之自陜入朝余遣役夫
爲御鴻臚屬糾外臣朱履者二思善與焉糾者持州
大夫綦履而青何朱也卒下吏議當罰金葢州人以
貲郎隸鴻臚故不得請于思善齮之甚陰主之思善
業已察其由置不辨及居南部則方子及輿俱會大
察方跡同舍王郎幸思善一言而解王郎籍江陵張
甚則自其鄉没公田若干頃私據之佯言爲耐田贍
諸不給抵思善爲文修其事爲之彌縫思善辭以不

聞大以爲望遂上書誣坐思善闌出庫金思善卽主
語連子及則又以流言磯執政鄰疾以要必行二人
並從量移思善以隨州出矣諸郎靳思善君肉若骨
若血君牙施報均矣思善謝曰非揚無良不及此子
及之謂何子及笑曰脫不相及則流爲不及君雖然
而別浙漕卒饜諸糧戶不饜則譁監者亡敢誰何率
以糧戶委漕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　縣官歲漕
用卒法如行間請以軍法輸漕不用命者在軍正於
是班漕卒以什伍進皆齮校輸者亦什伍各負石如
其班人至各以肩相授受終日而畢閭伍無譁軍吏

眀眀無所發故以秕入漵大農大農詰之則嚚而愬秕由糧戶主由郡丞某等其無如第羣坐胏石以待命旣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力爭之無何事解思善由由然任職端居自如失得不入於心故無懀喜及杭州力疾視事獻歲失囚或言守寬或言守病民間懼守將自及皆爲守危思善聞之引而罪已寬則吾心也誠不自知其過寬病將不支第不得謝爾旣而罪人皆得郡中益誦長者之言以德覲思善者皆曰孝弟人也忠鯁人也之人也之德也其殆可與立者與嗟乎思善巳矣陝州則分

與滌龍召伯甘棠在焉比年吏治弛而公費故廳法故削籍亡而田故不治賦故不均道衝而奔命故罷民呰窳而訟故煩農故倩倉廩虛而歲故無備于挋廢而民故無良思善入境自裁冗費百金以示之廉繩大猾以示之法履畝均田經界則壞以示之核式廚傳格驛騷以示之共違農時而訟者加之罪示之力本而修和積穀若常平示之有備令出畢行惟盜爲患患禦則樹木於塗以泥剽騎患竊則巖禁跡以彌作姦患掠則立保甲以譏聚藪於是先之以明作繼之以勵精本之以慈良持之以惇大民事畢矣形

家圭測學宮水法不利積二十年所賓興詘焉乃引渠水通泮池荅鑿山濬流不憚征發以與大役會歲惡則出粟以鳩工工不召而來民不賑而給庶民饗其灌庶士承其流境內皆言伯則甘棠侯則甘澤功等爾則又以士未知學則授之室以樂其羣士未知師則尸祝先正先生以樹其表士未知誦法先王則篋遺書以授其業士未知經術則爲之期會而躬課之以程其能居三年士斐然嚮風且以三物起矣比治隨猶治陝也獨其城瑕隣金穴而生戎心登陴何恃居隨僅五十日趣城隨完城而行民不知役秀州

故連澤數藪備非常郡豪蔣伯良爲戎首結納諸巨室麀援捷于率然即深求之負固城社丞以他事召之郡數其罪甃伯良郡中帖然居民戶相慶也故事丞以詰盜並受民詞思善亟屏之此非吾職故事有所捕獲率以贓噬子錢家乃悉召諸家籍踐更比月遞以一人待命即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讐市中大便丞請絜爲令嘗津行赴旁郡中夜數十艇逆舟思善據席而叱曰盜乎吾秀州丞方使君也艇皆羅拜請護行前塗或不利使君我等且以一艇先驅爾比還報皆辟易乃觧使君留心善手呼之曰來前

皆吾隣國赤子也歸矣亟易業爲良有如與同者坐吾庭則吾有三尺在今而後第受吾戒毋怙終蹈唯唯而應曰使君得天百神保矣我等幸得聞使君氏庶無獲罪于天藉第令幠無死所矣今而後願受羣不逞之戒毋夜行思善以七校故多材暇則進諸生與之講業其間或抱高義即未及門而愈急之嘗署嘉善則以其邑當下流亟爲之堤以捍水患其後經野之令下則郡丞董七邑之成丞出舍周行䆷食而露宿五月而畢會嘉善之籍後至乃復檄丞勤事有加五日而畢病矣頃省會之變或以爲張民而弛軍

鬨者效尤而嘉禾守禦之衆盟矣丞立召首事者詰其由即不平則有司之平具在如之何以橫目爲從目哉威福在朝廷毋于鈇質于是人人懾服退而稱神君以功觀思善者則曰治陜能陜治隨能隨治秀州能秀州所嚮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篤不亦滅没乎哉嗟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勦説以爲雷同思善弗屑也曰既灌而往芻狗安陳游衍則舍黄山出王則舍靈谷人知其登高望遠踞石漱流偃偃乎遊也不知其爲默存爲見獨獨觀昭曠之原即授簡成一家言壹稟于心得及居

郎署徧誦六籍百家言道德則師心言文辭則師古文法秦漢古詩法魏晉近體法唐要以論道之言若然中桑林之舞於留都説焦弱侯于浙説宋以德茨儀卿顧思善之言必有概于中蓋金口而木舌者也凡諸聑論具在伯子時化譜中大都默成者什三冥契者什九言言吉矣嗟乎思善已矣豈其言與之俱朽哉思善内直外方率以嚴嚴取重疇之三德其將疇歸乃今則其進取則高明矣則其退藏則沉潜矣則其中立則壹歸乎正直浸假而畢其餘力寧詎知其所税駕乎所部大司馬張公雅重思善請紆之旁

郡幸其平而畢用之嚴太宰先世籍秀州籍籍聞思善謂守固病其賜告而待之家外臣得休沐以歸自思善始思善春秋四十有四病革正衣冠而終君子曰人亦有言士固有志夫士尚矣聖亦宜然孔子七十而從心則志學爲之本立者立此者也顔氏如有所立其三十之年乎不惑則有定矣知天命則静而安矣耳順則不慮而得矣從欲而不踰矩則自得而逢原至至終終莫非志也思善之明志庶幾乎彊立不反者邪其語伯子過化存神則不踰之矩也窮神繼志其惟後之人乎

吳毋安氏傳

吳伯高之姑爲余叔毋池上公以醫著故善先公中道而殂伯高當室先公力賛伯高修世業吾家自先公而下悉賴之余故事伯高猶伯兄安氏嫂猶丘嫂也嫂年十五歸伯高池上公故以國手盖州州里待之生死後車數十乘無留行歸而出橐中金紛如振落獨不問出入居無甞贏公既暴亡家亦驟落伯高持嫂作牛衣泣待質劑爲饔飧嫂脫故裝不踰時而盡日幾幾糊其口攻苦百端伯高夜讀父書嫂躬力作興相對壹以南山晨鍾爲節始即安伯高以視疾出

里門嫂扃戶終夜待甚而達旦猶宵衣逆之庭嫂有姑適從事君吾宗也姑以同里婣黨故嘗主伯高昏聞嫂狀恐不堪亟往慰嫂嫂逆姑無少望申申自如姑默然歸心獨多嫂吾宗故鼎盛豪市中門內新昏姑必召嫂爲客諸少集高會競芬華嫂獨以荊布參之不改其度比歸舍卒未嘗侘目接者語伯高里社召優施則以相門擇壻爲劇既罷嫂私語伯高孰謂相女賢何怏怏也伯高應曰相女則人人賢矣彼舍沈沈而下陶穴幸毋求多嫂曰不然父命婚則父爲政固當從一而終無他厚別故也嚮昏則女爲政乃其心業已甘呂生貧無寧以嚮穴而貳心非始願矣婦人從人者也怏怏何爲伯高謝曰乃今而後察子之徵加於劉一等矣池上公自知非壽類幸得依祖墓而首丘比終喪會近屬有舉葬者嫂首奬曰時不可失毋忘舅遺言伯高辟易曰橋何敢忘患力不逮耳嫂傾橐以治藁薶奉池上公喪葬之伯高季弟集外游不歸愆期不娶嫂謂季今猶可跡也脫令他日失季所手足謂何乃具資斧抵近屬督季歸爲之納婦舉諸子女嫂故孱弱日計粒食不盡二溢米歲計肉食不盡一豆肩上食伯高兼而不惡自御饘粥茹

茶如飴伯高從余楚游往返三月嫂僅市一臠以供春祀帥諸息餕之餘日藜藿不饜未嘗知肉味及伯高有客供具悉出中廚時易則易時于則于要以各望其腹伯高既軼故步嫂杖共儉保之十年小康十有五年而足二十年益三十年饒拓市廛賫刀布殷殷厚矣嫂斤斤猶故也欲然不加伯高雅言以受金悉遺嫂嫂辨其精者粹者區分之需精予精需粹予粹無羨無不足事至而握算必析秋毫立斷而行雖費滋重勿恤即伯高自以爲不及也伯高蹶而復振目攝者操違言嫂從容語伯高務退讓即搆者再三

至中外卒不聞嫂怨言無論叓醜不爭惡聲不及臧獲顧居室以莊見憚雖燕見無嬉嬉息子四息女三先教而後食諸息在髫亂事嫂若嚴君即無所譙訶莫不齋慄或餽餟胾果核卒俛首亡敢前嫂詔之曰市兒攫食如飢鳶過飽且爲病吾固不欲成汝口食態尤不欲加汝災以禮食則不然吾啖汝以禮耳年始艾而婚嫁畢猶獨任其勞賜諸子含匕箸刀布必均無私子息子爲和仲爲平仲爲文仲爲叓仲畢使之受經脩贄授餐歲以百金計和仲平仲竝爲郡縣諸生出入必俱翩翩兩逢掖矣息女歸三甥所夙夜

矜肈三甥爲吾從弟汪道弘爲方汝福爲方以旌嫂召汝福與諸子同師道弘當尸歲辛巳平仲以病鮮嫂五内爲之摧斬焉骨立顧獨茹哀飲泣毋傷厥考心彊忍及冬卒中仆地殊而不死遂成偏痺即卧疾呻吟猶然部署梱内事時而憒憒長吁而呼仲氏名目寡及孤輒於邑無所措家人匿不以見踰時亟呼之前踰年諸方藥不瘳且飾巾待期矣余謂文仲美如冠玉將不任佔俾之勞伯高以爲然命舍故業而承家學文仲視毋湯藥臥起不離寢門余以乞碑東行必文仲爲相伯高謂文仲不能去毋犄兩端嫂聞之曰司馬叔必欲東無寧獨往有父在孺子第從行時御史大夫張公得代還余待之吳會張公雅聞伯高高義檄軍正修文仲功尋授之符給章服歸朝毋而毋無恙其喜可知踰月而病益深度且不保會比隣火嫂力疾彊起視之始悸而終疲詰朝即世蓋癸未冬十月巳巳也嗟乎嫂四子而亡其一子亡與亡乃今夫琴瑟捐桮棬一何慹也顧良人耆矣諸子樹矣諸婦竝有孫六人矣唯是仲氏之孤寡在則舅氏伯氏叔氏季氏諸姒氏立之安之死如生亡如存皆是物也借曰借老傳者何加焉

太函集卷之三十四

傳六首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贈御史浴江張公傳

上五年御史以臨海令最得贈父堯文林郎秩如子封母林太孺人亾何御史　召入六年　覃恩庚贈父文林郎秩如子母再封太孺人御史君既終太孺人喪　上命御史出按　高皇帝圻内不佞道昆從都人士後幸得聞贈公詳贈公之先籍建谿至元中安谿薄康則自建谿來徙于是康爲別子籍晉江而

家晉江康生惠惠四子季曰安其三子子姓故蕃由季而下三世皆獨子季爲贈公高祖成遠爲曾祖儼爲祖鑑爲考祖考遜賓鄉社以齒德聞考受室于莊是爲贈比部公女考春秋三十有五贈公始生莊以張氏本支故單惟是呱呱耳珍之甚生七年悉乳哺之既從母黨畜之莊蓋與諸中表叅議一俊僉事用賓太守思寬同師洪叅政富時諸莊以六翮競起而公材美足當雁行稍長受易易文學時中是爲故大司成蔡先生高第公既守其師說務深造而得之心其治博士家言屛儕俗而歸指要即當世宿學爭自下卒不利有司考賈留都公獨當戸出就舍則執業入則問家夙夜孳孳家業並起林太孺人爲直指君女弟出貴家獨自梱内力作代終奉家言家奉業言業戊戌居室火大亾先世之遺公乃輟佔畢而力拮据猶嘸嘸自失及御史君在外傅夙見奇公目御史君才孺子庶幾乎底吾績塾師日授章句公日省成夜歸則太孺人篝火而課有加必畢業乃遣就寢稍長治經藝公坐終日程督之既受質指瑕握瑜明若觀火人言父母賢於師保即御史君才固當其後課民部君壹如御史君而太孺人之教居多矣公所汲

汲者務在顯親揚名要以重風教厚人倫尤爲先務年始學禮得浦江鄭氏旌義編亟謀聚族同居且有成議議竟格于心終不能忘叔遺二孤長岱次嶽並告困公憮然曰吾家之事吾爲政吾其小試之會岱亾哀之甚尋以家秉授嶽聽其出内無所議頃之嶽亾二孤皆不祀公哭嶽甚于岱屬御史君主其喪每奠必躬臨父子皆慟弔者嘆曰喪從弟如弟喪從叔如叔服功如期僅於公家一見之人世無兩公以二姒三女屬太孺人太孺人謹事二姒如其躬厚遣三女如其息則公刑之矣故運判爲諸高祖其孫以公

役職轉輸侵公帑數千緡事覺則納券而告公急不
且死析楊公卻券而代之償彊之不可其後御史君
出券故篋公茫然不知所從來既而曰有之此運判
公孫也當貸時業已不責其報故忘迄今久矣焚之
諸高祖故多子孫率不振無以糊其口路旁一兒菜
色日中曾不及饔從而詰之則五世諸兄子也挾之
歸告毋莊爲之授餐理沐時御史始學幼讓淚承睫而
下霑襟公辟呣詔曰嗟乎異日者無忘孺子泣也卒
養之終身至其事毋莊尤以孝著莊寢疾三歲公帥
太孺人朝夕躬侍之公年及艾始爲方內遊則自境

內謁武夷君東下浙江西泝彭蠡南度大庾躋羅浮
方遊乎逍遙忽怦怦心動趣裝歸養太公以天年終
公雅嗜堪輿家言亹亹于郭氏曾氏楊氏得之心而
應之目凡諸生死順逆分合嚮背無遁情比奉親喪
公王卜一舉而逢吉人人以術奇公公遜席曰孤席
山川之靈俾考妣得瞑于九地幸矣寧詎能徼非望
之福遺所不知者何人哉甲子御史君與計偕獻歲
公考終春秋六十有二辛未御史君成進士庚午舉
民部君己卯舉家孫允蔡庚辰民部君成進士于時
庚孫五皆茂異曾孫一旦岐嶷即公所貽者不貲其

協地靈亦萬分一也御史君又言治具治柩之奔太
孺人喪也則莊太史爲狀余相公爲志爲銘二孤奉
考妣喪合葬茂前山之麓里父老爭執紼嘆且泣曰
公在里無違言即小有言得公居間輒解乃今里言
多違累歲不解其謂公何諸父黨臨穴嘆曰疇昔舉
宗嚴贈公甚即有會勿譁有事宗廟丘墳不戒而集
夫里當受役賴公片言而定終役無後言乃今會多
譁有事戒而後集役及累言不定也即定多後言矣
其謂公何諸所善長者繞封樹而嘆曰吾儕故嘗從
公課諸子學御史君所就業當公意公嘖嘖而喜可

知脁不當公公勃然色怒即程吾兒引當否視其喜
怒與遇御史君同御史君廩于庠吾儕存公相視皆
溢喜及吾兒受廩公溢喜愈于吾其後公子以伯仲
鳴而諸子亦多舉和則公自九皐倡之也即當世不
無長者其謂公何孤聞言者三而前所述未之及也
於是屬司馬氏立傳傳以軼事足之汪道昆曰天道
以專而直故萬物生地道以翕而闢故萬物成人道
以屯而亨故百嘉遂平陂往復天地且不能違何以
故相乘故也由贈公以上四世皆獨身始蕃於公浸
以蕃息申之林林總總繼述顯揚豈惟俯察協其宜

天人之際交得矣往不佞撫閩從視學使者羨太史[illegible]求國士太史唯唯首舉御史君乃贈公之高義未及前聞則不佞過也亦太史過也

呂相公元配累封一品夫人夏氏傳

尚書古史也虞周英皇姙姒之懿史不特書耶司馬氏世家僅及外戚蓋以言不出梱故治内不外聞宜内者爲詳抑亦以御家邦而底治平必自刑于始故聞而不必有聞蓋其愼也傳莫艮於左氏其稱載梱范柔嘉之則聖善之儀譽命之隆福澤之厚皆可傳也是歲秋七月七日呂相公元配累封一品夫人夏

以天年終享年八十有三其生則弘治甲子四月十有八日也則其徽音茂實壽考阜昌偕老令終當世無兩本之柔嘉聖善不亦彰彰乎哉往余小子爲郎相公獨以身下少賤因得習諸公子而尤善公子元元以當戶任祠部郎蓋一品之自出乃奉相公所爲實錄而以立傳屬不佞道昆于時爲一品子者六人爲孫者十有八人爲曾孫者二人一品業以曾大母稱非直母也且母以子傳則傳者固宜母之然必曰元配而繫之相公尊相公也配相公則尊矣然必稟申命而繫之一品夫人尊　君命也尊　君命尊夫人也夏后氏以姓得國曰夏宋節度使英賜第上虞英子梗呂始遷餘姚鳳亭鄉處士鈺其裔也是從陳受室二姓並著上虞一品生而有吉徵幼端靖始服姆訓從其黨羣治女紅適一嫗自外來自言挾許婦之術目一品法當大貴俄不知所之一品從嫂朱故善一品太夫人楊因得知名爲相公卜贈少保公既得請處士歲辛巳一品歸相公相公自王父母以下若而人歷世同爨食指累百率倚辦新婦艮而一品亦以桓孟自師躬力作無所詘謝文正公罷執政目其子少宰而屬相公若弟程督之異日者公輔器也

少宰復入載相公俱紹介而見之費文憲公大奇之如文正乙酉歸應鄉試少保公曰幾幾望之都門楚令尹首舉相公直指使領之矣第差下令尹爭之彊與其負先登寧脊後舉使者諾諾竟舍相公少保公聞之欝欝成疾尋即世相公適寢疾聞訃愈益阽危一品求療百端斮以身代病少間猶將不勝喪仲奉櫬歸一品力贊相公以毀瘠當大事既祥而病乃已舉鄉試第二十四人相公色慙徙以二豎爲災使我不譽于令尹一品從容語相公君子恥名之浮于實也藉令實勝又何患焉已丑躓南宫歸而聚徒講業

舉室無慮數十口率一品稭之壬辰對公車壽應
制東閣授翰林院檢討丙申課最一品始封孺人戊
戌進司業就南雍丙午掌春坊進中允戊申擢國子
祭酒雅以特達受知己酉春拜東閣大學士所至則
奉太夫人就養一品從即相公不問家而庭內之務
畢舉　太上威福廩廩迅若雷霆諸執政入直禁廬
旬日一賜休沐一品居相舍外肅肅而內雍雍賓至
當供具輒出中厨當報謁命諸公子往即不遑稟命
悉如受成相公夙夜在公因得以操一心而當　上
意丁巳最一考　錫命四世得封一品夫人戊申再
考命如初時相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兼支武英殿
大學士俸先是　二王並出居邸海內皇皇　太上
諱言建儲抵諸言者罪無赦相公目攝首鼠國本之
謂何將上書入告一品與聞者懼陷不測毋批逆鱗
一品決筴曰國祚尚賴　宗廟之靈宜不及此正君
定國在此一舉禍福何暇計哉疏聞　詔景王之國
司隸方挾異寵連結當路為婚姻公子女最蕃無所
預蓋與一品交相戒毋已太盈凡諸肺腑親不越州
閭大夫卿士此其當仁不讓寵利不居得大體矣昔
自南雍省封樹故居彬臨不蠲太夫人病偏廢而安

樓居一品為之拮据益以稱貸躬侍臥起澣衣御奉
湯藥以為常居數年太夫人幸無恙及相公居密勿
比日賜食尚方一品稽首祗承先薦寢廟若庋閣次
賓客次分饋所親篚須悉獻太夫人更賜則什襲而
藏之笥居常甘菲惡自言吾其以是師後人辛酉太
夫人考終則從相公扶櫬歸葬　上命將作營葬事
啓少保塋合葬龍山其費不貲有司不能以半一品
傾橐襄事始告成歲時祭必登壟哭必霑襟蓋三十
年如一日也越君子言相公秉國則一品佐之忠歸
老於家則一品佐之孝其斯為良佐也一品既以丁
亥舉祠部庚寅管氏女生明年相公與計偕一品自
武林納朱姬奉之北朱舉公子允任中書舍人允生
七日而朱亡一品乳之如已出壽自武林以傅姬進
是生公子充守后阡公子兊任膳部朱傅並以子貴
贈孺人相公復納王姬二人一出博平一出京兆博
平舉公子覺籍冑子入成均一女字文正公孫用模
乙卯上春官以痘殀女貞絕粒以殉聞者謂其賢於
栢舟京兆舉公子魁任光祿一女季也適陳文倩公
子鑣一品飭裝遣之數倍已女夫娟妬人所時有女
德滋深一品奴視諸姬嫡視諸孽螽斯麟趾此其由

本也與哉得全全昌固其所也癸未相公年及告存上遣監大夫部使者存問于家一品以齊齒而遘異數越三歲始弃栝棬在令甲內子贊政府及封章者卹典有加乃今廞司以聞則有　聖天子之特恩在

稗史氏曰自　世宗折議禮而專任相相權益專比年一二覆車遞以專敗何以故專則不廣不廣則無所容數車無車直以不用爲用東越相公之能事也有如度輪置軏悉剷其餘雖泰豆執綏寗詎能無敗故必愀愀乎有餘地斯可厚載而長驅自專者失之矣一品折節而服勤儉夫人猶可跂而及之乃若樛

木致祥鳲鳩著愛很云嬪則猶或爲難本之乎有家則相公躬化之耳長孫巤昌以少年成進士出理宛陵廞幾乎麟趾之倡也

李鶱伯傳

余知鶱伯則以叔子季宣余知季宣則以余二仲季宣挾二筴來謁介二仲先其一博士家言得當諸太史其一詩也得當海內諸名家夫尺寸時有短長二筴何無至也季宣謝曰柷無似幸奉教家大人大父夙奇家大人命之曰鶚始齓而任書計始髫而試諸生比夜讀自甲至丁篝燈不絕同舍生穴牖而撲之滅則徙之牖下讀如初人言下帷如李生視一第猶掇之也遞舉內史顧數奇夙夜愈益忘勞駸駸病視同舍生曰子目力幾竭矣第紓之家大人矢言曰學則亡目不學則亡心等亡吾寧爲腹不爲目久之廢視乃謝學官家大人舉子三長札季柷皆受經仲當戶家大人既以高義破家人產僦一廛而居入室書聲洋洋不以故饒而自取日討而訓不肖而翁故業則以不視而荒爾曹能讀父書明視具在荒謂何耳凡諸經術未得悉口授之既得悉耳審之及柷幸與計偕而後家大人喜可知也季年旁綜風雅博極太

乙陰符天官馮相堪輿風角羣書其稱詩壹稟于性情主于自得寗爲野馬毋爲雕蟲柷事家大人無能爲役乃今得寸則家大人之寸也柷則安能余曰嘻其斯以爲篤學之儒矣夫士以經術進寗詎讓能顧童習而白紛則其用力有至不至也鶱伯不遺餘力而天不假之明既歙而張則舉其羸而發諸其子庶幾乎無遺憾矣且也士惟起家爲汲汲主章句而黜聲詩鶱伯之訓子以其業終卒託諸詩務適其適蓋通儒也季宣唯唯家大人以力學著出入不悖所聞其居大父喪哀毀骨立置几筵待寢寤日三上食如

常及大母捐栝棬家既中落喪禮視大父等既當室代諸父償他人責數千緡他人負家大人者亦千緡悉焚其券禁勿問嘗爲大父卜兆得一善區形家方布圭測封中有鶴飛鳴遶墓三匝而舉頃之從空下赤蟻蛸中圭測人皆以爲孝徵亦云休徵家大人故席膏梁折節攻苦即環堵壁立不啻安夏安之入則含飴弄孫樹竹藝菊爲樂出則召賓客置高會周遊名山大川博士諸生及三老豪傑上其質行有司有司賓以鄉射家大人辭之力鴝眛而廢禮安敢以鎖酺勤縣官乃令踰老者四年其神益王蓋亦難老之

符也余曰嘻其斯以爲躬行之儒矣彼擽擽爲厚利者急于爲名高奪伯伏俠節而舍利權難矣至其割已身以餉同氣則爲尤難殆非節俠可幾居然處士之義也二仲聞之曰古之憲老者惇史載之若奪伯之行季宣之言皆惇史之屬也子大夫職野史久矣第爲奪伯立傳焉

明賜級阮長公傳

歙阮長公弼字良臣世家巖鎮少承家末造躬力賈起蕪湖兩邑交重長公人人誦義其曰長公長者或曰石泉翁云長公考氏承故饒辇辇務振人急諸告急者至無慮贏詘應之無以應則爲之出所有而質子錢家質窮則假他人之有以爲質夫人則以其仁足恩也率假不歸復稱貸以償他人積逋數百乃大困長公始就學日記數千言蓋與大司徒鮑公同師鮑公慄然自下徒以脩脯不給去而學醫市中故多醫復不利長公歎曰吾欲爲良士無脩脯則無師良士安可爲也吾欲爲良醫醫必歷試一不驗將殺人良醫安可爲也因自請於考氏郡人率以賈代耕雖有良田不耕不穫吾家負宿逋不報寧坐困而不求治生自今猶復悠悠何以仰事兄請具貲斧將服下

賈於四方則之蕪湖蓋襟帶一都會也舟車輻輳是可以得萬貨之情雅以然諾重諸賈人不言而信其言可市諸賈人奉之如季河東彼中騆儈分行獨赫蹏莫之適主長公歎曰此吾業也請職赫蹏乃鳩其曹歛毋錢躬載槖而規便利就諸梱載者悉居之留都轉運而分給其曹利且數倍時購者爭得朵利歸染人長公復歎曰非獨染人能白可采也乃自蕪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濯輸費省而利滋倍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轂徧于吳越荆梁燕豫齊魯之間則又分局而賈要津長公爲祭酒升降贏縮莫不受

成即長公不操利權亦猶之乎百谷之王左海蕪湖
去歙五百里乃以安車迎父母就養蕪湖請命飾禽
爲仲季納婦已復畢出貲産請命三分之父母曰不
然茲爾一人胼手胝足之烈也二介幸及於糊其口
足矣胡爲乎冉分仲季亦固辭伯獨勞而使吾儕享
其逸不祥即伯不居何敢以魯三家耦伯長公謂否
吾終不食吾言卒等分三若一客爲長公筴者耳語
曰等分善矣彼夸毗子寧詎能師長公倫邪割之便
長公謝曰吾聞均無貧故必適均而辨之異和無寡
故必參和而統之同客休矣仲季皆無祿即世季遺

一女而孤長公悉以季貲爲女裝歸之閭右仲遺二
子長公兒子畜之二子亦父事長公從長公賈多歷
年所諸宗族親戚閭右交游至者輒推赤心而納之
交業儒則佐之儒材可賈則導之賈能獨立則授貲
而薄其息能從游則授糈而翼其成有過則規有善
則勸有難則赴有急則賙有違言則解紛訟則爲之
平其議兩造務守勝有司遣之質成言出而各虛已
聽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抑或堅持不下輒出百金結
其成事既平未嘗有德色歲乙卯島夷自越突新都
且薄蕪湖蕪湖故無城守土者束手無策長公倡賈

少年彊有力者合土著丁壯數千人刑牲而誓之曰
寇邪虎邪虎而嵎手可搏虎而翼矢可加如其寇也
則業已窮雖張吾儕直醢之以謝　天子寇偵有備
而宵遁所部上禦寇功將首長公且下章服長公辭
之力賈豎子何敢以此釣奇有如異日者寇至亦將
倚辦諸賈人則吾爲之倆也居數年羣盜刼縣庫議
城蕪湖監司首召長公扶義倡衆長公應召以身爲
版築先城完而堅如期而告成事所部再下章服固
辭如初蕪湖道出南陵險而淖病行者長公捐金以
倡諸賈甃而夷先是長公將以歙爲菟裘蕪湖爲豐

沛既而業大起家人産具在蕪湖城内外築百廛以
待僦居治甫田以待歲鑿洿池以待網罟灌園以待
瓜蔬臈臘饔飧不外索而足中外傭奴各千指部署
之悉中刑名　今上覃恩詔賜民間年八十以上爵
一級有司奉　詔首及長公長公北面承之且曰嬲
不敢以匹夫而距大澤乃畢籍所就業召仲子汝鳴
冢孫國政手授之宣言古者七十曰老而傳而翁庚
十年耄矣鎡基在籍畜在而兩人而翁從此老矣
季年崇事二氏種諸善根嘗立表甃磯除道葉嶺築
臺施食置田蒔山繕三茅宫飾諸神像樂善而無所

徼福其費不貲比將飾巾長公命遷楊東首盥而待盡或得無生未可知也仲子又言長公故多陰德務施恩於不報加意於人所不及知如將斥其人指其事懼以口實而暴短長非長公始願所及也諸言其小者宗人即次而疫同行者舉引身避之長公躬饋藥資臨視臥起卒無害族母私蓄數十緡陰託長公取息有頃族母亡長公握子母錢畢歸其子其子不知所出力郤之長公語之故稽首而後受居蕪湖久以義俠聞歲凶則設糜粥食餓人治槥瘞道殣長公初載逋有所稱貸逋償之自恃無他不索故券久

之猾者持券來討乃復償之或稱貸於長公歸者半不者半長公勿問也余惟長公父蒙遺業以仁見愚長公則以幹蠱克家人猶以為易與其愚不可及矣庶幾乎託于如愚者哉要之人能負長公父而天報以長公人能負長公而天報以昌阜乃今仲子承家貲補光祿冢孫當戶籍名成均次孫國經相與競爽曾孫禨祿亦復岐嶷於長公何負也太函氏曰潘汀州於先司馬為婚姻宜知不佞潘於阮亦婚姻也宜知長公不佞未習長公從汀州而聞之習矣汀州若長公若先司馬並以甲子同生迄今八十有三則惟汀州巋然獨存耳語曰敬老為其近於親也不佞於是乎用汀州命力疾而為長公立傳不辭

方君在傳

二仲從諸君子社豐干率以倣儻右君在余從抵掌得君在其目熒熒其骨稜稜此異日者骨鯁臣法當貴雲間莫雲卿笑曰是夫也即旦莫宰天下當不失故貧顧諸君子於君在益親率有味乎其談也羣居持論非其緩頰不驩或有言逆于其心非其居間不解余傾耳以聽君在則魯仲連其人年十七受博士書務稱先王而屏勦說則以族工攻舉子業以國工

攻古文辭及程藝有司僅一當房令君徐司牧至其脩辭述古近屬則方中丞方太守知交則尚書郎方民部郭繕部龍觀察相與推轂之歲甲申君在病瘵余奉肇林之役乃趣召余諸弟士能心語曰簡不祥時而躍冶司馬付之桃氏猶在鑪錘之間簡卒負之顧令已矣即終身大布簡不謂窮蓬巷席門簡不謂困甚則殤簡之子不謂不祀蹙簡之年不謂不終及令未絕猶幸及見司馬一言簡將不視而瞑矣既期士能不至則憑几而屬諸弟諄諄語畢而終越宿訃至即余不宿一諾將安及哉嗟乎余閱人多矣乃今

卜以貫徵不驗比以國士不讐微夫人言余固當爲
夫人立傳矧余仲氏有狀盖亟稱其孝友云狀曰君
在大父故饒是名通佑大父無祿早世父當室是名
克儀父藐焉孤浸浸日損及長善心計息故業而復
之歲壬寅舉君在君在冑子以善事父得其驩既以
湯藥侍母王孺人能盡力執母喪必以禮能盡哀父
故高趾弁行恥纖嗇會闪難起業削如初君在獨先
意而喬道之不彊諫居貧自若及其薰心蒿目雖妻
子不及知父未艾而衰顛毛種種繼室以曹氏目公
髮秃而恚自傷嘉禮未成欲自殺父急召君在君在

前說曰婚未合隺去留惟所命之留則吾母也唯孺
人否則以賓禮歸孺人惡用殺父庚卜秦氏姬舉庶
弟尋客歿眞州秦氏持庶弟不欲歸君在大困獨深
念曰橘不踰淮貉不踰濟性也秦歸則吾父不失一
幸姬秦留則吾父不失一孽子吾急吾弟即留贅於
歸既則以眞州當江淮河漢之衝萬貨之情可僂指
也中市一廛以受轉轂與時化居乃爲之畫便宜授
成諸弟既息子錢與母等析而爲之三弟各三六羸
得過當乃遣仲季各携妻子與秦俱拊庶弟與三人
者同庶弟立而秦安矣諸弟父事君在君在不自功
季叔故有煩言尋改慮而歸德中年而獨君在月給
四百錢以爲常人言君在雖貧業以孝友爲政藉第
令得志不亦肫肫乎厚人倫者哉先是次女殤長女
寡君在將不堪居頃之失息子去病君在病作余爲
之籌曰急子則病愈深急病則子愈遠兩者居一吾
子安從君在謝曰必吾有身乃始有子力疾不必子
吾懼先亾吾身吾其舍諸無子以也至是始有治命
屬仲子之子仕將後之嗟乎天阨其遇又短其年天
奪其親又殄其嗣其降割不已甚乎吾將詰司命者
而無從也君在有兄獻成各負材不相下聚族從君

在決筴即諸尊貴諸長老不能難之不知者直以其
守勝而多上人其知者則以爲彊立不反者也余聞
西極有言當世固多缺陷以余觀於君在不亦信乎
其材足以排難解紛其行義足以礪世易俗要以無
年無後無缺陷大焉及其飾巾待期猶沾沾得片言
以瞑地下夫名者實之賓也惡能爲有亾脫不爲名
高也者而賓之其缺陷滋甚且也夷齊首陽伯牛牖
下史遷請室賈誼長沙唯是其名存耳非直當世自
昔固然没世而名不稱君子所疾君在免矣

程子虛傳

子虛始能言雅以口給驚父客父由上元簿徙均州
倅遽載之俱嘗將父命謁大司成醉歸墮驢傷額毋
余而數之庭下兒安得以乳臭而吐貴人茵乎子虛
挺身對曰貴人以上客客兒兒徑醉矣均州隸帝時
多奇觀倅故倦游且自多有子旦暮且大吾戸適余
出守倅得謝載子虛歸年十二善屬文子虛益自負
甘羅直以口舌得秦相卒之無所建明彼秦幸得當
諸侯相則陪臣耳我　國家統一縣寓　上方嚮文
儒有如使者入里門玄纁加璧　太上有詔召歛儒
童程本中即髫不勝冠臣願假紫金冠而簪之簪以

奉詔令幸得專對庶幾猶及帝者師彼甘氏兒惡能
爲役年十九受博士詩即籍諸生其說詩率畀訓詁
[illegible]欲請闕上書請復大學古本辟章句而衷文成又
言洛陽少年猶能以治安策漢乃今大墨盗國秉人
人得而攻之臣願建鳴鼓聲罪市朝面唾老禿翁以
謝天下余既謝閒事屏跡里居昔袁車馬谷入里中
國士也頃之[illegible]于施入旁舍待命閽人旦日就飲近
觴舍中則均[illegible]呼子虛上謁紹介二仲而後及門于
是就雉升堂乃就北面既與仲氏相持論勃勃風生
余日講子虛若才一舉千里第毋泛駕房今君負知

人鑒試諸生既得子虛置高等子虛喁喁脩古從二
仲及諸子祉豐干顧數奇均州大失望家食僅僅則
以廢著客雲間子虛從而東游贄謁吾友王元美王
敬美時敬美謝客門者辭焉退而折簡數千言專達
敬美敬美謝不敏卒殭起相與爲驩子虛嘆曰夥有
雉膏三分之而嘗其二所不及染指者獨歷下先生
蓋以不逮吾友李于鱗爲遺憾也既入南太學數奇
如初都人士急子虛游道日廣自留後列卿以及縉
紳學士亡不藉藉子虛或以其將爲名高也者而游
大人非其志也部使者高子虛義延之爲子舍師居

頃之不自得吾何辜而坐圜土佚而爲狹斜游比夕
枕藉曲中賢于五陵豪舉故嗜流歠務盡歡酣則拊
掌爲越吟自以爲吳趨不及也亾何病病得之漁色
而及于殤乃亟治殤中氣浸損疾既甚歸而就醫先
是悉收均州餘燼百金悉購前代書筴益研六義習
六書問有餘蓋垂槖矣歸就舍旁築一室爲閒居余
戒子虛弟省勞費毋爲二豎子困子虛矯首對曰夫
子言是直欲以此而弭壯心迄于季秋子虛即世于
是余季仲嘉爲狀仲仲淹將爲誄而病未遑方子及
爲志爲銘屬余爲傳子虛故千金子棄家人產而貧

故儒生務一逞豪游而歿大言無當沒齒不讐非夫
也要以伯牛牖下終不以斯疾而貶斯人其所交游
大率以著論顯里社則方思善吳虎臣陳仲魚方君
在方羽仲謝少連潘景升吳會則何元朗莫子良朱
象玄袁履善莫廷韓黃淳父殷無美四明則屠長卿
余君房留都則張肖甫李惟寅沈君典歐楨伯劉長
欽吳公擇余宗漢何和仲而方思善方子及尤爲莫
逆藉第令無死寧詎有才如子虛而長困者乎子虛
畬事均州以卜葬祀衆怒扼而不避撫三弱弟雖屢
空不居其勞居常鳩五宗脩長原譜吉月必集諸長

老入家廟自攝衣冠宣祖訓讀家禮以爲常此其瑜
掩瑕肉倍好者也太函氏曰子虛之在吾門先後爲
之三致意其始以爲得雋也夙奇之及其自放不羈
則責之善責之善而不吾以也吾不能不𢘽之深既
死隣有違言兩家之難起矣三老無所適主則抵鄉
大夫居其間余詶子虛爾以譚言解紛怏怏乎有餘
地使子虛而在寧至此乎乃今客三山方舟御尾而
至其半故習子虛者卬子虛客平康往往借貲長者
脫人于阸或將歸德則閉戶勿與通余向二仲而深
惜之傳立成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五　終

太函集卷之三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四首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季公傳

自昔四姓著東吳雲間二陸並起亦越嘉靖大宗伯
平泉先生樹聲中大夫阜南先生樹德仲季起家雲
間槩諸砥行立名兩公競爽歲丁亥季冬二日季公
以天年終宗伯公當大耋而爲之期戚若㢘右手足
既爲季公狀累五千言則言言實錄矣公子彥楨受
顧命爲身後圖志墓必許相君碑必王司馬傳必汪

司馬彥楨唯唯往余附季公同籍爲莫逆交公子業
以治命命之敢不藉手宗伯公以謝地下陸氏出唐
忠宣後世系稍詳贈尚書蘭爲兩公王父贈夫人林
三息子太公鵠以季與婚沈夫人加贈視王父母太
公始孩而孤畜外家而冒其姓兩公通籍仍從父而
氏林隆慶初始得請復故姓沈夫人三舉子長公樹
芳次仲公丱矣壬午季公生匡臥希聞兒啼詣沈夫
人教自嬰兒始既就塾閑幼儀屬偶句多奇外傅呼
爲小陸無何失恃童稚以喪聞宗伯公故爲李翁
甥翁授之館其中表薛翁者並城居薛翁目偉宗伯

公翁得壻快矣吾中年一息女安得如翁壻者納之李翁灑然應曰翁及此言吾得其人矣其人爲吾壻也弟是宜爲翁也甥其年十有三非吾壻惡能兄季方而弟之也則之薛衣大布不爲容始從羣少事表師羣少稚公以目既得其經藝爭下公遞更它師卒退然避南面卒受業宗伯公所臥起與俱宗伯公舉南宮第一人季公始補文學弟子既冠章甫薛翁乃命婚里俗就婚者必歸告廟而後就車迎新壻如迎新婦季公歸待命薛翁駕鄉先達命車迎之公郤車而徒余小子何敢假名器擯否否新壻無徒且駕而

夜行何損公謝曰即無似寧敢自墮於冥冥卒趨及門不稅屨而入婚未浹日則負笈之招提距城三十里而遙五夜隱隱聞城鐘始輟業癸卯當大比督學使者失公郡中舉遺才適宗伯公子告至寓書太守有弟不避內稱公聞而太息曰弟遺固當終不令吾兄失口爲不才地輒歸紹介袖其書丙午賓興公病欬血太公憂之甚戒勿行公則以　詔舉明經非此無用士矣兄從多士後所不奉詔謂何第即次彼中視疾進退爲趨止彊而得請申命長公與李偕比入舟神駸駸王矣畢事反面太公乃安無何薦書至既

與計偕詣　闕下會宗伯公以太史入校士例格季公歸而力學如初絕跡公府壬子奉太公諱幾不勝喪尋載室避島夷伯仲艤舟居守公往諜得寇嚮方舉室幸得完薛淑人乃捐中饋公晉以鰥老長公申大義內主不可虛無人繼室以董淑人庭內務以躬化董之子彥楨則子也猶薛也彥楨之毋董則毋也猶薛也公五舉進士不第勸駕者有二心公益孳孳迄于乙丑乃第其年當開闔應制執政以其私語公東觀業已知名無庸退讓公辭之力卒不行習事內臺具封事將極諫蕭進士廪畚覺搜諫草焚之且正

言曰非言責則侵官批逆鱗則無幸激而彰君之過則讐君休矣既待次得嚴州府推官蕭君郊送而贈之言毋負貞孤而招側目公入境粟帛酒脯悉自其家灌輸薪槱魚鹽召市人入受直問之價曰市價如于足乎曰足既授之直申戒之即門以外有他急入愬毋恐市中語曰嚴水深司理清今司理前子陵二千石聞之慍見於色公歎曰蕭君之言信矣劉督府餽故同鄉舉手書密求二千石陰事將否之公深念曰同官爲僚猶兄弟也訐以爲直且不可甚之以弟訐兄可乎彊之再三卒不報二千石當上計公攝事

郡中習知市猾搆吏胥齕諸解戶甚欲傳之法則暴
故長吏之疏乃爲文告具列姦狀未斥其名揭法家
言姑誒吏始命胥正懸書當戶大猾夜亡諸吏胥蒲
伏自陳境内大治先是公家食盜掠長公捕者遝逮
羣盜而無賍掠治皆誣服詰其狀則囚幼妹漏言之
公疑令捕者分繫羣囚獨首事者與妹同室中夜附
耳戶外囚數呻吟遞詰妹曰若何讐而坐兄妹無以
應頃之囚泣妹亦泣則曰妹故憒黃衣揭竿者一人
嗾妹妹嚙兄獄成許以簪珥貨妹妹過聽不自意以罪
咼咼兄悔且無及旦日悉釋諸縛尋得眞盜有驗咸

伏辜太公喜曰使孺子入官聽直當如是矣比在事
擿發如神明事至片言折之案無留牘顧獨循理無
害爰書稱平所部多公檄之旁行郡縣獨以遝囊囊
常服各一襲置車廂旁郡縣聞先聲亾敢以羔雉進
嘗按武義令一夫暮夜突入且嘗公公叱出之按如
法直指聞之曰昔稱關西夫子則嚴司理其人乎戊
辰下 徵書公列高等會宗伯公起少宰例避臺省
得比部郎大司寇毛公愷遇諸途與語合退稱公字
語人曰偉哉與成眞雲間翁聞同舍郎鄭履淳抗疏
如嚮者請得連牘署名及讀疏津津右宗伯公謝勿

預疏上杖之百罷爲民公故所善者蕭君擢御史胡
公辭氣勃勃諷止公公固敢言兩者幾蹈不測少宰
公堅臥不起旦暮且以言責歸公公爲骨鯁之臣則
其時也趙文肅公宣言比部于今無所避 詔改禮
科給事中尋進兵科右給事中巡視京營辛未赴春
官校士轉左給事中巡視十庫使周使趙封諸侯王
壬申進禮科都給事中先是 穆考恭默高居希召
對公始入省首疏請 召大臣備顧問如 先朝儀
舉朝籍籍同聲此匡時第一義也既遞言事悉持國
體而協時宜薊遼急軍興疏議兵食巡視京營歲畢

疏殿最諸偏裨北虜款關疏議貢市 上悉嘉納獨
首疏留中譚襄敏負時名兵食疏侵襄敏尋 召入
協理戎政公適巡視京營一見傾心襄敏主臣稱謝
京營裨將不職者主貴介大金吾廩廩亾敢借資卒
論罷諸寺人典十庫橫索無厭公擇稍馴習者二三
人與之語閧諸朝市諸解戶嘖有怨言無已將叩閽
耳目之臣安所置對吾聞弊沿積襲非公等倆之誠
能去泰甚與維新彼將歸德不暇怨釋矣諸寺人唯
唯減羨費者什之三及掌禮科會 上自東宮出閣
疏陳 睿學大指有三講習責之凝承起居嚴之近

習儀刑本之身教二執政手公疏三嘆之夫夫豸出
忠宣眞諫議也歲旱則疏望雩日月交食則疏脩省
河患則疏脩濬蠲恤江南苦民運則疏無督之漕臣
既而疏保　聖躬者三其言剴切一謂湯液宜劑中
和毋滋壯熱一謂溽暑宜戒容止毋伐晏陰一謂燕
處宜親大臣毋撓寧靜末疏然而不納前二疏皆留
中大中貴主僧佛安請開戒壇將以阿意徼福既得
請下秩宗公疏略曰三五之興未有佛法及周之季
始有之揆厥所原非盛世事要其受持戒律竊附心
齋其言濫觴末流滋甚昔在正統嘗開戒壇男女肩

摩好慝叢集藉令佛在蟣而不歆如以爲弘法界廣
福田宜無用此臣願　陛下惡旨法禹不遹法湯節
嗜欲愼起居福自已求宜寢　成命從之　穆考既
賓　上即位特疏論馮司禮諸不法賴執政得留中
及　大行發喪將祔　太廟疏議祧廟請如嘉靖初
議　睿宗主特廟之政府以　上幼冲毋輕議禮不
報聞者服公爲定論胥後行會　召起宗伯公公循
資當内轉執政以司禮憾未釋僅得尚寶司卿初公
徙掖垣矢心自誓省郎徙取貴倨儼然憚諸公卿要
之貴倨則自輕得其言則重耳初當大計同曹或附

耳偶語或接袖受書公歎曰昔理郡中嘗遣數屬耳
余小子即盡得罪狀不盡以聞竊以流言亂眞寧詎
以目臣耳令茲之事耳爲政一言出不旋踵而雷同
余小子亶不聰毋敢任耳鄭楚交構人人以背面覘
公公正色於朝挺然中立及司禮即主風聞　上怒
當廷杖而籍編民彥楨自危泣爲之下公笑曰言者
過也　幼主明聖何至如所言即以逆耳而服上刑
吾分也亦吾命也　二聖終始吉凶諸禮所司悉就
取裁奉　命躬卜　寢園以獨勞著徙官不過五品
執政甚慙於公第慰公旦夕金緋且至居三歲遷應

天府丞壬午校士内史部中丞獨當事畿内攝尹事
居半躬自拊循會缺大司成太宰求攝者於御史大
夫趙公錦公言無如陸京兆眞胄子師諸胄子故恣
睢目攝攝者易與耳公布功令更要東六館肅然居
三歲改太常寺少卿遞攝翰林院光祿寺鴻臚寺應
天府事六卿折節自下每引當否宰相顧曰太常云
何公謙讓未遑竟從決策居南中歷七稔進南太僕
寺卿亾何改太僕寺卿會　皇子生覃恩賜誥階中
大夫薛董贈封皆淑人任子彥楨入監尋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則以東土當水陸輻輳之區

民不堪則易動入境問諸疾苦疏便宜者三一減徵民兵銀一甦里甲一寬積穀毋令有司暴斂取盈三疏行境內大悅自惟賜履以表東海宜身先廉司即諸侯王部使者餽幣不及庭藩臬大夫餼廩不及戶平居恒豆不重味客奉不常珍　德王張燕大明湖肅公爲客公固謝曰故事王無外燕有之懼啓流連且貶尊嚴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聞藩司燕他客陳新聲公愀然曰開府有遺行乎何聞言不信自諸君子始歲旱躬禱彌月不茹葷期當巡河所至率素食檄民間行保甲禁勿驅之送迎比出行縣則保甲郊迎

如前公面數丞簿之車下於是六郡良家子幸得息肩按諸墨吏悉收之不假貸白雲湖故屬土著歲久沒親藩頃履畝歸民間有成籍矣承奉出代故司禮者門下移書以故物請還公持之彊毋敢撓居常臨事周慎不遺餘力而讓勞積久病脾駿駿日甚遂疏乞骸骨　詔許之故事從行者若而人當出境檄藩司支贖鍰給行資諸徒屬稽故籍請行不許陳方伯應和待公檄不下舉例以聞公謝曰往台在事有靦素餐今幸釋事歸詎敢以屏傴勤執事夙戒謁者臚自　國君以下悉堅辭比就車諸父老帥婦子數千羣遮道羅拜公自車中頷之也色忻忻喜曰境內以此臚監大夫侈矣諸父老毋已僨吾何以堪乘六而歸怡怡白首相勞鄉閭堵觀者比之二疏屏跡里居戶無客屨歷三稔竿牘不及公庭宗伯公謂居父母之邦胡然踽踽公自以不勝狗馬病幸得生入里門必其出入不倍於人羣殆將不任于時入則以莊憚諸子弟出則以共儉繩諸肺腑親人皆樂就宗伯公溫溫而嚴事公廩廩顧幸而奉公辭色受益無方皆竊者脩選蠕者奮汰者爲儉雕幾者朴以忠宗伯公亦言季難爲兄果而毅余良輔也居常端坐屏肉食

茹齋蔬持戒若比丘不問家人產親故有急無不肶肶用情事薛翁媼務得其驩心四十年如一日遇故人薛夢龍晉衣食之終身父子遞亾遞予地而爲之葬行部爲鄉大夫推轂者三及公適推楚中丞公副矣邦人卜旦夕召至而公病益深既阽危猶命誦故所賦郤金館詩更其句先期信宿自書遺言彥楨進曰醫云可幸無虞何及此毋自傷爲也公應曰吾辦此久矣庸何傷書成咕咕自喜自今了無罣礙第屏息待期既而訣宗伯公如命彥楨語宗伯公掩泣公神色自如及彌留聞舉室誦西方佛號晬然愉悅頃

之委蛇而終所部及鄉大夫都人士謂公以完節全
歸宜在 卹典謹待 命南人有言曰雲間雙鵠居
然在陸當世所取重者非講學則建言抑或藉爲名
高本實蠹矣夫名者實之賓也公不其然兢兢乎不
言而躬行侃侃乎立不諱之朝本之精白一心而務
自盡重以不建鳴鼓不結輔車範馳驅以從鴈行不
失跬步得時方駕夫非萬乘之良造乎哉淆人尼之
十年一駕而稅再駕而日力窮矣即無近名而名立
眞儒良弼何加焉要之天不必用世而後生材材不
必命世而後獨用朊未盡其用其有代與乎兩公易

子而教之其才皆高陽氏子也語曰非此其身則其
子孫吾何以知其然狀具矣

卓澂甫傳

澂甫者何卓光祿明卿字也明卿故嘗屬光祿署大
官既則以貲郎也者弗屑也而去之得請歸養都人
士高澂甫義至今稱之者以字不以官字若何重澂
甫也澂甫幼負俶儻呫呫喜爲名高男兒生當提十
萬師横行塞外焚老上封狼居胥以還徒敝脣吻誦
老生陳言非夫也於是陽從外傳請業退以其私習
技擊學縱横家丈人跡之乃大詬夫夫轂也寧效鶩
發乎哉佳兵不祥無寧輕六尺以危父母撻之流血
始折節繙書旣而涉百家攻六義北游太學受業大
司成馬公公師道嚴目偉澂甫與之言事則習事言
詩則工詩心獨多之函丈諸生亦爭自下旣卒業虔
往實歸家丈人故居棲谿中萬家市市肆櫛比鱗次
左醢醬右魚鹽入市者舟銜尾擔摩肩駔儈握筭稱
籌市囂終日不絕耳澂甫太息曰越在汚瀆吾其蟬
蛻乎哉乃延諸薦紳先生若賢豪長者日治具別業
壹以衣冠文物相先比隣目攝之聚而巷議卓翁誦
義鄉曲所部爲之表閭伯子舉孝廉食天報也仲氏

美如冠玉重以修能耤令一軌于父兄居然才子弟
也何至蒸酒霍肉羣諸側注以歲爲日哉澂甫聞之
延攬如故翁語澂甫當世無待弓旌委吏封人聖賢
不耻孺子行矣第挂一職通籍 闕下而翁日幾幾
望之旣謁天官授大官署日從尚方出就舍結客稱
詩詩聞公卿大夫若諸郎名籍甚執政以爲敏胥後
還澂甫念家大人春秋高力請告乃許歸而具庋閣
日上食高堂即無加于大官水陸具在及奉翁諱行
年近艾猶孺子哀毋捐栝棬毋之女弟嫠也奉燠如
母沒身不衰丘嫂稱未亡人伯兄不胤命長子爾康

嗣當室嚴事嫂有加歲時臨伯兄墓必盡哀撫父近一也牧豎侵先世墓亾誰何瀓甫爲之繚周垣治堂坊書棹楔且建祠事祠先世五宗二者皆獨力任之聚宗享成事而巳凡諸宗姻親故告急終不以不給辭養生送死無慮數十百家卒賴無憾嘗次任城置妾委之翁一見以其貌類中表而亟歸之不問故物李奉鬻子女都市償縣官錢瀓甫予奉十緡歸子女勿鬻里中交譽瀓甫誰謂卓郎夸毗子哉儒則通儒俠則節俠過乃翁長者矣諸顯者乘六至率過瀓甫于家諸布衣自四方來客瀓甫所游道日廣詩名亦

日高及其與里人俱逡逡務退讓里人有侵田廬者家監以爲言瀓甫謝曰毋然此皆王土在彼猶在此也里人有不逞者乘逋負而生心衙瀓甫而叱之塗張甚瀓甫揣其志將在券也亟焚券以全交里中有違言幸瀓甫居其間立解不則捐金以代爲用務結其成服則操一小舟載家釀若干甕周游三江五湖之上與諸酒人盡興而歸歸而程督諸子受經庋幾乎深耕而多穫矣中年習内典奉西極至人築芳杜園樹花木千本竹萬个供諸開士傾耳高譚晚築室禪居以待生公說法是將以無生竟矣其斯爲卓瀓甫也與哉太函氏曰昔秦遷卓氏於臨邛故以貲傾蜀概其質行吳蜀何啻五千里而遷昔在西湖戚元敬爲秋社宰不佞爲客四坐若而人皆名家瀓甫與焉聞者以爲高會越三年瀓甫爲秋社宰不佞爲客四坐若而人亦皆名家其愉快勝之聞者益以爲高會時則吾友自監司部署非直一令爲賢即不佞文無似大人諸君子盡東南之美矣瀓甫得主豪舉哉

松山翁傳

自子別祖遷松山先世鶉居而鷇食歷年三百綦綦無所芬華及七穆中興釋農服賈七穆爲子諸大父

出曾大父者五人出曾大叔父者二人曾大叔父一索而得守中公是爲子大叔父子大父始賈鹽筴諸大父從之守中公出居鴈行入任家督里人言松山得守中公而拓門戶亟稱松山翁松山翁云翁稚少文其貌魁然厖厚中年腹望如釜不任帷裳凡諸居息出納聚工鳩材不札記有詰者輒坦腹僂數不爽秋毫徒屬指翁腹曰誰謂此便便笥五車矣翁故受室於蔣距舍後山爲比隣諸蔣殖淮西騎而出入先是翁守故業召翁與俱翁言玄倧固有兄終不附外家起始買甀括駮駮取羸蔣息子三從翁甀括及子

大父賈省會翁復帥三子從三子㒷足分曹一居中一市上游一徵賨海翁自以爲有子乃從子大父歸休大父倦游不問家人產翁獨疆理丘陵原隰正經界辨町畦先司馬具辨才翁以爲敏步而履畝悉指示之故居既敝且庳二曾季年乃新寢室路寢中分爲兩創自有元售者塞門爲家虎踞不避二曾無所問肅客入率由巷升堂脩粱木數十章未及經始翁謀諸諸大父吾儕故以儉師子孫禮家有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徒取仍舊其何以通慶吊奉烝嘗願受命二昆請任更始遂以禮遺售者從而之他乙未興工

胼胝從事翁故不寐昧爽坐當戶以待晨日高舂未㰚也比及爲植雞三號而興周視田廬乃敎工作工既居肆授成工師然後席巨石而負墻息齁齁如鼓輔日入則程功庀事以爲常大父叔季先亾守禮公之業浸落婦鼓長舌狎出惡聲翁既以力爲差徵有額矣徵至則從而嫚罵胡爲乎以拮据故而覆吾巢翁坐而面受之不讋一語丁酉告成事婦乃大慙時道昆始成童受三禮翁議形家向背必叩先司馬議諸禮則下問道昆先司馬攻堪輿嘗謂里居南面乃吉第以大父地一區置奥主中虛四筵爲馳道左右分列南面北上爲居廬臨隰爲門內左右交流水環前林爲闠跱黃羅天馬諸峰此賢於西嚮什倍翁以爲善將從之而父黨有他腸者一人議乃格於是翁爲三子治寢室子授一區既而負瀦爲堂工費當路寢之半既落進子姓而訓之庭而曹出有業入有居吾事畢矣自今以往則而曹勉之翁女于吳命吳諸甥將諸子悉從三子受賈既需煦沫亦皆克家翁恥色莊咄咄當否遇所暱者曰來爾毋聲如是如是即所尊者亦曰來爾毋聲如是如是顧坦夷自任終始恬然無忮心長者矣七稔居址相錯或當互更翁陰

爲之居間甲可而後語乙結成而退未嘗自功遇守庸公白首無間客他人所脫次公不預輒辭無行及寢疾毋進食召次公對案乃品嘗年七十有五而終次公哭之慟兄逝矣弟旦暮從兄比帷堂五宗具在既而羣哭者至相禮者詰其由則曰吾儕細民過里門雨大至率就翁假雨具遄應之既歸而雨具亾不以爲討他日雨遄假而應如前蓋古之便人也既則袒括者羣哭至相者詰其由則曰吾儕皆下農歲從翁貸穀而稼翁病革顧命諸子姓蠲諸貸勿收蓋古之惠人也孫十有一受博士易者爲道遠爲道齊嘗

從家孫道景以迄季孫道弘抵余立傳翁孳孳以亢宗爲事澤及七穆之子若孫乃今據事特書庶幾乎報翁地下藉令開莫爲先盛莫爲後則松山一魁父耳作者一田更耳宗祏之謂何知而不傳不仁而不可爲也是爲翁傳

吳汝拙傳

淑人吳出谿南爲舅季女仲兄冑子曰良宦少淑人者一年舅有子七人仲獨當戶時諸吳鬨盛仲以販繒起博平業既饒舉良宦始在外傳授之經始勝冠遣之問字京邸余則以舉世務巧宦故宦無良如必

求良莫如用拙遂字之曰汝拙而見之鄉先生程司徒一見而奇之曰名家子也溫其如玉則其人乎既歸博平父挾瘀火爲青庸醫誤投白朮一竟日暴終汝拙袖七首將刃醫所不甘心父仇者非夫也醫竄匿乃始發喪人言郎君恂恂貌若處子一旦遇父仇而必報即伍員何加焉母痛父幾不勝喪既廢且篤乃奉父喪與母疾從三千里外歸大事僅襄母幾殆延余內叔吳時起內兄吳伯高坐守一室專攻之尫喘息呻吟反側臥起必以告衣不解帶歷數載始平時二弟未及成人俯仰畢賴將倚辦佔畢謂石田何

父與伯叔同胞伯叔故從父受貲分出視故業大半銷亡念母在安能事遠遊則收餘燼而之淮北其賈鹽筴三歲一更則又從錢塘將母爲近諸賈率以姧富不坐尺籍則坐見新汝拙與二弟俱奉法廩廩其後食指日聚力詘舉羸居息歲減有差乃大耗子一新始舞象挾之武林擇賢良授之經程督日至且言而父受而王父命卒無所成方命者無親恥也今茲之事爾爲政其爲而父一洗之乙酉一新與計偕舉室喜可知已汝拙曰未也而畢而事必對公車庶無傷王父心異日者吾其有辭地下一新言家大人具

長者行誦義四方王父與母弟四人未室也父畢授之室各安其居居淮陽內一姬下車而容有蹙既知良家之自出不欲列諸寵人輒藩車載歸無問釆矣里人子程大憲以傭作困博平急欲自沉賴父得免乃召大憲及其弟大惠授之貲居貨金陵兩人若囊括入燕抵權門干進大憲奉纂脩之役闌得中書大惠鴻臚闌得鳴贊兩人者卒自絕若無所德也者而不相聞憾者曰何物薄夫寧能爲彼口實父笑曰吾第成人之美耳何校邪吳時起故攻醫里中豪舉不爲禮父持不可夫夫可匏繫邪子之百金恣居息其

後饒益未嘗以德色自功故與近屬同居儆居者摠二室既復請益客爲之居間父宣言曰二室可居居之可也毋復請矣舍人謂先世之室胡爲乎徇人父則曰與人同居寧詎爭尺寸地藉令不直無亦將對簿士師乎宗人僕多財而豪且齕故王父奮起帥其曹聲其罪乃罷之遇諸窮交有加禮富人翁妄自大絕不與通王父故多貴人游跡父脩通家好父退然曰吾少也賤安能折腰而事貴人或且招之卒不至聞人歸德于已面赤生熱避而不居人或以甘言餂之亦面赤生熱距而不受其在三德則沉潛柔克者

哉要以不茹者什七不吐者什三過此以往殆庶幾乎平康矣泰茅氏曰谿南故傾縣其居前街者傾里中迄一新始上太常開先自汝拙始當世左狂而右狷宜無當於聖言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則狷者賢矣概諸天道詘而後信非此其身則其子孫自天祐之不啻右券往一新問字余以鼎父命之然則顛趾出否者其初之謂乎進于六則玉鉉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六終

太函集卷之三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聶真人傳

太函氏曰新都踞萬山中多列僊窟宅余故探奇弔古誓將一一表章之顧顯者附會幽者沉淪卒未之逮輿道觀爲聶真人故宇真人委蛻在焉其後裔中書君道亨客函中幸得拜祠墓下余始爲真人立傳則以其從孫鍊師附之聶故受氏於周蓋衞大夫采也唐封尚書令道茂始徙清江世家玉笥山是爲清

江始祖歷八世而當時濟時泰乃自玉笥山徙歙州伯氏仍歸清江仲留歙時泰生體乾體乾生師道郎真人毋出吾宗真人始娠夢一羽人自天而下宣言姙者非人間兒三索而得真人中煙霞法既冠乃字宗微唐以于德晦刺新安其兄自稱于方外有道者也刺史日就之問政爲築問政山房真人幸得及門遂爲入室弟子其後受服松脂法釆脂於歙東百丈山山絕高同侶夜宿松下青天日午聞僊樂起東南紫雲冉冉而來周旋金石山其山與百丈等相距三舍憑高相望不及一莚俄聞轄轄鼓嶐已復八音並

秦真人自是能辟穀作遠遊至衡山朓屐招僊觀聞
蔡真人僊隱近洞靈源遂窮日力獨入山遇一樵踞
石川上既迫則荷薪入谿倚擔問何之對以求蔡僊
狀樵言蔡叟深居遠引宜未可求日在崦嵫東行尚
可投宿樵揭而濟水僅及脛真人從之深不可測樵
反顧曰若五十年後方可度此谿東遇一農問如嚮
者農笑曰樵即蔡叟復何求乎延入草廬令近爐據
牀而坐黃甆合若干具置坐隅農曰夕無餘飧合中
任品嘗爾乃啟一合得山茗農目湯罌第沃而嘗之
茗氣味並良如飲神瀵旦日農臥不起遂行旋返不

得故廬迷失道忽遇一叟與之言始知疇昔草廬則
蔡真人子舍叟啖以一草長踰尺形如薑苗味甘美
復令飲泉忽失所在比還觀道衆灑然以為侘何獨
徃踰月邪真人曰嘻僅一宿爾既聞所遇狀乃知叟
為彭真人云因思漢梅福梁蕭子雲並隱玉笥山則
吾故土乃駐清虛觀三入郁木坑遇一皂帽布衣自
稱行者曰我謝通修也舊結彭蔡同隱南嶽垂三百
年以爾嘗入洞靈源因得見爾吾適奉東華君命主
玉笥山梅蕭二僊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良不可待
真人乃求至道謝延之家其家茅茨兩檻几席罌爐

甚潔坐客木馬上自坐白石鹿上首召童子薦罌內
湯飲真人既飲而神爽然與洞靈源啖啜同勝乃就
架上取書一卷授真人此則素書第誦習之勿怠真
人將留受業未及言謝曰君有親在義不可留吾徒
紫芝居九疑山君從之學道則得矣第為紹介述吾
言告之且出素書當為君盡其指也不則投書毛女
谿洞中題名石壁夫夫當寘授君耳比歸觀居人復
驚七日乃來相帥循故路而跡草廬則亡何有之鄉
矣將質素書疑義則之九疑泝毛女溪亡所遇因而
投書題壁夜夢紫芝翁授微言悉得玄通乃歸舊隱

每入山遇虎虎伏地迎真人真人拊之乃起則以采
薪斸藥負之還景福二年刺史裴樞守郡宣帥田頵
率兵圍歙歙兵數敗之頵滋益兵攻愈急城且下真
人請縋城使敵罷兵樞壯之第微服徃真人黃冠自
若大呼敵壘自通敵目攝黃冠擠刃以待既說頵以
天道頵然納之令還報結成樞不可真人請更徃我
衆咋指危之頵服真人言圍遂解樞免刺史陶雅代
樞雅益下真人就而問政如故事時有吳稱號徵至
廣陵築真元宮授之館主者北面問道賜號問政先
生逍遥大師既奔親喪喪畢尋召入師事有加禮歲

辛亥夢天使奉金簡召之三旣浹辰誓諸弟子端坐而逝冬十月二十三日也春秋六十有八卽遊帝鄉主者以師禮歛之厝太平門外將就窆啟棺惟劍履在焉已而使者或遇之長沙或遇之南嶽僊僊乎遊也弟子五百程守朴張匡翼范可保汪用真並先隱行比年雲鶴猶集山房廻翔四顧越歲丁亥諸弟子以狀聞詔奉真人櫬歸葬故山郵典殊厚改故居爲歸真觀賜田奉香火復租庸贈國師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追贈祖禰考妣視真人等真人故事親孝親年九十五乃終嘗結侶周游一人病疫殊死其曹言

必咱不潔乃解病者有難色顧益阽危真人曰某請爲君先嘗病利苦口爾病者感服彊食而平其後寓紫極宮偷兒入負諸什物踉蹌出走真人微語曰若以實故行竊卽得什物何爲乃入曲房出金帛予之戒之從旁穴出由故徑將及于掫其後使龍虎山遇羣盜且加害一酋張目熟視亟呼曰真人邪吾故紫極宮偷兒也叩頭謝無狀叱其曹輦故物歸之人言真人卽得天宜亦陰德多助真人謂吾家近梯僊國自玉笥依雲門與日者諸孫宜世吾業鍊師則諸孫也名紹元字伯初父曰景先母出程氏娠卽厭葷不

茹夢天人指腹語如真人晉歲好文專攻老氏嘗詣金陵受籙希長生夢入公府森嚴朱衣者馮几而坐鍊師至朱衣揖而進之是司祿之司籍在第閱籍可鏡方來旣啟籍籍乃圖像旁署其名曰十八入道二十受上清法又六年爲南嶽遊遂捹卷而歸自是就問政山房築別室署曰草堂居常務藏名自號無名子一夕告母旦日胡將軍過吾門亟治壺榼侍之母失晨起就湯沐乃誓家人伯大父有言吾家第修世業毋忘太上戒旣而鶴集於舍者凡四庭中火光亘天壺榼具陳如有就坐者隣人謂聶氏火爭赴之至

則無他鍊師逝矣僕夫自外至言鍊師從二道士跗注而衣緋綠乘馬而南顧語僕夫吾徃南嶽後一人則曰爲我謝公家壺榼遂行鍊師嘗著宗性論脩真秘旨各一篇其於二氏之學深矣真人祖禰考妣暨鍊師考妣皆合葬蜀源天禧四年改歸真觀爲與道觀紹興四年降御書黃庭內景篇及臨魏晉六朝唐人書凡十卷貯觀中咸淳觀災道裔黃升巽張應元代起與復其後聶氏多顯者以薦紳著郡中曰致堯曰冠卿曰世卿曰武仲曰循矩遞登第致堯贈禮部尚書冠卿拜翰林學士迄今祠瞽宗世卿授太常博

士宋卿爲校書郎冠卿子友仲平仲文仲任正字儀
仲虞部員外郎其在淸江則國子博士崇義樞密使
山監察御史介杭太守縉皆近屬也具郡志及家譜
中中書君名天衢直西掖受天僊訣爲采真遊居淡
旬得真人狀則以故譜具載其槩就典道觀徧索之
乃今則三淸殿峙中央左祠右墓君以粢盛告從而
新之已歷蜀源得諸墓有侵者君予之費令遷之他
于是郡大夫董公縣大夫彭公署額分表祠墓故老
言故典道觀爲政萬山觀隷之葢真人徒屬無所容
則析居爾其後萬山爲政與道浸微遺產悉歸萬山

莫之致詰昔在正德道流程志通盜發真人玄宮旣
啟墓門真人端坐如晝日毒螫四出血牙以嚮志通
急掩墓出亡居數月死越嘉靖末玄妙觀道流程師
鴻習符水祈求開真人故劒藏墓中潛發墓旣發雷
光四擊真人按劒而叱之其人僂入僂出終不能直
躬尋亦死真人丘木未伐萬山觀某子甲且鬻之比
隣方氏故與真人有連葢外孫祭酒訥家也諸方露
布數其罪乃屏斧斤及中書君來方氏悉出故牒以
示自今且伐其謀矣中書君大父長者嘗禱茅山夜
夢茅君奉一童子授之是當爾戶歸而中書君舉矣

則惟其時語曰相門出相寧非有種乎哉

方徵君傳

方令君最宜黃列高第徵　闕下未及謁對以疾終
不曰令君而曰徵君重　徵命也徵君世家巖鎭東
里父貞義處士受室於羅舉鋐若鏓鋐字允聲即徵
君也羅蚤世貞義義不繼室毋令後毋虐失母兒鰥
居四十年不近女先是釋儒就賈出賈則將二子從
命鋐受儒鏓受賈徵君纫彊記日數千言處士出則
豫畫書程歸程功有羸無詘乃令徧治六籍主尚書
諸史百家莫不旁洽時雲間夏氏就李楊氏並以尚

書名父命徵君及門羣弟子爲之避席徵君嘗曰先
儒以訓訓經世儒畔經而訓訓先儒以文明道世儒
畔道而侈彌文末也吾寧從先進無寧媚於世儒歸
試有司輒舉首補郡博士弟子辛酉與計偕歸則閉
戶繙經竿牘不入公府七上不偶終父三年喪及毋
弟朞衰仰天嘆曰父故命孤爲儒孤所爲日棲棲者
幸得一對公車毋負成命今已矣第將博一命報父
九京乃謁天官得宜黃令宜黃不利故令去者四敗
者三徵君自言當官三事吾性庶幾近之攻苦茹淡
吾能淸奉國典畏民喦吾能愼戴星出入吾能勤堅

之以無倦要之以有終吾往矣始視事即守約束定
章程辨色升堂辟近習當直者屏而侍朔望踐更乃
戒閽人東入西出毋溷廉得羣下奸狀韋辨文者五
人胥四十人獄卒三人置二匭夾門令輸賦者自納
或以釣矢入平如衙市價不以官客豢恣出舍中不
以夫里主藏吏歲不盡公費籍之以備方來催租使
不出戶庭率如期至每聽直不煩箠楚片言而得其
情躬治爰書無所藉手邑民獲盜盜誣獲者婦私期
之來盜就繫置他婦庭中召盜詰之盜佯叱婦幾殺
我既知非獲者婦乃伏辜兩人爭牛持不下乃坐兩

人庭外縱牛而尾覘之牛徑奔主者家爭者乃服市
豪沒貧者墓里胥以賄右豪躬出視之其土墳其下
有宿草里胥皆咋指稱神君隣邑人鬻其妻新故勿
絕故夫死郡縣皆坐後夫酖殺之因訴監司願就宜
黃而死瞑目比獄具則故夫以病不以酖酖必暴亡
何至旬有五而斃監司當是諸疑獄爭下宜黃徵君
聽兩造諭以大義使有華心退而深惟惟恐有失自
言勑法取諸雷電非狎用之在噬嗑之隨匪艱匪貞
罔攸利即文無害顧獨伉直無詭隨旁縣貴人造宜
黃因請間徵君持不可狀卒不得間而行邑孝廉侵

支祖墳曲意求庇徵君正色曰支祖猶祖恐乎哉持
之彊孝廉義格縣博士老而求署壯考不從即臧否
不易知而老壯則可坐而鏡也有如所部按狀不驗
吾兩人將何辭尉從官守檄縣取不籍之貲以供資
斧徵君曰莞庫之士凡出民間入公帑無不籍者無
巳第取吾槖中俸錢五緡餉之　上九年　詔彊理
境內徵君率里胥黨正閭史弓人筭人周行履畝報
成數覆覈之溢田畝三萬有奇開府以爲斂邑故湫
隘卑濕不庋而居徵君重勞民置勿葺居五載由由
然安之監大夫部使者屢薦宜黃治狀足當循良比

上程書贈父貞義文林郎毋羅孺人封妻鮑如毋徵
君遺書二子曰吾藉大父寵靈　譽命及所自出而
曹第治先人故業吾將歸休居無何　徵書且下則
以溽暑就道邑民遮留號泣車不得前令入都門旣
朝謁太宰楊公目令脩髯廣顙魁然丈夫待試當拜
臺郎末疾作矣伏枕踰月卒邸中人言徵君幸少須
臾不失一御史惜也徵君事貞義孝躬侍臥起共匜
牀貞義訶之遣歸子舍曲跽請曰大人繫兩弱息獨
寢終身兒寧恝然就妻子養遇仲氏友甚旣歿撫其
孤從弟某侍處士疾處士目某屬徵君徵君胠篋予

百緡無德色宗人有告之者負五百緡折其券焚之
置勿問居常嚴事諸長老禮遇諸卑幼不直叱其名
諸子燕見必莊即遺書作字必楷周之三物六行徵
君有焉鮑孺人息子三長可學籍南宮諸生仲可觀
徵君授之詩隸太學叔可進季孽子可成孫二人貞
一貞度其婚姻皆閭右詳具狀中泰茅氏曰徵君故
以長者居鄉有鄉譽及其以長者治邑邑政有成殆
將作則邦家駸駸嚮用假之旬日得齒柱後惠文天
不慭遺竟以廣柳歸爾執政方之張相如陳仲弓似
矣胡天荅長者爽耶徵君故號東里既奉貞義諱乃

稱媿巷差乎徵君可無媿矣

海陽長者程惟清傳

新都山峭厲水清激故士多奇山水縈廻綰轂千里
故多良賈賈之利可與時逐而儒效逡巡以故賈什
七而儒什三直其獲有淹速爾淺假用士之奇而傅
之賈不亦左乎率水沿海陽入漸江程氏聚族而里
其口曰率口其系出晉太守梁開府其始遷自宋宣
議敦臨里長者程惟清以質行著蓋自曾大父及大
父及父皆獨子門祚故單父嘗為儒受經矣大父命
之曰忠烈而不遑儒而以賈當戶父息子四叔則惟
清叔嘗為儒受經矣父命之曰浩爾伯也仲也賈無
如叔也才而不遑儒而其左右二昆力賈以糊余口
叔唯唯惟命務在先承命之儒則儒先躬行而後經
藝命之賈則賈先籌算而後錐刀遂以鹽筴賈荊揚
以居息賈京邑伯仲爭下叔受成居多凡諸化居必
叔為政居十年所浸致不貲諸賈人東嚮事之惟所
決筴顧託賈名而飾儒行事父母昆弟無閒言喪兄
弟若所生撫諸孤若自出故居隘乃築新居工告成
吾將以名教教子姓乃引經義署曰修齊堂揭先修
先齊二語於兩楹此家傳戶誦者也歲時祠事率躬

涖之聚食指千祼將胙餕無䟽節曾大父而下置特
祠繕宋鄉賢一德墳反侵地有斥舉宗請易碑紀其
事則固辭籍籍以禮讓聞四方是不逢掖而儒矣叔
受室歙南項氏舉元正元衡元仁幸而三子才遁遺
之學稍長日討而訓之而大父而父不終儒承父志
也供子職也吾志在儒不在賈何承何供勉之其修
再世未畢之業有頊遁遺之受業成均比賓興程督
入試都人士應　明詔爾其自獻於太常比數奇則
又煦煦寬之胥後舉既富而好行其德中歲愈益孳
孳殯待櫬婚待禽無告者待舉火外氏之喪不如禮

重賦而經營之歲洊饑適病中萬乃籍饑者若干曹
屬諸子授之粟無論親疏遠近不啻家至而人益之
諸子舍或進羞恐屏之退夫夫草食而殍吾寧肉食
而耳耶病且劇趣具喪具親絞衿含襚泣下霑襟嚮
吾父不能得之吾而吾何脩而得之于扉宇速朽吾
何以面九原客言得之有財已儉則非禮禮貴其稱
毋摟人子心領之得勿易既而馮几召近屬諸弟子
前若為儒務力學以待舉若為賈務力本業以取贏
不然則吾言與骨俱朽矣諸子請治命正色而言吾
有庸行庸言則惟孝友勤儉生年五十有八服之不

衰而曹第署此四言言在與在世世子孫毋相倍也
遂瞑萁戊子歲終之朔云泰茅氏曰儒而賈心則儒
也賈而儒服則蜕也今之晃衣裳者若崇蘭矣或不
能不濡惟清賈乎哉聲利不入于其心恂恂乎儒矣
余三過其里率避逢迎惟清今名得諸道路之口藐
諸孤在次述其平生之言懼為化者起羞無所潤澤
吾業已徵之鄉者因而信之因而傳之

程辰州傳

歲癸丑辰州與計偕遇余 闕下襲而不裼磬折而
前自通君伯玉邪余小子則海陽程廷策也問其字
曰汝揚汝揚始丱而試郡中時廖太史公出佐郡得
孺子奕大奇之既籍諸生相中貴人禮白岳目諸生
長揖心嗛之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
上英主惡有掌國子魚朝恩且若奉 命視工非視
學也卒避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幸而面汝揚今第
矣既第則吾郡同升者七聚飲冢忠愍舍中余故以
酒豪遁為壽皆辟易余大呼曰主司眯矣寧有不任
鄉飲而任公車汝揚瞪目曰伯已張吾請合從以距
函谷余酌大斗而釂心壯汝揚夫夫故恂恂乃獨豪
舉始授戶部山西司主事既最而奔毋喪居父喪服

除補陝西司主事署廣東司員外郎歷陝西司郎中
先後監諸馬房牛房象房主都門告緡監十庫監兌
江西監運大通橋監太倉庫既入署兼攝廣東司廣
西司山東司所至議沿革筴便宜小者上部尚書大
者入奏枚舉其著者則雲中告急諸軍待餉而譁
上發帑餉二十八萬有奇莫為主運汝揚奮往次甕
城驛虜騎遮道邊塵蔽天乃連車為營環營為塹衛
士甚絀偶語挟之百徇行間卒保餉完乃還報部議
坐視九江榷脩雲中勞固辭不行舉同舍郎王應顯
代部尚書與語曹避轉餉君獨行曹卒九江君獨謝

何以故自言策無狀比及三年將檄所部寵靈爲父
毋地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十
有八人汝揚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爾葢幼侍
考氏食借箸畫几上學書既習九章復學握算考氏
謂九章責者事何學爲對曰童習書數固當異日者
幸爲計臣當以此主計汝揚故善算以其狀白尚書
尚書然之諸太常得免陸太保炳用事貸商人柯鳳
金市芻藁橫索子錢稍失期下其曹二十四人大金
吾獄汝揚宣言太保奉三尺無寧以收責坐不辜炳
聞之色沮而釋繫者癸亥十月朔不周風振郊關占

爲虜徵亟治賦虜大入掠通州以西　上以吳恭順
孫司寇監崇文門程度支任城守警曰急各門堅閉
而登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爲壑乃畫地
分部登火鼓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而山立騎者
周巡晝則踐更夜乃畢作諜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
億爭趨門勒諸材官門內懸絙表三道道旁夾鈹以
詰入者左詰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
以備非常皆井井內外申令二五乃啟門入者魚貫
從流無所擁塞既則九門沮者畢至無留行守者傳
餐士以糒騎以芻材官以稰朝則鷄鳴而給平旦而

周夕則日入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嚚信地不失跬
步虜遁去旬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文武材
顧出爲辰州守永順保靖二司餽故守旅幣充庭守
讓而郤之吾第實不貪爾入境則興學校贍諸生勸
農桑舉鄉約簡驵儈通化居嘗以水旱禱而雩皆響
應郡故患虎爲文檄之神募力士捕之殪者十有二
融風至旦日豹入南門占爲火徵下令亟修火政禳
之壇墠殆將震于其隣火星星然五門有備乃熄是
日武陵火特甚馬底驛災民間乃呼神君籍籍稱三
異矣蜀開府徵土司兵二萬征土夷守持之彊必不

可發是嘗以禦倭赴調其爲害甚于倭彼且伺釁發
姿貪婪聽之左矣彼中宿將不難以全蜀奉土夷罷
之便所部當守議從之巨璫出塡郢都得請徵辰州
香稻米入貢守曰是產五寨苦索之寨而郡輸之有
苗懟緹騎啟釁端不用命守又言玫之食禁是米故
作膨脝藉令糝玉食進之卽有問無死所璫聞大恐
覆奏罷徵故守遍視郡若遽廬百廢不舉叩之故猥
云力詘舉羸守至則繕麗譙繕筦庫繕城郭繕學宮
繕城隍廟繕馬伏波祠王文成祠張督府祠建辰陽
樓江南築退思亭郡齋後盧谿歲有孖出俸餘鍰美

設粥賑饑屬周從事任之全活萬計籍上讞獄使者
平反數十百人谷開府以奔喪行疏守量移内郡父
老千衆詣所部請留所部且議留業已拂衣就道矣
年未及艾家食餘十年當道遞推轂之堅卧不起郡
縣賓鄉射率以疾辭竿牘不及有司紹介不出境外
其婣恤壹禀於天性耻自封年十五嘗從父畫水庸
便宜倡里人築鳳林堤辰州爲植出舍溪上會大水
漂民舍且流尸辰州召丁夫掩之祭以型乍亡何大
疫斃者三十餘曹辰州惻然皆得就木山冦晝行刦
勒里中少年禦之人謂載筆者且干城茲小試也既

而脩始祖墓脩世祖祠除首坑道葺先世亭以便行
旅嘗獲金槖遺旌陽道中則之賫槖家通昔飲慮失
亡金者故託于酒人詰旦愈酣遞邀塗人分席不能
飲提耳彊歠之舍人酒窮倚席以待頃之號泣者至
果亡金舉槖未發歸其人掉臂不顧始奉使歸覲中
道治吾宗進士喪已入都門醵同籍者百金以賻有
頃歸再從兄參軍汝濂喪辰州故以諸生失期劉博
士熠朴之五既貴師事劉益謹雅以大度多辰州劉
擢臺郎廷謝而卒卒不起辰州既爲之殯時奉使命
當行留一蒼頭護其喪竢其子至乃發出居郡賻辰

谿令楊威喪歸則倡衆立常平倉以賙不給問家人
產悉謝不知不爲厚利而爲名高非其心也秉心汸
穆儼若無懷葛天之民至其發慮出謀猶之省括中
命旁綜百氏尤攻卄石家言卜筮審機祥較若觀
火公私多眼率自著書故有讀易瑣言中星圖孝經
忠經註行于世六都黟考星官筆記三才萃見及諸
集藏于家顧絕口不及綺語要之天授則有明徵先
是孫宜人有身封主事公夢朱衣魚服一人排戶入
年十二卿雲見里中始入學舍後山喬木千章六龍
見木末蜿蜒而起出塞燐妖狐夜自辰州赴武陵塗

遇游龍伏虎屏而退既厭世見天使奉簡書來迎市
童臥病呻唫見一皁衣迎使君者呵喝索食童惶急
又一皁衣者踵至趣俱行大呼曰使君駕矣其時辰
州瞑哭聲起童乃甦妻黨一少年蠱於狐病五年不
解昔夢辰州坐大府掠狐數之奕然起語家人祀辰
州彌月亡恙槩之語怪夫非共見共聞者哉往辰州
語余昔在弱冠往往夢據高位簿責鬼神御風周游
窮寓内時都城南無郭既築乃符夢游跡其奇庶幾
乎通於神明矣先是辰州卽世郡人祀之暨宗人
祀之祠里人祀之社又十年論定博士弟子三老豪

傑請祀之鄉賢人言辰州以儒則閎以宦則拙以經
國則務自盡以居家則負俗務躬行身隱乃託玄言
偃偃乎遊方之外聞余遊心西極紹介謁余吾將中
天爲臺太虛爲席積翠爲戶白雲爲扃卽司馬以問
法來殆將無所置足反走爾居亡何乃見倍適來適
去寧詎能必之耍之適來亦幻適去亦存吾以是問
辰州仲子涓涓唯唯涓速肎宜契辰州涓從伯子潞季
子淳奉辰州喪葬某山以毋孺人吳祔

吳伯舉傳

韓子以亂法譏儒犯禁譏俠夫亂法非文也何論儒

犯禁非武也何論俠下之爲曲儒爲游俠文武謂何
乃若不曲而通不游而節則吳伯舉其人也諸吳里
谿南伯舉先世受賈至大父滋起是爲處士元紅至
父滋饒是爲國子守業自處士迄伯舉皆當室伯舉
名時英少入成均一再試不利退而深念曰古之有
道者非徵辟不行乃今蓬首跣足以干有司恥也遂
釋博士業出藏書徧讀之自三墳以及百家獨覩大
指或當意援筆數千言則又以古人之言與骨俱朽
猶之糟粕精已銷亡其在名山石室則有遺書其在
宗廟朝廷則有遺器精神色澤千古如新幸得而寓
目商周漢晉之間皆壽類也脫遇法書名畫鐘鼎敦
彝輒傾橐購之不遺餘力里翁目攝之曰癖矣作無
益害有益何居伯舉置弗聞購如故丁年英氣勃勃
結諸俠少田江南北諸山課獲擊鮮浮大白無算里
翁目攝之曰佻矣無寧以側注易皮冠伯舉置弗聞
田如故居廣陵以賈隱當五方之衝諸賢豪率慕名
高造伯舉客至輒置高會陳聲伎佐客驩遇諸窮交
引身自下遇顯者無苛禮嗃嗃自如客益以此親之
戶屨常滿里翁目攝之曰汰矣若非有土安能效孟
嘗君伯舉置弗聞結客如故居常內修儒行率以俠

節掩之王母非伯舉不安年及耄矣則曰冡孫遺我
以黃耇否則惡能永年父家食而病滋深召伯舉宵
衣侍臥起不自知其勞歸而挾日有奇未嘗入子舍
父病華彊之酒而勞之曰若能子哉異日者幸若有
子若若爾王父舉孽子一名守淮字虎臣雅負酒狂
嚄唶四坐顧獨莊伯舉斂容受言虎臣故以嗜古破
家賴伯舉振其急及卽世猶及其孤嫠伯舉毋弟一
人後毋弟二人其與三人者友也務自貶而各饜其
心其躬行足多卽儕曾諸儒不及也中外違言起率
伯舉居間立解之遞舉子遞殤乃習小兒醫得禁方

全活萬計旣舉一子如孝延名師授之經起家江都籍胄子伯舉善籌算則舉資斧授掌計者坐而受成大農急軍儲陽翟賈挾鹽筴爲奇貨掌計侵毋錢無所出陰借伯舉名貸鹽筴累萬六千緡伯舉時而結客時而解紛時而游閒時而課子掌計乘其郄不以聞其後陽翟賈責掌計金事覺客耳語伯舉亦彼責彼償爾公何與焉伯舉笑曰諸長者摯累萬而貸不知者何人信吾名也吾黨因而爲僣而吾以僣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一旦而歸萬六千緡無所問乃出故所購諸重器捆載入燕燕市爭趨之

羸得足當客奉都人士故高伯舉義車結轍于門旣就選天官得河南布政司副理問所部率遣吏郊勞諸搢紳學士咸在焉會歲大侵道殣相望伯舉設糜餔餓者日盡數鐘不給則糴之市中又不給則遺蒼頭糴之境外道旁棄者子女則飼保毋乳之戊子秋當大比士凡諸偕計供億則檄藩從事董其成從事遞以倚辦諸賈人分責于旁郡邑官價浸損私徵浸煩襲以爲常歷歲滋甚部使者藩大夫才伯舉檄如前伯舉直任之曰是不難願無闌及諸賈人若旁郡邑乃覈度支祛冗目平市價悉遣諸騶謹者分辦之

出入必析秋毫諸吏民無所預比徹棘將燕鹿鳴省會諸父老諸賈人面接部方伯監司奉伯舉出而首卽廊廡旂鼓吹導馬首而前士女堵觀歡聲震地接部喜曰從事得民心矣安得如從事也者若而人徧置之有司乎其年復以入計行積勞致疾歸復受檄主製戍士冬衣入京疾益阽危如孝犇而省侍疾革顧而命之曰勉之茲所未畢者　君事也父事也若代有終吾事畢矣遂瞑先是所部聞伯舉寢疾他委者利乾沒幾不中程如孝乃出千金爲改作他委者將稱其口布流言都門故德父子者兩人出身扞之

卒脫虎口兩人者其一爲伯舉客吳建功其一爲如孝客陸惟文也初狼山把總白賁嘗以梧酒結伯舉驩賁負才而藐上官副將將稗憾會島夷五百卒至遣賁將五十人禦之以敗績聞乃坐賁逮速妻孥下之獄伯舉自廣陵行千金出之出則賁亡則又齎三百金歸其妻孥建功伯舉宗人也籍薊門材官亦負彊梁不用命上將逮之急脫身而歸伯舉邸中逮者尾及之賴伯舉捐金而解嗟乎薊門狼山皆余莫逆胡爲乎失此兩人幸而伯舉一洗之無憾矣泰茅氏曰伯舉以辯聞卒能以失爲得以佻聞卒能傾五陵

豪以汰闇辛能得士而食其報彼規規然操咫尺者惡可與同日語哉吾聞部使者方特薦之不逮矣郎逮再命焉能爲有亡故余爲之立傳以字不以官夫各有所重也

太函集卷之三十七

太函集卷之三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六首

父子御史黃太公黃次公列傳

昔在　世宗欽黃鎧爲名御史坐忤勳貴從量移歷南京刑部尚書郎年六十二卽世　上初卽位鎧子應坤爲名御史按部雲中上谷山西山東進大理右丞年五十三卽世是更二世事　三朝柱後惠文後先相望而皆列之國史祀之瞽宗所部表閭則曰父子御史閭里以濟美取重稱父太公稱子次公云自

唐孝子芮以廬墓著黃潭其支裔徙居東郭贈御史志禮贈孺人汪爲太公考妣太公季也始生將溺之則兩手牽母衣堅握不解母灑然自異乃始懸弧生五年望見行部車騎則私問父貴人何來父辟呵詔之夫夫亦讀父書來爾入塾卽力佔畢塾師比之黃童縣大夫王一麟奇之屬鄧文學授經塾里中社爲劇學宮傍諸生從衆堵觀獨篝燈中夜讀鄧聞之喜異日必一鳴驚人遂字之曰德鳴尋補郡弟子鄧不祿爲之執心喪巳卯與計偕歸而攻苦愈甚父寢疾屏諸醫躬嘗藥跪進之必虛口乃巳及奉父諱幾不

勝喪僵臥廬中遞作哭聲而痛亟歸而毋病甚居後喪如前喪服既除領蘭谿令邑當六傳轄至諸從戶率以時日踐更時至閉戶而逃坐稽驛使令主與吏始歲計徭費徵之官令主藏者職積藏里胥職鑰其一職籍記三人胥命從事毋敢干秋毫驛檄先傳廚傳立具公私稱便絜爲令以行推轂者以高等聞召入爲廣東道御史以次受 簡命巡東關武定侯勛掌後軍與聞關事勛有寵怙而恣睢入朝目攝勛未發也比出按塞黷將以私覿先亟屏之聲其罪時諸將以賄爲政則以流言怵開府御史有喙三尺將

不利公開府誤先坐御史不禁迎送參將某空壁而出信地謂何議下御史大夫則儀封王公也宣言御史出行塞外 敕印在焉部將陳兵護行體也勛從中上彈事請罷巡關當事者憚勛乃謫浙江按察司知事居有頃判九江既守濱州丞撫州府勛敗進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郎謫居各以其官用職由杲幕攝諸暨復泌湖居州則輯流民裁冗費正鄉飲禮高年佐郡則礪廉隅立階格爲郎當課最歸而首丘有子三人長應乾季應震皆籍諸生仲即應坤字惟簡始舞勺從父南曹歲除請益業同舍郎以爲好學心

多之孤而食貧曝單衣不釋卷據諸生高等爲士者師隆慶改元則自太常入對授浮梁令問政徙中不佞故嘗受二語于先師耐煩而已訟者務守勝而吾虛己聽之吏則吏辟則辟有如儌日辟者激而相抗將無擇言爲不可磯將逞淫怒聞諸老氏靜爲躁君耐也次公曰善再拜而行至則烝烝軵循務與境內休息廷中聽直各得其情一老誣姪無良當反坐叱之出退有後言詰朝覆聽之曲如故猶彊項自挺將笞之深自念曰徙中之言皆是物也再叱之出無所嘵呵越數日不來詰之已死次公太息曰幸哉脫吾

不耐遂成以姪殺伯之名長者之言有徵矣民間遞以競渡鬨或坐大辟或戍或徒乃爲文告三令五申召諸父老諭以禍福事在得已罪在不原何物冥冥驅子弟而入罪罟諸父老交相戒也所不用命者市撻之及奔毋方宜人喪老稚遮留境上既出境相與祠事之服除補新淦至則輕車熟路即修阻無留行邑人蕭郎中老而繫獄力以不辜請釋部使者從之揭令讞辭傳示列邑時議久任不中程不遷既及期召入爲雲南道御史居越歲一父老至自浮梁問何來對曰自君侯去吾民凡五稔吾民望君侯如望

父毋故來資斧乏乎曰小人輕萬里而省君矦扉屨
具矣有寃欲言乎曰故有之君矦在宜不及此其事
已往無所言去後見思殆古之遺愛也出按雲中上
谷攝功令屬學官時匈奴款關凡三出塞諸酋獻酪
馬首一再染指嘗之酋大驩呼令譯者宣 上威德
酋皆呼萬歲願長爲外臣旣具封事備陳貢市便宜
自胡雛入降始通貢市將弭邊釁且省軍興比年遞
請遞加無饜滋甚請畫一自今始相與守之毋削其
既加毋狥其復請庶可以紓國用寢虜謀於疢便
上當御史議下本兵再按山西歲當大比賈豎子用

間求舉列狀三千金入郵書立發其奸抵尺籍開府
督過州長吏容相聞會行部入其疆長吏則長者也
亟發書抵開府寢不行三按山東賓興爲盛入轂之
士闐溢公車故事部使者抗監大夫不相下彼負嫚
嘖內操成心即降志就之陽右陰左諸藩臬大吏亦
以習事先鳴進則面從退而腹誹次公務同心相濟
有若和羹論事則互致書叅之相合若左右券諸司
自以爲弗及囹不服屑跡諸罪人命有司毋主過聽
齊晉爰書山積躬治之無讓勞毋至夜分甚且嘔血
既丞廷尉事必與聞因對簿詰以片言因伏其辜乃

已病既作旋復平彊起從禮官習朝儀將入賀病遂
華目光溢而射人見天使奉黃麻置名且至奄然起
坐正其襟帝召我邪行矣封孺人吳息子四懋當室
以文學冠諸生仲叔季皆才葢世類也司馬氏曰萬
石君務躬行二子並顯資適逢世含醇謹無足稱飽
氏三世秉驄國步工矣宣秉直節以身殉之此其名
實禨祥互相倚伏太公次公代起石邪飽邪藉令不
撓骨鯁之臣邊事畢舉貢市一疏何讓賈晁浸假兩
君子得志大行則皆社稷之役也顧爵僅銀青齒僅
斑白保世滋大則其子孫都人士日幾幾望之矣

丁海僊傳

自宋而下海陽丁氏世擅小兒醫嘉靖初丁繩爲醫
門祭酒繩兄子勝生子瓚五年而父毋亡繩召瓚子
畜之盡授方術繩無子籍貲產可三百緡將盟從子
強再從子昌立瓚爲後二從執言瓚獨子法不得後
他人繩三分之欲以其一予瓚瓚辭不受翁既以世
業授兒彼其儻然而來于瓚何有遂脫身歸爲父後
二從卒無間言始受室於縣北之汪婦翁郁饒而獨
雅器瓚因得請昏婦厚齎裝瓚藉之以給客奉自賢
豪以至俠少無擇交居三年槖中立盡其好客滋甚

力詘則取辦于醫然耻伍族醫不市不肆居故巷巷
不容車以車逆者闐門轂相擊也逆之共則往不則
日三至終不行自言吾祗療醫非直療人以也醫有
險則夷之有違則弼之吾之術行郎羣醫猶可救過
於刀七浸假而療人則易與爾寧詎曰能閭右汪東
禺獨子痘而險羣醫具在流屬諸大父丁瑞主之瑞
語東禺吾黨之技單矣公所不能致者惟吾諸孫瓚
一人其人驁大言近於弔詭然多奇中吾黨不啻三
舍避之公能躬逆之當來第先辟吾黨無令謂吾黨
既困而後急之也彼終不留於是東禺逆之酒家羣

醫悉屏屏後瓚仰屋而視疾固無虞藉令先一日期
庶無害視乃令眇一目矣問何方曰異攻散倍加附
子姜桂瑞躍而出曰然吾亦思出此獨持兩端待子
之來惟子决之爾瓚言病者藥力周中夜當劇雞鳴
乃平一如其言名大振第所入資悉啖客如奉漏巵
又喜從方士遊治黃白嘗受師戒尸居四十九日跬
步勿出戶庭第守藥爐占火候期至而刀圭熟矣縣
令潘濟亶子痘且危以禮迎瓚使者三往閉戶不與
通令逮之庭瓚抗言不遜吾寧失令召終不失師期
令怒而呵杖之十七既則善容諭瓚毋溺荒唐瓚視

疾一七而瘳卒爲莫逆邑中多務蓄聚瓚獨以好古
雄得三代尊彝酌酒悲歌遥舉遥酹凡諸法書名畫
不難倍賈購之嘗受病五城黃洲家病愈主人奉五
鋌爲壽瓚目主人官窑瓶一固甚良乃辭金請瓶主
人敬諾既出舍輿而徒挈瓶置輿中舁而歸舍舍中
婦待所入金錢以卒歲瓚出瓶示之意得揚揚郎百
金不易也婦大詬且彘其瓶瓚抱瓶而逃不得已質
子錢家以供歲事又嘗客吳田其家貯白石尺有咫
其聲如磬其氣如虹病者起卻主人金而抱石以歸
枕之終身曰鴻寶在是矣瓚沈于酒日飲而醉二參

郎乘醉視病立方醒而覆視無所失海陽以爲僊也
因自號曰海僊瓚負僊才翩翩然任俠宗人福榮羣
市人飲博衆擊其曹一人于市褫緼幘以歸抵縣論
罪當流福榮置遼陽籍各近屬憚送徒萬里甕之桁
楊丁氏亦且甘心福榮旦夕庚死瓚聞之曰夫夫業
已盡法猶不失爲邊氓奈何殺之語稍聞憚不敢發
福榮將就道乃亡送者佯跡福榮並亡匿縣捕近屬
急聚族而謀頃將斃囚絕從爲瓚所撓今事急請以
瓚委之福榮乃挺身詣瓚曰吾將死蠹賴子片言而
生彼其蠹心未忘安能附之尾而行萬里此吾所以

逃也乃今墓且及子我則非夫藉令之縣必坐子逃
徒子第遣馴謹者一人與俱毋吾患也其言卒信及
同罷李直指叔和按遼部放福榮還瓚叔父寬賈真
州以豐筴起寬善瓚若業醫而多入曾無補於貧能
從吾游吾爲若起千金產瓚謝不敏賈則安能瓚提
一藥囊諸酒徒三十餘曹待瓚而給卽丈人能爲瓚
地終不忍棄窮交而獨事遠遊寬曰若不行則以若
長子牛代往瓚猶豫强而後命牛牛居淮三年代寬
爲政舟人負寬債度不能償既艤真州舟中匿一老
婦召寬諸臧就舟飲故置而自殺老婦告丁牛殺人

牛已先期去真州寓瓜步諸隣里言牛無預者以百
數舟人盐譁牛懼而逃難終不解寬頓足曰吾急瓚
故挾牛行利未及牛又緣是而嫁牛害卽不解吾何
面目見瓚于家瓚赴真州卽遣牛入對簿而果作孽
天道固好還脫不殺人孰能驅而內之罪吾牛詰縣
舟人故不識牛疑非真牛持之力令召商賈驵儈遍
至雜牛於稠人而使名之舟人乃窮皆得釋邑人某
子申造瓚所聞君能振人之窮誠能貸我四百錢今
日之事濟矣瓚傾囊得錢叁百乃捐古器質百錢益
之人言使海僊得爲孟嘗君客馮驩無所用矣年十六

十日置高會召諸知交招一道士唱步虛辭作鶴鳴
以佐酒酒酣耳熱擊缶而歌嗚嗚踰月乃罷明年卽
世柩在中堂又明年諸子夢海僊歸語曰吾家不可
居吾將園居爾頃之鄰火發將及堂諸子亟遷柩園
中幸得脫瓚舉六子長雲鶚卽牛季雲龍並殀次雲
鵬工繪事傾當世儒行而禪心叔雲鶴世其業以醫
名海僊戒之曰族醫視人死生亦猶之乎秦越之視
肥瘠又因而爲利非此其身則其子孫爾曹勉之無
自及也二少子雲騏雲驥則皆受經是宜有後泰茅
氏曰世之恂恂躬行者未必有奇其或務鈞奇殊不

軌于正義此難以左右蹶也海僊之術奇矣省括而
發不失其正其行亦奇不必適人之適而自適其適
詢之月旦評者何居命之醫則良命之俠則節命之
僊則有委蛻其天之放民也與哉乃今友其子未及
其父式其閭未見其人惜也

吳母徐孺人傳

吳以世族著澄塘自吾先世世婚媾余吳甥也元室
淑人出焉其近屬國子德修及吾門吾字之曰敬仲
敬仲始從吾宗受室蓋出潛川繼室則朱方徐亦吾
宗外孫女也徐歸敬仲敬仲繪純而縫衣姑飽從舅

之山陽獨留徐居子舍䶢言新婦能婦是能善事吾舅姑姑既行徐攝家秉日薦甘毳問燠寒奉烝嘗侍臥起悉得王舅姑驩徐在猶姑在也敬仲或從師講業或避難遠遊出入無常徐獨當戶梱以內則以內治治之梱以外則以外治治之肅肅雍雍徐在猶敬仲在也有傷胥持牒者牒列王舅姑名且逮之時王舅姑既耋之年不知所出徐曰詐也即大耋有罪罪固當贖寧逮邪胥乃窮亡去敬仲既喪世父始議仲氏牧仲當後之而仲季皆童年猶在外傅睨者獨瞪敬仲夫婦齮齕百端夫婦屏居朱方敬仲居常怏怏

徐徐諫曰仲尼猶愠於羣小即淮陰不以胯下貶功君第率仲季務在顯親揚名是將亢宗其孰敢侮敬仲聞海內兩司馬顧屬左司馬紹介而見之右司馬門既而告歸而徐語曇陽事徐嘆曰君得二師幸甚獨余職在箕帚不得一遇曇陽敬仲居家客屨滿戶即有授餐之客率不謀而出中庖一日罄其鉼客皆散敬仲訶責曰何物中饋顧罍之耻非吾耻邪徐若不聞也者而受之且謝不敏徐故善病敬仲歸視之藜藿不厭日不進一匕敬仲咲曰嗟乎厮養之奉不轂於此何為者哉徐徐應曰吾自屬饜不為轂也王姑有疾日夕十往奉起居食必親進藥必親嘗吾既代姑柰何不敬敬仲病瘧幾殆事之如王姑牧仲病殊敬仲日三省視間者言惡少故以此睚眦固當避嫌徐力持其不然兄弟非直手足戚也何嫌之避敬仲曰諸親如初及姑喪於淮哀毀過當屬故室中落傾橐而緩急之所親卒食貧益憂之甚則又以里俗故攘伎即有樹猶之蘭入澥中乃遣冢子鳳來就學淮泗鳳來生十年而離膝下深念之居亡何病日進迄於己丑夏六月戊子乃捐桮棬蓋歸敬仲者十有六年義不私蓄病革猶力贊敬仲以高義師子孫敬

仲歸吾從弟伯履禽字吾姪女為冢婦次鳳呂女一從毋黨字朱方泰茅氏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毋道也妻道也公宮之教惟婦順為兢兢徐得之矣敬仲世以柔用事殆亦君子之強與敬義立而德不孤固宜內得主而多助也

周毋傳

周毋大歸行年五十有八以世法則曰即世以出世法則曰歸西方諸子始將以世法而為之封既則從命以出世法而為之塔都人士以世法而諡之曰宣薛王長公以出世法而為之塔銘余合世法出世法

而傳之則不二法也傳曰薛氏故以孝義循閭右著浙武塘父孟為司馬尚書郎宜人沈夢娠長庚而舉女則庚寅五月五日也名曰應星字於周為恭肅公少婦公位冢宰夫人姜處守吳江嗃嗃居庭去奢去佚毋務攻苦力作獨得姑驩心夙夜承顏伺門啟閉以為出入揮桅刀匕必躬薦筐筥錡釜必躬受命而行姑病肺而哮瘵寢食必七日乃復甚者又七日然後平毋與之俱晝夜必躬扶侍吐嗽溲溺必躬御姑不任梳耤必躬代之化諸姒篤門內外親皆由此塗出也少君入太學客㑊相及于門即不速而來中廚

辦給之無所失歲星周而息子五喪少君毋飲血而告太姜夫亡與亡寧後地下顧上則姑老下則藐諸孤不天忍九死以代有終未亡人事也乃主梱內不入外言梱以外畢攝之明若觀火喪姑而當大事易不勝哀既終喪則曰吾事畢者半第畢納婦願反故吾先是待年閨中即作正念求出生死既寡則曰吾懸解矣無寧自縛乎哉將供大士齋居太姜不懌頃之異香滿室香凝脂作青蓮華華萼枝葉扶疎宛然可擷于時太姜信心生矣從而禮之及長子禎次之琦次祖次祝逝補郡縣諸生獨季祇未逆婦其年癸

酉昔夢大士宣示之歲盡如馳毋捐捐逐輪轉為也毋籍而呼諸子諸婦語聞見狀為盟言外事諸子任之內事則諸婦在吾自此而修淨業不復問家遂六時誦持迄于丁丑禁步百日修止觀法門戊寅閉關閱華嚴法華金剛諸經及慈悲懺法淨土諸籍辛巳畢三年期仍不踰閾丁亥二月乃復閉關日誦圓覺經五百餘言即衣食無所問五月示疾醫言血浸枯矣請以牛羊乳潤之藥酒和之毋曰嘻安用此自吾以有身為患方蠲五濁以入三摩彼巳族毉毋破吾律秋八月病且深諸子婦謀更醫莫為適主毋曰國

醫之技單矣如不治何第謝諸醫為我亟辦西歸大事諸子婦錯愕何為遽出此言毋命曰吾奉西方佛十餘年逝將出離娑婆世界今雖有疾幸無惡纏脫今從此往生即得菩提勝果爾曹第齋心念佛助我淨土資糧毋復畔援攫落吾事遂絕粒諸子婦長跪進糜毋艴然正容叱之退爾曹彊而粒我果孝邪養邪此則世情情則生死根也吾朝夕向世尊懺悔願吾死往生西方乃今願足恒于斯不足恒于斯古人比及大期必藉善知識為之開導為之解脫而曹徒事口耳不離法塵往往情識牽纏引入諸趣以佛法

則非佛子卽不作我見亦非吾子也諸子始改慮從
命六時禮懺面向西方毋呫呫喜曰善哉是爲法供
養吾饗汝矣毋故喜施蚤歲務周急除道梁津中年
種諸善根大興佛事一比丘自南來者募邑中始建
禪堂堂成就中塑西方境毋捐背首事諸長者爭赴
之沙門掘地得古碑則飯僧長生米記毋授諸子米
置義倉歲取息米安禪併置田以奉香火毋考妣獨
子不嗣葬楓涇繼孫豨其墓而售之訟之檇李卒逭
其死爲之封樹如初立戸彼中置田以供歲賦故弟
寡妻吳無告割田五十畝迎養終身毋與諸子言考

氏恒欲置常稔之田以贍宗人立家塾以教宗子弟
顧齎志以没諸孤能善繼之乎皆曰舉宗藉先世寵
靈幸無不贍平湖陸司空建義倉以餉閭里閭里賴
之兒曹卽力不侔願師其意毋曰善吾助爾儲遂倣
而行之凶歲皆給至是毋命諸子歷吉日吾將行從
此而出世間直須一刹那畢世間事考氏高義僅以
清白遺諸孤毋代拮据幸而烝嘗不乏乃今僅遺田
七頃願以其二爲義田餘取其租佐爾曹推食之義
其布之籍厥明具陳吾奩有故裝笥有衣服屏不御
者有年矣今具在爾曹分有之第檢枓布兼兩爲製

寶誌公帽製戒衣時至則更衣逝矣項氏妹莊事我
其逆之來非念佛人卽念佛而墮有情悉異言以謝
觙日諸子上其籍毋目畢而投之輾然笑曰由此一
擲世間吾喪我矣命迎彌陀像奉室西偏毋西面而
之朝夕觀想諸子或經行或曲跽同舉佛號作無間
聲毋曰是聲大利益當人卽成然寐蘧然覺矣顧太
勞則憊爾曹姑徐徐務蓄精神相我不逮項氏妹以
逆至閽者通名戒曰若能念佛助我往生我所願見
藉令作兄弟想内館館之既入則念佛同聲一執手
而出毋曰卽不墮念終不若坐忘且以諸婦唯然而

從其中猶復戀戀悉戒勿入毋絕粒日久氣愈爽神
愈凝倏而魔現生特大無畏力挺然如臨萬人敵嶷
然如撼泰山二女師鳴鐘磬齊聲念佛張而相之魔
郤而神益王矣念怡情佛號其聲婉念慈心佛號其
聲和乞哀懺悔其聲悲以切勇猛精進其聲弘以厲
不作曼音不作吳音儼然陀羅尼門廣長舌也卜九
月六日命諸子集賢聖僧誦法華經禮慈悲懺懺無
始以來無量罪過凡諸一切善一切福無慮毫末悉
而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將事復戒曰吾求懺罪
往生勿求住世七之日命造龕諸子謂坐脫立亡視

吉祥而逝更無差別毋曰固也吾夙願坐脫以示衆生諸子惟命九日道場畢命諸子齋袚祖我西歸戒家屬第持齋勿作諸不祥事畢謝賻奠勿謂歸人爲行人項氏妹吳氏㛖請卒爲弟子毋領之曰吾雅不可乃今則可師予㛖二字曰智證妹曰智淵各署姓名授衣塍以女沙彌一人爲之法侶諸子以毋故持五戒修十善天福將焉避之毋咄咄曰毋多言天宮何異地獄第皈依淨土跬步不留行十之日毋語諸子佛在目前吾奉法身從之俱往乃取香水浴畢誦甘露真言者三忽蓮香彌室中重門啟矣日高舂戴

寶誌公帽披戒衣徐步跪彌陀前念香偈拈香念讚佛偈三禮佛跪拈念珠念百八佛號命設女師昔所袚坐坐對彌陀乃結金剛拳念千聲佛三示大衆齊聲念佛作海潮音日午結跏盤念珠左臂結彌陀印項如入定垂鼻隆尺餘徧身清涼頂獨温煦踰時更熱暮則俱寒鼻端作珠光顏色歡喜自在居然具丈夫相諸比丘入室念佛俱襲蓮香遯信入龕四衆合掌瞻禮擁數千人人人以爲舍利佛降生今歸極樂國矣函居士曰邇聞曇陽上僊其本來則持曇鸞菩薩行既以法輪轉世玄白惟其所之其後八年周宣薛脫然坐化要以婁江之節吳江之孝夫非淨明忠孝也與哉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宣薛稱矣夫高明廣大婁江特聞槪諸中庸吳江則其實際也虎溪行潦爾視曹谿若百谷王猥云望洋大方奚益儻然得度則一葦可窮十洲之人也得度者也其西極化人之徒與吾無間矣

孝廉汪徵士傳

吾汪出越國公後有宋顯者則秘書丞叔敖公墓有特祠賜額金紫院其後鼎分若屈昭景叢睦居一焉家世孝弟力田至徵士大父由服賈起父家故業以

貲郎事周王王獨多郎浚浚務遵禮法始逆胡氏女塍以楊楊息子二人徵士仲也名可覺字天民仲始孩魁然具丈夫體楊見倍父以其呱呱也者而見驕幼跳梁則以屬伯此泛駕駒也無庸求多伯循循誘之折節馴謹父得王甚留滯周南則出千金裝授宗人郎宗人向内代家秉外佐仲講業貲兩入者槖括之各治其私室曠日持久饔食無遺父歸自大梁將赴愬兩人大恐避室胥還之以當毋錢仲從容諫曰彼于我乎捋茶乃始有室狐埋狐搰彼將何辭第巢自我成亦自我覆失得猶楚弓也近屬之謂何父然

其言罷勿問宗人元祖當受室謁仲請禽仲目屬孺人方脫簪珥以修六禮其後元祖蕃有後絕口未嘗自矜鄰人吳良梓當父喪無以為歛操券詣仲親則死願公為之喪仲以刀布貸之始畢大事吳既饒益僅以什五歸客讓吳仲為之解吾始賙其急不必取盈幸而見償得半足矣里人程錫善心計賈三百廛仲授千金使之居息錫故多逋負責家蟻聚而收之貲既亡下之吏客言亟疏名對簿不且向隅仲謝曰吾方與之目成無寧不終朝而反目於時鄉曲誦義烝烝乎長者哉丙子與計偕以安車北廣陵遇乘馬

者盍與沈賢良俱車馬相從傾盍莫逆次彭城而沈病作躬視湯藥留旬日不行沈張目曰烝留固當君亟去程期近矣仲徐徐曰吾聞同行如同命寧詎吾長往而君獨留沈少間則據馬讓車沈猶及期成進士矢言君實生我所不厚報者非夫及沈得亳州竟未嘗一通問謁宗人澳貿死扞市豪豪以蜚語中之坐大辟仲遺書宣城令介同籍楊君居間力白不幸卒得釋其在家食不恩有司自言處子之秘公宮惟帷薄為凛凛我躬不有國色何為諸父既擁素封命二子以鴈行從仲則齎三百金為仲壽仲固辭可覺堅儒終不以屬饜而饕尊者賜諸父高其義卒不忍相加遺仲數奇已丑首舉乙榜下帷愈益攻苦病蠱踰年百方治之卒不起病革執孺人手曰以是藐諸孤為庭內累毋在猶父在也毋過自傷顧命諸子汝淳汝澤汝洽汝浚曰已焉哉而父無能大而王父之門吾門將有待而大有子無咎庶無傷厥考心爾曹勉矣仲奉嫡毋孝喪之如所生奉父寵人朱如毋奉伯兄如家丈人一再舉二喪率務自盡嘗卜西山之兆方氏故冢在焉方將徙之仲不可猶之親也吾寧因親以及親封其冢而樹之碑歲及秩祀平居以孝

弟忠恕訓諸子壹禀于躬行年近知非齋志以歿善者無夭矣司馬氏曰叢睦以經術亢吾宗次公盍四之一也里中鉅萬相望鮮不注其目而豔之次公嗜義如膏粱去利如土苴藉令趙魏為政不亦公綽乎哉阨于鄉任而夭其天年吾斯之未能詰顧長沙叠世平津晚成為誼則雖死猶生為弘則不死奚益此修短之辨何論彭殤孺人為方景真女兄余姻氏也公女主吳泰寧中饋余婚氏也次公為余父黨二家之言有徵余方受事宗盟因為之立傳

鄉飲三老傳

董大夫守新都彭大夫令歙皆自楚起家則以不佞故三監亟就大函問禮庚寅冬十月舉鄉飲如期賓君而人介若而人鄉大夫若而人皆可僂指獨鄉遂耆舊足跡不及有司即有樹閥弗聞諛有聞不槪見闡幽貞揚側陋司馬詎無意乎不佞何知所知不越乎近屬耤令內稱不避於吾宗得丈人焉其居西沙溪其名徽壽其人長者其年杖國中少游宛服下賈南徐爲宛陵屬邑主灑輸久之以詘爲贏遂操毋錢而息什一人以緩急來赴必辦應之贏過當者罷勿徵門外胥出入者踵相接也業滋起有而不居故受

室於吳僅息女一字東里許可進舉二甥撫兒子五人賈授資居授室昏授鬻即後應環顧壹視之無差等視諸子姓如諸子庭無間言故祖墓近縣西吉土也購數十壟以供祀事舉宗賴之先王寢廟災獨力更始嘗立家廟置祀田社田里南度豐樂水爲新橋故宗人玉所構忌成中止爲之代終其修視昔有加其費倍昔郡治河西之滸故有太平橋歲久浸圮郡縣下其議完繕計八百緡歲洊饑議遂寢丈人躬請郡縣請受功嗟乎父老勞矣無已太勞唯唯應曰徼壽犬馬之年幸有餘力曰費鉅矣無已太費唯唯應

曰即不給不難破產以共二大夫義之乃許從事自惟諸義舉直一手一足之勤譬之桔槔其潤膚寸里中故鑿渠通水利自石沙灘至古城關其名莘墟經十里而近迄今淤塞不治浸以病農在昔德翁首倡之則先世也丈人務修祖服與農功財用悉取諸橐中爲閭里率于是聚石鳩工操畚荷鍤淤者濬壅者疏瑕者葺齧者築爲防爲堰啓閉以時浸假與萬戶三農共之庶幾乎百年之利也至其自奉轂于廝養儉於齊民居常椎少文歸乎太朴躬操衡石未嘗藉手他人攻苦服勞蓋七十年如一日也古有三老則

其人乎二大夫聞之喜曰嘻吾從司馬得人矣新都猶齊魯也以文獻著邦畿其民二賈一儒賈者足當陽翟以儒呰賈率坐兩端其一親於其身起家言言墨守何知仁義僅取自封其一席故資恣睢暴殄爲漏卮爲委土爲燎毛即靜躁不相與謀要非端木陶朱之屬彰彰矣夫夫赤手起富無所芬華時易則易時于則于不爲財豪易不爲財虜長者哉乃命博士弟子逆之學宮禮之以三老之禮是當吉月則其攬揆之辰禮成屬不佞書之惇史不佞家食久矣何敢操刀筆而溷瞽宗于時方有事宗盟丈人則大父

行也遂爲立傳家乘載之

太函集卷之三十八

太函集卷之三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太傅呂文安公傳

世祖揔攬萬幾倚辦二三執政執政至東甌愈重至上饒愈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次藉先容庶幾巷遇次則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儻然得之雄距高跱由前則難爲後由後則難爲前其相依也若輔車其相竭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乃若失得不入於心始終不渝其度則呂文安公一

人而已矣公故呂姓出營丘唐御史大夫延之禮部侍郎渭右僕射温殿中侍御史恭晉中書令琦宋太師端博士荀中丞誨太守由誠評事億皆其本支由青齊徙越新昌則自億始歷六世鎌爲别祖始遷餘姚之新河歷三世而　太祖興始籍德玉爲李國初法峻卒沿聲近而訛歷三世而生公瓊公珍公珍生懋爲公瓊後公王父也懋生改以行義祀瞽宗是爲公父及公以一品再考公瓊公珍懋改俱贈少保無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王母蔡氏潘氏王母胡氏俱贈一品夫人封母楊一品太夫人由

青齋歷五百年而興乃得名世弘治甲子六月朔太
夫人樓居夢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光四表既寤公乃
生其後命曰瑞日樓則貴徵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
以負劍見公文正奇之斯其殷帝之首服也稍長執
博士業文正益多公文夫夫國工異日者當出吾上
館之家塾屬其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
北紹介而見之費文憲亦以公輔器之戊子與計偕
壬辰舉進士其年選庶吉士覆試得公　太上問庶
吉士若而人誰可屬大事李文康密以公對業已志
之心甲午第相材授國史檢討丁酉校　列聖御製

文集充經筵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歲
久則以右中允攝南京翰林院轉左中允攝左春坊
丙午主試京師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義錄呈
稱　旨簡在帝心戊申遷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已酉
上命增置夾輔枚卜者六臣末跡公名留十日不下
陰屬耳目跡六臣者何如人既下則惟南太宰及大
司成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續修　大明會典充揔
裁尋　召入直廬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
癸丑　上修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禁中
乘船乘馬甲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

奉　旨攝吏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郎
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
祿大夫勳柱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支大
學士俸加少傅　太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
成莫不凛凛分宜耄矣胄子無良華亭肩隨深中重
發公以赤心上結　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清廟鑾刀
和而後斷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召
入直諸臣問方略臣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
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既則以郊保僵尸瘡痍就殀
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蠲租京營故多糜軍請亟

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鸞螯都御史
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臣本上言此比附律也
即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既又言鸞調邊兵
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
分發邊兵于邊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其意云何且
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鸞復要戶部載糒
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誖之誖者也邊臣請互市
廷臣持之　太上問輔臣云何臣本極言不可往虜
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固將集兵力大創之
耳乃今兵力方集藉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

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開端
釁敗誅奉　旨再議戎政癸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為
邪　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
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
出賑之既而河復淤請遣祭川岳之神水乃就道省
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詘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即
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　上數問輔臣不四面
非王制也于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
城南民物蕃廡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裁南面衝萬
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

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為
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　上遣公視之特旨問
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决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
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如建瓴可無
患矣　詔選民間子弟尚長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
宮久虗命輔臣代選公首舉李和以進從之丙辰
上命公主會試丁巳　殿門災先築大朝門請減材
圍徑差小即舊石爨第追琢新之其年大同歲豐一
繙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
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　上問邊

兵入衛起自何時臣本對曰　祖宗四征不庭皆發
京庫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方扈南狩畨見者以為
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謀釁受兵柄歲徵
邊兵入衛京陵屬薊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
因循未徹遂以為常　清問及之計深遠矣光祿寺
歲多冒破命舉較著者以聞臣本上言光祿故額二
十四萬歲羸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官掖撙節有常
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
之弊一關支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
制月遣一御史科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援符必

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
供大官有稍復以在直日饔三飯請罷之　上悉用
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　莊敬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辛亥禮臣疏請公奉　旨陳言
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
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閤第本支
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
壬子春　裕王始冠命大學士本贊冠明年請　二
王就宮中婚　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
婚耦則上疑軌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　太后

有　中宫有、東宫今　陛下骨肉親惟　二王耳悉出居外獨柰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顔上書謬以建立儲爲發語　上大怒傳上刑臣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二王同居分邸寓内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密定久矣徒以已酉爲鑒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輔臣景王當遵　祖制令之國卒之翊　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上下卹典並從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櫬歸葬公具

疏謝以哀毁聞洛河入冊　上下手札問疾賜冢子元告扶侍加意惓惓公自通籍以及居喪凡三十稔都文學侍從者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奉命一同考會試一主鄉試四讀卷四分獻南郊再獻北郊六祭帝社稷七遣祭先師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唯恐其不去已端行郤步後其身而身先李文康故急公不欲出公司業次當出者億東宫且立睥睨宫僚詭云汝立逝將將毋而南南所願也文康問公狀公佯諾之司業業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調由由自如　上卜相始得公下内閣議授

秩分宜密遣家監以告嵩之十緡家監啣之攺少詹事秩視大司成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宫禮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既則擬以品爲差　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遜蹤公上其後　上孳孳求舊推格亦猶分宜司隸推公孤諸柄具在肺腑公獨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内郤公無所預概諸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守縣故城江北而江南無城南市殷殷什倍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淮

安臨清掎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者以爲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　君命而興大役譁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既得請則胡督府董成迄告成功民不知役于是人人頌公功德祠事龍山語具華亭公新城記慈谿公生祠記中備矣公既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請覈畝請均粮既則徵徭銀罷優免由是租庸有調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絜爲令　穆考即位公請吕姓反本以志不忘屬冢子譜大宗躬修新昌萬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祭田葺別祖祠攺樹王

父墓門人遁以省方至爲公築館西郊乃延東越二
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木舌壹禀於躬行季年構
齋居則以期齋自命蓋亦以先民自期耳寧詎以百
年期哉　今上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耋　命監大
夫部使者以禮存問里中歲給夫月給米皆異數丙
戌公褒一品夫人夏寓書不佞道昆爲之立傳既得
邺典遣行人造墳丁亥諸子姓以初度稱觴公乃大
歡家慶無兩六之日忽不豫隣里聞室中樂聲公正
考終春秋八十有四　今上聞訃爲之徹朝賜祭九
壇遣行人開壙合葬贈太傅謚文安廕一孫中書舍

人　國恩厚矣公息子六任中書舍人者四長元進
祠部郎次允又次兖進膳部郎叔子充任成均歷二
千石五子覺入太學六子甦授光祿署丞中女字謝
用模文正孫也年十五與許偕中道殤女以烈殉冢
孫胤昌天下士也故嘗北面不佞今守天官尚書郎
凡諸子姓婚姻具在碑志祠部當室復以公傳屬道
昆作者則少師少傅少宰三公述之詳矣道昆不佞
惡能贅一辭往爲郎三家鼎立公獨恢然相度休休
有容並以文事受知惟公相視莫逆卒之遁及難老
三耋作朋要以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公聲實純粹
即有口者無後言借曰讓名名歸之矣利權亡論也
有莘以阿衡相罔以寵利居成功往公由啓勿而攝
端揆則阿衡事有莘不得專美矣

奚覺生傳

嘉靖中諸任子競豪舉必求醇厚爾雅者宜無若公
子元初吕文安公守諸生逆一品夫人夏是爲公子
母時王父見倍王母楊大夫人始踰耆丁亥母有身
王母夢王父與語吾兒當首舉子爲吾聞孫若第樹
之母子舍以也季秋二十有五日公子生王母擇有
乳者寢中與幼子同卧起既見之作命名曰元始知

方從母奉王母就京師養幼而好弄公目攝之此兒
跳梁且不類諸大父曰否君未睹神駒邪即不馴一
舉千里馴直將爲駑耳惡用跋跋母訓曰毋然亟折
節以安父母公子唯唯遂力學如成人從公之南雍
退食程業駸駸日益既冠公以調甫字之癸卯補縣
諸生再入試皆不偶初薛武進補督學公嘗以其負
氣爲疵薛嘸之無所發則以相門揶氏爲口實壬子
罷勿入場調甫遂弃博士家言去而脩古癸丑被
恩命任中書舍人自言元父以啓勿微勞賞延無似
元猶豚犬耳何敢饕　君父恩即異日無能自致青

雲祗讀父書以共子職公不可方命之謂何始拜命給事西内歲賜尚方衣公入直　禁中少出休沐調甫當戸凡將迎報謁率中節文暇則檢中秘書及先朝實錄以備顧問入奉王毋若毋務盡驩公得精白一心無内顧既奉使入楚冊封龍陽王德安王樊山王登太和山祝　天子壽次王毋壽次父毋壽玄君昭格金殿現五色光會倭入東南張甚胡督府故習調甫具文武材延之幕中受方略既底績督府將上調甫功調甫力謝之元以使事過父毋之邦寧詎敢冐行間賞餘姚故夾江而邑江以南未及城民居

故饒什佰江北相公移書所部亟城江南惡少焚公家材木千章格不用命公歎曰葵猶能衛其足吾獨不能爲州里衛邪屬調甫從諸鄉大夫上書得請而後從事調甫歸與役會從徐令相度而城之城成邑中始祠事公以報功德已未會試調甫充收掌試卷官先白同事十七大夫今日之事公事也毋執苛禮毋涉私交且甲辰有瑕咎在学卷元不足惜無寧玷諸名公諸大夫敬諾遂以次分卷無或參差毋房應中南卷若干北卷若干中卷若干揭定額于片牘中無或增減既畢事閒無人言再考中書主諸侯王符

冊書券　景王之國金冊悉出手書王毋弃世邸中相公哭踊昏瞀凡諸大事悉命調甫任之時　上遣大宗伯臨其喪　裕邸遣戚畹大金吾賜祭百司來吊皆調甫應門人言太夫人得調甫爲冢孫太公之夢有徵矣　上特賜告扶侍馳驛南還先發驛書所過毋庸祭奠舟至不艤厨傳悉以艇踐更津吏候人殆不知相公且至且行矣歸從呂繕部奉　命治太夫人喪遂攻形家言得兆龍山爲吉營葬賜金董相公悉出歲祿之美諸弟弗與聞公門人張直指按浙中由中書起即以同官傾心調甫片言無所借資

嘗抵白岳謁玄君胡督府遣王將軍護夫人喪歸葬時礦徒竊發出於潛王掩其羣坐刼輜重悉下之獄調甫白之直指釋無辜者三百人盖死者半之無及矣大事畢入掌中書乙丑歷九年考進祠部郎元配鄒累封孺人矣再使　冊封魯世子郤隗如封楚時則以父毋高年幸而康食假以一日之養不啻三公遂稱疾上書請得終養公出居郡則從之郡居邑則從之邑鶴鳴子和不求聲聞朝夕承驩餘二十年所公年八十　今上並遣所部存問於家調甫相公周旋亡不中禮既受公命卜兆得新湖之姜山奉公周

覽以爲宜奄𡨋堂皇隊表儀從旣周且澤其賁皆調
甫之自出諸弟亦弗與聞丙戌七夕毋捐桮棬調甫
遞絶遞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公歆泣曰毋亡父亦
旦夕耳汝於而毋孝矣而父身後將安主邪調甫遵
命茹哀乃始歠粥遺子僎基請　卹視秩典有加明
年相公以天年終則六月六日也調甫愈慟居後喪
踰前喪自以朞月而延二親不孝無死所矣季叔曰
事親三有禮而後孝子之身終生事居一焉祭葬皆
禮也調甫改慮以從季叔甯甯請　卹於朝祭葬贈
謚廕敘畢周九地庶幾無負其出入艱險則黃河覆

舟阜城遇寇皆有天幸　上遣行人開壙合葬己丑
元日禮成公生祠故在龍山末及舉祭抵所部下督
學議命有司春秋祠事有常復葬地祭田絜爲令旣
則公時在郡䢃山復構一祠于彼乎于此乎不可度
也矧可射也纂公年譜以志勿忘自卜地郡南官山
之陽以備封樹歲在寅卯郡縣舉鄉射禮遞逆調甫
爲介爲賓其行義具移督學書中列在惇史晚而聞
道有味乎列子之言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天地同歸于盡奚覺無一人自命曰奚覺生盖歌陶
而有得者也泰茅氏曰莊生善通物故能齊物不悅

生不惡死故能齊死生夫非獨覺也與哉夫人必大
夢而後大覺耳調甫公孫主器出入金馬門執節齊
楚之都周咨遠覽公在與在公歸與歸宣力公家先
後四紀視諸相舍朝爲市而夕爲虛栩栩翩翩成然
覺矣季年自適其適庶幾靖節其人儻然而遇鄭圃
公家城千古猶旦暮也或曰逢世之佳公子然乎哉

隱君子周有道傳

正嘉之際論道者各主齊盟東越則王文成南粵則
湛文簡瞠乎文成之後者爲鄒文莊高陵永豐則與
文簡相師友自道術旣裂專門者持兩端或主躬行

或求神解顧襲躬行者以貌襲神解者以言要以由
中百不得一即庭內不能無間況望門而瞰者乎鄙
人何知根于心之謂道合于一之謂道不以貌不以
言藉令嘐嘐爲狂踽踽爲狷茍以是心至庶幾跂及
於中行何以故由中故也潮有隱君子曰周乎先字
克道學士大夫高其義具稱有道云正德中舉粵高
第則趨函丈受業文簡之門于時及門者數十百人
倡明體認天理之學有道聞之若發矇也退而就高
陵呂仲木永豐呂汝德兩先生者揚搉之高陵嘗言
精一執中本日用常行之事原自平易祇人以爲難

有道應聲曰固然其知者易之其不知者難之耳高陵避席曰克道遠及此邪則爲文簡誦之文簡躍然而喜斯文未喪吾黨有人及文簡入貳秩宗有道從永豐送之千里有道瞿瞿然適也將罷計偕永豐謂其倍于中庸乃就高陵决筴高陵歎曰行藏猶饑飽耳吾自知之吾自筴之如以吾腹而度他人之心懼旣飽而強飯有道于是乎歸隱卜居桃谿則以毋蕭春秋高第白首子舍乃築善養堂以侍晨夕躬帥楊恭人奉毋歡築求志堂于西山聚徒講業跬步不出戶外竿牘不入公門考直方處士故祠事大宗有道

增葺之準家禮行宗法置田以贍聚食佐粢盛嘗與所善者姚世郁偕行姚及僮僕皆疫有道義不避難生死相依死則殯之歸其櫬洪直指垣按粵從文簡游有道出入與俱相悅滋甚伯子光陽應鄉試有道堅自閉不與通畢試失光陽直指謝不敏有道自謂非邪奚子終不以舐犢故干使者權歲壬寅有道艾矣寢疾且華聞鄰有哭聲力疾援筆爲詩待期而盡其詩曰日月有晦望草木有冬春榮枯理則然死以反吾真蜉蝣有旦暮吾年巳五旬但念生理順勿惡死爲隣即華補衣冠出正寢拜毋永訣毋幸無恙兒

從此辭顧命恭人婦在猶子在也悉出稗椸篋笥分給所親乃屛婦人得正而斃三子奉治命得兆西山光陽奔文簡乞銘其質行可槪見所部永郡縣博士諸生黨正里胥議奉有道入祀瞽宗人言有道通窮達一死生隱則眞隱儒則眞儒根極於心無庸言貌爲也借曰文簡之自出其殆青於藍乎海南歲侵島夷大入桃谿不保三子負毋而娶縣城舊廬爲墟有道手澤無餘燼矣其年毋即世伯壽亡仲光命季光鎬暨冢孫篤棐奉毋喪祔西山即文簡所志墓也三年喪畢季舉孝廉北面永豐執弟子禮永豐知故業

及于兵燹出一二遺草授之歸居無何篤棐以明經首舉相與校讐入梓纚纚乎入道之言及季對公車最天官考贈父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旣守順德最二千石贈父中憲大夫誥命洋洋奉敦高尚尋之勑曰抱道之士尋之　誥曰碩德名儒季由蜀郡歷監司叅知政事博學礪行具文武材居然君子之子矣司馬氏曰周之先居道州元公後也別祖曰梅叟守潮而家焉有道祖述元公則世類以也宋大儒猶五嶽元公其岱宗與南粵之學昉於陳盛于湛世之耳視者一爲玉一爲瑉顧文簡得有道爲徒是足以

大吾門矣昔仲尼登鮑叔於管仲直以薦賢居多即一匡之功視片言訕矣彼其伏鵠卵者必督雞也吾于文簡亦云

世叔十一府君傳

吾宗分門者三吾門爲上高祖而下宗曾大父伯鳴公曾大父而下宗世大父守仁公世大父生十一府君字文盛諱良榕盖繼別之宗是曰世叔次世大父者爲先大父以不孝貴贈侍中世大毋徐出路口蚤歲皆不宜子弘治甲子正月大父始舉先府君二月舉先叔十府君歲杪世大父舉十一府君一歲懸弧

者三三者皆人傑也吾家自曾大父以上率孝弟力田自大父亢賈始宗鹽筴世大父亦罷北賈與大父俱相與起甌括徙武林業駸駸起世大父則以中歲僅獨子宜蚤婚媒氏謂谿南吳翁女良第差少耳卜之上吉叔毋年十五而笄世叔出武林從世大父受賈世大父若吾大父目三子皆能賈吾兩人者盡歸休吾父叔喜事而張其息日削世叔獨操故業斷斷無他歲計有餘貲斧日益于時七穆並起世叔爲魁即不自用其長當大事能無懼巳亥海大溢没課鹽數十萬有奇諸賈以貲斧亡皆號泣世叔自若或叩之則曰天災流行亡于此則獲于彼乃今上游之賈三倍矣所得倍于所亡既而果然諸賈大服邊商故慣伎率自逞齕南人脫有違言南人爭辟易世叔列邊商不法狀言之御史臺比出臺門羣黨攘臂以當世叔世叔大呼臺垣之右御史遣胥徒逮之既而同曹擁大衆赴市中邊商乃負世叔他日遇之道皆避道左脩故讎丙午曹御史忭按部中當掣期檄周山人監衡石駔儈醵諸賈三百金陰行覰事覺周急自解而首于曹覩者以醵金爲差列世叔名居首曹捕之急世叔亡既亡諸父皆檄連徑挺身入圜土如坐

名即主則榕在諸兄弟無辜如坐所由則榕亦無罪曹故鷙捕者卒九死一生會以奔喪行代者爲鄢御史先屬袁司理按其事罪在醵者三覩者五要之其投有郤山陰居二焉鄢以爲然世叔得免及冡子道聣受賈視世叔愈工不策而居贏得過倍世叔則以大司農歲入淮奉什二浙奉百二浙僅當淮之仂故今上賈淮若第徙業于斯而翁從此歸矣歸則治田宅浚陂池卜堪輿樹丘墓里有常征則先發邑有大役則先受工工作紛起則神愈王氣愈充暇則塊然如坐嘉石日召縫人一使司門梓人一使治木雅

言古人以宴安爲鴆毒固非虛言吾聞丁丁斧聲如
奏椌楬祝敔藉茀令墻面蔺其無人則惟恐臥犬子
道𤵸爲郡諸生尋入太學爲園十畝蒔花木百章世
叔怒持斧斷其榲何物狂且干吾家法冡子奉詔例
以貲授条軍世叔叱之寧詎輕千乘之業而博一椽
先是道昆東游學禮世叔乃賫䥴脩既通籍數歸寧
每從世叔論事世叔笑曰兄子不解事僅持文墨得
官椎直少文盖其天性顧其中長者故閭里鄉黨多
歸之老嬰末疾必扶掖而後行曳杖蹀躞出入無倦
巳卯十月喪吾叔十府君十二月悉世叔辛巳八月

悉先府君盖父黨二十餘曹三府君皆以甲子降三
壽於是乎作朋矣二子將舉世叔喪既屬道昆志墓
門之石卜期不得姑緩之孫一濛謂伯父方討宗盟
請爲大父立傳竊惟世大父修八尺昂昂若梁木高
十仞而無枝目光如隼鼻如狻猊敦朴葆真盖葛天
氏之民也世叔狼胡虎視彊幹而聲揚即悃愊無華
猶之乎三代直道之遺民也冡子貌不若祖禰而心
計過之殆今雍梁宣曲之民耳顧世叔倍世大父之
業三冡子倍世叔之業七無亦受命於天而已豈惟
受命於形哉揆之天時世大父其始復也長日至矣
世叔其春乎冡子其夏乎一爲蟠根一爲本實一爲
枝葉其所由來者漸矣概諸父作子述世叔其無憂
乎

再從叔十六府君傳

諸父二十有一人皆七穆之自出王叔父守中公三
息子長三府君次七府君皆吾伯父叔居季是爲十
六府君叔諱良權文時字也王叔父從余王父賈鹽
筴由甄括徙武林王叔父歸老于家三府君居中握
算七府君居三衢職交易十六府君由海之江之衢
之歛職轉輸時世父十一府君席故饒業滋起是三

府君者以材力勝駢肩及之時王叔父倡五宗新路
寢私治賓舍一子舍三凡百供需不徵而集克家有
子其力居多要以伯氏沉潛發必中的季氏善心計
固無它腸叔齒居卑嚴事先司馬先司馬謂叔如其
豁達大度弟不如兄如其與時逐得萬貨之情兄不
如弟少相與習技擊先司馬冠軍叔歸而與從弟有
違言不相下叔且擐衣從之矣從弟白先司馬狀先
司馬善言平之陰讓叔曰吾故以若爲虛舟如之何
觸石而輕嘗之也叔謝不敏由是愈益恂恂王叔毋
蔣棄梧棬諸毋各持家秉時巫覡爲政諸子女時以

口腹爲殃神降輒命沙門修佛事入歛鹽價悉橐之家遞遺一老蒼頭負笥如漁者括常山如外府諸掌計亡敢誰何頃之喪伯氏武林叔代轉轂毋錢浸削羸得歲減有差而鼎足三分其費滋溢叔傷伯氏之不憖也内政之多門也漏卮不可取盈昃日不可復振也每操書計則瞪目躹躹遂投筆而深自傷吾力竭矣先是三府君即世内有煩言屬余居間諭以大義伯故長者無寧以苛細毛舉之至是諸子姓㕘㕘亦以歲會來討叔無以應屬余居間余察叔重爲邪無所問語其出入參若一語其功則季孟同叔聞而

有概于心兄子得我矣我之自我惟所命之不爲厚利而牟寧務苟得不爲名高而矯寧居下流飾巾待期則吾事也卒年五十有二爲嘉靖庚申叔毋程出臨河乃今八十有一毋黨之上壽也余雅言三府君有長者行後世不啻七㟴天道果無知乎莫之致詰叔六舉子視吾黨最蕃長道照次道原次道敏亦在魯衛之間次道顯儒而殀次道晉次道弘六位正而龍興其五且夾輔之矣仁者有後故難爲前借曰無知奭于孟而徵于季說言乎兌六子乃周則西成之卦也多男子則多累殆非伊耆氏之言華封人無庸辨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許本善傳

嘉靖中歙人許穀上十三策先謁守令言疆事所尤急者三歙附郡不城此國初制也頃島夷入浙列邑悉城歙雖巖居其東略相唇齒且括徒盜金穴蟻聚遂安即有不虞非城不守乃今百里子來以奉百姓力足舉贏上兵伐謀請亟城歙歙連六郡矜保界以壯金湯惟中丞直指歲周巡郡縣畫地而治雖在甸

服請置監司分部之歲久承平尺籍皆不為賴徒餉丁夫以代受甲率不教而弃之請置材官訓一旅以備緩急越在草莽願為肉食者謀守令心壯之格不達歲乙卯倭突越圍西奔時太守陶公代朱公聞警未發寇潛入界始徵眾登陴四顧城下無周隍民居或傳諸堞朱下令亟夷版屋毋延火攻穀宣言曰寇或薄城吾嬰城以守凡吾矢石所及內外皆為吾藩效死而與民守之古之道也智不及此未距守而先毀夷脫有漏師示弱已甚陶公謂善地利不如人和東門當虜之衝且近縣闤闠視城內等若能為我守東門乎穀奮身應曰能則擐短後操長兵先登以為民望朱目攝之曰壯士是嘗以三策干縣官適未用其言以至於此寇深入乃遂五門吏令以安車奉老母躬挾圖籍呼東門穀堅閉如故今日之事軍事也即君命有所不受何有令君穀智不逮挈瓶守不假罷令望門頓足曰君以吾不令也者而弃之吾無憾有母且老奴則何辜穀曰自列邑以首鼠敗謀寇至不知所備彼其所虔劉者係累者夫非盡人之母邪藉第令城成太母有安宅矣令仰天而誓曰吾悔不用君言所不亟城者有如日穀乃啓門內令跳踣而

謝無謀穀盛軍容畫旌旗夜火鼓踐更者以期至失期有誅寇五十三人聞先聲而退二舍乃由間道出死陵薄秣陵而東京邑騷動陶朱二公舉酒相勞令始堅議歙城度地鳩工必得是夫為植會行部以例授章服令得假穀便宜則予一騎出入郊關二胥持白挺前諸不用命者受杖穀曰此吾父母國不任者非夫經始議裁既議版築既議塼埴延袤若干里睥睨若干堵亭障若干所計費城旦若干緡令握算覆之不爽尺寸既告成事折節歸田先是父處士引年各以千金授三息子伯禾用積著傾郡仲即穀字本

耆生而豐下魁然丈夫少以技擊豪即壯碩益輕捷
挺一劒作盤旋舞睨者莫得其瑕馬上橫槊絕塵而
奔挽五石弓無不中命人言乃公便便耳夫非戰勝
而肥者邪伯風仲曰吾汝起田間汝不問家人產吾
稼汝猶聊足以供春秋因自命曰春田而命仲曰秋
田日幾幾望其穫矣處士者舉季子穉伯兄命之儒
仲負不羈且格猛噬嘗被酒臥嶺北虎以食犬後至
枕其脛而覺之起而熟視曰彼無忮心秉臥殺之不
武遂舍之去人以為神比入少年場則比竹投壺謳
歌蹴踘無不中節雅言隆準公大度彼儒冠安足溺

哉故薄為儒及謝縣大夫黜訓詁而理章句乃更為
文公小學故不襲陳言行吟里中壹稟于自適將服
賈資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販繒航海而賈島中贏得
百倍舟薄浯嶼羣盜悉掠之伯再予千金就近市賈
適歲凶民有殍悉發窖粟以賑嗸嗸伯三予千金無
德色仲乃擇地而賈賈就李之皁林仲始至諸三老
豪傑爭以牛酒勞之仲遞酬百觚會暑甚以厥暴炙
其年庚午當鶉火中其生與余同年同月同旬先余
五日耳行年未艾乃即首丘惜也仲從磐溪方處士
受室初不宜子乃進吳姬嫡子三長景曉以掾吏待

除無祿即世次景曙更名師古故籍郡諸生頃投筆
而錄塞上功封十萬戶揔舟師浯嶼獲盜艘海外面
縛百人掠仲舟者若而人不則其子或其黨也自言
太公假手於當戶子敢不伏辜既自浯嶼徙中平則
故鄉也讀父書舉遺筴儼若于其身親見之次景章
行五庶子景星行二為世父後主太子詹事簿次景
晟行四次景晨行六嫡庶遞舉闇若一以文武顯者
各一人大岳之胤居東門稱閭右者首東門氏相公
為仲諸父伯仲皆嚴事之仲小饒供具相及庖廩及
舉內史第一與計偕仲奉一縉為取酒資業已垂橐

相公得之甚視伯有加師古自言不自意食先人之
報于大父行二子始有今日仲即豪舉出入不倍于
人倫少伯十餘年父視伯長季二十餘年子視季斯
其以孝為友不亦恂恂長者哉比閭里質成片言立
解務倜儻矜已諾翩翩古國士風即當阨即歸真適
有神明之應舟下浙江覆相屬者十有八仲施施自
若若有神人維舟而濟通莊其沒皁林居人尸祝之
以主土地應若祈嚮迄今春火不衰生為俠士歿為
明神仲庶幾矣司馬氏曰劇孟匹夫條侯得之如得
一敵國俠矣哉然以俠終則偏師也本善以布衣畫

策抑孰知其雌雄及三策畢行功見言信卒之引身而退一龍一蛇老氏有言不欲珞珞如玉碌碌如石則本善其人乎師古具文武材職在旗鼓軍志有進無退師古勉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吾將以是爲教父

儒俠傳

昔韓非子排儒擊俠史遷述之余竊討其不然無寧舉一廢百文則苛細文而有緯則閎儒武則彊梁武而有經則節俠二者盖相爲用何可廢哉余發跡郡諸生習同學方在宥及家食因在宥三丈夫子善方

景真景真結余仲氏爲肺腑親其人長者故嘗執博士業去而治四詩攻六書即修幹魁梧冠不危帶不博王父由聯墅遷巖鎮依近屬居焉父幼而瘠不能問家人產景真年踰舞象出儒入商問父故貲則世父董出入幾盡矣父收餘燼將改圖慮景真少年或生得失則橐以授家監福歲取息供需景真脫婦裝益之賈齊魯毋汪故爲富翁婦齎用紛華浸久不鮮居嘗怏怏景真攖婦之腴以鷹毋毋傷毋心福載木棉二艘艤三河口會　上命開留河通運道截舟行一夕暴漲滔天數千艘皆葬魚腹俯仰相顧脫粟不饜在宥故多景真此九方之國馬也乃召景真主鹽筴厚稽之景真雅以然諾重諸交游喜任俠汪子木五世祖墓矣其妣媵也藁葬累百年適子孫力持之不得合葬子木憤無所發仰天而呼所不祔者非夫第求劒俠以佐吾事景真撫其背曰無已甚此可以禮法爭也即三尺劒無所用之幸而聽吾則三寸舌足矣歸而伸大義諭諸適子孫陰卜吉期率諸力作一夕爲之合葬即子木不知也諸適子孫皆以爲義舉無間言鰥者程其章春秋二十有四景真具三十金爲采逆胡氏女室之後程負三百金募舟濟上三

盃附舟東下次清河寓毒毒諸同舟席捲而遁既覺將自沈舟人言景舟故急君近在瓜渚比至則解衣衣之胠篋賙之于時景真以詘爲羸且垂橐矣頃以河舟之厄父四息則叔季未婚父與子壻汪孝廉籌之乃今惟新故二舍耳四子則已婚未婚各爲耦閹分之顧在巖鎮者新居爲肥故聯墅爲廢業即已婚者得巖鎮則助叔季納禽或未婚者得之無庸助矣景真乃得廢業卒助二弟婚即仲故以婚貸于鄰卒代歸責景真在事烝烝然厚于人倫義激則響應之無所恡胥命鉛槧將爲名高在宥日討而訓之若貫

人子耳良賈競競壘守毋耽曲蓺毋眤廣交景真不用其言心隱隱有卻遂削歲將禮意少衰夷醜不平將扶義以要其復景真不可無寧居其薄負伯疇昔之知從頌而辭結社如褉稱聲詩作書契傾其曹客言以景真之材朝發夕至足當千乘之客寧事刀錐景真謝曰伯固以此詬巖耕寧詎甚而懟伯且父毋在不敢以不肖之身徇人既終毋喪北游臨清之滸市遇文學吳寵時國子嘉詛介文學而見景真退語文學曰甠然丈夫得時即駕文學曰善顧馭之者何如人浸假可當孫陽慎毋失斯人也肅之張秋奉千

金爲壽居三歲察其俗故偷悉收毋子錢畢歸國子文學問之故巖耕安敢屣千金此中市猾恣睢商賈輳至賈平則息滋薄姦藪則禍易生無令它日傷吾子之明且得過國子國子避席君固薄此邪嘉詛將傾橐授君君主長蘆鹽筴此其羔雁耳景真高其義且持兩端汪氏姊執景真衣泣俱下吾弟吾家柱石安事遠遊在宥亦固留之俯首陳謝亦景真棄伯伯固未嘗薄景真留無行復屬掌計及在宥即世諸子三分之景真故在荆州將以賈茶入蜀資斧董董聞者爭附之輋二千緡一日至時二弟碌碌人下召之

與俱歲在龍蛇贏得過當景真歸利浸減人人生心既而入穿窬降熒惑什五歸亡何有之鄉景真長太息曰昔魯仲連脩安平君政坐此耳遂奮身入蜀恢復乃歸景真故豁達自如知人善任博徒莱宗魯小有材首事以宗魯先卒得其力其後用程宗敏躁而跳嘗構惡少相仇故焚積著千金以上景真無所問愈益任之既又焚者踰三千難猶未已授館則沙市顯者有司坐償屋價三百金遂下士師人言從此得而甘心矣景真陰授方略令藉景真名貸而償之聞者呶呶有是哉其迂也景真深自念曰昔秦穆再免

孟明而霸孟明三報秦穆而伸使余不遇伯氏若國子君賢於宗敏僅五十步耳荆州西度河出沙市故老方鎰方鎡爲橋曰白雲橋旁築一庵曰白雲庵盖景真大父行也歲久而圮景真獨力更新及張太守奉命疏河削方氏署名攘爲公績太守去郡居民請復之景真笑曰利在橋不在名且橋在名亡則亦未嘗不利橋亡則利俱亡矣焉用名衆舉手加額曰此長者之言也荆州俗有小神能爲淫蠱抗之則縱火輕則揚沙盖夔魈族也方氏僦舍故覆陶爲屋尸祝之一或不虔燔其室吳子甲代至奉如初神以蜡月

當生辰比屋鷹白雞鶩灑血以祀巫以竹卜得勝乇乃行景真以爲矯誣端坐自若比中夜不得乇祈者百端巫曰無將以新客不拜留行乃得兆衆讙景真拜景真命之曰吾一拜而兆則有神拜下果然衆皆咋指景真誓之曰今而後神無虐吾家祀事有常否則淫昏吾滅而祀由是而神不擾事聞新都在宥謂曰能敬之不若能遠之景真再至荆州移文神所遷于白雲庵之隙地遂絕響無聞巖鎮面水之居從兄弟受直而歸者半季以反目去之蜀將求他婿季婦銜之無所歸咎將釋憾于家婦梱內多惡聲景真歎

曰吾過也用婦言而戕手足無不祥大焉比中居室兩楹兄弟具在故嘗請命司馬署曰有方違言起于閨帷非禮也吾謹避之耳遂卜中市治一室余更署曰立庭避舍而居即長舌無所頰矣季不受命將漁色平康法言不從長傲自遂乃載重逃匿招之不歸召者詰之則曰必欲相見毋討故貫毋問今贏乃可景真敬諾第召之來吾故無以爲家視在原猶在四體乃今幸有託矣詎恐鬩墻季信之歸而蒲伏謝過嘗言禮之于人大矣趨庭之教于是乎皇皇遂以三禮授長子斗符是爲仲氏甥也泰茅氏曰謂景真儒宜非游夏謂景真俠宜非原嘗要之質有其文儒行彰而儒名掩矣乃若遇有無急緩急解紛排難無論戚疏槪諸中庸不越乎規矩準繩之外此之爲俠春秋所難由今以談謂之儒謂之俠可也謂之非儒謂之非俠可也謂之儒非儒俠非俠亦可也胡然而儒也胡然而俠也韓非子將焉傅之

聶少翁傳

聶氏望清江自漢丹陽太守始其功德著邦國洽幽明自漢迄今廟食勿絕子姓之英六七作世濟其靈或爲王或爲王太子皆既歿而封者也具在祀典比

屋社而稷之唐宋之交徙歙而真人出入主北面賜號逍遥太師鍊師紹元則諸孫也其終始靈異具余傳中少翁生清江盖玉笥之冑也曾大父庭脩儒行息子五長公播歷太僕丞太僕舉獨子時籍太學少不宜子太僕三禱茅山夢茅君賜一嬰兒是當而尸歸而少翁乃降與夢符既孤弱不勝警葦近屬多子直以其卵也者而碬之少翁則以祖禰皆慕長生厭有世德浸假不死之藥可得庶幾乎骨可肉死可生即骨立而死爲嗲吾知免矣乃分遣家監詣名山求異人居數年至者皆亡驗太學故得通微顯化真人

像少翁虔奉之齋中冬日一中歳士皂帽布衣踞石當門有飢寒色少翁肅之入居齋居煬之爐擁之緼且奉湯沐進机羞居浹辰得分遣求仙狀乃探囊出靈藥一七餌少翁無何膚革充盈神髮騣王矣少翁奉百金爲壽麾而屬舍人子悉製衣履散諸黃冠居三年有嚴無怠乃始抉五氣之精撮三元之要屬耳而授少翁戒以勿狥匪人勿泄天寶由此遇合當在都門時方士恣睢負乗致寇毋縻好爵人禍從之吾從此往矣既去異香滿室踰月不衰諸長老言此儻然來耳若幸無恙弟亟以貲爲郎少翁乃待命大農

將受業函丈會有　詔開武英殿試中書諸當路率推轂少翁籍名待次既遇先師都市申嚮者言若在尚方幸一染指足矣無寧望君之腹後將噬臍時陶秉一顧秩宗親近用事乃索少翁方藥進之齋宮且曰縞帶何爲君不靳玉而玉至矣少翁力謝不可藉令亡驗且干文成之誅師又言此中有至人二少翁遇之白雲觀一曰顚中一曰全陽全陽乃授刀圭發最上一乗之秘授畢申戒如初少翁則以古之大隱居朝吾其爲環中隱遂藉奉使歷嵩華取道漢中聞邢縣故有王母祠去縣三舍皆鳥道乃挾僕夫往始望險絶不容足至則陂陁可登日昃抵古祠一叟黃冠端坐少翁稽首始進而與之言此玄君師謂毋祠非王母也少翁膝席問道叟咲曰汝出仙胤汝師通微顯化真人爲余石交故不避君耳口授真訣直指天元悉發石函無復餘藴授畢申戒如初乃爵以黃精瀋一升令僕夫削竹籖引庭柯各得一缶黎明乃別辨色入鄖居人謂信宿何留僅一夕耳詰朝再至率履皆巉巖一菴頽然惟魁父之石離立舉首則墨書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末署玄玄師書方外聞陽子以日者游日鬻卜數百錢輒賙不

給少翁遇之代岳師事之師曰君既得師且得道吾祖素王二十八世孫也未嘗以道名吾友西蜀郁真人名守一號蘆菴其人受訣上仙足以發君多聞之所未逮吾悉授君矣申戒愈益諄諄既由北岳出燕關自削仕籍會司城籍紀寺人宅得通微顯化真人像其應甚奇其上有　英廟御書少翁始辨真人賜號玄玄師所友即先師也因佩師訓卜居通都以求藥品以固形骸從而周游求侶結侶求貲乃自王侯卿相以及旿隷緇黃靡所不親自燕代幽并趙魏秦晉齊梁荆楚吳越甌閩百粤三川靡所不至至則懸

壺市藥一粒一緡遇其顓者倍之顓而有急者又倍客言疇昔散千金者其冉胡為乎以一匕而競錐刀少翁咲曰吾無他技非此吾何以糊其口於四方吾不貳價要之託此名以玩世不啻陸沉手起千人貧乏無所索嘗試諸臧獲或耄而孺或禿而髮京師嘗劑一比丘尼授里婦胎舉一赤子生三月而少翁至輒揚聲呼少翁其家異之少令出家歸翊教寺星四周無所遇將倦游則以太嶽太和山學道者之淵藪也乃購地元君殿左築室八楹範金為玄君像一尊四將咸具各高七尺屬住持周進禮供奉之居七年供

諸方外往來者以億萬計嘗坐自然菴落室室中奉純陽真人俄一異人入室中鬚一莖下垂及趾少翁跽而問道異人長太息曰知之非難行之為難又問曰惟天無親親于有德凡三問異人盱衡詔曰子故有三耳即七竅已得六通特未達一間吾當一吷顧子之先師為政無所事吾吾特舉其全耳授畢申戒如初問姓名乃指室中像少翁九頓首不知所之太僕故丞滁樂滁有佳山水小築烏衣巷少翁當室拓而大之更築二區一為仙史館一為灌木園中園立真人祠祠逍遥公也左為黃庭舍右為驪珠室水月亭祠後為梅雪樓則太僕有夙徵矣館授二子亦中分之長曰多聞居錢居仲曰升聞居鏊居當是時舉孫民莊民至民立民玉凡四少翁自言吾以獨子將受蠶幸遇至人而生乃今子姓林林即不仙為不死矣少翁三入歙主函中拜真人祠復蜀源墓屬余討舊史氏為之立傳主碑墓既封且為之立碣往余禮少翁于白嶽意其年僅及彊既相與抵掌而論 先朝則先余詣 闕下者十年矣即行年七十以上不啻也少翁自言閱人多矣視余乃始莫逆於心余先世亦出神明門戶之盛有若秦晉顧雲門玉笥之間

二三代起越國寥寥千載闃乎其未有聞先司馬負出世之資卒老人間世余小子少未聞道中年而學無生楊氏多岐漫無適主以是而希至道猶之以蚉負山要之惟余小子獨知少翁故為少翁立傳

共程傳

在謚法執事堅固曰共共姜之所為共其節固矣厥有從一不貳以苦節特聞歷二千年而有共程則吾宗王毋行也程出忠壯公後王槐塘新都世家則二姓為秦晉共程曾大父善吾大父皆贈侍郎父曰嗣恩受室貞白里吾宗自時揚公遷巖鎮至恂公義甚

高貲槃合以居貧宗務振人之急事聞所部書棹楔
表其閭恂子良玠以末疾癇終身家乃不造息子二
伯鉁仲欽伯子逆共程獨當戶共程謂君家故受賈
非賈何以治生遂解橐中裝佐伯子賈伯子曰善就
近而賈海陽驟致千金者三稱良賈矣既復以貲劑
出入徙宛陵居數載一再倍之庶幾纂乃祖服無何
而瘵亟歸就醫共程爲之贖湯藥禱神祇心力既殫
幸保勿藥仲子代賈則與土著有違言釋業竟歸白
家大人趣伯亟出會天寒大雨雪至拒嶺不能前乃
杖枯竹測雪淺深踸踔而進中道疾復作至宛陵浸
深力疾而理歲會月要勞益甚自顧無起色輿疾而
歸共程爲之贖湯藥禱神祇不遺餘力姑入間者因
而生心凡諸伯子所需什不得一伯子怏怏彊顏觧
之越三年而伯子亡共程年二十有七二女呱呱耳
逝將繫組以殉黃泉門內外親曲諭百端卒不應會
毋鄭來唁涕泣而告之曰良人見倍且無遺孤即自
經亦若敖氏之鬼耳雖有內郤毋亂大謀異日者而
叔再索得男其一可爲良人後良人無子而有子血
食在焉視匹婦之諒徑庭矣共程唯唯大事乃襄日
閉閤擁二女雞㷨沐之凡百無所預姑主先入庭內

勃谿繼以惡聲殆不絕口而祀如綫絕矣恤緯何爲
共程不渝則殺其衣食不渝則毀其器用又不渝則
踐躪其房皇共程度且不容乃因毋黨而告諸宗長
老諸宗長老讓舅若非伯子無以爲家顧茲中輿唯
伯子力不幸中道即世骨肉未寒忍逼而婦婦他人
吾宗安用彼舅亦爲之扼腕謝不及知于是諸宗長
老主盟爲舅晝㷭面命仲子爲約約以六百緡爲嫠
毋女貲歲以子錢六之二給嫠爲二女存其餘以待
嫁署赫蹏二一授仲子一授共程共程賴是少安則
以舅在及仲舉二子共程復籍毋黨及諸宗長老請
于舅立仲次子一深以後良人里婦以其私問曰之
人也善忘疇子其子共程則曰未亡人可須臾無死
者爲良人世祀謀終不以釋憾故而弱良人此吾始
願也舅既沒共程一女殤姑詩如初復逼之嫁共程
誓自决諸宗長老同伐其謀歲給之貲臧舅什八九
息女既字如約請治裝資仲子徉應之卒不予共程
悉出伯子故橐僅成禮而行既爲嗣子一深納吳氏
婦舅遺家人產固當中分仲操利權給嫠之外無奇
羨一深吶吶事共程不啻所生比居庭姑婦由由安
也諸宗長老又言共程備嘗險阻艱難顧知大體猶

公義屋圮矣伯子將葺之而未遑旣水復僾圮益甚共程歎曰嘻自我而失良人心不義遂脫簪珥以倡近屬得二十緡是舉也堂構爲重刀布爲輕即丈夫難矣申包胥之言曰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處士以伯子與伯子以代仲子夭使共程無從須而死乃竟不天卒奉毋氏言將有待也及不得于姑氏即九折其無如舅奪公議孤寡僅存巳復中渝天未定耳乃若不侜宿怨慨然立仲子之子而後之即哲婦或有褊心宜不及此乃今有子有婦相忘于毋子姑婦之間天道昭昭乆而後定非人力也不佞將爲近屬

譜故立傳而載之

叢睦汪毋吳孺人傳

不佞道昆受命諸宗長老爲近屬譜凡諸內則皆得與聞叢睦出士明公鼎足而分若屈昭景大叔父以從事直　殿其名學忠受室谿南則吳孺人也歲壬辰秋八月幾望孺人以天年終女史布狀以告司書槪舉其聖善將載諸宗祏孺人毋儀婦順悉備大者無如賡胤以昌吾宗其始結縭年僅十五居七年所舉一女而殤自以孱然若將不勝懼不宜子越國之宗祀重矣無寧以一人故而閼之于是遞進如孺人者二人梱以內雍雍如也居有頃張姬一再索皆得男一索得女王姬再索皆女孺人率乳哺之襁褓之食之教之既而納冢婦黃介婦佘佘倍二子以唐繼長女歸吳太學繼芝無祿蚤世次女歸許舍人立功是爲執政少傅公子季女歸吳太學夷仲是爲佘內兄子孺人視二子則子二婦則婦二孫則孫三女則女三甥則甥若子若婦若孫若女若甥恃孺人毋之不啻其所自出鳲鳩之愛本之乎壹心孺人是巳人言吾宗有造則孺人昌阜之長子一鵬以國子入鴻臚署次子一鸞籍郡諸生和氣致祥內德茂矣女史

又言孺人始饋特豚即奉姑湯藥姑目召新婦亟進屏諸御人比執姑喪易不勝戚遇舅內嬖下姑一等遇伯姒無違言伯氏故受博士詩中道而殞孺人柎二子長矣則以盂當戶季習博士家言命之曰伯考數奇所不足者非力學也孺子將瞑尒大父于九地勉矣勿忘季及師門授幣授脩授庖授廩夜讀則命𤇆膏烹茗遞進飢授糈寒授爐季婦佘亡孺人代撫二息子有加愛里中素封相望從事公故饒孺人不居其嬴其自奉觳矣褻服猶衣大布從事公請易以繒則謝曰吾不干其躬之羙而美吾衣是殆斷梱衣

繡者耳吾將令後世師吾儉也寧詎作法于奢至若賓客往來鄉隣緩急即家丈人為政孺人率自庭內辨應之黃氏姑故大家業中落析而獨爨孺人逆之旁舍衣食之終其身且撫其孫為之納婦里有程媼癸而貧孺人閔焉恤之遂依孺人以老及疾幾殆飾巾待期豫以倉箱扃鑰歸從事公啓而視之井井各以其所迄于永訣訓季以正言吾方待孺子而大吾門今不逮矣人子之所夙夜無忝尓所生乎而化翼而飛生之屬也異日者决扶搖而上庶幾乎無忝哉而毋瞑矣司馬氏曰吾宗出潁川文王周公之後也

周南始關雎而亂麟趾褒然而首國風成周有道之長由內治始螽斯樛木壹稟于閨門顧太姒之百斯男本支具在孺人諸子女皆庶也屬之毛離之裏不亦烝烝乎厚哉少傳公以詩起家深于詩者也素車而出臨孺人喪聞余言而頷之司馬氏是可與言詩矣

太函集卷之四十

太函集卷之四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行狀九首

明奉直大夫東津鮑公行狀

丙辰夏五月壬午東津鮑公以天年終諸子將奉公喪待吉於竹圃之北屬余載公質行之可書者將謁良史圖不朽之事焉公名晃字惟曕歙棠樾人也諸鮑棠樾最鉅其先世載國史中在宋其遷祖紹一府君剖田百畝入靈康院守者至今祠事之元處士竹圃先生其後也處士散金募士捍鄉人之難死之至

公曾大父庭亨公大父存脩公家世誦義以雍睦顯贈大夫誠菴公為存脩公中子昏太宜人謝氏以成化辛丑冬十一月生公公能言輒斂給如響善記誦贈大夫賈淮洛公以童子從淮洛人乃大奇之相語曰鮑家兒必大其門丈人惡用賈公遂脩俎豆之業受毛詩及成人慷慨持大體會豪沒其先世墓公首事爭之客目攝公布衣其柰豪何公勃然曰直以身抵之耳事聞豪斂手還故地弘治正德間公兩以民間秀異應郷舉補縣文學諸生公傲儻敢言嘗請罷築城禁遏糴均租庸諸便宜事有司嚴重之即公數

奇其聲名籍甚及門之士無慮數十百人　今上七
年公舉於鄉凡三上春官不第十四年公待命吏部
謝太史胥知公力沮之曰子負千里材柰何局趣轅
下公泣下謝曰晃父在春秋且八十矣顧猶然孺望
謂親不逮何　上優其材拜晉寧州太守公趣歸爲
贈大夫壽明年入滇公以無害得民和吏治日起閫
帥王守中被逮公力出之十八寨吏目牛其酖死公
發其奸狀徼江令與學官子弟有郤監司使公居其
間公至數言而解居四年晉寧大治御史大夫若部
使者行縣以爲能乃交薦公公方上程書壽奔贈大

夫喪去既祥公以課最進奉直大夫贈父毋視奉直
法遂補建水州無何改福建市舶司提舉公往來道
晉寧故父老皆扶杖郊迎願少須臾無去州大夫張
君坐公東鄉受成焉及入閩亭市法約束駔儈島夷
懷之上官方引用公公以疾致仕去比還田里視故
業無所增齎用堇堇耳居常從宗人長老爲樂暇則
胠篋讀書其季年所著有東津漫稿公不問家屬伯
子良守持家秉仲晉守季可守籍名博士舍中即遇
諸子有恩然不少貸嘗手書于庭示以砥行立名爲
務諸子奉命惟謹父黨推轂之及公疾革諸子問所

欲言公瞿然曰吾起身草野一命而爲大夫即無所
建明然猶不失爲廉吏而等第操本業無忝爾所生
足吾願矣公少年不得志旦夕備甘毳必當父毋心
太宜人有少女甚幸之及其有家公爲之治具過盛
太宜人意甚得公叔世衡公無子公父事之其養與
饗視贈大夫等蓋力行孝弟出入不倍于人倫故能
盡職無缺以令名終非苟而已也公昏程宜人舉伯
子繼汪宜人舉仲若季長婦許氏次鄭氏次胡氏長
女歸太學生汪尚序次歸潭濵黄山奇孫男五恩光
恩典恩宣恩寰恩寬孫女二尚幼其在婚姻皆邑中

著姓於法得書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先生
吳公行狀

隆慶三年春二月甲子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
先生卒于家春秋五十六耳諸子將奉大事屬余小
子布狀行且謁張相君殷宗伯爲碑爲銘昔在南宫
三人皆出先生門下即余小子無能爲役其何敢辭
先生諱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姓吳氏其先自淮海扈
宋南渡居孝豐明興先生六世諸祖並顯其一歷通
政司叅政其一守萊州至大父吏部公家大起　吏部公

二子並登進士長公𡺸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使
以親老乞歸次公龍由吏部郎中歷叅政吏部公賜
爵如子配張氏封宜人當是時門戶赫然盛矣宜人
夢天女授美子曰帝畀汝孫於是冢婦方恭人有身
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舉子宜人昔夢庭下立柱石
千仞上屬于天長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
立則以爲貴徵也因命名竒之先生頎而莊英氣勃
勃始就外傅日誦數千言始勝冠輙起民間首諸生
籍嘉靖丁酉鄉試先生以執禮舉第五人明年舉進
士除江陰縣令操法得民會沙賊僭號反崇明與縣

夾江相距縣故無城郭先生躬率甲士謹備之賊無
敢犯江陰完境內三載應　召得刑部尚書郎先生
明習法家主部尚書奏讞　詔定問刑條例部尚書
舉以屬吳郎於是吳郎具槀部尚書籍上之大稱
旨著爲憲令庚戌虜大入　詔收兵部尚書坐吏議
輕連議者吳郎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重發
耳不聽然廷中獨多吳郎慮囚江西囚得從末減者
萬五百仇者侵徐滚毋塚滚殺之先生當曰滚以毋
故殺人且侵塚在辟滚得免劉福德譲里媪子不孝
里媪子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媪子先生當曰誅不

孝奈何與不孝子等死邪從輕議釋之朞月而徧部
中法無不當旣歸省居大父及父母喪泣血三年目
幾眇喪畢補駕部尋轉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先生
下車操功令唯謹謁闕里徘徊洙泗鄒嶧之間檄孔
顏孟三氏教授司定約法勒石學合宣言曰建首善
請自三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
左右文行無不當于人心追祀名宦鄉賢表章節義
齊魯之士烝烝鄉風居五年進湖廣布政司右叅政
尋進江西按察司按察使已復拜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貴州言者謂三省並建撫臣請罷督府廷議

貴州當楚蜀之會今巡撫具文武材其以川東湖北
轄貴州罷督府便先生上便宜五事　上納之貴州
半雜夷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校偵
察之嚴踐更懸賞格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
若干人保界分區界內有犯坐夷長於是諸夷無敢
竊發道乃通夷酋楊珂仇其叔進雄據六洞先生則
以進雄故立珂爲後後有子欲殺珂諸夷將釋憾於
進雄無所發珂急率憾者距進雄歷十有七年當事
者議未決乃授有司方畧責珂降珂乃面縛伏辜待
以不死事上　詔賜白金文綺論功有差於是先生

部署諸夷法不軌者時王世麒叛清浪宋廷武宋鵬宋鸞叛草唐王阿利等叛平伐先生奏曰世麒祖父逆節父漏天誅乃今濟惡不悛亟誅世麒以正國法諸宋由爭襲起黔蜀觀望三十餘年出其不意急縛之一旅足矣平伐負固為虐可襲而禽於是斬世麒捕廷武鵬鸞俘阿利境内悉平會有人言先生以攺南去先是先生聞仲弟維庭病甚則自江西趣歸未至而仲亡哀之甚會程期急尋以單車赴貴州居常念仲不忘食浸減驛書至先生頓首曰臣不幸有狗馬病使臣得歸骸骨終餘年　君之賜也先生彊直

方正不取苟容初對公車長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謁心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間且薦高等故人匿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齮齕諸縣官暴甚先生倡言曰　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奈何曲跽而蟣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始為郎吏部尚書熊公浹請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鈐山詩先生固辭謝留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曰僕待罪儒宗終不以善仕而間相國坐泰安州試士

段御史顧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潘臬大夫畢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留不行及赴江西監司遇御史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御史嗛之　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嗟乎直道不容即明時不免耳始歸田里季弟維京亦自禮部移官先生語曰吾結髮入官齒騣騣暮矣自今惟日討諸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租此吾事也季齒壯其毋忘先業以報國家比年讀書灌園將以家食老矣季轉南京刑部省先生于家會先生哭嚴氏女過哀病大作踰月而病革召季及諸子屬後事

語甚詳顧謂鄉人某子甲往饋朱衣毋以歛乃瞑先生受室長輿臧氏封安人贈恭人舉子男一人女三人其父應奎故以禮部主事諫　先帝　今上即位贈光禄寺少卿繼恭人陳氏為永嘉萬戸鈇女舉子男二人女一人長子稼端補縣諸生娶歸安陸侍郎穩女次稼翊聘秀水項吏部治女次稼璒聘烏程閔茂才一鶴女長女適華亭太學生馮繼可次適烏程太學生茅用吉次字烏程閔世南先生家世盖州顧折節務恭倫年少嫺於文學終其身不衰始從官京師執舉子業師事袁郎袁莊郎用賓既而講德脩辭

師事毗陵唐太史應德從毗陵諸令善臨川徐良傅臨朐馮惟訥從諸尚書郎善濟南李攀龍江東王世貞武昌吳國倫廣陵宗臣朱曰藩當是時濟南江東並以追古稱作者先生即逡逡師古然猶以師心爲能其持論宗毗陵其獨操蓋有足多者乃今遺文具在大都載奏議及歲編中

明故封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程公行狀

歲丙寅秋八月二十七日封南京駕部員外郎程公以天年終余始放歸伯子嗣功屬余爲公狀程自歙山府君善先大父公復善家大夫比余從伯子游盖

交驩三世矣伯子顧當大事余何敢辭公名僎字守約別號野亭歙山府君季子也日者謁府君季子必貴府君亦以其有貴徵也遣伯仲入浙受賈獨季受經居無何家難作府君命季釋業時公爲童子輙以良賈聞其後伯仲自請於府君願挾貲入閩利且倍府君戒勿往伯仲遂行公獨奉府君居浙中脩故業既而伯仲皆不利損貲斧有差則又抵府君請復合如故府君有難色私語公公謝曰賈爲利耕耳伯仲慕利故去失利故來願大人勿距其來兒何敢論贏詘府君謂善居二十歲業乃大成當是時伯仲諸子長矣公舉三丈夫子皆幼沖伯仲亟欲分財公固請合不可公以獨身攝內外事齎用益饒則以先世自文清公相宋卒用儒術興予從先考受經未卒業願自今程督諸子脩儒術毋傷先考心於是延師課業不遺餘力辛丑督學使者行縣余從仲子嗣勳補諸生丁未余對公車則又與伯子同籍比領縣伯子得武康公如武康視伯子爲邑狀居踰月公喜曰邑猶美錦今則製之孺子結髮入官即使學製而翁項項然恐不勝任乃今能事而翁無恐矣遂還里中悉以家秉授叔子嗣烈其後伯遷留都遷蜀遷楚遷浙往

往以安車迎養公卒不行公以長老居家愈益折節舉宗食指萬計公悉以身下之遇諸少年由由然進而與之語聞人疾苦輙爲之蹙額不啻加諸其身於是誦義鄉曲間人人謂公親巳里中某子甲喜任俠有違言諸客謂公彼鯫生易與耳柰何使惡聲及長者必報之公謝曰彼誠直則我曲也何報使彼不直曲不在我又何報爲居頃之某子甲竟敗死甲子長孫道充與計偕伯子則自浙入賀西歸與行會公喜甚進諸子孫語曰自吾先考以詩書業我卒不成不自意席先世之靈吾子若孫幸畢吾業勳獨力學而

猶不偶其命也夫力田不如逢年小言可以喻大苐
竭爾力必有豐年孺子勉矣伯子遷河南副使以執
禮抗上官上官中之伯子以量移歸省公謂伯子曰
吾遣爾仕務終身蹈禮毋辱先人假令詘禮以求信
辱矣乃今以禮取過即一蹶何病邪居月餘公卒距
生弘治乙卯三月四日閱歲七十二云公配方氏封
安人生伯子仲子叔子女一人季年置媵
人奉起居生季子嗣杰孫十二人曾孫一人曾孫女
二人閏月某日伯子奉公喪厝於里之東麓待吉而
後樹墓余惟世方以儒術顯士較其質行或不軌于

正經即冕衣裳猶弁髦耳乃若公之質行卒與古人
爲徒則其佑後人以成先志受　璽書被章服有以
也異日採公故實爲之樹不朽之聞則有國之良史
在顧余小子烏足以狀公

明故任子鮑子爲先生狀

世所稱佳公子豈不翩翩乎哉要以質行雅馴不少
概見鮑公子子爲歿鄉人誦義無窮余竊多之遂次
其質行爲之狀公子名孝友字子爲歙棠樾人今左
司馬公適子也初司馬公官御史禨子爲居京師一
時公卿大夫見子爲司馬公所莫不賺然喜也謂鮑
公子才稍長輒能讀父書始勝冠輒籍名縣博士顧
獨傾身下士退讓逡逡於是縣諸生皆推轂子爲稱
賢公子市豪呂氏者私鑿先師廟垣諸生目攝豪亡
敢發子爲宣言曰吾曹誦法先師即壞垣置勿問彼
且芟牧其中耳乃率諸生暴其狀有司抵豪罪完廟
垣於是諸生益重子爲聲名籍籍起矣子爲五舉不
利而爲文日高會司馬公論滇南軍功　詔得任子
則以子爲入太學太學諸生推轂子爲者如縣諸生
及司馬公　賜告居家子爲遂釋業歸養司馬公不
入城府日持醪糒與田間父老游子爲必從必親視

具懼不當意人謂子爲善承高尚之志遂稱綠野先
生客謂子爲智者不失時以從事　今天子明聖公
卿賢大夫才盍仕者之秋也公子猶然家食謂將何
子爲謝曰大人在即一日賢於三公吾所謂時在此
不在彼也自司馬公歷開府有事齊秦滇粤之間子
爲獨秉家壹禀於禮法尤慷慨慕大義孳孳務振人
之窮奉烝嘗歲時唯謹先墓久沒於閭右亟損貲贖
還里中西疇書院廢則以先世祠事在焉亟欲改作
從伯父由居賈起自大梁病歸用事者利其財紿食
殆盡五子皆憤發羣起而爭子爲借貸居其間爭始

息其後從之收責卒貧子為人言非公子幾覆爾家
柰何負公子子為徐言曰毋居孝友于薄卒罷之從
弟幼孤羣不遑睥睨其產子為為之擇所親掌出入
手籍其所有及其長而歸焉中外有急必赴子為子
為環而應〻一無所失宗人子或不能教則為之招
致塾師寡婦或不能存則月給之食比歲儉則大量
出粟以利農夫平道路繕關梁以利行旅人或以澤
藪之利來告輒閉戶不與通居常折節鄉曲間醇謹
無與比至其繩曲直鏡是非持一切當否即老成人
不及也既脫人於阨不喜人知嘗道湖陰聞旅人喪

童僕以誣抵罪子為陰使人關說白旅人冤事既明
旅人不知也以故鄉人無論疏戚即稱長者必曰鮑
公子鮑公子云余自閩放歸子為之訃卒至蓋丙寅
九月二十二日也距生乙酉八月十一日僅春秋四
十有二傷哉子為娶黃氏有子獻旌亦以司馬公積
勞得補任子息女一適舉人程道充孫男二人長者
字余季女孫女二人幼未字其先世以孝行載郡志
曾大父若大父累贈兵部右侍郎余於子為為婚姻
毋敢溢美傷子為之義特列其獨行較著者稍稍載
之比當大事若志與銘則族國之良史

陽湖吳處士行狀

余嘗浮漸江水則陽湖居上游休寧東南境也其俗
務積著多素封吳氏自石田徙臨溪自臨溪徙陽湖
其先出唐御史少微公後處士名福愷字應和父曰
寄雲毋朱氏處士獨子顧善事父毋當其心初處士
父與伯氏分財父不直伯氏處士諫曰兄弟直左右
手耳右雖瘠終不哀左以肥之一體之謂何願置勿
問父曰善遂相友如初長從父受成由積著起居常
重然諾雖遇五尺童子未嘗失言齎用既饒猶務纖
嗇出入不問車馬率納屨而游客曰處士饒獨跋跋

不遺餘力勞矣處士曰吾分也無寧以勞故廢徒行
至其振人之窮無所惜人或相搆輒出刀布居其間
陰釋之買妾故有身且生子家人欲勿舉處士笑曰
此亦人子也舉之長則納婦授金遣歸李氏即李氏
子終身父事處士處士絕口不言功嘗入山見毒流
取魚者處士蹙然曰嗟乎竭澤無遺類矣柰何以此
足一杯羹聞者善其言戒勿復中歲入浙孳孳治生
所就業益多居上賈會島夷至大亡其財處士由由
然安之脩故業頃之業復起卒未嘗以喜慍示人縣
大夫城休寧處士受功唯謹既畢事縣大夫表其閭

處士季年縣大夫以鄉射賓處士處士謝使者惡用褐寬博爲哉使者三及門卒不就里東爲園若干畝處士將老焉鄉人謂古有東園公處士近之矣遂號東園隆慶戊辰處士入浙其年八月望日以疾病終距生弘治壬戌十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七處士娶程氏納媵女三人子男長繼紱娶榆溪程氏次繼縉娶由溪程氏女三人長適由溪程湜次適新溪朱杰次適泰塘程柒處士喪至自浙將厝於某山之原長子紹介知交抵余爲處士狀比當大事謁作者銘之處士即鄉曲布衣其人長者余聞之知交而信法得書

明故吳毋鮑孺人行狀

歙閭右大家則棠樾諸鮑溪南諸吳最著孺人出棠樾歸溪南初尚書公許鴻臚君昏吳以素封傾郡者三世矣尚書公官御史孺人歸吳舅姑方以孽子婦視孺人不假貸門内諸姒務求多於孺人孺人恂恂無違言奉舅姑從諸姒後唯謹於是舅姑諸姒一一多孺人賢當是時諸吳方鼎盛率以奢溢相高孺人雖貴富無所芬華非賓祭吉祥不服紈綺於是宗人諸疏屬則又多孺人賢鴻臚君受業大司成孺人自梱内視事躬自貶損出納兢兢至其振人之窮則惟恐後家監爲市市人或有後言孺人陰遣監子補給之如其所責且曰此贏彼詘奈何以是苛細賈怨市中鴻臚君少時不受挫即有所不足將報之孺人從容爲鴻臚君言君以千金子而仇惡少即得志謂自輕何鴻臚君以爲然罷勿問於是市井鄉黨莫不多孺人賢初孺人有子輙殤乃進媵人李姬生二女會尚書公出塡百粵將行語孺人曰女在而翁可無憂願亟爲吳氏地舉丈夫子若干人吳氏幸甚孺人致父命力賛鴻臚君納鄧姬鄧居揚州始乳子孺人遣

保毋逆其子以身拊之及諸子生乃請鴻臚君載鄧及諸子歸遂授鄧家秉人曰里婦猶然妒娼何知嗣親藉以貴人女臨之誰能禁者孺人獨爲吳氏百世計烝烝然有樛木之風賢矣賢矣長女適太學生殷宗傅亦以賢聞隆慶改元長女殀尚書公四世獨子是年喪子既又喪曾孫明年戊辰尚書公卒孺人故有肺病待醫藥生活者十餘年屬相繼有骨肉之憂哀之甚夏四月己酉以疾終距生正德己卯冬十二月戊寅春秋僅五十耳嗟乎孺人以彼其德左右鴻臚君起家鴻臚君行且入官参服駸駸至矣顧生不

踰中壽歿不逮王章惜也子男五長一清字槐塘程憲使女次一寧字叢睦坊汪文學女次一貞字長齡鄭處士女餘尚幼季女爲余長子婦且待期余備在肺腑親謹列質行爲狀冬十月甲午諸子奉孺人喪厝桐子山若臨窆爲之樹不朽之聞則以竢作者

贈安人江母鄭氏行狀

成化甲午三月七日安人生正德丙子正月二十六日安人卒始卒叔子瓘述安人質行今載集中嘉靖甲辰季子珍舉進士已未上南京駕部考得贈父駕部母安人隆慶已巳季子謝貴州左布政使歸始卜

葬則謂叔兄以子狀母懼將不徵行且請銘屬余爲安人狀按鄭世爲周卿士漢末家丹陽其後徙歙居雙橋又三徙而居澤富處士嵩有長者行故受室于江則駕部公從姑也是爲安人父母安人幼端靖父母擇駕部公字之既歸獨孤在安人視姑如母姑亦子視安人安人孳孳務起家終夜績姑戒安人休矣柰何以家忘身安人謹謝姑比夜輒篝燈績如故姑弗覺也駕部公負丈夫氣居常歎曰吾欲力農吾鄉田少比歲凶農安可爲也吾欲力賈吾家薄無以具資斧賈安可爲也安人從容請曰鄉人賈者什九君寧以家薄廢賈邪乃脫裝奉駕部公佐公賈公出賈安人攝中外事悉中贏縮之宜駕部公一切倚辦安人無郤顧近屬爭立後訟者二十年太守關中彭公聽之則駕部公當後安人不欲退而語駕部公舉宗訟者二十年一旦歸我即三尺在謂睥睨者何弟委諸衆瓜分之毋人後爲也於是舉宗髙駕部公義愈益多安人居數年駕部公用賈起即饒益安人攻苦如初比居姑喪事必易事寡母歲時上甘旨必有常母以天年終喪母視喪姑等門內親有急必抵安人力不能喪必待安人而舉藥檟家人置產脫不賚貨

者心安人輒私益之曰毋樹怨家人責田租歲侵輒减租額曰毋以歲厲農即以纖傜發家鄉曲誦義不絕知大體矣安人四乳子長琇次珮叔季則瓘若珍駕部公延師授諸子經安人終歲供具日夜程督諸子望之深及安人終飾巾而視叔子大慟矢言曰毋繫諸子懼不立爲地下憂異日即自菲薄而傷母心非子也安人乃瞑叔子卒以稱詩聞然不顯及季子貴人謂安人始食報云駕部公繼室以某安人舉子二合四子而六諸孫凡若干人盛矣

明故太學生九洲汪公行狀

公諱尚康字和中吾宗之昭也吾宗遷巖鎮自府賜公始歷十二世而公大父元鼎公生是舉丈夫子五人公父通值公居五五人竝以亢宗顧而四五藉藉首稱父舉丈夫子五人而公居四少有特操父命公爲儒公席父饒顧折節纖嗇遂務退讓能下人受室於程則方伯羅山先生息女公未卒業父以天年終公既孤唯毋氏在遂釋本業去而治生公故握長筭善任人業大起自惟受父命治經藝乃今折垂天之翼而遂秋毫遂以貲入成均受業函丈既請告歸于舍日具庋閣奉毋驩公亡其曹繼室以名萬戶女

程舉冢子其淡名舉介子其清其濟其浩其溥其湧凡六人慎擇可者師埶中程督無勸六子旅進公曰討而訓之而父讀而王父書直將爲而王父地及而王父見倍而父以逢掖終父命之謂何而父將不得爲而王父子今也而父無恙是天幸而父而不蔑而曹藉令而曹終無聞而曹將不得父而父矣公量入爲出無所芬華獨搆近古圖書不遺餘力行年六十以上治形家言即宗人逓以狐首專門不能詘居常矜已諾恥詭隨諸所執言不避權力于世不取苟合而有道者率以此多公歲甲申公負霜露之疾邑人有齒公祖墓者公力疾聚族而爭之彊歸而疾益深遂不起季秋十有二日卒于家距生巳卯仲春歲計六十有六公婚六子長室程出長原次程出臨河次黃出竦川次洪出洪源繼以鄭次鮑皆出同里次程出翰山女二長歸唐居槐塘次歸潘居同里是爲郡諸生之愷益汀州公孫孫六人國瑾婦方出羅田國瑜國理婦皆吳竝谿南之自出理繼室程出同里國瑞聘朱方徐氏國玘國珽皆幼待年孫女二人竝字吳氏其一谿南其一中山中山則孝廉子也曾孫女二人未字余惟巖鎮爲萬家之市吾宗故著市中余

在幼冲則公諸父更伯以今視昔比屋素封林林然盛矣顧成與虧猶旦夜也其能持久者幾希夫人有言極盛者難爲繼非繼之難也爲可繼之難也要之節儉椎直以保其家不失舊物由前則善爲之後由後則善爲之前繼往開來庶幾爲可繼矣謂之善繼其誰曰不然近屬將譜吾宗諸長老屬余載筆公諸子抵余爲公狀余務傳信故于公無溢辭雖然公爲可繼斯爲可傳幸不辱命

封孺人黃毋吳氏狀

歙閭右族則黃氏望竦塘吳氏望溪南世婚姻而敵

鉅萬孺人吳之自出嬪于黃嘉靖中則以中書榜貴封孺人矣先是贈中書公求介婦叩臨江公臨江公曰息女良是宜字黃公子年十六歸中書君孺人兢兢以事舅姑無疏節婉婉以相夫子無違言恂恂從伯姒而下之梱以內無誶語遇羣下廪廪顧所衣餔無不饜人人心夙夜衿鞶不忘敬戒及中書君既通籍孺人從都市中故多餓人歲寒尤甚孺人分遣外豎視貿貿來者饑授糒寒授湯甚者授草衣殣授喪具都人賴多全活歲以為常癸亥子立朝生納婦甯氏乳之蔟也孺人察甯怏怏詰其由甯下泣曰夫李

旦夕瘠溝中急自匿而以蔟鬻婦取易售耳孺人惻然曰不可無寧以乳吾子而鰥人夫遂焚券遣歸不問價後九年而生子立範復大奇人言古者謝媵人而子發家孺人視夫夫賢矣既中書君以奉使出輒歸休首事宗祠次考居室次賓館次閒居孺人從容諷中書君君出入未央久矣乃今輿作不輟將令後世無以加乎昔蕭相國以儉師子孫懼非所以示後世儉也中書君敬諾凡諸義舉則孺人力贊中書君若置田宅以贍諸宗斥塋域以待葬者闢路梁津以通行旅出刀布發倉廪以賑歲凶則曰君所不足者

非財第先鳴毋讓孺人主中饋事事必身親之腰臘必時酒醴醯醬必適蓋藏必籍出納必稽庋閣必登羸有餘必待乏中書君喜賓客供具悉出中廚不戒而中羸縮之宜壹如中書君所欲出閨中晝理婦事夜課女紅即力作不為疲曰無廢先人云爾蚤歲惟俶子為汲汲則請中書君內二姬居常雍雍安二姬甚顧足不踰閾以身帥之二姬跬步不出于房斬斬如也孺人雖善食二子猶然以善教佐中書君立朝年十四輒遣之入成均立範五齡入家塾頃立朝從中書君往踰月輒趣之歸余竊以為不然何亟亟也

歸僅越宿孺人以暴疾終蓋丙子冬十一月十六日距生甲午夏五月五日享天年四十三即中壽不遠矣既中書君入寢室問諸所遺則懸者在懸笥者在笥書契在篋器幣在函扃鐍緘縢莫不周慎非先覺宜不及此抑何繇哉立朝為余甥方待年而受室鄉俗即婚姻有成議非畢嘉事不相往來顧中書君獨親余而孺人亦親余內子及余視孺人喪也無論中書君若喪主哀毀若將不勝即舉室喪之若地坼而將安承舉宗喪之若哲人萎而將安放親戚喪之若喪肺腑羣下喪之若喪梧檟夫亦有所茹於心夫非

涕之無從者矣孺人舉女子五其三其五皆出某姬長適國子吳士弘藎從毋黨次適郡弟子方以巽是爲余同年中丞公子次聘任子般光立是爲余同年司徒公孫仲子及季女二人未議婚嫁二子請余爲狀且爲紹介而謁余同年廷尉王公爲志爲銘則又以立傳抵中丞而乞司徒爲墓表余方從中書君爲孺人卜地得地東南隅幸少休謹述其大略爲狀詠日且近不避不文如必以文則諸君子在

太函集卷之四十一

太函集卷之四十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行狀六首

明故封太孺人黃毋吳氏行狀

五年秋七月丁未封太孺人黃毋吳氏以天年終伯子鴻臚君仲中書君叔季太學君屬不佞道昆爲太孺人狀不佞雅善伯而姻仲習叔季間然則知太孺人宜莫如不佞其年業已爲黃孺人狀乃今復狀太孺人太孺人若孺人皆系吳氏出溪南而歸竦塘二姓竝著新都語在前狀新都以瘠而當沃土齒三吳

顧三吳易豪新都務以纖嗇持久比者駸駸踰溢梱以內益滋即中人之家相傚爲汰富者服御比後宮富既鉅而貴益之又其甚也太孺人溪南之自出故饒矣及其歸太公也相與勠力而致不貲則傾郡矣伯仲遞掛職朝寺叔季及諸孫齒冑子者七人太公既以中書貤封而太孺人躬受譽命亦既貴矣脫太孺人嚮用福澤所不足者豈篋笥皮閣乎哉顧在公官服保傳視衿鞶固不自知其饒也鷄鳴以相有家紡績以訓諸子諸婦衣不完采食不常珍固不自知其傾郡也以身下近屬睦舉宗以禮下周親振不逮

亦不自知鉅富而貲益之也鄉俗不親媵人不子庶孽太孺人獨親少姬而子叔季迄無間言固不自知其爲樛木爲螽斯也當太公賈淮揚而太孺人處守日討其家屬而訓之曰耕者饁征者衣婦子事也良人出賈千里外凡以爲家而家秉在吾毋令不治以勤内顧其訓諸子也則曰男事猶之女紅力則輿不力則廢爾曹幸有餘力其務輿乎訓諸婦則曰而翁席故貲致今日豈徒一手一足哉翁以鐘釜入之吾以圭撮出之翁以鈞石入之吾以豪釐出之吾無它能早服重積之義蓋兢兢矣吾操其一爾曹析而四

焉乃今所入者或儉於鐘釜鈞石所出者或踰於圭撮豪釐何以持久爾曹勉之訓諸舍人則曰吾聞之富爲怨府怨豈在明若等第屈首下人毋自召怨太孺人病革顧命諸子曰未亡人倍而父者餘二十年猶及見爾曹所就業乃今相從後矣惟爾兄弟以孝爲友視昔愈益怡怡爾之年皆毋之年也太孺人生弘治辛酉秋九月初五日迄今春秋七十有七云得全全昌亦既壽富多男子矣顧喪太孺人者無論諸子諸孫諸婦盡禮即諸近屬若周親若鄰里鄉黨莫不盡哀此豈可以衰麻哭泣爲哉殆必有不斬衰而哀者矣鴻臚君言毋雖以纖儉佐家顧獨知大體先大人出居外里中緩急恃毋者無慮數十百家人富而仁義附焉毋庶幾矣里俗任龜筴溺堪輿雖巨室世家往往緩葬以待吉即自太公以上猶大事未終乃今鴻臚君聚族而謀誓將負俗而從禮卜兆得金竺山之麓抱癸負丁卜日得季冬乙未之良可以從事窀穸虛左以待合葬先期紹介不佞謁王廷尉元美爲志爲銘伯仲故嘗從廷尉游廷尉知伯仲久矣即不佞無能爲狀庶其志之銘之鴻臚君名極室胡戶部公孫中書君名栫室即孺人業已有狀叔梯室

吾宗人女季校室吳繼潘太孺人女二人長壻汪大塤次吳一中皆入太學諸孫入太學者五立忠立孝立言立義立朝其納婦則許氏汪氏吳氏曹氏許則中書公女叅知公孫而立朝則余甥也幼者立志聘吳氏立範立本未聘孫女十有一人嫁者爲程道立汪居業吳士弘吳時堯皆太學生程則京兆公子汪則忠愍公子次胡焞則少保公孫次郡諸生方以巽則中丞公子聘者爲任子殷光立則司徒公孫最幼者聘羅人偉爲孝廉子吳大安爲太學子其八其九幼未字曾孫五人繼科聘吳氏繼第聘程氏士華三

轆三奇未聘曽孫女四人長適胡應湯爲孝廉子次
適鮑世義爲司徒公孫餘㓜未字法得備書

明故程毋汪孺人行狀

家大人若諸父胥程長公並與長公同業且同齒按
察公爲長公弟則又與余同舉於鄉按察言吾兩姓
望新都世婚媾而吾家世從汪受室盖靡不冝孺人
出吾宗則信行金紫公後也父景麟毋陳氏以弘治
壬戌八月十七日生孺人始歸長公旋喪舅而姑太
恭人乳按察僅五年太恭人以當室任長公而與按
察泣相吊也孺人昧爽上太恭人食退爲叔盥櫛分

甘毳飲食之於是太恭人多孺人授家秉孺人部署
出入則筴長公君方屈首受經歲入浸損有如儻來
者不可命君其如寡毋弱弟何夫養者非賈不饒學
者非饒不給君其力賈以爲養而資叔力學以顯親
俱濟矣長公謂善遂以鹽筴賈浙江居數年業駸駸
起既而叔納許氏娰孺人冝之娰坐不得太恭人恚
死許以爲構者累歲資斧幾亾而孺人乃自脫橐中
裝與長公更始遇繼室汪氏視疇昔愈冝長公程督
按察受經不遺餘力孺人任終歲供具不少衰按察
數奇長公輙爲之沸泣罷食孺人從容進曰君毋見

卯而求旦夜時至固當及晨歲丙午按察賔興又十
年乃成進士長公聞此而後喜可知矣太恭人季年
孺人帥叔娰逓主中饋梱以内外一切倚辦孺人大
者烝嘗次者賔客燕享次子舍饔飱又次則
羣下卑及於餕餘而孺人獨奉糲食自比於最下者
太恭人謂伯仲所就業則冡婦之力居多同爨而卑
婚嫁庭無間言盖垂四十年如一日矣長公既饒益
孺人衣大布自如即歲時一緡不給日輙易居常聲
不出梱足不踰閾雖庭内爲劚目不及徘優長公程
督諸子受經壹如按察孺人雖甚愛諸子然事事必

引于正經及仲季先後上太常孺人無溢喜即不偶
長公大以爲憂孺人從容進嚮者言翼而飛固有時
也太恭人年餘九十則猶侍孺人以爲安于時爲孺
人子若婦者各四人女一人孫十有二人納婦者五
聘者六孫女四人曽孫二人毎上堂子姓具在而孺
人奉太恭人愈謹即絶老無奪心歲乙亥喪太恭人
孺人憂悴成疾迄丁丑八月二十三日以天年終盖
春秋七十六矣諸子長者子讜次子諫舉癸酉次子
讓次子諒舉辛酉諸婦長者同里唐氏次叢睦汪氏
次稠墅汪氏次潛川方氏繼方塘胡氏諸孫則從仕

從儒俱縣諸生從任從偉從健從佶從儀從儆從价
從僎從儁從仲諸孫婦娶者則潭渡黃氏呈坎羅氏
自從任以及從健並溪南吳氏聘者則草市孫氏溪
南吳氏方塘胡氏岩鎮胡氏石岡汪氏溪南吳氏曾
孫明元明兆女適叢睦汪蔭槐舉甥希祖壻既倍孺
人畜外孫於家既冠補縣諸生姊遣歸室孫女四一
適洪源洪應宜一適羅田方應揚一字草市孫明允
一字洪源洪正褭皆閭右是冬十月幾望諸子將從
俗而殯孺人仲季甯甯及門以狀請長公蓋父之執
而按察兄也余敢無辭比葬若志若銘則余庶幾爲

役且按察在固宜狀孺人仲季則以叔未及祥不遑
文事固也禮三月而葬里俗不然如將待吉而隕毋
之聞諸不肖何以藉手公幸爲毋也狀猶之乎毋也
存異日者藉公寵靈襄人子事則奉公狀而志之銘
之是可僂指也公獨無意乎嗟乎古以蘇季子陳孺
子之能猶然不禮而孺人之遇按察不亦能食能教
者哉無論倨與恭事嫂如毋真按察事顧天親不譽
譽則或以爲阿仲季方以傳信望余余固宜代按察
爲孺人狀

誥封宜人程毋許氏行狀

不佞事博士先生則與程伯子同舍及不佞始奉
詔歸省伯子亦罷雲南歸奉二尊人驩遂與不佞爲
婚姻蓋爲其幼子士賢請室戊寅先淑人卒年七十
五又三年辛巳五月十二日伯子毋許宜人亦卒享
年與先淑人同踰月伯子遣其子國學生士安來請
曰不孝道東奄忽及于大故顧道東所親無若司馬
道東所急亦無若司馬知道東者無若司馬知道東
父毋者亦無若司馬毋實有懿德道東不忍閟先懿
不彰惟司馬狀之矣道昆敬諾狀曰宜人出潭渡許
氏稱世家父處士昇幼善讀史汪固始見而異之也

遂女焉汪毋代許公持家方嚴類固始壹以內肅如
朝廷許公諸姊適程則封公之所自出封公從毋而
寧也異諸甥許公謂汪擇壻莫如程姊子毋汪謂善
遂以宜人歸封公歸輒得當舅姑稱能婦踰年舉伯
子先是宜人受公官教通孝經小學內則諸篇伯子
生數年王父加諸厀口授伯子書他日叩之即所未
授輒成誦則自宜人授之矣當是時封公以詩起民
閒有司推擇應鄉試宜人躬攝家秉事無巨細無悤
封公無何宜人居舅喪封公嘗室里俗故角力務相
雄即有違言衆者勝矣封公獨子居常退讓逡逡當

是時伯子年少耳暴者日至偶偶無所容宜人卒左
右封公内奉宗祊外應閭里無所失封公自言婦猶
吾友也吾受益居多顧宜人焦思薫心不遺餘力矣
會仲子道南𤻲而殀宜人哭之哀久之宜人病蠱壬
子伯子舉于鄉又六年成進士宜人聞此而喜可知
也病始平伯子除尚書郎隸工部使楚取道省里中
尋奉 命視河會河決漕且失道司空萬安朱公中
丞吳興潘公在事各持議務相先伯子左右顧而參
和之一切倚辦伯子伯子拮据胼胝不啻以身殉之
嘗覆舟沒横流卒以天幸得免嘗面叱龍伯夷其宮

宜人聞之安得吾兒著田間冠歸耳會考績 誥封
毋宜人河事竣伯子請歸養頃之以不賞見謫量移
深州浮沉州郡郎署者又十年乃出為雲南守伯子
謝曰即滇南遠在萬里外臣豈憚勞顧臣父毋春秋
高無他兄弟請留養宜人不可曰自兒受事將父毋
不遑而毋雖念而深絡不以禽犢而先靡監行矣時
世臣方改慮奉約束所部猶將以童牛牿之諸所弛
張悉由守吏吏始傳聞故帥數以酖釋憾宜人大以
為憂及伯子罷雲南歸宜人喜如嚮者家人以為問
宜人欣欣然語曰吾家外王父以進士發家僅得令

長孺于二千石矣視外王父賢矣乃今歸而父毋在
也即倍親而躋九列寧不歸邪庚辰宜人痁作執伯
子手曰婦胡孫婦汪必稱能婦不幸早死即而毋大
歸顧已後之獨士安壯而待息士賢幼而待婚吾慊
慊耳伯子恍然自失曰何及此也頃之疾良已如平
時踰年痁復作尋卒卒之日親者哭之如哭其毋疏
者哭之如哭所親所知無不霣涕者所聞無不悲者
相告曰安所復得宜人云伯子又言宜人性至孝毋
汪即世數十年所宜人每與伯子語淚簌簌不收許
公季年歲時饋問比諸子近屬或就宜人策事輒中

事機里婦不及炊日侍宜人舉火凡是與先淑人舉
相似也本之聖善其斯為二姓之符與旬有一日伯
子奉宜人喪厝前山待吉而葬于時無遠邇戚疏擁
祖道皆來會不佞重伯子之請謹列狀告之

明封承德郎戸部陝西司主事梁山古公行狀

梁山蜀巖邑也自宋淳熈而下對公車者虚無人有
之自我郡大夫始邑中故未有以子貴逮再命稱封
君有之自承德郎古公始公名書字載道三世以三
禮世其家既籍縣增廣生慨慷自負吾邑故陬區也
所不足者非地靈吾古氏世家漢東盖自孝感來徙

將宅是卜惟吉之從別祖爲遲繼別爲斅率以經始
不遑爲儒大父慶鍾僅得崑山簿父桂僅貢澤宮自
始徙以及於今在余小子乃今曠十世而邑無聞曠
五世而宗不振我則非夫奮然務傾其曹崛起故邑
顧考氏中道見倍寡母在焉諸弟若而人諸女弟若
而人率倚辦婚嫁自外入者得所助自內出者得所
歸居者具產行者具裝均若手足率以當室廢本業
不干有司舉丈夫子三伯之愚仲之賢季之道三人
者並受博士禮並廩學宮封君竊自多異日者所就
業宜莫如仲即郡大夫也乙丑郡大夫舉進士封君

聞而喜可知邑人謂上腴不毛一旦崇蘭茁於空谷
伊誰封植之也封君遇諸才子弟不遺餘力而翼之
成所不者目攝之儼然父毋師保嘗作古氏家範縣
書以示後人諸子弟烝烝鄉風爲邑里率郡大夫令
元氏封君手書政訓千餘言授之官元氏揭之中庭
奉手澤如面命卒多惠政倣常平立社倉境內迄今
賴之即歲凶無菜色元氏既列高第　召入爲度支
郎大農多其材檄主筦庫出入訓言愈厲務清白以
荅　上知故主者雅以廉平稱恒自以爲弗及既進
郎中主金城餉申訓言如故金城事事壹如大倉士

馬皆宿飽丁丑畢計自郎署出守撫州封君則曰始
孺子未及丁年吾懼其不任既浮沉金部吾戒其不
戩乃今始彊吏事習矣茲得二千石庶幾乎勝任哉
比入朝封君年七十有六郡大夫取道歸覲則庭內
無懽心而職在專城寧詎以而翁故枉道數千里令
日之事君事也民事也遑恤其私行矣比及歲杪封
君以天年終郡大夫卒以觸禁從量移趣歸僅及視
歛生弘治乙丑秋七月歿萬曆庚辰冬十二月其日
則皆二十有五云先是　穆廟以建儲覃恩郡大夫
最元氏封父視子秩授文林郎　今上以兩宮覃恩

郡大夫守戶部主事進封父視子秩加授承德郎乃
令三輔擅塲　譽命方至封君不逮矣封君故守逢
掖非藉有土之饒夙夜遑遑務急人之困隣里待之
舉火者千室貸而焚券者千緡賻不舉者歲百餘喪
掩不葬者歲百餘骼爲石梁濟涉者費千餘金里人
呼封君橋迄今稱便丙寅盜起畢掠諸蓋藏里人德
封君輯衆守望以待暴客羣盜鼓行而入虎城里及
封君門前茅譟者三後殿疾呵止者三封君數活吾
曹毋貸封君爲也諸儒生言封君開先若古公亶父
賙急若陶朱公居庮若萬石君善俗若庚桑楚知言

矣封君受李氏室繼室以涂贈封皆太安人而郡大夫涂出也内冢婦張氏仲婦高氏是封安人季婦張氏三索得女長適陳萬榮次潘尚忠季來時昇潘來皆文學弟子孫男五德懋德新德昌德宏德恒孫女四封君葬康村鋪黄沙壩之李家地爲馬鬣封乃今墓木翳然蔽牛而墓門之石有待作者昔在丁丑都人士請郡大夫於天官于時譚襄敏先得之聞者快快其後十年而郡大夫至天帝猶然以良牧賚郡中郡大夫之言曰此中輔邦畿藪文獻此與故郡較輕重金羽然乎哉孤未及下車欣欣有喜色則以先君

子誦義鄉曲閟而不章顧惟相公高時著作之庭衮鉞具在司馬雅以于喁相爲先後不異塤篪願司馬狀之幸得藉手直將徼相公九鼎之重取重九原孤之上願畢矣不佞先世自宋徙千秋里至不佞始以三禮起家不佞無良則先君子之教也先司馬饑渴赴義髣髴封君之風其生也先封君者一年其卒也後封君者一年概相似矣志先司馬墓也者寔惟相公晉之歸人望隣國而哭何以故相近故也以近于親封君則父黨也三王祭川先河後海何以故重本故也本之其所自生封君則衆父父也且也郡大夫之言在有實録而無溢辭不佞述之以待命相公相公且然諾之矣

明故處士前洲汪季公行狀

郡中世受素封則吾宗著叢睦九十三翁故長者三索而得季公季公名琨既冠而字之曰良玉翁既服賈祭三子能修其業則釋業授之于時賈閩賈吳業駸駸起以鹽筴賈淮海江漢並起不貲即長公璨以主器當中權而季公獨以心計多奇中度遲疾測低昂與時逐猶燭照之長公悉藉季公遠遊歲時逝以方物奉庭闈計程期未達不敢先嘗庭内怡怡無間

言凡諸出納必衿取予嘗貸毋錢市鹽數萬贏得可數千金客說季公此何與伯仲季公謝客如之何後手足而先秋毫食指既繁父命各置爨室遂陰署赫蹏手割地若干步命三子覆射之季公得近地隣仲居于仲便尋以其地歸仲易仲所射者以居至其睦族善鄰急人之困即更僕不易數宗人某納券鬻鹽季公所賈數千金季公語曰與其化也寧居毋薄千金不待甫踰月增價果千金諸子信從父鯫京師丁年始反賴季公而給且爲之納羅氏婦之宗人瑩之妻蚤寡宗人佩獨而貧季公月給之錢若米以爲常

塋妻死曰于我殯于我葬諸子宗正以暴疾卧真州且待斃季公臨視湯藥饘粥疾竟平故事鹽價出入悉藉駔儈歲終會之鄒氏儈溢入百金誤也比歲會季公問歲額贏詘幾何鄒歷額曰額詘于昔或有漏籍無稽矣季公出溢入者歸之曰吾不先發懲爾後也嘗册行泊下關前舟覆莫之救公呼旁舟與之約能活一人者與千錢旁舟爭赴約而活十人卒亡其五公信關下爲之殯乃行國子生方尚梧故不宜子則私侍兒有身妻遣侍兒王孺人告季公狀季公曰善藉令舉子第畜之妻陰使媪問孺人幸殺兒以釋

吾憾及畜子且長尚梧客死建康季公旣歸其喪併歸其子爲之後舉宗德季公甚更其名曰回祖云宋氏弱而不馴季公隣也公衆宋宋益張嘗有家鵠一羣集宋屋上宋伺鵠匿其舍季公一一贖之歸宋以其奇可居遞捕遞贖客憤季公不報柰何爲宴人囮季公謝曰吾終不以從禽而畔隣聽之耳宋由是懟自戢卒服季公先世墓在小練源則造永恩橋以濟涉祠在金紫院則建宗會堂以親親乃若置祭田增封樹立與主奉神祇則其緒餘也真州掣鹽所地故卑遇雨濘不容足則甃石數百丈以便往來疏戚以

緩急赴之即勞費百端勿恤其自奉率用纖儉服御曾不逮中人折節下人無少長與鈞禮及二子畢入太學公始以病脾歸休是歲夏四月癸酉乃至大病王孺人拊牀而東面二子侍臥起夾持肘腋與枕几俱長孫虞龍持燭几下季公聲遺言起馮几吾生平從父兄建業不私一錢大兒宗時愛弟而不私甚似我小兒宗姬從兄而無所失亦似我時當室必能世吾業而阜昌姬負儁才必能卒振爾業而用譽宜兄宜弟示爾子孫儀刑吾言止矣既執長孫手命曰異日者高吾門是在汝復執孺人手語曰孺人故慈二

雛卵而翼矣圖惟厥終幸善自寬毋戚戚也既聞哭聲復張目援筆而書以示二孤且謝中外則曰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得其正足矣遂瞑距生嘉靖壬午春秋六十有三王孺人出休陽是生冢子冢婦鮑爲大司徒孫介子出側室韓介婦羅庶女一婦太學生吴時薪孫四長即虞龍聘邑諸生潘之屏女次見龍聘太學生吴希元女次人龍聘太學生方用任女次猶龍幼未聘孫女五長字洪德明次吴養春次鄭之相次方如驊其一未字余惟儒者之絀貨殖殆亦引而自高附以仁義先以躬行則賜何讓思而齊曾不加

于萬石之人也孝弟恭儉濟之以重義而輕財即未必能以屢中方田視萬石君若鴈行矣公二子將奉大事則屬不佞爲狀且謁執政許相公爲傳司寇王長公爲志爲銘季公爲余大父行二子折節坐余東鄉于是爲之實録庶幾作者有所取材介子騣駿以好古聞兩公且急之矣

明故廣威將軍輕車都尉錦衣衛指揮僉事殷次公狀

古稱翩翩佳公子則魏無忌齊田文要以習禮多文宜莫如吳季子札　高皇帝法文臣非軍功不侯或

世食邑隷羽林郎猶公子也郡中任子以什數顯者惟殷次君次君生八年尚書公及余始通籍比迎養兩公子奉王父入燕次君在鴈行皃然加長君尺有咫既就外傳授家學春秋毋夫人夢水漲庭中尺蠖蜿蜒沿上角如栗背負六十四鱗以挺引之則季也尚書公故奇季至是以貴徵也者而益程督之結髮補郡諸生三應辟皆不偶則以大丈夫當友天下士我猶未免爲鄉人遂入成均三應辟復不偶憮然歎曰命也即七十二君無所遇寧能貶素王會尚書公平古田進百粤督府時島夷海寇輳至重以伏莽連巢公獨挾二蒼頭輕身徇不測次君乃輒業請以不肖之軀赴之公方代大司寇李公文武分部具在次君操一艇至冠側注入轅門百司皆驚公子自天而下亡何倭陷電白尚書公愈益薰心自甲及庚率宵衣侍卧起故事境内聞警始告急告急始發符符至始徵兵兵至始轉餉議未及定敵已鼓行而之他尚書公笑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自今始畫地列戍計口儲糧有警壹以便宜應之不待傳檄而集劑量會計定爲章程諸酋聞之曰往吾儕蹂躪海南如入無人之境乃今在在皆兵在在皆餉難爲寇矣師期

不過三月軍實不過八萬緡上首功二萬七千有奇寇無噍類凡百悉出公指示次君籌之帷幄者居多畢事而歸所過分部有私覿者次君正色曰古田之役輦金數十萬佐軍興家大人什一用之贏者什九悉付筦庫之士不入秋毫即余小子不才亦各言其子也不敢聞命悉麾之出觀者主臣　上修督府功蔭授世襲錦衣衛正千戸公陟計相從而入官一夕皇皇自幕府歸有懼色公問之狀則曰内府廡一名高者直禮儀房大金吾陰語兒則籍兒名以進公曰此嘉事也惴惴者何對曰兒故甒生安能曲事中貴

人可幸無過公曰善第善辭之中夕猶策馬詣大金
吾易他人名而反故牘執政聞之喜謂尚書公郎君
鴒雛嚆能嚇以腐鼠陽翟大賈行六萬金間近侍將
通河鹽次君偵其私賛公力持不可利竇始塞迄今
毋敢覬覦已執事鑾輿司監督　大婚工作進秩指
揮僉事南鎮撫司僉書五年考上上　賜誥進階廣
威將軍輕車都尉贈吳黃皆恭人其時尚書公復起
留都力請歸老次君亦以使事省覲留滯于舍中公
語次君二親偕老幸無恙　君命不可宿也其亟趨
朝次公對曰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于一椽杙夫何

有居有頃[illegible]恭人即梱内虚無人媵程姬不敢當
夕居常所汲汲者先世丘墓宗廟粢盛立東文會館
以倡斯文闢績溪水道以通梱載復先達之墓撫先
師之孤所緩急者則近屬孤嫠舉宗貧乏昏授釆居
授廬殮授衾棺商授貲斧遇道殣則瘞遇歲殺則減
田租家監或不馴必督之過富翁子或因市猾爲貸
必唾面斥之雅習形家言輕千金而主卜既得一區
邑之西牧命曰西枝悉索神皋堂斧相望尚書公曰
討其泰甚嗃嗃有言余笑曰郎君具文武材英氣勃
勃得時而駕直將擅場群從鞭撻四夷不爲延州而

爲陵嘗非始願也况以世祿而掩文事以期門而朋
武功猶之狐父析薪隋侯彈雀耶乎小矣夫夫固人
傑也幸毋以曲士目之公艴然曰好大喜功則其人
乎吾不知其傑也歲戊巳次君病脾將帥叔子逆女
相門越歲乃發私語不佞二豎子將留行歲十一月
尚書公卧里中余躬視公疾次公侍坐乃授餐公疾
良已而赴西枝病復作輿歸上里端坐而終其日癸
亥日始出矣蓋行年五十庶幾不夭乎哉尚書公卜
地吳山潭石源以秋八月庚寅藁葬余備在世講中
以婚姻忘年之交竊比莫逆具陳其狀待命大方之

家惟志之銘之誄之傳之庶幾乎旦暮千古矣殷氏
譜曰商易國號爲殷自盤庚始其後封于宋入于陳
漢晉遁居丹陽宋偏將承宗始遷歙爲別祖繼別爲
雄甫自南門遷上里居焉九世曰道明十世曰文清
以貲産傾郡中清生瀕瀕生封兵科給事中鐄並以
當戶累贈戶部尚書至尚書公名正茂累授貢德大
夫正治上卿毋莊累封夫人出閤右　中宮立嘗從
諸命婦入朝盖希覯也次君息子六長任子光立室
于黄爲中書榜女次任子光彦室于程爲鴻臚汝寀
孫女次光奇室吾宗爲孝廉居貞女次光位聘于許

爲政府胄子立德女次光産聘于吳爲太學養京女次光部遺腹子也未議聘長出吳恭人其二其三其五出黃恭人其四其六庶也館甥六長爲汪忠愍公孫嘉嗣次吳鴻臚孫衍祚次吳太學子維新次程司徒公孫家祚次吳太學子　孫二長乾明聘方司徒公孫女次坤明聘吳太學女聘孫女者爲方京兆公孫思勸其一待字

太函集卷之四十二

太函集卷之四十三

行狀八首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行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萬曆紀元戊子冬十月丁亥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以天年終余聞訃從尚書殷公觴餇臨之斂矣既傷既吊退就西階尚書語余吾二人猶鼎足也公已矣自盡在諸孤入告在所部宅穸之事在國老卹典在　縣官乃若實錄其平生吾耄矣是在司馬道昆唯唯不佞其何敢辭余先大父故從公之先大父以鹽筴賈浙江相與莫逆余先考若公之先考並受賈相與通家歲乙酉冬十一月戊辰公始降余後公一月而生皆伯子也癸卯公先余賓興丁未對公車則同籍筮仕同爲浙令既分部南北同爲司馬尚書郎艾則賜告而歸同家食今茲之狀余爲役其何敢辭嘉靖初程大父私語余大父歸爲先世營葬中堪輿者而舉孫將大吾戶公生之夕里鄰夢鶴降而翔公庭大父聞公生色呫呫喜此聞孫也吾門其中興乎公名嗣功字汝懋里人唐處士挾唐舉術目公塾中則就公考氏言郎君相種吾兩兒始舞勺遣

之成均願郎君與俱友天下士公以總角傾章甫遂成名始令武康巖邑也公年少靦若處子人人以冠玉美之境內有殺人而沉之河其家跡之莫能得公發姦狀人人以爲神比及三年僅論徒一牘耳諸父老勒碑以繫遺愛迄今首循良守南職方歷三年考封父母如令甲比遷秩流倭薄都城大司馬四明張公曰君行吾誰與守于時公居中調度譚襄敏出師禦之倭郤而東兩君子力也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兵安綿龍川土酋隸部中正副故相構會榷金爭利遞稱兵公單車入深阻以大義責之其副隨公車來

歸奉□□正猶跋扈公擒首事十餘置法之二姓革心其猶立解進湖廣布政司參議取道歸寧公母伏枕而望公來侍養旬日而訣喪畢起補浙江故陸太保以司隸幸　世宗乃暴死其徒屬橫如故侵公部民田公摘蠆尾而翦之反其業陸所善諸勳貴共在其黨膚愬而激之則以　詔賜司隸田坐遣　詔旨徐文貞當國習知公宜言於朝程君故以持重特著聞趙中丞數舉不逞狀慎毋蔽日月而干雷霆諸勳貴喑無言事遂寢進河南按察司協堂副使同年夫巳氏以督學爲僚冀中丞手翼翼足蹌蹌浮慕恭先哲

夫巳氏亦騰口　詭象恭如中丞例監司鈌則協堂攝之中丞由部寺起家不習成事攝不之協堂而之督學公稱疾舍中中丞嗛之量移疏入歸三月而奉封公諱乃終喪起補貴州土酋安國亨內相軋王開府主征討屬公爲監公建議曰安氏故主羈縻小有言則示之罰耳且彼內釁何至與王師彼恃險而多樹兵寧卒能制其死命諸鄰費彼之自出或不給如國體何直指蔡使君獨當公未發也開府卒自用師出無功及鄰人不共公從使君行部至聲義勑法令得自新酋共命如初境內底定進江西布政司參政分

守贛州編戶故與盜通舍鏝鋤即鈐轃征未及禡率自內漏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明忌也中丞李公至公密告之因潛師襲其巢俘馘渠魁以狥進河南按察使尋遷廣東右布政使理軍興時殷尚書自督府定章程分布水陸兵至宿飽率仰給關中既捷論功同被賞格及進廣西左轄惟衡后出入爲斤斤宗藩鈌祿有年往往羣譟執券求補公既給歲祿以其羨者當左券而倍銷之宗人驩然刀布雖詘可以療饑刀筆雖羸猶盡餅耳遷應天府府尹蓋奉　明詔汰老疾而簡精彊至則省費輕繇務與圻內休息當入

計權府庫而攝之丞吏倉皇白失金公色自若已而得金以告公色自若吏退而吐舌曰公度如裴晉國吾儕幸有生亡何丞以鍰金充資斧公避席曰安取此對曰羨也例有之公謝生平不侵一赫蹏無論羨矣則又曰資斧不具行將安之公笑曰吾上計者三悉取諸歲祿之仂不足則持之以儉交際取成禮耳多亦奚爲治獄務當人心無事苛細時有逢掖父子逆婦而貧徧告庶司誣以不女庶司不能難公聽之召博士立之庭正色厲聲而訊是皆博士弟子寧以論財之故加處子以不令之名爾則非夫吾不忍布

之爰書以礪名教則皆慙服以好合終焉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督軍儲無憲職公洞晳利弊上五便事絜爲令行之三載質成贈大父永安父僎俱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大母鄭母方俱淑人內子汪封淑人廕一子入監亦越二載上疏乞骸骨歸及　上
總攬萬幾　詔錄諸耆舊都給事中周邦傑御史韓國禎等並列公名推轂之監大夫部使者遍舉境內人材遴羽相及公不更駕顛毛未艾而待終日居南樓期諸斑白者角奕小飲暇則課諸子經藝歲大比則羣舉宗子弟而面試之自公起家繼公後而舉南宮者二人舉澤宮者九人公其嚆矢者也公元子道充三子道章五子道康並以明經起次子道立以例四子道新以任並入辟雍七子道彥補郡諸生獨六子道育後公而折要之七穆競爽壹稟于鳲鳩郡中無兩闡內莊淑人甚其生也歲月日時皆同人言嘉耦何負周南無庸樛木矣公先世自太守公肇晉忠壯公徇梁文清公相宋槐塘迄今稱相府主宗盟其始遷自河西故有會通譜久之棼矣公主宗祏續會通而譜本支公以伯子承家門內之事季爲政歷仕三十年所視故業無所加惟季手割之不問肥瘠居

常以身下仲季白首無間言歲時之會必俱讙乃洽否則投箸而起不盡讙封公季年舉孽子亦既授之貲產牘有遺言公從而附益之以溢著愛近屬告之饑授糈寒授衣昏授禽葬授賻遇長老則恂恂退讓即三尺童子必攝衣冠而禮之里有違言得公一言而解族與隣鬩于刑書公居其間卒逭大辟是歲公寢疾里人禱之社宗人禱之祠各輸未盡之年悉歸公以埤難老頃之良已舉言宗廟社稷有靈及五子道康從子道庠並舉于鄉公意自得獨念考妣未及封樹舉而合葬先世侍郎公墓之陽越十日竣工公

革矣諸孤蒲伏床下請遺言公正襟而訣諸孤而曹
第師儉第敦和吾瞑矣先期之昔有大星隕舍旁其
光燭天人以爲異徵也其從箕尾隕哉公居官名公
卿多公者其言曰夫人不爲厚利則爲名高公陽不
求可喜之名陰脩可誦之義無智名無勇功無信節
無惰行躬行君子其公也哉公居鄉諸父老多公者
其言曰夫人歸老于家不取贏則任放取贏者鄙任
放者自輕公心不計錙銖口不問田舍耳目不近聲
色服御不習輕肥概諸中庸則其人近之矣不佞之
言曰取數多者人也有畸人有全人有大人特立獨

行之謂畸亾論已名實純粹之謂全充實光輝之謂
大之人也喜怒不形於色寵辱不入于心庶幾乎大
人之度削雕爲朴侗然其赤子乎乃若廓然而無町
畦豁然而無邊幅恬然而無畔援于于然而無將迎
是謂全德夔夔然其孝也怡怡然其友也雍雍然其
鼓瑟琴也濟濟然由由然其集麟趾也是謂全昌斯
其百嘉之宗百順之聚也其曰全人信乎其什全矣
于時里胥黨正博士諸生上其狀所部所部以聞太
宰議贈大宗伯議祭大司空議塋請　命而下有司
諸孤日幾幾望之以襄大事則以墓門之石謁政府
神道之碑謁王長公不佞草狀既成就尚書質當否
尚書長太息曰實錄也辭無溢美公足以當之諸孤
稽顙羅拜相者致辭幸哉先府君可作矣系曰公婚
媾皆閭右名家鮑著棶樾黃著竦塘吳著谿南汪著
潛口著叢睦殷著上里方著巖鎮洪著洪源息女一
室方司徒長子以蒙子婦七人長爲棠樾尚書孫次
竦塘鴻臚女三四皆自溪南出並繼以黃五納竦塘
六納溪南七納洪源道充三子家夔室竦塘中書女
家啟字潛口鴻臚女家望字巖鎮道立一子家鄉道
章四子家禎室叢睦家祚字殷尚書孫家禧字溪南

幼家祿道新四子家傳字巖鎮家仲字溪南次家價
家伋道康二子家佐字溪南次家枉道育一子家兆
道彥二子家翰字溪南幼家軾通計孫十有七人曾
孫一人孫女十有四人曾孫女二人鼎盛矣門內食
指以百計得不一書

潛川汪太孺人唐氏行狀

潛川余近屬也里閭相望雞犬相聞余侍忠愍公同
朝余叔父也余以猶子得謁淑人母水部舍中忠愍
公母弟上林公余叔父也余家食久矣顧未及庭謁
太孺人然女史稱載吾宗則太孺人賢母也歲丙戌

冬十二月下旬之三日太孺人以末疾暴終於時伯
子居靜守鴻臚仲子居貞將與計偕未及發則與季
子居常即次而以狀屬道昆將藉于連太史公蘄不
朽于墓門之石道昆職在宗祏狀惡乎辭唐氏系出
槐塘故多顯者正德中御史相以直言忤中貴棄繻
而歸是爲太孺人曾大父大父誥守深州多惠政父
世勳有長者行誦義于鄉處士昏曹則龍泉令錡女
正德丙子冬十月下旬之一日太孺人生比盤絲業
巳婉娩服姆教父爲之擇壻得上林公歸事舅都水
公姑太宜人方稱能婦舅沒姑老仲姒從忠愍公宦

四方姑遘疾者三疾幾殆太孺人躬奉湯藥侍臥起
旦夕祈以身代姑疾遄平姑九十乃終老上林公代
伯仲當室息故貲五倍有加南賈淮海北賈幽燕業
隆隆起太孺人佐之以儉自奉殼于中人上林公孳
孳治生日不暇給事無鉅細必身親之太孺人佐之
以勤自雞鳴以迄夜分不遑暇食上林公休休有容
遇踈戚無所失太孺人佐之以禮即隣里鄉黨無間
言上林公然諾必矜務振人之急太孺人佐之以義
日陳説馮文簡范文正之徵應歆動之初太孺人待
年于家家故鼎盛既遭不造歲時餽問不衰毋黨德

太孺人即生男無若生女良矣伯姒遺孤女嬪于黃
太孺人閔焉恤其孩不啻其所自出初不宜子媵胡
姬進上林公既而躬舉丈夫子三姬蚤世太孺人哀
之甚營葬夷于斧封姬有弟失賈而貧居靜以告且
曰故姬弟在願得比屋上爲太孺人領之命筦庫波
及其弟三子既在外傅皆受經仲補諸生伯季籍胄
子太孺人程督廩廩日討而訓之自而毋有家所不
足者非刀布也而仲伯殉國爾曹屈首未伸而毋所
望于爾曹在此不在彼勉矣而毋寧詎非鄒人毋邪
太孺人居庭三子夔夔奉教而毋索居梱內不入外

言姆稱吾鄉名公卿若而人賢大夫若而人良士若
而人某也才某也博學某也躬行君子而毋津津乎
樂聞之也願爾曹效之所不其然即赫赫殆將掙耳
壬午居貞舉京師賢書至舉室欣欣有喜色太孺人
吡曰吾惴惴自今始顧呫呫喜耶居恒嚬咲不使知
大體羣居則以莊憚其黨其黨益親操下嚴不假貸
弟徧及溫飽無復口體憂要以恭儉慈良四德具矣
上林公累世冠閭右其婚媾皆世家居靜納婦程三
息女一歸羅中丞胄子一字程司徒孫一字程孝廉
子居貞婦爲江方伯女息子三長茂德昏中丞女次

茂實字程登州女次茂勲字程觀察孫女息女一歸殷司徒孫孫二長其字吳孝廉孫女次其居常納婦余息子三長茂才字曹參政孫女次茂先次茂弘息女二一字參政孫一字方太學子太孺人自飾巾距懸帨踰偕老者一年壽富多男庶幾得全全昌矣墓在其山之原負其抱其窀穸之事太史公載筆在焉道昆無敢溢辭直將以是爲實錄

先大父狀

汪道昆曰吾宗出穎川後著新安曾大父有丈夫子五人次者大父人以大父長者稱次公初曾大父幸

長公守仁公無寵年十四會彊奴有睚眦者曾大父怒而不言公奮臼挺大詬曰奴蔑家丈人罪當死奴蒲伏受杖乃白曾大父罷之鄉人壯公聲名自此起矣公亢直不能以一毫挫於人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曾大父寢疾公宵衣侍臥起旬月始瘳曾大父乃驩謂公能子新安少田賦以賈代耕曾大父務什一力田亾資斧公聚二月糧客燕代遂起鹽筴客東海諸郡中於是諸昆弟子姓十餘曹皆受賈凡出入必公決筴然後行及公既饒或者且加公數倍公意甚得未嘗自功公少文辭然徒以口德取重部使者覗鹽筴必召公晝便宜有司籍名遂以公爲鹽筴祭酒公雖用筴筴起不操利權凡以刀布授人必置奇羨由是海壖誦義所部知名時中貴人劉景戍浙江誣執賈人諸不法事大索錢不者且掠死行縣至括客皆亡景書公名陰與捕吏約曰此節俠得此勿問其餘公業巳亡得少公守信公頓足曰仲出必死虎口奈何以我殺仲乃詣捕吏當少公景方掠罪四目公甚偉善容而問曰若何爲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聞貴人下車旦夕且奉千金爲壽景愕然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覗賈豎故不名景領之

遂目公出舍人附公耳語諸客皆走匿安得千金公持券貸府庫金太守梁公許諾會瑾敗逮景使者夜至公得完初公被收市人無少長皆泣下及收景爭以牛酒餉公公謝曰千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春秋六十從海上謝賓客歸休里中客曰陶朱公有子孫能脩業然後乃爲五湖之游即公二子才年少恐不能無得失公不宜老公留公笑曰乃公斑白道路不爲不勞乃今幸而有粢盛之田祭事畢可具饘粥歲賦秫三百釜可具酒漿治洿池具網罟可佐客蓋舍旁樹竹十畝爲

軒二楹可坐客天將佚我以老不佚何爲安能守刀錐之末爲二子虜也公客海上最久絕足不入倡家去之日客醉公酒彊授一姬嘗之公命燭作書燭三跋而書成且矣既歸不問家人生業客在坐拊掌而論陳事語纚纚不休時長孫道昆生三年公抱授古詩百篇輒成誦客至令誦詩行酒以爲常公謔客曰吾先世殷殷擊鍾而食者千指自高曾下逵抱處士之義終焉百年當有聞必孺子也及長孫對公車公耄矣公聞除縣吏乃大喜曰人言孺子非吏材吾獨喜得除吏夫駒服轅下齒壯則良始駕而在鴈行吾

懼其泛駕也公八十餘老日飲斗酒者三有蒼頭一人能秦聲使佐酒戊申八月二日公櫛而升堂命父行觴歌者侍觴畢呼父語曰良彬而翁歸矣顧而弟良植在賈而子在官第善語之毋墮先人之緒而翁瞑矣其後十年家大人卜兆唐山伐山得石坎一廣如塋其歲月奉公即穸掩坎封焉而大母吳不得祔

先大母狀

先大母出溪南吳氏高曾以下徙居長林初曾大父爲大父請昏有成言矣里人走告吳公慶曰窶人子椎少文柰何予女子蓋大母祖也於是以他事召大父公覘之大父著田間冠不事苛禮公喜歸語家人曰郎君魁然者也必大其門諸毋聞公言目攝大母笑曰即田舍郎大而門而安得持歲緡鑰與諸毋較輕重也大母既歸事大父唯謹里中率以桓少君多之曾大父遇諸子婦嚴不假貸大母日夕事耳毳其能事出諸娰先顧獨恂恂務以身下諸娰大父性懁急有不合輒不能容大母從臾其間卒無所失居常默默梱以外不與聞及其決筴大事引於正經可片言定也嘗乘閒告大父曰君家世孝弟力田善矣吾翁賈甀括聞諸賈往往致富饒君能從吾翁游請爲

君具資斧大父曰善及大父由甀括起齋用遂優大母拮据室中愈益攻苦里俗以居室重即拓地尺寸猶以爲難室之南則宗人諸疏屬產也延袤百步環而居者十餘家宗人婦時時叩大母貸毋錢無不應者及收責則又卻子錢居數年諸宗人皆德大母會有故則皆轉徙授大母室居焉當是時大父由甀括徙錢塘業滋厚矣顧獨不問家人產凡諸田宅悉大母自梱內置之初年大母不宜子媵黃氏姬會方士挾騐鬼術游里中謁曾大父曰公家有車馬客先府君逆之里門則吳公慶也客謂府君我之帝所乞丈

夫子當昇吾孫府君謝曰幸哉吾亦得請於宗祏矣客曰固也必以吾所請者昇吾孫公所請者昇勝女吾孫先一月舉子使當門府君敬諾客又曰適渡河耵夫吳帥軏輿輿覆兒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使知吾效力於冥冥也甲子正月家大夫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二月黄氏姬舉叔父其後吳氏業廢大母時時以爲憂里嫗私語曰孺人寧忘諸母嚋昔之言何乃自苦大母謝曰非吾先世寵靈何以至此奈何闒兒女語邪大母壹以憂勤佐家鬓早白既又有肺病未五十而衰比終

天年凡春秋七十有八蓋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平居嗇拊循愛人不嗇其口出即叔父從家大夫居滁下固不自知其爲孽子云季弟子潛舍事大母大母以吳氏獨子顧甚愛潛季年則道昆以長孫異數大母知其有貴徵也日夜望之歿之二年道昆始登仕其後潛振吳氏業復居溪南嗟乎大母皆不誣矣冢大夫爲大母卜宅待吉者二十餘年茲得某山之陽將畢大事命道昆次大母行實舉其大較徼惠作者志之銘之道昆唯唯

先伯父汪次公行狀

隆慶己巳夏五月戊午伯父汪次公以天年終次公諱良楷字文正先大叔父子也大叔父爲余大父從弟諱玄倧大叔母蔣孺人以弘治壬戌夏四月戊辰舉伯父往余大父用鹽鹽起蓋與大叔父俱及大叔父季年獨力任門内事嘗爲植治宗室築西南隄吾宗中興多大叔父力大叔父三舉子長公良栢季公良權多蘊藉皆曰能次公椎少文不當意輒嫚罵然遇事輕發無他腸嘉靖中三人者從大叔父受賈長公季公居東省若轉轂闤中次公主化居獨就常山爲市初次公嫚罵輕發辟易市人既而習次公無他

腸不失爲長者即嘖嘖市人愈益附次公次公手出入千萬緡不事簿記或者從次公覆多寡次公徐徐心計應之即不讐次公置勿問市人負同賈羅滋宗鹽直次公出百緡償滋宗出遇僵屍輒爲之棺斂積數歲斂者凡數十人市人語曰誰謂次公椎者媤媤爲急人之困矣伯母許多能事左右次公起家當是時里俗尚鬼爲淫祀伯母獨負俗持儉乃得自置田收田租及大叔父春秋高手割生業三分鼎立令三子覆射之當次公次公乃得善地長公嘆曰人亦有言智不如福信矣既而長公季公相繼即世次公不

得志釋業東歸次公少時善飲酒一飲輒盡一石蓋與客中分之即不勝喀喀嘔數升出已復飲其豪如此及歸獨坐舍中逡逡耳初次公不宜子伯母請納媵人既而舉子男三人長道簡從次公受賈次道遠季道齊皆受易補郡諸生長婦程先卒繼吳中婦羅有孫一渟一濆季婦有孫一湘女一人適洪源洪應暄其婚媾皆閭右次公死之歲冬十二月甲寅二子奉次公喪葬塋前林從俗以待吉余爲次公近屬故舉其質行大較毋敢入溢羨之言他日即得堂坊請述余言以從大事

先伯母許氏行狀

伯母出琶塘姓許氏父道偉繼室以吳姬弘治乙丑冬十月庚寅生伯母伯母兄有嫂矣兄非吳出嫂不善事吳伯母從室中調和之卒相得正德末訛言中使求女江南民間趣婚伯父乃迎伯母會家大人迎吾母同日歸時伯母與吾母同居相遇驩甚伯母治女紅習書數必吾母與俱伯母事繼姑黃黃逡逡視伯母善人言伯母故能左右嫂宜食報于姑云伯父爲家大人再從兄大叔父中子也諱良楷伯父服賈居浙上游性多疏不事籍記伯母居中主計凡諸出入若家人產一切籍記之即伯父伉直難下人頗獨以身下伯母蚤歲不宜子尋進伯父媵人媵人兢兢事伯母唯謹伯母擁中外卒務操切顧獨寬媵人居無何伯母舉三男子一女子中歲家益起伯母所就業爲多里俗方溺巫覡事禱祠伯母獨絀羡餘置田宅里中甃路若干丈棺歛若干人大叔父以下率以爲能中外事唯伯母所可否居常負意氣然諾不侵即不當伯母心雖百口不能奪也顯者子請婚伯母女伯母固辭中人之家終不慕顯者予女卒謝顯者子歸洪應暄及伯父季年二子皆受博士易業淩削

齋用不饒伯母負意氣自如無所詘隆慶己巳夏伯父以疾終越冬十二月癸亥伯母尋歿春秋六十五耳病革顧命二三子曰中丞伯子以著述聞其母又吾所善叔姒也宜狀我三子唯唯既卒哭則以其治命命之余何敢辭因述其販販者爲狀乃若子姓婚媾具在伯父狀中

從叔母吳孺人狀

叔母吾宗宗婦也初溪南吳處士福增從西山宗人受室宗人善大伯父且議叔父婚宗人曰吳即二女皆良第卜吉者爲公子婦大伯父則以中年獨子將

欲祄長者婚乃之卜人少者兆宗人笑曰人怕言少者福厚果然即叔母也處士方賈淮海闖業已盟心望曰汪即故家其聚會不能以十室柰何予女既自知其得壻乃離叔母少叔父者二年年十五歸叔父會大伯父賈甌括騷騷起家大伯母顧獨攻苦茹辛衣布衣飯脫粟叔母雅不習菲惡至則怡怡然習之於是得當大伯母心以爲能婦大伯母居常蹇蹇無他能弟持扃鑰察雞豚灌園樹蔬治酒漿脯醢叔母從事唯謹不憚用勞及叔父由甌括徙錢塘登上賈矣叔母舉二子二女卒身乳之人或不堪其勞叔母

謝曰予生三年而後免於懷非是則安用母居庭中無誶語出入無惡聲聞諸娰小有言輒辟易置勿問惡聲自外至卒閉戶謝之叔父操下嚴不假貸即羣小得罪叔母匿不以聞甚者叱咤相加唯唯而已過諸子女有小過不譙責獨垂涕洟諸子女聞之慙自傷亾不悛者其後長子受賈轉入淮海家愈益饒大伯母春秋高授叔母家秉叔母務纖儉終身未嘗爲富貴容家食數十人自比其最下者侍兒以衣垢請澣叔母叱曰衣亟澣則亟侵敝無日矣苐滌襟袖吾復著之此長久之術也遣嫁二女不異中人之家無何長女殀季女適郡學生胡文寀文寀亦殀叔母嘆曰長女死無子吾無如之何季不幸寡貌諸孤在焉此吾事也乃中里而授季女室日訓之以纖儉立諸孤而長之季年長子道腴以貲爲郎授京衛經歷仲子道暐受博士易補太學生叔母在堂則長婦吳仲婦程咸在吳舉子六有婦者二人當是時門內林林盛矣叔母有肺病猶終日胼胝祁寒暑雨不少休既又病脾以隆慶元年五月九日卒距生正德元年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二云叔父謂余曰往予與爾叔母治家事事畢舉予未老而白首具曰予勞乃今舉

者什三廢者什七何以故內無助故也予親持扃鑰不旋踵而多失亾予察雞豚貿貿焉日損矣園蔬不治酒漿脯醢不供乃今知昔之什全爾叔母力也傷哉余惟婦女無能能者害也余觀叔母孳孳塩米之細務不可謂能概於中庸則婦順章矣余幸得與喪事遂次其質行爲狀俟封樹而銘之

羅氏姊狀

自吾姊喪羅氏垂二十五年羅伯子守明經未能墓吾懼其質行將湮没爲之狀以竢之初大父母亟議吾父母婚蓋日望有孫也婚五年而生女又三年生

男於是大父母父母乃驩愛之等姊之生也淑而莊因以名姊家大夫最愛姊往往負之背必曰佳兒佳兒兩人始能言大父母父母輒教之讓食至必舉箸分啖之毋敢專器或餽餅餌剖而授之半毋敢取完即懷其毳自外來兩人交相讓也毋敢自食舉宗長老皆喜謂他兄弟莫如兩人親雖大父母父母亦心予之驩甚矣吳氏姊在室出入必姊與俱家大夫多二女能並令就學大毋則以非女事也罷之姊未嘗受書獨循循中禮非梱內不以步非內言不言當是時業已受采羅氏大父母父母數目姊笑曰嗟而男

也豈不丈夫子哉乃今爲羅氏畜也歲庚子姊始笄既歸羅執禮馴謹羅伯子謂姊能婦其大母父母皆驩羅故饒壹以儉德爲訓亡論菲薄一切共焉伯子受春秋父程督之急即入子舍必中夜讀書姊以爲勞具饘粥餉伯子父詬曰誰謂新婦能者夜炊何爲既而察其亡他愈益重姊辛丑姊聞吳氏姊死心自傷語伯子曰吾與從姊出入率類其爲人從姊亡吾將不免壬寅姊病亟召醫醫無能爲遂以死二月十九日也距生癸未十月六日僅二十年促矣姊死之明年毋乳吾弟蓋同胞者三人後五年而吾入官又十五年而爵及吾父母其年吾弟入郡學則與羅伯子同舍云伯子數奇又內難遄作姊死徐繼之徐又死洪繼之姊遺一女始孩尋又死其後伯子有五男子其二孽子也則姊故媵人舉之汪道昆曰余載姊狀詳于吾家蓋其女德販販足稱家羅氏僅旬月耳余得謝而姊之喪未舉則余之罪也夫何以狀何以狀

太函集卷之四十三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行狀四首

先淑人狀

萬曆六年秋八月乙巳毋淑人以天年終越三日戊申始成服帷以內不孝道昆帥介子道貫冢婦蔣帥介婦蔣各就左右次諸孫諸婦各次之諸子諸婦次之功緦又次之門內祖免若門外宗老負東墻諸妾婦負西墻家大人位靈几東南鄉坐叔父位家大人左西鄉帷以外親黨北鄉西上叔舅首焉次者吳氏

叔次吳氏兄又其次則羅兩甥也男女僕各百餘曹蒲伏堂下各就次交相吊各盡哀家大人抆泣而語道昆孺子毋嗷嗷爲也淑人業已在殯論定恒于斯異日者將請于　朝待命而終大事其必謁諸名世作者爲傳爲碑爲志若銘庶幾有當於一言毋且不朽第陳其槩而後可以藉手孺子圖之不孝仰天擗地而號兒未獲死所耳淑人故病肺每秋至病甚輒眹而譫及不孝得請歸養三年淑人幸無恙是春始手戰脣瞤不孝以爲憂人謂里中長老往往有之天年未艾也夏四月不孝昆弟皆病脾于時臥病郊關

凡五閱月日遣豎子問淑人安否必曰安問淑人起居曰彊飯曰神益王且顏色益腴曰鋪曾孫曰佐王人翁課租入比涼風至昆弟請期而歸家大人戒勿來竢病良已時不孝猶咯血且瘍于要卒歸如期則淑人寢疾三日矣豎子夙受淑人戒匿不聞至則淑人猶彊起盥櫛坐房中不孝既覲淑人胡爲乎毋有病色且深也淑人自言食味中肺乘秋則不勝以爲常既而淑人察不孝瘠甚骨崖然若翁涕泣而私語家大人大兒何驟至此質明病益耶良醫禁方遞至遞進卒無功天乎天乎病何由深則不孝深之耳不

孝之罪滋大獨大人在不能從毋黃泉將哭踊之不遑又惡能爲是纚纚狀也叔舅起曰淑人姊在室宇知之天不造胡伯父珙蚤殀伯毋汪年二十七而寡惟是淑人姊始孩伯毋穉淑人姊而矢之是呱呱者即女雛他日可當吾室既得封司馬輒許之盟淑人姊方待年志行恂恂如長者年十六既醮而歸寧諸姊妹皆自間右歸競膏沐淑人姊持裝如故終不爲冶容伯毋以完節終淑人姊立吾弟宥以後伯父躬視襄事且爲伯毋喪三年人曰毋故以當室期之亡于禮而禮也兩家相距僅五百步淑人姊後伯毋死

幾五十年即以富貴終身未嘗再至吾里往伯父祔
大父而葬伯毋與丘司馬甥既白所部表伯毋間請
還合葬淑人姊不可若毋以吾父毋而干吾大父毋
懼將爲胡氏子孫憂乃令省封樹歲時爲伯父毋奉
烝嘗五十年如一日也家大人曰信吳氏叔起曰淑
人嫂善爲潛淑人姑婦潛知之贈司馬公有丈夫子
三人而封司馬嫡也淑人姑視淑人嫂如視封司馬
而淑人嫂婉婉毋事淑人姑有加贈司馬公居家不
假貸蚤起淑人嫂率仲嫂肅拜而朝即追期不及揥
髮淑人姑心竊喜吾始以爲孤女驕矣顧獨能任新

婦勞淑人姑季年肺病甚淑人嫂佐封司馬侍臥起
蓋餘十年不少衰乃今就輿作歲時爲淑人姑奉烝
嘗三十年如一日也家大人曰信吳氏兄起曰橋有
姑爲淑人叔姒蓋與淑人同歸姑庶而介其始不能
下淑人而淑人由由然以身下姑語無間其後十年
姑亾而杜繼也視杜如姑其後三十年杜亾而莊繼
也視莊如杜視姒之子女若庶子壹如其子諸子女
壹切以毋視淑人蓋迄今如一日也家大人東顧叔
父曰信帷之右諸毋起曰固也往吾曹同黨者二十
有一人則皆門內親也淑人之視諸伯叔姒猶兄弟

也視諸伯叔姒之子婦猶子婦也遇者淑人春秋高
不問錢穀諸子婦即告緩急甚則撤月奉貸之脫不
充往往出橐中裝資質劑其償其否即予舍不及聞
吾黨雅言淑人之組紃絲枲夫人能也祭祀燕饗夫
人能也即讀書好禮夫人能也至其慈惠長厚一稟
於肫肫蓋梱內無兩矣乃今二十一人者寥寥澌滅
不者惟是二三稚人而淑人巋然獨存爲吾黨祭酒
顧今已矣謂吾黨何家大人首應之諸子期功以下
籍諸生者立帷東宣言曰里中文武起家則伯氏嚆
矢始在外傅伯父方事周游惟茲歲幣月脩咸淑人

之自出及伯父溺方士不問家伯氏始入官非稱貸
不給其操志故絜終不以不給而弛斤斤伯毋饗之
即粟帛猶膏粱文繡也久之歲入稍益時而羨餘伯
毋居其羸不自有也聞人之詘不啻傾橐辨給之比
于終身竟垂橐耳年四十乳仲氏愛尤甚焉至其食
之教之視伯氏等仲明敏不減伯氏顧孱弱不任勞
伯父程督之嚴何出而兄左也淑人謂而家先世之
澤澳于而兄而小子即彊徒不廢采薪藉第今舉子
男不廢支祀而小子足矣惡用爲是搰搰殫餘力以
希儻來及伯氏以左司馬上程書則移任子授仲淑

人聞之而後喜可知矣人言伯仲競爽淑人樹之有
開必先旹是物也家大人曰信諸婦立帷右泣相語
曰伯不幸而三納婦淑人三宜之始納淑人吳七月
而以瘵歿繼吳不勝中饋淑人久而安吳及吳生女
踰月喪京師淑人躬自女之也且曰息婦歸吾子十
年惟此耳無寧以此而傷後毋心及淑人蔣來歸憐
女甚而淑人終不以女畀蔣卒主鮑氏盟而字之鮑
大父司徒公故廉無厚產壻世延亾其毋淑人大以
爲虞及女既昏猶相依旁舍時有不足咸仰給淑人
及介婦來淑人視冡介猶伯仲也晩年益善視冡婦

恒以疾苦相勞懼其不永年疾幾終必族冡婦至乃
瞑至爲諸孫納婦拊之如孫仲孫病迷而仲孫婦獨
持戶歲有常糈淑人閔焉代其憂即薪水米鹽莫不
時其乏絶嗟乎里中所不足者非財用也顧安得如
淑人慈家大人首應之如嚮者越姬何爲家大人妾
事淑人四十年則扶疾出中門匍匐几下痛哭曰妾
少無狀無能奉淑人驩里俗操妾婦若束薪什九不
免淑人幸寛妾往往棄舊過而與更新及伯仲皆受
室乃始異宮而淑人愈益親妾辛酉疾幾殆甲子亦
如之淑人納伯子言則以家秉授妾比來妾嬰末疾

人或以斯疾而有後言淑人依依然與妾俱不爲動
往者疽發背妾且殊淑人色憂泣爲之下人以是益
多淑人長者即以手足視妾無他腸吁嗟乎哀哉
淑人往矣妾第從之俱往無憾也家大人曰信諸男
女僕叩首曰淑人蒿目而憂人之憂豈惟是宗族隣
里鄉黨諸男女僕有疾苦必以告有患難必以告貧
乏必以告輕者庾出餘粟篋出餘布甚則徹月奉貸
之即不能償置勿問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家大人曰
嗟乎淑人之自女而婦而姒而毋而姑而王毋而主
毋帷內外徵之即疏屬無間於所親其言具在是可

藉手以胥信史孺子志之不孝唯唯

先府君狀

孤自尚書郎請告以來骨肉幸無大故哭泣不及帷
簿總功不及稗槭歷二十有五年衎衎然二親寧百
順遂矣戊寅八月始喪我先淑人于時先府君屬孤
狀之得請　卹如令典都人士以爲希覯榮且殺哀
先府君直以老而不偕衰未殺也踰年而喪曾孫當
戶踰月而介婦蔣暴亡八月諸子道者未室而殤烈
女方歿其難十月喪我叔父十府君先是災在剥膚
迄今則手足戚也十二月喪我從叔父十一府君三

府君竝以甲子生鼎足矣又明年六月喪我吳氏叔先府君故急叔晩最驩故其喪從弟猶之弟也喪內弟亦猶之弟也八月喪寵人何先府君故殭季年可當盛壯寵人去側於是乎始鰥蓋遄死遄哀哀而傷矣九月當戸同母弟又殤皆嫡孫無殭婦羅出也是月次孤道貫始舉庶子無央先府君賴少安神駸駸其將王歲杪則無殭蒙內難羅伏其辜先府君咄咄而恚自傷特無殭日夜泣先是孤遄病先府君遄憂之次孤遄病則憂冢婦將病則憂長孫無擇病則憂憂未歇也歲首無殭病幾殆大以爲憂因而不寐

者累旬神益憒憒七月丁丑未疾大作至八月庚子而殊吾宗長老率諸親戚閭里徧走羣望禱者千人羅拜蓼祠下皆曰長庚翁長者人願各損三日以益翁壽可增三十年無已人各損一日以益翁壽可增三年凡二浹旬其日庚戌竟以子之半即世嗚呼哀哉既帷堂中外視繐者少損上之失弟一從弟一內弟一下之失妾婦一子婦一諸子一諸子婦一孫婦一曾孫二蓋先先府君而無祿者十人臨者相繐而哭失聲即倍繐者不啻也相者謂先淑人之喪則以先府君之在堂也孤狀矣迺今　國有成事將胥後命

以圖厥終願輟哀狀之無將曰先毋而後父孤稽顙受命就筵几而病哭曰先府君有生則王父毋竝受譽命孤既爲王父毋狀作者李于鱗志之其言在也其有儷也則先淑人生有封而死有卹孤既爲狀作者王元美爲之志許維楨爲之碑其言在也先府君始及艾就養京師其時同朝同籍同鄉諸君子稱壽者無慮數千百言而方中丞定之爲倡其言在也其及耆也孤受殭事則述先府君之槩而乞言於海內諸交游其時稱壽者無慮數千百言而吳昭陽明卿爲倡其言在也及孤入佐邦政先府君居老於家孤

奉使行邊無能爲壽其時中外稱壽者無慮數百千萬言而元老江陵公首惇史而先鳴王廷尉許宗伯竝起其言在也乃今將及耄也不孝兄弟聚首而謀禮稱耄耋期頤則齒以什迭進世之爲壽者壹以此爲程期非古也且也人子喜不勝懼直將以日爲年假以松柏岡陵即比日而壽可也比年而壽可也日何必初度歲何必取盈家大人以甲子生歲更始而玄枵在次藉令以癸亥爲紀獻歲端月當告存不孝將庚乞言爲大耋壽願如陳事述家大人之晩節爲先談仲詰伯兄先譚者何也不孝則以家大人爲高

門之自出其未姙也巫方業已預言之矣徵于吳大
毋舉家大人於中年擁護百至家大人生而魁岸溥
爲儒長從王父東游復溥爲賈日習技擊騎射將以
良家子待起鷹揚王毋亟召歸而毋終不以掌中脩
侯悔肘後上將軍印會王毋疾歸問禁方適方士言
神仙則事神仙者餘十年所既欲徼福後世孳孳治
形家言不孝始學幼儀輒程督不孝學禮自言生平
務吊詭者三事其一慕不死之藥逝將乘白雲而游
帝鄉其二挾圭測以中堪輿希儻來者以爲必得其
里則吾汪系出越國徙千秋里者四百餘年累世著

田間冠獨以側汪冠吾胄子即無似彊授一經以亢
吾宗三而一詘焉神仙是已茲兩者吾日幾幾望之
也庶不負吾家大人少挾俶儻而命賢豪既貴乃折
節爲讓少工技擊遇私鬪輒卻步不前少工短長遇
惡聲輒揜耳走少從吳處士洋習醫處士國醫也家
大人得其一體起死者數十餘曹閭里無老少疏戚
率倚家大人爲命處士歿則以故業授處士之子橋
若内弟潛兩人者大行郡中多所全活家大人猶諄
諄申戒之也藥無當于司命生歿以之詧則膏梁不
則鴆毒惟所用之耳老夫耄矣與其鬻技而賈遺憾

無寧藉手兩生由是不復言醫而問藥者猶接踵至
少習騎射喜談兵嘗受陰符陣法遁甲風角諸書其
術多秘不孝在事則驛而授之行間及閒戚都護平
東南以節制勝翻然改曰此堂堂正正之所爲務也
惡用奇由是胠篋而焚諸書不復言兵事不孝少耽
鉛槧家大人日討而訓之大匠任繩墨其次斧斤其
族剞劂孺子一何細也舍清廟而務雕蟲及開江陵
公與不孝言司馬以多文著矣願進于是其以經綸
爲黼黻文不既多乎家大人三歎而首其言經世者
所爲國華在是已道貴好古而癖重購二代遺器若

諸家法書家大人亟屛之胡爲乎以耳視爲口實即
禊書孰若鳥跡郜鼎孰若汙尊貴異物而賤用物非
先王法家大人受王父居室務完繕增固無建置無
更新諸器用務傳子孫無雕鏤刻畫居常攝敝衣曳
敝蹝無所芬華不孝遁以文繡薦之或貨而益封樹
拓田廬或篚而幣賓客弗御也既而以襲衣進且請
御之家大人艴然曰而翁得道于老氏故能敝不新
成生平薄藭后君毋庸湔浣勤子舍矧鮮衣也王父
故豪于酒家大人亦以酒豪比中年乃絶旨酒日盡
斗者什七八視昔酒而薄有加及不孝歸侍夕飧必

盡三升而更進一即度閤或失飪刀匕或失和未始不饜家大人富精神中夜輒起治書記往歲先淑人坐便坐家大人自西圃歸先淑人諷曰翁春秋高所不足者非疏食菜羹也何哉寧必戴午日行夏畦而後能望翁腹邪翁休矣家大人敬諾由是不問家獨陰樹德以芘後人垂老不勸春社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深潴中凡畜鳥昆蟲得之輒弋網罟者不之市而之家大人所即不給必得當而活之南鄰殺牛去吾舍三里而近牛脫縛奔吾舍屈前兩膝膝家大人前家大人市而飯之豢林踰五年死瘞其齒里人歎曰

長庚翁陰德故饒異類格矣斯其晚節之較著者也政府之尊踰等何敢更徼一辭宗伯爲肺腑親庶無難色往年廷尉得師入道則自掩關遣不孝書自今業已墮管城族毛穎獨留一雋待命公家以此而抵二名家宜如嚮者仲日未也古者內稱不避如之何遺高義而更僕瑣瑣爲王父贈司馬公操下嗃嗃家大人有子長矣有過輒杖之庭家大人山立而矢行蒲伏受杖無作意王母淑人病肺久卒倚辦湯藥而終天年里俗庶孽而嫡肥有分割則嫡爲政家大人兄也嫡也顧由由自下終世無違言始將以詭輓敗

輿則內變用事輓近歲善相目卒不失先淑人驊家大人受祿養者三十五年僭爵者居半嘉靖辛酉伯氏最襄陽　誥封父艮彬中憲大夫襄陽府知府隆慶辛未伯氏由四岳上程書　誥封父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著爲令明年　上即位覃恩　誥封父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貴重矣何論郡中董堇即寓內可多得哉顧出入與衆庶同惡衣食與厮養同卒然遇之不測其爲家大人也孝友恭儉惇厚人倫此其鉅者也嗟乎不孝之所陳則近事也言近故其詭長仲氏之所舉則平生也舉其平生則作者習

聞之矣于時將分道紹介東入吳北入燕而未發也嗚呼哀哉先府君巳矣自大火而次孟陬不及五舍薄其藩而麼之步其天邪人邪嗚呼哀哉先淑人之棄裕棬昭穆房皇具在即天年少縮而家步故舒先府君後先淑人者三年恫瘝憂戚備嘗之矣蓋獨當其阨何有于三年生我劬勞斯其罔極孤直將銜之五內顧之九天爲拊膺爲泣血爲擗踊爲號咷又安能爲狀也相者聞孤哭聲則述之以告有位皆曰二孤縱縱當事殆難爲辭徵諸疇昔之言即無狀而有狀矣相者又曰日者東首始遷庭內聚哭始復門內

親哭始含舉宗畢至而哭始歛外姻至而哭始殯通家至而哭在堂則尊而有土者有爵者有齒德者親而有知交者即位而哭畢而受屢者受田者受犒者受賑者貧者販者游食者緇者黃者誦義者嚮利者欲報之恩而無繇者即序而哭遠而素車至者望鄉而哭近則行道之人望門而哭其言纚纚而盡其聲嗷嗷而悲祝史識之凡是皆狀也要以雜而不越無間于二孤之言狀具矣凡諸子姓婚媾備先淑人狀中道貫繼室以方府君命也無擇始舉子當時易名祖咸次舉祖豐法得併入

先叔考羅山府君狀

歲己卯冬十月不孝方奉　國禮壄先淑人朔日雞三號叔考洛於正寢越三日成服則不孝昆弟襲斬而衰乃從諸孤朝夕臨朝夕奠如喪先淑人禮踰月將從大事則又相嚮而述叔平生之言不孝布狀以從銘旌且告吊者始王父母祀高禖無驗內黃氏姬甲子正月舉家大人二月幾望舉叔蓋差嫡庶爲先後語具王母狀中於是舉同匡食同乳負同襁出入同襟裾游同方受業同席王父命叔曰良梳既冠而字文林則之武林並從王父賈鹽筴王父嗃嗃即跬步毋敢踰王父釋業歸叔翩翩豪舉矣始則以聲伎蹴踘爲俠少游遂傾諸俠少既則脩爵無筭爲酒人游遂傾諸酒人久則諸貴仕樂從叔游輒以貴游而傾東省其後鹽筴使者立爲賈人正則折節而裸正論游大人而爲名高年及彊猶然以酒困游既倦負疾西歸與人不取苟容然獨以然諾取重于是以賢豪長者游鄉人閒鄉人就而質成即片言解矣初室叔母吳亾息子二息女一吳亦偕亾叔母杜繼之亾息子二息女一尋舉二女一字吳一字洪叔御陸氏姬首舉道坦頊之杜舉道會杜病阽危叔聞之歎曰

乃公不能爲方外游又安能棄妻子如敝蹝瓢踦視疾不復之四方頊之陸舉道貞杜竟不起叔母莊之繼也叔耆而舉道者伯仲皆婚於羅長者有孫無息無逸羅早世繼以吳次者有孫無咎無虞無極無過叔婦黃氏未有孫季聘烈女方是爲兩甯太守端女當叔之舍賈也則課豎子服下賈以爲家豎子亡悉亡資斧既而屬洪氏壻復厚亡既而負諸里人亡且盡叔翻然改曰吾貺未富而日損無寧力本以終天年於是拓畝鍾之田凡七十畝力耕者什之一其餘則授田夫鄉人往往以居息起家且爲叔部署于是

亦從居息一在下里一在中都歲出入無羨餘顧孳
孳喜客客至上者帳具次者授餐即日常見之不厭
飲食叔故病痂春秋高病益深即膚革日侵其神猶
王今歲當阨所不能釋憾者三往不孝藉叔寵靈蚤
歲而篤及其督道坦學無成功迄夫道會受書程督
一如不孝顧遜舉不偶則傾橐而入成均夙夜皇皇
幸一捷以塞其望慽弗逮矣烈女待年五稔道者鮮
而烈女殉之則命仲子無極後道者嘸嘸有遺憾矣
吳氏女若壻先叔死洪氏女少而發藐焉一孤始室
而殀無慮洪不血食其將如二寡何即不孝日進寬

言頷之而已且謂脩短命也吾年七十有六不爲不
脩吾將大歸待期而盡可也病革語不孝曰吾門賴
汝而大乃今里俗日非顧諸父既及崦嵫舉宗于爾
乎屬目其及時有樹貽父黨令名勉矣不孝唯唯叔
將命不孝何樹邪叔憮然曰出則有裨於國家入則
有造於宗族皆樹也諸孤孱息長跽受遺言叔若罔
聞終不及家人產叔母以爲請目攝之不孝進曰昆
在毋煩馮几之諆叔首應者再遂瞑叔與吾父母同
齒終始無相猶嚋昔喪先淑人茲且喪叔獨家大人
在歸然而再臨喪不肖昆弟若諸孤所不深墨者非

人面也吁嗟乎傷哉叔父巳矣上之得吾王父母
以孝著慈次之得吾父母以弟著友內得諸母以和
著順俯得吾儕兄弟以愛著恭近之得諸廝暨以惠
著忠遠之得宗族鄉隣以忠信著敦睦藉令以儒術
起庶幾三物可興以彼其材即效一官舉一職易與
耳往島夷發難督府直將以參佐辟之叔笑曰吾何
用章服爲哉卒不應故迄今猶稱處士云

仲弟仲淹狀

先府君遺體惟孤伯仲二人仲則仲淹名道貫孤年
十九仲始生即少長相懸才伯仲也業伯仲也狂簡

伯仲也高明伯仲也孤起三禮則授仲尚書孤四十
進列卿仲始結髮傾章甫孤治風雅攻典墳仲亦脩
古孤黜多岐究三極仲亦研精要以潛心深造仲不
及孤神解玄通孤不必賢于仲仲就外傅從弟道會
肩隨之會字仲嘉命曰二仲即陸沉丘里雅從孤游
時而父師時而盟主時而夾輔時而良朋仲居季孟
間鼎足時矣仲故善病病得之未孩始乳而驕非先
淑人不飮先淑人踰彊寖弱不任劬勞先府君屬嬖
姬褓之以飿代乳姬務姑息脾寖損而痺幼從京師
病疹幾殆兩遇國醫而起荏不勝衣先府君命蚤婚

年十六遊共蔣督學吳公路奇仲補郡諸生有司以孤母弟聞呼爲小司馬孤募兵故邑仲省行間孤拊其背曰嘻若安能業佔畢爲儒庶無疾病足矣閫帥戚元敬語仲公何用儒弟挂一名良家子籍中繼光願以十萬戸爲公食邑仲否否吾寧以揖客博大將軍歸試有司褎然舉首仲以吾家自王父而下世以酒名吾何負公孫朝即不任而躍酒頃游閩海泛浙江由吳會入金陵酒過滋甚孤貳邦政仲如京師于時客屨闐門多任放仲就外館爲長夜飲孤不及知既得請寧親仲病矣良醫吳伯高百劑無驗仲請易

醫加劑五十有奇病乃愈頃之遄喪考妣則從孤居廬並毀瘠將不勝仲視孤少王既終大事仲復常會李本寧朱貞吉客新都遇仲莫逆相與東下乎具區同登縹緲峯踟躕四顧雲氣呑吐風雨晦冥變幻盤旋如燭龍如結蜃雨甚則張大蓋箕踞縱觀一尉汪載酒五斗從之路絕不得火輙飲立盡踉蹌而入虛舟夜遄起遄溲雨淫淫及脛既別二豪歸予舍足跛踔不前既而瘢既而篤肌膚悉亾顧其目熒然其腹杲然猶喜繙書且善飯久則枵中不受補醫告技單是春瘖無聲及秋則右手指並廢孤固知其不臘猶

日幾幾幸無虞冬十月仲嘉將之大梁胥命太函爲別近屬饋食偶甘之中鬲閼而不輸遂絕粒適縣大夫入境仲戒家監勿以聞甲寅而殊夜告急乙卯雞三號而往明發登其牀仲聰明猶故吾神色喪矣孤飲泣語曰身後惟而兄在即不逮無兢其庶幾乎仲頷之仲胤子無央侍側孤拊之娓娓相視霑襟仲數目孤由由自若亟呼藥孤探囊出一丸飲之仲耳語仲嘉藥無闗而力不神無幸矣乃命刀筆書遺言示無央戒之戒之弟服伯父若從兄之訓聞繼室滂泣戒曰毋然日方中仲顧命侍兒且就枕仰而上視亾

其精扶而起瞑矣無央爲喪主奉嫡母若諸母皆斬衰嫡擗地呼天無央爲孺子號嗄孤帥二子無擇無競皆期服哀如三年喪仲嘉從兄道坦帥弟道貞皆大功哀如期服含而聚哭斂而聚哭掩棺而聚哭皆失聲既帷堂門以內乃大臨自衰麻以及袒免莫不盡哀婚姻賓客交游率以遠近先後至或下車哭或望門哭或升堂聚哭百里之內莫不信宿來奔治命三年而後發喪四方畢至其生未艾其死則哀鳴呼已矣人言伯仲于喁倡和有如塤篪一步一趨瞠乎其後藉第令得志殆難爲兄二豎子終身阨之命也

仲稱詩學枚學曹學杜屬辭學太史遷六書學李丞
相王右軍其清狂學嵇阮恬惔學孫登陶元亮勁直
學陳太丘王彥方居常昂昂高步不待鑿控而良遇
合則下褐夫不合則唾軒冕故士多豫附推輓之翼
飛之以恩義交者經術則王元馭文學則李于鱗弇
州直以通家也者而弟之乃其心則師元美以道義
交者爲王敬美李本寧沈君典焦弱矦馮開之沈純
父戚元敬以文藝交者爲黎惟敬歐楨伯屠長卿余
君房徐茂吳方子及王季孺沈箕仲丘謙之邢子愿
李惟寅陸無從莫廷韓胡元瑞吳翁𥡴梅禹金梅季

豹俞仲蔚俞羡長李季常王承父周叔宗王百穀張
伯起楊伯翼汪長文佘宗漢方景武張孟奇以意氣
交者爲汪于周黃全之曹子念方翁恬尹教甫陸伯
生孫齊之張幼于以忘年交者爲王子中陳達甫王
仲房江民瑩許元復周公瑕沈嘉則黃淳父郭次甫
以忘勢交者則許維楨譚其理王相如孫文中劉學
禮以里社交者則江民璞方定之程德良程汝懋吳
伯恒張南榮余伯祥羅德鳴方思善詹東圖范原易
曹仲宣布衣則吳虎臣方獻成陳仲魚蘇君楫程子
虛方君在方羽仲潘景升謝少連劉子衿吳茂名方

嗣宗許伯上方伯雨黃孟晉潘懋德郤長孺余無且
金子實以方外交者則山人涂純一比丘可然眞可
殊宏德淸眞節貞珂貞愛正誨洪恩寬悅即仲不爲
名高游道半懸寓夫先是　上即位覃恩孤得任子
請移子任任毋弟從之時太原相公爲大司成一見
而奇仲得燕見程經藝多異聞譚襄敏特書兄弟同
鳴四言授仲歸揭奧室何中允典南都試明年過仲
都市中仲往拜之引之上坐仲辭避自言甚懟于仲
淹目精偶亾欲側公席而不可得敢謝不敏鄉大夫
十餘曹周旋爲會會必名仲仲不至不觴仲即席笑

曰列卿其惟月乎余小子則其閏也及歸闢白榆社
孤爲長龍君御爲宰丁元父呂玉繩佐之仲爲監客
自四方來與國則同盟異域則否即痿痺猶輿疾相
從丘謙之客太函將過仲千秋里孫發急足語仲詰
朝第就初筵有如里中具客羞則已費仲荅曰故人
輕千里過環堵即典敝衣貰旨酒吾願爲之勿以乏
故而距上客延攬結納則其性然至其睚眦富家翁
視金窟猶糞壤也嘗從孤飲潘汀州所一夫責海爲
富哆口自張仲面叱曰吾黨之言如蘭焉用銅臭公
饒鹽筴弟歸而籌之家吾兄弟不樂聞毋溷吾耳乃

若躬行有得出入不倍于人倫庶幾君子先府君以寵人保仲及長仲多自功因而生心將搆内難孤私語仲吾與若皆嫡厚若不啻厚吾昔奚齊不利于申生則驪姬出吾與若非其倫也仲唯唯由是間者百出卒不行遂篋私蓄陰授牖下私人仲無所預及其以惡疾死伯仲以禮葬之羅氏姊蚤亾媵女有子亾賴數詒戹匭衣樸質子錢家跡而三予之期不報既復來謁仲必授之稽而後行繼室方出結林故儒家女大父治博士業與孤同游父匿博徒冠屨不具予之錢穀悉付酒家出境而中道亾幼子女皆人役仲

贖其子飯僧舍贖其女字吾宗孤言急周親振乏絕吾則優爲至若施者倦而求無厭孤將舍是仲則賢美之人也文則脩文行則脩行華實並茂於是乎周顧以介弟而貧以任子而阨以中壽而殂疢疾憂患無不周大焉吾于天道有遺憾矣自主婚媾三息女皆有家三甥則徐守位潘之恍方斗符皆閭右無央聘商山吴太學女則孤及諸吴盟孤故溺堪輿兆多吉卒哭後將爲無央主卜擇可而葬之若志若銘若表若傳則諸作者在

太函集卷之四十四　終

太函集卷之四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誌銘八首

明承事郎王君墓志銘

王君名全字守一季年以貲　賜級承事郎其先世居太原唐觀察使仲舒徙休寧宣仁里承事家故業客燕趙齊楚間卒入浙用鹽筴起部使者立承事爲賈人祭酒諸賈人有郤幸承事居其間遂平居常温温遇客無所失然務持大體巳諾必矜縣大猾張實出賤孥橫行賈監中以口舌搆人罪即世家豪舉爭

折節下之承事獨謝實不與通實終不能中尋敗死諸豪賈借貸貰人往往傾下賈承事主退讓恥于貴人權於是薦紳大夫皆願請交承事承事適長子宗賢在胄子籍通賓客京師承事讓宗賢曰亦而父好客耳若操本業安能爲季良邪嗟乎承事籍甚吳越之都游道廣矣顧納其子於正義以任俠督過之善乎其慮之遠也承事購古圖書若古器不下數千緡客風之曰里俗方盛供具惡用敝器爲哉承事咲曰全負好古之癖亦各以志行耳甲寅秋七月承事以天年終盖春秋六十有一方治喪正寢其東偏災宗

賢掞孽子宗興宗典升屋而號乃反風滅火宗賢夜讀喪禮寇謀入臥內者十餘曹一蒼頭大呼寇空手遁去人謂承事陰德多既死且有天幸知言矣又明年諸子舉承事喪待吉而墓乃遷陽山之原家大人雅得交承事驩而宗賢於余甚習余既誦承事之義法當有銘銘曰爾服爾積哉爾孚爾翼哉爾兆吉哉保爾子孫緝緝哉

明處士江次公墓志銘

余與江仲子同事文學先生既而與討借則又同籍仲子與余不啻昆弟戚也已酉仲子持次公喪越十

年卜兆乃吉仲子將樹墓則使余勒次公銘按太守公軾所為狀曰先處士驥舉男子者四人使軾從長公輸受書次公輗獨當戶會婺水溢沒田廬之半又盜自江西起掠縣中居民嗸嗸幾不得活次公持家秉獨嵩目計之家人一切倚辦次公無所詘先處士乃大喜私語毋曰人言五月子不利所生若舉輗乃獨利我其不然哉謂毋汪以弘治乙卯五月生次公也自先處士始杖次公侍臥起者三十年嘗謂長公伯若叔第力本業務決一舉當父毋心即父毋春秋高輗在猶伯叔在也頃之軾果得一舉則次公所推轂云長公不獲終其天年目次公意季子一皐為之後次公謝曰諸弟則弟諸子則子吾何愛一皐顧季弟輔多子請擇可者後之毋吾子以也次公即孝弟力田且復好古居常挾筴讀史其持論往往稱古人遣伯子一鳳學賈諭之曰余聞本富為上末富次之謂賈不耕若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且耕者什一賈之廉者亦什一賈何負於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賈也若第為廉賈軾始判越公入越聞田父皆德判寬田租公揚揚入舍既供具有加豆三公怫然曰余讀漢記羞稱公孫弘張湯為人顧

二子且侯猶持脫粟之飯雖其志在立名譽視無厭者猶賢叔位不過二子而飯過之使二子而在將求多於叔矧不為二子者也次公年五十仲子貧帛一兩請衣次公乃大詬曰孺子不聞古之國君乎彼以布衣而致三百乘不帛者何也乃公田舍翁耳而謂乃公衰乎即衰不帛且煖烏用此嗟乎人能文綉土木而不能不德色於耰鉏俗靡然也漢制郡國得籍上孝廉故其治多長者乃令士以經術進豈不烝烝特病未廣耳使次公在漢惡在其不舉哉公歿五年則仲子舉進士官比部尚書郎有材譽銘曰爾封若

斧十十年所爾後阜昌卜世無疆

温次公夫婦合葬墓志銘

嘉靖已酉温次公即世越十年戊午孺人左氏從之又明年庚申行人奉孺人喪祔次公墓守昆方在鄰國則屬守昆爲之銘狀曰次公名昕字良賔雅以師道取重人稱暘谷先生云温之先自隨徙桐柏至處士淮者爲次公父乃徙鄖正德已巳次公生處士知其丈夫子也始就外傅輙從趙文學受書　今上五年次公籍名博士七年關中人許公視楚學次公以年少見奇尋執毋喪不得比十三年次公當廪食而

名不在比中次公謝曰　今天子以文治治天下天下斐然鄉風士即有尺寸之長願求紹介以獻于天子夫賔興者士之所繇以爲紹介者也乃今失明時負　聖主即日飽廪食何爲昕誠得一比有司請辭廪食從之十六年乃始廪食次公在比句有八日日中而畢事以爲常楚人爭推轂次公然竟不偶既而講業鄖水之上聚徒三十餘曹公執本業而命之不遺餘力終月而程事課諸生殿最有差次其姓名懸書廡下諸生視次公所殿最不啻彝鼎丹書焉時御史大夫王公藩大夫張公閫帥王公皆遣其子就

學次公客三公所孯謹無他會歐陽公開府鄖中與復武學公用郡大夫議舉次公爲胄子師始入學公授　大誥武臣諸篇宣言曰爾先世有汗馬功遂受世祿至此即有疆場之事所不如　大誥者非夫也一時士無不帥教既服官守往往能大其門嗟乎次公廣厲學士文武皆有成材顧獨囊括終身曾不得以其末見惜也次公有子如玉即行人行人始孩次公呫呫自喜語客曰古人易子而教否則以爲不祥斯求多於不善教者耳伏生猶然有女豈謂生男不若生女乎即孺子能讀父書勿易可也行人稍長乃

日夜程督之下帷舍中卒終歲不輟業既成公乃見倍及其舉進士官行人不逮公者五年耳孺人左氏長次公者四年父絜以醫授秩郡中習知次公名遂授室次公居常嗃嗃一切服御必孺人親之孺人獨善事次公無所失次公喜曰即吾不及下車大夫賢吾婦則其匹也及次公不得志孺人務婉娩將順寬次公至其過行人必軌於正義次公疾革孺人執行人手泣曰即而父不諱而毋不難以身從之顧而大父春秋高百歲後孰可當大事且而父未卒業必吾身親見孺子成名不然吾何敢死行人唯唯及行人

且貴先處士以天年終奔喪歸諏日而舉葬事會雨雪甚行人請必無行孺人務執成言不欲變居廬踰月毀若初喪畢事而歸匍匐赴次公墓下再拜哭曰未亡人獨後君者謂君父未歸土君之子未成名耳乃今吾事畢矣烏可獨後乎哉歸臥疾於家即百端不治孺人之志決矣次公舉四子皆出孺人長行人次如春次如泉次如璧皆文學弟子行人又曰吾父毋幸而有鄉曲之譽乃其孝弟子愛蓋出天性云先大父老而巖居去郭百里父旬日必三謁人有饋食必以羞伯父曰明當中分產伯爲政手割其腴者父

取其餘先大毋操下嚴諸婦廩廩吾毋獨得當大毋無間言其後諸毋異居大毋獨依吾毋以老鍾氏婦夭死婦有毋且寡無子男毋謂孤曰婦亡毋且不嗣而弟繼室以其族無失毋驩孤惟命婦有息女毋子之女殤而毋幾喪明曰不欲外吾婦故耳孤不能子無以揚先人之休其所施于骨肉之間此可概見乃若鄉黨之所誦義何可勝道哉嗟乎世有匹夫匹婦之義豈不足多朝有樹而夕爨之何以重積部婁無松栢固非虛言夫以次公夫婦之賢其食報者董董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非重積之驗與次公墓在鳳山之陽爲二坎皆南鄉銘曰爾封若堂爾兆允臧君子歸藏百世阜昌

勑封監察御史何公孺人金氏合葬墓志銘

余觀大司徒所著何公狀及中丞所著孺人金氏狀則誠得全全昌者哉御史君既終父毋喪將畢大事屬余志其合葬之墓且爲之銘志曰封監察御史何公積學良慶休寧萬安里人也何故徐姓出偃王後居歙傳谿元末避兵遂易姓西徙曽大父兆義大父政皆魁梧丈夫　景皇帝時應詔入粟塞下會有急賴胡名馬得脫槖中僅僅百緡居數歲載萬緡歸何

氏愈盛父耀舉明經授長沙少府毋汪氏三舉子乃得公而金氏著西山孺人爲贈遼州同知思榮女稍長兩家雅以嘉耦相奇於是少府請昏遼州遼州許諸公既受室則以季子季子婦得當父毋驩顧獨磬折伯仲間如少府所孺人亦以身下二姒毋事之及伯仲倍公公始壯上承宗祏下保諸孤獨任其勞無所失乃若梱内所推轂則孺人之力居多初孺人娠御史君王舅見夢吾得請於帝畀而夫婦貴子且大吾門公以御史君有貴徵程督不遺餘力始請業輙擇諸儒宿學爲之師業既成然後遣之就試試則列

鄉書高等上太常公又程督諸孫如御史君法其後御史君授寧遠令面而謁行公與孺人命之曰若知而父毋遇若者乎而民日夜望令君來不啻父毋若效而父毋壹以遇若者遇而民民必依矣御史君唯唯卒用豈弟得民及寧遠以卓異聞　召拜南臺御史乃奉公就御史舍毋出行部公命之曰齊民睹上官威儀無如御史嚴甚彼其繡衣驄馬豈直侘鄙縣乎哉務引國經操吏治以佐百姓此真御史事御史君唯唯居南中獨持大節有骨鯁之風無何公趣還縣縣大夫舉賓射必虛上坐迎公公彊而後行不再

往居常謝客坐東樓日授几誦黃庭意自得輒命酒酒罷據梧而坐聽諸孫讀父書近屬十餘家待公舉火或人譬其子甲謬爲嫚語激怒公公謝罷或人置勿問操群下不假貸里無違言會御史君上程書父毋得　賜爵如令甲公與孺人皆大耋期當稱觴御史君奉　璽書入里門與行會事聞所部檄有司表其閭公趣御史君治行毋稽王事既而聞公寢疾大以爲憂典在江防不得代病既革公爲書授長孫遺御史君曰吾以子貴以天年終吾何憾吾獨不及爾訣命也夫畢爾力以報君教爾子孫以報先世則爾能矣吾聞知止不殆無忘乎柱下之言遂瞑公生于成化壬寅閏八月廿四日明年八月六日孺人生公歿於嘉靖壬戌六月二十三日明年六月二十二日孺人卒其享年同其死生之月同蓋天合也子一即御史君名其賢婦吳氏封孺人先卒孫四女三孫女二曾孫女二其婚嫁皆名家子不具載銘曰若之華厥有長沙君子承家麟之趾厥有御史君子離祉祔爾玄堂厥有孟光同歸吉壤俾爾後彌昌

明贈文林郎小壺先生陳公墓誌銘

余雅聞南海奇節之士則小壺先生陳公爲尤著云

公名用彛字存性御史君父也世家南雄宋末徙居南海九江里始遷祖卜世滋大大其門以居由是里中閭右家稱大門陳氏公父琪早世而毋黃氏絕賢毋有子五人女二人公中男也䟽屬諸姒遺子女孤無依毋一切子之是爲六子五女公以才獨當戶無外內少長皆倚辦公公孳孳務當毋心無所失少負意氣不受睚眦於人顧無他腸壹歸於長厚里中諸少年夜緣林木覆巢取鳥烹食之公數諸少年柰何以口腹暴天物諸少年恚甚大詬曰乃公出入鄉黨間莫不辟易何物豪舉必批其頰而甘心焉公挺才

出厲聲曰公等怙衆我矛不能避公遂以矛前諸少年皆走匿他日少年有私鬬公亟赴解之里人聞之益多公長者於是鄉里有搆不煩有司幸公居其間遏言遂解新會儒生雷仁卿大爲里中惡少所困公謝罷惡少直仁卿仁卿德公請納息女爲公子箕帚婦比還新會群盜刼仁卿去繫山中公赴仁卿家爲之行金謀者賴得脫仁卿復申前約公避席曰振人之急而爲其子納婦謂節俠何於是仁卿不忍復言乃束家藏草書三章以爲公壽盖陳太史獻章作也仁卿善方士余萬方能辟穀與俱謁公萬方善相人

大奇御史君相則置之𦕈摩其頂告公曰公富陰德上帝賚郎君大公之門公亦以御史君多貴徵稍長業已程督之矣里中博士弟子客公所公攝客衣冠語御史君曰 高皇帝製博士弟子衣冠示與齊民異等若他日當著此無寧齪齪爲田舍翁御史君唯唯比御史君年十一補縣博士弟子員顧數奇試有司不利即公程督御史君愈益力未嘗以爲愛公生四十六年爲歲辛丑公病不寐且兩月一夕執御史君手訣曰吾先世誦義不衰吾毋有大造於宗族吾子孫必昌阜其殆孺子當之異日者幸成名務自砥礪得爲陳太史公後進吾地下無辱矣御史君泣曰敢不奉教公少挾長技即吹簫鼓琴聲歌博弈皆絶精既從諸儒梁文元陳希尭朱廷重岑準游始折節爲學居常讀周易誦杜工部詩旁綜外氏百家亡不畢力里中度支郎黄公著者子啓雍曾太守儲與其兄令尹俊爭願與公相結世爲通家客下車入門公輒呼酒命供具即不給家人謀諸鄰出之公勿問也公受余萬方卜相術將託羅浮終焉一有不當於心輒呼羅浮不絶口嘗從容泛舟羚峽登三洲巖高視山水間僊僊乎方外遊也曾太守有別業當海隅山

山列三台峙海中距拌洞江下公大以爲奇絶願貸隙地爲亭太守戲語公公故貧何以佐公費公曰吾待吾子太守曰公亭矣得無有吾山乎公曰直以假亭名之無傷也及御史君既終喪未舉大事太孺人夢公長大息坐庭中前請曰何歎豈公未歸土邪公曰固也曰兒貧安得吉土公曰第求之今得矣頃之果得兆大鴈山之麓面海隅山未踰月而畢工盖與曾太守塚相望前言則右券也御史君又曰先大父授先考室即始遷祖故居會仲叔用常當昏無居室考虛故室内仲舍旁治一室自徙居之當徙時孤萬

言纔五歲考雞鳴起命孤執炬前導毋執釜甑從旣
闔寢門孤躍然往也考大喜曰孺子可與爲善庶幾
無傷我心及季叔用齊婚無居室考又避新室內季
轉徙如初比三遷屋材皆不中度人以愈遷愈下姍
笑之考歎曰即孺子賢他日不下藉第令不肖下不
亦宜乎考旣倍孤孤四十未有子仲叔謂而翁出善
室居我幸有息子六人吾至今不能忘願更歸兄子
孤謝不可終不以生子故而死吾親無何舉三男子
竟不更室初大毋在考常誦陳太史聖恩憐老毋之
詩孤始孩一再聞輒成誦孤從度支黃公諸孫同學

黃公善推測家言私語考曰郎君當晚成宜須待其
彊仕耳考曰諾吾春秋僅僅焉能待之往孺子能誦
太史公詩他日即被 國恩必毋在也及孤以壬子
與計偕丙辰舉進士考捐館舍十六年矣其後以池
州府推官最課贈父如子官孤毋余封太孺人幸無
恙乃今待罪御史將毋不遑明發之謂何顧未得歸
所也始道昆受閩事則御史君來按閩御史君言必
稱其先人故得聞公質行甚具即道昆不獲拜公之
墓誠願爲公志而銘之銘曰翩翩者俠遵仁蹈義視
優無缺恂恂者儒脫人於阨然諾不渝洵美者子移
孝作忠顯揚伊始若堂者墳表兹南海潤澤后昆

明處士江民瑩墓志銘

當世以布衣稱作者無慮數十家乃若質行雅馴則
余竊多江民瑩頃民瑩將捐館舍遺季公民璞書曰
平生知我者唯季若汪中丞願季爲狀中丞爲銘幸
須臾無死猶及見之死且不朽往余爲民瑩立傳曾
未得其什二三乃今要我以平生之言柰何負民瑩
地下遂受季公狀摭其軼事志之志曰江處士瓘歙
人世家篁南字民瑩贈尚書郎終慕公第三子也幼
負奇氣顧猶跳梁年十四毋鄭安人以暴疾終旣含

不瞑民瑩拊棺號哭曰毋其以二三子未樹邪所不
夙夜以求無忝者有如此木遂瞑自是折節爲學務
以身先季公乃從故太守吳先生受詩吳先生間得
李獻吉賦詩若干篇示民瑩民瑩心獨喜終日誦之
嘗竊傚爲詩有近似者初試縣官不利父命之商民
瑩輒商孶孶務脩業會督學使者蕭子雝行縣並舉
民瑩民璞補縣諸生又明年應鄉試復不利民瑩慙
自憤不務稼而罪歲凶何爲乎遂下帷讀書歷寒暑
窮日夜不遺餘力民璞請少息毋已太勞民瑩愀然
曰季子游困而歸由發憤起縱自愛而忘而毋不瞑

邪頃之病作一夕嘔血數升延醫十餘曹不效因涉獵醫家指要自藥而瘳比治本業如初又復病釋業復瘳遞病遞瘳蓋十年往矣乃嘆曰顯親揚名即男子所有事彼亦儻然而來者耳顧輕身以希必獲謂父母遺體何遂謝學官罷舉子業日鍵關坐便坐几上置離騷素問諸書卧起自如不問梱外事即家務左右麥起終不入於心由是就業益多神益王矣甲辰季公舉進士民瑩沾沾喜曰幸哉有此無傷毋氏心瞑可也瞑可也民瑩屬辭爾雅藉藉稱名家當是時邑人王仲房海陽人陳達甫亦皆負論著而薄諸

生相繼引去鄉大夫游汝潛汪正叔方定之則尤推轂民瑩郡中人士翕然附之既而自託遠游將傾四海之士則之越之吳之楚足跡徧于東南會民璞徙官留都則之留都習朝市之隱及拜信州太守則道信州出閩越謁武夷君其後兵備饒州則又道饒州登匡廬汎彭蠡而下所至未嘗通謁而縉紳學士爭願從游歸語人曰入其境其士可知也頃余入會稽探禹穴其士多奇余歷吳門汎五湖而東其士放達楚有七澤泱泱乎大觀其士閎廓而多材秣陵爲高皇帝故都衣冠文物盛矣四方豪傑分曹而仕伏

軾而游蓋士之淵藪也大江以西以匡廬勝其士好脩閩越以武夷勝其士倬詭遊方之内此其大較也吾將爲方外遊矣既又赴會稽視仲子應宿病應宿愈民瑩乃負病西歸中道應宿刲股進之幸少間亟乘舟就舍病益深季子應乾季子婦程氏刲股遞進之卒不起蓋乙丑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弘治癸亥享年六十三居常于于近人一切無所失及其操直言引當否不取苟容歲饑浙有司下遏糶令輒引春秋大義上書部使者請罷之語在集中不具載其子甲以貲爵萬戶會有疾偕諸醫民瑩過萬戶家讓萬

戶公能以富貴驕人矣亦能以生死下士乎公之疾得士則生不得則死富貴無爲也季公既貴始立祖廟屬民瑩定約法脩祠事以爲常即民瑩以處士之義終功用未試其於國事則尤惓惓嘗著論言備匈奴犂然可採藉弟令得志其晝策何可勝窮乃今食不過上農年不逮中壽家人之產益歷有存惜也配臨溪吳氏舉子三長曰應元仲季即刲股者茲當大事將卜所宜爲之銘以待銘曰相彼良玉胡然而緇藏爾有文德惡用乎珪璋相彼梁木胡然而先撥爾有令名惡用乎黃髮漸江東漸厥有新阡君子歸止

是曰九原

明故例授明威將軍山東安東衛指揮江五公

墓志銘

余東歸會郡有疆事公習余諸父則授余館以居疆事平余還田舍居數月公以天年終余宗人中丞公業已列公狀其子謂余有脫驂之義謁余為志為銘重以諸父之命命之敢不敬諾公名滐字一川世居郡城脩文坊出濟陽江氏父廷俊母楊氏以弘治甲子冬十二月五日生公蓋五舉子矣則以絕乳子也甚珍之公始成童輒能攝門內事父喜客乃使公視

客羞沓至父頤指公其供具可卒辦父母謂其能子心獨多公公愈益兢兢事父母惟謹母病甚公夜禱于神毋從卧内聞異香病乃已公以其禱之驗也則東走泰山南走太和山為父母禱焉公故賈西楚以貲衰既則以父殁母春秋高遠遊謂何耳乃從鹽筴往來吳越間即歸寧可信宿至也往歸自楚載甘毳獻母務充庖毋問有餘則出予含縱之惟懼不給卒之吳越地饒鮮使者轉轂自東來驛不絕公席父業兄弟故饒會里人誣其兄濬殺人公傾橐赴濬及事釋公奮袂往也不可自我而隕先人遂脩業而息之

視昔過當其後伯仲兄歿公毋視寡嫂子視諸孤仲之子又亡視其孤若諸孤等無論婚嫁一切倚辦公舉宗貧乏者往往貸公錢公未嘗有德色即不能辦終身不責毋錢吳越大饑多道殣公為之市喪其葬數十百人嘗畜乳婦婦謬言其子亡遂給金婦家適受券既而知其子求婦急亟焚券遣婦舍其金即公振人之窮中外誦義徒以獨行偶偶不取苟容仇者或搆公尋自敗公顧復為仇者地陰脫之仇者退曰吾儕小人直以彰公長者耳公年五十釋賈而西築舍玉屏山之陽手種梅若干樹又拓别業為臺為池

負郭而居置家人產勿問於是諸公客稱梅軒先生云會伯子待次京師奉　先帝詔人貲所部授其父明威將軍山東安東衛指揮伯子奉檄歸薦金緋堂下公拜而受檄屏金緋語伯子曰吾方蟬蛻污瀆周遊名山大川惡用此桎梏為也遂以布衣蒯屐東出海岱之間望蓬萊登日觀浮于南海謁大士普陀西入九華晞髮秋浦之上乃汎彭蠡躡匡廬倚杖笑曰五老寥寥待我而六願以瀑布為楚瀝盡賔主驩於是脩然而歸如得所欲元年春正月乙巳公夢羽衣人操巨舟逆之蚤起沐浴易衣有事祖廟公致祝聲

琅琅滿堂禮成退而終于正寢儆之喪而信不亦異乎冬十一月丙寅舉公喪葬豐隆山裴家塢公受室楊氏生子男二人伯子東鳴授餘姚縣縣丞娶程氏仲子東鳳補郡學生娶胡氏故都御史屏山先生孫也女一人適郡學生吳文察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其婚媾皆閭右族余聞江之先以節義顯　高皇帝表其門至公父而益有聞太守張公署其門曰孝友乃今質行較著豈世德然哉銘曰誰謂素封章服在躬誰謂考終冥合玄同言言爾墉翼翼爾宮爾嗣爾續展也豐隆

歙諸生洪承德配汪氏合葬墓志銘

洪承德名鉞歙洪源人也洪氏出宋少師後由休寧黃石徙洪源承德即世家家故董董郡中汪文學權有女父母為承德請婚文學察承德才許承德督學使者行縣籍承德補縣諸生承德受博士經汪任椢內事承德乃得壹意脩業不問家業既精累試輒高等及大比遁不合于有司汪從容為承德言士顧脩業何如耳業脩而得不得如命何仲尼不得於七十二君命也承德笑曰誰謂乃公有命即命能困我將夌千仞而上之毋命以也邑人吳子甲侵黃石少師墓承德帥諸弟籍諸生者四人徧告所部且請　闕下上書吳嗛之中承德于督學使者承德持議自若宣言曰即一縫衣易先公一坏土鉞何愛邪所部卒不直吳復少師墓歸洪氏承德六應鄉舉皆不偶遂謝督學使者棄諸生督學使者習知承德名檄以貲入太學承德年四十九矣卒不行承德舉子男七人皆汪出汪有鳲鳩之義褓襁必身親之當是時諸子用鹽筴駸駸起承德笑曰固天佚我以老不佚何為日飲而醉二參無所事事年六十竟以考終及諸子大饒汪愈益纖儉里媼謂今視昔逺甚且春秋高自

苦無為也汪應之曰吾方攻苦為子婦率固自苦邪汪後承德二十年蓋八十有一承德生成化戊申正月二十四日歿嘉靖丁未四月四日汪生成化丁未二月二十三日歿隆慶丁卯七月十五日伯子湊婦汪氏繼胡氏次溱婦方氏繼吳氏次溉婦許氏次沆婦朱氏次滂婦方氏次漇婦汪氏次涵婦程氏女適大使程太冲孫十三人應龍補縣諸生籍孫女六人曾孫九人曾孫女五人其婚嫁皆閭右往余從方次公受禮次公於承德為婚姻余多承德為人因受命次公志承德墓墓在某山之麓以某月日封焉銘曰

與吾游大人以成名吾寧屏跡以全吾真與吾鄉稱
澤于吾身吾寧重積以遺吾子孫火不鬱不明水不
湮不行爾蓧爾眞爾棲爾盡爾保爾來孫我銘爾墳

太函集卷之四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八首

明故太學生金長公墓志銘

甲子夏六月二日金長公以天年終明年長公子伯鉉仲鋆叔鑿季錕將舉大事乃贄大鄣吳子所爲狀謁余志其墓而銘之志曰金長公瑭字伯獻世爲休寧中市人父處士用鹽鹽起家客淮海毋汪早不宜子卜劉氏姬吉正德己巳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長公生長公獨依汪不啻汪之自出汪蓋由由然子之也稍長長公及弟琛皆入胄子籍游南成均既長公釋業歸則從父賈淮海長公深中重發發則皆當於人心淮海人以爲賢事長公甚謹即彼中郡縣長吏爭願交長公雖汪始捐栝棬長公召良史畫毋遺像史不及見毋謝不能長公蒲伏史前泣下如雨史恍然若有見也爲像甚肖人以爲奇長公脩父業而息之浸致饒益乃與次公中分産手自損數千緡益次公比兄弟終喪將卜宅兆有爲堪輿家言者德長公請間曰公遇我厚詰朝之事我必陰厚公長公謝曰先人遺體獨瑭及琛瑭之厚琛之薄也吝奈何以瑭

故薄琛言者慼長公益多其長者既樹墓芝草累生人指其居廬曰孝芝堂直以爲長公孝友之應諸疏屬其私鬻先世墓者長公白縣吏復之長公爲南門夏氏館甥夏氏毋以節行著毋既歿長公樹石表其墓焉縣大夫習聞長公名數過其閭引爲上客閭之西爲學舍招致文學之士授諸子經於是伯仲皆補博士諸生季游太學長公就舍躬自課蒼頭灌園時時程督諸子人私語曰三國先生厚誦義而薄榮名異日大先生之門諸丈夫子耳癸亥長公復游淮海與次公俱嘆曰吾聞漢二疏高義心竊多之方其召賓客散黃金一何達也吾兄弟終身家食何敢望二疏乃今席先人之故貲各有所就業苟可以明得意惡用墨守爲哉相與日夜擊鐘爲高會比還休寧不旬月而長公卒蓋知天命云汪伯子曰金之先有陰德洪武初金仲善爲郡獄掾會郡中有大獄連逮數百人掾爲之焚其獄辭無辜者幸得脫掾乃坐法編戍行其後滋蕃里名金里長公其苗裔也余未及見長公而鄉大夫藩伯黃公憲使邵公與余習伯若季乃從兩公者受室可概見長公爲人且吳子嫺於文辭其言可信遂銘之銘曰昔也去籍脫人於阸厥有舊德今也皁昌孝友賢良引而彌光振振繩武穰穰吉土長公歸所

明故處士洪君配吳氏合墓葬志銘

洪處士什字承章歙洪源人也其先多顯者在唐官黜陟使在宋官少師其後由休寧黃石徙居洪源洪源著矣處士大父和有陰德以上壽終和生璣受室黃氏父倚璣當戶遂釋儒術商四方會毋有疾趣歸尋病死黃二十而寡處士始孩主者匿舅遺金黃獨攻苦自給處士幼病弱黃大以爲憂日夜持處士泣曰如天不蔑遺孤兒幸彊飯宗人近屬弱處士齮齕百端黃無敢誰何謹避之耳處士稍長好讀書　先朝頒孝順事實爲善陰隲于民間處士獨時時誦習處士既字朱氏女女病痺朱氏翁請罷之處士謝不可女業巳字終不以疾絕婚踰年女亡乃婚吳氏吳能婦左右處士奉毋驩毋命處士商處士商吳越遊出遁困亡故貲吳脫簪珥佐之乃復舉鹽筴入楚夜夢老父與語君自此當致不貲旦日第謁叢祠問之日者而信既而遇日者如夢中言處士由是駸駸起矣毋登大耋鄉曲誦義無窮會天年終有司表其節載郡志處士侍毋疾不啻以身當之日夜奉起居至

廢寢食無何病痞甚得禁方乃瘳居廬號泣三年芝草産墓下處士既就業其齎用無所芬華人有急赴之不遺餘力而讓義近屬仇者死其子貧處士無他腸顧獨善視其子鄉人鄭叟出賈妻遣其妾歸貧家妾故有身去六月而生子貧家利重價將貨之遠方處士子畜之予重價既長遣歸爲鄭叟後名曰淶里人王經郁售山請移喪受價處士輙予價戒勿移處士客巴陵主鄉人胡珏珏故年少處士推轂珏起家珏貸千金者三無所問處士還歙家監訟之有司處士叱曰寧珏負吾吾不負珏遂赴有司出珏驩如初

吳生貸處士毋錢不幸客死生有遺蓄聽收責者爪分之處士獨爲生治喪置毋錢勿問嘗出金三百授鄧漢經改煎漢經盜金若干陰入赤堇當其數事覺漢經亡處士召漢經第歸所盜金尋復故業舟人某載豆赴吳會私貨之道中遂沉舟滅其跡其後獲舟舟人赴處士處士慰而遣之舟人某盜鹽若干縣捕之急處士顧出身蔽舟人罪縣吏多處士揭書姓名于亭艾關盜鹽數千且有酒過掌計者請以屬吏没其舟處士俱舍之關大憝服李與賒鹽二千入舟舟覆與自投淮水不欲生處士呵止與益之鹽以振與

急劉國祥授處士券以居舍償處士百緡處士謝國祥焚其券蔣文遠傭人陷賊黨逮逮文遠兄弟三人處士私語逮者曰三人無罪即傭人亦在脅從逮者信處士言三人免矣同舟人彭氏病疫病者相繼亡衆悉避舟處士獨不去彭僅遺孤子處士爲之交易篋遺金歸其孤劉天五溺樗蒲漏七十金不籍遂以金償處士處士戒天五毋博還其金豎子慶竊二百金亡走楚處士自淮躡其後且入楚疆鄉人遮道說曰金易得耳奈何輕千里僕僕爲哉處士謝曰豎子襁負而逃吾懼以金殺豎子凡吾所以來非爲金也

慶果以金敗死蜀中夏貴齎五十金歸貰之立盡宗人塗遇貴械繫歸處士數曰往吾謂若必不免猶憶吾言乎乃罷貴即處士力爲善顧數得天夜從蒼頭赴縣中忽遇虎處士徐徐無失步蒼頭後至業已啞一路人處士聞毋疾亟渡江舟半渡幾殆處士叩天露禱風浪乃平將渡螺山同行十餘曹趣之去會童子病處士留既而覆舟行者皆葬魚腹嘗維舟舟鱗次江上處士失足沉舟底張目見五色光有人扶雙足出水中舟際立一人援之起冠幘如故舟行遇群盜剌小舟如蟻截上下流處士坐舟中自如終不得

近庚申之歲處士居巴陵邸中老僕曰牛夢羽衣人操樓船召處士上帝多君高義辟君爲掌簿使遂發舟無何處士病會競渡觀者數千人忽童巫作神言躍數舟赴處士上帝多君高義辟君爲掌簿使君行乎哉秋七月某干支處士乃捐館舍三子奉處士喪友葬楚人白衣冠者無慮千計相率送之水濱既抵邑里邑里人相率逆處士喪且倍楚處士善鄉人鄭尚簡既又善其兄子叅當是時叅自楚歸老父矣喪即次素車望望自西北來三子泣曰必鄭少公也鄭拊棺痛哭執紼登山聞者目爲死生交無讓古昔處

士生弘治辛酉春秋始著吳少處士一年喪嘉靖癸邜春秋四十有二三子皆吳出繼室胡祔之長浩婦程氏次引禮漫婦胡氏季太學生洹婦潘氏余所善者潘孝廉侃女也孫十人其一應暄婚余從女弟曾孫一人三子將以某年某月日舉處士喪卜葬某山之原以吳祔嗟乎流俗靡靡其孰能不波處士獨以長者之義終庶幾乎六行具矣余私謚之曰順惠處士且爲之銘銘曰誰謂遺孤亢宗收族考心則愉誰謂貨殖素封不居令名無斁誰謂逡逡振乏繼絕不讓當仁誰謂節俠傴僂下人周旋無鈌誰爲之前毋氏婞節有開必先誰爲之後子姓阜昌胡不單厚誰謂有涯不違丘首君子所家誰謂獨往伉儷具存千秋肸蠁

明故處士鄭次公墓志銘

嘉靖乙巳鄭次公客歿建安宗人亞中大夫佐業已爲次公狀其後諸子將樹次公墓謁不佞爲銘亞中吾鄉聞人其言信按狀次公名天鎮字定之歙長齡里人也大父曰甫經父曰元瑾弘治巳酉次公生長受室海陽新溪戴嫣次公少服賈以鐵冶起建安比還子舍中事父毋孝人有構父者訟六年次公職槖

饘左右父侍父毋疾壹如禮家言及父病目次公兢兢奉起居垂二十年不少懈其後父毋皆踰九十正考終次公居廬三年終身不忘明發伯兄承家祀父事之父故安湛氏姬次公遇之有加禮鄉人善事庶毋者宜莫如次公業既饒舉宗食指千計即婚喪不舉必赴次公次公環應之未嘗有德色洪武初鄭潛自長齡徙莆同出宋宮講公後墓留歙閭右僻倪之莆人歸訟有司舉宗多外屬者次公宣言曰宗盟柰何倍一本而操二心遂倡衆應莆人務明世守及事定亞中獨多次公次公斑白猶入建安卒年五十有

七舉四子長文清次文澤又次文治季文渡四子脩次公業轉轂江淮間居然擁素封致鉅萬矣孫六人曾孫五人其婚媾皆名家女次公墓在某山某向以某年某月日封焉銘曰河流泱泱其委洋洋不有蟠根疇發異華爾後彌昌爾澤彌長維山之陽若堂若坊君子歸藏永也烝嘗

王母高氏墓志銘

高舍人家京師世受錦衣千戶舍人獨任俠游諸中貴人乃從中貴人貸萬金出賈淮上其任俠愈甚時時捐金急人之窮坐客盈庭日置高會列歌舞金且

盡負氣自如則之廬習賈人王次公長者聞次公將有卜也舍人請曰僕有息女願歸次公次公避席曰蒼幸得從公游何敢妾翁之女既而母歸次公所踰年而生仲房居六年廬冠至次公趣還歙挾母子行家丈人讓次公先後嫡子長矣如之何其以賈昏也不告謂何頃之仲房引母左裾母拜堂下家丈人變色而喜相勞曰我昔夢女丈夫紹介來謁左帶劍其光陸離介者奉劍以先必此兒也家丈人鰥而老臥起必童僕俱母謂次公僮僕孰如子婦遂躬治皮閣必甘舅者上之卻立坐隅侯舅虛口乃退次公開冠

退將復之廬母請留子舍中終事舅丈人不可則謂次公孺子寅有貴徵吾門待孺子而大若第以孺子往脅教之且諸婦諸孫婦在焉安得留孺子母既自請不得命泣下霑襟丈人亦掩泣曰五月之養吾固知新婦良願假須臾庶幾猶及反面行矣仲房稍長治博士家言業既通則以爲不足治也每對案輒廢書歎曰男兒負七尺軀百年一瞬耳我求古昔上之爲韓衆爲王喬僊僊乎天行矣次則爲驃姚爲定遠威行沙漠萬里外不亦飛將軍乎又次則應詔稱詩爲李供奉被酒入大內立奏若千言據床命力士

奴隸之蓋翩翩然佳士也凡此何不可者何至屈首敝吻沾沾糟粕爲哉日走馬出廬東門從諸少年角射下馬席周公瑾墓酹酒和歌母以爲不羈亟請次公遣歸就學尋補縣諸生籍諸生爭自下仲房母爲期會諸生母爲治具脫不給往往出隣家仲房即在諸生其稱詩常什九又以其私召方士求刀圭既數困有司母怏怏癸卯又困母恚而叱曰若薄鼎子崇爲名高彼其與計偕者何業耶胃何負若若自託于李供奉寧能待開元遇合時乎若外王父故五陵豪坐中廢而母至此方日夜望若蚤貴幸爲而外王父

若而毋一洗之若三十無聞吁嗟嗟巳矣若縱忘而
外王父若而毋寧忘而王父夢徵之言乃今猶守華
門大無日矣次公從容語曰孺子即不利聲名隱隱
起南州何責之苛也毋怫然曰虗名何益雖考金石
難與樂饑而父當季年而諸兄子皆碌碌有如一旦
困甚而將徹妻孥之給以糊其口邪自我而失諸侯
非夫也他日何面目見而王父地下其後次公即世
仲房猶故貧所部部使者郡大夫列邑長吏爭致仲
房引爲上客毋居常嚘唶不啻嚴君甲子季春月幾
望毋夕憑几進仲房訣曰我生與佛同日謹事之乃

今以天年終亡憾矣自後比年四月八日若第齋戒
爲毋誦胎骨經血盆經七月十五日誦盂蘭盆經懺
然西方有聞汝毋瞑矣距生弘治丁未葢春秋七十
八云仲房受室方濟南則其孫女方不宜子受毋命
媵二姬其後舉子男三人女二人皆二姬出仲房故
博洽旁治堪輿兆在上塢口陳家山仲房卜之吉余
竊多王毋之類父而仲房類毋也爲之志而銘之銘
曰胡燕胡越考氏遺烈胡嫡胡孽嗣人卓越胡生胡
滅歸乎寥泬漸江泱泱既阜且昌於乎其斯爲王毋
之藏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鮑公墓志銘

今上二年春正月巳卯南京戶部尚書鮑道明卒于
家　上輟朝　諭祭葬如令甲有司舉葬事尚書子
梁檀槐朴謁所親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道昆爲志
爲銘尚書公字行之歙巖鎮人也鄉人故多公長者
稱三峯先生云公父封兵科右給事中諱榮芳毋封
孺人出汪氏弘治癸亥五月其干支公生端靖自如
不受狎侮稍長受博士春秋嘉靖甲午南海倫公荼
陵張公出典南畿試事得士爲多公舉第四人士譽
歸公久矣戊戌舉進士授行人三歲進戶科給事中

再歲進左給事中尋進刑科都給事中當是時吉州
袁州爭政言者率揣摩希望各中其驩其或浮慕骨
鯁之名排擊紛起公獨正色中立或以言責詰公公
謝曰　主德聖明臣愚不足以奉明詔如使株連毛
舉徒自託于直言臣雖愚不欲以此傷大體會御史
奏延綏失事巡撫都御史以捷聞　先帝命兵科右
給事中莅視之尋奉　璽書往公徧歷塞上閱虜出
入諸鄣塞亡人畜多寡有差按軍府部署方畧較諸
將程期論罪輕重覈首功虗實策賑濟防禦諸便宜
議上當人人心無枉橈聞者謂千鈞一發飲羽虎狼

無問狸狌矣先是虜入上谷公上言匈奴日伺邊必
求再逞乃今易置宣大總制用翁萬達易置本兵用
唐龍萬達方撫關中不得代宜未即至龍以終養去
毋在宜未即來假令稱兵其何以應倉卒按　祖宗
法宣大設總督軍儲侍郎一人貳總制京師設提督
團營尚書一人貳本兵分任事權相表裏無事則戮
力共濟有故則可攝而代之復之便當事者計非急
持兩端其後虜犯京師卒用公議公在近侍七年出
入唯謹即有不測獨由由然應之袁州中信州　先
帝怒甚收信州及建議復河套者併逮言官杖之廷

公頓首曰臣固當笞謹待罪出而參知江西政事居
頃之罪四王連遣子叩　闕上書誣執故都御史胡
纘宗誹謗故入大辟辭連刑科公以故刑科都給事
中當就對簿　先帝怒甚人人自危公頓首曰臣固
當誅謹待罪及事釋卒未嘗以喜愠示人既罪親喪
補山東職如故大盜師尚詔起歸德趨山東公以部
子弟戍滕張武備甚具賊遂卻尋受禽公以保禦功
賜金論賞進浙江按察使蓋當輻輳之衝鄉人往來
部中趾相錯部中權豪多關說不避惠文公戒閽者
毋入鄉人謁毋入關說者書即權豪面謁欲有言魯

未得一開口既又發臨安故給事中高時奸狀械送
京師無何進四川右布政使以採木論賞復賜金無
何轉雲南左布政使時多徵發民將不堪公愀然曰
滇即小饒直蝸濡耳蝸不轉則活轉則中乾此誠藩
大夫事乃會計全力什五自給什三轉輸什二備歲
凶他不意令既布滇人至今便之已未入朝麾筦庫
羨餘弗納尋進應天府府尹已復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吏部錯居故患盜殿最捕盜諸
吏士視獲盜多寡為差諸吏士或掩不辜求逭簿責
公遇文致不辜者立釋之阿堂攫印搆兵楚蜀騷動

公謂有苗視印為向背請降新印令反側子自安毋
勤遠略為也容山酋韓甸竊發公徵兵遣將討平之
斬首二百有奇甸就縛　先帝賜金幣下兵部論功
人言歲終類奏功故事猶得任子今大捷宜視昔有
加不然則籍子弟置有功部中亦得延賞公謝曰臣
奉　天子威德得罪人固諸將吏功臣何敢為子孫
地已進大理寺卿尋進戶部左侍郎賜金幣會袁州
得罪去變置諸大臣公進南京戶部尚書蓋一歲三
遷矣公秉兵變後主度支體國撫軍不遺餘力尋以
疾乞骸骨　先帝優許之　上即位初廣厲言路諸

大臣往往中多口唯公保身名完即公無所瑕疵其決癸畚矣家食五載跬步未嘗出戸庭茹淡服疏將令後世師吾儉公配方氏封孺人子男四人女三人孫男十五人女十三人曾孫一人門內不啻五千指承家一切務馴謹所謂得全全昌非邪會兵部左侍郎棠樾鮑公致仕歸公宗人也鄉人嚴事二鮑視漢司隸同乃若明哲保身則過之矣歲朔疾風自西北起占者以爲咎徵月將終兩公相繼即世吁嗟嗟異哉往不佞從公上計京師公以讓名語不佞聞者莫不誦說語在著論中時執金吾使人饋公公出小錯

刀勞使者客言執金吾有寵公卿大夫爭自下之今使者來毋已薄公笑曰鯫生視此不薄顧謂使者薄之乎公與人逡逡然必軌于正義此其大率也嗟乎公往矣上之則國史書庸下之則學士大夫誦義凡有心知耳目者莫不見聞不佞備在婚姻無能揚榷萬一謹撮其較著者內之坎中墓在宋村其向銘曰

奕奕大鄣篤生純良翼我 先皇入侍承明言中國經邦之直臣周旋四服澤流比屋施及殊俗用武黔中振若發蒙恂恂讓功 高帝舊都九州上腴作大司徒引身請老榮名自保宜爾壽考歲時在龍吉士罹凶邦人改容 帝心則恫乃命司空作爾玄宮玄宮迤迤九原膴膴奕世昌阜

明誥封恭人顧毋楊氏墓志銘

先帝召對公車則余從恭人子子行後余既釋事挾杖偃東游會子行執恭人喪以衰絰見盍將舉大事屬余爲志爲銘余視恭人有毋道焉且賢毋也又賢者毋也乃按交使君所爲狀舉其槪稱載之志曰嗟乎此恭人顧毋楊氏墓也初惠州公以名家子受室于楊二姓皆著錢塘其先皆有顯者恭人生而端靖始受女訓輒以莊憚同群及有家事舅姑夫子唯謹

舅守經術業臧先人之餼即惠州公能讀父書未行樹也會鄰舍火火其家家大困惠州公去而習吏事辟爲功曹恭人進曰舉世弄三尺競錐刀直爲家食計耳梱以內請爲君任之第壹意公家務爲清白吏公曰善恭人乃脫簪珥授族人之善賈者賈大梁歲計其贏取以自給居則治麻枲佐饘用以爲常惠州公果以無害聞起家諸城尉恭人雅以子行獨子甚珍之至其受博士經程督不遺餘力及子行貴惠州公輒歸休恭人語子行曰爾嘗故業三世而始成名而翁不卑一尉惟守官爲兢兢爾席美資毋墮先烈

勉矣子行以虞衡司主事上三年考　詔賜父爵如子毋封安人當是時大墨用事齮齕司空諸郎吏子行亦從量移淹滯州郡間久之乃復南部恭人訢訢自若所至則以安車從及子行守惠州恭人留不行子行固請恭人正色曰彼中患盜久矣百姓將息肩於爾日夜望之爾其決筴務釋境内憂毋將父母以也於是子行入境孳孳拊循乃徵勁兵練士著發盜藪俘馘無慮千人居五年境内大治及上惠州考詔賜父爵如子毋封恭人無何子行進廣東按察司副使歲甲子喪惠州公越三年服除恭人七十老矣

子行率張恭人若其子汝學汝問汝斅孫彥聖彥哲上壽恭人前恭人艴然曰而翁不及偕老未亡人何壽爲於是薦紳大夫若都人士女皆待命恭人恭人乃進門内親遞爲壽取成禮而已明年　天子改元隆慶　詔初下恭人趣子行治行且曰　聖主方與海内更始巖穴畢登孺子結髮而受　國恩庶幾自效明時以報　先帝行矣子行謝曰毋垂老使言得居子舍以奉餘年即三公不啻也歲十二月十三日恭人以天年終又明年子行奉恭人喪祔惠州公葬積慶山陸家塢銘曰醴有源其流濊濊不有壽毋胡取乎栝樅苞有鵻其羽翩翩不有令子胡取乎樹蘐子兮阜昌毋也發祥俾爾貞良俾爾直方爲邦家之光集慶之陽若堂若坊百嘉止止終古歸藏

贈恭人亡妻吳氏墓志銘

予始學語先大父口授唐詩客至率膝予誦唐詩佐客酒溪南吳處士奇之甚則以息女約爲婚姻無何處士女死先大父聞澄塘吳長公有女以乙酉冬十月某日生卜之吉於是妁者納吉長公乃許予婚即恭人也長公名華顯蓋與其弟華逵同居會里人誣長公弟殺人長公卒破其產出弟子在外傳先大母

靳予曰嘻孺子婦家貧予曰男兒恃婦家邪願置勿問其後恭人病瘧瘧且踰年善醫者吳洋告家大夫此瘵徵也家大夫歸語吾母與其嫁禍吾子寧緩婚期予私告毋曰兒從博士受禮禮無婚姻大焉吳氏女既字而弃生死則吾婦也女即病其生死猶未可知乃今竊計其必死而逆婦愆期於禮何有於是以壬寅冬十二月三日逆恭人歸恭人身不勝衣顧獨嫺於内則不侵嚬呻居常鬱鬱如有所欲言頃之謂予自吾家罹難竟以貧女行不自意得當君相與琴瑟自今可無鬱鬱矣恭人有弟在襁獨時時念之明

年弟殤恭人哀毁骨立予曰毋毁假令病中五内將不可爲恭人痛哭曰天乎吾父母之日昃矣獨一子又死謂吳氏宗廟何恭人毋拊諭千百言卒不觧及病革恭人瞪目謂予妾不幸以膏肓之疾累君君勞苦矣乃今命在旦夕君猶能活我乎予問醫醫者曰無及也伯子獨不聞疇昔之言矣病自外者藥石治之飲食寒暑是已病自内者不治七情是已何以故殷憂則内蝕内蝕則精亡此不治法也六月望恭人竟以瘵終年十九耳始恭人待字其宗人善星命者告長公曰女必貴惜不永年即不永年猶然貴地下

恭人始歿藁葬之其後十有八年予奏最襄陽恭人始被　誥命又五年而予釋事乃舉恭人喪改葬方丘勒石爲銘内諸左坎其右則繼室吳恭人兆也並以其年其月其日封焉銘曰爾也良胡有家而遘殃爾也札胡覃恩而下逮爾德則優爾年不嗇天作之謀申命用休嗟恭人嗟恭人即爾宫于方丘

繼室吳恭人墓志銘

汪伯子曰嗟乎此予繼室吳恭人墓也予始有室而室人死語在志中繼室以吳恭人出溪南吳氏恭人父服賈舉季女淮西甚珍之視内外諸子女無如季女稍長則嫡毋從淮西載季女歸季女姊爲余從兄妻知季女予因季女姊而婚季女是爲恭人予方困諸生蓋與恭人同甘苦恭人居常縞素不爲容即吾毋爲之具美飾鮮衣第受而藏之篋笥日起居堂下足次且不敢前退居閤中所親罕見其面問謁自外至率閉戶弗與通於是人以爲癡或不見敬恭人恂恂耳無違言及予與計偕行矣恭人送之戶外訢訢自如所親目攝恭人何恝也恭人笑曰士出巖穴躡蹻而入天子之庭志得矣夫人得志而往柰何效兒女語絜之予領義烏則之邑人謂郎君貴所不足者

豈衣食哉不以此時務芬華惡用布帛菽粟爲也恭人謝曰誠願佐郎君爲清白吏終不以布帛菽粟而易紛華辛亥秋恭人始生女尋卒予進郎署恭人如京師始入舍中項項然不自得予問之故卒不言癸丑春恭人生女則以冒生女也念之深又不諳地宜輒進肉食於是病既而又病疹識者危之予謬聽醫者王生藥無驗吾毋蹙然問曰而婦肉脫法當不治柰何予笑曰兒習相人者言婦婉而端宜饗福澤惡在其不治會予有城南之役不遑問醫夏四月十日恭人歿矣初恭人不宜子父毋以爲憂陰使人買妾

錢塘予固謝不可會予以令上計父母畜媵女于家恭人召媵女與俱不譙讓及予歸省乃出媵女見予且曰君毋傷父母心有成命矣其後恭人歿而媵女舉子予上書請告以恭人喪歸嗟乎世稱婦人女子之能徒以服飾相侘機利相高何知禮義恭人不此之務粥粥然自託于無能概于人倫則禮義人也顧年十六而歸于我十九而相我成名歿之年春秋二十五耳惜哉恭人女字鮑甥尚書公孫也予歸田里乃始卜地以恭人從先室葬方丘銘曰不知者謂爾曰癡其知者謂婦德宜婦德允宜亦既靜好悠悠蒼

天胡不偕老原草芃芃啟爾幽宮其樂融融唯伯姬是從

太函集卷之四十六終

太函集卷之四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八首

明故處士程長公孺人方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子春二月朔處士程長公以天年終先是辛亥冬十一月孺人即世隆慶戊辰冬十一月己未伯子易仲子瞻奉二喪合葬縣南所由山乃持處士諸孫戶部員外郎金所為處士狀孺人弟故苑馬寺卿遠宜所為孺人狀屬不佞志之銘之自不佞王父若家大人世與處士及伯仲習不佞受禮則又與處士

冢孫彖傳同師彰德善暴九原直不佞事按狀程出新安太守公後留歙黃墩其後徙休寧家會里會里遞有顯者先世乃復徙歙家臨河處士名正奎字時耀臨河人也父曰樂華母為胡延平希說女弟成化丁酉冬十一月處士生始學為儒將就業會父疾命處士當戶乃從父受賈以鹽筴賈吳越間無何以上賈聞知大體鹽法諸鹽場皆按籍坐支顧澤鹵遞增損若戶口逃亡額課大減處士請毋失課額令得通融取盈於法便人謂　高皇帝法迄今數十百年安敢議紛更處士笑曰　高皇帝法迄今數十百年法

窮矣窮則變變則通庶可爲長久計故變則法在不
變則法亾是在經國者有司以便宜請　詔從之且
令勒石鹽官著爲令甲既又議升水鄉足課額諸便
事鹽政至今賴焉處士以才取重當時仇者中之中
貴人畢眞所處士猶故倔彊卒以正辭折眞諸子弟
陰行間乃罷之然終不敢以告處士及眞以謀反誅
死仇者連坐杖之廷處士袖千金藥内仇者口中幸
不死仇者頓首曰我倍處士死當誅處士顧獨活我
聞者率多處士長者益附之顧獨恥苟容不受挫於
強有力者初處士年二十市豪謀侵處士先世墳處

士宣言即豪力能得吾墳吾力猶能持之　闕下豪
懼寢其謀當欒莘時隣人侵地界有司過聽不直欒
莘及處士春秋彊失業且久處士赴京師撃登聞鼓
世宗下其事所部乃復之汪滎和罷歸其少子就郡
中治天官府處士家人子儀賓廨舍近府旁少子以
爲言儀賓謝不可少子侵處士急且以挾儀賓處士
諸宗約曰彼豪舉安敢辱長公相帥赴滎和數少子
罪少子上書告處士事下南京法司人人爲處士危
處士自若且曰三尺法　天子與庶人共之即故天
官有寵靈柰何撓　天子法時聞莊簡公主獄私語

諸郎亦天官齮齕人耳彼惡敢齮齕天官卒置勿問
即處士俶儻自負顧獨厚於人倫介弟正光故多病
處士獨任内外事遺介弟安介弟亡撫孤子煦視易
瑶等手割生業無巨細悉中分之白首居喪袒括擗
踊哀毀如禮此大較也處士始老奉　詔例授七品
散官不佞謁處士于家猶縫衣耳處士家黃羅之麓
中歲營世業黃山里中稱二黃山人享年八十有八
諸方著巖鎭居閭右通諸程世爲婚姻先御史娶宜
人吳以成化戊戌春正月首舉女是爲孺人孺人待
期宜人見倍孺人乃依王毋王毋心獨喜謂其能女

且能婦云弘治乙卯歸程長公長公賈四方孺人任
家秉務攻苦左右長公及長公致不貲里中門戸之
盛無如孺人者孺人躬自菲惡以率家人獨延師授
二子經視饘廩唯謹苑馬歷任西北數備邊每邊使
來問苑馬狀孺人涕泣曰歸休乎吾弟柰何以髀肉
博一官苑馬聞之輒引去孺人中歲多病家人以爲
憂居常逡逡無疾言遽色乃卒偕老春秋七十四而
終二子皆補大學生行且入仕孫男八補郡諸生一
人縣諸生二人曾孫男五補縣諸生一人玄孫二女
一孫女五曾孫女七門内親不啻三百指繩繩乎盛

矣所由山故有夢徵蓋吉土也銘曰胡然單厚儼黃
耇矣胡然亢宗擁素封矣胡然昌阜子孫蕃廡不失
其所矣胡然歸藏負陰抱陽降福穰穰矣天不人不
因人不天不成孰經孰營惟夢之徵匪夢則徵唯山
之靈

吳處士配嚴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辰七月七日海陽吳處士客死真州先是癸
卯二月五日繼室嚴氏卒越壬子伯子景明舉于鄉
伯子信堪輿家言卜地二十年矣其後去舍二里得
松林山昔嘗夢父母以隱語語之其方向與夢合伯

子既舉丧合葬謁余爲之銘吳之先出少微先生後
別子壽甫始遷蔦山處士世爲蔦山人名釗字希璧
成化丙午處士生九年而孤輒當室既長賈真州其
人魁梧廣頯豐下辨有口一見傾四座驩商車結轍
于門爭下處士寡母且老査氏婦能奉母驩處士留
滯真州獨倚辦査氏婦奉母及仲有婦處士挾仲與
俱即以資斧授之未嘗問出入査氏婦死葬某山處
士自真州請婚婚嚴氏女嚴含人雄容豐潤所睚眦
當時聞處士名輒予女嚴多能事部署梱以內務當
處士心諸賓客及門處士命張具嚴敬諾輒應聲出
中厨即處士不得於心嚴善辭色寬處士處士春秋
彊矣嚴始舉景明及舉景暉處士業已斑白其後處
士遣伯子受業吳會嚴脫簪珥佐游資嚴父母獨無
依依處士處士舍之上舍奉之終身處士謂嚴而事
畢矣會處士還縣嚴請從當是時伯子籍名博士心
獨喜愈益程督之處士故重俠輕財寡積聚久之力
詘齊用不饒嚴竊以爲憂處士自若嚴懼傷處士意
不色憂無何竟以憂死二子居丧且朞月既又奔處
士丧處士未及耆行年五十九耳嚴生弘治己未年
四十五曾不得中壽傷哉余善陳山人達甫詹孝廉

東園皆海陽聞人也山人狀處士孝廉狀嚴其詳具
在狀中余爲志其大較如此銘曰翩翩爾俠婉婉爾
儀九原同穴負坎抱離封斯樹斯烝斯嘗斯凡爾本
支介福於斯

明故太學周君配徐氏沈氏合葬墓志銘

上三年夏六月余臥病裌中進士周伯子至自海寧
謁余志父母墓嗟乎伯子負苦塊歷冞阻儼然哀戚
臨之即余不佞無能文敢不敬諾志曰太學姓周氏
名旬字惟洽海寧人也父易母孫氏出名家外大父
璋舉賢良外曾大父子良舉進士兩世參知政事母

承禮教以姚姚聞弘治癸丑生太學父豪宕雅游倡
家大父敬督過之且譙責毋毋退而從容諷止父無
違言無何父納一姬武林倡也大父操父益急必出
姬毋歸告賢良公幸語舅願寛一女子安良人賢良
公以爲言大父不許父鬱鬱卒死武林毋匍匐奔父
喪願俱死賢良公謂毋舅姑老子藐然孤第喬目立
周宗無徒溝瀆爲也毋唯唯滕人宋事毋梱内與毋
俱大父叱曰而婢也且未有子守者何宋斷髮自盟
卒相守當是時毋年二十有六宋十有九耳頃之喪
大父三孩人獨拊太學煢煢相依太學始髫輒執縣

役以催租事先辦縣大夫勞之庭稍長從役武林舍
人女來奔距不内詰朝徒他舍終不言中貴人畢真
鎮浙江開告密仇者中太學真發卒捕之人人爲太
學危第亡去太學謝曰大毋毋在獨奈何亡遂挺身
赴真無所懾會真敗乃還周氏故聚族居洛塘延袤
五里門戶盛矣然皆不事詩書太學崛起閭閻務佔
畢即屬辭隱約一切有槪于中自經史以及百家悉
窺大較其稱詩法江潭彭澤摹古書法法晉人鄉先
達邵文僖見而奇之勸就經術文僖故從越人張先
生受易紹介及門太學囊括舊聞聞師說皆莫逆始

受簡著經生義門下皆驚曰挾筴琅琅出金石聲筴
立盡隨詰筴中疑義輒抵掌可談明年補博士諸生
既而遞舉有司皆不合會王文成講學東越太學乃
從之游居門下十年躬行益進及文成奉命討岑猛
將行太學進曰夫子有事田州先聲震矣乃猶攝儒
衣冠日接來學假令荆聶起倉卒謂節鉞何文成以
爲知兵宜置帷幄顧有老毋不忍言故侍郎陳公督
學浙江太學舉文行第一庚子幾中選卒棄不收於
是上書謝學官請終養毋曰即孺子彊學交游不出
鄉國間第受業大司成友天下士遂應命而趨太學

行有期羣盜猝至家刼太學窘甚太學從容笑曰書
生惟行資若干緡米若干石足爲諸豪取酒資毋惴
吾毋盗散去旦日遂行歸而毋以天年終輒棄故業
著書操處士之義不求知名初太學受室于徐尚書
郎禾姑也徐從太學事大毋事毋以孝謹著始太學
習書法徐輒通書太學習醫卜諸家徐輒旁通醫卜
太學丁年就舉子業里人姍笑之徐獨推轂太學徐
舉子皆不育大以爲憂嘉靖丁亥卒獨遺一女太學
善視之繼室沈歸拊孤女恩倍已出女既字沈治裝
獨陰厚女不使聞越十六載沈始生伯子啓祥又六

載而生仲子縣諸生啓祚辛亥沈倍太學伯子僅八年居喪若成人哀毀不輟太學閔之甚不復議督習知伯子才醇謹類已居常以身爲率出入必俱延師授經不遺餘力於是名士畢致業乃益精隆慶改元伯子與計偕詣　闕下意親老即得籍名大宗伯不對公車而還太學語曰吾母忍百死以立遺孤非吾母無以至今日往吾母即世所部業已表吾閭而藉先世之靈幸得通籍亟以狀上　天子庶幾得及子覃恩吾他日目瞑矣明年伯子舉進士方上書聞太學病痺輒請急部檄始下遂聞喪其年太學春秋七

十六矣病革舉季子未及名善婢子也太學質行本於天性尤汲汲於人倫嘗爲大母吮癰凡三發三吮母病帥諸姬侍臥起者二年出二幸姬以懲怠者既舉子輒以禮遣諸姬然才能高有心計若國事興革大體兵家便宜卬之響應阨於不試惜也其摘詞執藝往往在遺書伯子又謂先太學生十年輒蜚王父開坎有水潤當事人急以繞猝去之先太學頓足曰坎既封潤如故耳奈何當事人叱曰兒何知竟掩坎先太學志之心矣居十載博習堪輿家言於是卜阜亭山得穴吉遂舉王父喪以葬因號亭山又以洛塘

故居不宜子乃北去五里徙舍居之先太學自信不疑然卒安利今墓去五里而近負甲抱庚先太學所自擇也左徐母右沈母不孝孤以某月某日先奉太學喪居中葬焉願爲之銘死且不朽余敬諾銘曰謂爾盱盱擇地而趨謂爾拘拘轉若戶樞孰造爾家繄母之劬孰大爾閭之子路車爾色則愉爾謨則訏延爾終譽　副爾永圖夏屋渠渠周原一隅展也偕老其樂只且

明故處士吳公孺人陳氏合葬墓志銘

吾鄉多長者其質行往往有聞乃若負俗獨行宜莫

如吳處士處士名榮讓字子隱歙西溪南人也吳氏出唐御史少微先生後著溪南處士大父曰永新父曰顯盛母程既舉處士父出賈襄陽乃就光化納鍾氏姬有女矣父歿處士僅八年大父母春秋高日責甘毳薄田四三畝無以具饘粥縣吏歲責田租近屬移戍黔中中年責軍費母窘甚獨力作辦處之處士自爽童豎中蒐松毛以爨年十六輒請奔喪母泣[illegible]吾鄉去楚三千里而遥何以爲資斧處士告母孤業已六尺親喪之謂何願及今舉藁棲識之胥後命乃匍匐光化卜塋西灣岡歸而從諸宗人賈松江稍自

給毋命處士受室乃請昏陳村客間陳翁吳氏子孤
而貧奈何子女陳翁目處士此丈夫子也毋患貧孺
人始歸處士請從事光化形家謂處士自楚歸越家
始興地吉矣即得地楚越奚擇邪處士謝曰禮不忘
首丘孤終不以徼福而倍吾父于是奉父喪歸葬置
田授女弟夫主歲入膳鍾氏姬終身歸而遞舉高曾
以下四喪以次封樹次及親戚之無主者凡十九喪
當是時生業僅僅耳其後數歲處士始饒則以里俗
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孫也乃奉毋帥妻子徙臨溪
居頃之習其俗視故里等乃奉毋帥妻子徙桐廬上

焦山居焉處士喜曰此吾畏壘也於是部署士著以
身先之度原隰使田度山林使種樹山林故多薪木
虎時時出噬人處士議伐薪居人則以為十歲利也
于是易以茶漆楂栗之利積薪水滸以十歲市之民
利視昔有加虎患乃已三年而聚三年而穊居二十
年處士自致鉅萬遠近襁至庶幾埒都君云毋以天
年終蓋九十四居喪如禮哀毀不減盛年人以為難
一門稱節孝矣喪畢孺人從容告處士曰往從君避
地而東幸而偕老乃今業已畢大事其率諸子諸婦
諸孫歸故鄉處士以為然竝還縣獨處士歲出入猶

將以桐廬老焉初處士貧幼無以學長服賈乃始購
書讀之然無常師獨從人受章句既通大義輒孳孳
務躬行嘗會諸賈人舉藍田鄉約同會汪克佩死子
始孩處士為之息故資及子長歸其子嘗讀范文正
義田記嚮慕其為人其後立宗祠祠本宗置田以共
祀事如嚮法召門內貧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諸子
弟若諸舍人無慮數十百指朔望旅揖諸子弟舉顏
氏家訓徇庭中諸舍人皆著從事衫待命庭下以為
常桐廬立義塾義倉皆倣古人遺意諸所建置即縉
紳學士自以為不如居常衣大布衣飯脫粟比厮養

之最下者所至梁津甃道赴義如流踽踽獨行里中
呼為古老處士出少年皆走匿亟避之至其論治生
即計然陶朱不是過也處士春秋八十六竟死桐廬
孺人少處士三年先二年卒二子奉處士喪歸合窆
得兆西王村嗟乎世儒汶汶耳其孰能不波處士椎
少文顧斤斤不倍所學吏考其質行夫非古之人與
古者憲老皆有惇史記之若處士者可以憲矣銘曰
少微子姓肇基有唐在豐之涘九世其昌胡然即次
溘死襄陽毋氏勞止傷哉未亡藐爾遺孤獨立門戶
少而奔喪展也叔度轉轂東南駸駸起富舉室三遷

力本是務丁年挾筴誦法遺言先民作則奉以周旋恩加親暱施及九原拊孤徇友然諾不遷夫鴻婦光倡和如響伉儷素封之子競爽白首同歸是曰吉壤於萬斯年高山可仰

明故處士吴克仁配鮑氏合葬墓志銘

吴處士夫婦合葬黄墩李家村墓木拱矣形家言兆利西北負丁抱癸請遷之於是諸孫卜之叢祠兆第一歳巳巳春正月癸酉奉二柩遷焉余聞諸仲尼古不脩墓徒以死者徇生者封樹之謂何乃若漸漬於謡俗湛溺於堪輿即賢者不免耳君子作事謀始盖慎此哉志曰處士自寛歙溪南人也字克仁吴氏著溪南居前街者出宋廸功郎起隆後累世傾郡迪功生别駕遇辰别駕生副使夢榮由副使五傳曰壽山是爲處士曾大父大父曰有貴父曰繼善以賈起家毋方氏舉丈夫子五人處士最長受室蜀源鮑氏是爲孺人處士受賈山東淮海間折節爲儉居常不通賔客其所紹介則皆有名公卿喬尚書宇引處士爲布衣交驩甚處士客尚書所尚書手書處士贊辭歸之正德中處士以貲賜爵一級既受檄猶著田間冠歸孺人左右處士治生大都由纖嗇起事舅姑孝終始無不當處士心中年處士疾幾殆孺人侍卧起彌月不少休夜禱北辰請以身代其後處士業大起心獨多之孺人歸寧往往病道隘處士出錢十萬甃石除道以通蜀源蚤不宜子孺人以爲憂乃請處士納鮑姬舉子良鐸居有頃孺人舉子良鴻顧善視鮑姬愛二子等嘉靖改元壬午八月二十六日喪孺人又明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喪處士處士生天順戊寅九月一日距終年六十有七孺人生庚辰正月二十九日距終年六十有三子二人長配靈山方氏繼室廣陵王氏次配稠墅汪氏女二人適潜川汪文焯孫五人一夔一鯉一道太學生一鯨一蓮曾孫十有二人士元邑庠生士賢士孝士光士華士忠士奇士憲士志士傑士彦士聰曾孫應乾歷世滋蕃休徵於是乎在矣乃今合天時恊地紀則所謂得全全昌者與銘曰白首同歸封若斧矣枚[illegible]無同從吉土矣夷體九原扃地戸矣於萬斯年承天祜矣

海陽新溪朱處士墓志銘

汪伯子曰鄉人治生者溺賈迷𢇁者溺形家言賈人操利權視失得爲生死即有不得直將以七尺殉之利令智昏一何甚也形家者言自郭氏始著要以古

太函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三

人用卜胡爲此拘拘彼其徼福無饜猥云待吉甚者累世不塟大事之謂何此兩者皆惑也朱處士雲沾字天澤海陽新溪人也少從兄賈浙聞父有疾輒棄賈歸父疾平踰年而殁喪畢則又從兄賈閩盖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饑會歲不登處士貸諸傭人錢百萬既而兄有疾輒舍業扶兄歸客謂今始有年收責而歸不後處士謝曰錢易得耳終不以此後兄歸而喪兄既又喪母哀毀甚幾不勝喪計業已倍親親喪未舉尋以資斧授兄子爲宅買日從諸堪輿家游游數年不得兆輒

號泣既而神乃見夢得由橋上園尋奉父母喪葬之意由由然得矣既葬則樹丘墓表堂坊日往來省視以爲常不問家人產客謂處士閩諸傭人德次公不忘第次公往召之宜多應者何論收責此可以致不貲乃今徒以一抔上而繫終身無爲也處士唯唯卒不行人皆謂處士癡而處士自若處士生弘治辛亥卒隆慶戊辰春秋七十八舉子樗櫟樗子援長女適由溪程天祥其子來則外孫也來之言曰外王父視外孫如孫來不能事外王父如王父乃紹介抵中執法願志外王父墓而銘之嗟乎處士負俗獨行壹歸乎孝弟癡何足以病處士獨病夫人無能爲處士癡耳處士墓在某山某向銘曰寧弃爾金毋倍爾兄寧釋爾賈毋失父母歸所世俗佌傭具曰爾癡爾則終慕所思匪夷漸江有汜新溪瀰瀰誰其全歸唯處士則以

明故徵仕郎判忻州事高季公墓志銘

往余東游得高深甫及余入佐邦政深甫方待次天官余以季公春秋高深甫安得違子舍既聞深甫名高太學傾都市賢豪再試有司格勿入於是季公攺慮命深甫以貲爲郎深甫次且終不以平津易卜式

季公謂否孺子獨不聞張廷尉邪藉令得通籍治朝即而翁桑榆可逮也深甫唯唯貲入得隸鴻臚盖三歲不除胥後命余問季公安否則深甫欣欣告之天幸家大人彊愈甚往歲舉女弟字於湯乃今歲時陟南山省先世墓出入不息所而至屏巾車濂不其然安能即次於此今年正月深甫袒括髮蒲伏來告曰濂不天家大人奄焉倍矣濂親老不及養仕不及於其親見之疾不及聞死不及歛罪何可擢髮數也顧茲窀穸之事幸得以及門謁公非公一言濂不知死所矣余雅慕季公而急深甫遂按深甫所自爲狀而

志之高之先望大梁宣仁太后之所自出也武功郡王以外戚顯其後邑踝都杭州季公名應鵬字雲卿王十五世孫也承家中否不違爲儒從伯兄合錢千乃受賈首事董董顧獨親有常珍十年而餼親交多所取給里人丁氏莫氏從季公賈闌出數千緡客不能平將主季公訟季公不欲也謝曰彼非倍我直將利吾育而自有之彼果自封我實封彼彼其心將德我何訟爲居無何兩人者敗且死季公閔之甚復臨其喪哭之季公擇可而交交必長者獨里中二三子雅從季公游季公時時遣侍史問其家及其人絕迄

於白首無所取償季公業既成恥不得與士大夫齒遂奉　詔輸粟守龍江關提舉者三年客謂季公下吏不遠上賈遠甚季公所不足者非五斗也能規規然主告緡乎季公笑曰賢者不卑抱關顧各以其志用職耳先後領水衡錢三千萬具舟材故事主者什一私之季公勿問大司空潘公檄再至亟稱提舉廉既而出判忻州不逾月歸矣季公受室於蔣外王父爲中丞琳其質行在太宰張公志中不具載蔣不宜子則爲季公置媵人及深甫生蓋夙昔才之矣既就舍旁築藏書室貯古圖書其上爲樓居貯古尊彝鍾

鼎雅言世俗務厚遺而蹟擇術厚將安之即多貲以佗子孫直爲邯鄲虜耳吾顧以此居子使之與古爲徒即不必刑視彼邯鄲爲猶賢已深甫博聞彊識游諸有名公卿有開必先則季公以也閏月癸未季公遺使京師遺深甫數千言終不言病既發立張氏婦及章氏女堂下命之曰吾其歸何有鄉將不夕矣吾生七十有五豈謂無年爾曹第設冕衣裳爲而翁襚婦若女不知所出泣下霑襟既而曰吾再卜又明日良姑待信於是口畫庭內外事鑿鑿皆中倫胠篋辨給所親皆中度又明日爲望起沐浴而終人言季公

飾巾待期類有道者如之何不召獨子歸也深甫故爲朱家城塲繼室以張氏二女歸章者爲引禮舍人子婦歸湯者爲博士子婦皆名家深甫將奉季公喪葬北山欽賢里其地則季公所自卜榜其堂曰白華云銘曰謂爾賈也良俾爾奮而張爾毋釋憾於涼誦義無彊謂爾仕也良恪守爾常爾吏隱而名彰爾倦飛而迴翔終焉允臧謂爾徜也良爾示周行爾稼丘索爲膏粱爾構爾堂宜爾烝嘗謂爾卜也良負陰抱陽厥壤騂剛閟爾歸藏爾後阜昌

閔長孺壙志銘

海陽孺子禋生十五年而死父閔之甚則以成人瘞之告鄉大夫請志窀穸之事其言曰文徵獨子生考季年始婚于吴不宜子考即世尋喪吴繼室以程禱名嶽而生是子徵大祔既命曰克禋徵母趙珍之視禋猶視徵也襁而病殆賴母活禋禋能言日誦大母德必報大母大母見倍禋哭之哀徵有事几筵禋中夜起視俎豆惟謹徵疾病禋以身禱請代徵會宗人搆徵徵逮繫禋號泣手觧金條脫奉徵獄中使人致禋語曰以饘槖之不給請以是佐朝夕資大人幸自寛毋拏以也比入塾日誦若干言既而受易諸儒

諸儒以爲敏授簡使著經義言亹亹多竒薦紳學士交譽禋閔氏有才子矣比年徵困對簿浸削故貲禋汲汲務起家念無如經術遂下帷彊學游息不遑　今上二年民間以訛言趣婚嫁徵命禋逆婦辭曰兒始成童惡得有室禮時爲大于時之謂何願得待年以禮正始秋禋病洩血徵召醫醫故有名謂禋脉治徵受醫戒毋易醫既而技窮禋死矣昔汪踦死國仲尼許勿殤使天薄余罰幸得存禋亦宗祏之衛也明公志之夫長孺以秀異亢宗亡論已乃若操丈夫之志擇當務而急親親孝之屬也傷哉太學有子而不祐我則銘之銘曰謂爾有生爾歸冥冥謂爾無年爾壽于彭於乎其斯爲孺子禋之墳

太函集卷之四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故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襄陽劉公墓志銘

余守襄陽丈人劉伯常以齒德著余有事鄉射則以三老之禮禮之　今上四年余行部再至會御史君請告歸養幸得存問丈人于家余去郡十年丈人矍鑠如故即百歲可待也明年秋八月余徙武昌居無何御史君遣兄子郡諸生懷德來訃月之丁巳家丈

人以天年終不肖孤十歲十二月丙寅奉家丈人喪偕先妣馮合葬峴山之下君侯習知家丈人質行請為志若銘按狀劉之先出揚州洪武初附襄陽尺籍四世始起家太學授新鄭丞新鄭人德之至今血食是為丈人父名鍾新鄭娶室於張丈人則首舉子也故梧州府經歷馮君善新鄭則請梧州女昏丈人馮既歸相與歷事丁氏林氏劉氏歐氏凡四毋兢兢執子婦禮無間言丈人不問家顧獨務周急即緇衣黃冠有請一切應之比既孤乃大困業在佔畢無以為家及舉御史君稍長矣丈人親授御史君業里中子

弟稍稍來丈人遂為塾師於是一郡善為子弟擇師者悉置門下御史君通博士籍數困有司日者謂劉生以彼其材獨無奈命何耳丈人謂不愈益程督御史君既而與計偕中乙榜將受文學庶幾猶逮親餘年丈人亟使人趣御史君還胥後舉庚戌乃受涿州文學應聘河南畢事歸寧奏經藝若干牘丈人大喜私語馮孺人明年對公車孺子其將不舍孺人笑曰公耄矣何易言之丈人曰嘻往余距日者言徒以人力必孺子力今足矣命何能為癸丑春聞里巷馬鈴聲丈人披衣起語孺人曰報至矣亟啓戶果然御史

君領縣平湖　召入為御史丈人逡逡與鄉人處絕跡公門及御史君畢馮孺人喪請得留養丈人讓曰朝廷置御史則所謂骨鯁之臣孺子始入官輒以喪去國乃今匿于舍無寧盜名罷佬鄉人乎即日在旨甘而翁弗善也御史君從令強出按部山東得代輒還　闕下上程書乃封父大經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贈毋馮氏孺人如令甲有頃御史君請告歸丈人不悅曰而守御史三年爵及而父毋　國恩重矣而不知所報柰何倍而去之御史君長跽而泣曰大人春秋高存義無敢久留外又不幸有狗馬病恐一

旦先朝露爲大人憂茲得侍奉几杖相依庶幾病已誠不以一日易三公也乃治別業峴山習池之上時以安車奉丈人出游出則召丈人所善者諸父老與俱遞爲丈人壽丈人不任酒卒御史君代醻之御史君日飲而醉二三陶陶意得丈人曰嘻孺子醉矣乃謝客乘安車還御史君家食八年丈人無慍色每告出飲丈人輒命應門者待之御史君或中夜歸必待命臥內即被酒色愉愉而莊丈人坐御史君一一問坐客狀乃罷御史君就舍以爲常里人語曰家人父子視劉御史蓋多丈人高年且善御史君能子也丈人

三子長存仁以貲賜級次御史君季年幸御人舉孽子存禮存仁三子其一即郡諸生懷德御史君二子長建炎補郡諸生次建章皆余所命名也其下曾孫六人玄孫二人得全全昌信矣銘曰番番黃髮肩期頎只煌煌章服祓繡衣只繩繩五世同簷依只具曰景福世德宜只相彼峴首神所棲只誰其配之婦德齊只鹿門相望殆庶幾只願言歸藏四體夷只千秋萬世介純僖只

明故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同野劉公墓志銘

歲丁未對公車余從南昌劉公後公故以孝廉得歙由歙起家徵入爲郎出爲郡守遷爲監司乃今墓木拱矣沒世而民不倍歙至今稱孝廉公云公王父以大耋終號檽叟父封故廪郡學贈中憲大夫母封太安人贈恭人蕭出贈恭人舉丈夫子二伯廷梅即公仲廷楫亦舉于鄉贈恭人愛踰主亟公幼警敏翩翩未釋童心贈公操之嚴不少貸嘗受命入塾既出而嬉于其鄰贈公跡之匿樓上跡窮見獲投之墜樓既又背讀所受書訖三語贈公怒舉石研擊左肩贈恭人疾視贈公恚甚公長跽諫曰兒有罪傷大人心寧

詎以兒故懟大人兒請更始遂折節強學徧讀博士書有涉制科務成誦嘗誦宋史有味乎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自惟有莘氏以還任天下之重無如文正遂心師文正逡逡不失徐趨贈公始以爲才毋復嗚嗃爲也客爲贈公推轂教授江都則自江都移書督公力學公懸書于廡面書而跽廡下佔畢不少休無何贈公訃至公擗踊而泣血絕口不納水漿檽叟命曰而藐然孤不難從父地下顧王父毋奄奄待盡而父骸骨未歸而將如冢毋幼弟何即滅性非孝也公乃彊事饘粥匍匐而奔江都以小艇載櫬歸涉江而

大風作幾覆公號哭動地聞者憐而悉赴之卒出巨濤幸而免即人力多助殆亦孝感之徵與歸且厝柩故廬諸父老力距不可柩無外入外入者不祥公擗地而告曰孤不天寧忍以考氏終艸莽使得歸正寢孤請受其不祥既又謂材故以松且有蟻患乃令不敢以貧而偷大事請易油杉父老則以人子暴父尸不祥滋甚公擗地而告曰使親膚及蟻無不祥大焉藉令恔于吾心置災祥勿問公每輟哭輒對懸書跪讀口不絕聲老寡在堂端居待養公計無所出請納婦以代尸饔婦翁胡息子亾願館甥以厚産公言孤

始當室寧詎以喪婚徒以執爨有待若而人始請命于王父毋若毋若翁媪即厚予孤詎敢自有其身于是胡恭人以治喪歸未奩也公守經如引繩墨反經合道如轉圜貞而孤曲而中矣公坐困仰事無旦夕儲用伯氏薦授室無湖主豪賈徒既日馳百里未及舂粮一嘔遇之如韓王孫閔焉進食夜卧唐肆或伏草塲既至而主者傭畜之不為禮會遇喪王父舁櫜纍然垂橐歸自言天其將降割于孤抑或將降大任于空乏乃盡貨家人産遍舉二喪喪畢從游有道者之門受東越之學由博之約壹稟于良知尋教授分

寧視無湖無加禮日夜沉思篤學火鬱而上炎甚且薰心疾幾殆乃簇書閉戶習靜凝神居三年病良已其神愈王機發于天倪援筆累數千言言中的歸自民間就試遍首有司謝章縫兩以布衣應鄉舉濮陽蘇公以督學至廩公郡學中適同仁書院成有司立公為盟主及門之士三百率師事公公立約若干條迄今絜為功令歲癸卯公與計偕門弟子從公者五人仲不預公引身下仲務承贈恭人驩歸自太常聚徒講學如故仲負疾而多忌諱喜言禨祥丙午入闈公護之往一夫暴病不能執輿公弟趣仲入輿躬

代負輿以進仲不知也見者目笑之君子則以是多公是能以友成孝矣仲既入彀贈恭人喜可知仲以病留公獨上南宮成進士亟求覲省奉使遄歸歸而仲亡贈恭人哀之甚公既盡哀以喪仲復飲泣以安贈恭人畢使入朝授歙令舊令遞以簠簋敗公先聲入境境內日幾幾望公始下車閭胥盛陳供帳如故事公摽之出吾終不以初筮而黷官常入白贈恭人是啗我也出而督之過自今闌入者有常刑閭胥分直郡縣供需郡用八而縣用二隸郡者聚族而詣所部亟稱不平所部庭詰之彼以二敵八不平者何也

愬者曰令苦節而貞於彼秋毫無所預郡中之費百
倍彼然乎哉公嘗謂歙無魚即有之不足食余則以
沿山谿而畜者差旨然難與絜江湖公曰其然吾未
之御也比就舍饋一生魚蓋得之山谿其脩三尺公
剖五之一則以餞贈恭人餘寄市中需遞取他日余
問公狀公何愛一魚公曰嘻藉令庖有魚惡可以望
一日之腹有餘不敢盡不亦可乎余嘗見一遺穗著
公鞾目從者頫拾之引之愈出公曰橐也吾以代韈
余聞而益甚公公言疇昔窮居衣不掩骭冬日置一
木罌席橐而盤膝其中手一卷繙之溫踰敝枲乃今

以是結轖因當欲故訟者盈庭務守勝不相下公聽
對簿油油然務持其平直示之則法言曲諭之則家
人父子語推赤心置之腹悉去煩苛宣言與其受命
訟師寧受吾命吾固無害彼直將以刀筆與戎兩造
伏辜悉偃竹刑削金牘首歲訟者五六再歲二三三
歲訟庭虛無人邑中猶單父耳　徵命下公攝敝衣
策羸馬以行諸父老遮道而奉壺漿即古循良不啻
也公舉治行高等格在掖垣紹介固辭犬馬之齒踰
格矣且毋在未敢輕不肖之身以殉直言主爵遂其
恬恬授南駕部尋奉使歸覲會贈恭人棄栝棬幾不

勝喪適有天幸終喪補南庫部仍副駕部遷膳部郎
詠最出守漢陽選部王郎爲故郡地選部起婺源令
故以同官習公漢陽聞公名此故歙令孝廉公也會
歲惡比屋嗸嗸公以便宜發粟賑饑掩骼埋胔用是
饑而不害境內乃安郡當江漢之交萑苻多竊發託
業漁于柳洲者爲之魁公授從事方畧襲其不虞而
禽之餘黨悉解　景王之國道漢陽公以郡小而民
不堪請發所獲盜贓以濟供億漢川故有賜田屬楚
界連　景府新田用事者侵民田聚衆揭竿稱變公
爲之正經界由是百姓安堵兩國不爭公當上程書

且去郡郡父老爲之製金緋奉韡以進願留遺跡而
畢易之公辭之彊不得命則攀轅內車中而旅退呼
而反之不復來公次黃岡移文而歸之縣遷廣東副
使貳監司嘗兼綰五道兵符仍攝督學時山海寇集
捕寇者務徼功一鼓而俘七十人具曰寇也蓋材官
掩之以文罔獄既成公按之則舟賈陳兵以禦寇遇
邏者以爲寇也格鬬之聽乞以盡材官得公而白公
署鹽篆主計者上其羨千金公悉麾之籍入軍餉
穆宗即位諸司當朝賀公奉表以行就　闕下再疏
引年遂歸老居與鄉人齒出與田父俱敝冠垢衣居

然田舍翁也客問時政則曰草莽臣不預聞聚講同仁老而不倦倡建豫章書院館四方之賢其學本于存心以克己毋自欺為一貫尸象山而社東越不廢曹谿又以世道波流湯湯無極儒生守其戶說排擊異端假令起老氏之無為進許行之無偽是或一道也居常力行孝友孳孳厚于人倫仲二息子遞殤立宗人子為仲後而中分產女弟故覺割貲產以館齊郎女弟亡戚齊猶手足其後齊拜諫議事公若伯兄公既受室胡翁即大烹無染指卒之以子壻當大事不異所生宗人子客死瓊州賴公而得丘首周禮之

六行具矣所謂躬行君子非邪公居毋喪病殊者五日夜睨者陰籍其有且爪分之夢黃冠羽人授刀圭自帝所一呼而寤鄉澤津津喉吻間疾既平人以為更生耳贈恭人左冢婦而右介婦一不當輒擯冢婦辟易鄰家不終日無奪心必命之入乃敢入胡恭人故不宜子公受贈恭人命從里中納張氏姬張故貌侵獨勤事當贈恭人指直宿帷下依依二十年公自駕部歸寧居子舍則蘇熊二姬當御張代將毋如初命鄰火炙舍旁胡恭人將二姬棲別室公慰贈恭人所乃召張宿都房彌月而公子仕敬生張弗舉也賴熊同室覺而舉之人云公得天則兩端其大者也仕敬娶袁憲使女繼龔進士女籍成均女一人蘇出也適吳方伯仲子廷除胡恭人先公即世葬鳳山甲戌秋八月十一日公以天年終歷春秋七十有八仕敬弱冠耳葬公高田之原負乾抱巽其時虛墓門左坎且以待余銘余既以遺愛德公重以通家而善仕敬且將附公以不朽則惡乎辭銘曰世之修儒行者詘吏材習吏材者詘儒行浸假而脩矣習矣其視學也若弁髦抑或務名高而學焉要之口耳為政乃今則其行則秉孝廉則其材則載清淨則其典學則致力

于彝倫通極于性命脩此三者故全其斯為君子之令固宜其遇困而亨嘗難而正胡考而終季年而劂膴膴原田宰樹有蔭君斧若坊是為南州之勝

大理寺左寺丞漢樓劉公墓志銘

萬曆三年夏五月己亥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漢樓劉公卒于京師公子建炎自襄陽來奔則抵不佞銘公墓不佞習公三世先後垂二十年蓋嘗兩言公於朝銘公真不佞事昔在辛未公屬不佞志公父墓而為銘曾未及四年而公子復以公銘為請顧公父年九十三矣不佞猶然悼之公僅五十有二乃竟卒

詎忍銘公墓也公諱存義故字質卿嘗從不佞吏之
則字敬仲中歲爲樓居臨漢上襄人稱漢樓先生云
公之先出揚州　國初始入襄陽籍大父鍾丞新鄭
新鄭祠之鍾生大經是爲公父父從梧州經歷馮君
受室是生公公生而有貴徵盖仲子也稍長輒受父
博士詩大父奇公諸同學亦自以爲不及星家言劉
生法不當貴公父不以爲然丙午上太常再上皆不
利乃受涿州文學覬得以斗粟逮親壬子秋出典河
南試事畢事歸省奏經藝若干篇公父大驩語在前
志癸丑以元日就道與計偕謁大司馬史公一辭而

出大司馬援公手曰先生安坐請觴先生即入對公
車可坐而致也公笑曰是可立而待耳何坐爲大司
馬壯之尋舉進士授平湖令時島夷大入寇壁平湖
平湖故無城旦夕且不保督府檄至則趣令城平湖
公入幕府私謁曰寇方急而議與工百姓難與慮始
公請縛令當寇庶民易從旦日督府置令前茅如令
約諸父老爭赴令請與之俱公宣言曰督府以令職
在保民民有患而不能捍乃棄之耳異日者他令至
將復不能存義請死之公等善事來者諸父老皆曰
苟可活令且保境内完請設版首事于是公爲植不

數月而城成居三年　召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始
按畿内屯務尋奔毋喪歸既終喪請卒留養公父不
可柰何以親故後君公強入朝尋補江西道會部使
者按山東無狀則簡公代之公下車務持大體釋株
連罷毛舉所全活者無慮數千百人毎對藩臬諸大
夫悉屏苛禮嘗言部使者出按吏治率倚辦諸少年
彼其喜事暴施何知臧否與我共此者其唯二三大
夫毋聽諸少年矣會　景王之國出山東用事者齮
齕諸有司横甚公從朱中丞公逆諸境　王舟且泊
東昌中使夜呼撫按官問庭燎不具狀公正色曰有

主者叩　乘輿出庭燎不具罪在有司撫按爲　天
子紀綱之臣義不奉　王召　王有令則賓之耳公
豫察東昌守方啓參爲大中貴人所急輒移白簡坐
守不供用[illegible]何以
自解于是　王遣人謝御史罷啓參陰[illegible]諱
遂出境其年公監臨鄉試得士居多時李于鱗里居
一切謝賓客公謂李先生高義柰何以所部過之乃
含車徒履自巷及戶次且由阼階上于鱗出肅客[illegible]
平生驩公得代還于鱗賦詩四章爲贈壬戌上計公
入掌河南道殿最稱亞會上程書得推　恩父毋如

令甲時浙人幸得公按浙　肅皇帝則以京營命之
公言父春秋高古人直以時計吾所以倍親從仕徒
欲徼一命以奉驩心乃今得藉手高堂吾事畢矣遂
力謝御史以終養歸治圃城南署亭二一當三木之
下曰森森一當二木之下曰林林就極浦樹夫容爲
軒舌曰君子胥家池故廢公以善賈復之築池上亭
修高陽故事暇日則以安車奉家丈人出郊外就池
亭休焉爲具召丈人故所同游爲田間飲丈人不任
酒公代之釂既醉乃罷以爲常時所部數推轂公公
不起會有　詔罷諸在告者公亦置不聞及丈人以

天年終哀毀如禮始終服即以御史　召還至輒進
大理寺右寺丞尋轉左寺丞日駸駸嚮用矣公故以
酒得疾盖斷酒者踰年疾甫平暴發而卒公室喻氏
封孺人嫡即建炎補郡博士弟子庶子二建章建常
三子皆不佞名之建炎亦既冠而字之矣及其婚王
中丞公女則又不佞主盟建章出趙氏姬聘潘汀州
公女建章始襁則高氏姬舉之京師女字故李選部
公孫選部故善不佞嗟乎公自負珞珞其出將有所
爲乃今爵不過左丞年不過下壽豈星家之言卒驗
公固受命於星邪建炎卜宅峴山之陽將諏日而樹

公墓不佞既志之窀穸之石且爲之銘銘曰自揚入
襄五世其昌呫呫新鄭俎豆故疆厥考伯常耄期弗
勌姚姚毋儀有憑聖善左丞崛起貧孝爲忠夔夔生
事之死罔恫桂下惠文居然直指十有八年起家伊
始胡然凤駕稅不崇朝翩翩希有再舉而凋漢水峴
山先民窟穴魂兮歸來是日載魄

明故工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承菴先生胡公墓志銘

績溪爲吾徽下邑邑稱胡尚書者三三尚書者大司
徒富大司空松大司馬宗憲也司徒先司空以積勞

顯爲世勞臣司馬差後司空以武功顯爲世功臣司
空中起以骨鯁顯當時卒之直節不屈引身不辱名
實無闕有古大臣風即公也隆慶壬申秋九月二十
七日公即世其年八十有三　上聞之輟朝下　卹
典如令甲五年丁丑某月日公子廷休廷默奉公喪
葬其山先是廷休謀狀若志若銘就郡中叩江方伯
民璞民璞歎曰偉哉尚書宜必王太僕元美爲狀汪
司馬伯玉爲志爲銘其幾矣于是廷休奉元美狀以
要不佞不佞其何敢辭志曰公在郡郡中稱承菴先
生茂卿字也　孝宗即位三年閏月幾望公生里中

公美風神頎而勁年二十四舉于鄉明年舉正德甲
戌進士出為嘉興司理始入官會部使者按獄嘉興
目守問獄狀守錯愕司理輒從旁對甚悉部使者以
為能每出按部中必司理俱往無慮宇下即所至多
平反居久之　召為陝西道御史時嬖臣矯詔臨清
為市力請罷之遞疏論假子寧中貴人敬故宰完不
報出按山東部尋引疾歸嘉靖六年起浙江道御史
先是王太原以黨江彬論戍桂文襄驟貴用事故多
太原尋以邊事起太原填關中旦夕授之柄矣公極
論太原無狀侵文襄謫理廉州御史程啓充周在皆

以救公杖　闕下或汎公毋往二憾惡能釋公公羅
然以单車行曰逐臣遑恤身後時守璫恣甚奪民間
茘枝園公持之璫亟還民間無所恡且陰戒徒屬彼
巳目中無執政我何有哉無何進貳廣信尋轉福建
按察司僉事分部泉州泉州庫亡其金繩守藏者急
公廉得攝者逋吏奸狀出守藏者釋之永春民聚族
追逋寇歷山鄉鄉民以為寇也縱擊之獲四十人皆
誣服公得其狀頼以不冤尋分守故部中進布政司
叅議泉中城為院院癘者居之市豪覬其地腴議徙
癘者居門外島公宣言曰　縣官閔焉以先無告如

之何棄之以中市豪卒格其議已而轉按察司副使
兵備大名尋叅知雲南進貴州按察使夷酋安萬銓
比易枼輕為邪部使者屬萬銓從子仁必致枼仁稱
疾公檄切責仁仁來部使者下仁吏夷衆閧擁仁去
夷且生心公復申利害切責仁於是仁縛枼自效事
得解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毋服歸服除官如故
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河治漕故治河使部濟寧
濟有祠祠夏相君父夏當國以祠屬公公領之卒置
勿問河漕多所決筴遁格於時公既遷後至者卒用
公筴遷而左右戶部及提督大倉頃之拜工部尚書

之　命時袁州方用事百官總巳受成伊王恣睢請
拓洛邸計直且十萬則以什二為袁州壽袁州陰諾
之下部尚書尚書力持不可　祖宗法無是毋為僭
溢者開端且力詘舉嬴寢之便袁州不能奪心銜之
庚戌秋虜大入咸寧侯仇鸞以入衛被恩幸拜大將
軍大將軍請以親兵營近畿發武庫仗就營給兵便
司空入奏曰在制令邊兵不內駐武庫仗不外移大
將軍易之非法也鸞議格　天子卒創虜法諸大臣
而袁州銜故隙恐司空司空自若既而諸大臣往往
坐法卒不及司空公獨念家大人春秋高即倍親冒

何補於國忽疾作仆地乞骸骨歸歸則日從家六人
為田間遊夜罷歸子舍雖甚比居親喪如孺子必哀
哀弟栢先亡毎念之必泣下視其子猶子也必訓之
克家家食餘二十年絶口不問有司事周中丞如斗
劉直指世曾皆謁司空齒德高請存問如禮　莊皇
帝立　詔進一階所部表其閭曰達尊禮也　今上
即位亦逮覃恩頃之逝矣往公之居滇也會有　恩
詔贈大父有明封父淳皆參政贈大母馮氏封母方
氏妻汪氏皆淑人如淑人者二人安氏程氏公舉三
子長廷烈次即廷休皆出淑人廷默安出三子皆入

太學而廷休授南京鴻臚寺序班廷烈從淑人皆先
公卒一女適許家孫男十人孫女六人其婚媾皆名
家狀備矣銘曰吾欲為直躬吾其匪躬吾何以保吾
躬吾欲為甘節吾其殉節吾何以完吾節公在朝廷
以堅白鳴無論王侯將相不緇不磷于時赫赫在上
操下如束濕薪幸而得謝猶必被以不令之名乃若
翻然身退既遂且成全歸無釁唯公一人及夫竊柄
者伏質炙手者薰心公獨享黃髮以永終譽籍悖史
而為國程豈其天縱之無閡抑亦惠迪之可憑語云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於戲九原可作其斯為三
代之遺直百世之儀刑

明故處士慕山余季公墓志銘

不佞未習處士而習諫議君處士為諫議君大父行
同居婺源沱川理源新里乙亥秋八月八日處士以
天年終而處士子世寧屬諫議君為處士狀又明年
丁丑冬十二月二日世寧奉處士喪葬塘塢口之原
先期介諫議君以墓志若銘請諫議君方以直言取
重無溢辭其誦處士義甚高狀具矣且世寧將籍此
以終大事不佞其何敢以不習辭余之先其興者恒
在季處士曾大父定廣舉子三而楷其季也是為處

士大父大父舉子三而燧其季也是為處士父父舉
子三而瓚其季也是為處士初處士父以季當室而
伯仲亡則毋視寡而子視孤大父賴以終老無憾父
故從詹受室舉基及琚既繼室于吳以正德巳巳冬
十二月望舉處士父遣伯仲受博士業業成均命處
士曰瓚毋儒弟支戶力田躬孝弟事父兄足矣處士
唯唯家故饒至處士父滋大及處士在事修父業而
息之田入租山林入材木田宅入書致積者入子錢
盖胥命于戶者肩相摩轉之四方者輻相輳也處士
率以公平辨給無不當人人心當處士父季年所就

業多季力而處士父獨優伯若伯之子伯尋以叅軍起家人言處士孳孳力乃翁事善矣其如翁厚長子孫何處士謝曰往吾父克大父家竝有造於伯氏大父欲多予吾父產而吾父力辭乃今吾父之愛子姓視大父為周贍之勞視吾父為儉且長子主罷斯其天地之心乎諸販木者價不貲或以其私啗處士處士叱之即私市而倍父兄非夫也嘗從邑人部郡賦郡吏例索額外錢處士上其狀郡中例乃格諸邑人則以歸處士處士力謝罷之或以金橐寄處士家旬日而家燬於冦處士則以其初困倮無它也卒償其

金處士粥粥若無能獨有心計境外冦猝至處士急以身捍二親冦既㓕幸得脫處士筴曰吾今知所以禦冦矣於是繕垣門利械器冦再至毋敢覰處士家處士繕飭百工治居室器用甚澤至其自御無所芬華且曰後世樂有賢子孫其師吾儉不然毋以壯麗相高輓近歲鬨諸近屬以杖屨過門必從之出歲時為會必盡驩雅言吾黨始以蟹葷相從老耄耄至矣顧廑有存者寧詎能為木石也哉居然常聚乎無何輒捐館舍處士配海陽李氏舉世寧業成均娶廻峰汪叅軍女世寧舉孫四懋中懋甲懋年懋華其婚皆

名閥為處士館甥者三長李宗俊於女則毋黨次潘士業竝太學生次孫汝忠是為諫議君毋弟為世寧館甥者一則程少卿仲子鳴嘉處士父故習形家言豫為三息子嘗葬地伯穴中仲穴左虛右以待季即今肝諫議君言假令處士入閒者辭慰父而求多於伯氏則處士居其薄矣乃今生同胞而死同穴其無遺憾也乎哉處士字士德號慕山盖言終慕也銘曰歷也王周耳也伯晉伊余之興三季益振季不為儒擇地而趨尚安事儒季不為仕素封及嗣是曰善仕有閟玄堂百步合旁若斧若坊三息同室上右季吉

翁也罔極季也罔窮

明故處士程得魯墓志銘

嘉靖甲寅程得魯以覆舟死禮不弔溺者余何言得魯好脩宜得正命不幸而行殆其阨也夫大禹聖人其於生死達矣脫有不測亦將如蝘蜓何得魯子太學生元脩鴻臚寺序班元化願乞一言以奉大事紹介者三余以太史氏為徵撮其大者為之志志曰嗟乎此海陽處士程得魯墓也得魯名參世家泰塘居閭右余嘗表得魯父墓其先世載表中父曰子鏢以正德癸酉舉得魯得魯獨子父珍之少從縣諸生賜

受經賜宗人也以質行著竒得魯其後得魯病乃從父賈淮揚父業故饒至得魯益息父任椎直得魯遂遂下人人多附之皆謂程長君有子矣即得魯晝賈必軌於正經諸賈人闌出水鄉鹽射重利得魯獨不可毋扞文罔以規利權及事覺逮繫數十百人人益以登見多得魯得魯雖服賈其操行出入諸儒嘗曰吾父以朴示子孫即參不賢願師吾父朴父事仲叔子鐸終其身不衰視疾治喪不遺餘力季叔毋張早寡毋事張急門內親以次及疏屬舉宗爲譜授梓人以布諸宗贖星州墓田帥宗人表諸祖墓凡宗族義

舉必以身先得魯爲善孳孳中道而殞東梁山計至疏戚莫不盡哀天道有常柰何失得魯得魯墓在北山其向以某年月日封馬銘曰蕩蕩行舟胡爲乎中流我欲黜風伯尸陽侯死者可贖請以百夫投爾靈靡留歸來乎故服爾其以大塊爲終始以億萬爲春秋嗟乎原没胥浮永也無尤山澤綢繆爾息爾游從爾首丘

太函集卷之四十八

太函集卷之四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八首

明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墓志銘

上二年夏六月晦廣陵陳侍郎卒于家撫臣以聞下郵典如令甲三年冬十二月　賜葬西關端平橋之陽嗣子河南府推官大科先謁王司寇爲狀許贊善爲表矣蓋司寇爲公門人而公子則又贊善門人也往贊善語道昆志非司馬不可及道昆得請歸省一切避徵辭而公子復介吳叔原皇皇然惟懼弗得乃

述公所自著事略系其後凡數千百言道昆故多陳公爲人自昔幸從公弟完同籍乃今先之以贊善中之以吳生即有成言何敢終避遂按事略而爲之志蓋庶幾足徵云志曰故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陳公堯字敬甫其先通州人生有貴徵鄉先生邵參政棠則自礬華竒之矣始在外傅日誦千言鄙而舉里塾中就州試高通州鵬得公喜飯公郡齋肱篋授公尚書立盡二三策無所失高入語梱內梱內遣蒼頭召見之蒼頭辟呵語公入見夫人弟叩頭謝公艴然怒叱蒼頭高聞而愈益壯公此其器不小頃之督學使

者行縣覆試公大奇之會臚列列邑諸生方以次進使者置公坐側則以首卷授公既而目公問何如公不對使者啜然咲曰此不足汝邪退語人曰孺子難下人僅補增廣踰年而後廩食嘉靖改元壬午公舉于鄉十四年舉進士部尚書試　世廟議公宣言曰尊親宜莫如循禮宗祧之謂何夫以世則　獻宗得禰　孝宗其昭穆同也異日者祧　孝宗則以　獻宗祔比歲大祫則並出主祫之於禮得矣部尚書當公議卒莫敢持始爲郎則以水部出治清江浦所至審擇便利人至今法之已亥轉虞衡司員外郎尋進

營繕司郎中令　世宗治行宮肇華城公與同舍郎爲植公力言徵商不便第罷勿徵同舍不以爲然徵如故比卒事公視同舍省數十萬緡無何復領大高玄殿之役故事諸内豎徒屬悉竄將作籍中公晨入操籍而名比及期按籍而稽故事内府徵材用部議率以三之一例之公笑曰此愈例則彼愈騰此直爲彼狙也公獨操心計通有無用軏鳩工不豫計而事事辦所省又數十萬緡比論功公獨避舍不入於是諸同舍皆擢去公僅得賜金壬寅出守台州居五載治行爲東省第一部使者四上之會貴公子奪婺人

田公不假貸遂中公蜚語量移南安公治南安如治台州得民愈甚朞月而郡大治事在循吏傳中戊申轉長蘆都轉運使居五載人人爲公望之公咲曰使中大夫轉運佐　國家之急何望也故太宰萬公自南都過公公署公署一新太宰喜曰今有司率以蘧廬視官舍而以磐石視私家君不其然賢矣賢矣尋轉廣西參政盖出太宰云又三年轉貴州按察使時方程材木取丹砂使者相望于道公獨持議毋罷荒服以稱　上心丁巳以平冦功　賜金幣戊午轉雲南右布政使仍轉廣西左布政使公以粵䢒遠而法

弛務張之諸宗室必待報而後食祿毋先期諸逹目必籍長子而後支糧毋闌出先是公爲按察宣慰使安萬銓遣撫州人王天爵貨御史於家御史佯怒萬銓下天爵吏意屬公釋天爵公寢不行於是列萬銓罪狀請治之公獨爲之持平無所問及公在粵而按粵者爲故御史鄉人於其行故御史授之指甫入境軏笞司吏以嘗公公咲曰御史礙我邪乃公直呑雲夢八九耳御史終不得公隙乃罷公居三年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袁州納賄四方獨言不識陳巡撫袁州尋敗公歎曰嗟乎余居郡巨室不容

居潘臬部使者將不利比受殭事執政不見知然卒
無柰我何命也六番招討二子爭立其黨各擁兵公
檄長子楊承謇襲父官散其黨鄉民以白蓮教上變
境內譸張公逮首事者繩之散其黨雲南土舍鳳繼
祖叛亡入建昌彼中購之千金詔捕之蜀公言滇阻
水終不能加蜀兵藉令兵自蜀興是蜀賈滇禍也卒
按不發繼祖歸蜀吏多舞文率火擗宇滅其籍公廉
得姧狀皆伏誅癸亥轉南京戸部右侍郎尋改工部
兼憲職總理河道比歲水溢奏濬江北樁草河夫逋
賦二萬緡會黃河由溜溝入漕淤上流數十里費以

萬計者二方議與工適河水出飛雲橋淤悉衝去其
後淤沛下百二十里大害漕公遣小艇得古廟碑刀
陽湖遂引漕舟悉由湖陵城入即河塞漕如期公已
改刑部右侍郎既代輒疏引疾不許已復轉左侍郎
遞進者三始得請先是以三品最贈祖純德父尚忠
皆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
母徐淑人封母邵太淑人內子朱淑人冢孫遇以任
子入監嗟乎公拓落守官恒歲久不調卒之都列卿
備上典終不以其故淹公人言公不取苟容其操心
則長者也出守婦覗諸令無勃谿遇群吏嚴吏人人

困比歲至纍纍然皆得以無罪行倉掾爲市猾所留
公悉遣去皆得再命當在粵御史故嫌公陸川令康
建勲行金三百閒御史事覺御史出百金發之公庭
詰建勲建勲語侵御史急公私計曰即面不諱謂夫
巳氏何卒留建勲不解御史臺亦終不聞御史當在
蜀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公上政府書謂毋已甚其
畧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
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諳則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
忌此兩者駈使之亦可爲賢求之備亦可以爲不肖
姑置之以覲其後可也執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

公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
輒聚徒講業以故吳粵川濟之士多成材台州立正
學祠專祀方孝孺成都專祀故督學儀封王公于大
益書院黜故大學士萬安嘗疏請修宋尚書禮治河
功宜視陳恭毅得專祀會有疾不果上其議迄今始
行公負直方不失跬步比遇形勝未嘗廢游觀南安
爲公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則以公當廬陵直不飲耳
公喜因號醒翁嘗就里中築紫微園且將爲方伯菟
裘計後八年始家食乃復葺之公日涉園督將從此
老矣公子又言公自當室臨癸未嘗不哀始入官太

淑人幸無恙自省之郡必奉太淑人行既而太淑人
春秋高輒留內子代養公出入西南垂二十載終不
以家從及太淑人季年𦥑力引疾歸養歸七年而太
淑人歿公以白首盡哀遇同母弟二人不啻手足公
始有產柰何令仲季獨亡輒割居室二區負郭之田
數百畝則以太淑人命予仲季女兄有子而窶公養
之終身從弟元貧給毋錢糊其口鄉鄰有急輒周應
之厚報邵叅政公後人久而弗勸歸休十載所部遞
疏於　朝天不憖遺公巳矣疾既華琅琅語家人曰
余藐焉孤不自意得至此乃今飭巾牖下幸得保身

完名猶及見仲以子大壯封員外郎大壯官二千石
季舉經術又吾兒理河南非先世寵靈宜不及此第
語二子勉矣毋負　國家吾年七十有三瞑可也瞑
可也公舉丈夫子一即河南女一人字郡諸生曹昌
順河南受室凌氏舉孫子三人孫女二人長孫即遇
次述次運其婚嫁皆世家狀備矣銘曰瑟而細行擇
地而趨博聞多蓄公則具區歸而山立砥礪廉隅如
山藏疾公則岱輿曳踵難進蹜蹜徐徐櫝藏無鈌公
則璠璵三旌九[illegible]云胡不居繩繩子姓公則前驅大
海爲隍長淮爲瀆析若之華爲公丘木

海寧陳處士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海寧查氏陳氏世爲婚姻其先皆出吾郡歲甲戌陳
伯子與郊仲子與相並與計偕伯子舉太常第三人
出理河間尋以當室奔王毋喪又明年則舉喪而祔
王父乃持查叅知所爲王父毋狀謁志若銘不佞善
河間習叅知謹按狀而爲之志昔在永樂陳自歙徙
海寧處士父晃毋俞舉子五處士爲中子名經字仕
綸幼從仲學爲儒伯兄獨任家秉處士故多病父未
之奇年十三會伯兄當部邑賦處士察伯兄有難色
釋業請行諸同曹率倚辦之事卒辦父自此多處士

能子使佐伯兄處士既婚得里中王氏伯兄獨手割
諸弟產予有差處士無後言躬率王由力作起伯兄
遣處士爲縣吏時縣官方厚客奉市私交處士心薄
之而歸語王宅日必傳其罪吾黨王曰固也君惡用
刀筆爲哉第孝弟力田脩弟子以經術足君事矣於
是處士罷爲吏退築室而耕盖從室者三室浸廣室
西南饒美田宅諸豪據之處士顧以然諾傾諸豪多
附處士諸豪有急往往從處士出錢居無何田宅悉
歸處士既又之海上治鹽筴業益饒而王獨操梱內
權攻苦愈甚仲數以豪舉扞文罔處士率盡力借交

解之故韓太史授室里中困歛博處士爲太史具資斧進三十金太史固辭異日無能爲淮陰報處士處士謝曰先生天下士第爲北裝何報也及太史貴終身不復與通歲饑諸惡少聚族而剽處士面叱曰若等皆良家子何一旦作姦惡少挺劒而前將刼處士處士攝衵起曰若等能殺我即死士師不能吾不避若於是諸惡少皆反走旦日蒲伏處士家處士曰嘻何前慓而後靡也皆曰我等幸一逞以嘗處士顧終不能有加退而慙自傷猶將待處士舉火處士笑曰善吾幸而足終不令里巷有饑人遂如券給毋錢謝

罷惡少處士故博洽作書法趙文敏稱詩法杜少陵季年益習形占星曆及少弟令固始伯仲有子舉孝廉者四人處士二子長中漸次中濟皆籍博士處士呫呫自喜竊歎曰往吾婦力贊吾以經術授弟子乃今壹如婦言於是處士不問家獨喜結客諸客以善書善詩善形占星曆至者輒供具盡客驩人言處士故以此薄縣官令忘之矣處士曰否彼以民力吾以歲贏彼以納交吾以適志何不可者縣大夫高處士之義則以鄉射賓之處士匿田間卒謝不往縣大夫上所部授章甫于家處士始一服謝縣大夫終不再

御晚卜地洋江之曲負坎抱離語妻子曰後此十[illegible]歲月日時皆集癸亥即樹墓封乃公矣癸丑某月辰集于房處士以期示家人當捐館舍乃悉出楎椸篋笥召門內外親分給之戒曰明發不可不早來訣質明皆會出婦女于門召孫與郊與相前執其手命曰吾聞陳在異國八世寖昌吾宗自始遷以及爾曹于玆八世世世力善宜必昌且吾少弟若諸子先之業有徵矣昌吾後者其在爾曹言終正衣冠而瞑距生成化辛亥年七十五云越十年封樹如期其兆吉先是處士有女歸諸生徐𣊻女舉女甥年十二矣會島

夷大入從𣊻出走避之及河鼓聲急女屬甥以目甥先女相繼自沈事聞載郡縣志其後處士二子皆即世獨王毋春秋益高人言諸子女先亡視昔盛時門祚異矣傷哉耄也幸自寬毋徐徐應曰即不幸諸子女弃栝棬幸諸婦率諸孫曾具在乃今爲孫者七人爲曾孫者十二人食指益集且先夫子言之矣待吾孫而大吾門及河間起家毋大喜語家人曰吾後夫子二十年則諸孫以也乃今可以報地下遂以良月終其生長處士者一年享年九十五矣不佞雅游東海其士翩翩吾郡都上游其士慷慨多奮發處士季

年好客則其俗然視彼波流殆不可同日語矣及其
遇諸惡少猶有倜儻之遺風徐氏女若甥亦其烈也
卒之洋江得兆庶幾寤寐不忘故鄉固宜吉矣銘曰
洋之陽覽德煌煌來集來翔自天子鄣維以永昌洋
之滸爾農爾賈名立士俯昭玆祖武嚮用純嘏洋之
澳君子有淑時鞠時育王毋壽穀受玆介福洋之濆
蔚有聞孫箎羽爾騰拾級爾登予曰有後昆

海寧處士祝子厚墓志銘

海寧祝孝廉紹介而見不佞匍匐請曰以庭不天先
子未艾見背乃今將以某月某日奉先子喪殯妙果

山顧以庭疾不及聞死不及斂擢髮有餘辜矣所爲
先子不朽者其惟司馬公之銘往聞祝氏之連周陳
邑中若屈昭景惟是周氏陳氏不佞業已銘其墓矣
其何辭于孝廉無何不佞病凡十挾日病未平使者
相望于門以迫期告不佞無以逭諸責謹力疾按孝
廉狀爲志之銘之志曰嗟乎此海寧處士祝子厚墓
也子厚世家袁花里祖禰遇以進士起家祖萃事
孝宗歷督學進參政禰繼皋事　世廟守司馬尚書
郎辛卯禰量移池陽繼安人高氏舉子有異司馬喜
自負吾先有世德兒當愈益厚之遂以世德命之名
它日字之曰子厚池陽太守侯公雅善司馬試使之
啼笑曰何物寧馨固應父我然而翁亦長者是宜子
寧馨當是時子厚業已有兄而太守未舉子也及卅
讀舍中藏書誦聲琅琅中鳴琴司馬臥聽之喜無何
司馬卒既祥始在外傅胠篋中日千言年十七籍諸
生名隱隱起邵比部經邦以論劾張文忠被譴居常
高視諸搢紳而子厚獨當比部心從之受室嚴太守
寬稱良二千石正色以遇博士諸生得子厚焚大奇
之曰余柰何從諸生而得祝生是且不爲諸生矣會
高安人即世子厚將不勝喪於是乎入而治喪出而

當戶困甚會桀黠奴苦子厚安能復事詩書久乃悔
曰孤遘閔凶將不能世其家學即大負吾舅勿恤矣
其將如侯公嚴公何乃自梱內謝外言壹意脩博士
業時戚少卿元佐居檇李以治易名子厚具册幣
以逆少卿里中而授之室北面請曰某故泛駕願受
馳驅既而試有司復不利間出其語覲都人士都人
士目攝而咲之夫夫呫呫六經殆往而刖耳不有陰
符冲虛南華者乎子厚守其師說卒不爲陰符冲虛
南華亦終不售諸少年數齮齕子厚子厚輟業應之
又疽作將聽命于醫數厥業客說子厚令入貲進上

舍他日取墨綬不難子厚撫孝廉咲曰客欲墨吾綬、乎異日者恐與吾名俱墨耳不佞幸哉有子即華綬猶將掇之何墨邪遂建樓居居孝廉日討而訓之夜分乃寢雞三號語如故以為常嘗言學者何患不富貴乎顧茲儻來直潮汐一漚耳漚生潮不為盈滅不為滅若滅若沒全潮乃見彼僭爵自多則涔蹄也其何以語于汪洋孝廉唯唯丙子孝廉舉于鄉子厚遂移書謝學官去王方伯高其義乃奉令甲令得具博士衣冠檄下有司竟不拜孝廉與計偕而北子厚送之吳門顧謂孝廉若行矣吾欲與若復聽東樓雞聲

可得乎明年子厚病病甚顧命中子以郭毋忘先世遺書遂卒得年僅四十有七耳孝廉既畢試事待命公車越三日忽心動促行返廻望門而見幃堂問考氏飾巾之期即其日也子厚恂恂儒者衣大布若不勝及其遇本宗疏數之親顧多大節事伯兄惟謹歲時扶掖飲花下盡其驩兄子以庠既就鄉辟尋中蠱者子厚散橐中裝為白之久而不平泣淫淫霑枕席叔毋周寡而老迎事于家為營助子錢既沒殯而歸其貸宗人不任徵發有司急治之子厚嘆曰是傴僂者皆吾宗不掠必則庾必吾固非饒益終不能以塗人視之乃操書致示諸豪欲吾產者予吾直得直為代輸公府出宗人即滅家人產者五之三無所問項光祿錫故為參政甥則自諸子行而善子厚既為子厚置居室不責其償子厚雅謂孝廉終不敢忘疇昔之報及孝廉既樹棹楔相率雪涕拜墓下併歸子毋錢平居惟退讓為兢兢惡聲不及犬馬遇狗屠馬醫無敢慢往往折節下之顧生未究所施必不免於殀惜哉子厚生子二人長娶徐比部禾女次聘馮參政皐謨女女三人長適朱副使瑞登子次適董御史學子次適徐比部禾子孫男女各二人狀備矣銘曰孰

為爾前有祖有禰孰為爾後有子旖旎中立伊何爾光爾啓爾年未中爾澤瀰瀰爾材未庸庸有濟美妙果一區吉祥墳起誰其銘之大鄣東里宿草為期王章有斐

明故孫節婦墓志銘

在郡志休寧草市孫偉籍諸生娶於吳吳年十七更十年而偉殀則以二孤屬吳吳守節終身立二孤昌其後迄終老中外無間言隆慶初　詔賜節婦粟帛今上紀元丙子秋九月乙巳節婦以夭年終葢年八十一矣其後得胡文學仲雲所為狀而知節婦益詳

初處士忠護女於孫裝甚具節婦則以夫君儒者吾其爲士人妻遂屏故裝服韋布孫喜自多其得少君云孫故負才有大志下帷而攻舉子業發憤忘勞久之病瘵節婦宵衣而侍湯藥凡三年時伯子文紈生七年仲文繪五年舉一女始孩耳及病革孫執節婦手訣曰吾子貞不難相從地下此直殉名者之爲烈也俱死何爲妻道視臣道同立孤視守死難矣幸吾子力其難者子之年即吾年惟是藐諸孤屬吾子矣節婦爲之飲血屢絕而甦則用夫君命保二孤僅不死即終喪比日哭如是者餘十年及舉家孫哭乃已

孫家世受積著起矣與節婦悉授主計者任之而自持家秉舅老而好客日從冢婦供具不失舅驩退而拊諸子女衣餔之而躬自攻苦比年量租入以爲出一切取諸宮中即吳興歲屢贏秋毫無所預及二孤長殖愈滋於時里族務紛華以汰相尚而二孤負俗爲偷其齎用一如中人之家卒致不貲咸毋力也二孤既舉孫承教承嗣承業業巳勝矣節婦諗二孤曰未亡人不夭遇若等務姑息顧能食而不能教故若等不能讀父書祖服之謂何是在諸孫矣於是悉遣諸孫就學亦既斐然有章季年見曾孫者四後益昌阜今歲至後一日二孤奉節婦喪殯瑶山之陽則遣諸孫介仲雲來請曰昔巳婦以彼其富賓于秦庭孫毋從一而白首終焉其節著矣觀其制歲用於梱內夫賓闌入外羸殆亦薄清不爲者也明公方有意鄉國祭人倫而規矩之惟茲志若銘則明公事余方發文罪踈求同之言乃今信而有徵則仲雲之狀在且其詞順義可以銘銘曰待年而笄兮十有七十年而寡兮躬逞恤屬二孤兮恃爾立寧溘死兮殉朝夕矢終身兮心匪石登大耋兮如疇昔璧全歸兮縝以栗從九地兮夷且懌誰其銘兮邦司直亘終古兮如皦

日

明故節孝胡毋汪氏墓志銘

余里居雅聞胡氏有令毋而孝廉受室于蔣其室爲余內子兄孝廉再以縗絰謁余皇皇然有請也其言曰孤始孩倍先處士惟是諸孤之不庚虞祀則吾毋食之教之往年毋棄諸孤蓋春秋七十有七諸孤圖毋不朽幸得狀于吾宗直指君茲卜兆其山之陽卜其月日有事封樹惟茲墓下之石敢藉手明公余故莫逆於直指君徵其言信矣按狀毋爲稠墅之自出叅系吾宗毋生十年而失恃即時時孺子泣顧善撫

幼弟鍋而兄之嘗聚族而觀貴人過里中蓋唐氏以兄弟省墓毋嘖嘖歎曰某惜不爲男兒即男兒當如此矣及歸處士而處士方具父毋大父毋徧蒞之毋婉婉順承周事無所失姑歿事後姑如姑王舅姑獨多毋能屬毋以冢婦當戶毋固引避歸後姑處士故多材嘗帥邑人部歲賦暴疾作歿都市中時年二十九毋有息子七人矣毋聞喪欲自殺誓不獨生里婦從容諫曰夫亡與亡孰爲寡鵠夫子之子七矣孰爲鳲鳩毋入其言頹不死時諸子或在襁褓或在襟裾乃若授衣命糈脩雉委禽惟是爨人一手一足之力

耳既爲諸子納婦立諸子而訓之曰爾考氏捐爾曹葢中道歿而毋義在俱死無若是髫者齔者唯唯者呱呱者何乃今藉考氏之靈舉有婦矣爾文御爾文徵爾文衍其業賈爾文循爾文術爾文徤爾文衢其業儒第令賈者力生儒者力學克爾家有日矣而毋庶可以謝爾考氏地下爾曹勉之當是時大都長者受賈少者受儒獨衍少干循則其材殊也鄭辰州方以躬行爲教毋遣循師之諸子因辰州而及東郭鄒氏緒山錢氏之門與聞聖賢之學久之諸子各有所就業家浸阜昌王舅業已謝番禺歸居庭嗃嗃顧獨

善毋苦節而貞重以仰能婦而俯能毋也會毋年及指使舅詠柏舟美之無何舅寢疾毋率諸子婦視湯藥夙夜不勌於勤舅心銜之疾革乃題壁曰冢子含中守禮善養孫曾知行孝弟庶幾崔山南之風因割遺產以旌其孝及舅歿毋力疾哭奠盡哀居頃之芝草叢生庭下處士之[illegible]拱矣有鵲巢於南榮里人曰吾知其所由來胡氏毋以安節亨矣于時文循文徤籍郡縣博士文術文衢籍廣陵皆諸生甲子楚耿中丞以督學使校部中文循文[illegible]同授廩丁卯則四子皆待命澤宮而文衢舉春秋第一人歸報毋毋呫

呫喜曰有虞氏之興獨先季果然而今而後而毋可以謝而考氏有辭矣郡縣學官子弟上毋狀守令表其閭曰賢節云先是諸子始勝冠毋語之泣爾考氏鮮覊旅殯或不良里俗逆鮮者弗即于家弗及帷堂而哭爾曹第彌縫其闕庶毋傷厥考心不然毋死且不瞑及諸子壯乃購良木易纊而襚之迄毋以天年終諸子[illegible]帷堂而哭如初禮孝廉又言毋雖出名家子[illegible]事[illegible]及其引當否卜成敗析是非一一自梱內筴之[illegible]無遺算即稱引禮法往往冥合古昔不啻夙儒故其豫舅姑徇夫子立諸

孤以成名婦順備矣淑人君子毋庶幾焉銘曰毋以
婦服勤舅書之庭毋賢而節有司書之楄楔毋儀不
忒柱下書之宗祏得吉土而毋歸藏司馬書之玄堂

勑贈安人徐毋譚氏墓志銘

守君生五年爲歲巳酉歲二月十日安人倍守君越
十九年戊辰守君成進士尋舉高第隷大宗伯爲尚
書郎壬申　今上即位則以上　兩宮尊號贈尚書
郎毋安人又五年出守吾郡自丁至戊坐不孝有毋
之喪守君一唁倚廬再弔三奠尋以　䘏典得請奉
詔令臨封樹祭之明發有懷垂涕泣而語不孝安人

爲位也毋稚子不能爲毋也喪卒使聖善無聞是終
無毋也願司馬志矣往家大人主卜業巳葬白竹臺
形家有遺言且將更卜願司馬銘矣往不孝問楚俗
未及知安人顧數奉教于守君其述安人者甚具安
人譚之自出家世望景陵毋聶息女三安人季也聶
故操二女肅不帥教即扶之季獨以孝謹得親驩無
所督過聶自言得男如季女譚其與乎譚故饒聶且
憐季既字而裝甚盛歸于徐安人始有家姑熊殁而
危繼也則事危如事聶孝謹有加時服必當楎椸時
食必當匕箸危宜言吾爲姑後若爲婦新他人婦無

若吾婦良不後姑矣于時食指日聚脫粟不厭安人
故精膏腴弗以爲㲉日從諸娣姒會食腹果然甘之
諸娣姒多出閭右家競服御安人獨衣大布笄珥有
常歲時則胼手爲諸娣姒先躬鍼釜儐籩豆里中女
或挾其有遇良人不實安人則以身下承德公自比
桓孟家人齎用浸廣歲比不登承德公僅一儒冠務
振近屬之急安人亦傾槖助公施不給則脫故裝于
是舉宗得公公得安人矣安人與諸娣姒俱無私蓄
及分執爨始終無違言居梱以內不矜而莊燕見不
衰燕笑不矧遇媵人由由然使各得所遇內外豎煦

煦然兒子畜之比飾巾行年三十七耳守君始[illegible]
藐焉而哀時姑在堂夫子在次諸娣姒在帷內門內
之親在庭內外豎在廡門里婦在巷聞安人不復莫
不皇皇創鉅者號痛深者慟亟見者哭泣罕見者歔
欷四面而嚮守君拊其首辟咡而與之語各以其戚
戚之爾毋亡爾王毋無婦矣爾諸毋無娣姒矣爾父
無耦爾曹無依爾宗無宗婦之賢爾廝豎無內主矣
乃今而憶其言之悲也吁嗟乎哀哉守君又言吾
毋左右家大人起家受文學舉兄成脩受諸生成位
無良受二千石既皆受室則冢婦熊爲先大毋從孫

汪且封安人矣舉孫者四則熊三人汪一人其婿樵皆有成議顧家大人仕而毋不祿家大人且老而毋不偕諸子諸婦諸孫咸在而毋不逮傷哉毋也不孝蓋與守君同戚寧詎敢以不言爲辭其志如右其銘如左銘曰燕喜魯侯厥有壽毋君侯南輔宜無讓魯胡捐栝棬中道而阻哀此終天乃庚堂斧薄言庚者在沔之陽雲土祟封漢水周防毋也罔極有穉有翟宅也罔極有窀有穸以斯爲壽其壽可知昭茲來許百世爲期

先師邵次公墓志銘

世儒以明經升自邑宜莫盛於浙之餘姚餘姚故多世家宜莫著於江南之邵氏邵氏以三禮最著宜莫嫺於先師顧邵氏遞起家者三十餘曹而先師獨困諸生諸先師弟子累百遞起家者什二三而先師獨困家食惜也往余小子學禮東游求師諸禮家咸推轂邵次公培字世德其人三舉首而三跋宜擅場余小子幸及門則先師魁然者也其談經也若庖丁入屠牛之垣無肯綮無髖髀游刃恢恢莫不中舞其操經藝也若計然握算而入筦庫居者居化者化決筴所嚮莫不中經凡諸以請業至者莫不解順請益者莫不充腹周覛羣弟子惟余小子爲耽耽蹄年余小子與計偕詣　闕下先師執手語余小子伯玉行乎哉今茲南宫之盟惟正伯伯玉爭長耳卒之果首正伯余小子盖肩隨之既聞始以經義校主司主司右余小子擯三試而余小子病矣故正伯先鳴藉令先師時夭祿與人文其衡石較然矣先師故善酒卒未嘗以酒過閙中歲慕馬融之爲人陳絳帳爲樂行年四十有五以暴疾終盖丁巳某月日也先師未及就木而從弟型季弟甄遞舉于鄉既就木而從弟陛對公車官直指皆近屬也頃者甄最固始贈父德聰文

林郎毋卞孺人先師庶幾乎釋憾矣顧先師三息子長欽祿次欽皐次欽夔世其業而不振抑將有所待邪乃今爲先師孫者四人曾孫一人先師之澤未艾也歲巳卯冬十二月丁卯諸子奉先師喪墓祖塋旁冢子則自越來以葬期告嗟乎先師之覛余小子猶子也余小子方在草土無能敦匠事治堂坊惟茲徵往詔來則弟子職墓門有石吾其右爲志而左爲銘銘曰吾師乎吾師乎其以逢掖當衮衣乎其以呻訊當論思乎魂何之乎其將挾扶搖而受天池乎體何居乎其將覲析若而撫嵎夷乎已乎已乎洙泗河汾

其阨窮不可勝紀乎吁嗟嗟乎江潭沉漻魂孰與招馬鬣蕭蕭吾師室是其翹翹

季從弟汪道者祔旌表貞節未婚妻方氏合葬墓志銘

嘉靖甲子余叔父始者其年舉季子道者則繼叔母莊出也叔以季年乳季必婦少長于季庶猶及于蚤婚而方南寧季女以辛酉生乃盟季女年十二怙恃遄亡叔父母逆女歸吾門笄矣季依父于堂女依姑于室靳靳未覿一面居五年所命以巳卯十二月七日婚先是七月下旬季溲血病且革囁嚅欲有言女

聞之是殆以吾爲身後慮也因而絕粒將自決以安季心朔之夜季暴亡無及矣女始面季而親視歛矢死相從即次而諭者百端若可無死婦以從夫爲義不夫何從女正色曰吾獨行而遂諸兄淹五年於外舅姑在則夫在夫一而已從一其誰從第族冢伯臨喪願託一言而翌旦日余自東郭至女介諸姒自梱內拜余長跽請曰舅姑未盡之年季弟無祿之祀惟伯念之未亡人死且不朽于時前已謝吾父若叔父母已復謝諸姊諸姒若諸宗皆言願善道吾舅姑毋子婦以也諸姒持女泣交下霑女衣女瞑目自如終不爲動暮就湢浴盥櫛如常旋乃更衣手紉襟帶既陳禒衣于寢約笥鑰進姑固請曰禒歛惟女暨任之外人勿預中夜自經其光滿室明發就歛其面如生余帥舉宗以尊長之喪喪之立仲弟道會叔子無極爲之後于是徐守君成位李令君琯上其事督學李使君學詩以疏聞乃下禮官旌表如令甲守君既銘其碑碑其墓已復率令君若諸文學祭其祠越三年卜兆吉余帥諸弟舉二喪合葬舍東之靈堂負兇抱震余業已爲之傳乃令志之且銘之銘曰大姙大姒迪吉循循共姜不貳既儷而親親不及昵烈不殉名

具曰女聖顛沛成仁豈無條枚鞠爲原草未及同牢溘然偕老千古風聲以當壽考馬鬣一封庶其永保

太函集卷之四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故迪功郎汪次公暨封安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徙居東郭盖卜次公爲隣歲乙亥余得請歸則次公負末疾踰年矣會比部自留都謁　天子考出入再覲次公比部色憂請留養次公不可　君命之謂何不復而職而宿于家無人臣禮王安人語比部而大毋楊故嘗被是疾也亦越八年而終即而父疾未

平而毋在而行矣明年比部以使事報命　闕下三覲次公比部色愈憂固請留養次公不可使事之謂何不畢而事而宿于家無人臣禮安人力遣比部如嚮者言比部則以安人故彊而次公安安人甚寧承志爲養毋寧奉口體以傷父毋心又明年安人驟病脾遂不治盖閏月二十四日也計至比部自舍中來奔迄于十月二十七日次公即世盖春秋六十八長安人者四年比部杖而過西鄰飲泣而誦次公若安人狀將奉大事屬余志封樹而銘之余備在宗盟敢不敬諾志曰次公名炎字克溫其先世右東關久矣

次公父曰良值抱處士之義終焉次公幼孤而伯兄當室毋閔次公甚謹跬步毋出戶庭其于里俗市交未嘗接耳目冠始受室得王安人翁故賈淮揚裝甚具安人弗御也則以織絍佐次公次公嗜聲詩人以爲敏安人風曰吾兩家世受詩書兩翁故以儒輟業君幸修故業第爲博士家言于是次公折節明經補學士弟子既則以增廣入太學困澤宮者三次公席故饒未嘗問家人產中歲從兄受生業僅得五百緡次公慷慨自如日召賓客習雅歌投壺禮安人務以無違爲正畢力辨給之居數年歲用大詘乃始稱貸

資斧就選天官諸豪俠日游次公于顯者門游道益廣延至甲子乃得平湖丞業已從都市貸千金操券者踵至次公故彊項不能蒲伏伺上官毋退舍輒太息曰吾野鶴而鷄棲義非青田不食邑有部漕之役丞當行則遣安人帥諸子歸而次公北也各垂橐就道不能行傷哉佐膴邑而貧夫婦父子相嚮而泣安人出奩傾笥畢盡爲行資上官跡都人責息者十餘曹課次公殿最移　趙府典寶尋以大計罷之次公釋漕而歸家徒四壁灑然嘆曰吾志也即一寒如此其猶賢于羣鷄聞者壯之因更自號曰寒鶴嗟乎吏

一也或謂垂橐者為世家厚利謂捆載者為致名高此其故非余所敢知也安人舉丈夫子一女子三既內凌氏姬舉三庶子安人善凌而右諸庶庶幾樛木之風初比部在外傳善屬文次公竊喜自負月為會肅諸儒生會家塾中乃出比部于庭相與程藝安人任供具度貲有加每試即比部勝次公輒喜自引斗酒務盡驩脫不當次公次公怏怏安人亦畢陬失色退然若將不勝兩人日幾幾即望歲不啻也丁卯戊辰比部上太常舉進士捷遞至次公目安人而喜可知比受除書得嘉興郡理次公咲曰吾去邑無幾何時

而吾兒佐郡吾䋛不薄舊遊遂從安人就養郡中意甚得日課諸孫受經藝夜引斗酒而醉二三及比部徙郎署上程書例得並封父母而次公坐計吏罷罷勿封獨封安人如令甲比部以疏請始復父故官嗟乎次公僅得一丞無過狀而罷望比部如望歲及其有秋也顧不及其身饗之何說也里人謂次公故寬厚長者于人無所不容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固宜其子孫振振矣其名諸子也冢君在前即比部次在易次在寘次在衡其納諸子婦冢則江氏封安人次趙次田次孫舉孫六人長金鉉次金礪次金和幼者金之金門金城諸孫納婦者三長吳次程次徐其三未聘曾孫一泰出長孫其擇諸子壻也長者為王喜慶次江孝廉來峨次葉元佐孫女四人聘者為吳太學子次孫太學子其二未聘乃令叔子若長孫皆籍郡縣博士叔孫受業成均次公若安人之食報者未艾也往次公將為母卜兆得方村之陽屬伯兄主喪不果葬及覆射而析地比部卒得方村先期掩坎而封其兆吉已卯正月辛酉比部奉次公安人喪葬焉銘曰世德所繇有如川流涓涓可抔泯泯可舟迪功優優不競不絿相彼發崑崙盤巘嶼沃而為膏腴澄而

為芳潔駛西極而騖中原何其捷也及夫積石砰磄龍門嶪嶭時而揚沙時而噴雪激之殆不可磯排之或莫能決豈直懸沫千仞流澌百折而已哉又何源也既擇省括下建瓴何懷匪山何襄匪陵疏鑿無所程其力壁馬無所儆其靈卒之趨碣石注渤溟借曰中否殆順本寧委蛇迪功率乃攸行勞莫勞于習坎逸莫逸于撫盈匪秉心之塞淵又何有于平成於乎斯干秩秩天授之吉畢如阜如君子所息

明故封太孺人胡母毛氏墓志銘

萬曆三年御史自長垣獻狀既論最贈御史父某為

長垣知縣嫡毋程爲孺人封生毋毛爲太孺人三年召長垣爲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年秋八月二十四日太孺人以天年終御史奉毋喪反葬休寧匍匐而走東鄣泣血告曰毋春秋七十有九顧甚彊祗病溲奄忽見倍孤子宥抵張太史爲毋狀計無及于此行謹自列狀謁志若銘藉手先生而終大事按狀河南太康毛氏聚族而著崔橋處士聵既舉太孺人莊而慧處士目語太孺人毋安得兠然也者而女之長垣公受室於程不宜子程數爲公內媵女而竟不宜公客太康圭處士將卜一姬宜子者人言無若處士

女良公不忍言寧距敢妄毛公女其人爲公嘗處士處士意業已當公歎曰胡君兠然固宜予女既許諾公逆太孺人西歸歸則嚴事程孺人自以爲得太孺人晚釋家秉授之太孺人內治斤斤易于不倍禮俗大者祭祀燕饗莫不身親率丈夫子三長即御史御史始在外傅夙夜程督受書始補縣諸生里俗修贄太孺人語御史是惡足賀哉男子有事四方諸生則納屨始也及長垣公即世太孺人事程孺人愈恭程後公九年乃遺口澤太孺人總總治喪事壹如事生屬御史卜兆某山舉父毋喪合葬其地吉及御史成進士令長垣則以安車奉太孺人就長垣舍太孺人愀然戀戀色進而與御史言若藉父毋寵靈幸而有土乃今不逮父毋其將謂未亡人何御史上食太孺人日報政太孺人諄諄面命長垣即蒲之遺民若茀以而親遇若者遇而民民易爲治矣每出入日討御史而訓之政勿媮刑勿淫斂勿急會　詔久任守令長垣積勞者五年太孺人拊御史曰大材晚成遲遲益善太孺人始有家而涉二千里誓歸咭終無繇其在長垣去太康三百里而近而太康王君爲大名司理是爲御史同年御史因之求太孺人家乃得太孺人

弟登兄子鶴齡於其里太孺人相見皆掩泣既而抆泣相語曰婦人從人爲義未亡人即遠嫁寬夢未嘗不在故鄉誠不自意桑榆之年乃從吾兒得見手足戚也太孺人既去隣邑而兄子復省太孺人留都無何太孺人寢疾疾不虞而革御史色憂太孺人訣曰吾不及大耋者一年亦既多壽宥幸備　天子耳目他日當爲骨鯁臣宲以貲爲郎得太醫院吏目具章服矣宣受業郡博士得以逢掖從兄冢婦存殁皆被恩諸介婦皆出閭右乃今孫八人曾孫一人皆吾之自出亦既多男子矣彼儻然而富者吾兒薄之吾第

侐吾巾無憾也顧而父毋之墓木拱矣化者于于[illegible]
安之我死必更卜一丘毋以我故而干父毋地下御
史唯唯嗟乎里俗甚遠嫁者雖福不終乃程孺人獨
能太孺人而卒以太孺人息子顯小星樛木具在二
南無成而代有終地道竟矣太孺人善自求福其在
斯乎御史從太孺人命更卜某山以某歲月干支畢
窀穸事不佞以通家而從御史請乃預銘之銘曰降
太康嬪海陽尸錡釜攝烝嘗躬自下和致祥蕃三息
競章相見元子升冏堂更五稔治畢張將毋氏樂洋
洋承　譽命逮都房冠用翟服有章遷柱下近　高

皇出豬斧入乘黃仲若季當鴈行繩來許締未央宜
壽毋介無彊胡不憖溘歸藏庚卜吉土騂剛鬄千禩
撫百昌誰其銘侍中郎

明故奉訓大夫知北勝州事潘叔子墓志銘

志曰於乎此故州大夫吾友潘叔子朝言墓也作歲
夏四月十九日朝言即世今歲冬十月二十有五日
諸子廷訓廷讓廷試廷謨廷論乃始舉喪葬在欲北
之園田卜癸丁吉則余嘗預聞其卜矣諸子有事封
樹抵余志而銘之初朝言受室吾宗舉宗快得佳公
子爲子壻及余從朝言入博士舍諸博士快得佳公
子爲諸生公子名絲尚書公且叔子也尚書公起家
婺源孔坊世多顯者尚書公既免居郡乃含學宮旁
獨叔季從迄今守尚書公祀遂占籍郡下邑爲郡中
人尚書公故納楊氏姬京師出爲樵陽守癸未楊舉
子孔而命之曰樵髫從尚書公之官尚書公出行部
所親介部下材官私覿叱弗與通比趨庭終不以得
親而渝婉婉歸受尚書公命入山讀書中道飯故人
家日且暮止朝言宿朝言亟遣人請命尚書公所然
後許之即出比鄰不告不敢舉足毋楊以翁媼獨無
養念之深朝言走豎子逆翁媼京師期而待之京口

會舟人疫戒勿入舟朝言卒同舟奉翁媼歸毋大喜
既又以翁媼且老無子男力請翁内一姬生子惟鑒
翁媼既歿則惟鑒同諸子起居既冠則正席改事之
曰吾舅也尚書公既捐館舍朝言從伯仲執喪尋匍
匐京師上書請　邮資斧悉已之自出無預諸子舍
中伯仲奉嫡毋程淑人終故邑程馮几而訣伯仲獨
惜不及見絲季弟綸盖與朝言同毋綸彊幹諸錢穀
出入悉屬綸獨脩尚書公遺事而代其終諸齋用悉
自任綸乘間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將令綸終不得
爲先公子乎于時客奉滋煩綸倍朝言而陰助其不

給綸中道疾朝言如失左右手拊二孤宿帷堂語曰
子曰季絕口不言二孤謂吾在無庸託耳二孤即吾
子也於是諸子以陰助客奉告悉歸二孤朝言魁然
頫尚書公英氣勃勃雖在逢掖屈首受博士書顧虎
視鷹揚喜兵法故從外王父楊翁受射已復從山東
樊氏受槍居常慕汲長孺馬伏波爲人慷慨自許每
中夜不寢拊床奮呼大丈夫不死龍鱗則死馬革等
死耳寧能墐戶與昆蟲俱死邪嘗單騎北游行劫者
遮道抽箙矢下䨥鴈行劫者辟易避之嘗客胡督府
行間督府請虛中權以待公子朝言佯諾卒拂衣歸

嘗從督府觀湖閱賞監子以衝突坐軍正賴朝言力
解罷之旦日賞監子奉百金爲朝言壽朝言謝曰督
府之德也緣何有焉及督府逮行郡中故附督府者
率反噬以避連坐朝言躬詣督府諸子於獄極口稱
督府冤會群盜千人入婺源且薄欲斬將奪門入
壁洋湖郡守相言直指使召朝言朝言謝不往使者
曰生行亦贊幕中畫耳非直以衝鋒破敵望生朝言
作色曰生非衝鋒破敵之難難於越俎使者曰此父
母國也毋辭朝言勒壯士六人與俱視賊方猶箕口
彼張欲渡渡則境內殘矣吾其先薄之彼岸奪其志

而扼之就河濱得小艇三部分六人爲三艇朝言當
賊壘進艇二艇鶩鸛從之賊乘勝無前軍視六人猶
六鷁也且退飛矣將濟朝言引弓一發中朱衣酋賊
大驚已而遁中數賊賊辟易退保故營旦日則一捍
夫搴旗且用人禡旗下作氣以示必渡怵我軍朝言
更一發殪搴旗旗仆已而殪首禡者則其次酋賊悉
衆趨下流計乘虛可渡下流業已有備朝言復引弓
當下流賊且郤則躍而登岸從之諸軍乘勝遞登賊
踉蹌遁出境部使者聞捷則遣材官勞朝言既班師
朝言儒服入謝使者避席曰偉哉國士直將右魯曹

劌而左之夫以一矢蓰聊城視魯仲連滅矣朝言謝
曰即使君不以越俎爲罪鯫生何敢以天幸爲功都
人士既壯朝言且益多其不伐即朝言以用武著顧
惟脩行爲兢兢居家則父事簡肅公居鄉則嚴事江
方伯民璞周游而求先聖之道則師事大司成安福
鄒先生太史毗陵唐先生吉水羅先生太常宛陵周
先生相友而莫逆于心則兄事秣陵楊道南焦弱侯
自惟骫骳負氣務折節爲退讓爲春容故受知督學
周使君置高等而縣諸生方顧靜顧居下朝言言之
使君願以身下之既復以講道受知耿使君使君方

以礪行主功令按七校之士輒首朝言古者薦士則賔于鄉乃令羣之諸生非所以待不羣也潘生三物具矣其幣聘之以待賔與且授之廪朝言力謝曰明公廪士以講學或者將鶩空談廪士以循名或者將市虚譽是一絲不足以為多士勸而適足以為多士懲惡用絲也使君益高其義徧檄南國而廣厲之卒予廪會有例當補貢使君復屬朝言朝言操觚者言辭益力使君不許卒彊應之既上太常　廷試第一須之就選部余方奉使行邊竊計邊邑多瑕安得文武具備如朝言者為之保鄣遂移書朝言都市行且

籍君名奏之朝言力謝曰明公不善俯而詭隨不肖不善仰而過望脫明公內稱不避為國非私夫人或不能以不俯諒明公又安能以不仰諒不肖大司空朱公故為婺源令雅善朝言朝言得判嚴州乃始投謁蕭御史出按浙習許司成司成謂朝言國請紹介而見之御史朝言力謝曰下吏禮當見固公見之茲藉太史公先談則私謁矣御史法在無私絲何敢撓御史法嚴州遷者數為暴法其太甚者十餘曹上官以為能遞署分水建德二縣事所至問民疾苦筴其便宜豁分水僞增者千丁損建德歲費者六百舉絜

為令俾世守之所部檄朝言督歲幣則歲幣良督軍儲則軍儲足然於王家縣戶無須秋毫坐不貲僨庫吏胥費稍溢朝言率自取足無所覬覦戶部檄潘司補給之郤弗受會末疾作旬日始瘳竣事而還輒上書請老所部急朝言甚書八上始得歸然猶以使事行計且擢去無何檄至得北勝州越明年戊寅疾竟不起春秋五十有六耳方其少而嬰唶翩翩乎節俠哉既壯而論兵即衛霍安足道也中歲學道奉其身以禮義之塗推之後則獨行引之前則郤步嘗從耿使君譽故大宗伯不亦有道之士乎哉使君頷之曰然

其人則天下士也惜未聞道耳朝言蹙然自失退而負墻吾平生擇地而行去道則猶千里不幸而不聞斯言也吾其以索埴終疾且深顧語諸子吾終身誦法孔孟有味乎其言者兩端居常則曰志士不忘在溝壑遇疾則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惜躬行不逮耳藉令天假之以年佚之以老吾安知其所稅駕哉銘曰仲尼之徒厥有兼人浮海得師治蒲得民有勇知方信而有徵取材則詘用壯則羸始以稅冠終焉結纓堂而未室大有徑庭伊人後炊先民是程則其威敵倬有善經則其衎衆偉有賢聲藉令竟其所施

殆足以治千乘而行三軍至若折節強學退讓恂恂
謹不出位力不讓能雖曾氏之所畏姑含是而晞潛
心偕曰未逮殆庶幾乎今之成人

明故瑞州文學誥贈奉政大夫徽州府同知龍
陽丁長公配宜人熊氏合葬墓志銘

丁長公暨熊宜人之生也並以正德戊辰其歿也並
以隆慶己巳守君方貳姑孰則自姑孰奔龍陽越六
年守君起家貳吾郡越三年課最贈父奎爲奉政大
夫徽州府同知母熊爲宜人又三年守君始遷大理
人言郡丞去守跬步耳守君之自丞而守也歷十有

二年大理即滇隩區去新都萬里矣守君謝曰應賓
佐郡無狀安敢睨專城往奉纛裡譚明山形家覆其
不合茲且改卜得兆燕子山滇道不避里門幸哉可
畢大事孤上願也惟此墓門之石敢徼惠司馬公不
孝越在倚廬聞此而戚戚同也爲之志曰丁長公生
龍陽其先世家太平里及徙而里熙春也世受鎡基
處士永成逆全氏女少不宜子中年首舉長公幼從
外傅楊教授受書善記誦處士直以姑息著受戒教
授勿勞教授陰授博士家言不及聞處士處士偶入
塾教授方據案程長公藝冠諸生處士得筴大驚誰
爲此者教授應曰奎也處士始聽長公卒業而歸教
授功能翁息女少孤翁弟故爲學正學正多長公所
就業則以兄女字長公長公昆弟十有一人冠而字
之曰啓運年十六婚宜人宜人操内治以贊長公由
由然無卻顧明年長公補縣諸生籍每試輒首諸生
丙午得一當主司會在事者持之彊乃罷先後八戰
皆不克歸太息曰余小子終不能以萬鍾爲祿養乎
無寧以半菽爲善養耳處士故喜賓客長公亦廣交
游宜人主中饋辦應之往往輟口腹以佐供具長公
既多異毋弟比皆受室食指浸煩兩人務以身爲諸

弟諸姒先即手割秋毫各當所欲長子應元早夭再
索而得守君幼授守君春秋經術日起長公諄諄乎
命之也吾幸而具父母顧不能徼一命中父母雖孺
子幸而具大父母藉能爲而翁一洗之其逮大父母
顯矣辛酉守君舉楚明年長公薦澤宮乙丑守君成
進士令平湖其年長公補瑞州文學長公謂父母且
老力請無行處士公正色曰若繫余二人廢　君之
命非直上負　天子抑亦下負教授若學正先生即
竊章服何爲者強而就道留三月乃歸遺書平湖而
翁業已就子舍頼先世之薄田在可供粢盛幸大有

年可具甘毳若第為清白吏毋為大父毋父毋羞守
君唯唯長公春秋且長更卜勝人里婦私謁宜人長
公之日昃矣所不足者非子也胡為乎招夸父以逐
崦嵫宜人謝曰吾舅幸多男非[illegible]毋也家丈人之為
是卜也固亦多男之貲毋俾仲為偏子卒之守君得
二姓長汝金次汝錫汝金亦二姓長俊次倫此皆逮
事處士公蓋五世矣堂[illegible]曲誦長公義時緩急而
振貧窮比將終焚篋中券以數千百計曾不及借老
僅踰耆者二年惜也銘曰[illegible]在[illegible]同生同死倬爾
開先文學卒史繪純錦丞承家[illegible]于惟令子以 譽

命自天朱輪赤芾堂斧周旋庚卜吉壤貽燕萬年於
乎其斯為君侯考妣之新阡

明故禮部儒士孫長君墓志銘

海陽之東里曰草市于歙比隣諸孫相望而居其西
最王處士玄演為長君父故以貲豪及長君生則癸
巳五月五日也處士咳而名之曰文郁冠而字之曰
徵嗣于是處士命長君儒長君儒矣未及卒業長君
薄為儒舉宗賈吳輿率用積著起于是處士命長君
賈長君賈矣未及化居長君薄為賈憮然嘆曰使吾
以儒起家吾安能以臭腐為粱肉使吾以賈起富吾
安能以質劑為詩書會詔下大農長君以貲籍禮
部儒士誠願以縫衣入上國不願入官歸而喜稱詩
凡諸五言七言莫不立就喜購古器凡諸盤盂彝鼎
莫不具陳喜結客凡諸博雅君子莫不聞名喜游所
至名山大川莫不登臨周覽居鄉善事不佞若江方
伯民璞程太守德良王文學仲房方孝廉元煥客游
善事徐方伯子與陸司馬伯安長君受室于方繼室
以鄭方舉冢子明傳納婦于程三家望吾邑中世婚
媾長君既舉吳輿授掌記比年一出程督之及冢子
亡中年一出市舍群居若垤即跬步無所容舍後為

漸江之干白沙彌望長君業已樹竹千个遂拓地為
沙上圃比訖工長君彊年耳既又為堂左个曰吾從
此老矣自署曰老吾堂命二豎子習吳歌雜以越謳
客至輒援筆為新聲授二豎歌以佐酒長君即自託
于放達猶汲汲于人倫先是處士主毋錢則長君槻
次君倍處士即世長君傾橐中分之及喪次君如失
左右手長君既葬毋形家以為不祥卒之掘地有水
徵將改葬不得卜由是愈益鬱鬱竟以憂患終焉舉
宗為祠第家人產而賦三等長君歲入逓損客奉滋
煩當是時葷葷中人產耳長君趨義若渴慨然而受

上功里媪有子而嫠茨俯仰待盡長君時其饑授之食寒授之衣窮無所歸授之環堵之室窶人或以里媪爲口實長君悉餘力辨給之園近水濵繕方舟以濟渡者昔夢神人與語詰朝顧藉君手拯溺人畚起而漲漸江亟集利涉者具舟以待俄一覆舟自上游下乘漲若翔四人者緣舟浮沉力竭矣麾舟師截流而進悉活之明年滕人陳舉子明芝今十齡矣聘由谿程氏息女待字者二人余既禫明芝以衰服見則奉漢陽公狀請志若銘歲杪將奉先人柩葉葬西山先人望公一言久矣余詰之曰而大父毋迄今未墓若

疇能葬而父不葬胡志不志胡銘待若成人葬事不後明芝孫子泣曰毋命也孤寧乞言待墓無寧樹葬待言始舉宗止孤若毋以乳臭恩司馬毋命否否司馬善而先人兒勿憚司馬嚴第自稽顙以請嗟乎當貴壽考則夫人其之長君以節俠聞加夫人一等宜富則厚亡宜貴則終困宜壽考則不及艾者四年天未定也幸然明芝爲之後長君于是乎有天傷死邪生禮道不廢余既已知之矣則顧爲異日者志之銘之銘曰君也日強戶孟嘗而園辟疆君也日益游高明而稱古昔君也罔極躬不閔而後則恤君乎于思生遺榮而歿盡哀

江叔先葉葬墓志銘

江方伯四舉子而才叔先則其叔子歲庚子方伯舉明經冬十一月丙午叔子生遂命之曰可登叔先字也吳夫人三索皆男子遞躬乳之越三年乃復乳季叔以齒差近仲卧起與俱叔旦暮不習於寒仲率以身先叔衣授燠衾授温方伯心竊多之兩人者眞手足也癸丑方伯以客部奔喪服闋而待次天官叔從之北于時巧宦塞路方伯留滯京師叔孺慕吳夫人蚤夜飲泣方伯嘆曰此人子無所解於其心者也吾

固當南遂上書得南儲部行而後叔喜可知也方伯出爲信州守諸子畢從雖叔幼清顧薄經術比之郡請治博士家言方伯則以時過苦難不許叔孳孳挾筴治漢史記漢文選及唐名家詩公退食輒執策質疑久之且氷釋矣公命操觚奏記無不當其心諸昆季皆曰叔自舞勺以迄于今夫勺象何啻千里其後方伯進左轄入黔中則以單車行毋勤妻孥于遠叔跽而請曰大人春秋耆矣兒固請從既聞得謝歸而後叔喜可知也及方伯季年肺病甚伯氏當戶仲病且羸季受業成均叔獨任扶侍病既革叔以宵衣御

㳠下十有五旬既奉諱盡哀踰常內損而不自覺方伯故守清白無所遺諸子受室皆闕右家各持其業息子錢於城市叔語昆季良賈務轉轂四方吾儕墨守一隅非筴也蕪湖爲三輔赤縣當儐著之區往而市糧猶不失爲本富行矣時吳夫人無恙未幾而棄栝棬計聞叔擗踊幾絕盎不得事毋如事父怛然自傷比來奔崖崖骨立內損有徵矣會有　詔里畝經賦里選公正一人董其成三老豪傑首舉江可登其人長者即爲方伯公子孝友恭儉外內無間言嘗室近屬之鰥令各有子比隣或待之舉火未嘗以德

色居之如得其人宜足爲境內率叔既受役二昆爲之後先屬故開府程督無董幸速成以希上賞叔從二昆日夜從事五官四體辨應萬端合引則操筆而圖籍之投筆則執引而彊理之暮而會成旦而獻狀即劻勷不能以瞬莫不釐然中經籍而登之較若畫一既畢事而心力竭矣城社或以不逞侵叔叔理之廷然終不得于心不無怏怏重以積勞嘔血賴良醫吳伯高而平叔婚於曹益中丞公曾孫也舉二子長子惠次子翼子惠聘蔣太學汝漸女是爲余淑人兄子翼聘程太學子方孫女則余結其成矣汝漸有叔

弟曰汝賢者於余婚姻會有違言余居其間不解叔正色謂汝漸曰公謂司馬公不若王彥方邪不解者何也且公嘗受毛氏詩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乃今勝則公弟勝也猶公勝也負則公弟負也猶公負也與其爲鼠雀無寧爲鶺鴒二蔣皆敬諾遂罷勿爭癸未春叔復語仲吾父黨起秋浦其地襟帶江湖且物產饒於蹲鴟何有吾兄亟往俟公事畢登請從仲以爲然乃先發叔以秋七月至意氣自如仲逆而喜曰幸哉叔庶幾無疾病與今茲勞矣神益王矣遂相與籌贏縮審便宜叔渡江而次樅陽宿查林

市糧如嚮法江以北故纖嗇客奉無良仲遺叔胥窮鄉毋過自苦叔愈益攻苦茹荼如飴少暇則登名山率以徒步當車馬項益勞苦嘔血數升仲忽心驚質明而至與病會遂輿疾南渡將挾叔東歸叔笑曰昔人有言天地逆旅大丈夫固當家四海無問死生仲趣歸請吳伯高伯高測其不治從兄伯生以世醫往既至而投亦單仲詰遺言第張目目仲訣曰吾業已倍二親即客死無憾獨大事未畢是在二三兄弟任之幸爲我謝司馬公願乞一言爲吾婚氏蔣次公壽吾瞑矣蓋冬十二月己巳行年四十有四云仲舉喪

歸葬彝赤嶺之陽以待吉嗟乎自方伯以躬化諸子姓帥家教而善相觀乃今邑中貴公子若而人槩諸孝友無若江氏及叔以中道殞諸昆弟若損四體之一而嗷嗷然相嚮失聲旣歸其喪卜其兆安其寡立其孤叔即未艾猶以天年終禮成矣伯仲若季三及吾門將徼惠於泉下吾無所辭避遂剷咫尺之石其左爲志其右爲銘銘曰立則磬折行則循墻謂爾傴僂爾則昂昂片言解紛千室受藉謂爾雎盱爾則無射宜爾多壽中壽不盈宜爾多富中賈不贏蚩蚩胡者爲黠爲伉抑命靡常信天難諶有壤騂剛有條有

肄居室東隅廣柳斯憩誰其卜之二昆及季誰其封之本支百世

太函集卷之五十

太函集卷之五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五首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徐公墓志銘

昔在嘉靖作者中興于時濟南李于鱗吳會王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同盟稱伯是爲五子云及宗梁無年濟南即世不佞晚託莫逆則惟吳會吳興戊寅冬十月庚寅子與終江西左布政使元美有弟敬美則與子與同官于是定子與後歸子與喪未墓也巳卯冬十二月丁卯子與兄子詠奉

子與柩墓于東郛之高橋既告葬期元美移書不佞子碑我志子志我碑惟子先矣乃不佞則以碑屬元美竊爲之勒石而志之墓門徐氏世家長興其先奉詔自中都來徙處士東室于許語具于鱗元美子相所爲傳志中許太夫人夢擁日而有身凡三索而得子與大司寇黃公故爲長與令則自勺象而奇徐生旣得當鄉先正大司寇顧公女以楊氏甥女庚子子與與計偕詣　闕下庚戌始對公車子與故稱詩名隱隱起旣受比部則于鱗元美子相公實皆同舍郎于鱗以脩古先鳴盖與元美爲桴鼓稱詩則祖建元

而枋大曆爲文則稀左國而宗龍門子與相得甚
恨相知晚也元美雅言于鱗尚矣諸子各有所獨至
惟子與具體而兼長頎諸子睚眦市朝負豪舉子與
温温者也有德厚長者之風然不取苟容斤斤務立
名行楊忠愍以直言死子與從二三子治其喪袁州
嫵之卒齮齕二三子獨不得子與間無所瑕疵子與
讞江南出爲汀州太守會廣冦至太守多保郭功語
具不佞所爲政績碑則汀民迄今祠事之矣比入計
乃奔父喪服除補汝寧太守所部議以汝寧代懷衛
賦子與持之彊賦不可加獨守吏可罷耳議遂寢伊

庶人擅與作　詔所部詰之子與宣言諸侯王無専
成則有　皇祖之訓在卒令悔過隳其城郡大猾構
仇家何通判以寃死匿不得詰子與懸賞格購匿者
付士師語具郡人左司馬曹公所爲遺愛碑則汝民
迄今祠事之矣及袁州敗子與猶以故比部罣移人
言子與幸保畏塗即夷而躋命也子與固請留養直
將以菽水終焉而元美敬美乃遺百金裝曰願以是
爲太夫人具甘毳吾子行矣太夫人不欲留子與趣
之行尋判長蘆貳瑞州進山東僉事檄未至子與業
自瑞州奔太夫人喪服除補湖廣武昌道時僞漢遺

俘柯鳳采負固聚徒流刼三省間置勿問子與以計
下之吏自服其辜　今上改元進雲南左叅議尋轉
福建副使治兵福州福州控山海之區則不佞嚮昔
所事事也明年進左叅政治糧儲市猾馮城社者七
十餘家率據公廪以病閭伍子與悉寘之法閭伍乃
驩明年進按察使監文武試得士居多明年進江西
右布政使嘗奉　詔鑄錢以貸民幣錢法大行中丞
潘公言於朝請以是倚辦右轄既進左轄吏事益勞
卒之日則執刀筆草奏書奄忽逝矣距生正德丁丑
蓋僅踰耆者二年子與故貧居常不問家人產家弄

火愈益貧伯兄中孚蚤亡子與撫兄子詠爲巳子入
胄子籍封君爲子與置田若干畝子與悉推以歸仲
兄中和諸客從子與游戶相踵也則又傾囊以給客
奉且稱貸益之即乘路車之四方後載纍纍相屬所
周不必皆急所急不必皆良子與辨應之不遺餘力
即客借交干澤不避先誅力詘舉贏蓋與元美中分
士矣所至務與吏治然猶慕文翁之居蜀山公之居
荊州嘗就汀州築二巖就汝寧築天中書院遁以居
郡弟子高等時至而程其材武昌故有黃鶴樓樓且
壞子與部署而告開府請以廢國廢材新之既自江

流得巨木四章各長七丈有美子與以爲神助不日落成閬西郭故有千頃陂中陂峙一山若負嶠予與爲之隄樹以桃李爲之方舟爲之亭榭以備遊觀郎予與居近天目山故有青蘿館董董耳敬美之主喪也太夫人蓋垂橐歸敬美以詠冢孫固不得後支子且仲亦獨子其以詠季子承孝後予與爲孫嗟乎予與肩隨于鱗問齒問官差過之矣顧二三兄弟具有箕裘獨予與視予相同待人而祀惜也予壻二長恭軍周文政次國子祭酒鉉其斯爲猶子乎哉銘曰謂文有命故多不達爾陟方伯跬步閶闔謂文無行故

多不譽 予爾儕長者誦義寰區天授斯文宜篤爾祜洵美且仁云胡不祚惟兹元服千乘乘黃王良在御孰當鴈行喁喁戸誦踆踆尸祝不朽在兹邵哉嗣服震澤泱泱三天子鄣負陰抱陽其斯爲中行氏不炊之鄉

明故徵仕郎中書舍人吳季君墓志銘

故都以南則吾徽雄諸郡休歙雄諸邑吳雄諸姓商山雄諸吳顧世受素封迄于季君始貴蓋在幼學夙有貴徵嘗徑而出游有大蛇當徑季君弗避也且抽矢射之稍長游雲間寢長春觀忽巨蟒繞梁而下辟易出奔會大風雨觀崩幸得免既冠而游學秀水輒籍秀水諸生則又樂從天下士游游太學大司成遇季君厚坐人言季君卒對簿白大司成一時名動都人士尋奉 詔入直 武英殿三載授中書舍人既最則贈父柱毋畢視其官封孺人程如毋 世宗方祠事太乙更直西清于時給事齋宮獨顧指諸內豎其儕凛凛屏息心竊壯季君鄉人某于甲與季君同官幸相舍用事受相君指且召季君季君佯往謝之終不亟見至若相國李公太宰吳公親季君若骨肉大將軍鸞執金吾炳虛坐而客季君季君恥借交絕

口無所關說獨時時引大體入繩墨之言鄉大夫同朝者十餘曹儕季君者參之一退朝獨就季君合相與盡驩冢子繼芳起鴻臚預修永樂 大典以積勞死冢婦汪殉之伉儷以忠節聞悉繇家教及袁州敗某子甲伏誅其儕率以此多季君何見之蚤也既歷九年考進律有常當事者以不附銜季君量移大官正于是季君乞骸骨毋以素飽而飯大官歸則表贈君閭置祠事次復文肅公墓新墓祠次從諸兄拓地大治居室其程度悉中將作皆季君受成手劃合傍善地奉諸兄獨越塹而居其脊懸衡而程土物相讓

不貲舍後近石壁山則山水一都會也延袤數里舉
宗爪分之至是悉歸季君盖與向所分瘠地接壤季
君躬築別業命曰季園其形勝具不佞記中不具述
谷口建文昌閣聚族而程諸生慶弔祖迎率季君爲
祭酒宗人婦戴氏死節季君表其墓以風里中里有
遺言質季君立觧夫巳氏爲邑虎而冠耽耽賢豪幸
得一啞里猾希一當意且嘗季君季君降服趨庭夫
巳氏無所發客謂惟登無郄何近辱爲季君謝曰瀛
位不過條侯行不過公冶不對則彼計得矣無情者
其崇對何先是季君居朝聞仲兄訃不及殯丙子喪

叔兄巳卯喪伯兄遞哀之甚病不得澳莘而飾巾問
日酉乎未也良久起坐曰酉矣遂終盖踰耆者一年
其年五月六日也往程孺人主梱内内二姬中歲倍
程罷繼室則迎養程毋毋事之程舉子男六人長即
繼芳次繼福次繼茂次繼京次繼鳴次繼鳳其二奉
詔籍諸生棄弗就其三受鴻臚序班其餘皆入太學
邵姬舉繼安劉姬舉繼可繼前盖九丈夫子矣季君
顧命諸子立叔子子明疇爲冢子後諸子將卜某年
月日奉季君之殯從程孺人合葬某山則奉遺言抵
不佞志其窀穸不佞雅言季君長者非直洽不佞驩

當其在朝苟可以借資何不用也顧人爭炙熱君獨
次且顯者之門當其在野苟可以明得意何不爲也
顧人爭以聲色爲娛君獨栖栖于山水之樂與鄉人
俱一張一弛即有横逆一龍一蛇且也貴不待公車
富不待壟斷佚不待老安不待遺即不佞斬然衰服
之間非斯人之銘而誰銘也銘曰商山紫芝饜黃綺
矣亦越海陽季君起矣戴筆禁中餘二紀矣嶄然遺
榮矧敝蹝矣巖栖川游安故里矣冠山被澤麗不侈
矣辟立千仞儼神臯矣鴛雛喈喈集九苞矣苑衆終
老樂以敖矣胡然而逝税天弢矣原有吉壤神所勞

矣同歸九地求其曹矣廣輪馬鬛藏烏號矣亭亭松
檟象崇高矣

明故奉訓大夫雲南鹽課提舉章岐汪次君墓
志銘

次君吾宗也王祖起登源其後避地新建居中葉思
立公自新建徙歙盖歙別祖云自別祖以還十世丘
墓具在近屬十六族猶合籍而世守之次君出章岐
則十六之一也父處士郁以什一承家屬長君鏢當
戶命次君鎧季君鐸其必以儒術亢吾宗於是仲季
並以諸生策名太學大司成校學士獨多次君于時

丁少宰士美周納言詩先後肩隨次君舍上舍屢舉
于鄉卒不利遂謁主爵則以次君出留都司北城次
君材故高以武健著擿發姦伏數十百衆市獄稱平
三載最程書封父處士如秩毋胡暨妻李皆孺人尋
以別駕佐楚雄攝郡事會督學使者行郡請以逢掖
衣諸夷獧學者使習爲儒使者則以名罷不可以假
人持之力次公謂夷而進於中國如之何其以逢衣
惜哉遂籍諸少稱化夷生絜爲功令會歲惡次君令
民移糴境内外鐖而不傷北勝州馬頼二司有違言
當道不能平其議次君受檄以單騎往兩言而質成

所部益善次君遣之督歲輸上各部尋奉　命提舉
白鹽井次君固辭所部程督次君期必往次長沙病
作從郡中投檄乞骸骨歸辛巳仲秋次君即世年五
十有六往余佐邦政次君始覲余省中余謂諸貲郎
猶腹背毛次君則六翮也漢諸有名卿士率用貲起
舉世豈無張廷尉司馬長卿等邪乃今非造士不歷
階非進士不推轂藉令張廷尉司馬長卿在寧不陸
沉次君以彼其材所至輒効幸而遇合庶幾足爲名
高乃今相守土歷大夫則亦國士之選也次君已矣
季君守方伯從事嚮用方新命曰亢宗處士非虛語

矣次君有子七人長守愚次守曾皆入大學次守質
次守直次守重次守冲次守素長者三子皆出孺人
繼室以江其四其五皆其出也側室以方其六七皆
其出也孺人舉女一適大學生吳一新則吾内子諸
孫其婚媾若孫曾狀備矣銘曰吾鄉文獻國也其次
以賈代農藉第爲良農良農安足爲也藉第爲良賈
良賈安足爲也次君以儒術起則良於儒由司城而
進司計恪守官常則良於仕季氏從兄而仕亦晉之
良凡是皆吾宗之良也顧天假次君以材而當世限
次君以格則人也非天也要以既歷五品而病既踰

五十而終司命爲之謂之何耳吾乃今而知天也非
人也嗟乎金雞之丘阜如也翚如也次君息焉瀧如
也子孫保之林林如也森森如也其斯爲安居也與

脩職佐郎國子監助教崑麓先生吳公墓志銘

自昔先民所稱不朽率先功德而後言近世有事于
立言則又尚辭章而卑經藝無論先王之道具在遺
經即當世設科由此其選顱童而習矣白首紛如以
此思難鬆可知已自王文恪公起震澤赤幟在吳嘉
靖中毗陵唐太史薛督學丹陽姜司成最著三君子
及門高第咸首吳宗高宗高名歙毗陵人學士所稱

崑麓先生是也其先世自無錫起家武進宗高貫丹陽籍安博士詩丙午賔興余幸附宗髙同籍堵觀者喁喁相慶也主司業已得崑麓先生既與計偕不得志歸不就含金山乃肱篋繙書徧讀之將由博而反約兼總六籍條貫諸儒務在觀其會通以求典要既就平陵講業杜孝廉偉徐孝廉常吉張太守祥鳶並以名家善先生先生目擯當世多游言文將滅質即其辭黼黻其旨謂何乃衷諸博士家言擇其雅馴雋永足術者雖窮奇正之變要皆質有其文言必中倫聲必中律括中肏周折中規矩進退抑揚疾徐行

止中鑾和既得若干篇悉爲之標指要妙命曰正脉都人士奉若功令莫不人人誦法之則皆曰文一變而斌斌先生天下士也顧自丁未迄于辛未九詔南宫癸丑居父處士大倫喪乙丑居繼毋徐喪皆弗預丙辰以失卷辛未以疾罷弗終壬戌坐損京兆授繻羈禮部距弗收已未以條奇傷時棄弗錄餘三上三黜皆不見知其在丙辰吳太史既得詩書七義討且褒然首舉間以觀董中允則又極口交譽之翹足以待申驅卒不至既畢事而得先生失卷狀相與長太息者三公文固奇命亦奇矣及辛未阨於疾則決筴

而謁天官主爵謂先生第加三年而借一所不富者非年力也願少留拊身謝曰聖莫如仲尼七十二于而卒不遇歟何人也寧詎能必什全主爵頷之乃擇長垣教諭所部幸先生至若從耆尉而得鵷雛乃檄列郡聚生徒授室元城書院列郡生徒麇至北面而事先生先生故嘗築書院毗陵從郡大夫若諸文學弟子相與譚名理原道德既至進多士而督之則舉毗陵之業程督進脩舉平陵之業程督講習于時旬服胥在首善士習一新故事由計偕而出就文學率胥後舉乃徙官屬部使者進言長垣文學良章累上

未及期而遷國子監助教遂入　朝人言先生九試而守文學則已淹不三年而得國子先生則已速天畀先生鉅矣乃絲尼公車邪既入成均諸胄子自以爲得先生晚大司成王公以函丈事事倚辦先生于時孤佐邦政嘗推轂諸公卿間諸公卿故多先生直待次冠惠文衣繡耳適掾有倪與簿而欲擇其尊者大司成不屬掾而屬先生先生舉簿正而盡一之歲賁省者半羨者半于是代去者及代者甚先生之暴既往而杜方來也時有後言用事者故知先生先生恥借資蹴用事者又二憾作遂出先生判汀州先生

笑曰乃公歸矣即不爲路馬無寧爲轅下駒唯是諸
子姪待吾居庭佔俾足以當升歌載筆摛辭足以當
文緇推者推轂者輓于者于喁者喁視君子之三樂
有加惡能囿無告于析楊日催科對簿爲也嗟乎先
生阨矣顧舉五男子具文武才長之鵬理衡州舉丁
丑進士次之美以諸生高等貢澤宮次之鶴由鎮江
衛起家以都指揮提調寬佃峪次之珍補郡諸生次
之龍舉庚辰進士薦紳跗注濟濟在庭孫子十有四
人脩其世業綦隆昌阜先生且親見之視彼不干其
身于其子孫亦徑庭矣槪諸不朽夫非立言之上務

乎哉而張太守狀先生惜其德具而功未建也先生
年十二孰毋蔣喪如成人父蒙内難歷年久不得平
先生自量力莫能伸獨奮厲而大吾門屈以不戰比
年言及父難猶泣霑襟叔弟崖故不馴父孰而坐之
圜土先生彊諫不可乃陰抵士師舍崖父聞而笞先
生罷崖勿問少弟岑得過鄉黨槩有司先生赴岑如
赴崖岑亦得免及先生休田里伯兄㦸季弟岱在焉
伯病脾且老相持泣下已即怡怡相驩當席必季與
俱然後脩爵居常睦周親喜賓客有過必諭于道有
謀必衷即憾者有急必赴之無宿怨生平大有造門
下士未嘗自功越孝廉鄒炫客死江陰無能殯先生
方乘舟而北且上太常聞而旋舟爲之殯而歸其櫬
此其於人倫厚矣不亦慥慥乎君子哉歸而築舍城
隅署其菴曰未了客叩其義先生不言即諸子承家
而代有終先生竟不易竊以先生魁然脩偉元服徑
尺有奇其氣凌雲非直取給鉛槧雅言丈夫誠得志
必擁材官十萬橫行匈奴中焚老上封狼居胥而還
無事毛錐子矣藉第令遇合功豈出詩書下邪長君
又言王父難未紓家不造會歲惡家人摘蔬雜粫爲
糜府君目讀而口啜之不知其糜又惡知其糁也既

家食日焚香坐小齋齋中貯古圖書客至時一寓目
乘興則操舟負杖相與適莽蒼之野臨清泠之淵倦
倦乎天游於世無涉及諸子遁進望門者咸以爲華
府君獨戒持盈慄然意下夫人不隕穫則充詘去府
君不旣千里乎歲庚辰先生病眩病幾殆㕘駕而謁
王居主者避席謝曰車徒未具故未敢迷先生先生
何徑至也于時祖禰咸在白主者歸先生胥命曰汝
幸而歸亟須畢吾儕事入門輒呼豎子具赤幘謝主
者附車徒還家人不知謂何佯應曰諾既則霍然病
已問家人狀曰夢邪遂起坐匡牀書二語榻上六辰

以外皆餘日一病之間是幻身問疾者咸色喜慰先
生先生謝勿喜乃聚苾芻爲先世脩佛事如地下言
亡何病復作先生歎曰吾春秋六十四吾父止於斯
吾兄止于斯吾今及矣且祖禰之言在耳吾殆將終
九日具章服升堂召諸子婦若諸孫以次拜堂下各
受面命命人人殊尋徧集諸知交執手永訣既入室
語蔣孺人及諸子侍側者曰吾少負不羈即燕游多
出入志者直書之則絞不則從史異日者樹吾墓慎
勿乞銘則吾志也越十月二十八日正考終寢而小
祥長君仲君自喪次來謁謂孤學禮而得禮意將徵

銘如治命何孤應曰有大事則禮然寧舍治命而從
禮又朞而大祥至矣則長君具狀申之以少君命孤
病毀且深力疾從事即片言無敢溢美庶無傷厥考
心銘曰翩翩來儀胡不千仞七發不揚卑栖已甚九
苞丹穴比翼高翔我躬既閱奕世其昌公戒勿銘矯
誣多損直我朱絲毋庸華袞

明故太學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習諸潘蓋自潘汀州同學始次則以稱詩習仲子
緯次則以博古習伯子京南次君之喪長君侃爲狀
即汀州也吾宗太守伊爲志爲銘其有未備則京南
述之未祔也及王毋以節終將祔矣于是太守子文
學學孔爲傳其有未備則緯狀之法得並志並銘則
以屬余不佞次君之墓木拱矣余故未習次君而汀
州爲次君伯兄京南爲次君冑子緯則諸從子太守
父子則婚姻也知生可以知死即不佞何辭志曰於
乎枌林之陽爲潘次君王毋合葬墓也次君名仕字
惟信歙巖鎮人處士增壽中子幼穎敏日覆誦章句
數千言時游市中觀當局者博奕輒贅局旁決勝皆
出奇比從塾師工書數處士故服賈晩歲倦游長君
業以經術傾諸生季君傑始肇華念無可受賈者意

屬次君顧役奇次君材猶豫未發次君先意將順力
請行當是時次君年十四父黨目相語也彼其童而
角邪及次君趨時居息握筭短長即諸良賈爭自下
先是處士賈昌江居陶器分道並出南售浙江北售
鑾江次君以三江相距各千里而遥左右狼顧懼不
相及非筴也鑾江爲江淮都會當舟車水陸之衝其
併浙江歸鑾江於筴便既又以古之貨殖者必因天
時乘地利務轉轂與時逐毋繫一隅於是以鹽筴賈
江淮質劑賈建業粟賈越布賈吳方其盎計人不及
知往往筴其必敗卒之贏得過當皆自以爲不如始

澤富王氏以孝女聞父曰仁賜母吳病甚女刲股進
之既以毀瘠居吳喪事後母張猶事吳也張故嗃嗃
卒化而爲慈父以孝益珍之即名家子非材不字及
處士以次君請乃歸次君次君倜儻有國士風王母
故恂恂寡言笑次君獨莊王母母亦嚴事次君次君
嘗從老父受禁方卜生死皆奇中處士寢疾王母傴
立欄楹下調湯藥必躬家人謂處士故康彊直霜露
疾耳次君謂否大以爲憂處士尋倍次君次君以善
喪誦閭里喪畢輒白長君往仕廢儒而賈慎毋傷考
氏心乃令籍考氏之靈賈有成業仕將舍賈而歸儒

也長君曰善則從胡先生受尚書及其治博士家言
不出戶而合轍游學於越會少師徐相公視學嚴陵
遂挾筴而干少師補建德學官弟子尋應　詔例入
南雍則以請業得當大司成倫白山先生以請益得
當主爵顧豫齋先生以請事得當納言馬西玄先生
一時有名公卿莫不折節盡車闐巷履闐門矣初次
君藉侃嘗傕百金得妾錢塘載而西歸藉猶故也比
上太學鮑母命王母與俱王母謝曰婦安能獨倍姑
請留養母曰吾爲吾兒宗祀計耳往哉王母乃笄陳
姚以媵次君請留益力會善相人者游媼入梱內目

王母言孺人法當舉一男然在他郡姑意乃決卒遣
偕行道出錢塘妾父周椿力疾逆女牽衣相嚮哭次
君聞而哀之吾聞親以及親子以及子如之何妾他
人子而絕他人父邪遂遣妾同父歸不問故傕椿德
次君甚旦暮籲天祝曰高禖有靈願報次君以玄鳥
亦越朞月京南生人以爲徵應之符天道不爽矣歸
而鮑母病王母從諸姒服事益虔諸姒謂一見始孩
呱呱乳下吾儕侍疾幸有餘力毋已太勞王母謝曰
不淑安敢以兒故後姑姑不可再次君喪妣如喪考
閭里無閒于嚮者言既禫次君猶服故業諸外賈用

事者咸逆次君質成比戒行媵人娠且彌月王母則
以若而人將就館願名其子而後行次君咲曰非既
顛豈暇告家大人而後出否遂命駕王母乃舉齊南
昌江巧敗者卒以下齊雜艮金次君至則治牛酒會
諸賢豪與之約自今以往敢雜下齊以厲陶衆服盟
言乃黜下齊旅舍故窪下中夜水大至衆譁而爭登
樓旋没梯衆無所出次君編戶爲筏畢濟之歲既侵
諸陶家傭而掠食居民聚族爲禦率相格鬬而啓兵
端次君脫身閒道歸貸母錢數千緡無所問尋償千
金授用事者陰戒之曰諸傭無它獨望屋糊其口耳

有司之自撰在今散矣君往而覘之彼散則進彼聚
則退幸而得達則召諸貸者俱來能償則緩為之期
不能則焚其券諸以陶器售者無良苦悉居之後三
日復遣人齎千金授鬻者戒又三日次君親行諸失
業者餉餽而歸既得次君寬責即有餘器爭售次君
陶室畢空諸賈皆後至須之易罷者四集悉抵次君
次君辨給之其利三倍既以不貲起富則割其羨散
諸疏屬貧交或有未周則王母為之慫恿次君故任
俠疇昔鬻產者有後言次君怒而宣言士師不避不
逞王母從容諫曰使君屢士師以坐不逞必捐吾金

無寧捐是以屬彼其心脩德賢於脩怨次君曰善乃
罷遣言次君病疝已復病膈性故懷急病燥愈苛督
過諸御人不少貸王母服事惟謹獨以身當諸御人
次君雅自負禁方多所生活揚揚意得吾命在長桑
君及病相仍自察將不治乃屏醫藥戒宗祝無有所
祈王母求療百端懸重格以購良藥群醫麇至客覘
疾者趾相錯于塗無晝夜內外應之視聽幾廢及病
革母先閉戶自經所親跡之得不死次君伏簀稽首
以請惟是藐諸孤在焉誠能樹嫡若庶奉吾烝嘗異
日者嫡從國子受吾儒庶從日中受吾賈子之生猶

吾生也言訖而瞑王母誓不獨生呼天而號遝號遝
絕其黨盈庭彊諫距弗聞王母推諸從姒賢獨多方
母徐母兩人者皆發也幽居而絕問遺即門內親母
相聞獨通王母會事急則相與籌吾兩人者不一行
大事去矣乃赴王母申次君伏簀之言仲姒輕一死
以茂二孤其何以面叔地下王母恍然自失瞿然自
傷張目相顧曰果若母言吾身非溝瀆有也彊起而
治喪事猶終日哭哭必呼天夢神人言而慎毋瀆天
聽天胙而子矣豈夢夢邪母著之心哭少輟母既當
戶凡中外出內悉析秋毫斬焉聲欬不外聞僮僕不

內役或瘻其耳目所不及卒無逃孳孳務保遺孤予
之衣大布而飯脫粟及遇庶子或寬假衣食視嫡有
加始京南受業里塾中業日益諸生甚其敏犂起而
擠京南師右諸生京南不能下輒厲聲曰師猶父兄
也視弟子釣耳奈何以他人父兄故高其手邪遂負
笈歸白母狀母杖京南庭下數之曰爾以卵而慰太
山殛且不恤有如一朝之忿及而親矣母子持杖皆
慟乃許自新猶遣人致語塾師此吾驕孤子過也自
今第嚴要束毋取苟容塾師退語諸生吾甚懟于王
母京南既從永昌受室母命省舅留都永昌用次公

遺言𢭏𢧐京南列函丈既閉毋不懌棄繻趣歸毋呫
呫喜曰未亡人倍夫君覞子爲命吾子寧爲徐庶無
寧爲王陵今得歸幸甚毋既考居室更築一室㸑蚪
山之陽命京南廣購遺書擇交而修業諸客以講業
至毋躬刀匕爲客羞不者遂戶不與通室中無狎客
之跡矣京南息子二長之屏次之翰長者籍縣諸生
毋謂家世業舉子而不終其將待吾孫而卒業第延
明師授之室庶幾有與京南唯唯郡大夫修郡志鄉
人將以潘氏四節聞四節者若徐若方若徐之從婦
羅從王毋而四也或以告毋毋憮然而語京南幸謝

鄉人即不沒諸毋足矣未亡人恨相從晚也何志爲
澤富翁季年有子六人無以爲養毋幸家大人在養
之家同毋弟二人異毋弟四人聽焉一視諸弟亦毋
事姊脫有過無令姊知仲子緯又言緯吝相門曳故
裾而反里人目攝緯以爲過激毋不其然且語京南
國士當如此矣庚辰秋九月毋以天年終其生與次
公同其年已已次公年三十六終于甲辰王毋倍之
蓋七十二死生之歲並在龍蛇即脩短不齊相見黃
泉無遺憾矣齊南婚毋黨得子如京南適庶息女各
二人其婚媾皆閭右不具載銘曰具曰予才疇裕不
設具曰予良疇白不涅胡然才也出賈入儒胡然良
也矢死立孤士也持彊張弓而積女也守雌翼子而
伏鵰爽有庸寡鵠有終是曰嘉耦終吉同宮

太函集卷之五十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七首

明故贈文林郎歙縣知縣東泉陳公暨贈孺人林氏合葬墓志銘

酇之陳出太丘後世家馬湖里孝弟力田至處士益就室郡中遂徙居郡益生逵逵生武字克威即贈歙大夫也郡長者林翁有女而淑女贈大夫爲孺人贈大夫故業儒孺人居子舍任舅姑養薦衣上食必躬親之贈大夫弱冠而孤叔季猶孺子也贈大夫以伯

兄當室不問家孺人拮据而代有終率以丘嫂授叔季室既又身帥諸娣奉其姑姑病癰中毒鯁塞非吮不治孺人親爲姑吮卒出其鯁而瘳居三年姑病甚執孺人手而謝曰昔唐夫人乳孤獨以孝而昌後世吮癰難矣何論唐夫人藉令異日者吾爲而婦固不足以荅而恩吾將從之皇天后土願昌而祚以大而門庶幾乎報矣先是孺人不宜子明年令君生孺人業已心奇之其殆感應之符也贈大夫既以家督而釋故業將去而爲千里游孺人遂言曰吳越之門不儒則賈賈者因什一以糊其口賈無詧游君誠能以賈游請具資斧乃脫簪珥佐贈大夫游於是遡江淮入燕代徧歷方國各以其地之宜齎用浸饒遊道廣矣既倦游而歸海上日治具爲樂仙仙乎若蹴方丈而登蓬萊居常雖託之賈餘務及人之緩急脫或貸者將有負也第爲勿籍也者而待之孺人左右贈大夫務廣德意首近屬及周親次顛連次窮之暑則設漿以飲行者祁寒雨雪則登樓四望突無烟者閔焉而歎曰嗟夫閭戶且僵矣計口而遺之粟或餉之糜大者除道梁津小者挈餅歸豆終其身無德色于于如也贈大夫故伉直面折違言無所容孺人則逡逡

下人無所失既遺令君受博士易庭內外慈不以慈廢櫱甲子令君與計偕孺人欣欣有喜色曰姑言在耳吾志之不忘乃今讐矣甲戌令君凡四上南宮會孺人病尩請留侍孺人歎曰嘻非而王母之靈不及此即他日可博一第豈若吾身親見之吾將綮此以爲安毋吾以也令君彊就道孺人病革而絲亟呼兒安在兒他日不難一第乃今日吾難一訣耳令君甫畢試而凶問至匍匐而奔既從贈大夫聞孺人易簀之言一哭幾絕贈大夫股枕令君首而命之曰孺子毋慟而毋受顧命於而王母日幾幾望而成名而其

殆將瞑毋九原胥後舉越三年丁丑令君舉進士令萬安歸奉贈大夫行安車駕矣贈大夫徵纓而語脫令而翁徇而五斗以往寧詎能釋諸負勿收邪令君曲跽曰大人故務樹德以遺後之人即釋負亦大人志也贈大夫正色曰與吾樹丘里之德其能濟者幾何而果能德百里而邁種之其濟衆矣令君退贈大夫私語御者曰如孺子言必將以薄歛得民吾且覸孺子往也就舍僅旬日贈大夫以天年終令君皇皇而深自責疇昔孤以毋命出不逮毋氏喪乃今奉大人行則孤任其咎無死所矣贈大夫瞠目而視曰毋

慟兒有美錦而製不終則吾以也自今可以畢力事君矣勉之哉孺人生弘治甲子歿萬曆癸酉春秋七十贈大夫生正德丙寅歿萬曆戊寅春秋七十有三既終喪吾歙以境内累令君矣所部最令君十餘歲乃上程書　勑贈父文林郎歙縣知縣暨母孺人人言孺人以孝著慈大有造于陳章章矣贈大夫汪洋自恣坐享其成夫乾知始而坤作成天地之道也維天穆穆美利利天下而不言如其可與言則呫呫近利耳萬物之生坤爲政乃順承天得主而有常毋道也爲衆父父其唯贈大夫孺人則猶衆人毋也毋之

聖善者也育而鞠矣食而教矣令君卒服是以爲民父毋此有由本與贈大夫嫡子九官即令君也納莊氏婦封孺人庶子九思出爲叔後息女一歸項洪長孫瑞雲籍縣諸生次瑞霖籍胄子室毛若唐皆儒門女孫女歸太學生李德遠曾孫紹科字聞氏爲太宰莊簡公玄孫不佞屏居太函去縣三百步而近令君過不佞申命者三孤倍先考者七年倍先妣者加四年矣徒以堪輿之卜未協窀穸之事未襄孤之罪也乃今卜兆桃源之鄉幸而習吉重以　譽命適至有事燔黃將立石墓門以希不朽顧司馬爲枯骨地肉

而生之夫四明作者如林不佞將避三舍何以故語鑄于粤語盧于秦難乎其爲鑄也盧也故古之祭海者必先于河盖重本也今茲之命則吾父毋命也今茲之事則其父毋事也即不佞無能爲役其何敢辭于是右爲志左爲銘以納諸坎銘曰翁燔券媪唶灘寧于其子不于其躬其施罔極其報無窮絲綸伊下堂斧始封嵎夷之略赤水之東於乎其斯爲翁媪之幽宮

勑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顧公配累封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上命監察御史鈐按粵西歲巳卯當論士御史甫畢
事尋奔父喪盖封御史公以天年終春秋八十有二
旣奉大事葬龍山之陽則方伯陳公志之矣越壬午
封孺人周亦弃梧棬其生少公一年年八十有四於
法得祔祔且有期御史泝新安江徒跣而及余舍惟
茲合葬如周禮願爲考妣徼惠於九原孺人狀出徐
茂吳併以授不佞夫方伯吾縣大夫也不佞故以父
毋事之茂吳以論著鳴盖不佞所急且不佞習知御
史長者寧詎能辭顧之先自平湖徙仁和隷省會周
望鹽官久矣二姓並以閭右聞顧處士郕室葉周處

士桂室朱故以慶弔通家不啻肺腑一月朱就葉爲
壽與息女俱女生四年嫺內則若天性葉私語處士
周姒信能毋全矣女也良顧以裹言質周周敬諾君
願得吾女爲嫂也婦吾亦願得嫂爲女也姑且君之
子良吾何幸而壻君之子孺人年十六歸于公處士
嗃嗃居家操下急葉引身務承順公負俶儻不問家
則以家秉任孺人孺人胼胝百端務勝任公以病視
廢儒術治法家言輒以掾辟有司文無害客曰與使
公爲掾無寧爲儒公謝曰固然人顧卒業何如耳三
代而下終不以刀筆貶蕭曹即公自託于刑書一切

屏苞苴絕徑竇居常崇儒任俠從長者游客至必盡
驩率倚辦於中饋孺人悉心計時時以詘爲贏舅姑
皮閤靡不共滫瀡靡不具時而留客命酒則酒命殽
則殽轃進秩如初筵亡不應聲辦給久之游道益廣
得內助者居多孺人息子三公程材而授之業伯銘
仲鈐治博士易季錞世其業治刑名公以期至當除
得龍谿尉先部使者行縣逮豪大家踞而負嵎吏莫
能捕乃下尉尉跡豪大家方向面縛致之部使者多
尉能安得若而人徧置列邑足境內事矣居喪服闋
補觀城觀城剽騎橫行盖盜藪也尉至輒上便事嚴

譏察務完聚以備非常巨寇師尚詔突山東列邑多
殘破獨以觀城有備去之所部脩尉功上之詭狀遂
進清流簿復入閩閩以苦寇徵兵閭伍交相病不譟
則匿簿至則爲之經次舍計程期某地當炊某地當
宿躬視民居廣狹部署可容若干人則書其數而揭
之門計口而授之餉令居民先炊以待令彼望屋可
傳餐主兵吏至則以上賓之禮禮之先揭督府軍律
於通衢申約束戒勿擾于是市肆不易兵至如歸公
歷簿尉皆下僚邑中惟簿尉焉依不知有令然簿尉
什允居外不少休孺人遞相從持扃鑰惟謹壬戌簿

當入計而仲子舉辛酉與計烋偕計畢當還公則以倦游謝簿語仲子曰而翁三仕而僅得一命猶局趣若轅下駒如使而翁事道邪事道安可行也如使而翁爲貧則孺子在而翁且老無患貧矣仲子唯唯歲星周矣仲子猶滯公車則以父母春秋高無寧希儻來而終不逮遂就通州學正尋令贛榆居三年課上上得封父母視贛榆會缺憲臣　召贛榆爲福建道監察御史尋以　覃恩得請進親銜如御史銜先是伯氏貢澤宮仲奉徵書覲省季受祁門尉會公及孺人始及耄年乃帥諸婦遄上觴子姓具在公宣言曰吾

由一掾起不家食者十二年即任職畢畢不失爲清白吏爾曹發踵有餘地宜必軌于周行藉令一失足而自塗雖千里無爲也孺人則曰而家世食舊而已故未有聞迄而翁始謏聞吾兩人竝登大耋躬承章服二三子皆冕衣裳乃今中外總總林林食指累百庶幾乎盛矣斯時也殆將日中愛日者其有憂乎艮幾及也越二年而公先倍孺人哭之盡哀踰年而伯氏繼之其哀滋甚又踰年而孺人即世壹如成言何見之蚤也嗟乎舉世故多智豈鮮匹夫匹婦能哉能者不必皆賢賢者不必皆老即偕老不必多賢子孫

得全全昌則公若孺人事也則其能則外宜民內宜家矣則其賢則勞而謙食而教矣問其年則常祢具矣問其姓則男教脩矣顧仲氏之顯親者未艾而諸孫之繩祖者武相及也合葬兆吉法宜有銘銘曰士也五車伊惟三尺榆枋奮飛鴻漸比翼翩翩其曹桔据爾室宜爾多男亦越三索季孟川流仲氏淵塞黼斧桓桓　譽命申錫惠文有冠象服有翟黃髮告終歸于壽域龍山一抔豐碑七尺誰其銘之侍中執戟

南石孫處士墓志銘

海陽多上賈艷草市諸孫諸孫比屋素封艷處士從

理處士父曰玄積受賈而饒嫡毋程孺人不宜子如孺人者舉處士爲畢氏姬處士顧獨依程程視之不啻已出及程有子處士則以身下之由是益得程歡心孺子不吾負矣父命伯受經而仲當戶各因其材無何仲即世父庾命處士釋儒代賈惡能廢百而舉一邪處士對曰文緯懼不共敢不惟命處士即次當上脩故業而息之什一取贏矜取予必以道以質及門者踵相及趨之也如從流慎擇掌計若干曹分部而治良者歲受五秉次者三之又次者二之歲會則析數歲之贏增置一部遄更數歲又復遄增凡百以

質劑起家宜莫如處士顧躬纖儉以率徒屬無所芬華則以學儒不成惟好儒爲汲汲所至折節縫掖尤加意繢諸懸鶉里族故殷殷不無羸詘處士壹以禮讓爲政疏戚無間言時通有無無良者或負處士藉第令再至處士猶然辨應之近屬其子甲貸二千緡負十年不責終其身不見德遇之不衰族競不貲含旁地賈什倍售者爭赴處士無他腸嘗入一赫䖸賈踰萬即郡中諸許史未之前聞乃今獨於草市三見之此其一也諸徒屬服要束各起千金亡不人人德處士處士日討而訓之諸君勉矣毋以盈害成處士

息子二明元明臣並入太學息女一字吾宗太學汪宗舜未行而殤處士悉出所治裝歸之視宗舜賢於甥視其繼室賢於女于時鄉曲誦義皆云處士得全全昌寬則制節如局急則赴義如驟除道於里置田於祠率爲倡首即攻苦出於天性顧獨重購古書遺墨寓目於千古之間客至則張具盡驩即至再三如初禮處士故脩酒德終日飲而色益莊久客吳興嬰末疾族醫以辛劑進浸至喪明無何即世蓋萬曆壬午秋七月二十日也距生嘉靖丁亥春二月二十二日凡春秋五十有六云處士受室于吳出長沙里明元納汪氏婦舉孫應科應秋明臣故受盟少司徒程公女未及字其後納吳氏婦出溪南應科受盟爲尚書郎汪公甥孫女五長者歸程康功斐然良士也處士與余嚴事宛陵丈人後汝德婣於堪輿家言二子將以是月旬有二日奉處士喪殯於里之卜弄園待吉而葬於是介其姻氏抵余志之銘之自夫人之爲厚利也者而賈道尊自夫人之爲名高也者而賈道詘要之耐爲厚利必耐爲名高其尊也有常尊其詘也不終詘矣如其挾厚利以市名高則呫呫自名不足多也故必不爲名高也者乃其爲名高者也處士

之所術者本業耳果爲厚利乎哉富而好行其德果爲名高乎哉彼且不爲厚利而利故厚不爲名高而名故高即尊者無所庸其尊詘者無所庸其詘矣其斯處士事也余爲之銘銘曰孫之初伯東吳緊景冑執金吾睠西略徙新都里瑤源隣扆湖承奕葉得良夫賈且區師陶朱翼而趨親吾儒周澤紆義問敷艾如耆中道殂慕有烏挾二雛奉丹旐歸黃壚掩廣輪封上腴跱海隅凌方壺九地須連城踰伊特書外史狐

海陽處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

新都三賈一儒要之文獻國也夫賈爲厚利儒爲名
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則身饗其利
矣及爲子孫計寧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迭相爲用
不萬鍾則千駟猶之轉轂相巡豈其单厚然乎哉擇
術審矣海陽故多大賈宜無如邑中金氏良故處士
象舉丈夫子三仲曰赦仲少事儒而父賈也父喜結
客齋用不饒亡何賈浸下及仲有室則自戴來歸戴
嫺于內則諸篇握長筭始仲事估俾相以鷄鳴居頃
之既悉中外情狀從容就仲語君固當儒第舅年數
日侵游道日廣即操利權如箕歛將不勝勞竊爲君

筴之宜以身佚舅老顧日幾幾必儻來者爲顯親地
不已疏乎仲謝曰子其先得我心吾將從子決筴矣
戴乃脫裝具貲斧仲從父賈淮海起孟城父授之成
賈駸駸起及父客死仲持父喪歸喪畢而就孟城力
脩故業居常以然諾取重族類歸心積二十年業大
起居人時有緩急仲辨應之力鮮則棄其贏力窮則
蠲其租焚其券有司有大役仲首上百金負郭有津
病涉久矣仲爲梁二迄今濟之所部聲義表閭下章
服如令甲仲拜而受之筍歲一葛一褐如初戴再索
皆男外傳並以爲歛戴從容語仲君故事儒藉宗廟

之靈從舅賈而起富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也二子
能受經矣幸畢君志而歸儒仲謝曰子先得我心亦
將從子決筴矣於是遣二子入太學受博士詩仲閔
伯兄蚤亡一孤藐焉未立視之與二子等孤亦克家
歲乙卯仲考終二子自太學奔喪歸葬時春秋五十
有八耳戴故習書計部署中外出入悉手籍之仲起
家則梱以內多助矣至是持家秉呼二子前命長子
曰茂爾當室第卒業子舍中命次子曰芝爾攝賈而
儒毋隊世業往余見客則二子從余游戊辰金母稱
老諸學士乞余言爲毋壽故余聞毋始待年

會其毋朱病殆夜叩北斗請以身代齋蔬三年得全
全昌本于孝矣戊寅大耋則余所善者直指君詩之
亦祖余言獨以孝多毋又四年而毋棄栝棬矣盖壬
午正月生明伯子茂以孝養聞迄今不輟業篋書累
數千卷工聲詩先是七年次子芝卒冢婦汪介婦范
二孫曰詔曰誥曾孫五人里俗以棊葬因循卒緩窆
穸茂獨負俗而遵古卜兆東郭之陽癸未冬十月辛
酉奉考妣喪合葬之其兆吉余既禫而從茂請右爲
志左爲銘銘曰仲也豐下喤喤鐘聲素封采食人貌
榮名厥有徽音求良于孝妻則代終毋氏司教三十

年所鴻逝光留迄于黃髮偕老首丘東郭之陽爾兆爾宅于萬斯年昌阜無斁

明故明威將軍新安衛指揮僉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銘

司馬法材官自千戶而上置指揮則古萬戶侯也程季公奉　詔例貲拜新安衛指揮爵萬戶故亦稱萬戶公公世家歙長原其始遷則自宋祖時雍始公父曰有華毋曰鄭三索而生澧是爲萬戶公公生而幼清故以鬈華見重能言而孤毋矢言曰未亡人惟是藐諸孤綫須臾無死亦惟是叔子庶幾不失烝嘗異

日者從一而終吾其有辭于地下蓋公夙以奇著莫不以季常目公從伯仲若季承鄭驩鄭獨安叔子鄭疾叔宵衣侍起居其後鄭以天年終公哭泣衰麻如禮既襄事乃嘆曰澧少孤不能事六籍毋在不能事四方乃今幸席故饒寧詎坐食舊德歙歲入不足以當什一其民什三本業什七化居吾其爲遠游乎乃東出吳會盡松江遵海走維揚北抵幽薊則以萬貨之情可得而觀矣吾其坐而筴之東吳饒木棉則用布維揚在天下之中則用鹽筴吾郡瘠薄則用子錢諸程聚族而從公惟公所決筴脫不給公復爲之通有無行之四十年諸程並以不貲起而公加故業數倍甲長原時邑中諸豪多用纖起雖富日夕若不謀公無所用纖獨以計然筴起富舉宗或以緩急來告公無所辭甚者捐百金不責其報即不報焚其券罷之程氏會食以時其指萬祠事獨闕計其費萬緡公首倡捐如千金徧賛諸宗各以其力來助舉宗響應不日祠成公率諸子定宗法行之至今爲楷里中故周道遇雨多窪公甃石平之亭其上他若槥以待胔冢以待埋比閭誦義久矣居常歎曰澧故非薄爲儒親在儒無及矣藉能賈名而儒行賈何負于儒里有

違言得公一言而解即有不義憚公若士師不欲聞郡大夫義萬戶公賓以鄉射歷三大夫皆首萬戶萬戶爲一往其後謝罷郡大夫澧柰何以草莽臣拜國典之再郡大夫美其質行載之郡乘萬曆丁丑九月二十二日以疾終距生弘治辛酉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恭人許生子男三長世采歷判平樂景東二府事所至有聲娶汪氏次世杰次世業俱太學生杰娶羅氏業娶吳氏女一適黃時芳早寡歷三十餘年以完節終孫男十二人孫女七人婚嫁俱高門不具載歲癸未十一月壬寅三子將奉萬戶喪葬紹

村其兆負巳抱亥法曰吉墓門之石則屬予志之銘之萬戶諸子本中及予門數稱萬戶重然諾多識善謀即諸父多賢宜不及此及覩胡直指君爲萬戶狀與本中語合直指爲予所推轂其言可徵乃爲之銘銘曰則爾良賈亦既深沉亢宗收族展也儒林則爾蹶張亦既跗注擇地而趨以永終譽則爾僭爵金緋在躬策名惇史合語贅宗則爾阜昌昭茲來許司戶元夫栢卅令女三祝稪祥亦備五福得全全昌宜爾戩穀紹村之陽惟爾歸藏司馬有辭書之玄堂

明故太學生吳用良墓志銘

舉世千金之子不囊括則暴施彼其世受不貲術若不足據金穴如食米曰幾幾思所以附益之苟縮秋毫不憚去人倫而干公議此槖括者之爲也抑或心奓意汰必於其身親享之凡諸聲色之娛宮室車馬之奉靡不周至甚者務昌彼以明得意不憚僭擬王公施斯暴矣暴則自盡槖則盡人此兩者皆私也吾郡中海陽多上賈其上上則闔山諸吳吳仲子用良名繼佐大父以季叔貴贈中書舍人父曰源授光祿寺監事兩世以鉅萬傾縣出賈江淮吳越以鹽筴刀布傾東南光祿丈夫子七人人人若干萬矣用良庶也范毋子之伯兄廩諸生不遑受賈用良籍太學顧不喜爲儒父將授以利權則又以善病謝不任久之面目黧黑乃從方士學養生舍後治圃一區命曰玄圃居常蓺花卉樹竹箭畜魚鳥充牣其中每得拳石巉巗蟠根詰屈不啻珊瑚木難主人黃冠而肅羽人以爲上客既又巖栖白岳築斗室以當望仙時而出王于是乎尸居此一息也其客虎林受一廛吳山下竹石亭榭視玄圃有加則再息也廣陵故有別業侈于虎林蓋息跡者三復歸玄圃耍之近者主臧遠者主盈臧則新成盈則舊貫無暴施矣至其出入吳會

游諸名家購古圖畫尊彝一當意而賈什倍自言出百金而內千古直將與古爲徒何不用也居里中故多予凍餒予衣食病予藥殯予棺塗淖病行則甃石予衆野有弃女則予之稍而乳之里婦鶵故家女姻內內之爲媵人用良女視之予之裝而嫁士族自言與今人處無寧離索以自封余小子席先世之遺息子未樹彼儻然者寄也槖括何爲孤故善中書君因昔光祿兩君諸子事孤若父黨其家法則然用良三女則以中女字吾弟子無央德藏結其成矣用良期以癸未正月庚申歿葬光祿中夜而起無疾暴終盖

春秋始彊與吾弟並生嘉靖癸卯嗚呼用良已矣有
長者行固無年耶始死聞者皆出不虞號咷相問涕
泣相視匍匐往哭無慮數十百人里人子披髮徒跣
而來拊棺而慟門者弗祭也詰其由里人子飲泣而
言已復哽咽昔次公蹣跚出盖病瘍其騎無良遇之
隘騎驚不馭啼次公于塗觸瘍而傷且流血其急扶
次公起跪而受笞公徐徐曰吾無傷若無怖也其誓
以身報次公固未得當公何往乎用良受室浯溪栩
內肅肅懼將不祀稱未亡人就几而告用良立叔子
之子明賡爲後叔子父事兄毋事仲嫂中外無間言

程毋顧之復之庶幾乎明賡能子矣將葬或進形家
言程謝曰良人棄人間其魂魄當在玄圃且神得依
爲上何論堪輿九月丙申帥明賡奉夫君喪葬玄圃
於是家弟幸託肺腑爲之狀孤爲之志爲之銘銘曰
誰謂爾詘福澤則嬴誰謂爾美亂嗣則屯程也代終
賡也濟美奉爾烝嘗千祀伊始宜爾久視胡不永年
偉哉委蛻玄圃僊僊

明故兵部武庫司郎中王大夫墓志銘

舉世多詭隨而後特立之士始著彼其詭隨者多遇
合而後特立之士始無所容夫唯不容是爲特立予
于王大夫徵之大夫勺年能屬文稍長褎然首博士
弟子甲午舉楚明經高等迄今學春秋者率引大夫
經術爲師顧數奇授趙州文學監大夫部使者率推
轂文學凡八上書會新令諸文學勿復與計偕所部
夙奇大夫乃破格得請既殿而索其卷執政愈益奇
之亡何授翰林孔目孔目視諸史氏猶幕也職在米
鹽瑣瑣顧不得與諸史氏屬辭而大夫始與諸史氏
屬辭同登壇坫尋進吏部司務事部尚書許文簡公
故事司務嚴事諸曹郎引而自下大夫侃侃如故無
嚴諸曹郎部尚書雅重大夫夙夜與聞大議兩值上

計屏黜鴈毋及門諸曹郎故目攝大夫既則相視莫
逆矣期至進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事部尚書歐陽文
莊公公器大夫如文簡等大夫攝司事諸方士挾禱
祠用事橫索不貲食邑者陶仲文鄉人也于時寵傾
中外大夫面折仲文　天子明聖百倍噏壹有如一
旦赫然而討五利文成君當錮而腰領矣陶聞而戢
諸徒屬戒勿張柄臣子燮一醫則抵部尚書予之職
部尚書屬大夫草疏大夫爭之彊惟名器不可假人
采安敢以柄臣子而干　國法部尚書議格柄臣子
嗛之南粵臬使與大夫同里居遣蒼頭奴持賂賂當

路私授記室去而之他比舍火毀垣筒竊而藏金出
矣時梟使業已即世蒼頭奴先亡大夫輒舉故笥而
歸其家不知所出旣告之故卒歸之期至進兵部武
庫司郎中盖與不佞同舍時倭虜交警諸曹集文武
才大夫負直覆方䰟然角立所是則曹非之而卒是
也所非則曹是之而卒非也時公宇就圮部尚書屬
大夫疏請太僕金脩飾之既興工則同舍郎主出内
適部鶴去而來集吉安聶公命建來鶴亭同舍郎順
指而急亭工罷繕諸司闌出踰額諸司以爲討大夫
目坐同舍郎楊襄毅公入部中器大夫如文莊等有

頃大夫奔喪歸同舍郎量移職方則貨柄臣子躐補
大夫缺遂及多口且謂其染指太僕金同舍郎即以
爲大夫適發之中之蜚語丁巳大察罷大夫及同舍
郎先是不佞白之許恭襄公力持之不得殆亦辣胥
不可以方轉其斯有格于中乎竊惟大夫筮仕趙州
輒得監大夫部使者官吏部得文簡公官禮部得文
莊公官兵部得襄毅公恭襄公不爲不遇矣當其齒
諸史氏幸無求多齒天官諸曹郎幸卒見信吒左道
幸臣忤柄臣子可幸無罪及其以微罪去則出同舍
郎斯其故我不敢知莫非命也要以直已而不撓所

謂特立之士非邪其後十有五年不佞填楚則遣使
逆大夫麻城楚人陰輩重而抵大夫請爲間大夫謝
曰自開府入郢都未嘗有重客兹行也殆將以平生
而重僕僕柰何舉平生而棄之間者懋失言唯唯而
退其後八年巳卯大夫以天年終年七十有二時遣
子兆雲入南成均就内史試獨孫陞受顧命諄諄無
憒先聲大夫先世出太原多聞者　國初始自武寧
徙楚世家會水灣故里人稱會川先生宇以素大父
誾舉弘治戊午丞常熟著應平聲父廷言毋李氏大
夫婚彭氏媵徐氏是生兆雲兆雲受室陳太守陞受

室劉考功女一字方孫女一字劉端簡公次孫任子
劉纫培大夫嘗撫宗人女一舅氏女一閔其孤而女
之一女于趙一女于周則尤長者事也兆雲卜是歲
八月十日奉大夫喪葬於會水祖塋之陽則自成均
趨三山以窀穸之事請且曰先大夫命也逝將待命
而封兆雲具六翮而圖南翩翩然垂天翼也不佞以
父執而易其字曰啓夏字陞曰連允云銘曰曲士忞
忞惟曲則全有道如矢大夫有焉相彼發軔公車弗
宣古之遺直疇以周旋史局銓司南宫北鑰所至受
知　主恩不薄同巢有鵠傷彼一啄匪斯人斯孽自

天作尺長而短蠖屈而伸非此其身則其後人若堂
若斧其坎廣輪大夫遺體其澤無垠

太函集卷第五十二

太函集卷之五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封孺人劉毋徐氏墓志銘

歲癸未三月二十有六日劉毋徐終于麻城蓋春秋七十有一于時少子奕始成進士趣奔喪又明年少子自楚入新都以禫服見布狀而請曰奕奉毋無狀無及升斗以荅栝棬惟是墓門之石幸乞一言庶幾幽藉九原明播百世茲徽惠南國同籍者龍司理南宮同籍者丁海陽先爲紹介待命明公儻然幸而許之慈氏罔極明公罔極昔在戊午不佞以守吏預楚賓興時伯子方舉春秋則不佞推轂乃今先之以紹介申之以元承即不佞詘于辭敢不敬諾按元承述略麻城徐氏著浮豁陳媪故有夢徵舉孺人而應處士簡陰伺嘉偶始受太守公禽群盜入里中諸毋黨皆走匿孺人僅學步坐庭內自如群盜灑然異之此丹穴雛也生八年而喪毋父任迂遠不問家孺人跬步不出戶庭深居而嫺四教里婦亟稱淑女天授姆傅何爲辛卯歸太守公載衣袽縢緘蒦畢備時舅奉檄而丞固鎮姑楊與偕太守守諸生孺人獨以冢婦

當戶太守故負倜儻廣交游諸供具率倚辦孺人應聲而至孺人優優辨給不給則脫簪珥佐之即太守不及知終不以告舅自中都請老姑還病且深姑卞而孱悍藥甚孺人日夜泣躬奉藥曲跽進之姑爲之惻然彊藥而延數月遺子男五長幼有差長者未婚幼則呱呱耳孺人以丘嫂而撫五叔逓長逓婚即家秉歸孺人壹以身下諸姒有不合務以婉婉得其和居二十年孺人五丈夫子且長將納婦舅姑命太守異爨而居孺人聞而色憂諸兄弟妯娌幸無間顧舅有命罪在冢婦何辭無論九世同居即數十百年可

保也太守不得命則屬孺人手割之孺人悉出故裝即衣袽臧獲爪分而六太守沾沾自喜心竊多孺人孺人弟亡其妻遺一女無所恃孺人召弟授諸子業訓弟女如己女盛奩而婦高門及伯子與計偕領邑而之富順則奉孺人往內持扃鑰壹如嚴君已巳太守起家澤宮越三年授永川博士孺人在蜀則自富順就永川相從僅女僕二人不辭胼胝舉案而食將令首菑與芻豢同甘所部首舉博士才擢羅城令孺人以衰白守楚不能從逓命諸子省羅城願終身清白爲後人地既從羅城課最擢上思州知州先是伯子治富順有聲遷潤州司戶即不爲巧宦猶然不失令名及元承對公車而太守得請歸老孺人聚族而語諸子吾其爲劉氏休而弟幸成名吾不爲喜而翁十年於外竟垂槖歸猥云宦成完節著矣爾曹福地其在斯乎自孺人有家政由中出顧折節攻苦無所芬華即三世入官諸子少長蚤貴季年茹蔬服澣以爲常比考終篋中僅遺命服一襲示諸婦而已子五長少業已列名仲交叔永季育叔季皆籍縣諸生婦五長孫繼萬仲汪叔成季陳少曾陳則刺史孫曾則孟津令女女一適諸生朱子亮先孺人卒孫男六伯

清涵清若清斯清正清得清孫女五其婚嫁非仕族則儒門狀備矣不佞竊謂春秋以比事爲教其稱毋德宜無若敬姜孺人務以清白訓諸子而訓之則亦公父文伯之毋也劉氏世以春秋顯夫非有所受哉孺人墓在檀樹冲周京兆爲之主卜故有讖言塞坡坳下有吉壤即今所樹應之既志而銘禮也銘曰君子應貞德與之齊之子特達拾級而躋伊不侈爲達也毋而樂爲廉也妻斯甘之不務穡而務耕不求畬而求菑具曰聖善匪夷所思坎有樹檀其兆在斯堂于斯斧于斯吾其銘于斯

明故益府教授孫長六公配汪氏合葬墓志銘

上即位覃恩　詔郡縣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于時海
陽孫光先膺首舉貢澤宮余自少雅聞孫定之以經
術領縣及余入佐邦政乃始見之都市中其名則避
光宇而易光先定之其故字也其先由青州起唐金
吾大將軍萬登以功封新安伯食邑海寧家唐田歷
十世徙雷溪今爲草市高祖仲陵有大節嘗以布衣
建議置椎蕪湖父允方受博士經以孝行著鄉人私
謚之曰質孝語在王司寇元美傳中質孝受室于江
不宜子昔夢一兒自天而降是生定之定之幼清相
者覘其目露唇張法當夭父母憂之甚愼勿以儒術
苦吾兒定之持之彊不儒寧獨壽儒則世業終不以
年數故而廢父書卒就儒誓將自我而光先世既長
納婦汪汪席故饒裝甚具其父母則以定之世儒而
業滋落愼勿以儒術困吾甥汪持之彊不儒何賴儒
則世業終不以中否故而令夫子卒廢父書于是相
定之就儒有故則脫裝以佐其急定之用是得嫺于
文學且務力行爲君子儒弱冠籍縣諸生無何而廩
小試輒高等大試數奇卒以貢起家授永寧訓導乃
進諸弟子知嚮方者相與論心學而務聖功居頃之

遷益府教授　王既以文行多教授禮視賓師既引
疾辭不許請急許之　王與約曰君歸一省故丘寡
人且召君矣比召至先三月以天年終惜也定之博
學多聞所至西洛盱江皆有著述其持論必原於道
德恥託空言居常書六戒置坐隅作我箴以自檢嘗
言爲學顧躬行何如耳尚口何爲質孝幾終定之帥
汪視疾終月不懈居喪毀瘠幾滅以善喪聞念父遺
行未彰將聞之　上許相公曰非制也悲痛如不欲
生嘗貢將行毋適不豫輒讓其次者往必待毋安族
有諸父之喪不能治定之爲之殯撫其孤宗人負定
之金無所出乃析其券謝宗人嘗卜地爲王父母封
其姻屬冒他人產而索其直既覺置勿問第燔其書
閭里有違言得定之居間輒立解不解則捐金以佐
其平壞地或見侵不復致詰其惇厚退讓亡論齊魯
諸生至其珞珞爲名高不遺餘力而讓義嘉靖中
詔鬻叢祠廢業境內騷動睨者將及新安伯祠定之
卒抗有司而直之幾不免其子甲冒籍入試而覺太
守將地之定之排之嚴乃竟罷永寧饑令困無策定
之爲之上書所部所部以聞得　賜民是年田租之
三此其負俗策奇雖豪舉自以爲不及然先之擇地

而覆必軌於正經嘗獨居有奔女距之力嘗過三谿喪資斧居亭主有所坐多誣服將鬻妻子償之定之謝曰不然坐者不必盗盗者不必坐不問而行諸子以積著賈崑山夜有竊者或筴以因而爲利盡徙而之他定之曰不然是盗竊吾而吾竊崑山也故以諸生客宋令君所令君探其所欲言定之卒無言僅一再起謝既貢而公帑不辦縣將泒徵定之固辭毋以一人而勤一邑既守學宫畢謁餽問士有貧乏者則賙之定之雅言吾幸籍内也賢不能解佩以匡不給與使恩秋毫以辱其義有相之謂何生平急人之窮

擧擧喜施甲子旱定之仰天祝曰幸即雨吾且以此公里族之餓人既雨復其言無德色道中見有負其子溺者歎曰是必重有責也而日然爲償其責活之嘗渡淮浮殍遥至乃出槖中金募士人瘞之族屬有欲去其妻者有欲弃其家而出走者諸長老百端曲諭皆不從卒得定之一言乃始改慮定之以重積德故數得天初免父喪踰年病幾殆人言唐擧之言驗矣其將受命于形邪一夕夢神人言而年數及矣上帝多而陰德展二周星既覺而憶其言病旋巳徒旅從上都者皆疲定之爲文驅之翌日乃瘳舟出潞河

中流誤中椿木舟漏且溺定之呼天而禱乃脫而行凡是皆其徵召之符非直天幸定之故爲宗人祭酒里中悉受成及定之自蜀歸擧宗大喜祠有規族其定系有譜族其脩里有水患族其彌既至而定之即世年六十五其生以正德巳卯歿以萬曆癸未元配即汪也其生也先一年其歿也先二十有六年享年四十繼程再繼朱毋三而擧子六見初見知見可皆汪出納婦爲王爲程爲俞見信見用見兆皆朱出納婦爲程爲二戴朱擧女子二人乃今孫男五孫女三曾孫女一其婚媾皆閭右乙酉冬十月壬辰諸子奉

定之喪葬歙敬興江塘以汪祔往宛君子與定之習亟稱其言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今之富翁是巳福澤何緜至哉天之所佑將在清明正直之倫盖百昌之器也諸子因宛君子紹介而求合葬之誌若銘以余旋觀定之其好脩也能無斁也其好學也能無厭也其好施也能無勌也奉斯三者以永終譽所謂清明正直非邪元配之相定之居首功矣余重宛君子既爲之志而且銘之銘曰維爾先鳴卒得掌故維爾獨行不失國步曰梁則夫曰孟則婦篤于人倫爾偕爾助鴻漸閱儀爰及末路爲董江都爲賈太傅淑媛不

居先彼溘露白首同歸受天之祜漸江之千歙之土
及姜胥宇西水滸有懷二人可千古

處士汪隱翁配袁氏合葬墓志銘

道昆斤斤務修古鮮稱號以趣時翁諱伯齡號隱菴
余大父行也其尊踰等故得稱隱翁翁居潛川去吾
家五里而近先府君若先叔父若先從叔父並以同
齒而稍長翁折節而結諸父驩先府君德翁深嘗命
孺子志勿忘以詔後世翁自少年習葬法詘諸形家
即祖禰堂坊皆翁主卜自爲百歲後計乃從近里得
遼塘山翁言其脉蜿蜒而落廟山伏而復起分枝而

出若交臂而左右行左爲左司馬諸孫之先世丘廬
右爲故右司馬吳公里一丘中峙蓋其幹云辛巳喪
我先府君翁力疾臨喪而哭之慟越三年冬十一月
二十一日翁有繼室袁之喪明年甲申春正月十有
七日翁即世明年乙酉冬十二月望翁四息子奉翁
喪及袁喪合葬遼塘山從翁命也道昆既得翁子壻
羅少卿二狀躍然起曰於我志於我銘翁先世故饒
乂之中落翁父力恢復輒以下賈起繁昌轉而之齊
魯間贏得以數千計尋爲宗人子同事者所乾沒翁
父爲弗問也者而含之翁始勝冠輒從父兄入蜀稱

貸以益貲斧榷茶雅州長公故孱力不任轉轂翁獨
當事一切代長公勞父多翁材任翁愈益力由是浸
起卒致不貲長公内傅氏姬嬖之甚姬饒千金自匿
則以長舌佐翁翁懼傷長公心置弗辯其後傅氏奴
鬬技擊而橫死其曹辭連翁父而告有司翁亟挺身
赴公庭子在奈何令父對簿翁坐嘉石者彌六月卒
釋之翁再婚程氏皆亡將求女於蜀既得儒門袁氏
女女父獨難其耦亡敢委禽翁以偉丈夫少年慷慨
女父多翁倜儻則歸翁袁以笄年獨持家秉上事舅
相夫子外應賓客内操扃鑰飭戶庭細者井臼米鹽

鉅者樽篚錡釜刀匕庋閣莫不中度事事得當翁翁
客蜀父廣交游坐客日集百餘曹四坐皆滿椎牛結
客以爲常袁自中廚出之其應如響監司出行部庖
廩以倉卒不共州大夫夜告翁翁不遑對嚮袁而
袁唯唯質明滫瀡具陳出翁不虞翁乃驚服長公既
客死翁倦遠游亦欲東歸喟然太息曰自吾父子輕
萬里而西前後償子錢家踰二萬中外度支稱是即
今所就業庶幾可埒素封吾將奉家大人從此歸矣
袁從旁贊曰善姑老矣奈何匿子舍而錙銖方翁既
將父入里門欣欣有喜色此吾税駕所也安能復作

萬里游表從翁將去蜀有爲其父毋留行者表徐應
曰女行遂父毋兄弟醮命謂何幸吾弟廩學宮亟起
家以顯吾父毋兒願足矣卒從翁歸養夙夜奉二親
驩及翁父毋逝以天年終翁始當室視長公之孤猶
長公也悉品財產中分之人言翁賈即與父兄俱秋
毫皆翁力也乃盡舉其半以遺兄子長者哉表亦自
梱內力贊翁毋寧使人謂翁奴伯氏初表逝舉女亟
請翁媵蕭氏姬既而撫蕭息子三不啻已出及歸而
內吳氏季子生表襁而躬乳之諸孽子視息女愛等
及兄子應玄夭其婦李奴之翁並爲之舉喪喪具率

從厚表亦多李之烈爲之善視其孤翁既梱載而歸
就里中積著益起顧獨擕敝衣屨終身不鮮表亦以
纖儉佐翁椎布力作如故至若營宅兆置墓田獨費
累四千緡無所悋市中故有祠事事越國先王新主
祔祠例輸祠金五十翁一時並祔先世十主輸五百
金有奇近屬或不能昏疏屬或不能殯舉宗或有緩
急率倚辦翁翁亦辨給之無德色郡縣興諸大役必
翁居先若城縣城尚方採木翁率首事有司高處士
義表其閭鄉校遊以鄉射賓翁翁固謝不往嘗受七
品章服既拜 命輒笥之卽以隱君子終其身顧惓

惓嚮文學在蜀築萬勝官以聚學者歸則大治學舍
聚中外諸生比年成進士者若而人率由此起翁既
授羅甥室賓禮有加未得志則輓其前得志則推其
後乃今拜直指都儒宗進列御貳廷尉駸駸而盡九
等則翁從恿居多翁諸子稍長悉授之經伯子時達
補郡增廣生仲子時通籍禮部儒士叔時選籍胄子
季時逢始學幼儀人言圭測於是乎有常諸吉壤將
用事矣翁固歷險阻往往得天當權雅州從兄誤失
茶引法當沒適徐君願貸引以脫翁阨幸得完居荊
州舉八千緡貸姻氏既望其腹將不利翁則中翁於

遼庶人時庶人不道禍且不測既而按辭無驗卒罷
姻氏而罷翁歲巳卯市前後居室災獨翁舍巋然中
立此非直天幸殆亦福善之徵與當翁考終享年七
十有五表少翁六歲歿先一年諸子婦出余處士王
孝廉羅太學王總戎諸子壻長爲方諆次即廷尉次
吳正蒙次黃梯梯弱而翁翼之庶幾不失舊物孫男
三孫女三外孫五外孫女六其名第婚媾具狀中銘
曰未壯而賈未艾而違胡虛而往胡實而歸陶猗故
智翁則優爲至若矯矯如龍眈眈如虎圓則削觚方
則陷矩不競不求不茹不吐冥合中庸豈曰椎魯爲

鴻爲光同歸胥宇自巘而原中揭吉土樛木交枝此爲夾輔子姓振振奕世昌阜於乎其斯爲不死之鄉偕老之所

處士吳君重墓志銘

歙諸吳望谿南陶猗代起顧多長者行而季公玿以孝友特聞其先處士尚澤故以鹽筴賈長蘆居常薄錐刀傾橐赴義久之業削乃倦游長公珽受賈代行次公琪早世季公治博士業業既通則釋業而從長公戮力並起其先或有負人者皇皇然務齎毋子償之或負我者券在篋中置勿問由是居人族賈率以

然諾重兩公即二季亡論也居積既饒則又拓而賈淮海兩公之一心力也相倡和若塤篪相左右若手足第以廉賈得五無他端于時諸同賈遞廢遞興猶潮汐也不戢者犯禁不羈者作荒不覆則敗兩公奉三尺廩廩凡諸利病面質部使者畫便宜所部匿已納之引爲鹽筴祭酒至其齎用與下賈等無所芬華兩公遁相出入以歲踐更入則承驩出則掌計藉令千里畫筴有若桴鼓同聲先處士卜吉龍川之陽其上古松二章可芘千乘徘徊周視顧而樂之歎曰庶幾哉異日者天胙吾子若孫于斯考烝嘗之室吾願畢矣兩公則以爲大人志也不命其承遂召工師大治宮室奉二親以老處士溢喜過望吾何幸於吾身親見之先處士自號雙松長公曰小松季公曰仰松殆亦橋梓之義也甲子兩公居先處士喪毋胡哭之慟而毀甚季公吞聲飲泣懼傷毋心長公以當室留季公出治生業如故戊辰之歲季公怦怦而念之深玿既孤毋年幾大耋即一日之養不易三公孫離毋且五年直將從此歸養矣遂釋業而授仲公之子世崍從長公居子舍中明年季公病背痛甚病革執長公手訣曰毋在願伯兄以獨子善事之遂瞑公生嘉

靖甲申十月十五日卯時歿隆慶己巳六月二十四日亥時歲計四十有六配程氏出介塘息子二並太學生長世嵊納婦羅舉孫五維啟維勝維善維中維熙次世徽納吾宗女舉孫三維誠維謙維讓息女二並歸吾宗孫女二次者字程司徒公孫曾孫二冝齡冝家凡諸孫曾婚媾皆閭右余于諸吳居相鄰也世相媾也其間世濟禮讓延州之遺風在焉要以遂遂躬行竊多二三君子無藉貲斧赤手起家其在戶庭壹以孝友爲政即齊魯嫺于文學未之或先其一曰弟讓公則余既已志其墓矣乃今志季公墓因及長

公盖其審也季公即世十七年爲　今上乙酉二太
學卜黄羅之兆吉以九月初二日葬季公余爲之銘
銘諸墓門之石銘曰吳有季重季公字曰君重往季
公取重蒲阪殆亦以厚重重季公夫中黄大吕非有
繁弱之調淫哇之奏也發則洞胷叩則震耳唯其重
則然吳之重多在季矣假之黄髮競爽云乎哉彊弩
千鈞釋而亡括大音希聲閟而亡伐其斯爲良者藏
其斯爲洪者遏

處士雲谿吳公墓志銘

處士爲余先大毋贈淑人仲弟之子先司馬稱内弟

余稱吳氏叔云系出谿南族最著高大父遇禎公受
室長齡鄭氏因家長齡曾大父巖慶公習法家居爲
鄉人祭酒長齡始大大父端祥公是爲先大毋父息
子三長公璣不宜子次公璞妾子龍潛盖以正德丁
丑秋七月旬有四日叔始生大父故嗜酒不問家次
公尤甚嘗爲縣小吏竟以酒亡叔始髫長公乃子叔
既冠字叔曰時起則又納金氏婦爲叔婚先大毋則
以吾父獨孫白先大父使從先司馬賈鹽筴先司馬
既受命則遣叔居賈蘭谿先司馬博習諸家獨以事
先大毋疾益攻醫術賈多暇諷叔學醫叔方涉獵古
今喜讀史先司馬謂叔史固有言治生不待危身取
急則賢人勉焉醫是也且百工老則廢業醫老將益
精時起勉之毋用史爲也於是盡發所藏方書授叔
叔朝夕誦之冬夜擁一被手和藥丸口讀書不輟丙
午余就鄉試先司馬遣叔與俱會懸鄉書叔往觀得
余名第徐步入坐無所言余笑曰即不第不失一諸
生何默默也叔蹙額徐應曰第則第矣然太早卒無
喜色明年計偕　闕下叔復與俱既而出令義烏叔
謝不往乃還曾大父故室専攻醫江文學民瑩自儒
入醫所著方書盈笥叔東鄉坐民瑩不旬月悉肈受

之及余爲尚書郎叔入都市鄉大夫爭致叔壹以上
客客之嘗誤入　内朝門巨璫厲聲呵止叔就縛叔
神色自若不爲動璫斂容而目送之還叔丁季故任
放比中歲折節爲恭既稅駕郡中病者日以安車迎
叔轂相擊也居十年所齋用浸饒乃復置室谿南則
以長齡爲鑪舍昔在辰巳境内無年叔方食貧奉世
父世毋不厭藜藿既相繼轉死僅以下材棺之先大
父叱曰若即貧幸姑氏在胡不姑告而忍𣪊葬乎哉
叔俯首應曰潛聞喪事稱家有無安敢假餘力於姑
氏而從厚次公故亡賴叔生毋嫁民間叔稍饒輒跡

毋所在迎養終其身卜地葬之費至累百先司馬既受封二十年所屏雜賓獨叔時時往來相與莫逆庚辰季夏叔疽發背者二藥無能爲尋以是亡盖二旬有七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先司馬哭之哀明年喪我先司馬先司馬嘗卜冲塘嶺一吉穴負巳抱亥宜可封叔諸子請之予兄弟皆曰可越歲乙酉冬十一月旬有八日諸子思敬思讓思謙思和奉叔喪葬焉叔息子五其次爲思恭盖先亡納婦五冢若季爲吾宗次婺者爲孫又次爲黃繼爲程又其次爲程息女三子壻爲程雲端爲汪守謙爲俞松孫男四萬章娶於

程萬高聘於謝萬廣萬言未聘孫女三長適汪存文次適予姪指揮應龒秉寅季聘程鳴鸞叔既以醫顯予嘗請部檄授叔良醫當叔始艾之年則以章服爲叔詩叔不内先司馬彊之亦固辭與其一旦而服毋追無爵而竊章服吾寧從諸田父者田閒冠先司馬故受醫於篁池壹禀於張仲景至其務多補益出入東垣叔既知嚮方孰若一舉而三反季年善用汗吐下三法而私淑張子和篁池有子伯高亦同受業先司馬分麾而出兩廣並驅人以爲程李二衛尉齊名不虚矣銘曰爲余考也者弟是爲王毋黨也者叔爲醫也者良而不爲爲良醫也者服先五世而遷後五世而復維谿之南振振公族冲塘一丘先司馬是卜君堂若坊歷奕世而介景福

程長公墓志銘

程長公名鎖字時啓世家休寧由谿長公即世十有四年未墓也其三子夙抵不佞豫爲之表惟卜地爲皇皇及其舉嫡毋吳碩人喪不佞見客益殯潘阬之曲其陽乃覲隩區不佞指而問之則長公故所購者也三卜不兆終焉未遑吾友吳子旁綜堪輿是宜主卜三子乃肅吳子嚴事之爲上賓賓至而四顧踟蹰

其兆吉盖璧蓮峰而中爲峽起爲五雷山又中出而峽者三爲蜂要爲鶴膝起爲巨門如當扆旁視之則爲廉貞其茁如美其引如象倍巳而亥爲覲天皇甲山振潘水而西如墉百仞漸江縈山東下其注如隍部婁附甲山而當穴爲紫微金蓋敵體也規土中如拱璧如錯繡如流霞于是而坎其中得㮚一又明年爲萬曆巳卯則以春王正月癸酉三子舉長公之殯而葬焉乃蒲伏謝賓自先考而下辱先生賜賓曰否否非司馬將不有德明尋避席曰長公故以長者聞則天授之吉土即司馬無所與力無論德明不佞聞

而善其言志諸墓門之石若家世若質行若子姓具在長公表中銘曰延身之良彊有力五雷可鞭象可鼻蓮山高高瀋水深一抔之土千黃金北辰倒植甲山起紫微當中陳玉几松栢千章有閟宮誰其居之程長公千秋萬歲福攸同

太函集卷之五十三終

太函集卷之五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四首

明故應天府府尹方公墓志銘

吾歙治春秋顯者則楊尚書寧次方御史貴文次王水部寵次水部伯子御史獻芝季子文學獻蓋次方京兆良曙次京兆季子孝廉一敬遞相授受若承家王氏方氏世婚姻其傳業則王氏再世方氏三世矣王御史之外黨京兆以童子應門御史召而授春秋既卒業及御史貴遣之從季君游季君師大司成呂

文莊瞻乎辥文清後京兆守其師說一一籍記之言必稱吾師奉若繩墨督學使者楊先生行縣首舉京兆補郡諸生已酉與計偕癸丑成進士始授南京比部尋奔母喪服除補水部奉使荊州榷木遷員外郎既奔父喪服除補比部進郎中讞畿輔獄多平反隆慶改元遷河南副使進江西左參政湖廣按察使尋以右布政使復入河南上計京師轉雲南左布政使居六載不調移書所部乞骸骨歸所部言之朝量移應天府尹公始視榷有司方急殿材諸賈率匿上游避勿榷關吏請筭舟充額不者且不中程公正色曰

吾受命榷木不聞榷舟即不中程詎敢闌及非額諸賈聞風爭就榷額既溢乃罷兩月告緡江陵故相獨多公嘗語不佞吾居里得新都三良督木則潘尚書榷木則方水部治郡則江荊州三者皆清白吏也還以兩縑餽袁州子舍子舍嘸之袁州笑曰夫夫故硜硜置勿問會京師疫奉　詔設糜粥飼餓人公與寗民部俱多所全活既入比部胡少保逮士師公主棄饘甚胡者跡之甚公弗顧同曹壯之讞獄東明蓋不雨者八月矣公至釋三寃獄雨大行舉子某藪鵠冠當大辟當路為之閒柰何棄一舉子市曹公頌之無

以應既而輦千金伺中路公批頰而斥之涖部中論如法公起家郎署未嘗及爰書既習法家言壹如老吏部尚書論報悉出公手就行部解文罔者數十百人廷中以明允特聞奏讞悉稱　旨治河則躬行皋陸審便宜上河渠使者書備陳得失蓋以治河之害莫甚于逼河為堤東河流而障之故易齧又築垂近取土堤下故易踆即茭薪之費不貲猶以水濟水耳自今宜避河怒寬為之堤輦客土而築之毋與河爭尺寸利幸而水不及堤無事揵矣及堤而揵費省而力倍之毋襲故常徒為乾没者地且也竭民力以捍

民患民亦已勞其或河不為患顧移奉河者以奉邉吾民無息肩所矣即有天幸請罷徵發以待方來使者條上以聞悉當副使議絜為令會新鄭起當國諸藩臬大吏畢往賀之獨臬使不行者二人其一公也新鄭故背公為政益以此重公居亡何進江西左參政攝方伯事　上命徵造宣紅瓷缸急陶法不傳公上議請罷之竟得寢入楚臬發獵戶奪民妻姧狀白株連者七人復入河南則人人舉佛號郊迎之矣清軍御史務操切稽失伍而連坐者三十餘曹公從容解之卒得釋滇故中丞喜事民困軍興公始下車則

謂滇西南鄙耳可幸無事庶幾小饒頃啓兵端民不堪命請與境内更始毋勤遠略而忘近憂故事治昆明池歲費司庫萬計下吏因而為利當事者置弗聞公自經營樹坊堰主蓄洩耕者迄今受其利田數萬頃皆上腴則以其羨佐晉寧安寧二州城工民無所預公歷三藩主筦庫入則屬屬吏來謁者監之出則以原封授之視出入若遽廬主藏者職籍記而已居左右轄入計者三主藏者請以儲羨佐行資秋毫無所取吏詰何以供庭實公正言距之始入滇庫貯僅三萬中年五倍末年十倍遂甲諸藩人言江陵故知

公乃今則謂公疏已耳主爵揣江陵指亦不及公所部遞首舉公卒不調公三上書所部力引歸所部固留且言之主爵即方方伯以積薪下其何以勵庶司主爵無以爲辭乃得應天府尹傳給事作舟林御史應訓附江陵爲耳目嚮相權會公當室有事金陵給事授餐甚盛當室不知所報直往謝之具言公昔覩權荆州吾父母國德公久矣今在内史計得朝夕侍公公至贄無所先大以爲望乃挾御史言京兆且老其何以奉　高廟衣冠太宰惲之議從致仕公聞而大喜曰吾始願也二憾其爲我德乎公不言而務躬

行其惇厚人倫壹稟於天性既入鄉校猶力朝春同學有過之者笑曰子賓春邪公謝曰子職也藉第令五鼎養宜無若日高春比居喪哀毀過當伯兄卞而難事公奉之如嚴君伯主中分猶復推良居苦嘗從所親貸錢萬爲博士脩適伯收子毋錢顧甚急公悉以奉伯乃復轉貸而脩之程氏姊嫠而貧孤不立公三爲之納室其于近屬亦然公始婚語夫人業若爲人婦第善事舅姑夫人唯唯公揭居室最關風化六字大書室中嘗從治河例餽河魚日供具夫人則以非分之取寧食無魚公善其言而罷之曰吾益友也

自徐文貞居政府諸薦紳學士率以講學爲名高公不其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吾鄉二三君子浮慕王文成鄒文莊二家言鄉人詆其不讐是非蠭起公第求實勝毋近名人亦未嘗求多卒歸於長者里居不問家人產獨治形家言嘗上面勢二區以備烝嘗宅兆二區以備封樹乃今公及夫人各葬一區是已夫人以甲戌即世公後夫人者十年盖當乙酉季冬行年七十有一監大夫部使者以　䘏典請　上從部議可之　詔下有司葬祭如令甲公王父泰父祥慶皆贈通奉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布政使王母朱母姚

皆夫人公子五人長一元次一德皆先殀次一貫次國子生一樂次即一敬舉首善第五人孫八人思輿思載俱縣博士弟子曾孫四人公故好文爲考妣請墓文者甚具先是李于鱗志妣氏墓則以考氏屬不佞志之不佞負疾者十年有諾責公寢疾則屬從子一滑以爲言備在婚姻願得司馬一言而瞑于時不佞力疾具草公手讀之竟呫呫有善心頃之乃歿公之歿也程漢陽有狀蕭太史有碑大司寇王公有傳足徵矣窀穸之事不佞竊嘗任之爲之志如右銘如左銘曰先民有言不求人知而求夫知我儀圖之公

其庶幾孰爲先傳洒掃應對孰爲下學内則少儀純
純常常知我者希含章時發厥有天倪硜硜不移表
州則知皎皎不淄江陵則知侃侃不隨新鄭則知要
以取節全體未窺卒之殊方濡滞内史遄歸疇能依
依求爲可知借曰無求天則知之居然有子燕翼于
飛彼其有喙三尺名是實非脩然而起的然而微嗚
呼庸詎知之爲不知庸詎知不知之爲知

明故驃騎將軍都督僉事鎮守貴州地方總兵
官戚次公暨配贈淑人李氏合葬墓志銘

驃騎故從特進入閩則翩翩逢掖也余目偉驃騎足

當鴈行而豐晳美鬚髯差賢特進遂辟之幕府佐中軍
其後驃騎起閫外圬勳名則自閫推轂始卒之兄弟
並建大將旗鼓震耀一時驃騎首引疾謝黔特進去
粤歲乙酉驃騎秕駕蓬萊特進取道擥林爲十日布
衣飲余故有弇州之約將戒行屬仲氏以未疾留不
果發特進亦言驃騎歸而伏枕心竊繫之不且爲汗
漫游無不可者行次淮海舍中兒以驃騎訃聞蓋驃
騎夙奇仲子與國而憐之不啚暴疾而歿其哀過甚
尋以閏月庚戌告終特進怛怛傷如喪手足先是驃
騎徙南京僉府卒淑人歿署中冑子壽國奉母喪歸
未舉也既奉驃騎諱耦殯之特進歸而二殯在堂號
泣動地明年夏四月癸酉命孫壽國奉二殯葬郭南
新阡既封未及揜坎趣發一介持手狀請志若銘其
時余與弱弟俱避暑京口往余立孝廉將軍傳戚之
先世稍具傳中少保遞課績進三孤四世並以光祿
大夫加特進曾大母闞嫡母張生母王並贈一品夫
人矣驃騎則孝廉仲子生五年而孤特進長驃騎者
五年任主器踰舞[illegible][illegible]襲萬戶歸而受室於王是封
一品夫人亦出世冑驃騎父事兄母事嫂嚴事外傅
屹如成人特進既以材官部六郡良家子戍薊門驃

騎受博士經籍郡弟子一品自營六禮爲驃騎納李
淑人計夫子歲勤王幸得叔姒如棠棣淑人偃蹇不
相下失一品驩特進力觧之幸毋以鼠及器尋擢十
萬戶備倭海上以一品從幸相遠無間言及一品歸
二姒怡怡然相得也特進遥嚮用授歲廪五百驃騎
得以貲入成均居十年始應余辟時特進以功蔭正
千戶察驃騎心欲之宣言若必從軍兜鍪何如側注
遂移蔭驃騎驃騎始冑而入軍累俘馘功世襲指揮
使丁卯還衛捴登州營戊辰捴沂州領事矣先是特
進從譚襄敏並　召入督鎮薊門督府疏部山東入

衛民兵赴踐更諸材官無如戚繼美越三年卒戍部
議罷之督府留驃騎無行胥後令會督府上邊事請
設險守邊沿邊增埴為墻沿墻列亭障數千計聯絡
為守率以材官為植戍士受工驃騎受命行閒乃獨
首事會將令下戍士赴工者如軍行行有程程有次
止齊毋後坐作毋愆不者軍正主之有法無貳驃騎
揭竿徒步出入務以身先遠戍多窶人午不能餉乃
團粳菽為糒糝蒸蕎為羹命之坐而人移一器餉之
士用命益力繕亭者七先期告成翼翼言言堅完壯
麗督府課比先登最令諸將巡功者悉師之邊人當

工始興猶且譸張恫愒及驃騎經始而効捷人心乃
安督撫三上功進階都指揮僉事尋轉金山遊擊移
河南掌印都司襄敏入本兵仍復擢金台嚴叅將部
南兵入衛既而特進上書引嫌請避改靖州丙子擢
狼山副總兵越六年徙僉南京都督府事壬午入
賀得實授都督僉事勳拜驃騎將軍李業已亡贈淑
人如令甲　陛辭而出省特進塞門盖相別者十有
三年一見而喜可知矣無何鎮守貴州總兵之　命
下悢悢就道特進餞之湯泉兄弟馬首牽衣號咷而
別徒屬皆相顧雨泣班馬不前吁嗟乎傷哉盍自

此永訣矣當世恬嬉成習而文吏隸視武夫脂韋取
容擎拳取媚無所不至久之跗注日削綦履日輳櫛
俎未陳代共刀匕功則尸祝罪則庖人替也久矣特
進在事功成不居此以禮交率折節自下彼或凌節
務持重而戒詭隨甚者侵官輒爭之疆無所撓域中
城守諸將士廩廩受命廡司即所隸將率偏裨視若
乘傳文告不及關白不通卒然詰之猥云不習而視
成事特進疾軍政久弛力任更張於是令之三申之
五一不至則逮書記杖而遣之再不至則逮幕僚三
則逮主者行之累歲師律始刑然自監司以及守令

目攝之直負功多無所發驃騎守父兄家法跤跤不
失步趨所至壹以官守抗庶司以軍政繩諸將士監
大夫部使者習知其為將門介弟負雋才先後數十
薦書沓矢而入庶司則以先世未有樹也惡可與元
敬竝驅或將求多議多格驃騎猶然守勝不能自堅
則謂彼直將修伯氏之郤而傳之孱愬之特進特進
則曰吾累吾弟引咎謝之盖五授偏師曠日持久皆
不自行特進陰為之地不以聞始出金山疆事大治
郡丞監海防者疾其專也中之賴閩中二三大夫乃
得免則愬之特進特進謝不敏無貶辭尋以連帥徙

河南掌軍政申令所部逮不至者若干曹徧發笈冐邊操以待入援中貶眦者小有言賴所部得免則愬特進特進謝之如初及徙靖州則南鄙也令多擁閼無專成復不樂久居之愬特進特進無所譙讓謝如初及以副將任狼山意得矣始以尺一書歸德特進特進大喜自是庶幾乎格吾真亡何復愬其不便特進則以為此驕吾毋弟過也終無尤要以承家徇國砥礪官常則其治靖州猶河南也治狼山猶金山也于時島夷屏跡然或乘間而薄海隅適驃騎部兵浙江以舟師覆之海外任狼山則餘東場有警提一旅戢之籍令一當大舉而長驅其殊伐可逆覩也驃騎始受事特進推歲祿而食之者十年稟食既羸始歸祿入故事冑子當官者主正室勿問其私孝廉故無私特進繕正室而不居也嘗購二室分授驃騎二子而諸子未遑是非好名殆亦非千乘國也至其分產而出毋及於蹶輒疾首而尤人猶之乳哺啼飢嫛[illegible]號援也特進不居其功而居其過是皆本之中心惻怛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以友徵孝以孝徵忠固未有友而不本于孝者亦未有孝而不資之忠者借曰家教斯其徇國之本與余既以重孝廉重特進驃騎

亦因之取重焉後世有餘師矣是時壽國當室婢子與國出淑人故婢項而舉之淑人故司晨項抱子匿他室顧項雅得用事代淑人晨而益不馴及其子亡項無賴矣驃騎就木項悉發橐裝而佚之壽國讀世父書舉己卯鄉試深中重發克世其家而特進狀不及淑人顧內德非伯氏所得具載謂淑人緘口以保庶孽有羽翼功且有子而才毋道善矣特進之狀斬斬余何敢綴一辭墓門之石非余孰銘特進得之矣銘曰人孰無父而得孝廉也者而為之父人孰無兄而得特進也者而為之兄而不逮而父繩直矩方循其故步而從而兄馳驅四塞戮力專征鬼方既平功成身退逝將耦耕南郭之外白首同歸云胡不待塡也特聞筦則安在相彼祁連滄洲之野既封之堂亦樹之櫝狀布伯兄名不輕假誰其銘之為左司馬

明故謝毋徐宜人墓志銘

金谿徐氏望耿陽顯者七世矣迄于正統 賜進士瓊及第第二人歷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太保聞孫二伯金當戶仲欲明籍太學生並以俶儻承家仲事伯唯謹仲有女而淑嫺內則於公宮伯珍之非其耦亡敢問謝全州相傾國中十年少與訃偕媒氏通名伯

主仲而許之字徐賢良天宇吳孝廉勝習二姓尤善
全州則以其私語之真而相也即大卿裦然得一舉
無如得婦良無論婦順章章要以博聞好古引于正
經即諸儒不及也宜人高門之自出出新裴益太學
治裴甚都全州目攝之不色喜宜人折節爲儉悉內
槖筩佐全州貧夫子爲鮑爲梁吾其爲桓爲孟伯息
子二宜人子畜之長文學廷賔次考功廷寀方在齠
齔始從全州受章句次受經次受古昔先王次受博
士業于時家也善養而時發之日程功月程能率以
殿最爲喜怒一得則爲之溢喜不避內稱一不得則

怒以色徵不貸督責宜人逢其怒而懼其遷也從容
諫曰兒子猶子責善謂何且孺子夙有知一懲而百
勸無難矣何責之深既太學賔全州全州出兒子所
就業而稱善太學就舍讓諸子姓而笞之庭宜人從
容諫曰吾聞教必豫而後刑兒懼大人之不豫也即
甥不足以尸南面第遣諸子姓從甥遊太學如其言
而兩家子弟多速肖考功與孝廉廷桂申以婚姻孝
廉則伯之子也全州當大義無卻慮直以身先毋諷
之曰敬直則不孤强直則伯宗且不免全州謂誇直
以爲弟靡置弗聞嘗祈夢龍虎山夢銘門屏者二警

語有曰聲至後語時至後食既寤則以爲梱內之議
通於神明分宜居秩宗象入其舍聞者徵其當入相
全州以告宜人宜人領之相則相矣而無令名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宜人殤首子懼將不宜則分遣蹇
脩爲全州卜媵請曰在鼎之大有君第占之全州謝
曰嘻即宅出吾弗子既而宜人五舉子殤者三乃今
廷諒當室舉孝廉次廷讚籍文學弟子全州雅負國
士誓將超距先登凡十上南宮太宜人黎耋矣宜人
勸駕執手而語全州古之奉檄者爲親猶懼不逮君
才大矣固當晚成不則與其爲皁魚寧爲毛義全州

掩耳而走固心諾宜人既啟出令東安楚巖邑也故
多訟構者主之獄既具當罰金令獨齵兩造而坐構
者宜人笑曰構者左右袒襟帶相依即構者贖金舍
兩造何賴令曰善自今兩造無所預悉索構者囊中
無何邑中豪猾皆出境先是饑民僞增口而冒賑粟
後令至按所增數籍以爲庸全州覈而悉減之籍上
所部則曰王成增而受賞吾其以減蒙罪乎宜人笑
曰王成爲名高無得厚利顧千古以爲僇將焉用之
君全活若而人百世之澤賢於上賞有土者壹以養
民爲善政寧有二心所部多令能絜爲令吉州張氏

兄弟脫其籍匿東安十餘曹輕爲邪以横起富戊午甲長劉生四人從吉至索歲征張醉而掩殺之竟無跡辛酉劉生家屬愬部使者下令跡之伺察百端計無所出宜人謂令人謀盡矣君其叅之鬼謀令焚香籲天夜夢四人指夙所發之悉得罪人伏辜行部者最東安擧高第嚴太宰徵良令東安列徵籍中其曹恥不與者中之量移全州牧會太宜人計至帥宜人奔喪歸流言卒行全州當左徙既釋服堅持不行宜人請曰將懟君也乎哉抑將釋憾爲也懟君無上釋憾無徒行矣全州投袂而起出居房宜人從不旬月

而房大治房人恨得令晚嚮應捷于東安獨負積勞疽發背而殞宜人哭踊垂絕幾不勝喪及考功孝廉逓來奔哭聲爲之振地先是宜人喪世父頻絕而蘇既而喪父喪姑哀毁踰禮及喪全州滋甚嘔血數升既則以二孤㷀㷀未有樹也未亡人即相從地下謂良人何於是撫有二孤既食而教孝廉讀書庭内耳目無他宜人喜曰昔高鳳漂麥不及知吾兒近之矣孝廉在側呼鳳兒而不名既二子籍膠庠翩翩並冠多士每第甲乙差池如鴈行比督學使行郡中則亞孝廉而首文學宜人憮然曰君陳以孝友爲政惡可以弟先兄且其才有差何倒置也亟之試直指孝廉以稱疾留宜人彊之第正名以偕不敏孝廉唯唯卒得甲乙有常宜人幸一洗之乃始愉快歲當鄉試宜人率齋戒而祝之神幸而一擧齊名非先大夫之靈不及此得一則惟主器季胥後圖壬午捷聞則廷諒曁廷賓之子繼科皆入彀宜人聞而喜可知也吾自今可以報先大夫其後覲廷讃行日幾幾望之如嚮者初全州見倍宜人竊有隱憂大兒務窮奇吾未知其所就業及孝廉聲日起以逢掖當諸薦紳宜人居瑶林里中聞都鄙藉藉謝生即海内知名矣賢豪長

者車結轍于門宜人乃驩幸哉有子及鄉校列全州高義得請而祀瞽宗東安亦祀之祠先後並擧宜人呫呫自喜始一解顏則語孝廉吾雅言而父夫也而戾而能子也而疏而毋越在闕觀紛紛徒豪擧耳乃今而父血食當道表閭即論定於僉同幸孺子爲之後布衣以其親顯吾自以爲弗如始孝廉數竒項項不自得則之澧州問道將爲方外遊歸則結客四方日徵歌張具宜人覩其深也是將託之夸毗者邪吾其拓落大以逢之不亢而制悔心萌矣佯言人生行樂耳宜莫如天親彼其儻然而來于我何有于是孝

廣譜新聲爲雜劇日陳歌儛以當弄雛宜人爲之歔
歔信可樂也既又爲之三築室徙居之孝廉入新室
中盛供具如上客俛首而慙自責余小子非夫哉毋
氏治子舍如奉大賓劬勞甚矣余小子啾啾待哺惡
用轂食也者而重勞之翻然改圖始下帷而攻本業
宜人察之而信吾今將剸腹刃以截他腸乃悉屏紛
華徙懸徹俎居未期月孝廉先鳴及孝廉卜居臨川
宜人居守瑤林如故故居火乃就臨川歲時數往來
百口待宜人而食孝廉獨與饒崙湯顯祖攻詞賦什
五居庭比三年始依依膝下宜人夙治諸史閨中抵

掌歷陳前代成敗興亡旁綜歷書天官書禨祥圖讖
卜筮諸書爰及百氏孝廉叩之如響即老生不耐談
以故出入不倍所聞其所稱引率中窾孝廉又言毋
非直其才茂也肫肫厚于人倫王毋春秋高敬事匪
懈昔爲諸毋采悉出先大夫毋齒二姒而身下之卒
未嘗有德色世兄以雋才不售先大夫將推而內之
成均既弃二孤未及也毋謂先大夫有成言矣乃手
授囊金爲貲毋舉女兄三有甥七人矣視諸孫諸外
孫等分甘而食之必均及其季年躬織紝而授之衣
必歲徧歲時饋諸親舊焚券以賑里族之窮再從子

嘗貸毋錢歷十年所一旦操奇贏歸毋毋怳若忘先
大夫令大宗爲祠毋居中任紀綱之役既奉宗祏置
祭田父之羣不遑闢出以自封諸父老以告毋立孤
庭下數之曰考氏屈群力而奉烝嘗乃今稽品式覈
度支則孺子事縱無念爾祖寧無念爾考乎乃斥干
祭法者于祠削其胙毋故席文繡比有家則由詘入
贏居常衣大布衣袛竿立無曳地諸女諸婦具在壹
以儉師之由是五宗九屬無間言具曰笄幃君子也
宜人初載好樓居嘗誦金剛經奉觀音大士一夕夢
里中化爲大壑乘急流而據禪榻趺坐如觀音既而

子若孫二孝廉俱來默聽所誦持爲卜兩人者擊跽
如有所禱唱五言如哀辭猾而志之吾不臘矣歲乙
酉二孝廉當待命公車廷諒以日者推筴自占良月
當大難秋八月宜人病迄十月竟不起其日甲申諸
女進藥遞却之必冢婦嘗乃入口顧謂諸女吾生荼
蓼備嘗傷哉獨不能饗吾婦孝養耳病且革呼兒不
絕聲戒之曰時惡雋異俗疵文雅今人非古人矣毋
以虎豹之文來田矍矍累千言要皆經世大略冢孫
繼呂最愛未及逆婦則出金釧一遺之其一目繼科
遺而毋氏既呼冢婦結束祔還正寢而終享年六十

有三後全州十八年矣廷諒將奉大事則以小祥入新都拜下而泣與俱屬余以窀穸之事廷諒故以論著顯而廷讃亦難爲兄冡婦吳爲廷尉濮女舉子五長即繼呂次繼蘇繼林繼申繼徵呂聘于王爲參知紹元孫女蘇聘曾爲御史佩孫女介婦徐爲給事良傳孫女生子二繼莪繼參參聘吳爲廷尉子椽女宜人三子壻長胡以寧次劉焞次黃炳宜人將終憾不及黃氏女訣顧謂廷諒黃甥受青衿矣第程督胡生蓋亦無所不用其情毋道備矣二子卜兆某山之原負其抱其以某月日葬銘曰褧衣冉冉相彼笄而冕

姆教瞿瞿居然媛而儒琵琴則友婉若嬪而耦機杼著慈展也毋而師大家疇依碩人疇嗣毋也得全嘉祥善事庶足千古豈伊六珈歸爾真宅其生也無涯

明故處士谿陽吳長公墓志銘

古者右儒而左賈吾郡或右賈而左儒蓋詘者力不足於賈去而爲儒羸者才不足於儒則反而歸賈此其大氐也歙之西故以賈起富其傾縣者稱三吳三吳出谿南即谿陽里長公曰繼善是㫺丈夫子五人其四以傾郡聞季君無祿早世居其詘季曰自富孺人戴乃代有終戴以劉姬進季君有三息子長即處士名良儒處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適既從程登仕受室請受經爲儒戴泣下而執處士手命曰自而之先諸大父鼎立而父從諸父固當嶽立不幸崩析獨不得視三公夫亡人從梱內而相形家得而父兆吉直將樹衡霍而夷泰華日幾幾於孺子望之且而父貲斧不收饔食者不啻過半而儒固善緩急奚賴耶處士退而深惟三越宿而後反命則曰儒者直華華爲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親之志無虧顯親揚名利亦名也不順不可以爲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毋主計而財擇之敢不惟命於是收責齊魯什一僅存瞿

然而思去國餘三千里徒以錐刀而沮將毋即鉅萬何爲吾鄉賈者首魚鹽次布帛販繒則中賈耳惡用遠遊乃去之吳淞江以泉布起時時奉母起居坰戚相及月計者月至歲計者歲輸戴孺人笑曰幸哉孺子以賈勝儒吾筴得矣脫或堪輿果驗無憂子姓不儒時處士負不羈任放自恣客諷處士汝爲如聖善何朝嶽麓而顛隮其何以望衡霍處士唯唯客亦知四時之序乎春作夏長夫孰能不華百物必俟秋成不處其華處其實矣始吾有東齊之役於時爲春出句達萌娠娠乎未章也及其出也長養滋大盛夏則

然及是時而爲此規規時過焉可追也吾故袪衣奇服爲紈綺游俏曼便娟二八迭進庶幾乎内熱飲氷矣由今以往則秋也吾將饗秋之實乎哉世賈以鹽筴爲桓文淮茅而浙殿也吾其伯浙卒之胥命於淮於是去吴淞江則挾千金徙浙尋爲鹽筴祭酒浙諸大賈皆列鴈行則又曰吾故將以與國盟淮南挾鉅萬往人言諸吴固多上賈而處士之賈也良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計贏得如取諸外府其發也如賈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乃處士中年折節謝俠少游吾少受命於親不自意儒名而賈

業幸而以賈底績吾其儒業而賈名暇則閉戶紬書摹六書古帖其知交率遠賈游而親爾雅無不當人人心嘗言毋氏奪吾儒弟以吉兆卜吾後吾業未畢固當爲後圖乃課諸子受經以成先志於時嚴氏姬舉子惟賢惟清惟明惟涵並入成均受業季一淳孽子一浩時在幼冲丙子夏處士捐館武林蓋春秋六十有八諸子奉處士而正丘首則婚氏惟賢帥諸弟抵余勒石墓門余遁居三年喪而諸子卜兆未決以故持久未之及也是歲即次江介而叔子惟明來徵成言余故多叔雅好文逝將一洗諸責且處士余肺腑親也叔從伯西歸葬有日矣其何説之辭處士聲如洪鐘修髯當六尺之半居常務孝友毋由處士成名拊仲叔藐焉二孩獨力當戶卒與之中分産遁求多輒遁益之塗遇二喪不能舉遂傾橐以歸賻其喪概諸早服不勤重積不括卒之不詭於正居然長者哉昔楚大夫自多其家猥云父黨凡什盖仕者九人矣獨其父以布衣終其無能讀父書辛貳家卿都少宰察其意在張楚抵余不馴之辭余竊竊少之越十年不報處士本之食舊三五代興先詘後贏軼諾書一盖棺論定豈余不能贊一辭獨内難起蕭墻迄今

始定重以堂斧協卜遂爲之志爲銘時當炎風殆將蹐南嶽而時祝融耳銘曰謂士也态睢絕塵奔電國步不踰謂士也纖起霍然懸解控縱自如疇卧盱盱疇覺蘧蘧疇拮疇据子姓之儲疇菑疇畬來許詩書考卜一區玄圭上腴吉人攸居世世是饗其餘

太函集卷之五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七首

誥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程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志銘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嬗之艮賈何負閎儒則其躬行彰彰矣臨河程次公昇槐塘程次公俱與先司馬並以鹽筴賈浙東西命諸子姓悉歸儒不佞道昆附臨河仲子金丙午同籍明年從槐塘伯子嗣功釋褐後六年癸丑仲子始

對公車校南水部郎毋閔見倍其後謫安吉倅長沙貳河間且入尚書省適次公以大耋終 稱考即仕得贈父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毋宜人皆不逮矣伯子始以駕部封父毋卒加贈南少司徒先司馬暨先淑人受封者十年幸被 郵典人言三家若屈昭景鼎足而居三君子以賈代興則奉直公爲賈人祭酒三長者子以儒代起則仲子皭然以貞白鳴其後最漢陽格不得加贈遂請老則以倍親而仕思博再命以顯吾親顯之不遑仕于何有歸而將奉大事爲馬鬣封惟伯玉志之銘之庶幾猶及顯于地下道昆唯唯越丁亥冬十二月癸酉仲子帥諸孫曾孫玄孫某某奉奉直公及宜人喪合葬舍南之穎源負丑抱未仲以諾責來討愼無忘平生之言道昆深念曰奉直公家食之概則閭史書之其爲節俠則掌故卒史書之及其歸老以壽終則惇史書之甚具宜人之自女而婦婦而母也女史書之不佞道昆無用志矣閭史之言曰諸程率祖晉太守公宗梁開府而槐塘臨河特聞開府血食郡中臨河故有丞嘗之祀公始倡衆建祠事入祠田於是祀有常所有常經矣公大父士華父廷寶世受賈而公幼以偶句驚塾師父携之吳

輒能代父兄任賈事父無祿即世骨立盡哀念寡毋未居庭壹以不逮事父者併逮事毋外弟方氏子毋黨也孤而貧公廩之終身殯而葬之近地凡此皆孝之屬也卒史之言曰公字啟明質直好古吳越人稱古愚先生而不名公其託於賈游乎顧持大體筴事若觀火不操利權部使者行部中必任之以紀綱之役即諸豪賈善握筭必就公受成諸賈傲雲間方市斥地取近竈便利議築室護東公灑然曰必欲東卒有警將不免乃白縣令無如築護西完令從之其後三十年寇無入護西者居人始多公筴金山衛卒溺

殀死立募酳者出之諸市駔没毋錢度其不支去
勿問凡此皆智士仁人之屬也惇史之言曰公遣二
子受易東吳伯狂而仲狷也公律以中道右輔相而
左財成及仲起家且得郎署尋抗當路從量移公聞
而喜慍不入於心色由由自若居常以莊憚諸子弟
多繩墨之言始而沮既而慙終焉顧化公故席饒益
務敦朴爲閭里先比仲入官臧家人産每上食即丗
毳不具必命諸孫前爾曹弟肆雅歌遞爲吾壽酒酣
耳熱歌嗚嗚和之庶無疾病以終天年蓋春秋八十
有三乙丑六月望也即公不必富其斯壽考康寧考

終命之屬也與哉女史之言曰宜人巖鎮之自出在
室事後母比有家事盲姑並以孝聞公馬首東則宜
人持家秉剸贏縮必中度稽出入必中程伯子鈺以
童子籍諸生意揚揚自負宜人慮其泛駕操之嚴仲
丁年陸沉其黨諷之學賈曰其利速無寧以于思而
希儻來宜人謝曰樹木者芘非旦夕效也食而教之
益力仲貴而後其喜可知時就養留都則繫二少子
還歙既歸二少子鐙鏞遞殀宜人哀甚丁巳三月晦
以春秋七十一終要以婦順母儀則孝慈恭儉之屬
也乃今信而有徵者宜莫如郡史不亦皈皈乎哉不

佞道昆無用志矣銘曰郡中顯者若若而人苦節無如
仲子受　譽命者若若而人義方無如仲子之所自始
其曰奉直庶幾乎有道如矢其曰古愚愚不可及者
以此其曰宜人固宜爾君子宜爾君子之子魁父一
丘有橋有梓在豐之于在潁之沚偕老于斯亦既樂
只墓大夫職之以告祝史

明故浙江都司經歷章岐汪季公墓志銘

王祖起歙東略其後避地宛陵之南唐末復徙歙西
祖思立公爲別祖區分十六族遷東南者曰章岐處
士郁封文林郎孺人胡其室也席故饒業大起息子
三長鏢獨當戶仲鐙季鐸並入成均仲歷奉訓大夫

雲南提舉季故以儁材著所至輒傾其曹始爲函丈
諸生大司成獨多季即數不偶率以羡言寬之士固
有經藝如汝文而終阨者乎毋快快卒受山西布政
司經歷以單車行監大夫部使者環視百執事無如
一從事良比歲虜酋款關率倚辦從事例貨歲縉以
給馬市費羸二十萬緡先是或愆期或雜苦從事毋
闌出入轉轂以時所部舉吏材遞上從事狀進浙江
都司經歷勤事如初于時閩伍甫寧諸連帥稟稟從
事務申要束布威稜杖馬箠入諸軍莫不讋服所部

以爲敏將舉吏材疏且行從事輿疾而去戎幕所部堅不予告終不失一良有司比閩首丘則閔焉恤之矣其疾起于邊市奔命忘勞使將事者皆若而人事無不集顧玆以死勤事如此勞人何昔在嘉靖辛卯季公生迄五十有六年爲萬曆丙戌僅下壽耳往余貳邦政遇次公京師居然才矣余既得請過長公里中法程白治家殆難爲弟其後與季公一再見是難爲兄三人者皆亢吾宗而季公方嚮用竊惟一命之士寧詎無才已拙則椎巳巧則黠椎者不達黠者不馴上之人不慢則疑視之直腹背毛耳善仕不如遇

合固非虛言季公在橋門則閩海林公以大司成至當在晉得當西蜀高公河南辛公在越得當關西溫公此皆章相之珍社稷之衛也余始釋褐蓋與林公俱其後問俗問邊而三公者皆余所推轂季于是乎得主矣不亦遇合乎哉天假之年其遇未艾惜也季公受磻溪方氏室繼潘氏納蔣姬舉子一人是爲太學生守詔納婦亦磻溪毋黨舉孫四人女適博士弟子程近光孫女一守詔卜吉秋杪奉季公喪葬葬某山之陽屬余志而銘之將以示後世志得其概矣乃爲之銘銘曰士不必崇階而具而材材不必駭眾而遯而用季公以貲起家而其材足賴晉事方伯越事連帥通市日中宣威閫外文武並驅周旋不倍云胡盡瘁天不慭遺簡在行部寔命不齊新阡若斧窌邇金雞夜臺無晨君子攸棲

明故宛平丞吳長公元配汪孺人合葬墓志銘

夫孝子慈孫務溢美以侂先世作者藉其口實謬以爲傳信足徵覈者不讐率以諛墓見坐諛墓無當君子恥焉不佞以善病廢修辭庶幾爲寡過地在昔吳處士榮讓即世則嘗志其墓而銘之其人以長者特聞非諛也處士有長者子二伯氏由胄子授宛平丞

處士椎少文伯生而恂恂類儒者則授之易命爲儒處士故食貧伯夙夜治博士業祁寒無所得火即瘃手足不少休大父客死襄陽有待丘首伯年十六輒徒跣從父走數千里歸大父喪人言處士能子哉伯亦聞孫也歸補文學弟子奉處士命入成均于時馬祭酒汝驥李司業舜臣並以文行師天下士諸士受業函丈兩先生獨交譽身之良身之伯字也嘉靖中得丞京邑　縣官方急徵發宛平以首邑當其衝丞故賤有司即強項將必折伯任職特以醇謹辦應之上遣中使設糜粥餔餓人中使倚辦丞令百出丞中

夜往夙具以時至則八人屬饜粢色皆起窮民以通
貧繫圜土無慮數十百人丞出槖中三百緡代之輸
乃釋邑故設二丞分治糧馬馬丞負盛氣侵糧丞官
伯陽爲不與也者而退讓之奉職惟謹頃之馬丞慙
自服卒相結爲驩部使者按京師遞檄吳丞循理狀
居三載例當遷伯竊歎曰正巳一暨儒直奉父命挂
一職　輂轂下令幸履滿無大過庶無傷考氏心與
吾日執手板踆踆牛馬走後塵吾寧歸養吾親所不
足者非五斗也既歸子舍仲氏亦得謝還伯就仲言
大人耄矣疇昔之仕君猶父今玆之養父猶君大人

以胼胝起家以緩急誦義吾儕第奉家法重積厚施
家有嚴君是亦爲政處士居常嗃嗃晨夕務承其驩
内計畜畬外籌鹽筴身衣大布與諸力作者俱至其
急周親聯近屬求師于雉迎婦于禽除道梁津嚮風
首應蓋先後一轍矣處士著家訓曰討諸子姓而申
之曰家丈人有言勤而不儉則漏巵也儉而不勤則
石田也小子識之人言伯象處士賢胡爲乎不嗣伯
謝曰嗟乎仲之身則吾身仲之子則吾子仲三索而
得勉學之子也才吾子之足矣乃命立勉學爲後畜
之之家勉學始勝衣輒奉諱三年喪畢通籍橋門斌斌

然質有其文伯于是乎有子矣初伯受室稱墅孺人
故以女德聞吾宗比有家王姑程姑陳具在孺人兩
將事惟謹各當慈顏歲寒姑病肺思鮮藕藕非土産
將安求鮮舍旁故樹芰小池荒久矣蒼頭徧索泥中
無所得孺人昔夢神人指方向藕在東南隅詰旦待
鮮而薦之姑病已孺人不宜子遞進諸姬陳姬舉女
子一人視猶巳出笄字吾宗汪九鼎伯終身厚給之
伯考終則以萬曆戊寅八月朔其生也爲正德庚午
二月幾望不及老者一年孺人少伯者一年生辛未
十月六日先伯卒者二十二年爲丁巳正月二十有

八日享年四十有七伯多孺人婦順備矣哭之哀卜
兆洪梁之東山以待同穴歲戊子春二月吉勉學始
奉父母喪合葬如成言其繼室張側室陳不得祔勉
學會吾兒無擇紹介吾弟會而乞吾言昔者吾父微
惠明公王父賴以不朽不肖孤安敢望父黨辱在通
家玆從斧封顧明公爲吾父母地余三辭而始一諾
姑舍吾禁而爲之志爲之銘銘曰老氏之愚愚德亦貌
詘孔氏之愚古之遺直易不雜于湯無加襲是曰古
愚愚不可及倬彼東山其封奕奕偕老九原厥有艮
匹時春時秋時愴時惕三王𠱾斯男世祀無斁

明處士兖山汪長公配孫孺人合葬墓志銘

休之東略曰兖山距歙五里而近汪長公系出越國是爲吾宗草市夾岸而居孫氏最著二姓秦晉匹也世爲婚姻長公名海字德宗王父賜父曰實母則程也生而魁梧伉直父黨率目偉之孺人父曰玄母程則由溪之自出父母擇可而字歸長公長公從父賈房村席故資以麴蘖[illegible]什九居外則以家秉授孺人仰事王舅姑及舅姑子舍悉辦高堂具在日討子婦而訓之與其以詘爲嬴無寧以嬴爲詘長公雖服上賈轂衣食出無輿孺人不祛不珎泊如也長公即務

重積顧獨以廉賈聞嘗渡京口客遺金橐册中長公留無行待亡金者至驗之合舉全橐歸之問姓名不告而去以故數以天幸丁年而疽無傷嘗醉墮馬嘔血數升徒食如故會呂梁浸决遣使者出治河長公筴曰昔决宣房即漢武且不治是役也惡能與水爭功浸假而决呂梁房村殆矣雖吾三世居此寧遽能釋利權儻然猶豫重遷直將爲河伯釀耳仲氏曰善於是改業而南以貲剸息子錢一居雲間一居東省業愈益起而房村竟爲河人多長公策如陶朱公去就審矣孺人遁多娠育者子二人女一人申以劬勞病且革執兒女手曰天乎吾息不乎吾年而三人在則毋在毋已矣而曹勉之藉令歸毋令名毋且不朽卒年三十有四歲在龍蛇諸子女喪之如不欲生槀葬以待同穴長公授二子職各以其材命體仁承家其世吾業爲王器體義治經術其從叔父入太學庶幾異日者大吾門二子夙夜兢兢各修其職中外謂長公有子乃始稅駕兖山里族有違言必長公居間而解兖山瀕漸江而里水溢卒病涉甚者且害田廬長公築堤捍之脩若干丈廣若干丈甃石梁以濟涉者里中人人得長公同姓舍于其隣聚族求售其一

人以不逞見憚避莫與交長公嘆曰何哉夫夫一夫耳怵一夫而圮其族我則非夫乃召售者俱來叩之狀宜言曰是地也於吾則附贅於爾則故巢一旦而覆爾巢孰爲歸所乃令其屋可購其地可廬吾舉千金之賈全歸而曹悉如吾部署其餘則以爲資斧庶其有瘳卒如其言不逞者德長公尤甚會有　詔治經界曾令君擇殷厚馴謹者一人爲黨正長公與焉比履畝張弓者弓握筭者筭典書者書長公第心計之不失尺寸或訟疆事令君輒以兩造屬長公片言各當其心乃報命及畢事令君表其閭最長公勞長

公故以共德起家中年客奉滋溢客至必盛供具數見必鮮既艾日從諸俠少遊近聲伎博奕終日無倦少年迭出終謝不支年始及耆復出而遊吳越日置高會召諸故人爲平原驩踰月而歸則以歲杪值初度諸子姓從諸周親近屬遞爲壽燕飲覗吳越有加獻歲益勞疾幾殆諸子姓惴惴無能以身代之長公戒曰吾故有大患二而吾自如今則大期至矣天其息我以南面王樂不息何爲季春吉月乃終年六十有一繼室以葉息女二人其婚媾則冢婦吳繼吳介婦黃長女歸孫大學明元是爲程康功舅次歸程子

玉季歸孫惟烈長孫拱北字于曹爲儀制郎女次用光次用咸皆字于孫孫女五人並字名家子是月癸酉二子奉長公喪舉孺人喪合葬充山之陽乃復紹介程康功待命墓門之石竊惟長公三世之業迄是用成于時爲秋秋有實矣長公壇戶而蜚瑟瑟然務深藏於時爲冬冬府萬物者也及其授孟以賈授季以儒家政有維生生不息于時春也嘉生以之季年秉獨力爲堤梁指重貲治宮室遊道日廣行樂無厭斯其處之時乎淩光大矣孺人陰德也爲歛爲藏乃若既達高明不于其身于其子一闔一闢歲乃告成相與歸亡何有之鄉矣不佞業已爲長公壽窀穸之役何辭其事則取諸從弟孝廉之狀程仲子消之傳爲志爲銘爲可傳也銘曰謂公也樸其智則穎其行則危調毋也札其息競爽其祥濬發要之齒不必童而德童亨不必童而業童充山隆隆爲馬鬣封携手相從斯其伉儷之幽宮

明故處士李仲良墓志銘

黍茅氏曰自道術裂而爲三儒者絀佛氏滋甚夫儒服先王之教日操功令以狥齊民然而嚮者什三倍者什七西域去中國踔遠言語詭俗不通東渡以來

靡然傾化其間長者子出率以信心直心深心而得菩提心要之預俗歸宗華戎一統儒者以夏攘夏惡在其不相謀邪 高皇帝都金陵六朝之遺風具在其以居士身奉教者莫如李仲良李氏系出黃巖豪者曰李轉避明氏亂蹈海而漁洪武中 詔民間習水者徙京師則以轉隸水軍右衛其後通生榮榮生銑銑受室林氏舉丈夫子二人長曰賢即仲良次曰質始仲良在外傳故以敏給學爲儒及公役煩輿父大困仲良乃釋業而賈爲俯仰貲居常不競刀錐顧工握算雅以然諾取重片言可質千金且善居間談

笑而兩家之難解轉轂所至樂與諸豪長游居息日
纚齒於上賈競競然懼為㤀府務折節下人市猾以
家人產質毋錢久之踞產倍約仲艮笑曰是皆儻然
而去者也聽之蕞者將不利仲艮伺而未發則又曰
吾得梁鶩術矣適其適乃饜䰟者內愬駢首去尾仲
艮事父毋孝齋用無所儉於親毋右仲而視耽耽詶
其治生不若伯伯所奉者或私子仲覘者以為言仲
艮斥曰毋一兄一弟一寧詎誰何毋私猶子私弟獲
猶子獲也毋弟聞而心服卒無間言及居父毋喪毀
瘠幾滅獨力以襄大事仲無及焉丁年不宜子既踰

四十遊舉子五人乃取媵中劵焚之置千金勿問五
子獄立授事各以其材長應春次應時皆籍胄子次
應芳受賈次應和次應元籍京兆諸生比議婚姻則
長婦納楊次納焦繼吳繼王舉孫志英次納劉舉孫
志嘉次納湯次納張息女適管齊朝皆世家也仲艮
自言故以窶人子起賈豎中不得比一逢掖幸而喪
塟婚嫁畢矣寧能猾猾然為孥虜哉開士喜公得南
宗東游建業仲艮一見執弟子禮就舍旁建精舍居
之師曰吾示汝直指正宗第於彈指間可超無學仲
艮大悟遂專事西方既從通公受淨土文日茹清齋

持佛號時或捹關趺坐以為常歲侵都民有殍窮冬
率就尾官寺開講百日日飯餓者數百人季年益樂
檀施梁津除道不勸於勤江少卿治攝太常子同籍
之有道者也嘗以祠事登玉皇閣百廢一新詰孰為
之黃冠對曰李長者公以為奢特書棹楔獎之　上
十年　詔賜高年爵一級李京兆丞巳重許可不輕
以名器假人謀諸父老且下諸生皆曰無如李長者
仲艮始拜章服一再御而笥之比年望道益專求道
益力語涉生死輒嚬蹙與諸眷屬言人之生妻子未
足為累惟將死為妻子累耳如我死慎毋以號咷擾

我冥行我得死所矣丁亥四月偶病痰戒諸子曰大
期至矣毋以藥石苦而翁秋九月繼室阮孺人捐栝
棬公不哀猶力疾綱紀喪事戊子春二月申誓諸眷
屬如嚮者言乃盥沐披衣端坐五晝夜頭容不側鼻
息不聞至十有一日寅時乃逝距生正德壬申冬十
二月三日不及大耋者三年都城內外聞之率手額
曰李長者西歸矣余諸弟子客長干者故多仲長當
戶子應春謁予羽翼三教不憚濟暑徒跣而走函中
則奉尚書郎沈君為狀千言屬予勒墓門之石予故
有箴于闢佛者如之何楚越肝膽哉若仲艮其人亦

吾徒也仲良得兆其山之麓吾爲之銘銘曰則而躬行而孝友矣則而治生而創守矣則而焚券吐而羸矣則而守雌去而壯矣四矣既具節俠彰矣即不爲儒醇儒耦矣反面西嚮得故吾矣業白而居純而守矣善哉乎濺濺者泉依依者柳長者之居其宮半畝倏然去之舉非吾有今而後庸詎知泉之及霤也邪庸詎知柳之生肘也邪

明故中順大夫思南府知府洪公配恭人王氏合葬墓志銘

余少從洪季子廷諮同受方博士禮洪恭靖公故與方濟南公同籍並以三禮起家季子受室方醴陵是爲濟南公子季子則恭靖公孫思南公子也思南公既解郡而家食余介季子謁公公嶷如泰山屹如鍾鼎亭亭然如芘梁木耽耽然如省括而引中黃余故不馴肅然以莊見憚越三年丁巳六月九日公以天年終及余予告歸寧季子見客自言無祿先公即世越三十年迄今猶槀葬宿草中以待吉兆遞卜遞僣茲始得一丘司馬雅以傳信有聞願賜瓏墓門之石會違言起墓大夫聽之彼辟此衆獄既具季子則以夫夫亦吾先大父世講之裔寧置不爭越十五年爲

今己丑得兆南山之麓負坎抱離乃伐石而封墓門請如嚋昔余惟鄉先正列卿之後恭靖以阜昌特聞思南公歷四十五稔而始封蓋其慎也余按公所爲王恭人狀宗大夫汪得之所爲公狀合而爲志爲銘其所未詳則季子誦說之矣志曰思南公价字承濬南京工部尚書恭靖公任子也恭靖父鄭州公寬大父處士公壽並以恭靖貴追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諸專門執禮者則鄭州先登鄭州迎婦里中蓋吾宗之自出是爲恭靖母贈夫人先是莘墟右司馬吳公過洪源恭靖以童子見目偉恭靖歸語其子狀安得若而子也者而妻之子持然疑當決諸卜公咄咄寧寢人謀而從鬼謀卒主盟以宗人別駕能之女歸恭靖即吳夫人也息子四癸卯二月二日思南生先是壬寅閏八月二十七日澤富王長者權舉女生而端靖諸富室爭問名恭靖終鄭州喪卜思南耦長者敬諾其斯爲仁人後乎思南幼受業成均師牛太守書聲琅琅徹函丈大司成召而禮之如成人尋居母喪執喪禮唯謹踊而傷足匿不以聞期而從恭靖南臺力學如故恭靖弗覺也鄧比部舍恭靖數目思南曰疾邪胡爲乎負疾而學不輟引歸庭內

屬其室舎視之足既瘳恭靖帥思南稱謝比部曰噫此公家鎮公子也何謝焉思南既昏季公侹亦納婦恭靖歸省封樹三婦謁於庭既退恭靖語程夫人三婦無如仲婦良其福澤源源矣思南故學禮於二千石史氏尚書郎張氏莫氏督學使者陳公琳行縣籍諸生四舉内史部中弗錄諸及門之士率以高等賓興孝廉程默程然其雋也恭靖敗歷四方冡婦介婦攝家秉恭人以身下冡婦而獨任其勞及夫人與疾歸恭靖屬諸子舎居三日趣入奉恭人宵衣而事夫人以孝謹著比當大事率以禮佐思南越七年恭靖

終南司空弟思南甸副而北請　卹恭人逆櫬且卜葬期次子廷謹始孩痘未發里婦言痘不宜厭謂送葬何恭人謝曰為人子婦不逮飯含瞿然如有所失乃今臨穴不赴謂終天之憾何卒送葬如期痘亦無恙思南以任子再試乃再竒遂謁天官受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太宰朱公劉公多公侃侃檄之再攝前軍再攝通政司諸勳府歛衽下公公事事無敢慢母訟子不孝待命納言公廉之則母繼也公叱其子繼母如母咸在不原顧謂其母曰即孺子無良亦而夫遺體也則皆感悟遂為母子如初于時恭人從之官愈益佐公請白拓舍旁隙地日課童僕治畦蔬幕府上程書受　勑階文林郎王封孺人矣尋進本府經歷以　皇太子覃恩階奉直大夫王封宜人並受誥命尋拜二千石守思南故守或以為要荒而鄙之什五不往公太息曰莫非王土　命之守土將安辭會息女新寡而恭人留則单車往郡故雜夷喜鬬至則惟化俗為孳孳廣勵學官務興文教諸生田時龍陳嘉兆皆舉高等郡中始與計偕名宦鄉賢始有祠郡始有志貴州始專鄉試公始為受卷官以文告諭諸夷以禮法遇諸酋長由是諸夷應召如響諸酋長

皆用命無愆期苗民故禦商公置峒長守要害盜乃息播州凱里仇殺相持累年屬公驗問宜言禍福諭之遂解商有誤附盜舟併獲者公白之觀察卒以不寃印江縣請硃砂場公不可是將驅吾民舍耰鋤而競椎鑿且生厲階議遂寢會大工採木倚辦黔中者半蜀中公為之擘畫調停民不擾而事濟會有安南之役檄思南簡閱龍里平越清平三衛精銳以待徵且督軍興給餽餉適聞王恭人病甚公致為郡而歸比至家大工　上賞且下家居嗃嗃不取苟容長子廷誨婦為唐御史女次即廷謹婦為吳太學女次廷

諸婦爲羅處士女季即廷諮方醴陵塔胥也晨起坐庭內諸婦結佩而朝朓後期公色不懌每上食則諸子左右侍畢至而公始餐朓一不至公嚴色坐待之或以有故白公公始降慈色居常皆恭靖墓爲之踟躕忌日哀如初喪奉祭事必恭人脩薦如禮歲辛丑恭人先公而耆中外遞上觴恭人色喜自言嬰疾久矣不自意猶及於斯且吾舉子故遲遲不自意得見諸孫若而人矣皆天幸也癸卯二月十九日恭人乃捐栝樓又明年公夢入大宅閴無人則自以爲異徵也尋亦即世不及偕老者八年耳公言恭人耆心計歷

久不忘門外諸子姓受成則言言中度即務纖儉而施予徧及五宗父母季年少子當室卒之孝養無鈌則恭人代之宗大夫言公既稅車車轍不入城市獨聞驛書至皇皇然亟欲覲寓內庶幾無虞于草莽臣足矣其效忠則天性也乃今襄事惟季子任之爲孫者十有四人曾孫二十有四人玄孫七人其婚媾皆閒右要皆恭人出也恭人福澤單厚恭靖之言有徵哉銘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公不其然唯禮是以恭儉莊敬承家有方柔嘉維則刑家有常變夷用夏以禮爲邦延于奕世以禮阜昌萬石躬行里門內史相敬如賓下軍夫子南山之陽厥土騂剛伉儷歸藏若斧若坊於乎其斯爲不死之鄉

明故曾祖妣方太孺人曾叔祖妣吳太孺人合塟墓志銘

我曾祖暨曾叔祖是曰塤篪二公二公皆受室於吳皆澄塘之自出先曾祖妣無息蚤世曾祖塟之墓塘繼吳以方出巖鎮是爲我曾祖妣少曾祖十歲生正統庚申七月十七日辰時舉世大父玄齡我大父諱玄儀大叔父玄俊玄傑玄仲享年八十有四終嘉靖癸未三月朔日亥時先是曾祖以天年終蓋並登大

耋而過之矣曾叔祖妣少曾祖妣十歲生景泰庚午正月四日子時舉大叔父二人玄倧玄偉享年壓五十九終正德戊辰八月望日申時二柩並厝潛林迄子若孫不及葬無亦從長則疐尾從衆則跋胡蓋其慎也顧歷世滋久無慮七八十年迨我曾孫更復何待歲丁亥道昆始帥五宗奉曾祖喪塟岑嶺之右曾祖妣不果從彭令君雅言方外劉真人受僊訣旁綜形家而獨擅塲直翩翩爲宋真遊不可致歲杪真人適至客太函戊子春三月奉真人入里中舉宗以吉壤請真人言疇昔問道先司馬目攝舍後山有佳氣

吉壤在焉迄今餘二十年故物具在是足以奉槖裡毋他求相從而登眞人歷指方嚮山龍蹻蜸金山爲少祖迤而上歷小靈山降大聖山折而西南峽潛口起竹麻突皖嬰右行峽東山爲鶴膝又峽汪塢爲金牛轉車循壟而之東南折而入酉其兆負酉抱卯辛乙參焉頂平如蓋當穴分瓣如夫容左右夾輔如卷阿下如釜背如盎回立一峰遥拱如執珪有衆鶩服而羅拜曰自先世卜居四百年兆屬于垣而不祭吾黨時而游衍時而登臨枕於斯籍於斯脩無筭爵於斯放浪乎亡何有之鄉乃今始得一抔土不啻操蛇

之神立寘大行王屋眞人不問嚮方不諏歲月第挍十二時取眞太陽化凶爲吉臨穴則握靈符咄咄用事直將騎日月而鞭雷霆道昆夙知之矣于時踟蹰四顧立表中央乃命受工先規後矩既用畚其土騂剛惟徑尺自酉來作黃金色坎四尺皆純土土物皆同既則五色石糝之遇鍤立解非石也頃之靑龍見左壁次則白虎居右皆前行而左右交及深可揜輸四隅石益堅紉當酉一坎委蛇若瓜蔓貫中而歸左引手可拈𧄼如丹砂細如膩是曰眞土眞土乃見可封竁三日辛卯曾玄來庶數十百曹相與奉二曾祖妣之柩合窆焉旬日襄事竊惟吾汪著千秋里世受力田七禩中興本之聖善其後爲孫者二十有一爲曾孫者五十有二爲玄孫者九十有四來孫三十有二庶孫三諸子贈兵部右侍郎者一人諸子婦贈淑人者一人諸孫封兵部右侍郎者一人諸孫婦封淑人者一人曾孫任兵部左侍郎者一人授京衛叅軍者一人授新安衛指揮同知者一人任子一人太學生三人郡縣諸生五人曾孫婦贈淑人封淑人者各一人諸玄孫授金吾衛千戸者一人太學生三人郡諸生一人庶幾僅有聞矣乃今而得吉壤幸哉

太函集卷之五十五

太函集卷之五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故武毅將軍飛騎尉焦公墓志銘

大司徒耿公故持功令從首㑹得焦翁弱侯是爲太史玆盖天下士也歲甲子弱侯與計偕甲申奉父武毅將軍諱越丙戌秋八月弱侯乃禫適不佞客京口三山則自金陵就見將奉大事持蕭太史所爲狀屬不佞爲志爲銘不佞歸臥函中不遑文事已丑弱侯舉公車第一人諸同升者遞入新都遞以成言來討惟

玆不朽之事太史職之弱侯都著作之廷惡用不佞爲也第負諾責其何敢辭焦氏自瑯琊徙金陵自別祖源始　高皇帝兵起源從常忠武歸之累軍功封昭信校尉源子以先登最　帝賜名庸進封武略將軍秩副千戶庸故子武襲武故子昱襲昱受室方氏舉武毅公文傑字世英公生三年喪考妣孤立當戶不失烝嘗比出幼當襲官資斧不具大司寇周公具知人鑒心壯之授資以行乃始得襲居常伉直持重守軍政者四十年歲庚申振武營兵變乘風攖賞從者如流公勒所部士按劒誓之曰　國恩豢爾曹二百年一旦而萌逆節　高廟在柰何干雷霆所不用命而恣睢吾有是三尺耳一軍皆戢聞者帖然故事衛士以部卒戍鐘鼓樓保章以其徒屬王漏刻籍名而已亡復誰何公當戍則以　九鼎重地聲教繫焉藉令坐視陵夷其何以聳覲聽輒移文將作葺而一新部卒失伍則以軍法行罰保章徒屬概毋貸公舉伯子瑞授之經業既成弱侯且入塾公語當室之教父爲政介弟之教兄爲政故人樂有賢父兄瑞日與弱侯俱奉教廪廪瑞受靈山令祿入不及於家聞者謂祿仕無他爲養與祭長君若此于祿何爲謝曰吾

幸得糊口太倉家食給矣今之仕者祿入不足以養廉公爾忘私夫夫是也吾雖老詩寧詎能以非易是哉通州吳簿部運南儲囊八百金寓公所簿暴卒家人不及知公出遺金且護其喪歸葬公年及指使謝戎行伯子先亡仲子靖襲公職叔即弱侯也季曰燈公再奉　恩詔以齒進階遂加授武毅將軍飛騎尉季年棄人間事味方外言延諸比丘緇徒西極廬山僧大安見客虛精舍爲百日期大安故入宗門得天童家法公因有悟寤寐現大光明預定日時合掌舉佛號而逝時年八十有二其化人之徒與弱侯又言

考少孤先妣徐王中饋世毋獨而卜日薦蕍瀡饔之
考妣相與食貧飯脫粟而已外姑劉寡貌一孤惷而
愚養生送死卒倚辦之不遺餘力公既授二子業日
討古昔而訓之儒有席上之珍翁之韞玉務守純白
卒以無瑕浸假而瑕純白鈌矣此其法言景行庶幾
乎質有其文人言公由高曾祖考迄于其身相承五
世由弘正嘉隆迄于萬曆更事五朝位卑名高祿薄
資厚卒踰大耋兩及　覃恩于公足矣假之五稔幸
得于其身親見之天不慭遺惜也嗟乎萬古一瞬公
已前知由不可思以至不可說明若觀火惡論旦暮

乎哉大安終廬山不佞嘗銘其塔是役也幸得而應
弱侯則同聲也銘曰委吏乘田聖人不鄙厥有司存
稱而已矣鍾鼓在縣公必更始得時于城惟其所以
禁旅脫巾羣囂競起五等六曹望風而靡按劒奮呼
疇敢干紀藐彼絳侯跋胡疐尾從游赤松託跡弔詭
晚學無生孰發而悱天童作師萬法一指奄然西歸
其誰之子爲荷也者而不淤爲蜺也者而不滓買墅
之原化城言言帝懸既解　帝命來宣其將以是爲
極樂其將以是爲祁連

胡少卿墓志銘

胡子仁以御史按廣西就部中補四川按察司僉事
居二年所徙陝西苑馬寺少卿未及行以勤事死尊
君命故稱少卿胡氏系出少微世居海陽東略曰百
石父正禎贈御史嫡毋程贈孺人生毋毛封太孺人
毛夢乘輿幸舍中少卿乃降則丁亥夏四月二十有
七日也父呫呫喜以爲吾徵幼學書記家塾中塾師
以爲敏既冠受博士易領其曹聞東陽盧氏以易名
家盡得其學歸試輒據高等以經術先鳴縣大夫舉
博士諸生推轂少卿爲之長聚徒講業闔弟子室無
所容其教黜口耳而牖心知務使其自得諸孝廉茂

異悉出其門　先帝元年與計偕越五年舉進士出
爲蒲令即長垣則以先賢用三善得民民猶古也乃
今列在畿內而文教不興責在今孳孳吏治必緣文
學飾之入境輒新學宮與士民更始既平獄訟省租
庸日課生徒程經藝以其餘力繕城垣葺部署脩祠
宇甃交衢所部獨多蒲爲三輔冠語載監大夫部使
者六疏及石太僕碑中既就徵得南京福建道監察
御史時江陵專國御史傳應禎以言事編戍行特上
封事請釋之無所避有項奔生毋喪居廬臘諸門人
講習故業亟謁先師廟徘徊宮牆乃太息曰嗟乎此

故吾脩業地也吾力能新之邑獨不能新之鄉乃率諸鄉大夫若諸父老戮力改作立尊經閣廬中出藏書貯之其鉅麗甲江南輪奐具美服除補河南道代狩蒼梧則又以有虞陟方聲教具在乃今臣宥在事願爲　天子設教南交遂攬轡周巡所至輒申功令興學造士廣厲學官先是尚書殷公平古田請輸廣東鹽利以餉戍士　勑下御史無構鹽法佐軍興乃議徑賓畫便宜絜爲令督府用兵八寨御史紀功功成　賜尚方金幣會新令盡廢天下書院御史獨言粵西明道書院不當廢力請留江陵嗛之尋補畢節

僉事畢節古羅施國也則以仲尼至聖猶欲居夷浸假以忠信臨之蠻貊可行矣入境輒新學宮卜元日告后土卜人言不利告者請遣官代之厲聲叱曰吾方以身任一方偃武脩文在此舉也即吾躬不利利莫大焉卒躬涖之不旬月終事夷方昔不易購諸史尤難乃出故輯通鑑會要刊布之儒生始可與道古時諸衛頹敗捐俸廩授材官咸與維新驛舍橋梁莫不完繕藺州以嫡妾構爲嫌以兄弟構閒片言而平境內尊親不啻師保父母次當入計無所讓勞會廷議相壽宫遣二卿王卜僉以計臣宥習圭測宜贊二卿時　上幸山陵咸在扈從覲晝稱　旨賜金幣再酒飯七盞異數云還蜀勤事有加病矣故以單車入蜀與二豎子俱遞病瘧且病洩度將不起一豎引刀自殺願代王以身一豎刲股進之以徼勿藥部中吏士踐更侍疾日數十曹及聞報移官少卿已矣蓋甲申八月望也噫昔始生之夢其兆非常既發憤下帷嘔血且劇夢黃冠授調息之術疾乃瘳夜自城南歸目擊諸送迎者夾路相接及門麾之去閒無人嘗山居比鄰患虎聞有夜號者衆屏息亡誰何躬執炬啓戶視之則一嫗甦水田中耳命僕掖歸賴不死嫗

既免尾嫗後猶聞虎聲嘗篝燈歸里門羣盜荷戟當路從者震慴將奔乃自去篝秉燭自照其面進步自若盜仆戟佯臥以過少卿嘗舟覆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問之故則神人夙戒詰朝貴人有行者遇難爾曹豫持勾繘亟救之嘗過城西屠牛垣一子牛哀鳴觳觫屠者言毋解矣將解子牛少卿贖而豢之守塚家且數歲及蜀訃至牛輒不食投崖死之要以前知則天人徵應章章矣顧位未及二千石齒未及耆者二年何奭也甫即世故邑博士講堂棟撓鄉約所棹楔崩畢節學宮震兩楹欞星門仆即阨會非偶然已即

居常加志文學而尤惇厚人倫居父母三喪偕然骨立既當室仲始唯而季始孩伯已受經率以家秉授仲仲不任賈貲斧亡乃出脩幣參分之捐其田宅以佐仲既貴遞均歲入有差始室鄭孺人方繼室封孺人黃相與琴瑟終身不置妾吾安能忘㞞㞞伯子太學生鳴陽室邵使君女繼邵文學女仲子鳴春字金光祿女皆黃之自出少卿事適母孝庭無間言及捐桮棬外族中否歲䘏之勿絕大治其遺宅而居之䟢屬子玄昭負宗社毋錢迫期不能辦衆持之急閉戶將自經少卿代之償乃免里俗故憪忮違言起即聚

而㩁兵少卿始舉賢良輒白縣令就當路置鄉約所歲時讀法脩睦以爲常久之無所爭瞿然顧化少卿家食及門之士或不贍反其贄而周之及起家同學十餘曹情緩急如外府其徒貧乏者待之舉火即饒給亦胠篋而授之書海陽奇陳孝廉筌長垣奇李王爵化龍皆高第也居常自負直方不阿執政至其恂恂退讓天性則然時居蒲會封丘令勘侯崃獄少卿主末減封丘將故入之觀者憤與令裂衣冠棄車馬而去且爲蜚語將中蒲所部覆爰書是蒲議封丘以他事敗繫而返蒲少卿卒以賓禮禮之令甚慙無死所及按部劉雕爲圜閭伍晏然怙神君若慈父驟失勢越在夷方其政寬平右教化而左文法周澤既洽吏士民夷益親境內喪使君皇皇如失怙恃博士諸生上治狀無慮數千言舒中丞毛直指信其有徵下藩臬請聘予聘請傳予傳請祠予祠畢節故無名宦祠有之自今始長垣相距三千里奔而來哭相望于塗良亦入人者深非襲取也孤鳴陽奉柩歸葬待吉者五年少卿故擅堪輿卜城南習吉巳丑歲杪爲馬鬣封不佞徒以一日長少卿有成言當志其墓茲不敢廢又從而爲之銘銘曰則其居家躬處其厚肉好

無瑕則其居鄉以身化俗周折圓方則其居學徇于國中跫然振鐸則其居官鞠躬盡瘁生順死安則其周急覩䟢如戚則其惇倫後巳先人則其直節屏工用拙則其義聲以詘爲贏荒服勞臣郝人長者胡不憖遺卒死于野生若溘露世若蘧廬城南吉壤阜如罣如是曰眞宅君子之居誰其來銘司馬素車

明二千石麻城丘謙之墓志銘

余貳邦政蓋與王太僕元美同朝元美弟敬美在直廬余弟仲淹在胄子二仲故相友善並善丘謙之謙之弱冠舉麻城再與計偕成進士出爲富順令以課

最進度支郎部尚書陽城王公多謙之諸章奏悉出謙之手謙之故工詞賦雅慕杜陵署中署一亭曰吾兼則以吏隱自命出就舍日與二仲若李臨淮劉司隸游二仲各舉謙之于伯兄楚之艮也余自楚行部入故習謙之太僕車出市中一郎引避問知其為丘郎也下車召之謙之謝曰齊雲謬當長者車罪無所避太僕執手相勞誦其詩云一徑一花色無時無鳥聲今見其人矣謙之父善江陵故相結布衣驩部尚書才謙之數言之政府江陵騍然笑曰吾通家子也固才會謙之毋弟生雲以内難深坐謙之力求外補

將赴之部尚書固留丘郎安得出居郡江陵深念曰夫夫手足戚也姑從之比及三年胥後命會列郡畢補乃得潮州先是海寇據潮督府殷尚書始平寇亂既得代目偉謙之吾即去潮且無虞今有守矣寇始得志境内靡然向風及寇平仍趨故習揭竿則盜弭耒則農有司按罪狀追捕之未發先覺蓋左右為之耳目故多漏師即得紬姦懼激其黨務姑息謙之至則與境内更始壹以飭海為程間以討縛渠魁左右不知所出謙之命解其縛肝衡而誓之庭若魁然丈夫吾知其必不為盜羣小借若名以逞故坐冊書若第質妻子郡中吾縱若往誠得有名者某子甲畢伏其辜吾為若一洗之且受上賞渠魁惟命致某子甲如干人會按部論囚謙之業已告密則佯布渠魁功狀令詰御史臺諸囚互訐渠魁悉論棄市分部有難色毋桃纍以致蔓延謙之持之彊不者守任其咎于時羣黨辟易道不拾遺其治郡屏深文持大體下遺佚表側微延攬咨諏務振風教耆民林叟具長者行隱居著書謙之存問于家叟以草具進庭中皆牛具席無所容門前桃樹可蔽牛就之問民疾苦叟盡言直對傾耳受之自後丘里有所聞輒以書諫一鍜工

事父母孝表其閭工習圃蔬餽公庭笑而納之庖舍謙之即當劇郡自比山公城中故有金山諸石林立如筍謙之笑曰此雲根也吾棲之乃庋木為亭一寓目而盡諸形勝則又曰山公達矣胡為乎以池讓習家吾亭則吾名之何讓乃大書其榜署曰齊雲亭公暇則諸守相集亭中觴詠竟日其後按部者王苛禮藉為口實謫謙之彈事聞則陽城都太宰蕭謁政府寢其議即詩酒何負丘郎江陵調潮故瘴癘鄉第量移之内地宰公唯唯乃徙保寧時謙之父自別駕守忠州上故相書論時政得失江陵恚甚立罷之且及

保寧皆不免時謙之未及彊仕脫躧而歸日侍庭闈脩孝養毋弟在繫逼歲除謙之歎曰蒲堂皆雖坐有向隅之泣弟居圜土吾何以奉父母歡遂躬詣士師願與弟卒歲郡守高謙之義治且肅之謙之謝曰吾所以來不忍吾弟獨也脫應君侯召誰其吊幽居郡守徹席致請室中乃太息曰長公難為弟矣弟當詣御史對簿謙之奉太夫人護女弟舟行中流舟忽破將沉力負太夫人登彼岸行三數里得民家煬衣既而徒屬及襆被皆沉留三日始得去人言謙之故任放其孝友則天性云謙之幸得休益工詞賦諸詞客

楚游者率過謙之謙之既垂槖歸不問家人產食客後先遝至無慮數十曹即若雨祁寒阻者半留者半客奉不給終不以窶辭家食八年忠州公始老謙之請為壽輕千里而乞余言乃先宿仲淹為之紹介余躍然喜幸從嵇紹而得嵇康明年謙之訃至春秋四十有八耳謙之與彭令君同學其生也歲月同令君之言曰謙之高步而軼人倫多材而退讓名高而務折節玩世而有容其與人俱如饗太牢烝烝望人之腹實禀於無心耳知言哉謙之子坦有父風受室劉司隸乃今未及樹府君墓走太函而請志請銘嗟乎郡人士所籍籍者三人敬美已矣吾弟既廢且篤且失謙之乃今為志為銘固不佞事元美以尚書得謝詎能無意乎謙之異日者胥命武林行且為謙之傳余先勒墓門之石右為志左為銘銘曰受知不必厲知者無庸推我轂遷怒不必殃怒者無庸鈌我戕自適其適失得勿恤鵬摶蠖屈奚損奚益相彼多藝為章為相相彼多士為原為嘗天道益謙胡然顛謬爵躩專城齒肩下壽時而物化邈矣天游吉人疇歸馬鬣一丘

吳田義莊吳次公墓志銘

先公篤信形家言嘗豫卜朗源為堂斧計龍左旋而逆面玉屏卜者言得兆恒干斯蓋稍雲里吳門地也吳門則義莊翁為政以長者聞不佞退而深惟此難以儻然獲也未及紹介義莊聞而心許之良珮故習封司馬公重以少司馬之命蕞爾不毛之地其何敢辭不佞私德義莊踰於食邑及　縣官賜葬四方會葬者無慮數千百人出入吳田則義莊為東道主不佞兄弟匍匐庭謝廓然若葛天氏之居故宇建自皇唐猶有存者既善其里俗愈益多其為人是歲不及耆者二年奄忽即世諸孤則以考先奉王父諱宅窆

之事悉出諸名家貌諸孤嵬嵬安敢望考今之作者
則少司馬在焉敢有名言勒諸墓門之石吾宗汪文
學業已爲次公狀其言有徵海陽有吳田二分據東
南此東略也近世服賈至景芳乃大饒及次公生魁
然丈夫也里閭鄉黨[illegible]不目偉次公顧無他腸
壹歸乎長厚始受[illegible]故業而息之勤作深藏絕
口不言贏詘獨起[illegible]矜已諾如丘山兄弟怡
怡家人產迄今未割即度支過當不問誰何所親耗
毋錢數百緡舉室將以爲討未發則皆屬目次公次
公曰嘻無寧競錐刀而剸肺腑遂折券衆亦無爭次

公任家督田千畝材千章隸尺籍而戶不分租庸益
重次公以一身辦應不煩有司令上催徵首功開府
旌勞里中有構得次公居其間乃平嘗倡義葺宗祠
置祀田定宗約以興孝讓雅言先世居中給事通與
孝廉文教興矣乃今猶綫也濟美然乎哉[illegible]弟受
經者置田若干畝爲歲餼資就馮出[illegible]延諸膺
紳學士禮以上賓命諸子弟師事之供具[illegible]謹喪小
王毋爲之治喪戴氏女金氏女既歸歲餉勿絕諸甥
遞舉遞稚而乳之家及總角始遣歸或仍相依出入
其賙困乏鰥有室死有殯白骨有封除道梁津以利
行旅縣大夫式其里率存問之各表其門以勵證俗
林令君署曰種德曰奬義丁令君署曰禮讓曰義門
且譽之曰里中有高義許語不及公門茲處士力也
郡相攝縣事則以鄉射賓義莊固謝不行乃益多其
退讓義莊恂恂者也非法言不譚病既革先期移正
寢而居召四子而聲遺言而翁從此西矣大繼當室
大純佐之大縉業已游成均治經術大紳從之四人
者左提右挈以亢而宗而翁瞑矣于是致齊旬有五
日忽合掌頂禮乃返其眞豈其握舍者機邪庶幾乎
無智無得矣四子咸戴之自出冢婦孫出洋湖次程

出由谿叔季皆出隆中蓋毋黨也孫八人狀備矣太
史公言貨殖則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其下乃作姦以
論已吾郡逐末者什七八而義莊則以力本承家遠
近踶戚誦義無窮則所稱好行其德者矣墓在其原
其向歲杪襄事余爲之銘銘曰爾貌顒昂吾得之繪
事爲之表章爾質悙厚吾得之鄉評籍之閭右爾墓
亭亭吾得之圭測銘之貞珉嗟乎不及者泉不朽者
言其無負于義莊無忝於吳田

明故新安衛鎮撫黃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
志銘

世之爲厚利也者利用弛爲名高也者利用張弛則
重積重積則羸張則厚亾厚亾則詘此名實之辨小
大之殊也乃若用而不勤積中而不敗㤿㤿乎張也
夫非人傑也與哉黃彥脩及吾門故得其考氏季公
狀妣則吾宗之自出女史亦嘗紀之潛川季公大父
曰道明以積著傾邑里父曰天壽息故業而倍之歲
儲義倉饑者待之舉火娶孺人鮑納如孺人何息子
三伯子靜嫡也最晃陵令父毋皆受封仲子顯季子
鍾皆庶也季英氣勃勃九齡而孤兄伯仲而父事之
不敢以鴈行齒伯兄壬賓斧兄子與焉手剖而三分

之季差薄退然曰孽何敢耦嫡孤所不足者非錙銖
李公既婚孺人故富家女其服御與里婦等無所紛
華如孺人安于舍中無誶語以身下伯仲姒無違言
季公呫呫吾伴婦可無内顧乃從仲兄賈婺賈合賈
覡賈括賈姑孰賈淮海賈金陵卜地利則與地遷相
時宜則與時逐善心計操利權如持衡居數十年累
鉅萬淮海多陽翟大賈日以辟邑爲奴季公歎曰彼
哉[illegible]乎庶幾乎達者矣乃散千金[illegible]我非[illegible]九陵
[illegible]客言公何如鄭侯彼且令後世稱吾徽公作法于
涼安足師季公笑曰吾徽見未央之爲[illegible]亦爲子且
不保客休矣鄭侯之裔不有臺城仲以鹽筴居廣宗
人國賓掌計國賓坐法没數千緡季公歎曰彼儻然
而來非吾始願所及今即去不失故吾乃籍遺金分
授兄子載諸姬還歙門張具盛宴游先是暨子嚴賓
王賓劑據東甌席卷而逝閩海事覺季公尾而跡之
客遮說曰公戒垂堂胡爲窮追而鶩千里季公否否
吾寧以金故自輕暨子負重而逃吾懼以金殺暨子
耳公長驅先發從者十餘曹次洛陽橋且垂橐公佯
言亾者今得矣命從者益市牛酒飲益豪相與枕籍
而酣夢神告亾者方向質明得亾者辭連所過受金

者家季公置之聞者遁以壺漿餉家監請布亾者罪
狀愬有司季公歎曰金既亾即甘心亾虜猶豈免耳
鮑秋亦王質劑據金陵秋犯帷簿焚邸舍而亾其没
不貲視賓爲甚季公歎曰吾釋賓而秋敗藉僇二憾
奚益哉乃並舍之即尾大勿恤會島夷大入季公杖
劍入行間督府脩幕下功拔武毅將軍新安衛鎮撫
司鎮撫孺人弗善也日從容諷季公督府功高吾未
知其所稅駕君一材官耳寧能以帷幄爲菟裘季公
然其言釋跗注而更初服公累世誦義鄉曲歸心乙
亥歲除帥冢子袷先廟羣盜奪門而入掠室中比鄰

死士羣襲之盜當門堅自閉既而丁壯四集燎而鬭之數重盜乘墉不能烏下潛下者或冠覆釜或痤死灰旦則投械乞哀爭就縛俘而詣縣姚令君多守者功王人翁其得士乎此眞將軍也歲巳卯季公病且殊執手語孺人後七年乃相見公生乙酉不及耆者四年夫巳氏有子而生心子不得而母孺人以公遺體子畜之亦婚吾宗孽無母而有母矣梱內之事母爲政壹如受命季公越七年孺人病顧命冢子吾自結髮起而家即偕老同歸庶無遺憾獨以貲任而舅氏懼將不反爲母氏羞對曰無然此周公之過也適

子正祖即彥脩庶子正宗出夫巳氏冢婦吳舉孫五士忠士良士莊士寧士圭姻氏則吳光嶽孫承誨程汝宗程守誥程道章孫女二壻爲汪九洲吳士都曾孫三啟虞啟襄啟宇曾孫女三巳丑歲杪正祖奉二親喪合葬靈塘抵不佞爲志爲銘從母命也銘曰舉世齗齗公孫負俗爲朝爲穆舉世逐逐染指而足毋望而腹司隸不羣耦茲少君之子成均質有其文士之烈也女之桀也生同臬也死同穴也土圭形之玉几馮之墓大夫程之鄉大夫銘之

方母吳氏墓志銘

婺隱君子方元素遺伯子選從王文成游伯病瘵遇異人起之遂學長生不樂婚宦伯嘗將命謁淮陽守田用周守以上客客之授之館大河萬戶劉淸聞守有重客儁而不婚請女之伯固辭必告父母歸侍母疾留五年鄉先正唐文襄治漕爲劉申好父命伯迎女女先亾伯輒自傷矢不婚如疇昔仲有室三舉子乃子仲之子後之[illegible]三子遞殤憂在宗祀縣令徐思行急元素召伯[illegible]言訟孝乎抑亦有虞氏孝耳對曰選顛毛艾[illegible]得婚令召黨正里胥畢舉名家女以待卜毋吳出新豐里甲申春二月辛酉始

生既及笄嫺姍教吳翁習元素高義伯且才遂內翁歸于伯姑念婦年不及子之半寧詎能安目迎之作階端靖婉婉退而省之梱內則奉伯如蘋鈌如梁鴻有項伯居父喪既毀而中寒疾母宵衣侍藥五挾日始平歷百日不瘉伯乃無恙明年病復作侍亦如之姑曰幸哉安良人矣姑觸毒暑大患瘍蔓而周身潰則臭腐狼藉女僕掩鼻皆去母獨傾身爲仲姒先奉臥起率祖衣膚受之母令布縷相及更迭扶掖跬步不離閱三月乃瘳姑勞二婦而獨多母夫夫且安介婦何論姑姑及九齡庭內爲壽姑嘻嘻語毋天何庇

一老嫗爲而得天天將壽而姑章而孝毋首舉子堯
治姑呫呫幸有孫居無何瞵狗瘢而嚙伯安肅醫以
毒攻毒毒益深得善醫解之必詳禁忌乃可保毋涓
一室器用畢新奉伯安居湫䄂而躬自御舉次子堯
壽乳之室中三歲服勤卒用勿藥堯壽幼慧九年而
殤毋懼傷姑心爲之飲泣伯喪毋而故疾作幾不勝
喪醫者目爲挾食傷寒亟屏飲食伯既骨立神亦浸
銷毋以病得之哀而勞胡爲乎枵腹坐槁乃私進蜜
一匙既又進酏一勺神什一來復遂謝醫藥而躬自
調伯起而語人吾得婦更生矣先是毋從容風伯兩

世三喪在焉姑春秋高君復善病及今不舉當室之
謂何伯避席而拜善言遂卒仲營葬事諸通家會葬
者無類數十百人毋自中廚辦應之無所失伯季年
水大至篋書窖粟河伯席卷無遺喜客如初至則命
具即不給百畫務當伯心伯考終毋捫心如剸刃一
號一慟聲徹九天孤始成童喪不必易惟其稱率從
薄葬祔祖塋旁既祥將遣孤就學貧滋甚無以贄
先師第授書師心自討中夜則孤胠篋毋辟纑形影
相依攻苦愈厲孤既冠遣之周游四方孤以毋在不
遠遊未遑受命毋否否而王父而父率以游道廣見

聞孺子不爲北海鯢殆將爲篋中蠹耳孤唯唯遂游
吳入楚師事蘄州顧長公比三年垂橐歸省鄉人目
攝其汗漫姍笑之毋曰不然吾第令孺子求益于身
心非貲斧以也既內吳氏婦遆得女雛間一舉子而
殤毋望望然如弗及歲戊子水三四溢襄市積害田
功米價倍者三以澤量殍孤傾故橐婦脫故裝悉入
子錢家不足以糊其口麥不秋而價益踊間得之挈
餅婦壹以其精者進姑次及夫子犕則糝麩有半婦
與子女僕妾均焉毋覘之呵止婦天災不啻千里都
人士且嗸嗸吾老而子婦良幸不爲殍足矣即而能

婦吾何敢異食以對慰叟天且汝身即吾身汝子女則
汝身也僕妾猶夫人之子彼觳則吾何安婦更進之
郤勿享八月望命婦布樽簋就仲姒家則以仲姒先
歸年且長吾下仲姒若在鴈行相友四十年迄今無
間仲姒喪視亦越十年即子舍進羞必就之同匕箸
往歲宵中不舉則仲姒方伏匡牀今即饑仲幸彊食
命吾子堯治若仲姒子舜耕行酒佐二毋歡及露下
沾衣堯治請歸寢毋夢援筆作一壽字穎脫未成覺
而疑既而長大息吾倍夫子二十有五年矣徒以孤
故忍百死守之乃今相從九原吾始願也俄而眦有

疣出自鼻醫不知其名相視技窮延百日竟不起毋故揭大士像虔事之終身顧命婦禮帥如初神在與在比大漸默無遺言其月仲冬其日甲戌行年六十有五乃大歸既帷堂帷內外無戚疏少長皆號哭畢則倚門哭遠則望門哭相聞則巷哭莫不盡哀毋所居嘉樹四匝或巢鳩或巢鵲可俯而闚呼而羣下于庭曹雞鶩粒毋遷正寢羣鳥遶室哀號晝夜迴翔臨七日而後去傷哉貧也其何以得人羣通物類哉聖舍徵矣毋謂孤不宜子第改葬而翁孤習堪輿得兆珠曹塢將從父喪奉新喪合葬歲杪雨雪浹旬孤顬

天將事者不知所出及期雪止載道凝冰如天衢拚士而封雪蔽天而集倏而散倏而闔若有司存既葬而舉孫登辰毋瞑矣余故多孤有毋毋有子遂為之志為之銘銘曰亭亭乎九阜胡然而求其曹翩翩乎九苞胡然而閟其毛伯也天弧毋也天弢伯也任於毋也任勞嗚呼六尺之孤彊而窘步彌月之孫襁而待哺樹背有護萎茲遠露其芳未沫揚于中路陸海玄珠瘞此黃壚斯其老萊氏之徒敬以告墓大夫

太函集卷之五十六終

太函集卷之五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六首

明贈文林郎陝西道監察御史東谷周公暨封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自王文成公倡絕學諸高第鼓行四方都人士嚮應之宛陵蔚起東谷周公其一也則以躬行特聞即恂恂不為名高君子人也公名世祿字尚功其先世家饒州唐末避地旌德太公崇雅母呂氏美公生七年日受數百言輒成誦顧秕視俗學隸視俗儒太公遣

之從夫巳氏游不受命彼躬不逮文安足師吏而就姚公唯唯既聞良知之學有概于中時吉人鄒文莊公越人王公錢公先後入宛太守羅公為東道王明乃大來則皆西面目尚功夫非口耳徒也郡中耆舊則都峰周公受軒貢公古林沈公宛溪梅公先鳴即在同盟公猶彝也蓋秉周禮為宗國沈太史君典雅以父執事公及公冢子希旦暨諸子希望希召希高希榮冢孫文澤暨諸孫文溥既奉大事於白楊抵太史狀公若毋毋為邑中汪處士女相者預言貴徵處士力謝蹇脩必擇嘉耦及太公以六禮得請公乃婚

是爲太孺人即母也母出閒右席故鐃始歸居室湫隘女監將命來省蹙然爲母不堪母安之務攻苦力作以佐夫子公事父母孝母亦如公視聽必先形聲將迎必先志意侍疾則終日不就食終月不解衣比居喪不以禮奪哀不以俗奪禮諸父黨藐其孤也將卵而破之公深墨自如置之不校卒善視諸弟若諸弟之子必及其有亾居庭如萬石君以莊憚庭內居鄉如陳太丘王彥方務以躬化鄉人無不質成其取予惟一介爲兢兢必以道與人交務排人難必以誠既廩學官則以經術正南面聚徒授業越三十年諸

生以贄及門不入一脡嚴居蔬茱不具童僕采諸他人之畦公斥曰何哉是穿窬之爲也遂抶僕覆其羹嘗從王叟涉漁陽橋得遺金手不發待遺者不至置之高阜遂行假館郡城太守以法下館人獄公以文行見信白而出之館人必報公請以半直獻居室公不納密遣一姬侍公公明燭拒之遂辭去不復就館岑司理奉部使者檄檢校宛陵岑故苛公宗人守藏者故入尺籍公格岑議從末減罪人終不及知督學周公列公高等而殿同廩汪德懋將奪之公入白曰世祿文行皆不逮汪生生以一日見短耳且食貧甚

請移世祿廩廩生周公義之博士力持不可公無改于其口竟以廩金歸生棻汝忠坐士師仇者持之急公居間爲之解再白當道乃得全姚汝信喪心而狂將不治公與之處藥之食之日歌詩講學以開之居五年卒無恙他如賑丁文明之乏撫汪邦憲之孤衣傴僂棲僵尸不可更僕數也逐故僕戈其亾入孝豐以抵罪當贖金乃械還縣縣令欲甃之獄公代之贖而舍之彼死法固當第不忍其父老而獨也故人王宣一問之狀名邪陰德邪公笑曰區區惟是不忍人之心疇爲名疇爲陰德宣一歎曰是良心也觸之即

發無意近名且也無人得我心無我得天心難矣難矣公故耿介風伯夷而下之避不進如豺狼目攝不情者如鬼蜮其始也人人以爲難近既乃日親即公不廢廉隅久之則由由然豫附矣歲乙卯家子與計偕公言士以三物興毋負所舉及壬戌舉進士出理肅公訓之毋深文毋淫刑以逞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笑則樂仇之已甚又可樂乎前政成　召入拜陝西道監察御史公遺書曰御史端簡執法爲骨鯁臣脩王德儆官邪貞御史事是爲吾子不者非夫會　穆考覃恩御史得封父毋公北面拜

手草莽臣敢不承顧臣廩廩食者二十有五年未效尺寸乃今徒以子貴而受章服其何以竭犬馬心臣妻業巳拜孺人封臣願借一而求自試即以髙義取重卒未嘗于有司郡大夫以公居窮谷中則授郡城善地以待築舍公固謝疇敢倍先世敝廬郡豪侵護國寺田公抗直言復入寺公以次應貢戊辰元日卒于留都其年始耆頃之母亦即世葢五月旬有九日也御史疏請得贈父如子官其後十有八年御史起家畀遷少京兆冢孫首舉鄉校者再適内史拘觧額則下幣優禮之公有後矣公之學自求放心始挈挈

力行難彻鳴正衣冠而起此夜氣也存夜氣即求放心斯時不散則昏不待旦而牿亾矣居常靜坐一念起即援筆分署之正則虛中而塗朱邪則虛中而塗墨既則以居敬為一貫無庸支離既則以窮理為研精毋墮枯寂既而悟曰見天則即窮理存天理即居敬二者不可闕一得一則無缺矣書几上以自儆變化氣質必先克己克己如孤軍遇敵誓不俱生殲厥渠魁可傳檄定也余惟俗儒以佔畢自負為臣為僕顧不為王人翁覇儒以口辨自高為説鈴顧不為木鐸紛紛藉藉庶幾有聞不賈則傷吾道于是乎裂矣篤行如公者不亦醇乎儒者哉京兆為不佞通家即徭期志可也銘可也銘曰嘐嘐有口什室而九瓌而窺牖其中則否公不其然反躬自厚力兹農畝苗而不莠薦爾馨香貽爾昌阜梁孟同歸德齊幽醜　譽命自天責于孤首我志我銘附之不朽

吳太公暨太母合葬墓志銘

余長孫女歸于吳有甥矣壻曰洵美為太公曾孫甥曰恭昌則玄孫也吳氏世傾郡里溪南先世中里為牆牆以内為正室太公世當戶曾大父命之名曰正中字曰汝承則授之邑矣里俗席饒益務芬華太公

獨椎削雕為朴人言江南故多慓利安得魯君子乎因號之曰魯南太公唯唯世受賈傾淮海太公以王器當行諸掌計者受成故無適主客至或問鹽筴若度支若徒屬短長若子母出入太公瞪目張口畢謝不知然則公何為曰賈也客疑太公黠金口而廢木舌故託不知既久乃知其不操利權上之知不知者也居鄉居市攝敝衣冠率數十年諸子姓或薦新卒不易吾安其敝久矣無庸新成伯子希周請服儒命之儒仲子希召請服賈命之賈歲甲子伯子與計偕歸則持鄉書面太公太公由由自若即不偶以故禍

面太公太公由由自若仲子驟騣累鉅萬籍上太公
太公由由自若凡諸失得芒然不入于其心仲若季並
治生伯獨留養太公喜奕則侍之奕喜飲則侍之飲喜
游則侍之游毋對客奕子姓前籌客負太公則持客
引滿即太公負客亦舉而釂之觴畢則相視嘻嘻終
不守勝毋見西山爽氣輒曳杖登之伯子以賓客從
業已軒然高跱至則倚杖而浮大白旅酬而醉二三
豐樂水出上池遶舍西下淺則鳴瀨深則清泠之淵
泭而爲水嬉適矣太公暇日遞至魚鳥依依然就之
興至呼酒與二三客俱興盡而反出遇客邀而就市

酤即亭具土型餅旅蔡乃罷客穡事畢率爲會會諸
父老社有秋太公雅好聲歌伯子乃陳部樂優施遞
上壽必盡驩宣言部曲雖金元遺音移風易俗毓于
古樂習太公者或謂脩渾沌之術或謂無懷葛天之
民余則以其人貌而天蒼蒼耳其奕也飲也游也皆
天也是謂天倪居常恬澹無爲不倡不和伯子首事
大宗祠則請命曰義舉也頷之既甃石梁則請命曰
義舉也頷之歲洊饑將設糜粥食餓者則請命曰督
督望此久矣頷之郡大夫以賓禮賓太公一則至再
則辭三則掩耳而走太母黃爲蕪塘之自出太母之

母出谿南其歸太公則從母黨事姑如母事諸姒如
諸姊妹事夫子如賓既相太公起家益折節爲儉閫
內之事我爲政請以身先里婦務爲容厭綺羅珈揥
遞以霧縠冰綃明珠翠羽競新粧新婦始歸太母令
之三申之五吾家世清白毋蹈不祥彼偭規矩攻奇
袤則不祥人也于是諸子婦諸孫婦諸曾孫婦交相
戒視若衿鞶夫太公以儉德師子孫太母與之齊德
並登大耋五世在庭天不人不因若操左契鮑桓梁
孟取節可也壽足以當大方之家余聞老氏之寶三
其一曰儉德禮長者率務嗇以事天人夫儉者德之

共禮之本也亢倉氏得之大穰畏壘老萊氏得之偕
老海濱浸假太公非老氏之徒其人長者其德無名
其禮無文撫盈成保長久皆是物也太公生正德巳
巳春二月十二日歿今庚寅秋八月七日享年八十
有二乃考終太母長太公者一年其生則冬十二月
三日未及壯病心者五十年伯子三禱泰山病良已
比及丙戌正月十三即世蓋先太公者四年息子四
人伯希周仲希召叔希畢先逝季希榮姻氏首胡度
支子機次黃處士松次汪處士文勳次汪處士經繼
汪處士孔化館甥三人首諸生汪大坊次縣簿戴舜

臣次朱天壽孫十人孫女十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
十一人玄孫二人長卯棊昌玄孫女三人伯子自惟
踰月不葬春秋斥之乃今從俗藁葬以待吉非禮也
則以太僕公所爲狀謁余爲之志爲之銘蓋將以是
而矢勿忘亾於禮而禮也敢不敬諾銘曰聞之月旦
尊太公名私謚貞素惟婦無謚禮道則然從夫子故
內不磷之謂貞外不緇之謂素眞太公事也直方不
失其貞精白不慾于素太母有焉爲太母也者刑則
爲太母也者相不刑胡相不相胡刑是曰嘉耦同歸
九京貞后在局素車在滸誰其銘之司馬胏䏦

明封安人沈母謝氏墓志銘

粵在嘉隆四明沈氏四君子以著作顯箕仲其一也
今上甲戌始與計偕則過余都市中余以寢疾失箕
仲丁丑成進士既以論囚使江南畢使將奉封比部
稷丘公如京師家弟見客則以太公老矣無寧勸於
勤箕仲應曰家大人幸壽而康九疇安能一日違膝
下嘉則謂非直猶子能子即其婦良余聞而竊多之
箕仲得桓孟矣爲箕仲婦也者封安人謝也其先世
家二謝安人父始遷郡城甲辰夏四月二十七日安
人生幼穎敏母繆課諸子夜讀安人從旁聽之輒不
忘笄而待年父母快箕仲而納采年十七始有家府
箕仲教授江湖安人代之養操井臼供匕箸務得舅
姑驩心箕仲篋贄脩而歸寧秋毫不入子舍安人置
弗問力作而甘食貧丙寅居姑喪力毀瘠以佐大事
逝舉二子長雲冲次泰冲癸酉居室災安人挾兩兒
出走反而入火大呼曰姑柩在與在柩亾與亾近屬
數十人冒火從之舁而出其秋仲子賔鄉舉丙子舉
季子處冲丁丑箕仲始對公車守比部會 覃恩有
詔父母及安人皆受封先是安人有身首舉子而三
殊疢辛巳舉少兒會箕仲以使事行未及月而殭起

故疾作矣居有頃少兒殤安人過自傷疾益深而不
自覺乙酉箕仲副臬使視學豫章取道里門諸姒肅
魚軒而入安人言愈遜禮愈恭則咸目之敬姜逡逡
然女君子也里婦謂憲大夫紆金衣繡安人如之如
之何垂橐而歸家猶四壁安人笑而不荅退以其私
就三息子言汝父高義不有私財而曹勿忘之矣比
入署日討三子而訓之而父業以文學命官南面而
師境內而曹第力箕裘以纂考服庶幾無忝爾所生
戊子春箕仲遣伯仲歸就試安人面命曰爾曹生長
我襟裾雖在外傅跬步不離顧復今千里行矣毋寧

詎能不繫二子哉男子志在四方桑蓬之所有事且父教之仕其將焉辭行矣歸而鄉人譽汝汝母喜由由自如鄉人詈汝汝母愠由由自如勉之無寧使人以紈袴兒嘗汝矣伯仲長跽應曰敬受命行之日安人目送之門且行安人掩袂泣而入兩兒掩袂泣而出吁嗟嗟乎永訣矣箕仲以校士周行郡縣安人獨與季俱日上食太公退即東嚮仰屋而視悅悅然如形失景魄離魂也居挾日病不支箕仲輟事而臨視之絕水漿者四挾日矣比大漸箕仲叩遺言安人太息曰予何言予直念兒以迄于此浸假兒能終身念

我予何言遂瞑蓋三月十八日也是日雲冲忽心動達旦涕泣霑襟一夕室中悉窣有聲愈益惶惑質明聞訃帥冢婦張及介弟來奔弟已籍諸生矣五月四日達豫章祔棺而號吾母生年四十五耳藉令兒慮及此即萬鐘千駟不以易梧棬如之何其以桐苴衰麻博一逸掖雲冲無狀猶然故吾無所稱人子矣既卒哭則布狀紹介程孟孺入新都其言曰稚子何知徒以諸大父諸父之故得習司馬荄將奉母氏喪歸葬願司馬志之銘之鴻惟諸沈斌斌而箕仲躬行孝養刑于梱内奮孝爲慈此其惇厚人倫固宜偕老中道見倍二索則皆象賢觀其狀無溢辭辭無溢美其情懇其辭哀孝之屬也予既以神交急箕仲又安所避雲冲遂爲之志如右銘如左銘曰身在公所豆登有楚伊人攻苦夫子馳驅内顧以紓伊人瞿瞿聖善有㣲爽然相競伊人之今東海泱泱廣栁廻翔歸不忒之舊鄉墓門有石其崇三尺式昭嬪則

勅贈孺人邵母汪氏墓志銘

邵母汪者仲子諫議君叔子孝廉君母也母父爲汪處士名榮母之母出于程二姓皆閭右正德乙亥冬十月七日母始生越五十五年爲隆慶己巳母即世

己卯忽子杰庶兼撫奉母喪葬上于癸未仲子對公車應制　東閣進諫議以近侍最封父崇刑科右給事中贈母汪孺人如令甲明年戊子仲子奉　簡命典試山東叔子與計偕從兄畢使俱北己丑仲子奉使封　魯藩取道歸寧且奉　璽書詔之墓既成禮則持狀而過太函不肖庶若兼無能爲子頗　帝澤周渥母氏猶及於九原既歷二十有二年未遑揜坎將令化者不瞑無不孝大焉惟司馬志之銘之勒之墓門之石不佞受而卒業則累千五百言無溢辭比年出入海陽聞諸父老其言悉合父老之言曰母以

女則貞自肇絲始以婦則順自衿肇始以母則食而
教愛而勞自繈褓始夫非女貞之難也婦順則難婦
順難矣能婦而能母則尤難始母有家王舅姑舅姑
具在甫廟見舅遘疾且危姑不知所裁怛焉若褫其
魄母為之視湯藥無不當姑心既從夫子執舅喪無
不如禮姑過毀寢疾三年母宵衣奉匜牀無不備至
姑數勞母未亾人柰何得新婦賢王舅姑春秋高而
王姑凜凜母周旋鬻應得王姑歡庋閣楎椸不徵而
足王舅姑勞母二老柰何得孫婦賢諸姒之賢母也
如舅姑諸娟氏之賢母也如諸姒諸臧獲服事中外

衣食之必以時程督之必以度或噍責之必以情具
曰王父得王母而賢益彰則自母賢矣封君既得內
助業浸饒母出而討諸子於庭中則以世德之不易
求也家造之不易振也子職之不易共也鄉先達之
不易跂而及也入而討諸子婦于庭內則以中饋之
不易主也內治之不易脩也嬪則之不易刑也口澤
之不易濬也遇諸女以敬媵視諸子遇諸外孫以愛
媵視諸孫母尸饔身以下務攻苦凡諸祭祀賓客刀
匕必躬重積深藏蓋其天性里媼以緩急告必辦應
之或歸德則不居曰惠由姑氏自少踰艾垂四十年

不有私財亦不有私德此猶順事而施者也夫巳氏
故貧不湜齮齕封君母奉姑謹避之歷二十年所未
反其室旁觀者疾其巳甚為母不平母從容為巽言
率自引咎及二子受博士業家難稍平母由由然若
兩忘絕口不言脩怨二子誦母高義茹荼終身無後
言此大丈夫所難　天子命之聖善不虛矣天之報
母不必于其身親見之諫議勃興孝廉代起母于是
乎不朽豈必高年乃若子姓之蕃婚姻之盛即更僕
未可遽數夫非遺澤也與哉子婦四人長為金環尹
尚愛女次封孺人為夏文學懋賢女次為汪澗氏女

繼以程次為程齊氏女子壻三長金太學錙次蘇邰
學正聯次夏應辰孫十六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曾
孫女一人然則母之食報不于其身于其子孫此翳
虞之所以終召南也銘曰伊誰之女越國攸嫺伊誰
之婦漢則孟光伊誰之母魯則敬姜用勞兩世既壽
且康惟隣是卜厥有義方嚋家不造內難脊戕引身
避咎卒以包荒太公能事肇跡有常胡然家食不逮
尚方胡然中壽不逮龍章要之奕世潛德用光是曰
壽母長發其祥

明封宜人胡母宋氏墓志銘

娶以文獻著上游禮俗近古婚禮務擇齊德無論齊年卽年有差家室宜矣宜人宋之自出父震籍縣諸生受室于徐舉一子而殤長女歸矣宜人未字而母亾父旁治形家言境內高門爭延之主卜宜人攝梱內事無所受成父踰月一歸歸則庋閣豆登井臼箕帚一盻悉辦顧跬步不闖旬日不庭第治女紅習女訓而已人言文旦兄也卽無恙無如其妹良淩假肇絲愈于逢掖父呫呫喜曰爲吾光也壻其必爲鴻也賢將胡伯安以經藝傾其曹未室也父私語門人施氏子願得若而人而妻之施爲蹇脩宜人乃字歲已

酉大比士伯安始賓興相與計偕歸而逆婦蓋長宜人十年矣宜人故優中饋善事舅姑伯安未及起家食貧如故出而聚徒講業以鼓篋爲饘餔宜人代尸饔飧翅菽水窮滫瀡具芳鮮胠篋出故裝供刀尺蓋父所授四方聘篚爲時服以薦舅姑舅姑季年輕煖肥甘具足伯安客至供具務盡客雖燭未跋而客行卬何以故客可無倦無寧有踰節邪伯安既對公車族黨有警舅姑者舉宗憤甚將理之廷中宜人謝曰舅春秋高子貴矣彼其不逞寧足校哉伯安隸事大司空且迎養宜人從舅姑北奉父與舅俱兩翁居邸中挾一案對食出則杖屨相友偕游則同歸供億並出宜人當世婚姻無兩既喪姑鄭相伯安扶櫬歸服除舅卽世父且從之矣宜人執三喪哀毁盡禮以孝聞先是父就養宜人家供子職唯謹暑執扇寒執爐父歿則奉木主阿閣中若在宗祏且與兄疾依我以便授孼季弟文浩壯未婚代脩六禮而授之室宜人育子元瑞伯安命之曰應麟獨子也既媵唐氏舉應鵬及伯安爲郎居儀部會曹務急晨出暮歸宜人懷孼子踰三年不啻加諸膝伯安言嫡不虐孼賢矣寧詎愛之深邪及伯安持　慶王封左執政出爲督糧

參議將行孼子病痞不能從宜人繫之甚竟不之楚以二子歸及孼子殤宜人且號泣失聲矣元瑞甫勺象雅以幼清擅場每讀父書一過萬言成誦飫二墳饜七略獨唾博士家言父訓之曰先安定都儒宗孳孳經藝且功令在孺子胡爲不屑也者而弁髦之始成童受博士業部使者先後至兩以元瑞首千人其年舉于鄉春秋二十有五先是漕使希執政指殿伯安漕乃從量移得雲南僉事宜人依依元瑞亦以脩阻不從元瑞自南宮罷歸恥與時逐獨購書二萬卷月就宜人膝下繙之女僕埽除將遷之笥且曰毋恩

宜人爲也宜人叱曰吾顧吾復兒左右無方是不可
須臾離則天性也兒琅琅誦讀吾聞此而喜可知何
恩邪諸賓客過蘭谿皆造元瑞巷車戶屨什倍伯安
宜人供具有加雖衆御人未嘗不飽會緬甸事寢多
伯安功復叅議仍居滇無何進分部副使元瑞當戶
悉受命宜人舉宗或告之則賙之出入無券諸姒告
饑則留之同爨往來無期凡諸丘盧工作公府征輸
悉由部署卒之伯安無內顧元瑞無外馳則宜人以
也中年而季女殤時時飲泣久之不寐而渴夜啜茗
數升國醫技單病滋甚元瑞聚羣兒爲劇幸宜人自

寬既則火烝烝上炎苦風眩卒不治巳丑十二月七
日也距生辛卯閏月十一日不及者一年初伯安
守儀制司　王事封其配安人　上即位則以儀制司
郎中加封宜人象服具矣元瑞納舒氏婦媵姬首舉
孫維陽伯安名僖具長者行庶幾躬行君子質有其
文元美傳伯安如萬石君伯安二千石耳元瑞得時
而駕何論玄成宜人得饗命而賢愈彰則一隅也閩
母雖以子貴安敢望宜人經世大業在焉服五車而
捐五等余習元瑞蓋與元美推轂之元瑞將終大事
于九原左右望而走吳越嗟乎元美巳矣非余孰志
之銘之伯安狀視李生詳從夫子可也銘曰結爾縭
兮茹荼之苦兮命爾珈兮既俯而僂兮奉黃髮兮登
爾俎偕白首兮依爾輔有子一人兮當縣簿煥玄龍
兮炳黼虎漱石渠兮襲天府愛虞淵兮侍環堵餐若
英兮薦椒糈弄羣雛兮歌且儛介樂康兮享純嘏胡
不留兮歸爾所敎之墟兮星爲土都輿區兮樹堂斧
毋兮毋兮一抔千古兮

明故石城縣儒學教諭方敬之墓志銘

嘉靖初載章御史以督學行縣得儁才三伯冠諸生
仲季並籍郡文學歙令願借一以重首邑御史領之

初仲入試御史臺面閱仲卷庭胥叱仲罷受命仲若
弗聞御史目攝之心獨奇仲署曰文章器識俱可大
成乃擢仲置縣籍中望之深矣懸書出三人皆易名
而字之伯元靜性之仲顒靜敬之季弘靜定之皆異
數也先是鄭太守玉過方生廬既下車性之出仲季
侍仲年十二季始學幼儀詰旦並召入郡齋屬中餽
飲食之矣既分曹程藝仲季遞冠其曹仲受易伯兄
以經術著毋讀史輒論其世以爲汚隆相若而人將
若而人用事者若而人言而不用者若而人成敗短
長明若觀火敬之授季于李謝未遑無何伯亾仲代當

室門內外事事益辦而故業愈精贈公故習軒岐家
言將爲仲治腹疾乃烹待憤取液一杯斟之信宿不
得溲贈公懼仲夢帝之縣解瘖即下行得瘀滯溺器
中則茭白也由是而神益勃勃百病不侵及季起家
東平既歷開府仲猶逢掖將待次澤宮然而學易者
爭及門里中質成者趾相錯也仲既授章句聞有違
言立解之島夷五十三突越圍而走歙既而山寇自
金穴入鄱陽湖二千石亟備之議城巖鎮仲故有心
畫步而經之相地宜庀材力若爲植若爲期若鳩工
若列守皆可僂指自言吾郡谷量丁口而待哺四方

一日扼吭而拊之境內立稿便宜莫先于積貯積貯
莫善于常平是在良有司民間難與慮始會疆事息
悉秘之余自閩歸仲猶家食相與抵掌燚事莫逆于
心夫士不出戶庭嘐嘐千古出而從政率乖所之浸
假蓬累而行一旦棄詩書而秉節鉞不習而無不利
其惟敬之一人定之聞而然之伯玉吾兄叔牙也仲
首當貢則以長長讓胡生清次當貢則以親親讓余
生沛壬戌應貢則以廷試高等分教建昌沈太守子
木習聞文學名言之分部夫夫不啻老吏何論宿儒
于是所部數質成得片言而決時張璉賴清規遞起

命部將戍南豐令去官納印綬于郡上變者夜縋城
入戍兵譟而脫巾守降階迎手印綬授文學公乘夜
行矣子木固以百雉累公仲言出無輿則自徹輿人
以代仲馳至閱地速部將與俱其來徐徐將據上坐
仲曰不佞賓師也茲攝邑居邑中固當執地主禮讓
將軍茲閱地則將軍主之吾爲賓矣即在軍禮寧以
主壓賓部將正容受之遂前席既則聚兵而誓言侃
侃折衆心爽朗自如申以整示以暇部將以下皆懾
服受要束無貳心故令居邑中夫里日有奉文學至
悉罷之庶人在官者數十百人散歸本業即對簿手

具獄辭辟吏皆受成無所用衆諸牒當論報者率奏
地而墳文學具通材且斂給目視耳聽手批口宣並
發而周應之不移晷而畢報如造矢決如從流兩造
具務得其平欲解則和欲直則聽即和而復告告而
復和使之各輸其情莫不曲當王氏徐氏以崇墓訟
燚事者數十年仲受郡檄躬按之無所撓鄉大夫李
萬實自負直方安得文學也者而令南豐民有瘳矣
及遷石城縣儒學教諭仲遂行長太息曰世不我知
即知不能用我寧以是爲博士緜蕞無寧爲魯兩生
及定之起郎關式南戶部仲居守操其家秉紀綱之

然跬步不入公門竿牘不踰境外守令之賢者若徐雲士姚武陵十召一至古梁山式里門引爲上客猶而見之輿之窾大軏其族立解里人有搆辛仲居間仲佰笑而不言言則人人服矣從弟子嗣宗嗣寧幼孤遥詘遥給復以産爲質反其質而給如初並喪其内人各予之聘而得繼室嗣宗疾革孤始孩顧命家人願得伯一言而暝仲既諾孤務卒賴仲以生頃之喪寧則拊其孤同室既壯將授之室仲且阽危必于吾身見之逆婦至拜床下而後喜可知也宗寧七喪未葬仲爲之冒雪卜地遥葬之故同胡民部具資斧

覃臨清大失利仲謂濟之始慮不及此卒自割而償之宗人子湖無所歸仲授館穀既有子駸駸立矣仲未嘗自功仲産不踰中人其所緩急即程白皆不及余數過巖鎮仲輒從余爲方外游余察仲猶然當彊越宿奕而神愈王晩嗜刀圭之訣無亦將有得邪仲語所親知我者惟一司馬即與吾弟同籍顧獨于我臭味相同相與交驩非吾弟以也疾既殆余專力問之仲涕泣曰幸謝司馬公吾無報知已九地之下猶將徼不朽之聞報命者歸訃且至盖已丑四月五日距生正德乙亥夏五月十六日享春秋七十有五云余故多仲材一旒足當開府即故人若江民璞然疑半之仲發硎于建昌吾亦有所試矣夫人知其材或不知其節什得二三要以内中矩外中規爲匯不爲般仲爲不可及也巳矣仲子將奉仲喪葬之芖山之麓余備在知巳爲之志而銘之銘曰謂伯也材其夭如回謂季也弱老而矍鑠文藝器識俱可大成部使者則云胡爲乎十有二舉乃僅一鳴出而從經歸而結成千金之器聊以析新風涌雲興波流川停凡百君于桀我儀刑胡聲之博胡利之營不爵而榮不籍而深周原既平夏屋既新總總林林松櫝冬青於乎

其斯爲不死之庭

太函集卷之五十七 終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墓志銘五首

明故奉直大夫海州知州邵季公墓志銘

余冠而學禮及先師邵次公門則與季公相麗而居相視莫逆季公故名遠後更名甦字世昭禮家率户祝餘姚先師獨以經藝傾縣及季公受先師業諸宿學避先鳴季公自負故豪視高第可頫而拾也歲壬子始賓興先師數奇既覯而喜可知已戊申癸丑居考妣喪戊午喪先師哀毀過當既聚徒講業或金陵

或廣陵時爲俠少游自任天放丁卯季公見容余始釋閣事歸面數季公先師巳矣家世未畢之業則惟季公寧負不羈也者以自賢乎其何以瞑地下季公唯唯甦何敢忘夫子兄有託而迺直以紓吾骯髒不平之氣伯氏一戰而勝非天授邪即甦不逮孟明非戰之罪也甲戌余貳邦政季公復與計偕將謁天官就余决筴余故與季公同齒膂力相當余且倦游季公固當及時從事既得固始令則自都門遺二子書民生於三生成教養之恩鉅矣報於何有我則非夫今兹入官誓將報吾　君上若父師耳境以内吾主之爾曹無所預門以内爾母主之吾無所預吾居常不問家人生業無寧以一命生心至則孳孳問便宜紓疾苦首革莞庫毋闌入秋毫操府史兢兢奉簿書毋闌出一赫蹏爲吾民擾始下車廷中聚訟者趾相錯也率諭之以禮法咸攺慮歸農乃若均田租嚴保甲緝巨寇汰冗兵城南有淤水齧通衢雨驟至皆巨浸乃甃石爲髙衢脩若一居者行者便之置學田供博士弟子距城一舍有夜半殺人者無可誰何詰其家得相出入者若而人籍名捕之薄暮而罪人得矣州民與中都大構所部各據偏辭以聞兩造相持歷

十數年不决乃下季公會勘立析之無後言既上爰書所部獨多令令治程書如治本業夙夜不遑先甲後庚凡七年監大夫部使者薦書凡七上或中之周開府殆將求多會以入計行陰屬兩賢跡之皆無驗及開府意釋遷海州遮道擧號者數萬人車枳不進既出境境内脩祠事勤善政碑季公太息曰吾將以儒術興業勤而功半儒術猶夫人也吾將以吏治興事勤而功半吏治猶夫人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虛語哉州民困海隅將不堪命季公爲之蒿目夫非專城守乎藐兹斥鹵之民吾其與之更始乃按圖籍境

內夫里幾何租庸幾何徵發幾何蠲免幾何逋負幾
何度民不支則謁諸當道而曰其狀諸當道以爲斂
是固良令宜其守也良州城壞將崩經費無所藉手
懼有不測柔土謂何乃集諸父老于庭則皆請圈牛
踐土摶埴既具乃始議興工公曰不然畜牛代耕圈
則奪之耕矣非民便也乃捐歲祿爲市牛費令民間
受版築以代贖金會歲饑饑民子來以糊其口工不
踰月城成諸父老相語曰太守非直干城且起溝壑
州故以牧馬爲民累馬皆異產澇則牧地皆萑苻又
當河海之交歲運必由海入河什九不保季公力請

折馬價輸太僕折糧價輸度支州民德之此百世利
也他如立農師教稼穡開溝洫均土田發常平賑無
告勞來勸相視麥國有加壬午七夕以厥暴終庶幾
乎以死勤事者矣少司寇公爲緦服弟故嘗狀季公
概言季公儒則閔儒吏[illegible]
惇厚于人倫始喪贈公宗人計不得與試請立季爲
叔父後胡爲此拘拘邪季公頓足曰何哉遠亦人子
也即巳出爲人後尚不忍倍所生乃令移情以俾一
投無人子禮時方溽暑夙治木務盡羨無愆期及喪
贈孺人獨力以當大事既竣且易後喪壹如前喪先

師客死武林訃至會烏夷塞路季公自金陵來奔卽
歷畏塗無所避先師二息子具在季公子畜之人言
質行似齊魯諸儒此其較著者也歲戊子仲子欽諭
舉孝廉越三年則奉少司寇公狀來謁屬余勒墓門
之石志之銘之當季公之守諸生余知之習及其令
固始則余鄉人張光祿爲之前其守海州則余門人
張郡丞爲之後重以少司寇之狀信而有徵孝廉輕
千里而來則又通家子也余既爲之志因列其系且
繫之銘銘曰宜爾高第胡爲跋且疐宜爾崇階胡爲
歷且踣宜爾壽考胡不偕老宜爾未央胡然遽亾吾

師則詘季亦非亂浮雲互馳孰如令名烝烝子姓勃
勃英聲斯其海州之靈化鳴鶴而歸九京

明故南京金吾衛指揮僉事歙程次公墓志銘

次公故學儒從父命受賈晚奉　詔例授南京金吾
衛[illegible]
梁開府忠壯公裔也父有高母施氏凡三息子中子
曰沂年十二以孺子居母喪母暴亾不及圖遺像金
吾則以方氏姊象母爲象肖焉人言孝感所通卽良
史弗及金吾故在外傅業已受經父老倦游奪之儒
而命之賈乃攝家督伯季總巳聽之茹入徐州家監

掌計者故販息金吾前數而抶之庭下家監蒲伏乃今始知有壯郎君既梱載入河西嬴得過當遂都河西王轉轂浸起不貲諸程魚貫從之人人起富先是戚畹周氏蔣氏覇河西操利權周蔣相搆詞連金吾即周辟蔣秉懼嫁災于無妄比對簿金吾片言而質其平州太守目偉之夫夫視季劇長者矣鄉大夫洪公官御史善金吾鄭度支主河西告緡憾者中之御史御史問度支狀金吾亟稱其公平御史歎曰微公言將不利于廉吏議遂寢鄭德金吾金吾閉戶而逃曰吾持公論而已河西距京師百里而近金吾雅游

諸名公會西內校中書金吾與選疏具未及上奔父喪歸諸名公語其曹德曾之不得命也歸則以母沒父老愛日之不遑顧栖栖四方生事無能為矣乃今所可自盡者其惟葬祭乎緣俗以飾情禮道所不廢孤寧從俗父老諭之曰祭之已美也俗也非禮也若中人產耳何以舉嬴對曰孤無所解于其心亡于禮而禮也不勝喪將滅性又焉取嬴其後卜兆為二親封不遺餘力無論財矣大事畢復入京師鄱陽胡光祿出倅新都坐購驛符下之獄饘槖既絕將自經客語倅曰君不聞新都程德曾邪其人能振人之急倅

曰幸甚輒屬客通德曾乃行數百金脫之秩如故倅入境輒求金吾願藉不肖之軀以酬再造金吾屏息曰沂願君侯造福境內庶幾饗賜於下流其他非始願所及也待次史館急撟李王中書王故貧亟從金吾取給比家食金吾從業平湖窑邇益親空乏益甚金吾辨給無倦先後無慮四十年王即世不能喪金吾哭之哀曰於我殯姻氏黃秘書罷釋憾者鳌之里中則下士師與羣囚伍金吾言狐兎惡傷其類兄肺腑乎婚氏故埒金張希汲鄭且戚畹之所自出以豪俠聞一旦而坐桁楊非其罪也遂布重幣藉厚貲為

之暴白賴以不冤嘗授吳子甲千金使治鹽筴吳死長子匿母錢什之七篋故父大布衣抵之金吾歎曰若弃而親吾無問矣庭以內則女兄三長字王次字汪家皆不造同母者字方堇堇耳金吾歲用授緡日給授糈有甥若甥之子視之與子姓同始受室於汪繼以吳厚二姓如三家而五宗恃金吾如外府自本支以及中表不足則周給之居有廬月有粟歲有布建宗祠舉祠事務以禮義相先宗人子坐誣力白其無罪豪門彊聘宗人女卒保其持節完宗人婦發而貧終身予之粟以糊其口胡子甲饑而待哺則以丘

墓餘地鬻金吾明年更請遷祖鬻穴金吾叱曰嚋昔爲㾊汝饑非爲穴也鬻祖以充口腹無不孝大焉其人王臣庶無暴骨季年視平湖猶故土也梁漢水者再費千緡除道之費半之以利行旅歲大侵菜色相望生予粟死予棺瘞予地靡不人人饜之居常負直抱方以莊憚庭内獨予守教遣之從政府許公監司凌公受詩金吾操之嚴不假借有所指畫諸兄弟唯唯受成諸子以下必稟命而後行恂恂唯謹里中惡少昏夜叩仇者門挾白刃刃仇諸長老皆辟易金吾至惡少投刃願從長者質成隣亾賴躙宗人將紓積

憤金吾至不待辭畢而解之歲庚辰金吾年七十長水諸卿士大夫三老豪傑遞爲壽爲十日飲衎衎自如既而曰沛宮帝鄉魂夢猶在于此吾老矣吾將西歸昔夢神人召之領命守教吾雅欲置田百畝治塋數十楹以濟舉宗之貧今不逮矣汝當吾室其善成之遂瞑息子一即守教授光祿丞娶黃戚畹女繼吾宗女孫五長縣諸生勲臣娶約山汪氏次勳業娶沙谿凌氏次勳猷次勳顯次勳國曾孫壽孫息女一適汪村謝應武孫女三一適谿南吳太學勉學一適潭渡黃士良金吾以正德辛未生以今辛巳歿以今辛卯葬寶坦之原光祿善余弟道齊而勳臣爲余弟子道齊謂金吾義甚高而光祿之言信遂爲之志爲之銘銘曰嚋攻典墳乃得貲斧嚋擁素封乃得萬戶河西盈盈長原膴膴誰其開先金吾秉羽長水隩區即次而旅誦義無方夷于故宇歲在龍蛇月尋千古廣柳西歸越十年所寶坦一抔具曰吉土金吾息焉樂哉魁父

明故誥封恭人吳母墓志銘

隆慶巳巳喪我先師吳峻伯先生　上脩黔中功下郵典如令甲先師三丈夫子屬道昆爲狀謁大學士

張端甫爲志爲銘殷正甫爲碑越二十有三年陳恭人即世于時二相君巳矣則謁太宰陸與繩爲傳道昆爲志爲銘四人者皆先師門人南宮所舉士也其年先師守北部喪減恭人將幼子稼端得請媚黨有習永嘉者聞高門陳氏女良父爲萬戶鈇母淑人爲善稱詩者朱吉安女且泡吉而字則爲先師請婚先師謝曰陳氏由長興徙永嘉由宣武而文而網而璠四世皆秩都督萬戶其胄也女行遠父母得無難乎及知名萬戶曰善吾先世與尚書郎同郡故通婚姻且吏部公爲郎大父監司公爲郎父參知公爲郎叔

父首部世家郎年少多材舉三禮高第受知熊太宰
將從司封分宜嗛不私謁而枙之骨鯁如故得淸如
此不亦快乎于是恭人歸先師具曰嘉耦稼端從女
兄二女弟一引襟裾者凡四人恭人由由然顧之復
之不啻已出姑方恭人授之事則事事宜監司公白
吏部公入言世祿鮮克由禮婦不其然幸哉維嶽更
得婦矣先師還比部梱內惟恭人偕獨二三女僕相
從職提汲炊浣凡先師若子女衣屨悉恭人手紉之
王舅若舅姑居家歲時必篋文履爲壽即諸姒各以
婦功薦觀者率汪目篋中時王大司馬學甫王少司

冠新甫王大司冦元美皆同舍郎三人者稱三王並
以立功立言雄視㝢內先師與之齒獨下先師諸內
子胥命舍中如士相見禮三君子故偶儷退食數過
先師不戒中厨樽簋遄出中夜客散不聞庖聲先師
既入朝省門不鐍而嚴安陽郭相公善先師時爲太
史嘗言無論峻伯爝然不緇吾居比隣者三年不一
聞婦人語刑于可知已歲當遣讞先師以貧深且久
且待命可無行顧王父父母皆李年即得三公無若
一日之覲恭人賛曰敬諾誠如君言遂奉使江西取
道歸省先師既發方恭人疾且深恭人視湯藥者踰

年宵旰不遺餘力先師畢使反面毋倚枕執先師手
曰若勞王事不遑我將若婦代若子矣頃之竟不起
既而吏部公監司公相繼考終恭人佐先師舉三喪
壹奉喪禮喪畢先師賓禮恭人宦游自四方來奔往
往以不及含殮爲遺憾不孝既得之考得之妣又得
之王父則惟恭人從吏之既祥先師補駕部時太保
陸司隸有寵故自楚起家自屬先師願得爲楚督學
執秩惟命先師固辭無何視學山東　璽書且下恭
人聞而喜曰夫子從吾舅後既同官且同省而夫子
操功令以往于舅有光即咈虎臣視楚賢矣恭人操

下凜凜視郎署有加遂戶而扃非擊不啟先師課最
得　誥命封恭人分宜故嗛先師先師置不問其子
張甚非間不行先師校士歸臬中恭人躬薦茂閣相
勞曰與君旅進者尊則執政次則列卿君以一老博
士居東二毛見矣君雅言發且白首寧復結綺妥固
知君安之也夫是齊魯之國文學斌斌誠得如七十
子者若而人上佐　天子此上臣以人事君之義卿
相何爲先師笑曰吾非老萊氏不聞此言眞吾婦也
居五年進湖廣右叅政既進江西按察使會三苗事
起乃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湖廣四

川縣書至吳興會仲氏病革家人以先師既授殯事不宿于家即聞仲氏喪殆若剚刃于其腹非徒手足戚也則奉恭人乘六而上待之餘干既相見先師痛哭曰而相從鬼方固善吾幸無恙而仲姒新寡貌焉二孤恭人幸歸而撫之吾單車行矣恭人從流而下歸而姊視仲姒子視二孤如或少安不待告醫者至矣視疾日數十往燭不跋不避帷時家秉當歸恭人恭人勿問也獨戒諸蒼頭奉家法毋爲主人翁招尤時苗夷稱兵或爲先師郤慮恭人自若且曰夫子具文武材剪此猶折薪耳既獻狀　賜金幣出尚方尋

以不賞改南先師栩栩然歸隱矣恭人治客奉務中其驪歲在龍蛇先師不諱恭人絕粒祈以死相從毋黨從客諫曰恭人拮据二十年所婚嫁不踰冠笄勞苦甚矣然祗爲臧恭人力作無詘其所生而恭人子女未及室家柰何弃之膝下恭人頷之再乃強進糜居喪三年晝不絕哭骨稜稜立矣先師當室仲氏以叔季從之同産同爨既奉諱叔季主凥分恭人聞之飲泣而已彼腴此瘠惟所授成先師嘗語道昆吾大父善居室得宅五畝故皆上腴舍後激水而行鑿阡而入或入庖或入湢淙淙乎歷石渠周堂下並入湾

池春之月桃始華循徑而沿中流宛在武陵之曲是居也土俗當歸嫡長則叅知公出次而監司承之乃令嫡長則先師宜守正室既析産十年矣叔季安而不遷蓋溺堪輿家言謂吳之貴盛由此起恭人深念曰夫巳氏耽耽久矣吾安能攫其所欲而反故吾顧吾息子三長則稼端且適也藉令不先其舊長子主器固當如使讓之吾懼其有成心耳乃召三子面詰稼端稼端熟思而對曰如以權力則嬴詘相懸兒不必得如以禮義則尊卑相攝兒不必爭楚失懸門之弧亦楚得之耳讓可也恭人曰善如使爾曹人傑易

地皆靈苟非其人靈於何有且爾父愛弟愈於子不可使歿而喪三子唯唯郡邑多恭人高義有先泰伯季子之風恭人手剖先師之産而三分之以授諸子稼端爲胄次稼翊次稼澄恭人申命之曰自而曾大父起家世受清白顧兹中人産耳猶而曾大父之遺而大父歷官二十年而父三十年不益一撮土而曹弟食舊德務以正直節儉保之三子者出就西園各治一舍歲洊惡無以爲家內室苟完僅蔽風雨垣屋堂皇皆不治里媪慮生戎心恭人笑曰兒曹食貧浸淢故産即外戶不閉可保無虞先師故莊恭人屏女

侍恭人婉婉自下壹以恭儉相師不滸不易衣不褻
不加豆諸宗有禮會魚貫而迎恭人恭人副禕臨之
燦如也襜如也諸侯少笄踞當路不避賢豪遇恭人
魚軒莫不辟易夙興盥櫛輒焚旃檀禮西方揣摩者
以檀施嘗之卒不應且曰吾奉佛日告以所行事質
之空明非爲佞也至里有緩急則以詘爲贏務賙恤
之燕居溫溫樂道人之善即有過惲之以莊或訐語
起蕭墻弟正言折之雖辯有口無所文食而能教有
如敬姜辛卯季春居季子舍病心鬱鬱再信稍平命
諸子無它虞無何復作稼端侍疾旁治軒岐家言中

夜出召醫將復進藥恭人三顧而未入則語稼發薄
寢將中人出授而兄僕矣自是不語遂捐栝捲其目
戊申諸子皇皇治喪具越五日始斂色如生異矣先
是外傳張子居塾中夢至一都會從者數百羽葆鼓
吹擁素輿而西問從者何來則曰孝世藤恭人也距
生巳丑穀日享年六十有三三子皆籍成均伯仲從
他師受書季從先師受禮長婦出陸司馬仲婦出項
王爵繼出沈茂才季婦出閔令君繼出周太學子壻
爲馮生繼可嚴生應桂茅生用吉閔光祿世南孫男
五人茂薦茂對茂徵茂明茂與女六人狀備矣其年

月日三子奉恭人喪祔先師合葬某山之陽志若銘
則弟子職也竊惟恭人之具婦道也則贊終養代祔
孤其具母道也則授義方敦讓道有一於此殆皆可
銘即不文敢不共事銘曰周南有匹斯好逑矣兩美
必合紹塞脩矣允文允武世作求矣瑟琴在御徵靜
柔矣出自公宮都內王矣閑爾有家局遂宇矣駟牡
歸寧上脩瀡矣三視飯含心無齬矣羅施鬼國願與
偕矣降割同氣寧無懷矣煢煢孤寡嗷且哀矣子其
往恤盍歸來矣爰嗣徽音夙有尚矣冢婦恂恂喪七
鬯矣無成有終坤成象矣退居西南宗三讓矣斯干

路寢泰否嘗矣誰其當之胄子良矣彼巳耦嫡鴟且
張矣九原有知毋顛頓矣引而避舍謙彌光矣煌煌
都邑出乘輿矣奉者如雲庶且都矣神遊西極賓毗
盧矣若堂若斧不俱徂矣亭亭丘木有樹梧矣矯如
八翼鳳之雛矣是曰希有丹穴俱矣千秋不朽樂以
娛矣

明故余母李孺人墓志銘

余母李之自出孫比部甥也李著海陽余著婺源沱
川里余處士燈之室詹也繼以吳詹息子二人吳舉
季處士請昏于李處士選母歸季公李席故饒裝甚

具余方以貲産傾縣家世用織毋受命舅姑奉家汝
惟謹則脫裝以佐貧斧衣大布而笄榛比歸寧其黨
灑然目之異毋徐徐曰服舅姑命務以清白屏紛華
舅姑故莊遇季婦有愉色毋躬力作箕帚必蠲爨必
清七箸卮匜必旨于是庭內率倚辦季婦姑以扃鑰
授之毋謝無能退而讓于伯仲姒三婦遞相下庭無
間言間者言吳私季千金毋爲弗聞也者無所辨家
人嘖嘖太毋胡爲被此名毋笑曰梱以內姑主之姑
右所生千金可也梱以外舅主之藉令舅右伯不累
萬邪吳目病癰毋躬浣其潰手傳之藥手上之食越

三歲以爲常病殊呼天吾無以報吾孝婦願孝婦得
婦如其孝庶幾報之季公負質直不取苟容毋以柔
順參和之卒於人無所失毋故不宜子十舉子而得
世寧則以舅故命伯仲儒獨季當戶季恥不儒而終
草莽異日者屬孺子一洗之乃築舍東山延諸文學
授世寧業屛諸佻若浮者惰者燕朋者燕僻者毋適
世寧諸孫啟元貧而好學毋目世寧與語若第與東
家子游及世寧受業大司成游道益廣毋親治具務
盡客驩先是毋居子舍中境外寇猝至毋負券篋出
走盗及之一翁大呼曰嫗故賢毋相恐季公赴處士

室則踈屬先負處士跳而之他寇退篋金亾家人意
負翁者攫之矣辨滋起毋出解之金等亾即踈屬得
之猶愈亾于盗且翁幸亾恙何論亾金及處士倍世
寧毋及耆矣持家秉如故不一及世寧且曰兒故羸
吾懼其將不任戊子歲大侵世寧得暴疾且危巫請
禱毋曰歲凶暴骨溝壑皆盈吾不能餇人焉用餇鬼
於是大賑餓者全活數十百人居無何世寧病良已
形家言大丘有吉壤世寧爲毋卜玄堂毋躬視之呫
呫自喜此吾眞宅而毋將歸庚寅冢孫懋中補博士
弟子毋驩然而笑吾子若孫其將振吾夫子恥邪夕

未終病矣子婦奉湯藥無所御正襟而語世寧我生
之初日者言我將不壽乃今八十有三言我將不宂
子乃今子一孫五莫非命也醫藥何爲彌留則又曰
我死亟歸我大丘愼毋以浮丘淹也毋故從女師受
孝經內則列女傳其箴事務持大體訓子務引正經
即攻苦起家皇皇然振里婦之急納婦則廻峉汪叅
軍女庶幾乎天亦以孝婦報毋哉長孫即懋中次懋
甲次懋年次懋華次懋舉姻氏爲寧海簿孫汝誠爲
簡肅公子潘邦翰爲應山令子吳某某四爲毋近屬
其五尚幼子壻爲太學李宗俊爲嘉興府從事潘士

業爲孫汝忠孫壻爲程少卿仲子鳴嘉懋中始舉
孫履吉母生正德戊辰正月晦長季入公者一年歿庚
寅蜡月朔後季公者十五年越歲辛卯鶉火中世寧
始襄大事往季公即世則諫議君爲狀不佞爲志爲
銘母棄栢株諫議君歷少司寇矣諸孫自公車家食
嫺于文辭母夙昔命世寧親之即敬元也世寧爲之
爲狀復請不佞爲志爲銘往不佞登三天子都世寧
爲須彌王茲帥懋中來謁余惡乎辭余聞虞楚皆重
瞳則帝王徵也頊艮史貌母蓋亦重瞳舉室諦視之
其言信女德有此則尤非常狀未嘗及之不佞不敢

隱耳銘曰居饒川瀫母也力作宜爾嫂鏷宜爾後之
霍霍相彼大丘吉土一抔母也歸休宜爾優游宜爾
後之翏翏

明故國子生黃彥脩墓志銘

歲辛卯夏五月己丑國子生黃彥脩歸正寢考終蓋
未及艾者四年猶不得爲中壽惜也于時室人吳君
哭于帷內四子婦二女從諸子士楨士莊士寧士圭
哭于帷外諸孫敬虞敬襄敬宇從諸姻氏吳太學光
嶽孫大學承誨程太學汝宗程光祿守諾程孝廉道
章以甸甸至哭于賓位于壻汪九洲吳士都從服始
成五宗六屬皆就次各盡哀弔者自四方來則太守
董公遣使自郡中至大宗伯泰公少司寇王公王爵
項公使自南海至司理戴公使自左輔至喪且舉余
白衣冠臨之于時聞五宗六屬之言曰天喪彥脩而
善人懼矣老氏亟稱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江
海爲百谷王下也彥脩曾大父曰道明始饒富大父
曰天壽浸致不貲父武毅將軍子鍾爲豪舉從汪受
室三世素封汪舉彥脩蓋丙午夏五月辛酉武毅命
之名曰正祖年十七入成均夫夫生世家蒙故業仍
厚利襲名高即憑盛氣務上人亦庸態耳顧獨傴僂

自下不啻循墻武毅遣僕鮑秋掌計金陵秋不法決
當棄市且乾沒鉅萬自焚邸舍以絕從彥脩力言之
武毅而置之無用批根爲也庶弟正宗既授室羣不
逞納于邪父兄所授遺金旦暮且盡彥脩憂之甚決
言不受入以巽言因自責曰弟之不馴則吾身教不
立耳異日者何以見考氏於地下吾其罪人也夫縣
大夫聞之曰長者因薄責正宗彥脩詣縣大夫幸得
及於寬政縣大夫多彥脩義乃罷正宗里人有鬻産
者彥脩予之價有加其黨嫉之小有言彥脩爲弗聞
也者平之矣里人死貧不能喪彥脩與之棺吾終不

以一青而棄之溝壑里人劵息女爲質期俟納采歸
母子錢其父潛受鮑氏貪匿不以告事覺彥脩焚其
劵遣而歸之常過武林歳大殺居人鬻妻子於市視
之知出故家遂傾槖贖之不問名氏居數月其人帥
妻子待命於門門者曰若爲誰何對曰傭爲武林人
尚質也昔賴長者予金活八口之半傭無以報願帥
妻子供掃除彥脩謝曰吾視汝爲韓王孫第進一飯
如使吾食而報謂初心何復給資斧以歸無德色諸
掌計因遺筴收責温台久之不償將訟司市會彥脩
至力止之羸則不貸貸則不羸重以歳凶索之何益

馮驩俠客猶能歸德孟嘗公等休矣吾不遑椎牛召
客第聚劵燔之盡自當室以來無一不善乃今壽止
此耳爲善者得無懼乎彥脩無常師中歳師許貞白
貞白之言曰天喪彥脩而力學者倦矣吾邑中率以
貲入太學大都左講習而右游閑是夫起家腴習柔
曼藉令以詩書爲糟粕以佔畢爲夏畦則今之忞忞
者皆是也彥脩以長子主器日應祠廟宗族親戚賓
客之事何啻百端蚤起必手一卷琅琅有聲至日高
舂乃始盥櫛應務歳當大比不復問家負笈而東背
城借一昔在戊子喪長子士忠彥脩歛泣自傷必竟

試而后反是歳二月則之吳從孫太史游或察其色
不華戒以勿亟對曰吾崦嵫之日也何惜末光數往
來毗陵震澤閶門旁求砥礪入夏病矣病得之勞而中
滿猶孳孳無奪心及妻子即次奉之歸旬日而逝甚
矣彥脩篤學也乃今已矣彼蹻足而干進者不亦郤
步乎哉郡有劉生者好遊士也生之言曰天喪彥脩
而郡中無喜客者故武毅邇聲伎將築舍里東未及
拮据而武毅即世彥脩承考氏業拓而爲園中園治
四望樓招致上客近則婚氏程司徒師氏汪司馬暨
司馬弟行父仲淹仲嘉遠則戚少保秦秩宗王侍中

戴司理時見客雖居董守公彭令公宇下兩公亦皆
折節過之司馬館焉諸豪士雲集應門肅客客至如
歸即日從大人游言不越樽俎望不及寵靈自彥脩
亾其或有代興者吾未之見也余惟五宗六屬不失
其爲親親貞白授受一心得其學已劉生達者故得
其游自吾得彥脩而吾門多力學篤行通方之士乃
今中路見倍豈人道詘邪抑亦天道爽邪季秋壬午
諸子舉彥脩之喪藁葬西川之原蓋吉土也諸子請
余志彥脩墓且銘之余故習彥脩三氏之言徵之益
信即藁葬非古也余既爲志遂爲銘銘曰昔也銘銘

而翁今也銘銘而䛏緊而翁萬夫雄丁而躬乃有終
彼腹枵而腹王寧用冲毋用壯納羣汚海爲量微且
柔往有尚彊未仕日孜孜夙而夜自得師恢皇塗清
且夷良在兹毋失脊志不衰亦勞止輿疾歸竟不起
仁也狐首故里潭之墳豐之汜於乎其斯爲彥脩之
朊䏶

太函集卷之五十八